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七册目次

古今人物論三十六卷

〔明〕鄭賢輯

明萬曆三十六年余彰德刻本

人物論序

鄭元直博古耽奇俯而就博士之業非其好也而業復不售癸未以明經謁
大廷三置對三稱
上旨籍籍有聲南宮矣而業終不盡售輒何乙一邅太湖流賊作變而元直條上便宜鑿鑿中會東南保障幾倚辦一書生之長此可謂不售乎而元直終不忘博古耽奇之癖也滴齋苜蓿病疫篝燈古今人物盡供甲乙閱數歲而書成頃

北地李獻吉 信陽何仲默 歷下邊廷實 瑯琊王元美 新都楊用修

過西巖謂余曰吾業不售復有意不朽願先生一言光之亦覩者共事之誼也余受而卒業其世次自軒黄迄胡元其文于先秦于西司馬于揚于范于鄴枚于安仁文通下逮我明于北地于信陽于歷下瑯琊于新都諸君子輒所不收是寧獨世代升降風氣沿革且是柳亦古今文運忠質文煩簡之大都也元直何謂不售元直所售者在不朽矣遂喜而爲之序

西巖居士陳經邦撰

黙昭揭以止水之鑑眉睫為離
務勘貫組繪爛然已歷代史
章之變態森立睹見又以溟
海之羅珊瑚竭世無遺藏為
末學毋亦信古傳述之遺歎昔
孔聖刪脩暮年始大著為備
文公亦謂著書該五六十為

之末晩萬閲久揮精則理確
為書以傳信故可無日月焉
不刊鄭夾漈淺近之紀夫滋
言一出稍熟都市怪極君山
去匠必傳記編也於諸史為
黑白之裹于讀史者為津
津之縫其要為傳也矣奚疑

曾前謂師君晏先生許請書人謂之書傳

余不佞莫能為郭異望元直
頤自附於君山之右言
萬暦乙巳仲春中澣之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雲南按
察司分巡臨元道副使
友弟宋業蕭撰

范曄陳壽劉昫李壽

叙

混沌初闢、玄風遐邈。史籍紀載、非耳目所及、難乎其言之也。夫子因魯史作春秋、斧鉞所垂、萬世尊焉。昇祖、漢興、龍門繼作史記、上遡軒轅、下迄天漢、有本紀、有表、有書、有世家

九

列傳、規制體格、出自獨創。二三千年來、人物行事、備是矣。第遭秦火、典籍尚缺、其所捃摭、戰國時書猶或未删、其刺戾者、況其下范陳劉李輩乎。余讀書、即喜讀史、於所紀人物淑慝是非、輒謬有評隲、以自附一家

之誼、間所質之二三儕偶、其持議有與余合者、有不合者。余不敢自信、遍索群書質之、則又無不與余合也。余始信人生意識、大抵略同。二三儕偶之所欲言、諸君子業先言之。諸君子亦無不合也。二三儕偶之有合不合也、

十

古今人物、有定論耶、無定論耶。於是次第采輯、自三皇暨胡元、釐爲二十餘卷。大都以諸史評贊爲宗、論者則次於其後。其體略倣通鑑、統各代之君、而諸臣各以時綴之、褒貶相駁、情勢相摎、各呈所見、毋問異

同衆白彙而裒成千金懸而口籍呼論
定矣至於一代文章其氣力風格迺
升迺變一披巻瞭然在目則是編
或亦論世者所借為羔雉也嗚呼家
非鄙倭自慙寡陋霜毛蕭颯染翰
唯艱傳采而增益之所望於海內

十七

諸同志者

萬曆戊申夏日書中鄭賢撰

撰文姓氏

西漢

賈誼　司馬遷　楊雄

東漢

班固　蔡邕字伯喈

晉

陳壽　陸機　干寶　陶潛

南宋

范曄

南梁

人物論姓氏

沈約　蕭子顯　劉勰

北齊

魏收

隋

李伯藥　姚思廉

唐

太宗　孔穎達　魏徵字玄成　褚遂良

姚察　顏師古　張謂　張九齡

李翰　李觀　程晏　李白

杜牧　白樂天　皮日休字襲美　元稹

三文跋重出

賈幼隣　盧元輔　司空圖　陸龜蒙

獨孤及　楊夔　蕭定　歐陽詹

韓愈　柳宗元　皇甫湜　賈至

楊植　柳識　高適　劉禹錫

權德輿字載之　陳鉞石　程浩　楊炎

尚馳　范傳正　牛僧孺　李德裕字文饒

裴度　李文饒　李義山　羅隱

張起巖　李元賓　劉蛻　張彧

孫樵　孫盛　令狐德棻

石晉

人物論姓氏

劉昫

宋

孫明復　王元之　石介　章表民

鄭獬　范仲淹　歐陽脩　蘇洵

蘇軾　蘇轍　司馬光　范祖禹

黃庭堅　劉敞字原父　顏延年　王安石

宋祁字子京謚景文　曾鞏　程顥　程頤

黃伯　秦觀　劉安世字器之　陳無已

何去非　羅從彥　章子仁　陳傳良

孫之翰　張唐英　盧璘　石敏若

胡一桂　胡　宏　胡　寅字明仲　楊　時
呂祖謙　陳　埴　李　漢　張　栻
徐元黨　朱　黼　朱　熹　陸九淵
眞德秀　魏了翁　劉子翬　李延壽
李　燾　唐子西　洪　邁　戴　溪
劉友益　黃　震字東發　鄭榮陽　林之奇
南宮靖一　謝枋得字君直　唐　珏

元

尹起莘　吳　澄　脫　脫　王　磐
陳　桱　虞　集　陳　基　張思廉
阿魯圖　歐陽玄　耶律有尚　揭奚斯
王　滑

明

宋　濂　李善長　劉　基字伯溫　劉三吾
方孝孺　胡　廣字光大　丘　濬字仲深　程敏政
王　華　李東陽　羅　倫　章　懋
唐　龍　何孟春　李夢陽字獻吉　王　直
翁金堂　林　俊　王　褘　楊　愼字用修
丁　奉　薛　瑄　崔　銑　李　京
唐　肅　胡纘宗　周洪謨　謝　鐸

計　禮　梁　潛　黃仲昭　王　鏊
林　環　吳　寬　周　禮　顧　充
王守仁　彭　韶　鄭天民　吳伯宗
姚　鏌　黃　鞏　呂　中　舒　芬
羅洪先　唐　書　袁　煒　茅　坤
唐順之　劉　鳳　陸　燦　董　份
柯維騏　徐　階　薛應旂　歸有光
康　海　鄭　曉　梅　鶚　蔡　清
孔天胤　邵　寶　劉定之　王宋沐
李　默　黃省曾　湛若水　張　濂
高應冕　康道南　諸　燮　王維楨
潘仲驂　戴大賓　陳吾有　王世貞
宗　臣　梁有年　高　啟　劉垂論
祝允明　高　拱　貝　瓊　李攀龍
汪道昆　張　岳　申時行　馬一龍
張元忭　王世懋　黃　鑄　胡　定
沈懋學　張時泰　陳于陛　蔡茂春
顧憲成　張鳳翼　王士性　孫　樓
管一德　鄧以讚　陳文燭　馮夢禎
林文豪　謝　杰　李載贄　方應選

王應選　袁黄　田一儁　蕭良有
許浩　汪佃　劉王　郭子章
楊循吉　高啟明　張孟兼　陸瑞家
孫繼臯　沈一貫　蘇濬　顧允成
林奇石　王漸逵　王廷相　胡世寧
黄天全　張重華　張槐　錢穀
柯挺　劉元震　周思兼　葉向高
李廷機　馮時可　楊維禎（字廉夫著東維子集）　李多見
楊四知　錢養廉　林緒振　臧格
劉曰寧　劉朝箴　喬世寧　朱之蕃

楊道賓　史繼偕　張文潛　王介
湯聘尹　焦竑　唐堯臣　湯賓尹
胡世寧　徐元善　李之藻　張時徹（字維靜著芝園集）
舒弘志　何喬新（字廷秀著椒邱集）　顧起元　繆昌期
沈淮　馮琦　屠隆（字長卿著由拳集）　陳敬
鄭贊　王衡　婁彥文　賀燦然
柯茂竹　朱應騏　王守臣　王湛
祝以豳　張紹唐　史起欽　張邦奇
王錫命　黄輝　張之象　宋尚新
劉夢松　孫成名　陳繼儒　一衡

李騰芳　錢習禮　尤瑮　趙寬
周坦　李啟美　陳德文　楊守陳
吳震華　孫繼有　呂本中　屠瀶
王偁　何三畏　何喬新　柯壽愷
郭文炳　胡翰　徐可求　蘇甲
彭汝寶　顏鯨　沈容賢　陳涉
鄭邦彥　徐孟孫　張弘道　陳時詠
王祖嫡　蔣德璟　陳協　劉炳
陸瑞卿　葛弘達　王廷幹　陳堯
黄珀　王梧村　黄廷元　林應豆

沈愷　王典　鄭伯乾　莊杲
張嵿　周卿　陸健　金天敘
張九韶　蘇佑　黄衷　王紳
趙志宗　呂居仁　王存禮　陸簗
婁彥文　顧紹芳　蔡瑱如

撰人物論姓氏畢

校閱人物論

友人姓氏

陳經邦　林鳴盛

宋萬葉　李多見

方萬策　俞　海　俱莆人

王一鳴　黄岡人　吳用先　桐城人

厲昌謨　六合人

門人姓氏

林　機　林廷璧

鄭　俶　鄭元輔　俱莆人

余應虬　余昌祚　俱建陽人

馬人龍　何繼第

胡之彦　凌子偉

童以逢　阮之秀　俱太湖人

鄒廷龍　鄧來鸞

黄應鰲　張　東　俱宜黄人

弟　孫

鄭　賛　鄭天賦

古今人物論凡例

一古今人物自三皇五帝以洎胡元或君或臣曾經論斷者皆採而輯之雖未能徧舉聊以備什一云

一人物以歷代先後爲序一代之中皆先君後臣如首録漢高而蕭張韓彭輩卽繼其下俾覽者易於稽覈云

一女主稱制如呂氏武氏不可如歷代帝王例故書附

一五胡亂華中國無主不得已録之故書附

一改革之際人倫大變如漢末必先録曹操而後書魏武以見篡奪之有自也後倣是

一古人出處事功載在史牒者詳矣諸名公論議品隲各呈

已意均一人也或褒或刺或指一事而槩其終身或摭一言而窺其至隱或度其時而代爲區畫或觀其事勢而伸雪其寃浴如璀璨並陳快人心目故多至十數卓不厭其煩以俟識者折衷焉

一輯論以歷代史臣之論賛爲先次及諸家著作蓋以世代相聯評品爲近中有翻案辨駁者尤爲奇覩不敢不録

一人物自秦以前則略蓋討論者少自秦以後則稍詳而評論者漸多故也

一論中題目如讀墨反讀墨似非人物中間却是論墨子如辨騷坑儒似非人物中間却是論屈子秦帝故並録之

多類是、

一諸公評看任意品題或艷其文藻或奇其議論或揭其論中要語以示初學未嘗拘一轍也、

人物論凡例畢

新刊古今人物論目次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漢高祖 五首　斬丁公
高帝善將將 二首　蕭何 四首
張良 五首　韓信 四首
廣武君說成安君　曹參 三首
陳平 三首　周勃 四首
王陵　說彭生
魏豹彭越　韓王信
盧綰陳豨　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
樊噲　蕭何諸葛亮優劣

第八卷

紀信　周苛
田儋　亨酈生
季布　季布欒
田橫 三首　劉敬叔孫通
劉敬　擬曹兩生與叔孫通書
四皓 十首　酈生陸賈
耕田歌　酈寄

第九卷

文帝 五首　淮南衡山王
賈誼 五首　伏生

張釋之馮唐　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
文帝不拜嗇夫　文帝誅薄昭 三首
文帝不相竇廣國周亞夫 三首　袁絲諫趙談驂乘
景帝 三首　景十三王
吳王濞　袁盎鼂錯
鼂錯 四首　袁盎 二首
田叔 八首　郅都

第十卷

武帝 三首　董仲舒 二首
竇嬰灌夫 三首　東方朔 二首

汲黯鄭當時 二首　張湯
杜周 二首　衛青霍去病 二首
李廣蘇建　蘇武 二首
公孫弘 三首　司馬相如 三首
卜式　李廣利
桑弘羊　李陵 二首
終軍　司馬遷 二首
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　田千秋
張騫　戾太子
弗陵　霍光金日磾

霍光 四首

第十一卷

昭帝 二首　傅介子 二首

嚴延年　宣帝 二首

張世安　路溫舒

麒麟閣惟霍光不名　淮陰傅陸二侯引

龔遂　魏相丙吉

魏丙同心輔政 二首　蕭曹丙魏相業評

二疏 四首　趙充國辛慶忌

趙充國 三首　韓延壽 三首

趙蓋韓楊功罪辨　元帝 三首

王貢兩龔鮑贊 二首　蕭望之 四首

馮奉世　匡衡張禹孔光贊

眭弘翼奉論　陳湯

甘陳功罪

第十二卷

成帝 二首　王商史丹

劉每孫劉向　劉向 四首

張禹　薛宣朱博

梅福　朱雲

谷永　王昭君

哀帝 二首　平帝 二首

孔光　龔君賓

龔勝兩漢　王莽

楊雄 五首

第十三卷

光武 五首　齊王縯

公孫述　隗囂 二首

鄧禹 二首　寇恂 二首

耿弇　吳漢

馮異岑彭賈復　馮異充國 二首

王霸　邳彤 二首

卓茂　臧宮

竇融　班彪

鮑永　馮衍

來歙　宋弘 二首

祭彤　郭伋

馬援 四首　薛方逢萌嚴光周黨

周黨嚴光　嚴光 計七首

朱浮　鄭玄

呂布　先主 六首
關羽 四首　關羽張飛
張飛　諸葛亮 四首
八陣圖　孔明
擒孟獲　孔明自比管樂 二首
龐統徐庶　龐統法正
漢後主　魏延
蔣琬費禕姜維　姜維
北地王諶諸葛瞻諸葛尚 二首

第十七卷

曹操 六首　劉放孫資
荀彧　陳思王
華陀　曹丕 三首
曹芳曹髦曹奐　曹髦
曹叡 二首　鍾會鄧艾
諸葛誕　管輅
司馬懿 二首　孫堅孫策
孫堅　孫策權
孫權 四首　魯肅 二首
陸遜陸抗　諸葛恪

第十八卷

宣帝 司馬懿　景帝文帝 司馬師司馬昭
司馬昭　武帝 三首
司馬孚 二首　羊祜杜預
羊祜陸抗　山濤
傅玄傅咸傅祗　王渾王濬唐彬
鄭袤李胤盧欽華表　劉毅和嶠任愷
劉頌李重　曹志庾純
閻纘向雄段灼　衛瓘張華
張華　賈充

齊王 司馬攸　惠帝 司馬衷
太子　阮籍嵇康劉伶畢卓阮咸
嵇中散 二首　阮籍
皇甫謐摯虞束晳王接　楊駿
江統孫楚　夏侯湛潘岳潘尼
懷帝愍帝　賈謐
閻鼎　周處周訪
王沉荀顗荀勗　張軌
王戎王衍　王衍 二首
王導 三首　劉隗刁協戴若思周顗

郤詵華譚　元帝明帝三首
陶侃二首　劉弘
嵇紹二首　劉琨祖逖二首
溫嶠郗鑒　聞雞起舞
溫嶠　陸機陸雲
張寔　周訪
應詹甘卓　劉超鍾雅
庾亮　郭璞葛洪

第十九卷

成帝康帝　卞壼二首

王舒虞潭　桓彝
殷浩三首　王羲之二首
孔愉周回　陳壽
桓溫二首　桓玄
穆帝哀帝海西公　簡文帝武帝
武帝　謝安四首
謝玄　安帝
恭帝　劉穆之
王彪之　郭巨二首
五柳先生五首　劉裕

劉淵聰雅　劉淵總論
劉聰總論　劉曜總論
石勒石虎　石勒總論
石虎總論　石閔總論
慕容氏　慕容垂
符氏四首　王猛
姚氏

第二十卷

武帝　劉裕二首
文帝義隆　明帝

謝晦　蔡廓
謝靈運　袁淑
顏延之　順帝
袁粲　何承天
蕭道成　高帝道成
高帝武帝　明帝
褚淵王儉　劉瓛陸澄
涪陵王和帝附蕭衍　王融謝朓
武帝蕭衍　武帝三首
陸雲沈約　江淹任昉

謝朏　徐勉
袁昂　蕭子恪
朱异賀琛　王僧辯
侯景　陳霸先三首
江總姚察　拓拔氏
明元帝　道武帝
高祖拓拔堅　崔浩二首
奚斤叔孫建　李順
太武帝　高允
高祖孝文帝二首　宣武帝孝明帝莊帝前廢

帝後廢帝出帝　李孝伯李冲
爾朱榮　神武高歡
北齊總論　斛律金
高乾封隆之　楊愔
邢卲　魏收
後周文帝　武帝
北周史斷　王罷王思政
蘇綽　李賢李遠
王褒庾信　隋高祖文帝二首
高熲蘇威　韓擒虎賀若弼

楊素　王通四首
煬帝

第二十一卷

唐高祖三首　李密四首
劉文靜裴寂二首　王世充竇建德
竇建德　建成四首
十八學士　太宗四首
房玄齡杜如晦　王珪魏徵四首
魏徵七首　李靖李勣
李靖　李勣三首

屈突通尉遲敬德張公謹　尉遲敬德
劉洎二首　師旦黜浮薄
李君羨　封倫裴矩宇文士及
姚思廉　蘇世長常雲起孫伏伽張玄素
馬周　吳王恪

第二十二卷

高宗三首　劉仁軌
長孫無忌二首　褚遂良
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上官儀
李善感　張公藝二首

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六卷

第二十七卷

第二十八卷

第二十九卷

第三十卷

神宗 二首　曾光亮陳升之呉充王珪

鄭獬陳襄 二首　張方平王拱辰 一首

呂誨劉述劉琦銭顗鄭俠 一首

王安石 九首　王安石王安禮 一首

李清臣張璪蒲宗孟黃履安燾 一首

蔡挺王歆薛向童凜 一首　种世衡 一首

司馬光呂公著 六首　司馬光邵雍 一首

洛陽耆英 一首　范鎮 二首

蘇軾 五首　蘇轍 二首

呂大防劉摯蘇頌范純仁 一首　范純仁 一首

呂誨 一首　宋敏求蘇頌李大臨 二首

鮮于侁 一首　王存孫固趙瞻傅堯俞

周敦頤 五首　程顥 四首

朔黨洛黨蜀黨 二首　邵雍 五首

張載 二首　宋儒論 一首

第三十一卷

哲宗 二首　陳次升等 一首

劉安世鄒浩陳瓘任伯雨 二首　王覿 一首

陳師道 一首　韓彥忠傅堯俞許將

徽宗 二首　蔡京 一首

蔡京王黼李邦彥王安中唐勒 二首

何㮚孫傅陳過庭孫叔夜 一首

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 二首

張康國朱諤劉逵林攄管師仁侯蒙 二首

賈易劉拯銭適呉執中 一首　劉昺宋喬年強淵明等

章惇 一首　安石工 二首

方軫 一首　陳禾 一首

陳瓘 一首　劉安世 一首

常安民 一首　欽宗 三首

李若水[illegible]　劉韐 一首

李若水霍安國劉韐 一首　何㮚等 二首

唐重 一首

第三十二卷

高宗 四首　宋復仇論 一首

李綱 七首　宗澤趙鼎 五首

張浚 九首

李光許翰許景衡張慤張所 一首

黃伯彥汪潛善 一首　秦檜 二首

鄭瑴王庭秀婁寅亮宋汝爲 二首

第三十三卷

韓世忠 二首 劉錡吳玠吳璘

岳飛 二十三首 李顯忠楊存中郭浩楊政

王德王彥魏勝張憲等 一首

張浚張宗顏劉光世王淵解元曲端 一首

王倫朱弁張邵洪皓 二首 洪皓 二首

朱弁 一首

第三十四卷

孝宗 三首

張九成胡銓[illegible] 一首

范如圭[illegible]等 一首

陳俊卿虞允文辛次膺 二首 陳康伯 一首

虞允文 三首 周必大留正胡晉臣 一首

趙汝愚 一首 胡銓 一首

彭龜年黃裳羅點黃度林大中陳騤詹體仁 一首

胡晉臣羅點王藺陳騤 一首 范成大 一首

辛次膺 一首 光宗 一首

光宗寧宗 二首 韓侂冑 二首

兩太師 一首 劉光祖 一首

柴中行 一首

趙方扈再興孟宗政賈涉張威 一首

吳政 一首 趙方 一首

余端禮李璧丘崈倪思李蘩 一首

理宗 二首 賈似道 六首

謝上蔡 一首 羅從彥 一首

李侗 一首 楊時 一首

胡安國 四首 張栻 一首

朱熹 四首 陸九淵 二首

呂祖謙 一首 蔡沉 一首

眞德秀 二首 魏了翁 一首

陳塤 一首 余玠 一首

喬行簡范鍾游似趙葵謝方叔 一首

趙葵謝方叔 一首

第三十五卷

度宗 二首 恭宗帝㬎 二首

端宗帝昺 三首 徐應鑣 一首

吳潛程元鳳江萬里 一首 吳潛 一首

江萬里江萬頃 一首 袁鏞 一首

陳文龍陳瓚 一首 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

文天祥 七首 唐珏 三首

古今人物論第一卷

莆中鄭賢輯　鼎陽余彰德梓

三皇　胡一桂 宋

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三皇之稱或庶幾焉漢孔安國序書乃始於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為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曰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也至宋五峰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

堯舜為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然三皇之號不可泯也則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蓋混茫初開先有天而後有地既有天地則氣化而生焉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所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始為開物之初意三皇之號由此而稱也

評　末段論三皇之名號不可泯似為確論

五帝　司馬遷 漢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至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評　此為贊語之首古質奧雅文簡意多而斷制不苟凡九節前著其事後五節斷其義

五帝　胡宏 宋

皇者初有天下者也帝者主宰天下者也自燧人而上曰三皇之世也庖犧神農黃帝堯舜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黃帝之後少昊顓頊高辛雖嘗帝天下孔子所以越而遺之必稱堯舜者以三君居位僅可持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貽萬世故也然則五帝之名實定矣

評　以制作貽萬世定五帝之名實自是卓見

伏羲廟記　唐龍 明

大矣哉伏羲氏之道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天地之文炳如也郁如也秩如也惟人在中經緯以成章彌綸以參化無亦彬彬然而有文與上古之世太始初分典彝未俻民物職職俗居居于于厥文循隱焉自帝太昊伏羲氏出仰觀象於天俯觀法于地中觀萬物於一身始作八卦因而演之以為六十四

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作書契而代結繩之政以儷皮爲禮而來婚姻之始因龍馬負圖而紀百官之名斵桐爲琴絙絲爲絃繩桑爲瑟而樂音自是興焉夫卦象設而神明通書契作則文字著婚姻正則人倫敍百官紀則班位脩樂音陳則度數明神致其教皇建其極物章其器民濟其行而人文於是乎著矣故曰帝人文之始也是以孔子賛易敍聖人神化之功特始乎帝「嚳」然爲神農黃帝堯舜之冠也及對康子問五帝又推其德佐成上帝以合于天凡以此也今之秦州即古之成紀也帝實生於斯而遺廟莽莽然而在其來遠矣顧規制儉陋風雨震陵殆欲從來而牛羊之迹交大弗稱祀典嘉靖紀元年御史陳講撤而新

之輪焉奐焉提學副使唐龍曰祀以德本治以化洽是故豐庖犧之祠者咸曰重本存本伯之府者亦称辨治而况繼天地開闢之功啟帝王化成之理而爲人文之始者哉乃于是乎特書之

評 敍拓奋制處情致委婉

神農　　司馬光 宋

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而未知耕稼炎帝因天時相地宜斵木爲耜揉木爲耒以教民藝五谷而農事興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由是民居安食力而無夭札之患天下宜之

黃帝　　胡士楨 宋

伏羲神農二聖人去洪荒之世未遠也其風尤爲朴略至黃帝之世實爲文明之漸昔之穴居野處者今始有宮室昔之汙樽杯飲者今始有什器昔之結繩而治者今始有書契文字昔之皮革蔽体者今始有冠冕章服其諸制器利用難以枚擧又最乎非復昔日朴野之俗矣六術之中律曆爲要以斗柄建寅春正月爲歲首律以黃鐘之宮聲發於自然爲十二律之本度量衡之所由出三者合律然後措之天下田可分律可均禮可制

樂可作故律也者萬事之根本也其通變而使不倦神化而使民宜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如此至和氤氳群生安樂鳳凰巢于阿麒麟遊于郊盛矣哉五帝之世也

許由　　柳識 唐

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illegible]先生清靜天地全性出於胚渾本于鴻濛雲遊鳥還翕鬱和同當時帝道已半滋章欲深大樸散乖全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許由寘全心耄齊公器退然見推遜聖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一于清流道終播于無窮所謂柔和時教矜業自滋先生含德藏光發之穎陽之仁德曰太天下之祿利甘羣且聖王所重者名器王公所重者感通推以其名義同[illegible]

從廉態感俗道自爲功化應會之偶然生一垂後之清風入登雲
嶺多稽其頌綺與先生山水齊名

評　文甚渾璞

許由　楊植　唐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
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遜唐堯唐堯之道何由是知天
地閒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以來遜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
也若非錙銖九有抗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干聖文神
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
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守之有余天用先生粃糠

帝王弁髦六合欲先生躬哉清規首出萬古僭賊爲臣之道拜
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詣先生書覲祀不夷也使夔
之聖得先生書遂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
潔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潔二者聖人經世之大柄使湯武
逢堯舜是必獨用而光潔矣先生逢桀紂是必舍潔而趨用矣
則聖道變化豈有殊耶故喜爲雲霞怒爲雷雨先生神也生爲
春夏殺爲秋冬先生功也結爲山嶽融爲川瀆先生壽也星羅
月帳巖壑舜先生宅也聖人無爲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
不宰人文光減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頤先生文也天機
自動雖死不變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illegible]天[illegible]之義歟

天地中五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爲[illegible]
上惟餘清風嘆所謂爲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嗚焉
吾輩我來攝尋清濤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評　高韻流金石英氣逼蒼旻

堯　蘇轍　宋

四岳薦鯀於堯堯知鯀不可用而屈於四岳民被其害者九年
後世疑之知其不可用而用之不仁屈於四岳而不能信不知
予嘗論之水之爲害不可一日而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雖聖
賢有不能也是以堯舜皆不自治得禹而後濟方禹之未見也
天下言治水者莫如鯀棄鯀而不試有不仁焉斯堯之所以用

鯀也歟

評　當時無可治水不得已用鯀則堯非不仁亦非不知是
推見聖人之心者

舜廟碑　張謂　唐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節而固
讓之羲仲和叔咎其才而固辭帝德合于天天命歸于帝帝盡
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
堯之二女釐降于內堯之九男服勤于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
神況封祀之金以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
先質後文淳信也貴德尚齒優賢也于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

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無爲而治其堯也與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欲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藜羹皮衣矣歷代多殯御堯舜顧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歷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要於[illegible]辭其去也脫於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爲漢賊當禹易之時發舜禹之論高視前古大誇群祀很以漢魏之間輒同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大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人云堯以義終

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爲世教游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談爲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疑北麓三湘南涘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蕪我生荊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宇文　大樹風教小康黎元祠困亦以移補宇前谿林杳侍其壇之地焉下指城隅見所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微閟宮靈降哉矣近侍稷契旁趨則歌南風覲東后朔衆聖會群臣則知湯武不敢來嘗苔愧于廊廡之下高光不敢及后狠慚于閶闔之外成康文景帝所識焉謂也無私氏之祖述有虞千古之希慕作頌於清芬勒文於玄石

評　挿入曹丕父子一段大有德創文字亦自玲瓏

又　舜舉十六相誅四凶　孫明復

天下至廣神器至重朱既不肖弗堪厥嗣故命于舜舜起微陋雖曰睿聖然世德弗耀四岳十二牧未盡服其德九州四海未盡蒙其澤不可遽授以大位也若遽授之則四岳十二牧其盡臣之乎九州四海其盡戴之乎不臣不戴則爭且叛矣堯懼其如是也非權昜以授之於是潛神隱耀厥用弗彰以觀于舜故八元八凱雖積其善而不舉也三凶四凶雖積其惡而不去也若盡舉八元八凱盡去三凶四凶則舜有何功於天下耶是故堯不舉而俾舜舉之堯不去而俾舜去之俟其功著於天下四岳十二牧莫不共臣之四海九州莫不共戴之然後授以大位

絕其爭且叛也非堯孰能與於此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云云其有文章蓋言堯以權授舜其道宏大高遠之若是而人莫有能見其迹者而先儒稱堯不能舉不能去謬哉

又　曾子固　宋

或者問曰堯之聖不逮舜堯不能用九官誅四罪而舜能焉對曰虞舜之所以聖由唐堯之聖舜之用與誅宜也曰然則堯之時獨不可用與誅乎曰將以遺舜也其以遺舜奈何堯信舜之聖久矣將舉而禪焉且以信於衆因四岳之舉遂試之其試猶是而起聖人不苟以名服天下必信其德於衆德莫大於用賢誅惡於是遂授以位焉而天下率信用與誅蓋假之舜云爾曰

然則堯之聖將蔽賢縱惡乎曰用與誅至于舜之時可也故稟
遜之云爾以成乎舜也則其德在堯者多矣曰然則堯其私於
舜乎非私舜也私其所以爲天下也曰左氏傳所謂不能者何
也曰吾所論聖人之說彼左氏何與焉

又　　鄭獬采

四凶果無以撓堯也堯孰有不能哉以其有舜也書曰耄期倦
于勤堯老矣是天下必有窳而不起者故位舜以持之也於時
四凶之惡始暴焉撓而鋤之在舜不在堯固然也堯得舜其猶
窾然與果堯以爲能也撓堯者必不若是猶之撓舜曰昌不若
禹之於水也堯不去四凶曰以有舜也不則堯去之水舜不湮

水得之禹也不則舜湮之矣故四凶之去舜事也能不能不以
堯繫也聖人躡而起欲揭天下法必公於首誅焉天下熠然胥
次而心繫則其鼓號令不煩力而折之也周公也始相周管蔡
爲首誅天下不周公服者無有也孔子也始作魯司寇少正卯
爲首誅魯不孔子從者無有也舜也獨於四凶岐於是乎哉一
誅惡而天下服聖人之用深矣故曰四凶之去舜事也能不能
不以堯繫也曰有說者曰堯不以誠而屬之舜權也堯將天子
舜猶慮夫戾舜者故四凶而遺之舜俾自絕之也曰眡繼者能
乎否也舜果曰能之曷席乎是哉藉堯已誅之舜已號天子果
有戾者舜亦從而誅之矣戾者誅天下亦自舜服矣說者果有

是足不以聖人期舜也已

評　孫謂堯有心而泯其迹曾謂非私舜而私所以爲天下
　　鄭謂四凶之罪至舜始可誅皆極意摸寫獨生奇論

虞舜許由非匹夫辨　　張濂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太岳之後太岳
意卽由耳古者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堯典曰咨四岳朕在位
七十載汝能庸命遜朕位讓由之舉或卽此也若飲牛棄瓢之
說或者由不敢當其讓遂逃避于野如益避啟于箕山之類後
人不知槩謂堯以天下讓一山野之人甚可駭也如舜本黃帝
之後其父瞽瞍實繼虞氏之封太史伯頌虞幕云幕能協風聽

樂而生物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則瞽瞍未嘗失國舜則國之冢
嗣也舜所居成聚成邑成都蓋國人化而歸之而牛羊倉廩則
國儲所固有若陶漁畊稼亦督視省勸之意非必身親爲之也
瞽瞍惑於后妻而愛其少子意以舜居嫡長而終有國故與象
其欲殺之斯蓋奪嫡之計不然舜果一窮微之人乃父乃弟亦
何緣而必欲害之也哉象之稱舜曰謨蓋都君則舜是時已爲
君長可知而舜亦知象之意在于爭國也遂舉以讓之曰惟茲
臣庶汝其與予治觀此則舜非畎畝之野夫明矣昔孟子有飯
糗茹草木居豕遊及天子友匹夫之言故後世往往謂舜起匹
夫而爲天子緣是與舜雖非[illegible]之心不知孟子之言亦有古今

[illegible]

文人之詞者固不可盡據也抑太古尚質而聖賢皆重民事故
舜雖圖之家嗣而陶漁耕稼亦所不鄙如禹稷皆繼世受封而
一任水土之勞一親播種之事任之者固不以為恥而當時亦
不以為非非若後世有土有官者崇高貴重而深居高拱其於
民事邈乎不聞者也

評　著論本旨只為興奸雄非望之心孟氏豈真無據萬章
所問固不足憑以聖賢重民事結意自高妙

鯀　王安石 宋

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
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鯀雖方命圮族而其才則群臣莫能
及然則舍鯀而孰使哉當此之時禹蓋尚少而舜猶伏於下而
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堯之聖也群臣之仁賢也其求治
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評　此與穎濱論堯英雄所見畧同結以相遇之難尤有感
慨

禹對　韓退之 唐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堯
與舜也與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
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
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

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
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
后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
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
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
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
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
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
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
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

及然則舍鯀而孰使哉當此之時禹蓋尚少而舜猶伏於下而
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堯之聖也群臣之仁賢也其求治
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評　此與穎濱論堯英雄所見畧同結以相遇之難尤有感
慨

人物論　卷一　十二

禹對　韓退之 唐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堯
與舜也與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
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
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

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何獨疑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處之則天下之人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

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啟足爲天下故也啟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

評　以聖人之傳賢傳子總之不求爲異是大見解

禹廟碑

李夢陽　明

李子游於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四漫退睇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然而悲曰嗟呼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雖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易既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寧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栖者忘其枝民忘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當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其所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東也戒驕肆悍勢猶建瓴堤堰一決數郡魚鼈於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下堰夫椿戶草門輸築困苦則又各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伯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春穀賜食善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

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當者也大禹以當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澧州王子會按河南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呼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吾少也覽嘗睇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會之墟乃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王之柔而海者久矣尚能粒耶耕耶廬耶能人者寧耶川者陸耶嗟呼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所謂徵禹吾其魚者耶所謂美哉勤而不德者耶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

評　其詞翩翩

關龍逢　　張　謂　唐

禹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悖于人心爲虺爲蛇如豺如虎既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妹喜匹夫醜夏多士懷殷萬邦嚚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謂爲臣之禮不擇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賈禍國曆時危欲其行之速也亦知諷諫之邀福毘好車遲恐其効之遲也由是犯帝座排天門謀成深心業進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可殺也不可掩其忠義夫生死也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大節位卑則迹遠祿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可也迹遠則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族舍生即義賢哉

評　發出忠臣心事

關龍逢　　歐陽詹　唐

天生彼辛兮用戲覆于夏家欲悠悠而罔極嘻浩浩而無涯無辜殞身肆市朝之若命有道併命委炮烙以如林伊先生之諤諤爲酷烈之所加嘗拔圖於往載毎廢興以興嗟蕭條荷邑蔡谷空陂陷陵成坎古木無枝或人曰此其墓也又一倍以增悲嗚呼麟非騰噬之儔詎虎狼之共穴鳳當仁靈之類豈鷹鸇之同列惟王后之明分亦薰蕕之自別是以蹇蹇心競卬卬面折彼炎炎之原燎信撲撲而不滅寧歸死以申懷不貪生而結舌痛矣哉古人有言輔人者天禍善者神明胡爲是日力不如人使典章之不信俾忠義之空勤律中大呂月臨彖谷風颼颼於袞草煙茫茫乎平陸思悽悽而塡膺淚淫淫以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故遠大骨肉節臨危而不撓行於艱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之而慟哭

評　讀之令人惻然

關龍逢比干廟碑　　李夢陽　明

雙忠祠者祠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于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干儔也又邑有村曰龍相龍相人掘地而獲石文曰龍逢云雙之誰知縣杜予屬也大之者伍疇中也伍侯之來也詣祠謁覽焉而嘆曰是尚不足以恢恢耀乎乃茲很焉卑也竊聞之標迹者必顯其息崇大者罔卹其小故欲敞遐詔來必有闕名揭實於是藏工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新其堂宝峻其垣墉濬池蒔木旁屋翼如財靡帑出役罔農妨再閱月而祠成起瞻北睹望之巋如枚枚渠渠於是二忠揭若知之過之歔以悲嘗者問之知顯焉内推逐臣放子過之涕淫淫垂亦有額泚而赤者車將過而較爲之回也斯伍子之績也或問逢干之事于李子曰余過道朝歌之墟蓋數謁于墓云及靈寶西南又望見逢墓於心實摧之不自知涕淫淫下者也然諜記備之聖者述之余復何說矣曰干於紂無去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逢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悟

也斯殺身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者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哉服戚疏計哉曰三代異興而同亡周之亡也稽首奉圖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天下橫議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純匿故蘇洵者從橫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鷄雀與孔鸞長短邪故禍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干有術亦効秦揣摩捭闔以誘之邪誠使揣摩捭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國君爲禹湯邪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曰若是則干辛惡來胡久於人朝李斯曰夏商之亡以人周之亡以俗信𥘉於從横從横始於横議横議由於文弊故言從横者必洵者也禍天下者也

評 先言祏廟復發一議論是記體之變者

湯 牛僧孺唐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若畏其利善以其仁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視生民以天下褫稱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湯有以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王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伊尹五就桀贊 柳宗元唐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大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從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早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

伊尹 蘇潁濱宋

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蓋伊尹耕於莘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私行也湯必與知其君臣之心以爲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矣及其不可復輔令去捨而歸耳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爲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然後棄而之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爲湯文王而後

此其所不及也

評　湯文心事如覩青天

伊尹　　顧憲成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嘗伏而思之清有畛而和無畛有之以爲桎梏無之以爲嬰兒有無離而互見其瑕其不得當孔子當也伊尹可以堯可以舜可以桀可以湯可以太甲依然一孔子矣異日誦其言曰吾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又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于吾身親見之哉然後知伊尹之不得當孔子亦當也

夫道何二之有二則偶偶則校校則內見擬而外見若不若之端道不然也其然者妍媸也清濁也有餘不足也屈伸也可不可也奚其道且夫道而有妍媸也者則可以視而入有清濁也者則可以聽而入有有餘不足也者則可以嘗而入有屈伸也者則可以執而入有可不可也者則可以口給辨捷而入彼夫雕婁師曠猗頓孫吳儀秦之朋乃不當接踵尼淵聯軌軻伋哉而固不可者何也一也知道者爲是不擬而寓諸庸屏意必捨將迎一切之往來辟之浮雲之旅太虛聽其自聚自散而莫之詰是故其以身而習之也無有以差于家也其以家而習之也無有以差于國也其以國而習之也無有以差于天下也一也

夫伊尹何以一棄而畎畝勝再棄而是君是民勝介介然稱兩不若也夫仕何以不隱若隱何以不仕若也夫隱者蓋遯處而厚修其親父子序兄弟別夫婦化行乎衽席帷幄之中孰異后契之爲五典其出當規入當矩容當三千三百聲當律所至一稟于雍肅孰異夷夔之爲禮樂其克己孰異方召之爲戎其富于襟期而瞻于聰明之蓄孰異夷吾之爲山海其意論上下而隔四維及乎百世千世萬世之後先正言其辭靡不的皆中竅厥于人理孰異咎繇之爲斷其施于身而五官百體靡不循其職施于家而微至几席靡不稱任使孰異姬旦之爲勤其誦詩讀書紬繹可否尋索善敗揣摩與替孰異五臣之經帝畧十亂之

理王猷則隱猶之乎仕也夫仕者行而爲雲施而爲雨其張乎弛乎因乎革乎益乎損乎燭照數計不爽秋毫孰異朝歌之胥其劑亂而治劑危而安輙發輙效孰異霸陵之醫其見大而不羞小垢孰異傅岩之築備其被于物孰異畏壘之穰其教行而借美孰異歷山之讓畔其成功遂事莫覩其狀孰異荊輿之逃負釜顏闔之竄鑿坯其與世俱浮與世俱沒而澹然不染于態孰異箕潁之水則仕猶之乎隱也夫伊尹何以稱兩不若也此擬心也擬者所以用之妍媸之列者也若夫春之不得不更而夏也夏之不得不更而秋也秋之不得不更而冬也時則使然焉用擬故曰伊尹之不得當孔子亦當也不得當孔子矣稱聖

人何也有境擬有事擬有理擬可欲之謂境一擬涉機械能生不祥是故有張安昌輿論譏之後出而規漢有柳刺史盧秘書之後出而規唐有趙河陽之後出而規宋並操市心以自撮其贏而不顧名實之俱醜執一之謂事事擬涉然不然能生偏枯是謂爰旌吐寵戚吟鮑焦衛賈生憤魯仲連却千金而蹈海屈子湛汨羅三年化而爲濤栒于隅而蔚流通之禁理擬涉思勉耳未幾而融矣是故始見以爲仕之不隱若而湯之幣卒未嘗不視不顧也始見以爲隱之不仕若而太甲冠冕之後卒未嘗不去而老于莘也不既融乎哉若卒以融思勉何病故稱聖人也難者曰孔子東家之布衣也朝而齊日中而衛晡而心馳于

陳蔡之郊矣如者借不如者謗一律一聲盡爲口實曾不小介于意非見以爲隱之不仕若其何如也歸而卧于洙泗之上次第六經業成而門人相與尊貴之曰賢于堯舜非見以爲仕之不隱若其何如也夫孔子依然一伊尹矣曰是人之所爲擬孔子而非孔子之所爲自擬也見以隱之不仕若乎魯燔不行齊淅不接衛陣不去矣見以爲仕之不隱若豈碁月三年不思佛肸公山之召不喜矣且夫孔子之于易天下辟諸丈人之于荷篠沮溺之于耦耕也惡乎嚮既而時命大謬有事六經則亦曰吾只分固然耳是故堯舜創者也孔子述者也創者緣斯道未興之前而見功述者緣斯道既廢之後而見功功等也辟諸西京之高而東京之光也譙愈者故夫彼東家者矯之而使卑以仕擬孔子而非也賢堯舜者矯之而使高以隱擬孔子而非也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夫苟不惟其可而顓顓焉擬諸仕與隱之間則孔子者不獨依然一伊尹也雖謂之曰伯夷柳下惠也亦宜

評　氣勢瀰漫如百川東下不可注擬伊尹孔子尤可賞心

太甲　　陳鉞石　唐

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爲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淺於國者之爲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耶君立之不肖與賢習盧臣下之有不知耶

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爲不明因而放之今其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軼時乘之龍待旗於臣之業何如哉況乎鼎非金石而易霜露如懷失國之詬以損其身則弒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如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噫浞浞接踵尋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於西魏成於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周以爲嚆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心則篡也有旨哉

評　此垂戒之論伊尹自別有見非幸也

傅說　　楊慎　明

武丁以夢相傅說事著于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其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象而內不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為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遯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

俗以訛引天而驗蓋亦意料之言也莊子載太公之事云文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頓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與望猶田單之妄用一男子為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豎妖漢文之嬖倖矣鄭人夢鹿而得真鹿心誠於得鹿也心誠於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況誠於求賢而有不得者乎司馬彪莊子音義謂傅說生無父母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使為成人無少長之漸此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辨

評　武丁遯荒野時已知有說君臣極妙後歸之精神感格耶

是正理

微子廟碑

賈幼鄰　唐

昔者商宗既沒殷始錯命政有數倫敗紀事有梗神虐天迄于獨夫蓄慝乃殺武庚不化于亡再血玄鳥之祀宜其忽諸嗟湯

之德未衰故微子復興於宋矣微子實帝乙元子帝乙情賢之故而神器不集於君君蕭恭神人恪慎克孝才兼八元之德德首三仁之列始在擇嗣箕子賛焉尹茲東夏周公嘉焉歿而不朽仲尼稱焉觀其進思盡忠則忤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途沉吟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也若乃受為不道暴殄天物剖諫輔之心解忠良之骨億兆墮於塗炭宗祧困於甄戡而君崎嶇險阻遯迹藏時免身龍戰之郊解縛鷹揚之師卒能修復舊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歆我神祗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此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向使帝乙冊立啟前箕子而後少師則東王未可尋征于諸侯武王未可

誓師於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乎虞善相矣太公之賢不過襍
直之法矣是太王立季歷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成敗繫本不
其昭彰矣帝三十有一載于作吏于宋思其先聖遺事求於故
老與人則得君之祠廟存焉盛衰紛綸年祀超忽喬木老矣盛
儀儼然椽欒狹堅者月繼蘋蘩牲幣者日接百代之後而仁風
獨揚乎嶌運廟庭乃作頌

評　太王立季歷而昌帝乙舍微子而亡是大議論

微子　　劉敞　宋

儒者或稱殷道衰微子抱祭器入周紂殺比干箕子懼佯狂爲
奴孔子皆賢此兩人殊行而同名總其實弗獲正四方我出爲
狂曰遜于荒野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
之有又紂殺比干箕子諫之猶力紂遂囚箕子而奴辱之武王
告諸侯曰紂乃囚正士可伐矣武王伐紂敗之牧野紂自殺武
王則使人釋箕子因載與俱歸而作洪範由是言之箕子之不
死幸耳豈有苟全斯須者哉然則微子所以能去者以先其未
亂也雖去猶不逾國斯仁矣如已亂無爲去也必去之是逃也
非仁也

評　未亂而去去不逾國是足以論微子也

微子論　　翁金堂　明

昔者殷將淪喪微子去之有謂其抱祭器歸周若後人則辨之

曰微子去殷適行遯耳周既克殷而後微子迎附非當殷存日
即歸周也意行遯之說然矣而謂微子爲迎附則其然乎迎附
之說前無所見特始楚人楚師入許而許男肉袒膝行以迎楚
子不知所禮也其臣逢伯乃述武王見微子之禮而楚子用之
不過傅古典以決時事使人不疑所行一時權宜術爾固非誠
謂微子歸周屈降如許也司馬遷不識此意以爲實事取而著
之世家疎略輕信病正在此而後人則以遷史爲信史也於是
遂謂肉袒膝行之事微子果嘗行之而信不復疑矣嗚呼武王
聖王而微子仁人也武王伐紂惟以弔殷初無仇殷意微子何
懼而遂作惶恐狀若誠有之則武王之心微子且不能明矣又
何以明于天下武王未有不戚然懼者而得惟漫然受之耶況
乎微子不死以存宗祀也而屈降若此辱且及先王矣是何以
爲微子周封微子亦使之統承先王也而先聽其屈降若此崇
德象賢之意安在哉是又何以爲武王且武庚就爲親紂之子
猶不至面縛軍門而武王亦未嘗俘係之定殷之後即封以故
墟俾奉殷祀是屈降之事武庚固不爲矣武庚所不爲而謂微
子爲之我曰必無是也以必無之事而世共信焉是何信逢伯
史遷之厚而待微子之薄哉吾意微子去殷遯之荒野周既革
命而武庚就封微子時未出也及武庚以畔誅而殷商無祀周
王乃求微子封之微子念先祀不可不守於是出就周封周固

作賓微子而微子亦自賓于周有客之詩可攷也如曰武王克商微子即已歸周則其時武庚封殷矣箕子亦封朝鮮矣武王何待而不封微子微子又置身何所而待命耶說之不通莫此甚者特以周至叔世能言與矣好事者流喜爲誕語以誣聖賢而惑天下即如武王克商紂自燔死紂雖不道嘗君四方而不得其死武王諒且隱之矣斬以黃鉞懸之白旂武王其忍爲哉其敢爲哉此與微子迎武王事其誕無異而世亦莫之察則猶用好事之說也夫不敢悖好事之說而敢誣聖賢其不達甚矣達者其云何

評　可爲微子洗冤

箕子　柳宗元

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

比干　李翰 唐

昔商王受毒痛于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於泉商王之命將絕于天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横抗興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資用十亂之謀緫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亡存亡所繫豈不重哉太師存則立其統没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慚昏者思忠者勸其爲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嘗敢爲之說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褒生者貶死者安安之士將冀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

三仁　顧憲成 明

微子何以去也曰存祀也箕子何以奴也曰存其身以待也比干何以諫而死也曰汲汲乎其欲悟其主也君子曰是寧獨比干即微箕二子其要歸于悟其主而已其說在竟陵君之感二卮瑘琊君之表重來魏羅王即位二年非美麗之色不視非靡靡之聲不聽將鼓白晝而寢郢中嬖人伍參進曰堯舜聖人也僅能歌康衢而已至于王而洋洋也郢中如沸是過堯舜也乃左手酌一卮而獻曰請代堯爲王壽右手酌一卮而獻曰請代舜爲王壽王大懽竟陵君曰殆矣不賑矣挈妻子而去之行十里使賈爲告王王大駭既而迎竟陵君以歸請曰而今而後不惟

子是聽者有如呂於是乎遂覇是微子去之之說也齊威王卽
位五年日與左右爲御臨淄之郊二百戶入趙再喪地十秦如
不聞也者聊聊君曰不可不怖也側身乞于市當暑衫絺絡表
重裘而出之自鬻于齊𧩙家王聞之喟然嘆曰語云君不明則
臣匿而瞽君不聽則臣匿而聾甚矣寡人之無良也使人謂聊
聊君曰不穀知過矣大夫無辱是日烹一大夫封一大夫是月
報趙是歲報秦三戰三勝而敵西封諸侯畢賀稱人曰微哉聊
聊君之狂也表重裘而天下宗齊是箕子奴之之說也故曰微
子箕子其歸與比干同不可不察也夫三子者計之熟矣微子
曰余之日數于紂之側也而未有動也意莫若以去嘗之乎箕

子曰余之久之乎其職乎師保之間也彼且以我爲眉眉也且
習而玩玩而莫之異也意莫若以奴嘗之乎比干曰見是非而
愚者十一見榮辱而愚者什五見死生而愚者什九意莫若以
死嘗之乎微子曰善焉有奴之而不動死之而不動又去之而
不動者乎箕子曰善焉有去之而不動死之而不動又奴之而
不動者乎比干曰善焉有奴之而不動去之而不動又死之而
不動者乎蓋紂非凡主也其才甚高而其聰明甚設爲惡易爲
善亦易一旦而翻然卽不敢與堯舜較短長至如楚莊齊威猶
報之也夫三子惡能無汲汲哉而世之說三子云爾且祀者所
以存統也紂爲君而武庚爲子統可知也故武王革紂而封武

庚非爲恭也又非欲自解說于天下之議我者也統也夫微子
越樽俎而代之何說也幸而武庚復誅也武庚不誅微子始終
一殷公子也商之祀不祀宜必在微子而曰以存祀去也何說
也當武庚之自東而起也天下所在響應試讀大誥諸書其槩
可想衍管叔蔡叔號叔于宋王子于周公兄並去而附之而箕
子方赫然國於朝鮮其勢勝甚濯甚淨遠甚竟袖手不顧顧曰
存其身以待何說也但微子能逆武庚之必見誅乎紂也鑿涉
脛紂也磔孕婦微子能逆紂之必亡也能逆武庚之必見誅乎
而遂悻悻然抱其祭器而歸周而曰我其作賓于姬氏乎吾不
知三監旣命之後東夏未靖之先其所抱之祭器將安置之乎

則武庚之成敗又非所論也武庚而成夏康澳光也武庚而敗
夏康澳光也詎已白於天下矣何足以辱箕子而箕子不至乎
且夫待者事之濡者也趙鄭教之貫必十年而後盈乃可以待
吳未差之覇必二十年而後沼乃可以待至于紂譬如抱火厝
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一日之內何所而非甲子箕子念以爲
計畫無復之不得已而之于奴耳何惡未稔而可以待其自斃
又可以待武庚嗣乎藉令猶可以待卽仍職乎師保之間伺機
而動可也不然伏可也宜必奴故吾以爲微子之去以去爲諫
也箕子之奴以奴爲諫也比干之死以死爲諫也置其見在之
汲汲而旁摩曲揣則三子慮矣孔子稱殷有三仁而不著其所

以吾懼孔子之旨與三子而俱隱也作三仁論

評　三仁意同悟主從來未有論及此者

人物論一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二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太伯　　司馬遷 漢

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乎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泰伯　　王漸逵 明

余按仁山金氏謂太王遷岐乃在商小乙之世值高宗之中興若六十年歷祖庚祖甲祖甲二十八年而生文王是太王當商之盛時未見其衰也胡爲有翦商之志哉況太王前日能遷國以避狄人於相侵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商於未亂之日太王之心必不如是之悖也而集註謂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則失之誣矣又謂不從之說見於春秋傳及觀吳越春秋則曰季歷娶太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泰伯仲雍知之乃托採藥逃之荊蠻古公將卒季歷讓國於泰伯泰伯三讓弗受古公卒二人赴喪復逃之觀此亦未見其不從之事也而勿軒熊氏亦謂翦商乃魯頌誇詡之詞與書肇基王迹意同非真有也余因是而推焉自古聖賢皆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謂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堯舜但知天下之不可托於匪人也故不傳於子而傳於賢禹之不傳益而傳啟知其子可托

天下也太王之欲傳於季歷知其孫之可託天下也泰伯知而逃之知其猶子之可託天下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知其次子之可托天下也古之聖賢以天地之心爲心故於其可托者而托之所謂以天下爲一家惟盡吾萬物一體之念而已且夫古公不忍以土地之故而殺人則必不以匪人而殺天下可知矣集註又謂泰伯之心即夷齊叩馬之心益不然也太王當商之盛未嘗有翦商之心胡爲而有以臣篡君之嫌哉後儒不知聖賢以天地萬物一體爲心求其說而不得又從爲之辭使太王之心不得白於天下非惟太王之心不得白於天下而泰伯之心亦不得白於天下非惟泰伯之心不得白於天下而文王之心亦不得白於天下矣是故聖賢之心皆爲天下也泰伯三讓之心亦爲天下讓爲斯民讓也至商周之間文武之道大被於天下天下陰受其賜而人莫知之故曰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此所謂至德也予又讀二程子之言益信之不疑明道曰泰伯知季歷之賢必能開基王業故爲天下而讓之言其公也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不必爲革命之說乃知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

評　太王翦商之論學者信傳註而生疑此論一出太王可吞笑九京矣

泰伯

歸有光

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安焉人之喜怒發於其心不待聲色笑貌而喻而意之所在有望之而知者故受物於人不待乎與不與之迹而在于安與不安之間此天下之情也天下之情天下之所同而舒徐迂緩貪昧隱忍將有不得盡其情者惟聖人之心為至公而無累故有以盡乎天下之至情論語之書不以讓訓天下而言讓者二於伯夷稱賢人於泰伯稱至德是已夫讓非聖人之所貴也苟以異於頑鈍無耻之徒而已矣而好名喜異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之而為奇詭之行則天下將有不勝其弊者春秋之時曹臧宋穆親挈其國以與人而弒刼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國內大亂者載世吳延陵季子可謂行義不顧者矣然親見王僚之弒卒不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沒之後僅三十年而吳國為沼以延陵季子而猶不能無恨者故讓之而不得其情其禍甚于爭苟得其情則武王之爭可以同於伯夷故聖人之貴得其情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褰裳而去之異乎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為賢人而已蓋至於泰伯而後為

天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如此者蓋有伯夷之心而無伯夷之迹有伯夷之事而後可以遂伯夷之心故泰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為異論以為太王有翦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為泰伯雖以國讓而實以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無私于天下天下至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受陰謀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異於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迫于戎虜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狡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而萌矣就使泰伯逆揣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為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聖人無意必固我之私須臾之間嘗不能以自豫而曰百年之後必至於此不幾于怪誕而不經耶蓋翦商之事先儒嘗辨之而論語之註蒼華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溺愛少子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之所為而太王必不至於是故以傳歷及昌為有天下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篡逆之惡中人之所不為也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為太王之好色也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為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之所以能讓也泰伯之去不於傳位之日而於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

而稱也使泰伯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於此太王之賢者終亦勝
其邪心以與我也吾於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於不忍言
而其弟終於不忍受是亦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舜
乎瞽瞍教四喆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於傷父之心申生徘
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其父於殺嫡之罪故成而爲惠帝不成
而爲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
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苟得其讓矣辨其國與天下也苟盡其
道矣擇于君臣父子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言而求其讓於未
有之天下舍家庭父子之愛動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爲之詭
是孤竹不爲賢而必與朝以爲夫厲山不必孝而必首陽以爲

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志也泰伯能得之故
泰伯之所爲乃匹夫匹婦之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
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評　委婉高奇可稱太伯千載知己

虞仲　湯聘尹　明

太王之子蓋三焉爲季之有聖胤也而欲傳之作太伯不逃則
舍嫡立少太王之心必有不安者其逃也所以成季之立而安
父之心也仲非嫡也而何以復逃昔箕山之避或議伯夷爲不
自量而仲之自竄於蠻荊也不亦過乎意仲之志即泰伯之志
也伯逃去而仲在太王之心猶未安也乎章北面其求見猶貴
齊既逃中子遂立不幸有人擁仲而翼戴之養志之謂何故逃
之海濱者亦所以成季之立而安父之心也其志即泰伯之志
也然逃可也何以斷髮文身而必於自廢曰其廢也仲所以遂
仲擁之性而杜國人窺伺之情也彼其德足以懷人義足以動
衆民一推戴而建邦啟土則視季爲偶國而亦不免傷厥考之
心嗚呼扶蘇既死陳勝假名齊王式微漁人鼓亂仲而無廢安
知明長幼之節者不歸心耶仲尼所以目爲中清中權而與夷
齊相媲美也百世而下猶聞風而思慕吾邑曰海虞山曰虞山其
尊之也至矣

評　仲在而季可立耶故仲與泰伯同稱引扶蘇湣王尤爲

明鑒

文王　孫明復　宋

左傳吳公子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
猶有憾說者曰憾恨也文王恨不及親致太平意以謂文王不
能夷商紂於當世取天下於已有遺恨焉愚甚惑之竊謂季札
之是言也非知樂者也厚誣於聖人矣若果如季子之言也則
是文王懷二以事其上匿怨以伺其間包藏禍心乃亂臣賊子
矣何者以文王受封商室列爲諸侯紂雖無道君也安得爲人
之臣有無君之心哉矧紂以文王爲西伯位于諸侯之上賜之
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紂之有德於文王也厚矣則文王宜乎竭

力盡能夙夜匪懈以事於紂也又豈可背惠忘義以怨報德哉
成于紀亂常之事也噫事必不然吾矣知乎紂既失德毒痡
四海諸侯咸叛而文王事之獨無二心故孔子曰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下之事上也
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庇民之大德
有事君之小心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若文王猶有憾也則
孔子何以謂之至德與仁厚者乎或曰史記齊世家叙太公之
迹其後亦言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
其事多兵權與奇計若文王果無憾也則何得與太公陰謀修
德以傾商故其事多兵權與奇計之若是哉由是觀之則季子

之言又何誣也曰此蓋秦火之後簡編錯亂司馬子長修史記
叙太公之迹也不能實錄善事乃散取雜亂不經之說以廣其
異聞耳斯固不足疑於聖人也嗚呼古稱季札賢明博達觀樂
能盡知與衰而於此也何蒙昧頓惑之若是耶逮乎杜預服虔
之徒根無卓識絕見以發明之斯又乖謬之甚也

評　季子曰猶有憾者抑必有他說非謂恨已之不取天下
也辨文王甚詳悉惜未為季子闡明耳

文王有憾論

張元沖明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
有憾說者謂文王以不能克紂為恨而孫明復以季子為厚誣
聖人張子曰甚矣說之妄固哉孫子之見也孔子稱文王為至
德又謂其有事君之小心夫文王純臣也豈獨事殷而不叛斯
以為至德小心云爾哉推其愛君無已之心蓋將格君之非而
致之於堯舜沉湎不作暴虐不行納忠良之諫去炮烙之刑下
收人心上挽天命俾有商之祚延于無疆而後文王之心斯快
也當紂之醢九侯而脯鄂侯也文王聞之而竊歎其竊歎也豈
比下以讎其君哉蓋不忍其君之肆虐一至于此欲諫之而不
能欲救之而不得文王於此蓋有不勝其恫若矣寧獨此哉紂
有一惡之形則文王有一念之戚紂之惡久而彌稔則文王之
憾沒齒而不能忘也伊尹之言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

心愧恥若撻於市嗚呼文王之所憾其即伊尹之所恥歟文王
之所以為至德小心者蓋如此作周樂者以文王未釋之憾而
播之舞蹈之間所謂象成者也且舜之舞曰韶箾文王之舞曰
象箾南籥意者以文王之德比舜也歟若季子者亦可謂善於
觀樂而深於知聖者矣何厚誣之有嗚呼固哉孫子之見也

評　讀此始足以見文王之憾處季子其善觀樂哉

西伯陰行善辨

張重華

史稱西伯陰行善不知者謂西伯陰欲行善以自悅於民此以
陳氏厚施於國矣大非也其知者以為西伯恐紂知之不得行
善政故乃陰行之此孟子所謂蔚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亦非

也蓋伯常獻洛西以乞免炮烙矣此一舉也天下盡知之誰不
荷伯者而紂之虐益破然於天下伯之心不安也既不忍稔紂
之惡又不能隱紂之惡處無可柰何之地而其心未嘗旦夕忘
商故以念吾躬商臣也吾職商政也爲商臣代商政使天下知
商家有善政而不知恩自我出庶幾哉天下怨紂之心未甚叛
商之心未決而商先王之宗祀可延也伯之所謂陰者非恐紂
知之恐天下知之耳恐天下知之者恐天下德我而仇紂附我
而去商蓋純聖之心惟伯自知之惟天地神鬼知之豈特不求
人知且也嘗恐人知矣夫是以名之曰陰也而他說不甚謬乎
哉或曰千古而逮子何以洞伯之心亦有所本乎曰善則歸君

過則歸己經言伯矣又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韓子亦嘗言
之矣此文王之所以爲文王也世儒不暇知也

評　伯之所謂陰者數句委曲深至眞知文王之心者

閎夭不賂紂　　王世貞 明

史記紂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
之文馬有熊致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
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
儒曰毋也西伯必不賂免王子曰否又西伯必以賂免于何知
之曰紂知之紂也嘗臨致侯而脯鄂侯矣于西伯何有以無罪
請也欲加之罪其患無辭且紂脯侯罪乎以聖德請也聖人之

心有七竅請視諸夫紂何聖之恤嗜豔妖色騁駿奇技淫巧其
素也縣赦而驟喜其所欲戮之人央必有以探其素而深中其
嗜明矣然則閎夭之徒非歟曰何可非也曰內文明外柔順俟
命正志生死不易文王之德也委曲萬變以出其主而任其過
顚夭之德也文王之德臣德也身謀之也顚夭之德亦臣德也
爲君謀之者也巽之九二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夫子贊
之曰巽以行權嗚呼至矣

評　此長公有慨乎其言者

伯夷傳　　司馬遷 漢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

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
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
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
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
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
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
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
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
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
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

彼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顔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

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絶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顔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評　傳之變體自此篇始太史公之極得意者

首陽山碑　　皮日休唐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一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聖王也莫不應乎天地昔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爲貞澹然冰玉不足以爲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況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迹

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平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死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評　道不由天是一奇論

伯夷　　柳識唐

洪河之東兮首陽崇岡孤竹二子昔也餓在其中偕隱胡爲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去何止援澗溪

之毛薦精誠而已焉彷先生鴻逸中州竄伏西山爾薇蕨之離離
歌唐虞之不還謂吾將曷恭兮文武謂吾曷從兮胡顛一叱兮忘餓若
有語兮予嶷之關宣不以冠敝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
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紀綱議周之意果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之
所恤者偏矣當昔夷羊在牧殷綱解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螢
兮鬼學王蚕廢武夫言君曰履後臣畏登淵哲於是三老歸而八
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然乎旗錫黄鳥珪命赤烏俾荷鉏耨之
施俾申蔓生之喜故能山立雨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
礪於武庫九駿伏轅於文塗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既而溥
天周土率土周人吁嗟先生逃將奚臻萬姓歸仰兮獨嚮乎方

寸六合恭湯兮終踽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惻殷所
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皇廢殆
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邦客觀之事靈乎靈乎雖非典
道而保生乃最爲臣之不二

評 剴切

伯夷 黄表氏 宋

伯夷之道古今之難能也不以死生撓其志而以仁義殉其身
始阻武王之伐紂非剛也終餓死首陽非懦也篤仁義而已矣
紂爲暴君其醜行昭昭矣武王一天下之心以伐之當是時也
非人之棄商盡商之棄人譬猶以決焉而水流乃潰也是紂之
爲惡非湯德可能穆之也天下之怒非一人可能遏之也惟伯
夷叔齊乃諫而止之或謂武王宜其諫焉或謂之好異且矣是
皆未然也二聖賢之事蓋非常人之所爲也濟天下而絕一夫
者武王也非私天下於一己也一言而靖萬世之亂若伯夷也非
貶武王於伐紂也武王之視紂虐民如與同虐之也伯夷恐後
世之賊君如與同賊之也其道同歸於救人所以救者不同而
已故使不君者聞武王之深則欲得其爲君不臣者聞伯夷之
諫則欲得其爲臣君臣定則國家定國家定則天下定矣噫武
王之功也亦有之是功可能也與數而與者也伯夷之死今數
十百千年矣前有能繼者獨未之聞也後有能繼者未可易知

也是死不可能也與身而殉者也故平桀紂者莫大仁於湯武而
能救人於治亂之際者莫大仁於伯夷商之敗周之興伯夷所不
動心焉動心於理亂之際而已猶衆人之鬬鬬者日繁而力能
止之所救者將不少也

評 救鬬之論真善喻者

伯夷 蘇軾 宋

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
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
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爲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
可先也武王之代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爲慚而

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爲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

評　此論可爲伯夷忠臣

夷齊十辨

王直　明

一辨夷齊不死于首陽山二辨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迹三辨山中之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辨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辟紂之事七辨道遇武王與周紀書衆歸之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

而後行者不同九辨太史公之辨原於輕信說詩十辨在傳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誤謹按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章及齊景公有馬千駟此二章孔子所以稱夷齊者記蓋孔子之後尚論古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雖有大儒先生亦不得不取証於史其於伯夷也大槩稱其制行之清而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當時有以補前聞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爲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以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

以爲有功於世也然遷好奇而輕信上世之事經孔孟去取權度一定不可復易者史記反從而變亂之以滋來者無窮之惑則遷之功罪豈相掩哉蓋夷齊不食周粟之類是已史記既載此事于傳又於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王武王志在傾商累年伺間備極形容文字既工溢人耳目學古之士無所折衷則或兩是之曰武王之事不可以已而夷齊則爲萬世立君臣之大義也昌黎韓公之論是已其偏信者則曰夷齊於武王謂之弑君孔子取之蓋深罪武王也眉山蘇公之論是已嗚呼此事孔孟未嘗言史遷安得此歟或聞予言而愕曰謂孟子未嘗言則可首陽之事孔子章章言之子既知有論語而又疑此則是

不信孔子也予應之曰予惟深信孔子是以不信史遷也且論論語本文何以言之夫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夫首陽之隱未見其必在武王之世而二子昔嘗逃其國而不立証諸孔子對子貢之意則可信矣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君莫知的在何所傳者謂齊威北伐山戎嘗過焉山戎與燕晉爲鄰則孤竹可知而首陽在河東之蒲阪詩之唐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采苦采苦首陽之下或者即此首陽蓋晉地也若夷齊果孤竹君之子則逃國以來諒亦非遠何必曰不食

周粟而後來此邪今且以意度之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於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蓋倉卒而行掩人之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又方君父大故顛沛隕越之際食亦何心其所以兄弟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可知耳然亦不必久居于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称之指其所嘗栖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迹也夫是以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於此山而後見称耶予所以意其如此者無他蓋論語此章本自明白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死後人誤讀遂謂夫子各以死之日評之耳此大不然也夫孔子以景公與夷齊

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尤爲可見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諸侯曰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斥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爲政景公安爲之上莫之問也享國日久奉已而已觀其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且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由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也夫今去夫子又遠矣餓于首陽一語之外前不言所始後不言所終予疑其

在遜國俱逃之時而不死者蓋意之然乎之意之也蓋猶近似而無害於義理若遷之意之也畧無近似而害於義理特甚焉大槩遷也專指文武爲強大諸侯窺伺殷室以得天下故於世家則首吳太伯於列傳則首伯夷遷之說出而孔孟所以言文武盛德至仁者皆變亂矣此事若不見取於大儒先生猶可姑存以俟來喆今亦不幸君子可欺斷然按之以釋論語則武王萬世當爲夷齊之罪人夷齊借之以徇使萬世亂臣賊子知畏清議如此也而武王何罪哉予言更僕未終亦不得已也然實欲反復究竟拆服史遷使不可再措一辭者吾徒之學誦詩讀書論世知人不當草草幸毋倦聽夫夷齊孔子之言略孟子雖

不言叔齊而言伯夷其去詳若併取證於孟子則史遷所載諫伐以下曉然知其決無也孟子言伯夷之歸周也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史記本傳則不然削其海濱辟紂之事但於遜國俱逃之下即書曰於是往歸西伯及至西伯卒此下遂書叩馬諫武王之語數其父死不葬以臣弑君盖以為遇武王於道也所謂於是云者如春秋之書遂事繼逃其國遂不復返而歸周也則不知此行也二子亦以兄來否與死於勢而不返容或有之然逃彼歸此如同時然身羣父死自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也而忍以父死不葬責他人與嗚呼此豈無之事也夫遷所以削其海濱辟紂者何哉謂遷爲未嘗見孟

乎歟則遷知其有書七篇其作孟子傳乎豈嘗讀之而屢嘆矣
然而如此書伯夷者其意可想也遷以不食周粟為奇節故欲
見伯夷處心後來全不直武王而其初本無惡於紂也夫事不
惟其實所不合己意則削之千載而下讀於是一語尚可想其
遷就增損之情態而何以傳信乎故曰當一以孟子為斷夫伯
夷太公兩不相謀而俱歸文王孟子稱為天下之大老太公之
老古今所共傳則伯夷之年當亦不相上下孟子必不虛加之
也然伯夷德齒昔縱遜太公同而後來年齡已必與太公等者
意武王之時未必猶有所謂伯夷也而遷所作周紀又自與傳
不同何以言之伯夷以大老而歸文王文王享國凡五十年吾

不知其始至也在文王初年與中年與末年與不可攷也而遷
於周紀則嘗以為初年矣其言曰文王繼公季而立敬老慈幼
禮賢待士、又以此多歸之夷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
然後曰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太公之徒皆往歸之然後
曰崇侯譖西伯于紂囚于羑里然後曰紂釋文王賜弓矢鈇鉞
得專征伐又數年而書聽虞芮訟又明年而書伐犬戎自此每
年書一事而各以明年二字冠於其上如是者凡七上去夷齊
來歸之年不知其幾矣大略書文王五十年之事稍又排布咸
年而夷齊之歸為首其他未之先也以天下之大老其來在後
王即位未久之年若謂其人猶及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之

後始少討之亦當百有餘歲矣恐亦必不食周粟隱于首陽餓
而考終已久矣遷既書於周紀如此及作伯夷傳乃言夷齊及
至文王已卒適遇武王以木主為文王伐紂叩馬而諫不知此
當為兩夷齊乎抑即周紀所書之夷齊則歸周已數十年非今
日甫達岐豐之境也諫武王當于未舉事之先不當俟其戎車
既駕而後出奇駭衆於道路也太公與己均為大老出處素與
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匆匆扶去於鋒刃將及之中
也嗚呼紀傳一人作也乃自相牴牾如此尚有一話之可信乎
覩其基寫二子冒昧至前左右愕眙欲殺武王無語太公營救
之狀殆如狂夫出關群小號呶而遷怪儒生姓名莫辨據碎其

闇陳說勸止嗟乎殆哉其得免於死傷也不亦幸哉武王方為
天下去賊虐諫臣毒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遽欲害敢
諫之士戕天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若罔聞
知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
有辭於紂也武王順天應人之舉後世敢造此以誣之噫甚矣
傳曰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載木主
事由畢也者文王葬地也古無墓祭祭畢之說亦妄然一曰祭
于畢一曰父死不葬又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以下大率不可信
使其有之亂我不言孟子言之矣予若以孔孟之說折遷傳未
必能服惟傳者言之總自破之其他卷猶自破碎不全未盡出

於遷之手而此紀此傳皆遷全文讀者知其非遷莫能作又不
得疑其補綴於後人也曰然則紀與傳孰愈曰紀書文王其安
居半及書武王則妄極矣若其書夷齊一節猶畧爲優於傳也蓋
紀言其歸周及文王之生而傳言其至及文王之死也及文王
之生者與孟子同而值文王之死者無稽之言也曰然則首陽
之事其究如何曰予前固言之果有夷齊暫隱之迹而不在武
王克商之時武王克商之時恐已無所謂夷而孟子又不言叔
齊歸周惟後之讀論語者惑於遷史增加孔子本文執所謂餓
者爲夷齊蓋棺之終事是以展轉附會礙夫理至於二是而止
予生百世之後安敢臆度輕破古今共信之說蓋見遷於論語

才有一字之增而遂與孟子畧無一字之合又紀傳色色不同
徒以無稽之言貽惑後世是以詳爲之辨庶幾自此觀夷齊者
惟當學其求仁得仁與制行之清廉頑立懦之類而不必惑其
叩馬耻粟以至於死然後語孟稱道之意可明也夫讀論孟則
見二子可師遡志士仁人甚自貴重其身抗志甚高觀理甚明
俯仰浩然清風可仰而不可及孔孟之所謂賢由之則俱入堯
舜之道也讀史記則見二子可怪乃羈旅妄入鬪於是非進退
無參嘗試不近人情悻悻然以去終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者此史遷之所謂賢由之則不過於陵仲子之操也學者於此
果誰主乎從史記乎曰如此則遷無所據而容心爲此何也曰

遷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焉者此遷之所
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之章也三百篇非經夫
子所刪尚莫知爲何人作遷偶得一逸詩而妄意之曰此
必夷齊也夷齊實餓于首陽今言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也
夫古詩稱采草木蔬茹於山者甚多豈皆有所感憤而不食人
粟者乎粟生於地人人食之已獨不食則食之者人人皆非也
豈哉耻一武王而天下皆無與已同類之人然則試使夷齊之
教行一世之人無一人肯食周地之粟而後可乎夷齊之風百
世聞之而興起何當時此事無一人見之而聽從乎夫天下所
謂西山不知其幾自東觀之皆西也轉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

以附會論語之所云也末句曰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遷以爲此
夷齊將臨死而悲絕之音也夫徂者往也安知作歌者之意不
思有所往上言我安適歸則無所辟地辟世矣下又言吁嗟徂
兮則於不可中求可猶思有所往焉既而遂自決曰命之衰矣
歸之于天而終無可奈何之辭也豈必爲殂卒之殂乎神農虞
夏固不可見而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武王非暴君也必欲
求其稱此語者則自春秋戰國至於秦項滅國殘社何處不有
乎然則世必有遭罹秦毒而作此詩者非夷齊也此詩誤遷而
遷誤後世也或曰然則春秋之初魯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
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蘇老泉以爲伯夷之屬也此蘇孔遁

之間亦豈非數國并起武成之後武王歲月無幾散財發粟釋囚封墓列爵分土崇德報功亟為有益之事則吾聞之遷鼎恐非急務也滅人之國毀人宗廟遷其重器殘暴者之所為誰謂武王為之使果有所謂鼎則天下一家無非周地在彼猶在此矣豈必皇皇汲汲負之以去而後為快乎况罪止紂身為商立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必遷乎書稱營洛乃成王周公時事在武王無之義士所非亦不審事實矣而義士又不知為何人自克商至于周衰然後左氏載此語蓋已四五百年四五百年之間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為義亦各有見也而何必以夷齊實之乎况左氏近誣未必斯言果出於衰伯乎嗚呼此武王夷齊終古曖昧俱受厚誣之事與咸丘蒙之徒妄言堯舜者頗同惜其出於孟子之後無一人識其為齊東野人之語故使流傳至今幸而竊讀論語偶思首陽之章未嘗言死遂得以盡推其不然惟此章之疑既釋則史遷失其所以憑藉附會之地豈非古今之一快哉然此愚見也不知眾哲又以為然否

評　讀十噚足知太史公誤處若叩馬而諫王荊公亦嘗辯之隱於首陽疑為遜國時事大是有理武王遷鼎之辯信經不信傳復何疑考古之功斯為大矣

國人立其中子　　柯壽愷　明

余竊怪覽孤竹事意中子其有隱德乎夫自古讓者多矣而人心所歸寧得終遜許由之逃逆旅蓋之逃箕山而得遂其志者人心不在故也舜之南河人亦之南河禹之陽城人亦之陽城越王子搜之丹穴人亦得之丹穴蓋人心所屬何地不可至何跡不可尋夫首陽豈足跡之所不及而夷齊遯隱之地獨深於舜禹耶蓋必中子可以托國焉耳故意中子其有隱德乎

評　不數語而意凡六轉遂令墨胎氏多一賢人真中子之知己矣

伯夷太公論　　湯聘尹　明

羅景綸之論伯夷太公也曰誓師諫伐易地則皆然嗚呼二老于地固無不同也而又焉肯易然伯夷能為渭濱之釣而不能為孟津之麾太公能為首陽之隱而不能為采薇之餓何也請與任固殊途也當武王繼文而立尚父之推適觸其致師之念尚固為蒼生計也叩馬之諫僅不免虎賁之拜夷尤為綱常計也二子各行其志適然不復相併雖太公以伯夷義士扶而去之而夷之不食周粟鄙周也鄙周亦所以鄙呂也觀呂之誓師曰與小舟揖後濟者斬夷則曰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矣八百既會前徒先已倒戈矣何待於誓乃太白之懸視放巢猶為過憾夷忍其為之臣乎有去而已矣有死而已矣仲尼以文王事殷為至德而至於論武則曰未盡善觀文武而伯夷太公何待於評哉西山之登與箕山由光並烈而後世習權謀者每以陰符

爲稱首夷之不能爲尚猶尚之不能爲夷也必欲比而同之過
矣或曰太公吾無論也伯夷率天下以歸周而勢既成矣其諫
不已呪乎吁非惟不知夷亦不知望也方二老未就文王之養
固以耕田鑿井優游於西土之樂云爾豈惟伯夷不知天命之
有歸雖太公亦不知有大統之將集也况文王服事商室則歸
周者乃所以歸商也歸商而周以之興商以之廢非二老之本
心也盖夷固不知薇之可採望亦不知有鉞之可麾也時至而
事起各從其志而爲之盖可以清任論而不可以是非論也

評　以清任論二公是有見解

武王

呂祖謙　宋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
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
也吾嘗讀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
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以
巳之非而易天下之幸寧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恕也吾觀湯
之慙未釋於伐夏之日而仲虺則釋之武王自謂于湯有光而
夷則非之何則湯無伯夷則慙而武王之臣皆虺故非也慙不
見於湯則必見於夷光未見於武則釋先見於虺湯之慙夷之
非武王之光虺之釋皆同此憂無武之光無虺之釋則天下無
善治無夷之非無湯之慙則後世無寧君吾固謂數聖賢者同

其憂不同乎一世萬世之憂也雖然湯爲之而身慙而武王
則假之於人者何也處武王之勢然也文王蓋嘗有慚矣非徒
爲湯之慙而且慚乎爲湯也使武王而復慙焉是視天下之無
其主也故武王任無君之非而有伯夷明無君之責使今日有
得君之利而後世無從亂之虞嗟夫武王之意亦深矣而其迹
則逆也其理則悖也而亦難以孚乎人今觀數紂之詞則詳而
明誓衆之詞則油而直授王之詞則大而著意者明紂之罪直
取其心而著文王之德期以取信於天下而已吁以已之意而
求以孚乎人人亦既德矣而况於援覲之德而強以說人吾未
始不爲武王病也雖然武王誠病也文王之德天下皆知之而

亦何俟於予言然不如是則人無以取於我也泰誓之書吾嘗
畧其數紂之詞而考其自誓之詞然後可以見武王之心且其
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曰予
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
無良意者以天人之意如此其孚文考之德如此其著今日之
過非天人也非文考也乃予一人之過也夫以必勝之武而伐
至不仁之紂天眷人予而猶懼其有差吾以是知武王之心也
不怨天不尤人不咎文考之過不知當時之非不迯後世之謙
以天下之責而萃於一身天下何與於武王而武王為之若其
力也誠不忍視天下之病而自居其身以忠也是以放牛歸[illegible]

爲天下也散財發粟爲天下也武王何與焉蓋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昔者朱子序洪範之書則曰武王勝商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者大法也訪大法於亡國之臣吾固謂非武王則不訪非箕子則莫陳也而朱子則詳直而序之者意者以爲可勝則勝非求勝也可殺則殺非過殺也可立則立立之所以爲仁可歸則歸歸之所以爲義而武王一以無心處之斯其所以爲皇極之君也與吁蓋至是而後益見

評　發出武王心事後之論斷武王者皆祖東萊之意

武王伐紂論　方孝孺 明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十言斷斷

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爲簡略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措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語難至于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徇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言也他書謂紂自焚亦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

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于大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于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菹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實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評　史誣太甚此辨頗爲武王功臣

周公　韓愈 唐

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

愛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罔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內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成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

輔相成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

周公　翁金堂 明

聖人之自處一天而已矣天無私聖人亦無私有私非聖也行胸臆快恩怨私誠甚矣而嘗存形迹巧避疑謗庸得為公耶管叔者周公之兄也管叔之謗若為公讐矣公親總六師竟致之辟犯僇兄之迹而不嫌涉報讐之疑而不恤且時者俊滿朝若奭若望咸可禦侮稍知自愛者必委而避之惟公不避斯公之所以為聖矣公之身非己身也周室之身也管叔之謗非特禍

公固禍周也然則叔也在公為親而在周為讐矣公不讐之耶鴟鴞未作風雷未變公則居東非不能剪叔也亦非避謗而不剪也冀其悔禍而全之固此公心為之耳既而惡盈罪彰禍且及宗社矣懷嫌坐視稍能忘私者不為而公忍為乎時適王心悟矣借猶未悟吾知公且起而任之矣懿親流言元輔遜避民志其幾搖也公終弗起民其將謂公何公亦將如宗社何東征之行固斷非公不可者公之言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噫弗辟既無以告矣弗起又胡以告耶公之出處公不自疑而時亦信之狼跋之詩破斧之詠果何期而得此耶矧其得否果足為公輕重而公亦果視此為出處者耶公無論矣後之藉公者

吾則惑焉叔牙之酖猶為可爾常山迫遜於乾明秦王彎弧於隱刺而動自解曰周公是耶非耶嗚呼公不避謗而亦無當時之謗顧有口實於後世焉吾於是而不能不為公悲也

評　冀其悔禍而全之此前人未道處

太公　司馬遷 漢

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霸不亦宜乎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

太公　王世貞 明

管仲非太公儔也然而吾嘗為之說曰為管仲難為太公易矣

何以言太公易也文王之聖而有天下三分之二武王繼之紂之惡矣天下三分之二而其一亦且心叛矣即無太公商寧不周也無太公而周畢關散之輩以將紂師不倒戈乎否也故曰無太公商寧不周也夫齊桓中材主也管仲以覇旅之匹夫而爲之相屈萬國世卿之威而惟吾使北攘狄南懲楚彼方疆武整一以方張之勢而我率孱諸侯以抑之而若承蜩此非有過人之材不能也吾故曰爲管仲難爲太公易夫太公非直易也凡太公之所爲多陰謀秘術見於金匱六韜諸篇者先儒以其異於道而斥之以非太公作不盡爾也夫齊之後強於魯而益遠於道誰使之太公使之也故孔子津津焉推仁於管仲而太

公之不及抑不特此也武王之滅商若畿内畿外之國以封同姓及功臣凡數十彼其君豈盡狥紂爲雲若飛廉惡來者盡歸附之稱後則滅之耳夫豈亦崩角而就服者哉凡武而稱無戰則周畢功也太公不得稱功臣太公而稱功臣則不得不任術太公之任術也與武王之爲武也未手知而隱之若宋儒則以爲無之矣

評　管仲處其難太公處其易是大謬論

管蔡　郭子章 明

管蔡之事據詩書所載一則曰鴟鴞鴟鴞一則曰破斧破斨一則曰違王命嘻嘻何太甚也管蔡者周之頑民殷之忠臣夷齊之流也而文王之孝子也獨恨其所以爲殷周之際未善耳其以殷畔非畔也以復殷也武庚故主也紂雖無良武庚未聞失德其父可誅其子可立不立武庚而自爲之此管蔡之所疑於武王也文王内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管蔡所習見也其父之所爲如此其兄之所爲如彼管蔡籌之熟矣復故主忠也守父之節孝也反兄之爲義也故不顧弟姪而委心武庚事雖未就志足悲矣周鼎已定殷灰已燼成王之慧周召之智但未可以一舉而遽得志故爲管蔡者欲守文王之貞若夷齊泰伯箕子之爲夫泰伯之之荊蠻也非以天下讓也示終其身臣殷也箕子之之朝鮮也非欲存殷也示

終其身不臣周也故爲管蔡者舍周而遠遯則天下後世庶幾有諒其心者矣傳稱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則姒之所以教管蔡者當無異於武周也而必以武周之伐商者爲聖以管蔡之輔武庚者爲不類可乎管蔡不幸誅耳使其輔武庚滅周後之作史者又惡知不以武庚爲少康以管蔡爲靡而以武周爲逆乎故凡譽管蔡者類以成敗論也嗚呼新莽欲篡漢也其子宇不以爲可朱温欲篡唐也其兄昱不以爲可故夫天理之在人心卽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可得而滅者彼管

蔡者邪不類吾以為宇與宣之僞而已

評　是翻舊案若老吏之斷獄然奇哉

三監　袁表 明

予謂三叔非叛也夫武庚商家之元子也少康復國君子賢之豈獨不許武庚邪且三叔豈不知有周室哉周之遣三叔者豈非謂其至親而可信哉然當時去武丁未遠也其不忍忘商者多方多士蓋亦夥焉豈盡頑哉三叔誠至戚同爲商之遺臣也審去就而忘親狥國焉質諸天地鬼神而生死無憾者也周公之篤於其親三叔之篤於其君綱常名教彼此無愧論者類以成敗爲順逆此古之忠臣義士抱憾於冥冥者不少也夫夷齊

義士也三叔懿親也當時皆不能服其心者何哉吾謂武王所以處此者誠未盡善也何使立殷之後退處侯服以俟人心之所向必不得已然後之中國而踐其位焉則周粟可食而兩卷無辭也既立武庚矣又使三叔監之何爲也哉周誥叙叛之罪曰予復反鄙我周邦即使復殷祚而邑周邦武王之心當不以爲嫌也夫武庚之罪而止於復殷之祚則三叔之從之者安知非以服事殷之初志也哉其殆過信文王而不能不疑周公之迹也乎

評　太都與寡同意立殷之後一段尤為奇絕

宣王　柳宗元 唐

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乎及然徵於詩大小雅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民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鍧炳耀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

宣王　范祖禹 宋

昔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

評　萬古不易之論岳將軍之所以班師也

平王　蘇軾 宋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預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

臧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以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飢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

施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避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吒乎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鄀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評　祖宗根本之地不可輕棄責平王不應東遷是一種議

論

鬻拳

方孝孺　明

鬻拳以兵諫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為愛君余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為遠道之行以危身不為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徼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脅之以威而劫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警惧之咄吒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為上下尊卑之分俾為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馬之在原野三

尺牧豎鞭之而無罪及加羈靮而入君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芻豈誠重馬哉尊其為君之所御也齒馬蹴芻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為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況以兵劫其君者乎或謂君為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為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為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遠道子烏可行權而詐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夔夔然順之而不敢見於色設於詞舜豈不欲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

㭊而爲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刼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鬻拳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鬻拳爲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刼其君而不顧蓋激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爲愛君乎君子之予拳人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刼君而謂之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弑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之也

評　責左氏稱鬻拳爲愛君恐遺後世亂賊之禍則鬻拳兵諫自刑心則是而事則非褒貶自定

午驛同字見漢書鄭當時傳字食字馬蹄汶木作蹈槽

卞和　高應冕　明

昔卞和獻璞於厲王不信斷其足繼獻武王復不信又復斷其足王信玉尹之相謂其非玉而謾也嗟乎貞而見疑忠而見戮能無怨乎卞和之泣玉蓋自怨生也雖然和不能乘時搆會而獻於其所不信又安得不以爲謾焉而自取刖足之誚乎何者王在璞玉尹惡能知之二王之相玉在玉尹二王惡能知之和不知二王之不知玉二王又不知玉尹之不能相玉故玉尹曰石也非玉也王亦曰石也非玉也雖百卞和惡能自解邪使和之知王素見信於王玉尹之不知玉亦見信於王吾從而獻玉焉王必不疑於和而以玉爲石王自不信於尹也今以不相信之君臣而必欲售吾自信之玉幾何不以爲謾而不吾足刖耶哀哉和氏卒無以辨而解也王出而後知玉尹之相誣足斷而後知和氏之泣眞也使求王不聞其泣而哀之未必能理其璞也璞不理則王不得求必信和氏之果不吾謾焉縱玉尹若又得指以爲石也和安得重足而斷耶相信者又幸有文王在也嗟乎賢人抱道而不售於時而爲奸邪所阻抑卽和氏之璧也君不見信而仇讐在側讒復薦之而取刖足之誚哉自玉石不分而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時而去之魯仲連所以欲蹈東海而死也若然則和氏之璧終身不售矣和之泣爲能已耶又安得求王者出而哀之而不使有道者之不戮也哉則王璞之獻與不獻自不足爲和氏泣也

評　終篇借玉爲喩委曲感慨非專爲和惜者

卞和　唐肅　明

卞和以獻璞而刖人曰非和罪也和知璞之有玉楚子不和信也不和信則已何以刖爲剖而無聲刖未晩也故曰非和罪也唐子曰獻璞而刖和自取也非不信和若罪也和之不剖而獻欲彰其識也卽受而剖焉於國何補亡補於國勿獻可也故君子罪和而不罪楚子不足罪也吁世之文章小技自炫而不售者其和之徒歟

評　文簡意婉結語尤不拾人話柄

莫敖屈瑕　呂祖謙　宋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闓帆擊楫雲飛鳥逝一息千里於是小試於洲渚之間平瀾淺瀨水波不興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知適有天幸遂以爲盡操舟之術矣遂訕謔舟師傲然自得沿視洪渤而杯視江湖推鼓徑進亟犯大險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風亂阢沺湃奔鯨駭蚪乃旁皇四顧膽落神泣墜槳失柁身葬魚鱉之腹爲世大戒然則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以自試之時已遇風濤之變則將知難而悔終身不敢言舟楫矣屈瑕之禍不幸類是當屈瑕與鄖師相遇於蒲騷自知將累非甚多計鬬廉教以次鄖禦四邑者鬬廉也教以銳師宵加于鄖者鬬廉也教以師不在衆不疑何

卜者又鬬廉也無小無大惟鬬廉之謀是從以成厥功豈不猶操舟者其始惟舟師之是聽乎屈瑕徒見用奇之功而欲竊效焉伐絞之役是身試於州渚之時也幸而絞人偶入其計志滿氣揚自謂算無遺策凡天下之言兵者無出我之右矣彼區區之羅人政須折箠笞之耳削規破矩任意直前變出不圖軍僨身戕其得禍蓋與操舟者無以異也鄧曼推其禍端歸之蒲騷之役吾以爲成屈瑕之禍者在絞而不在蒲騷方伐絞之初屈瑕雖欲自用尚未敢自信也苟又往於絞人必思昔以用人言而勝今以自用而敗將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兵爲戲矣彼既見其謀之驗忘其幸而矜其能心口相語嘻昔蒲騷之勝皆曰

鬬廉之謀今采樵誘敵之策其亦鬬廉教我乎此所以堅其自用之意而趣其荒谷之縊也屈瑕之死生在於伐絞之勝敗驕之於先而陷之於後厲非天欲斃之乎苻堅之治秦一則王猛二則王猛猛之死下詔以新失宰相置觀以聽訟至兢兢也繼踵而張被西域之捷交至其心茹縱謂天下之事止此耳猛雖亡吾豈不能獨辦乎迄自用而致淝水之辱嚮若猛死之後其鋒嘗少挫必不敢遽輕天下堅之喪國即屈瑕之喪師也由天子至於庶人免於師傅之嚴而驟欲獨行其志遇事之易者未足喜遇事之難者未足憂蓋先遇其易則以易爲常是禍之原也先遇其難則以難爲常是福之基也世固有以一勝累一國

以一能敗一身者矣豈不甚可畏耶

評　以屈瑕伐絞之役比之習操舟者自以爲能究至於敗讀之可撫掌一笑

孫叔敖　　焦竑　明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鎮鎮有碑云予得漢延熹中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忼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

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瀋國下濕境埆人所不貪遂封潘卿
潘郎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
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爲者子孫
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
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絜
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
遠勝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徵斯碑後世遂不
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餘年間求之博
且勤乃得之云

評　歌絕奇主心不得不感動然非此文誰識此歌

衛懿公　　　　呂祖謙 宋

衛懿公以鶴亡其國玩一禽之微而失一國之心人未嘗不撫
卷而竊笑者吾以爲懿公未易輕也世徒見丹其頂素其羽二
足而六翮者謂之鶴耳抑不知浮華之士高自標致而實無所
有者乎外貌雖人其中亦何以異於鶴哉稷下之盛列第相望
大冠長劍褒衣博帶談天雕龍之辨蠭起泉湧禹行舜趨者肩
相摩於道然擢筋之鷄松栢之囚曾無窺左足而先應者是亦
懿公之鶴也鴻都之典鳥跡蟲篆自衒鬻者日至受符拜官光
寵赫然若可以潤色皇猷及黃巾之起天下震動未聞有畫一
策伐一戈佐國家之急是亦懿公之鶴也永嘉之季清言者彌
朝一觴一咏傲睨萬物牖懷雅量獨立風塵之表神彩雋拔珠
璧相照而五胡之亂屠之不啻如机上肉是亦懿公之鶴也普
通之際朝談釋而暮言老環坐聽講迭問更難國殆成俗一旦
侯景逼臺城士大夫習於驕惰至不能跨馬束手就戮莫敢枝
梧是亦懿公之鶴也是數國者平居暇日所尊用之人玩其辭
藻望其威儀接其議論挹其風度可嘉可仰可慕可親卒然臨
之以患難則異於懿公之鶴者幾希是獨可輕懿公也哉所用
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使親者處其安而疏者處其危使貴者受
其利而使賤者受其害未有不蹈懿公之禍者也抑吾又有所
感焉鶴之爲禽載於易播於詩雜出於騷人墨客之詠其爲人

所貴重非凡人匹也懿公乘之以軒而舉國疾之視如鴟梟然
豈人之憎愛遽變於前耶罪在於據非其據而已以鶴之素爲
人所貴一非其據已爲人疾惡如此苟他禽而處非其據則人
疾惡之者復何如耶

評　可以愧後世人臣之不恤國難者且議論波瀾不竭學
者熟讀可以起發文思末言處非其據尤有味

懿公 鶴乘軒　　梅　鶚 明

亡衛者君也而所以亡衛者亦臣也此其罪不可以偏蔽矣夫
衛國徇于一禽之好而縱以失民衛人嫌於一背之微而懟以
忘君使民懟上者衛君之過也使君亡國者衛人之罪也有君

不謹有臣不令君不式道臣亦不式義耦俱無善以相接而君
臣駢死以為天下咲嗚呼可悲也夫衛君之過蕭郁二君論之
詳矣請得拾其遺說而責其臣也人之言曰國人受甲而有使
鶴之言由懿公好鶴而有乘軒之失則是國人之懟也有辭
而衛君之過誠為不免也然吾聞之天尊地卑君臣定矣戴天
履地無所逃矣天威在邇葵墻如見其志蓋明矣主憂臣辱主
辱臣死其赤心可破而視矣故夫國于天地也其存有與之立
其危有與之亡朝有世臣國有大姓亦曰後人之顛覆迷亂則
匡救之若使舉事一不當而遂不暨其幼孫有庇遷以壹而棄
之則夫熒澤之役雖曰懿公玩一禽之細娛而離元元之情蓋

玷三櫝之崇嚴而遺周行之詬耻然嘗即其遺編而攷不過以
鶴貫罪而非有及爾偕亡之怨也非有十年十一戰之惡也非
有斬艾其民而用之日新之暴也縱使湯武復生而舉法於上
必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而衛人乃以一懟而亡之曾不念乎
衛之為國也康叔開拓之武公培植之莊賢之君六七作更四
百餘年所以養老慈幼生生死死於天地覆冒之內日月照臨
之下祖宗在衛血嗣在衛墳墓在衛壇墠在衛生者享衛之土
利死者歆衛之禋祀其感戴於上者為何如而圖報於後者為
何如愛其屋者及其烏思其德者封其樹而況其苗裔乎憒然
喪志於羽毛之好則有旅獒之訓在所當諫也猝然震惕於邊

境之來則有采薇之歌在所當率也敢問衛之臣子百官嚴其
闕而衮職有補者誰與端委於周禮盡職於諫垣者誰與三風
十愆之訓警欽於吾君之旁者有幾不物不軌之誨規其於吾
君之耳者有幾進無畫子之言退無牛卯之論智不能諫也勇
不能死也內則棄君於惡外則敗君於安安樂享其祿位而危
難敗其城池嗚呼悲夫衛人之不道何以至此極也吾觀熒澤
之役蓋衛人之大變而懿公之大震也城守而出呼其大夫而
與之以矢即越句踐嘗膽之訣也呼其夫人而與之以繡衣即
齊百年晉玦之哀也其神魂之悲怖意氣之悴傷誠可憐也為
國人者奮柱厲之不知勵狼瞫之見黜沫血飲泣爭前死敵以

自獻於先君鶴與國人則必有分矣夫何大河之濱禽獸群而
為國安不可與居而危不可與死德不可與繹而怨不可與磯
衛君以四百餘年之在人心不能釋民一鶴之怒而衛人以一
鶴之怒遂以怒而報其四百餘年之大恩臨敵而無戰心據甲
而懷意志將不死級士不揚徽誓其御則曰今日之事我為政
也號其大夫則曰臣之車不足辱君避也或執冰而踞或喪馬
而求或鼓衆而不起或棄甲而大奔秉公旗者不肯避其下道
在公右者不能為之取水大小同謀必使其君往遺之敵以逞
其不令之心其惸惡之甚一至於此乎之一念之烈鬼神臨之
報至以威上帝不赦罰之於熒澤而師徒撓敗罰之於踄河而

遺噍七百自古滅亡之慘未有若衛人之甚者蓋其不忠不義假手狄人是以懿公之首雖離衛人之元亦喪懿公之血雖玄衛人之首亦黃懿公之社稷雖墟而衛人之宗祀亦斁其是非得失之迹見於前而禍福成敗著於後如此試使乘軒之鶴比而論之則方其安也鶴食大夫之祿而我亦食土之毛及其危也鶴無死君之節而我亦有忘國之慙是在懿公之好鶴不過童心之玩物而在我則果爲賊心以制其上矣在懿公之誑已未必甚而在我則自喪其真無異於禽獸矣曾何乘軒之耻而懿公之懟也哉亦何懿公之懟而蔽罪之深也哉雖然天有威命人有秉彝豫州之民何世濟其兇頑耶罪君之好鶴而不知

巳之喪君其罪爲尤大耶毋之君猳而不知巳之弑毋其恥爲尤深衛之臣子若以崔山君之睫視之其猶靦然人面哉吾獨以弘演爲人矣不然豈其存也獨無使鶴之怨而其敗也又有納肝之忠哉茫茫士宇不云臨矣揔揔黎庶不云少矣政以養之而僅得一人焉其政善耶其政惡耶龍亢於天虎鬪於野而所謂一人者曾不比玄裳縞衣之寵也其君安耶其君危耶嗚呼此蕭郁二君所以嘆息痛恨於懿公者也而愚何知焉三復斯言寄茲一慨

評　專責衛之臣民更無餘蘊且文古而思深妙

人物論二卷終

莆中鄭賢元直輯
十世孫明

鮑叔牙

鮑叔牙輔桓公以入臨淄而遂有齊於功臣無[illegible]矣知管[illegible]能霸公故管公之讐而不疑知己之不如管仲故其為之下而不辭知仲顯也下仲微也桓公之得稱霸首也管仲之得稱霸者師也誰為之叔為之也天下歸功於桓公桓歸功於管仲而叔獨退然而不居嗚呼明此而晏嬰明此而子西而為之君者亦庶幾

評　文無數語而議論叠出皆道人所不能道者奇哉

管仲　　司馬遷　漢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旣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

管仲　　司馬光　宋

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為小也愚以為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為孔子顧欲其為之耶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燦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世之功名而已耶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為天下莫己若也朱紘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楊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評　孔子譏管仲器小不在於不勉之王而在於未成功而自足仲亦無所辭矣

管仲　　蘇老泉　宋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

惠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
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
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
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
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
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
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
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
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之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
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

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
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
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
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
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
何以死哉

評　管仲不薦賓胥無鮑叔牙不知何意

管仲　　劉鳳（明）

甚矣管仲之所以爲齊者何詭之極也夫齊壤地千里東有負
海之饒兵甲之盛區區以齊霸何難者而所爲取民者何碣盡
無餘也使農夫袒股肱事耕耔而力歸於上女寒暑不輟勤織
薇而織歸於府所以取之者盡矣而又恐利之在下也云不修
帷蓋不盛衣服則文事不泰享燕之禮不致牲諸侯大宰大夫
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臺榭不高宮室不美則群材不散嗚
呼又何急急欲其匱也夫固云積於不涸之倉藏之不竭之府
豈非欲財貨之盈溢於下哉若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行五
月則能力藉致粟多是宜旌之以勸而詭以北郭之龜爲無貲
之寶爲質而貸之粟夫得龜者無故而家上賞藏粟者被紿而
厚失其貲二者俱未爲得也而以爲善謀哉其欲取之諸侯也
爲石璧謀使玉工刻石爲璧尺者萬泉以次而差爲之直珪中

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具而西見天子使令天下朝於先王廟
覲周室者皆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朝諸侯乃悉載金玉珠寶繒
錢布輸之齊故石璧流而之四方而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是又
挾天子以令而政自齊出也惡在其尊周室哉夫郎管子之治
齊也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吾皆已官之
矣其餘皆以數行故因其流而道之可也扼而守之可也與所
謂教民服田畝治絲枲蕃育六畜樹藝瓜瓠葷菜百菓者無不
備盡其法而又行穀藉於國令以穀多寡爲貴制其輕重之準
守其徐疾之度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
五惟上所以操其決塞舉是而爲之民者已罄其力而歸[illegible]財

於公上矣而又詭而奪之恐其餓而散之是何不恤其私而盡用之若是也且也既為之軌程則與民守之可也上無幣有穀則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穀廪重有加十而又謂大家委貲曰上且修游人令隣縣有實者勿左右不贍則為假其食遂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幣之九在上穀在下幣重而物輕則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在上則官府以橫出隆而止是衡準之度數易而豈扼之守不時且又何不信於民哉嗟乎管氏之謀亟於霸強而未暇以植國於不傾之地惠不洽於四封而詐已顯於天下故不再世而衰若晉之霸也累世而主諸夏盟齊則桓之後而遂失諸侯多魚漏師之隙既開而方內漸以不至吾是以不能無罪仲之謀齊者法已具而失於欲速不為後嗇而急於一逞焉奚待五公子爭而桓公是以不沒也夫子曰齊桓正而不譎若仲之功固以尊王攘夷而夫子恕之耶

評　仲意不在富民而在富國故其謀多變幻此足以盡仲之相齊

管仲

明　王世懋

昔者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學者疑之孔子大聖人也薄責其不死而厚賞其功以為仁獨謂其器小奢而不知禮已耳後世論者取則焉自孟氏受說管而以謂其功烈卑卑不足道若與孔子之言悖然未聞有訾其死而貽禍者則以其能薦隰朋而類

所擊者三子能亂人國也桓公死而神仲矣宜矣獨怪蘇洵氏著為論曰管仲死不薦賢而獨論此三子者不可用非求其過用心也甚矣洵之矯誣也仲之論鮑叔賓須無隰朋與夫論用豎三子其書具在洵以為古方策之書世儒皆不能讀獨蘇氏子覩之遂得以意高下而毀譽喧之耳目耶至今淺學明經據其說而以仲為娼嫉竊位之人此何異舞文之吏增減文字以入人死者甚矣洵之矯誣也又其論曰天下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而天下無仲吾不信也嗚呼是何言才之易也春秋數百年間列國名大夫無算無論同時即後先有及仲者耶其能籠蓋百賢而矯然不與為群者孔子而已矣彼固𦒿萬世之人而非春秋之人也春秋之人若史魚直臣耳其才與功出仲下遠甚而獨其尸諫一事進賢退不肖意正與仲同又不得舉魚以病仲也蕭酇侯何之不及仲洵好策古今成敗宜知之一旦以仲不薦賢而遽推何於仲之上以謂此大臣之用心甚矣洵之矯誣也洵不讀史漢耶高帝病呂后問蕭何死孰可代之者帝曰曹參可及何病而惠帝問曰君如不諱孰可代者何未對帝曰曹參何如何曰帝得之矣是參之代何高帝預先命而惠帝所亟問也何直順風而呼耳所云舉參自代者如仲之薦朋哉史謂其兩人少相得及為將相有隙至何死而所舉惟參以為不蔽私隙賢之耳夫仲之不以私好進鮑叔而舉

其短何之不以私惡蔽書參而盡其長此兩人謀國公心洵然
不如舉以勸爲人臣者獨柰何舉何以病仲也嗚呼仲之生猶
可訾言死愈不可訾洵之不敢訾其生以有孔子之論也死不可
訾而訾之蓋無孔子言獨無萬世公議乎洵之論欲無遺議要
曰不讀管子不讀漢書則可矣

評　駁蘇公然可與蘇公並峙

管晏　楊夔　唐

予責以管夷吾之奢晏平仲之儉質于宣尼宣尼以管仲賢大
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難爲下蓋譏其僭上偪下
之失哉或謂無所輕重予敢繼其末以詳先後焉夫齊桓承襄公

之失政接無知之亂嘗久亡於外自莒先入有國之後銳心求
其治及叔牙言夷吾之能脫囚服秉國政有鮑叔之助隰朋之
佐遂能九合諸侯以成霸業此逢時之大者也若平仲者立於
衰替之朝有田國之強有欒高之偪時非霸時君非賢君當崔
杼之弑也能挺然易其盟田氏之大也能曉然商其短獨立讒
諂之伍自全於紛擾之中人無間言時莫與偶若桓公九合諸
侯不以兵車信夷吾之力也使晏子居桓公之世有鮑隰之助
則其尊周室霸諸侯功豈減於管氏乎以其鏤簋而朱紘孰與
豚肩不掩豆以其三歸而反坫孰若一狐裘三十年好奢之敝
國之亡以奢乎以儉乎論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illegible]後知聖人輕重之旨斯在

管鮑　柯壽愷　明

夫自古俶儻卓詭之士功見名信人人爭慕用之於此有知之
與爲其所知者皆無足異也惟在泯棼之中淪落之際當是時
世主不臣說士不載乃有賞識之者結以千萬之交信之疇人
之上非相知心曷足與此若管鮑者是已夫鮑叔牙齊之卿相
仲初以城陽眷屬雜處閭巷既復相子糾間關迫阨中一矢中
鉤桎梏受辱叔盡終始善遇之詳具史吾本傳不具述大槩謂
其心心相照即多取而不爲貪戰北而不爲怯三仕三見逐而
不爲恥至於堂阜檻車一旦請釋於齊廷既以生死肉骨矣豈

非所稱知己哉仲平居歎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又曰人
爲知己死亦既深德之矣韓子乃謂齊國之亂二子相私人事
一公子焉先達者相收後小白入而管仲拘叔乃釋之信然則
是二子以兩公子爲奇貨待時而易賈也其語近誣其於以相
知之意無當矣且自古遭困阨而起如此類者豈少也邪並子
忍於囚奴傅險息於胥靡當其時命未得則其心久蘊鬱而弗
信一旦遭遇明時覯逢推轂則如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龍蛇之
性固靈而雲霧之力亦大矣故曰女爲說己者容士爲知己者
用此言報知之不可少也余每嘆馮驩之歎羹多自鳴之意而
豫讓之即祗成節俠之雄賈用者非大材之器而將才者無世

遭尺寸之禪意氣雖高套文雖盛所由殆與鮑管異矣蓋自鮑
叔舉知齊桓得士斜同盟橫行天下霸勝之勛爛焉與詎徒以
相邮相收爲好已邪叔之舉不負桓仲所爲舉不負叔一時君
臣朋友間釋楚越爲肝膽取功名於左券隻千古無有兩之者
斯已奇矣而好事者猶嘖嘖議曰張祿不肯安平以其生之也
戶牖不肯無知以其薦之也仲之受知孰與二子當桓公問嗣
不以此時相爲引重以酧知顧乃復疏其短夫鮑知仲矣謂仲
之知鮑何然考鮑叔臣不如仲者五之言則叔固長於知人未
必長於治國仲亦不以受知之恩私諸鮑叔乃仲之所以知叔
者也且也對桓公言恐恐爲叔地慮其得罪而至於上柱之哭

情好訣絶仲豈寡恩之士而肯本之人耶余蓋不惜仲無薦鮑
之舉獨惜其不能爲薦仲之鮑耳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齊有
賢乎曰亡也曰齊不有管仲乎曰吾聞鮑叔薦管仲未聞仲能
薦賢已者以此責仲仲則無所辭盜矣太史公迺爲之立傳並
取平仲解驂一節津津置頰至願爲之執鞭蓋其遭李陵之禍
身爲戮没當日交游無有能急人之困卒嘗腐刑則以無鮑叔
故至此耳遷故多發憤之詞而管鮑之遇其奇僻又遠矣噫乎
遇得其人則仲以束縛桎梏而得免不得其人則遷不免於幽
因知與不知異也故曰岩穴之士非附青雲焉能施於後世意
可知矣

評　古雅之文

齊司寇 擬對　程　晏 唐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反諍君曰請理君朝廷
之寇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辭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鼷
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齧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會國
之牛閒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齕有蚊蚋撓其膚毛必
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鼷鼠之食即不知痛也鼠之一齧豈不
甚蚊蚋千嗜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公
即職臣之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
其鼷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

封疆之寇蚊蚋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
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
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爲鼷鼠於齊矣

宋襄公　蘇　軾 宋

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
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如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
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
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
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
而穀梁傳以爲桓文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

襄公非特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耳齊王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不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也而孟子與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公執鄫子用以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滅一國君若犬豕然此而忍爲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衂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紾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饑於壺飱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忍於鄫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豈其情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絶猶不齒於仲尼之門況用人於夷鬼以求伯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使鄫子

有罪而討之雖聲之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繆獲晉侯且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也襄公以諸侯可以名得而王莽以天下可以文取其得喪大小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則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以泣則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公襄公得志亦一王莽也古人有言曰詭王不成猶足以伯襄公行王者之事則其敗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特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得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身死而查之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

世子申生

白居易　唐

晉獻公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爲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爲然居易獨以爲不然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於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來世以爲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搉敢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暨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

心以至誠雖申生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遠於瞽盍以烝烝之乂俾不格於姦乎故禍之始形則齊栗祇載而爲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爲吳泰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爲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父於不德又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蔑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略奄有荊蠻光啟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爲恭猶曰薄德今申生殉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弒三君累晉卑子懷公殺十有五臣荀息里克丕鄭祁舉[illegible]

華寶華叔虞驪姬虎狼害申生祁奚狐突趙生犯吉室以為譖[illegible]
大亂晉國則雖共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如此異德同謚無
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而削從而明
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共之謚
也略而無議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
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
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不言晉人而言晉侯且名太
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
則仲尼之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
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

明往者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由是而言則
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評　申生不得謚為恭則可若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則不
以為然

申生　郭子章　明

余嘗反覆其君之事無君士蔿狐突之計爲得也士蔿之言曰
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狐突曰恚於父而遠
於死此三說者蓋周太伯行之於前東海王行之於後皆所謂
權也而何共君之必於死邪共君之賢豈不辨此則其源歸要
受也原款將死盍亦自悔其不先寘仗矣而終必勉之以就死想
其君臣平日講議之際必曰難何作舍死無他策故共君[illegible]
原款而易其死輕二子而難于去保傅之言其所入者深也夫
其全言曰去則章父之惡而笑諸侯詎庸知既死而父之惡益彰
諸侯之笑逾甚乎然則當以何時去曰其在城曲沃之際乎君
待曲沃之祭而後去則亦已晚矣故君子曰申生之孝屠生之
信一也謂之不知權而必於死也雖然亦有患丕鄭里克二子
者死之也當時奚齊未立荀息未傅申生恭己立矣今且當立
已立者而從其未立且不當立者息謂君立臣從何說焉丕鄭
似矣而動以利言故他日欲以晉爲市而計賂之厚薄里克曰
靜曰伏日中立裴回觀望先身後君俱非所謂忠於謀人國者

故三子殊不免於其身息意當日驪姬即譖晉獻未决使荀息
諫之丕鄭諫之里克又諫之申生蘇郵偃狐突士蔿之徒從而和
之將不可回獻公之心於萬一邪而胡其無一人爲公語也如
意之愛豈後於奚齊叔孫通強諍於庭留侯深謀於內綺黃童
羽翊於使濟高平無奈惠帝何晉庭諸臣其媿於漢臣遠矣

評　責里克丕鄭等非忠於謀國城曲沃時申生不出亡者
爲至論

申生　徐元晉　明

驪戎也婚姻禍福之門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禍由之昔幽
王之廢宜臼也以褒姒文公之殺惡也以敬嬴獻公之奔[illegible]

也以南子嘗是物也利然無乃基禍乎語云美男破老美女破
舌甚矣美之爲尤物也申生賢太子也驪姬美女子也父子天
性獻公爲人父柰何以三寸舌竟殺其子哉愚嘗讀晉史一感
獻公之耄一感驪姬之苛一感申生之恪更悲申生之不幸也
傷哉申生人誰無父而獻公之父人孰不爲子而獻公之子人
國孰無夫人而驪姬之夫人吾是以重悲申生之不幸也君臣
父子等耳昔屈原者竭忠盡智以事其君卒以讒死故吾讀懷沙
之賦而廢書以嘆咸汨羅之投而撫膺以悲太史公比之日月
爭光而賈生不察也過湘水弔屈原其辭曰歷九州而相君兮
何必懷此都嗟乎離騷者猶離憂也其未知宗臣之有憂乎申

生之憂屈原之憂也責申生者曰父有過則子諫不聽則號泣
而隨申生曷不諫愚則曰不然獻公溺蛾眉之愛驪姬工狐媚
之讒嬖人之子居深宮而國之儲君出曲沃父子之間如隔重
霄申生將安所諫乎卽諫之吾恐新城之縊不待歸胙之後矣
是故申生不可諫也有死以謝獻公而已責申生者又曰泰伯
採藥而逃荊微子抱器而存祀申生曷不去愚則曰不然紂弟
也非父也微子可去而太王雖父也乃賢父也故泰伯可逃獻
公見僞申生而去是殺其父也且申生將安所去乎去之他國
誰其納我去之山林其如驪姬後如優施誰其容我嗟嗟申生
不可去也有死以謝獻公而已責申生者又曰刲股救親

則是禮也申生曷爲而死今獻公有殺子名愚則曰是殺父
一也而處父子之間有難有易庶人之家一隣人庇之申生柰
獻公安所逃乎猶逃而焉無之而非是矣是故孝已則死扶蘇
則死吳太子則死柰何以曾參之摘蔬而與申生同日語哉嗟
嗟申生不如無生有死以謝獻公而已古之稱大孝者非舜乎
捐階浚井舜豈不知已死而陷親於不慈哉父母之命心不忍
違也禮不敢違也勢不得違也比其登而下旁而出天也不然
幾何不死于廩則死于井也舜其幸而生申生不幸死者乎故
曰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責申
生者其未之思乎當春秋時以商臣則弒君矣以許世子則不

嘗藥矣以衞輒則拒父矣亂臣賊子肩摩踵接于朝申生不敢
爲亂首其敢褰裳而從之哉故申生之死憂天下也憂萬世也
責申生者其未之思乎嗟乎驪姬擧已仇申生其必欲殺申生
無足疵彼獻公者獨何心哉穆王征犬戎而荒服不至襄公德
翟人而出居于鄭戎狄豺狼長蛇不可厭也覆轍在前後車不
戒又獨何哉昔人有聽後妻之讒而殺其子者化而爲飛鳥其
聲怨以哀父出顧而謂之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又顧而謂
之曰伯勞乎非吾子飛而居乎是飛于輿之蓋乃射殺其後妻
國人聞而悲之名之曰惡鳥志不忍聞也獻公何忍獨聞此乎
晝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曰世子手之也曰殺言不當殺也蓋

呼衛叔之言厲矣

又評　全篇都是申生誄文

又評　此與衛太子之死同借後一着耳至於錦瑱宙宮書

獻又忍於漢武

荀息　司馬光 宋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之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

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為褒也

荀息　陸燦 明

古之君子未嘗自愛其身也亦未嘗敢輕其身未嘗畏死也亦未嘗不重其死義可以死而死其死也非有迫而驅之者也義不可死而不死雖視而要之死君子不敢也何者彼非其死之難而死得其死之為貴固有不容於輕死者也甚矣死之不易也子路之賢而死召忽之忠而死荊軻聶政之俠而死先軫狼瞫之勇而死其慷慨殺身雖設以成一時之名而要其終皆不免于君子之說焉謂其篤于一時之小諒而不知天下之大義也然則荀息之死奚齊其能免于士君子之譏乎晉獻公用其嬖人驪姬之譖廢太子申生而立姬之子奚齊且死而以屬大臣荀息荀息受而不辭其言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不濟則以死繼之已而獻公薨里克作亂殺奚齊息立卓子而克又殺之息卒以身死其難不愧其言吾讀其事未嘗不壯之亦未嘗不惜之也史遷有言人各有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于鴻毛息之死吾未識其果輕與重也然閨媼屋之分而從君于昏亦輕其死者而已請得而論之夫自世變之衰狙詐小人旦

失言于堂暮食言于國苟可以利已雖一日而十易其言亦且為之而況托孤大事死生係之搖手則變故成舉步則戮辱至又恒情之所最難守者昔魏明帝嘗托孤於司馬懿矣懿欺孤而奪之國唐太宗嘗托孤於李勣矣勣附武氏而唐幾亡劉智遠嘗托孤於馮道矣道背之而事郭威儉夫小人邀利乘便以為身計者類如此人不皆霍子孟諸葛孔明人主安能於身死之後以觸前數語而縶其手足邪春秋之時所謂大亂之世也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紛紜遍天下固有不終朝而背之者矣求其一言出口九死不移類荀息者可得邪荀之死亦不為無取也雖然論人者不當觀其一時慷慨之小諒而當究其終謂自

變之大節嚴尤効節於新莽君子不以爲正而以爲邪黨數盡
兇于朱梁君子不以爲忠而以爲賊何者彼其所處之不正也
息之所輔者誰邪奚齊卓子非獻公嬖人之子乎息爲之而死
息固自以爲不食其言世之賢息者非以其能忠于所事邪非
以其守死善道有君子之風邪若是者吾所以罪息也春秋之
義責備賢者息所謂賢者非邪若夫與人言而背之者市井之
行也非所以論息也夫獻公之子九人申生其長也廢其長而
立其少涂之人知其不可也而况于親爲之臣者乎又况于所
謂賢者乎獻公之有奚齊也舉晉國莫之屬而以屬息其意以
爲獨息之能安其子也息而辭其托餘固無可托者矣漢之欲

廢惠帝而立如意也以四皓之助而止帝豈不知廢呂后黜太
子爲藩王而以其位爲如意之位哉顧其心以爲天下之心皆
已屬之惠帝而吾亦無以奪之也是以隱忍而至此嗟夫息不
能以大臣之不附百姓之所不欲者以爲獻公告歟獨奈何其
許人之輕而顧諾之易易也使其引嫡庶之義與夫當時事勢
之所不可者反覆曉喻而力辭其托以悟其心息既辭奚之傅
人而又辭獻公雖愚且無稍稍悔悟者哉借曰不然而於二君
之廢息有不必死者息也知以一死塞其言而不知死之不可
苟也然息亦有當死之時矣祭胙之毒餅置蕭墻之禍大起家
變且難作之事其二子爲晨星之討人倫之大變國家之至痛[illegible]

有甚于斯時者於此而據理廷諍叩頭流血雖有鼎鑊斧鑕
而死固有餘榮矣乃不死於忠君而死於助姦不死于正而死
于邪不死于順而死于逆息也亦不善擇死者矣且當時重耳
在翟夷吾在梁獻公之死皆有欲入之志而未果也天下之事
逆而抗之者難爲力順而推之者易爲功雖當時之人心不可
知吾意其爲二子者什之九而爲奚齊者什之一也息能早見
事幾率大臣博謀於衆擇賢而立詎不爲良策乎雖奚齊之立
有先君之遺命在而斷之以大義社稷其重君命其輕也惜乎
息之不知也戰國之世趙武靈王愛少子何廢太子章而禪位
焉使肥義相之公子章之徒作亂廢何而義亦死其未死也或

勸之去矣義之死何息之死奚齊均也皆所謂篤於一時之小
信而不知大義者也或者以爲息之罪則然矣若春秋之書法
何與此聖人傷世之言也夫子慨臣道之不立而欲名斯人爲
天下法耳果與之乎柳子厚曰春秋進荀息非春秋之情也進
荀息以甚里克之惡也可謂得聖人之心矣抑息之事不足論
也愚獨有所感焉後世有大臣親承顧命名正言順非晉人之
比乃稍涉疑貳之地輒引而去之以自附于不可則止之義則
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荀息之事晉亦獨何哉

評　罪荀息誠爲責備若謂[illegible]于[illegible]春秋則未必然

里克　　　崔銑

崔子曰里克弒二君春秋於奚齊曰其君之子於卓子曰其君
何也夫獻公嬖淫妾寵邪廢公殺太子奔二公子而後得位奚
齊雖父子至性者俊忠言一切蔑之矣曰君之子見國人莫與
也獨獻公欲之耳及奚齊被弒晉無先君之命可承易邪反正
廢孩立德非當國大臣之責與獻公將殺申生獨難里克施優
說之克中立而後難成奚齊就殺國無謫言則克之才與權觀
晉矣當是時因民之憤藉秦之力迎重耳立之如齊迎小白魯
友翼僖則晉即定也顧徇荀息之愚立卓子竟將絕亂源而啟
後圖夫君何物也而可移乎嘗試哉才足以明智權足以立事
而緩貳其圖誰之罪與曰是卓子者乃克君之也嗟乎事當兩難

有義會之勢當最逼有幾樞之託義宜申戒乎猶見幾宜豫戒
乎岐微乎微乎藏於顯形危乎危乎變於立談其易也轉圜其
難也倒海其是也生重泰山其非也死賤微蟻晉再亂而君再
弒息就死而克亦戮是故大臣國之寄也義為臣餘知為政君
斷乃節輔需乃事賊遲疑計待而勢更矣李之何哉

評 里克中立罪不可辭不迎重耳而立卓子則不明不斷
不專在克

文公　柳宗元唐

文公之霸也援宋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定周王
溫奉冊受錫及繡糾迯以為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諸侯
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會
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
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胄子
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生餼饋
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儀象畢出犒勞膳脯
來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鍾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徒萬乘
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施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
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
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猶有存者
君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

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攘他人之力以自為固而民乃後焉非
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罪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評 談事甚核措辭近古又是一格

狐突　劉鳳明

異哉獻公之為君也其明足以強晉而卒亂晉幾亡焉且其寢
不忘翟氛故能啟土耿霍滅魏偪陽玩好之不恤捐璧與馬以
約事所與國是豈忘社稷圖者而竟牽於第之愛安驪姬不惟
遠猷而用老謀願嬖佞是使如武與威何哉若諸大夫之良我
其士蔫乎然君皆不謀而諫黜嫡樹孽其罪有漸而未嘗一言
及之夫子實云戒莫如豫而不聞乎安在其戒也當其[illegible]

誠里克欲以中立免君不鄭之對不庶幾哉然而無心焉不仕
君之難而謂不在我也有臣如此將焉用之杜原款之傅申生
其顛而不扶與然使太子寧對以死忠敬之有焉苟息從君於
昏者也雖立二君而不能終智不如葵矣葵有枝葉猶能庇本
根有君而不能衛將如息何史蘇郭偃其知之矣而不能疾力
強爭其亦以從容免乎獻公雖溺焉無亦尚可語者而數子初
豈忘國之患將女戎之勝貺兆已見莫之能爲乎夫申生恐死
董伯氏出以安吾君突也杜門而不應固亂已定矣雖突其將
若之何哉然太子之所以望我者若此而吾寧忍之且縱不能
匡而亦有藉於受賜之言也將以免焉而卒爲懷公戮其杜門

也公不能如呂甥能爲內主而歸君矣且臯落氏之役非羊舌
大夫之言突行矣烏在其能爲晉重哉久矣其有疚於太子矣
夫有吳君子而不能已晉之亂至三世而後復故知飫之詩其
有以也夫

評　申生恐死以待孤突杜門不出真有疚於太子矣

趙衰薦郤穀

王世懋　明

晉文公謀元帥趙衰薦郤穀曰穀悅禮樂而敦詩書也自後世
論將者㢘以爲談君子曰論言矣而非衰與文公之用心也微
矣哉衰之託於言也自古豪傑之與國存之道無他在躡前武
之所以亡者而反之顧其道著明而可法則張而示之子孫以
其機術窮妙而不可徑示則曲而託之於他昔者晉惠公之返
晉也其大臣里平欒郤董賈狹群公子之徒以爲內主惠公入
而從亡之臣呂甥董郤內用事里平以誅死二郤欒先失職惠公
卒懷公立而猜又甚焉秦穆公因是以間晉而內文公當是時
十九年從亡之臣意無晉卿矣陰塞既以亂誅三卿族偏不自
保而魏犨介推之徒日忿忿於勞之不酬狐偃最親功最大晉
國之元帥舍偃誰歸文公以爲是陰異之續非靖亂之圖也公
之意蓋默病焉而不可以示人何者示晉卿則見以爲畏而授
之柄也示從臣則見以爲畏人而不我圖也公也病之而衰也
知之於是乎禮樂詩書之言進而晉軍之帥定矣帥定而晉國

之亂靖矣命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衰讓而穀之位益定矣城
濮之役不幸穀卒而下軍之佐軫詐謀力戰士也豈復有禮樂
詩書之好超五階而登之將其時衰不在行與則文公之意可
知也左氏不知而爲之辭曰上德也是何其辭之矛盾也文公
兩庸舊卿以靖晉國衰也逡巡退讓爲原大夫逮夫國是既定
卿族漸落徐起而代之能以文公用人而又能以其身自用宜
其長有祿於晉國哉漢光武中興賢主也而南陽之士多用惜
無有以文公之義深者房玄齡唐之賢相而爲秦府舊人言惜
無有以趙衰之謀古者余故表而出之以爲謀國者之鑑

評　趙衰不薦狐偃而薦郤穀是不欲任從臣以生亂真深慮

於謀國者論其高

趙文子　呂祖謙 宋

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裏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賁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范文子　蘇軾 宋

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卒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殺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僅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曰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鋩使其知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於人民至於殺身亡國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者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者狹

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為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為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趙盾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范文子　蘇轍 宋

欒武子始用智范韓所至有功一不用文子幾不免死雖免死卒蒙弒君之惡嗚呼死生之於人亦大矣文子以死易亂而欒武子恥失諸侯不知兵之加其頸也其愚智蓋已遠矣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論晉大夫之賢者稱范武子遺文子夫武子文子吾未知其孰賢彼以死生取之是以遺文子焉

范文子　劉鳳 明

昔叔孫戮於尤原而獨頼於隨武子也記謂知人歟變也其不
替武之德乎夫有國家者非無强之患惟驕之患毒之役歸而
後繞角之役始用其謀也而樂武子以勸鄢之役群師欲戰文
子獨不欲請釋楚以爲外懼既克敵而益用甚立於戎馬之間
而儆晉之君臣庸知天之不授晉以楚而盈之乎使率其言樂
郤寧有患矣夫有諸侯非必晉之福也亦非必諸臣之利也使
君臣儆於位不懈其職業而以來諸侯奚不可者將以能天之
倖而恣其侈驕此文子之所以懼哉當文子之世公室猶未有
嬰也而憂不免焉其後也亂日以長而欒范胥郤之族皆忽焉
不祀晉君之疆死者亦相繼也故君子謂變也又多乎哉

評　文子先見可爲後世法如釋吴以爲外懼者亦法文子
也故此論多范蔡與蘇公相似

趙盾　　崔銑 明

昔儒之罪盾詳矣然而有遺論焉夫盾之將難皆遇死徒以免靈
公之弑上一節臣盾之疑君詆矣晉襄卒迎雍於秦已遭穆嬴
之迫不得已而立靈公是置君在盾也靈公少志不在伯盾會
君伐國奪亦侵崇然則公之欲除盾得非年長慮易畏其逼與
盾非手弑君者情狀深閟文名賢大夫故董史及夫子指其迹
以誅其心婉諷微指嚴乎斧鉞夫果忠君慮郛諫不用去爾越
諸異國如宋哀豐鶉誰得以弑逆加之夫因難而逃陽若避然
陰假手於其黨已即返國執政晉惡何辭故曰亡不越境又曰
越境乃免盾之權富强宗豈能棄而不返哉盾固心服董筆矣
嗟乎柄臣不可因權中才不可世政晉嘗亂矣季友忠而僖公
立及慶父逐君矣晉亂矣趙衰文而文公伯及盾弑君矣其始
也託臣賢而政攸歸其久也豐私家而權不復賢而貽患於國
况其他者嗟乎御臣之節承家之忠固不易能哉

趙盾　　郭子章 明

盾年貴之欲誅趙氏也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
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皋請誅之此其言豈不韙哉特賈非能
誅趙之人以燕伐燕耳趙穿弑君董狐斷盾之獄曰子爲正卿

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春秋因之書曰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宋歐陽氏遂舍穿而歸獄於
盾獄歸於盾則法宜族賈之說何以異董狐仲尼之筆哉韓厥
趙當也其言於賈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
不誅嗟嗟趙强宗也晉力不能誅豈謂無罪不誅之乎景公之
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厥遂以祟出趙氏人主之病豈
必皆祟即祟矣惡知其出趙氏厥不過欲立趙以植黨耳其後
子孫卒與趙魏三分晉國則盾與厥貽之也富貴鄉公之難抽
戈者成濟而陳泰欲斬賈充進及司馬昭誅晉也王敦之亂識
者責之王導青曾也盾與邪亡能逃於王導予之責盾而意邪

朔死之兵在其頸矣而其子孫可一日立晉國乎公孫杵臼陳嬰匿武立趙謂之趙氏之死友則可謂晉之忠臣則不可屠岸賈之誅趙謂其意亂則可謂其事亂則不可讀史者并以春秋觀焉春秋書盾弒君不書杵臼陳嬰存趙則義自明矣

程嬰杵臼　劉堯誨

劉子曰朔有客二人以存其孤而世趙氏於既絕可不謂幸哉成季之勳固不宜使無後而盾之弒君於法當族賈爲司寇其執之不可謂苛也立孤存趙在杵臼程嬰所以爲報朔者則義也在韓厥則不義也厥爲晉臣於晉法之執一也賈之族趙氏以告于君而與衆共棄之亦未曰不可不聞于君而淫刑以逞

人物論

已則犯義是無君也何以執人故賈之罪不在於誅趙氏而在乎擅刑明賈之擅刑滅君而誅殄之以伸晉法賈將無以自解法行而不比兹其所以爲國臣也若區區以存趙爲意則私矣故曰在韓厥則不義也程嬰杵臼以死存趙氏朔之知遇二子可不謂知且仁哉是故杵臼之死知嬰之必能成其事故以其難者貽之也然臼不死雖嬰不能成其事臼死矣而非嬰亦不能成其事此所謂兩得之也程嬰既立孤以存趙氏則有以藉手而報杵臼雖不死而臼將德之必欲以身下報則過矣豈其懼杵臼責我之謬言而以死爲信于晉國耶不然使嬰公無疚而龜筴不見則嬰之成事亦未可知也孤事未成而程嬰先死

[illegible]百口其能辭于嬰之不責杵臼哉然則嬰之死宜也非過也[illegible]然孤出而嬰之事成矣趙武復邑嬰保輔之而杵臼享有祭[illegible]亦既忻欣然于地下矣奚必欲速見嬰哉是又淺于知杵臼也然則嬰之死過也非宜也

評　既以嬰死爲宜又以嬰死爲過反覆議論出人意表

左史載趙武事不同論　焦竑明

左氏不載程嬰公孫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嬰與杵臼之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

人物論

宮生武公孫杵臼程嬰以死存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似乎不一蓋左氏爲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敘其後而不暇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則所謂朔妻匿於公宮與武之生及二子之存孤可一語盡之矣史記追敘本末故詳著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趙之族滅左氏傳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屏放之於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而殺之而趙氏滅史記則爲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趙同及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合二書考之蓋趙朔趙同趙括之死也各因一事各爲一時史記得之傳聞誤合爲一遂致事跡附會衆可稽耳今按趙同於朔死之後見於左氏春秋者不一而足

其孫同時被殺甚明且趙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晉世家則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爲卿已自相牴牾不足信矣

二伯　楊慎　明

世儒多稱五伯濫矣夫子見其二矣未見其五也五伯并稱桓文之意荒矣夫伯何爲者也中國陵四夷競而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壯社稷以固維城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彼秦宋楚何爲者哉秦伯之謬也宋伯之虜也楚伯之寇也繆虜寇何伯之有焉自以爲伯不明也人從而伯之逐聲也且言秦繆何業而爲伯哉

或曰三置晉君非業與揚子曰是狐埋之而狐搰之也奚其置或曰惠懷失之重耳得之矣於其不置曰君子之置以已亂也其上務正之次定之其下幸之秦之置晉也幸之而已矣且不先置重耳而置惠懷釀晉亂者終一星而踰六閏若繆公先惠懷而死則有人誰置重耳耳先繆公而死則欲置誰人是晉亂終無已也重耳之立天也非秦也或曰秦誓之書孔子何以錄也曰秦繆公以一時悔過而以終身遂非孔子錄之於書惜其遠百里奚而用孟明匪取之也君子之悔過也以賀小人之悔過也以文秦繆之悔文而已故以爲書之終焉感世變焉蓋傷之也書之秦誓猶詩之黃鳥也皆刺也非美也如以秦誓之爲美也則黃鳥亦美乎或曰置惠懷者公子縶之爲也用孟明者公孫枝之爲也殉三良者康公之爲也曰縶則謀而公實聽是曰繆聽枝則舉而公實任是曰繆任康則承而公實命是曰繆命三繆亦大矣死謚曰繆宜哉予故曰秦伯之繆者也宋襄之始末伯也一會而虜二國之君是酗而僨覓也一戰而見執於孟是嬰之抗虎也再戰而夷於泓以致乎死是卵之鬬石也是僇人耳夷俘耳而可以俎豆於桓文乎予故曰宋伯之虜者也夫伯也者攘夫夷者也楚莊身夫夷者也是高宗之所伐也周公之所膺也而可進乎況又肖其蛇豕之力凶其水草之性聖人豈其以伯而與之若以爲強而與之則夫差也秦伯之裔也

勾踐也大宋之裔也且猶不與之而豈以伯與楚哉故曰楚伯之寇者也嗚呼論世於春秋考衷於孔子而已矣孔子之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下此無譏焉予故曰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

季文子　湯聘尹　明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及器備左氏稱之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嗚呼是則然矣猶有遺憾焉僖公賜費及汶陽之田以季友之擁立也特篤言於孟勞之用莒挐之獲云爾行父嗣立爲魯上卿盍亦歸而致之於公俾

人從亡民罔非公有以正率屬孟仲不敢貳後昆不敢越度魯不日削可以光復周公之宇非魯之良乎何行父之見不逮此也或曰如是則彰先子之失何以爲孝曰大父以功而受賜附勳之典宜爾也吾可無其功而冒賞乎能堅辭之則不惟可以樹已之忠蓋而亦可以揚先烈於不朽古者世祿不世官既襲位以爲卿過矣而又披其邑以爲世資非私積而何作法於貪無惑乎後之人如宿如意如者出也棄在楚而取卞昭孫齊而歸祭其誰貽之然則文子之罪非特冀宣之篡而齊西之賂東門之逐爲有忝於世卿也以文子之恭儉克勤而猶有遺憾焉是故君子責之備

人物論 三十 十三

子產

蘇轍 宋

子產爲鄭不以禮法假人稟乎其不可犯也將死戒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鮮死水弱人狎而玩之則多死故寬難子太叔爲政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悔之由此言之子產爲政豈徒寬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惠人又以爲古之遺愛儒者由此意之故孟子言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甚者又可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皆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孔子之說云爾

鄭子產

真德秀 宋

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幾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子皙死豪宗大家翕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攷其所爲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

人物論 三十 十四

餘鮮有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爲職者當觀法焉

評 以子產爲春秋之最然然

季札

獨孤及 唐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也附子臧之義非公也執禮全節使國簒君弑非仁也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也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經莫在擇嗣王者所慎德而不在數

以發則廢孝以蒙則廢忠以君命則廢禮是以泰伯之奔句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纂服嗣位而不私慶仲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宮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及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閎達博物慕義無窮而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啟周道以霸荊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諸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

觀變周樂慮危戚鍾焉若以蕭蔣為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覺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掛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於嗣是潔己而遺國也吳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誰生之哉

評　責季子恐不能服其心

季札 廟記　　蕭　定 唐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為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興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俄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留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既鹹鹽箄不能正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辯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掛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亭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興嘆美之詞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嘆焉詳其精義被物鈞深致遠之旨焉可究其津涯而窺其牆仞哉是知讓之為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

評　郎吳之興衰有時則非季子之生亂明矣上云爭與讓孰賢又引夫子之嘆為據季子之心迹始辨

季札　　崔　銑 明

吳至者事也準權者義也不察其勢望以所難君不望其後慶以所近安矣愈積而義全損矣蓋後人迂泥之僻馬衛季子春秋之哲人也不以愛子傷其性不因寶物違其心聞樂知德說國知終如此其哲也曾謂子其宗國而忍付之顛越哉夫立嫡者常取賢者權常則一夫可由權則衆賢斯舉以禹之聖不能襲老舜之讓蓋順時宜民之道非已可得而強違焉季子逆見其國俗既移而壬僚當光又皆喜亂而多才擇國讓位後必有

之吾既莫之何也已吾棨已以劝始禍自靖可獻于先王雖[illegible]
先君之命姑全其義蓋叔齊之流也後人議者曰季子非中庸
季子定嗣吳國故春秋書名以貶夫季子聘魯已三十年而後
光亂作聖人之仁不如是之深險也春秋即此事以著義比見
事以較情乃豫舉其人失中之行而貶之且甚迹也春秋有是
例與趙椒秦術復將何以爲義耶故五經之失學莫甚於春秋

季札

王世貞明

余毎讀宋人語謂季札之才近伯夷未嘗不爲之失言也季札
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夫以
諸樊之爲長焉而讓餘祭夷昧之爲仲爲叔焉而讓即中人亦

能勉之夷昧沒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彼見乎吳之俗狼戾
而好戰日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愎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
之資左右焉其人目睨而萬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
欲以禮息鬪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
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予位而不快安
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逼而札始得爲札矣彼吳
之亟亂而亟定數衂而數勝若無札焉至百歲後而猶能將師
以救陳尚猶以老氏之道待[illegible]雖以夫差之好勝而弗之責也
夫差之將亡吳天下之人皆知之札聽樂而辯六國之興衰獨
不知吳之將亡而嘿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嗚夷也伯夷
則不然其爲夫差之叔父也必爲比干吾故曰季札智人也[illegible]
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評　札知僚光之爲人故讓國而不居此得老氏之精無人
道到此

延陵十字碑

繆昌期明

自猶狐及之論吳季子謂其以讓國生亂而胡康侯之傳春秋
輒從臾其說以傳於夫子書名之例後世治康侯家者至以札
爲戎首而呻呻詈之不置嗟呼春秋之時臣弒君子弒父以跳
踉恣睢於天下者不可勝誅夫子不唯賊是伏而先絀讓王之
公子其何以勸焉康侯之支離其見而申商其筆至此然而君

子惑焉以春秋之不稱公子而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甚辭也
至季子卒而夫子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于
今豐碑不墮綠字長斷而弔古問奇之士過其墓下猶低回留
之不能去噫康侯能以春秋徵駁不白之指絕人以三尺而安
能掩此麗牲之片石巃頭之十字哉且吾聞之碑墓非古也自
夫子之于延陵季子始也夫夫子何以碑季子無以其遜國高
子臧之義與三讓有泰伯之風與掛劍不忘徐君之誼與幾乎
合先王之禮與聞樂知六國之興衰與歷聘翻翻者閱覽擇物
之稱與之數者顯節也婷名也當世能道之史冊能記之而烏
用碑况碑者表也表厥幽也夫季子之隱慮在家庭骨肉之間

而其潛德至行在于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于纂而不居其實茲兩者季子之苦心調劑而不可以告人人弗知而季子獨知之者何也諸樊之遜季子非其心也上迫于先王之命下迫于國人之望而姑爲是以飾觀聽也不然彼旣儼然南面以稱孤矣而其臨沒遺言欲授餘祭次夷昧以及季札立嫡乎立賢乎且何以知札之死必夷昧後也何以不言嗣札者何人也札之後當有吳國者嫡乎賢乎庶乎其端愈紊而愈不可測當是時札之爲札也亦難矣故不得已而退耕于野以絕吳人之望若曰兄寔與之而我固辭之身有叔齊之節而兄不失伯夷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至夷昧死而吳事又大變矣僚之貪而悍也光之狡而忍也其人耽耽焉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位也使季子一日有國而居室之禍不中于僚而中于札必矣光之借札以辭也非爲札地也札如聽之而專諸之匕首又將轉而爲焉勢也札自是終身不入吳國矣若曰兄之子固可立之而我寔避之身有泰伯之讓而兄之子不失武王之業此又季子之心也故曰于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于纂而不居其實也其立節顯而用意微其抗志嚴而行權巽其可取而不取也似愚其不可取而不取也似智其三要暴主而不見伎也以爲得老氏之杜機其一正自守而不見淄也以爲据先王之大法噫若季子者豈後世一節一曲之士所可得

而擬諸哉故夫子之碑之也稱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且國稱延陵君子以不沒其志而季子有此不朽矣然則春秋何以書名也曰名吳之臣以退夷也凛然大防哉於札無以與也嗟乎泰伯之讓讓以賢也當周德之興而吳以建季子之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以亡二君子之所處其有幸有不幸與而後之耳食者必欲以末差之亡吳而徙其咎于季子夫季子辯六國之興衰者而寧獨不辯吳之將亡彼亦能爲季子而已矣

評　此論倫諸公之意其文錚錚有聲

老子

白樂天　唐

夫欲使人情儉朴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致清淨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閤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而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淨之所致耳故老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自朴此四者皆黃老之要道也陛下誠能體而行之則人儉朴而俗清和矣

老子

范仲淹　宋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莊子曰爲善無近名此皆道家之訓使

薄於名而保其眞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爲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爲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以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鈎以邀文王夷齊餓死爲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則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惰矣老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爲善近名豈無僞耶臣請辨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三王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能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豈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爲國家之用哉

古今人物論第四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孔子

司馬遷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評　班固譏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彼其列夫子於世家豈黃老於列傳國之言豈其然乎

孔子

杜牧　唐

天不生孔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泰為強曰彼仁義蝨官也可以置之置之言不用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而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煉丹砂為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雄略王之賢破強霸於亂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國闢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惑至於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為梁國者以荀脯麵牲為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為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天地日月為之主陰陽鬼神為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則其徒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禍倘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鬬起是己所是非己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詞是楊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

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云云

孔子誅少正卯辨

陸瑞家

孔子為魯司寇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予嘗疑其事既而深惟焉果可疑也蓋昔季康子之問政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夫子輒拒之曰子為政焉用殺是有臣為政未滿旬日而遽誅一大夫耶

孟子曰今有王者作焉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抑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孔子王者之師也斟酌禮樂和于陰陽不教而殺斯爲虐矣豈王政乎舜去四凶也以四凶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所謂求其生而不得死者與我俱無憾也然堯在位數十年而不行誅必待舜而後誅聖人爲政殺非所先也審矣堯數十年而不誅四凶曾謂孔子七日而誅正卯乎縱欲誅之抑何驟也聖人如天地於人何所不容宰予之欲短喪也切責之而已冉求爲季氏聚斂使門人鳴鼓攻之而已重絕人也他如互鄉南子之類猶未嘗無誨焉而欲人自遷于善甚廣也正卯既爲魯之聞人則亦非不可以教誨懷者何至遂絕其遷善之路而使

之首身異處邪時至春秋大夫之亂政者比比皆是在魯則有僭八佾之季氏舞雍徹之三家囚主君之陽貨此則奸雄之尤者聖人爲司寇正刑明弼一正父母之邦則當自奸雄之尤者始矣尤者尚緩而不誅誅者可疑而不緩兩觀之戮不亦有辭于孔氏哉陳恒弒其君告于朝而請討聖人固未嘗廢殺也然一請于君再請于相君相從之則上請于天王也必矣今正卯未有弒君之惡不告而誅又不啻專殺大夫矣五伯不爲而又聖人爲之乎凡此皆涉乎無理故可疑而不可信大抵春傳家語國策諸書文雖足取而寔出於刑名浮誇者之所以自托故好于責人之辯舉事之死皆妄誕而不足憑蓋欲毀孔氏者爲之也若則祖聖人處變而以爲聖人政事亦必風馳電掃駭人耳目故附會其事以眩惑後來耳孟子之爲文好古寓言之類亦嘗稽取證引然大抵務之以發理道識世疾非决其實有此事也吁孫武列陣而美人梟據蓋行師而莊賈戮兵家懲一警百不得不爾然實本勸欲仗脅立威之習也聖人之兵如時雨有征無戰況政乎又況孔子乎然則正卯之誅蓋斷無其事而不必疑也

夾谷之會

席書 明

孔子相夾谷之會仲由毀強僭之都衆皆頌之而有識者疑焉夫經有不俟傳而可考者夾谷之會郈費之墮是也兩書乎會

之後而繼以齊來歸田則齊田之歸歸以平也不平則不會不會則不歸也兩書圍郈之後而繼以墮郈及費則郈費之墮墮以叛也二邑不叛二氏二氏亦將資爲保障而不墮也三傳乃謂夾谷之會孔子相齊人悔過懼歸魯田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墮郈及費謂茲二舉皆出孔子仲由之謀也是果然哉大凡兵生於怨怨生於所不平也齊既平矣胡自復有萊兵之劫哉古之君子固有從容談笑之間折衝千里之外者傳載夾谷之會齊出萊兵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視歸乎齊侯戮齊侍數餘言其曰而不反我汶陽田罷享禮誅侏儒且動神威殆類賁獲嘐嘐爲闘之會於聖人氣象大不類

也自左氏作之公穀附之儒者從而争頌之曰仲尼一語威重
三軍信非大聖人不能也是豈惟聖人哉其在春秋戰國龐相
如申包胥鄭子産蘇秦張儀李充車鄙食其之徒皆足以優爲
之矣豈惟聖人哉三氏欲墮三邑移辰墮之孟氏不欲墮成公
圍之而不克也以此見進退不在公而在三家也而謂由孔子
哉郈費克而成不能克何孔子長於郈費短於謀成也臣擧之
則易君擧之則難孔子仕魯豈什君而臣是助乎三家季氏最
强孟氏最順未見行於强者斯易行於順者卻難若曰有能有
不能聖人之化未足神也所謂聖人者固將異於人也墮郈費
而至於命將師師策已下矣費人入及公側討已蹶矣仲尼命

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而僅免功亦旦矣斯亦無異於人也夫子
嘗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聖人若果用魯成人不服固
將明分義以諭之也諭而不來將唱其罪以討之乎將輕千乘
之主犯矢石以圍之乎既圍矣夫子曾不出一奇策擒處父而
誅於兩觀之下至無功而還威亦褻矣後之人見圍成無功誘
之公也向使成叛子孟氏孟氏帥師墮成必不重勞魯公之圍也
後亦公追見圍成之事不以歸孟氏而以歸仲尼多見其因成
敗以附之也且曰墮曰圍皆非有道時事也苟以墮都爲功夫
子向於用魯之年既專墮都之功當服圍成之咎儒者不究所
從功則歸於仲尼過則歸於魯定兹今仲尼再生必不誣功於

已假曰圍成之時孔子去魯其實史記所載孔子未四年爲魯
司寇季桓子歸女樂而後行其事未合可盡信哉其諸好事者
見吾夫子備帝王之德不得一日小試其政故借夾谷之會以
神孔子之功而不知所以尊夫子之道也或曰夾谷無孔子墮
都無仲由乎曰謂有孔由可謂出孔由不可曰孔子之仕如斯
而已乎曰此正不必出孔子也事不出於孔子奚害爲孔子仕
哉今夫濟人者舟也非天也有欲謂天之功者曰天也非舟也
以夾谷之功歸大孔子之聖奚異指舟之功爲天之功哉正惟
不知天也

夾谷後　　濂書　明

自有夾谷之會尊孔氏者皆曰孔子拒旋齊伐叛費文事武備
於此見之魏乎大哉是豈知孔子哉孔子所以師萬世者豈惟
此哉立言者將曰孔子悲鳳麟之不至作文教以弔天下後世
之人懼天下後世謂我夫子周于文德缺于武事不足以絶古
今重尊仰也故爲斯言使凡世人知我夫子具文武之全材誠
帝王之師範也不知孔子之大豈惟此哉今夫天日星之布其
文也雷霆之威其武也天之大豈惟此哉其在聖人武固一藝
文亦一藝孔子聖人也非文人也舉孔氏以文武將以孔子爲
文人乎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所謂多能也非孔子
之極擬況以其一藝而狀之哉居孔氏之門淑弱揚名世者曰子

路以文學名稱者曰子游子夏設以武人而目子路以文人而
目游夏三子者固將怫然不居矣而謂孔子居之乎今必以文
武而贊孔氏欲尊之反卑之欲大之反小之也尊孔子者以道
孔子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道在舜禹揖遜傳受道
在湯武牧野鳴條易地皆然夫豈二哉道即太極太極即萬變
而無外孔子太極也所謂文武者固將一以貫之矣孔子曰天
之將喪斯文也所謂文者道德之文也非文武之文也後世呂
孔二紀文武兩途且謂孔廟曰文廟正以所謂文武者當之矣
道之不明其有自矣文武果足以名聖乎秦漢而下英傑之君固
有武戡禍亂文致太平其臣之出將入相者往往有之矣豈必

孔氏哉斯謬也作於左氏附於漢儒後人因而尊大之也左傳
附載誣蔑禍福家語儒行諸篇皆語孟所不道者以彼之謬質
此之疑不可一二盡信之矣設或有焉愚既陳於前矣固不足
以盡聖人也左氏公穀數君子者未聞聖人之大道其所修大
之言則亦不足試也已

閔子　蘇轍宋

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
弟亦或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
夏仕魏弟子之仕者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為季
氏宰其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
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
而三子之不仕獨何與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
者乎望之汪洋不知其遠迫之浩汗不知其可其舟如蔽天之
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偵鯨蛟蚖而不讋若夫
以江河之舟楫為跨東海之難則亦千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
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廢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
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是舟楫足恃也
諸子之汲汲而忘返盖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
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願諸子而以為不足
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
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于石

子貢　蘇洵宋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
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
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
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
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可以繼
為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
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
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

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為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為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無憚而削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豈吾稱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腋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遂志者懼肘腋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腋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為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

吾觀仲尼以為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轘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諸呂呂氏以灌嬰為將拒之至滎陽嬰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為齊有高國鮑晏以為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評　代子貢說高鮑大是一策老蘇亦辯士哉

子貢

王安石 宋

余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者之妄不然子貢安得為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洚水堯以為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洚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為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為患在下而不用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為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以伐

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伯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與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攷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哉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為不義哉借使有憂患為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

千世之後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子貢雖好辨詎至於此耶亦所謂損其眞者哉

評、辨子貢說列國之事皆傳者之妄聖門師弟心事始白

宰我　蘇轍 宋

太史公言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耻之余以爲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爲不善不至於從叛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乎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曰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闞止弑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夫

使宰我陷於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之門人高弟至於如此豈不爲孔子惜哉

評　宰我既與田恒作亂田恒既得志何誰族宰我此可以破後世之惑獄歸瞰止無容喙矣

子賤 碑記　賈至 唐

清淨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柔克簡易之體大釋微旨而徵遺論何先生道蔚其葳蕤者也先生宣甚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根於仁發其如雷暖然如春始受業於仲尼終委質於魯君爾乃周道陵遲王風哀思夷狄竊於位號干戈亂於原野則我魯國無齊晉之強宋衞非桓文之主三卿有僭差之政先生處此亂邦從容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晏然躋富壽之域焉自非知微知彰變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夫爲政之大體元之要恤孤哀長舉事問弔訓之以悌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而掌教然後燕居以佚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宣尼惜君之理小子期問君之政服何其遠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陶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有膳在御不解懸而四夷服小大則異其揆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校書郎尉於單父想先生行事徵其頌聲而古碑殘缺皆篆磨滅使立志之士何以揖其遺風焉嗚呼其道存而其事徃其人亡而其

政息哀哉

澹臺滅明 鄭公堂記　胡纘宗 明

昔周之季孔子講業魯齊之境中國之士畯拔自殊者大抵皆其群弟子也當是時吳猶以蠻夷擯然言子子游躬跂山川而北學於孔氏其宰武城所自與以爲得人者曰澹臺滅明東游而寓吳今吳有澹臺湖及其墓是也夫子游孔門高弟也其所與郎孔氏之流也夫子嘗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臺氏殆親及孔門者乎夫吳僻在海隅其君不得與中國諸侯會盟或者僻陋而子游北學而得其精華子羽東游而樹其風聲其遺蹤故跡千載而下使人有慨焉嚮往之際人知子游之開源於吳

而親炙乎朔之風亦不可誣也哉吳故有學道書院專祀于濂
而潛臺氏無聞焉其郡守吳既復道學書院爰因佛廬之舊若
復稱金鄉書院金鄉固乎朔之封也中爲寓公堂肖乎朔像而
嚴事焉復得宋賢之寓吳者曰尹和靖焞魏鶴山了翁遂用祔
之旁列書舍以郡之良子弟肄其中而以孔氏之道相切劘焉
庶仕者知所勉而學者知所勸孔氏之風其有興乎

孟子　　皮日休　唐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曰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
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者必戾乎經史又戾乎子者則聖
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燦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

得之嘗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籍光乎百代真聖人
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曄曄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揭
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
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
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
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之功利於人亦不輕
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
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
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
敎爲志哉

評莊列不得並孟子大是有功吾道

讀墨子　　韓　愈　唐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
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
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衆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
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
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
如是哉余以爲辨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
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反讀墨　　黃　坤　宋

墨以尚同兼愛右鬼非命尚儉爲本仲尼賢賢惡惡褒貶是非
尚同乎哉仲尼尊君卑臣坐父伏子內親外疎別遠近以歸一
本兼愛乎哉仲尼不語亂神又不對弟子問鬼神事右鬼乎哉
仲尼教人遷善背惡曰性相近習相遠又曰困而不學民斯爲
下非命乎哉仲尼曰儉則固又譏晏子祭先豚肩不掩豆又曰
禮與其奢也寧儉蓋非中制尚儉乎哉墨之道與儒者相戾甚
矣使其人不爲夷狄禽獸難矣哉或曰韓愈云墨與儒同是堯
舜同非桀紂治心敎人奚不相合如是何謂也對曰誰不克是
堯舜非桀紂雖童子婦人聞堯舜喜桀紂罵自然之道也顧其
道何如耳小堯舜而大異端又云以非道治心敎人其能歸於

正乎儒道之正者也墨子反是墨必戾儒儒必譏墨不譏不戾不可謂之儒墨

讀列子　　王世貞 明

莊子語多引列子或曰傅會之書也此殆不然其持論無以大異莊子其叙事裁而揆辭法則似勝之獨所稱化人見周穆王與西方有聖人語爲瞿曇氏之學者往往相引以重至謂其教嘗已行于中國而秦廢絶之噫亦謬矣余謂列子中所載二事與關尹子之言皆非舊文儒而瞿曇學者陰益之

莊子　　黄庭堅 宋

莊周内書七篇法度甚嚴彼鵾鵬之大鳩鷃之細均爲有累於

物而不能逍遥惟體道者乃能逍遥耳故作逍遥遊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噫氣萬竅殊聲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窺券之外有企尚而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立於羿之彀中其中因論以爲命其不中也因論以爲智養生者譏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地矣故作養生至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彼挽也故來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嘗以不材故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哉予得其母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物則有師可以爲衆父者不可以爲衆父之父故作大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我以是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應埃秕糠摭見四子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解剥斯文稱由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爲齊物之書罷縉紳以至今悲夫

評　有味乎莊子之言也

莊子　　劉圭 明

莊周自處天才不才之間周之學縱横之變也求所以自全於喪亂之世爲之計曰才者禍之媒也吾且以不才然山木以不才而全而主人之鴈以不善鳴而烹是不才者有時而窮也於

是過爲之計曰吾將處乎才不才之間而不知才不才之間亦將有時窮也天下之事變無窮而禍福相倚不惟不可計而亦不必計蓋禍福之來天也而處之者人繁霜零野則弱草先萎朔風吹林則危枝易折然培其根則亦安往而不茂斲其幹則亦安往而不摧故君子之於禍福處之以道而不之計焉不求其道而過爲之計則狂惑詭亂不知所底若周之爲是已且周信以爲人之才者必禍不才者必禍而才不才之間必不禍耶此大惑也才者有才之禍不才者有不才之禍才不才者有才不才之禍玉以貴而磨石以賤而琢龜以靈而灼蛇以毒而誅[illegible]土壤之易亦害於耕鋤魚鱉之微亦斃於網罟是將以其才

而然耶將以其不才而然耶故禍不禍無所容心才不才無所用智而君子不計焉必將計焉則無第二者之爲術矣何以言之逐北之師則才者以先而克敗北之師則不才者以後而免是果禍乎哉當夫戰不戰之際而用乎才不才之間將以間之則知者不用不知者不足用而知不知之間者用將以餌之則勇者不用不勇者不足用而勇不勇之間者用是果不禍乎哉故觀之天下干莫以利全鉛刀以鈍棄而剉折者率尋常之器梓杞干雲霄萌孽長風雨而耗於斤斧者率尋常之材蓋昔人嘗有挾重貲而浮於海者聯二舟而中處之私爲之計曰吾且相其左右而惟其便之趨然維絕舟解左右固無恙而是人若

溺焉嗚呼計禍福而必處於才不才之間將無與是人類乎故吾以爲才者未必禍不才者亦未必禍而才不才之間者未必不禍然君子則不之計而惟道之從當可用則才不可不勉孔明之鞠躬盡瘁是也當不可用則雖才不用蘧伯玉之卷而懷之是也審於義安於命又何必拘拘煦煦以處乎才不才之間也哉

評　處夫才不才之間周意耶非耶

莊子　陸粲 明

莊子之文爲其學者所謂要言妙義也然吾有惑焉夫知道者不言道非不得已而有言也一二而足矣凡莊生之論其大旨不過數端是其簡者足以盡之而多言何爲哉彼其數數然若曰我能知之者然則淺矣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若莊生者吾取以備異說焉謂無叛於孔子則妄也或謂訾孔子之說昧者勸入之今觀其書誠然然而昧者誰與非莊生之徒而誰爲之彼以李斯之罪罪荀卿則彼狺狺然吠於孔子者之惡莊生何逃焉謂夫列數諸小道而不及孔子云以尊之者尤非也馬醫夏畦之徒之無敢與吾君父匹也愚者知之呼若人焉與之坐而無及吾君父曰吾以尊之也則人笑之矣孔子者若天然不俟贊也夫贊天者贅矣又惡用夫狺狺然吠者之尊之哉彼謂莊生之文有中乎其志而取之可也并與其訾孔子者諱之非

也

評　以李斯罪荀卿則以莊子之徒罪莊子似亦無辭

荀子　王世貞 明

吾讀荀氏書其言性惡禮矯大抵多憤嫉過中之旨則豈唯小疵已哉至云養心莫善乎誠有味乎有言之也夫誠者真實不妄也對誠之者而言則聖人事也偏而言之則徹上下語也宋儒舉而非之苟既誠矣心安用養耶如以辭而已矣孔子之告哀公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其爲荀氏語也宋儒當復舉非之否是亦觀而外鑠也是上達而下學也抑何謬戾失存也宋儒之好剿說甚而顧其尊若此又莊子之

言曰父子不可解於心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也名言世矣無所逃於天地亦已過矣宋儒復舉而非之夫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天也人也寧無纖毫乎哉堯崩四海若喪考妣必堯而後若喪考妣也父不慈即瞽瞍爲言甫若晉獻者逝而子可無慟哉

魏文侯　　蘇轍 宋

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被儒者服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子武侯稍以侵暴鄰國至

孫惠王藉祖父之業結怨韓趙齊秦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伍員　　司馬遷 漢

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業亦不可勝道者哉

伍員胥山銘　　盧元輔 唐

盡父爲孝記曰父仇不與共戴天諫君爲忠經曰諸侯有爭臣不失國當抗于宋鄭絕楚出疆在平爲未宦臣在奢爲既壯子坎壈伏節乞師于吳軍伍丁寧五戰至郢先哲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爲大業孔子立爲大經子胥修爲大仇騷人賦爲大怨咸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超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內起　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且失公朝馬宴馬入則諫出就謫矢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艤稱已存於歲矣屬鏤之賜竟及其身

伍員　　何孟春 明

伍員將兵伐楚五戰入郢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子胥此舉能報父之讐矣而君之讐亦不可不報也芊建故楚太子子胥父子皆事之固當以為君矣鄭弒其君則我與鄭亦不當共戴天者也豫讓之於襄子亦猶子胥之於平王也挾匕首入塗廁必欲得其肉而臠之則報君之讐亦當如報父之讐也而子胥於鄭乃不一問何耶彼豈其勢之不可耶則伐楚之師迅奮震蕩威疊乎遐邇當其衝者魂驚膽碎直擣郢都如風掃敗兼以楚素號強敵且莫能支如此剝區區瑟縮骸骸之鄭乎其勢易乎反掌矣子胥誠當此時反旆而西鼓其伐楚之師而為問鄭之舉責鄭之君臣將延頸待罪革心而服斧鑕

我起於君父之讐亦般般而西報之矣何謂勢不可哉或曰此非子胥之所得專也所以號令而驅使之者闔廬也子胥雖欲報君之讐且其將遂乎噫子胥亦不欲報君之讐耳如子胥欲報君之讐而言之闔廬必從之而伐鄭矣何以知之鄭黨於楚而陳於吳非有婚姻之雅手足之援固闔廬之所不厚者也闔廬擊楚將子常而鄭匿之此尤闔廬所甚忿憾而不平者也忿憾不平之心既存而又人從而鼓之如畜犬然人則風之則其發也必恭而不回子胥為闔廬肺腑之任伐楚則隨之矣復何吝於鄭哉於楚而勝之矣又何憂於鄭哉嗚呼此忠臣義士所以不能不深為子胥惜也吾觀子胥之自勉與其兄之勉之者固

專在於報父之讐而已然其亡也不之他國而之宋以佐太子建而奔鄭建遇害於鄭則又與建之子勝奔吳迫於昭關而不忍棄並耕於野者五年而不忍離則其心亦曷嘗一食肯忘君哉而獨不報君之讐也方昭王之出奔也楚之宗祀無人矣子胥能盡縛芊氏之族而碎于刃乎能盡挈全荊之版圖而歸吳之囊橐乎殺乃公者平王也至若建則故楚太子而子胥所視以為君者也建之以讒去國人蓋嘗悲之矣今其子勝存焉使子胥而立勝國人其有不願戴者乎夫如是縱闔廬不聽吾赦鄭而吾得與勝圖為後日之舉亦未為遲矣此心昭昭無負君父為郢中區區者安能有辭以責我為[illegible]者又安能以兵我哉何乃舍其不此計也張良之從沛公也蓋欲為韓報讐也子胥誅而成王立則復辭漢而歸韓萬世之下稱其有不忘故主之義而功名次之子胥能若是乎則又可以塞宰嚭之口卻屬鏤之劍於夫差之世矣豈但申包胥之無辭而秦哀王之不加兵哉子胥既死勝歸楚欲伐鄭而不克殺令尹子西而遂大亂卒之自刎山林棄骸無棲豈不痛哉噫子胥既不報君之讐又不立君之子是以既不能保己之身而又遺勝之戚夫差固無顏以見子胥也子胥亦何顏以見太子建哉

評　報父讐則是忘君讎則非僅見此作

伍員

陸粲　明

楚平王無道其臣伍奢以諫死奢之子曰子胥者奔吳得其政卒以吳破楚入郢於時平王死矣發墓鞭其尸走其嗣君楚幾亡甚乎君臣之變一至此乎當是時周衰甚矣晉為盟主亦昏焉不自振故使一夫恣行而莫之問也苟時有桓文之君舉義以行霸則子胥者其誅首與公羊子傳其事而曰父不受誅子復讐此君為敵以下言可也非所以論於君臣之際也夫苟至於君臣之際未有可以報復言者也父者子之天也君者臣之天也父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分也不受誅而君誅之則其命也君為臣子之不幸也死之可也逃之可也怨吾且不敢焉而何有於報復哉且夫伍氏者非楚之世臣乎自奢父舉以來立於其

朝也幾朝夕矣一不受誅而幾亡其國人臣之義不如是也故
子胥之被戮吳君尚歸死焉父以君死子以父死死正也雖子胥
之成功吾以為不如尚死之之安矣雖然父兄併命焉已又繼
之一朝而尸三僞猶無益也故為子胥者亦逃之而已矣擇遠
國而自託苟以庇身存其胤嗣寢苫枕塊沒吾世而無忘言焉
其可也率讎國以伐之覆國都而迫其君以顛於死又無禮於
亡者人臣之義不如是也于時昭王奔鄖鄖公辛之弟以父怨
將弑王鄖公止之曰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讎君則何上下
之有乎舉斯言也足以蔽子胥之罪矣方子胥自楚適吳以策
干僚而光狙之子胥知其心因進鱄諸焉甚室之兵畜家之勢

尸之者子胥也夫畜老猶憚殺之而夫夫也欲報其私讎之急
乃不難於教人以弑君乎於吳則操刃焉於楚則鞭尸焉一人
而讎兩君何其悖也夫其好勇而未仁有匹夫之節而無儒者
之道是以猖狂至此與夫屬鏤之禍世皆悲子胥之不幸然吾
以為雖無罪於子胥猶不免何者以人臣其心其君固天所不容
也雖然子胥之伐楚也謂夫身有父兄之讎也孝而非也其以
諫死也謂夫君有先君之讎而不可忘也忠則至矣彼視其君
有先君之讎而忘之而安坐以食其食徒為高談以眩世也者
其本冠語言儒者也而中實匹夫之弗如也彼又子胥之罪人
哉

評　深責子胥末意必有所指

伍大夫贊　　王世貞 明

吁哉平子不父不君壯哉子胥乎能子能臣孝情俠烈營郢乃伸
明哲沉幾沼吳益神雖然忠之餘是以鼓江濤而不能回其主
智之先君質誓鼠而不能保其軀要其心蓋以吳報父以身報
吳使殺者不愧存者不孤嗚呼丈夫

評　要其心數語文簡意婉千古所未道奇哉奇哉

伍員　　郭子章 明

世之議員者曰平王雖暴猶君也員父子兄弟北面事之入郢
鞭屍申包胥所謂無天道之極者不忠又曰父奢自是來召尚

往員逃脫漁父不冊員已哭成敗難逆覩不若尚往之為孝也
故伯嚭譖曰員父子不顧而吳王聽以死員嗟乎是伍員之所
以忠且孝也何以說也古無道君孰與商紂然不過兇殘淫恣
未至有弑君殺子事周家世世臣商雖虎譖昌囚終釋羑里未
至有父兄深仇而纖之宣室首懸車軫後世曰武王誅獨夫不
曰弑君平王視紂何如哉餓靈王弑子比取建婦而棄其母子
并及奢尚皆紂未有之惡也在羋氏則為弑君之賊在伍氏則
為不共戴天不反兵之仇夫員君之惡賊於紂而員家之仇深
於周紂可誅則平可鞭其不忠於平也乃盡王元建之忠臣也
其不以死孝也而以不　復其仇之孝之為大也故曰棄小義

靈太宰嚭令員從奢尚俱死則螻蟻故不忠不孝亡足以議員惡
獨以議員不智凡有可以善後之策者三而員不知焉其上也
當吳兵入郢時平王殞矣父兄之仇復矣員盍不哭而恐辭吳
王曰員所以忍死不與尚俱臧者爲殺父者未報也而今伏王
威僇仇人以瞑父兄目員願毋失將從父兄於地下是程嬰所
爲死於十五季之後以報杵臼也而員不知也其次也昭王出
犇曰白公在吳太子建嫡子也借吳之威力懾伏楚人而號之
曰故太子茹冤以死而其嫡存且強當立以續芈氏祀以吳之
威勝之親之強而輔以員其誰敢不從身爲楚相而又有存孤
之名於天下諸侯所爲借楚之力破秦以王霸成也而員不知也

又其次也郢墟吳伯仇復功成吾何忍於夫差而備越之諫不
聽從齊之諫又不聽則惟有挈妻子走湖海而已是范少伯所
爲鴟夷而張子房所爲赤松遊也而員不知也而竟以讒死
員何智於謀吳而不智於謀身也語曰目睨毫毛不見其睫員
之謂矣善乎父奢之言曰員剛戾忍詢能成大事惟能成大事
故忠且孝而惟其剛戾忍詢也故卒死於禍也知子莫如父然
哉然哉

評　智於謀吳而不智於謀身千古名言

子胥　楊循吉　明

夫子胥之入郢而鞭平王之尸者非也平王雖無道君也子胥
之父兄雖賢平王之臣也君以有罪殺其臣則臣之罪也君以
無罪殺其臣則臣之命也故臣之獲罪于君也有懼而無怨有
愛而無報由子胥言之則平王父兄之讐也而不知平王不可
以爲讐也父兄親也平王尊也臣與子同也一恒人殺其父兄
則是讎也以君殺之非罪則命焉是不幸也非讎也故于父兄
也有痛而已矣于君也有懼而已矣君不疑及之而欲任之則
不敢逃也君疑及之則逃也逃之於山野也非逃之于怨國也
蓋終身自罪而不敢有怨言焉吳與楚世讐也子胥逃之吳其
心專欲報楚也然吳勝則楚亡楚勝則吳亡而子胥無與焉是
子胥專一己之利而不顧兩國之害者也於吳也似忠而詐於

楚也似孝而逆於吳無功而楚有罪者其子胥乎且子胥之父兄
以諫死若非他焉爲楚之社稷重也今子胥以父兄之故而以
兵入郢是欲忘楚之社稷也其父兄欲存之其子努欲忘之非
其父兄之志也況均於常爲之臣若乎雖以父兄之讐而忍于
忘君之義然吾謂不至于鞭平王之尸也雖然釋怨國而從之
又引兵而入之又迫之至于郢則子胥之心見矣然則鞭平王
其事不可謂遂無也夫天下之賢子胥者豈非以其能忠于吳
國耶豈非能以諫死耶若其非賢誠不能然吾獨惜其初之輕
爲吳臣也雖然子胥之於伍奢則孝矣於夫差則忠矣豈可謂
非賢也哉

評　吳勝則楚亡數語似有可疑當是時使楚勝吳子胥能獨存否耶

伍子胥論　湯聘尹　明

先輩之論子胥者有曰子胥逃楚不死於山林江湖而於其仇國又引兵而破楚入郢彼父兄以諫死非以楚社稷故乎而忘之逃而忘仇諸而忍喪諸乎湯子曰此非所以論子胥也以君殺臣因何仇之敢言若奢無罪而見殺又并召其子而將使無遺育則胥之仇之也又誰曰非道乎吾聞奢之策其子也曰員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將必不來是奢既以報楚期其子矣尚亦曰聞兄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是

父以報楚激其弟也有如子胥而能隱忍抱痛於山林江湖間乎且子胥始而逃楚非遂適吳也以太子建在宋而往從之宋有華氏之亂而與鄭殺建也而彼與其子奔吳使建而無死子胥必將終其身奉之以君臨楚國以誅楚之不當立者耳臣吳而謀楚豈胥之本心哉昭關幾陷虎口江上幾餌魚腹而中道乞食幸免於饑跋涉山川惟父兄之故而何恐不報也然則郢都破而仇復子胥之願畢矣何以不去吳而卒死於屬鏤曰始也借闔閭之武以報父兄既也竭忠貞之力以報闔閭生聚教訓之慮天與弗取之諫其盡忠於夫差者乃其酬德於闔閭而報闔閭亦以報父兄也賜之死則死浮之江則浮曷嘗以一身故而懟吳哉故入郢之後吾膺以見子胥之能子屬鏤之死吾膺以見子胥之能臣求忠於孝斯言也信不誣矣惜乎戮君於墓嘗有過焉以來天下萬世之多口

評　讀此章可爲子胥痛哭報闔閭亦以報父兄更爲妙論獨不滿其戮君於墓所以維名分也

夫差報讎辨　張鳳翼　明

夫差報越王之讎春秋削而不書傳者曰聖人以爲常事而不書也或曰春秋無義戰而書者廢矣夫椒之役復父讎也庶幾義矣而不書者史之遺爲報書也不報則不書聖人因史之文而不改也予則曰不然九世之讎可謂遠矣桓公復焉春秋大

之甚矣聖人之重報讎也而何獨遺於夫差或者曰謂其夷而外之也不知春秋之作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復讎之事中國之所難聖人將進之不暇而胡爲其外之也蓋亦終知敝聖人之訓也鮮克有終恒人之致也方越王之棲會稽及吳爭始矣當時能斷之以義而直拒其行成則雖有范蠡無所施智越必亡矣義之得也當斷不斷反爲所謀乃以流連荒亡之吳而待臥薪嘗膽之越遂令麋鹿遊於姑蘇之臺而吳且爲沼復讎之義果安在乎悲夫始不能知其敝而卒不能有其終是吳之亡不亡於吳亡之日而亡於越亡之時暫勝而終躓雖謂之未嘗報讎可也吾報讎者必討人之終不能

報而後可以報我之讎不然嘗膽忍恥為此圯上老人之教也此子房之所以卒報韓也夫差不亡越人之殺而父可謂義矣少舒其怨而遂亡之乃恐勝其不共戴天之讎是可謂報乎伍員固報讎人也行成之事無所事員其非真能報讎可知矣語云為德不卒其殆夫差之報讎也春秋之所以不書意者其在茲夫

評　報讎而不能終報非真能報讎足蔽夫差之失

范蠡　蘇轍　宋

天下才常無智者也而難於擇君田豐陳宮其智皆足以制曹公而豐事袁紹宮事呂布紹布不用其言而君臣皆亡此固無足言者而范蠡之於越高頴之於隋文言聽計從致君於王伯矣而忮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范蠡知句踐可與共患難則為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於江湖如去仇讎是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哉

范蠡　葉向高　明

世以范蠡勝于伍員殆未必然蠡報君讎員報父讎事稍相近然而為員難為蠡易員無尺土借力于他人蠡則有越國焉與其君共患難者也會稽之役員以其勁處越若承蜩然蠡不能抗也當是時句踐百死而無一生越之宗社百亡而無一存其君臣束手計無復之獨有行成之一策耳夫躬殺人之父而乞憐于其子世未有聽者其幸而聽聽而得奮其謀卒逞志焉此天之厭吳而畀伯禹之後也非忠於謀國者所宜蹈也使夫差不甚愚伯嚭不甚貪國員之策十行一二焉必不聽越成即成而句踐入吳不過羈縻之繫四耳必不得歸也即歸而吳毋伐齊毋違員濟北舉國而聽員蠡雖智必不能沼吳也凡吳之亡皆吳自亡非蠡亡之且以句踐之憤用休息生息之越乘疲敝之吳苟有中智之士為之謀足可以得志何必蠡哉吳越春秋者蠡諸奇謀大率如後世所傳六壬占卜諸術未見有必然之策至於嘗糞驗疾尤出無聊以越之強盛蠡不能悉力佐句踐抗吳使家辱至此反稱奇焉吾不信也人臣之義當國患難則宜早計不聽則宜去不宜姑徐徐焉以其國與君為孤注而僥倖於萬一陳平之安劉亦大類此危矣危矣員謀楚則楚覆謀越則越傾寧獨忠孝其機權智畧春秋無兩矣屬鏤之賜蓋以死報吳而或以此為員病謂不能如蠡之全身嗟夫此皆與于不忠之甚者也

評　人言蠡智於員此言員智於蠡吳許行成卒耳非智也後吳之自亡亦非蠡之智也員之謀楚謀越何智如之後為吳死以報吳也非不智也反覆辯論可為定案

智伯　設漁者對　柳宗元　唐

智伯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晋陽智伯瑤乘舟以

臨趙且有徃來觀冰之所自務速取焉群漁者有一人坐漁磯
伯怪而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
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若何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
鮍鱣鰋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爲小去
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
後者得食焉然其䑧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爲
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秃鬣頓顙頓踣順流而下宛委
目懵景坻淑而不能出鬻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
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
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群鮫

八物論　四五　廿一

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需蕩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
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鬻之以爲食者及
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
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
曰鬻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祁氏郤氏羊舌氏
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
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鮍鱣鰋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
以懲矣然而猶不肯焉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暴之甚
剛撓人之勢力暴爲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
矣臚其鱗膾其肉刈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鼷鼠遺骼莫不備俎
豆是無異大鯨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
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爲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厭驅韓魏
以爲群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
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廢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
赦然以爲咸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柳臣有恐焉今韓果舍族
而退不肯同禍展覩怨深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爲大鯨肯
觧於坰軔鬣摧於安邑胃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
於大陸爲鼃鼈螻蟻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
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
智氏其地三分。　評　文類戰國策

八物論　四五　卅二

豫讓　西蜀　詘漢

豫讓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之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
滅之子不爲報仇反臣事智伯今智伯死子何爲報之深也對
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
之胡此一豫讓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
士人主使然也

豫讓　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知謀忠告善道銷患於
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
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

覆延頹命於既倒定後紛名於要盟成世戮俗田君子觀之猶有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雖暴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夫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

絺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必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至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智伯不勝故斬衣而死其救於此時無一語開悟主心

視伯廻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瘠肥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之彼朝爲仇敵暮爲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評　以段規任章例豫讓則讓有餘愧矣

豫讓　何景明　明

士之爲士其自立必有非人之所能變者讓視范中行氏智伯之所遇而爲之報未見其能自立也我誠國士也彼不我知君何苟焉事之既事之其可苟然去其所事我當彼國士之遇而不能先事已其亂救其亡何以當其所遇瑤之不仁輔果能知

之韓魏之必反絺疵能知之而讓顧弗能知何以稱國士韓之喜志憂色讓其知之而言之矣讓言而智伯弗聽智伯之遇讓非知讓也而讓弗以死諫又弗去何也讓惡夫人臣懷二心以事君者讓之事其君也君遇以衆人即報以衆人君遇以國士始報以國士非二心耶君子於其所不安不能一朝居也讓之去范中行氏而事智伯豈君子之所能安者耶天命不可知方來之事會於天不在己使讓而死於范中行氏已滅之際智伯未亡之前狗彘之行吾不能爲讓頃刻而瞑目也而論者以讓之事足爲委質事人之法今有人焉食人之食而不死其事問之則曰彼衆人遇我我不得爲國士之報也而可乎今之論讓

者曰人惟無所爲而爲者其善必誠其心必盡而讓非其人也讓不能知韓魏之必反無責於讓知而不言非所以望讓言而智伯弗聽則智伯之遇讓也不過利祿之優異於范中行氏之所遇耳讓之爲之報仇之深也其義誠是其心亦特不忘其利祿之優異而有激於義耳讓之言曰吾所爲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茲豈非爲名譽而爲善之人哉刺客傳讓吾無用讓子長之說矣

評　胡致堂嘗曰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其如全社稷定劉氏之言何正是此意何乃不以責讓而又深與之耶

雖然擬劍三躍襄子卒不旋踵讓之志伸而節亦偉矣

豫讓論　馮時可　明

豫之死智伯也皦然其志烈士哉先賢之論讓也以爲不移其伏劍之死死於請地之日袖手傍觀坐待成敗及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不可以爲國士愚以爲讓善失所事也非失所死也晉國之法大臣始亂者死范中行始亂而逐趙鞅至移文以伐定公天下之惡一也讓何見而事之耶智伯奪中行故地合四卿以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惡不淨於中行矣讓又何所見而改事之乎及其已事智伯而當國士之遇則其求強智伯也求死智伯也皆臣節也韓魏之地中行之地也非天子之命地也非晉公之分地也不假繯絚不資翳釀而請之以詛在智伯德爲抑其銳也其銳不單而可以廣地伸威人臣之效於主者皆然讓何自苦而以死爭也趙氏智氏代主晉政而爭爲雌雄非智滅趙則趙滅智勢無兩之恐詢其必爲智氏之戎首則伯之不容已於先發也晉陽之不浸者三版爾趙之爲趙死轉於智伯之掌矣藉此襄子無三神之助無孟談之說也是又且中行趙也趙亡韓魏必隨而亡亡三子智伯不且爲諸侯乎以國士遇而以諸侯報讓之心也又何以死爭也若乃度敗於未形而圖安於未亡察機審微則天下士矣是豈智伯之臣哉爲智伯之臣則亦惟強智伯而已矣死智伯而已矣強之不得則死之必得噫嘻其死也不死於行

間則不欲以卒死不死於委質則不欲以臣死以臣死則欺其志以卒死則泯其志而甘爲刑人以死耳爲漆身以死提劍三躍血襄子之衣而漑其魂其志不泯决於斯矣讓乎得所死矣得所死足以掩其失所事矣苟以其失所事而責其失所死則尾生之徒賢於烈士乎哉

評　論議風生讓有生氣

豫子論　郭子章　明

豫子忠矣烈矣世之人責之苛也曰錯肩弗二國士衆人奚以別爲又曰智伯忘備二國豫子曷以亡言又曰晉戚如智果去矣豫子非宗臣曷以不去嗟夫諫不諫未可知去則不可人以國士遇我而我衆趙人視之自完得矣如君何孔子曰體群臣

則豈報禮重孟子曰君視臣手足則報以腹心視臣犬馬則
報以國人冠讎而又何疑於豫子愚獨惜豫子有報讎之志
而亡報讎之術以必成其志而竟陷於死史遷不察至比荊軻聶
政為一傳亦又足悲矣愚觀成事觀往故自古及今其報人而
必成其志未有不因乎人者趙武報屠賈韓為之因伍員報荊
吳為之因丕豹報晉秦為之因最后子房之報秦也博浪一擊
幾落於豫子之見而終能覆秦祖龍祚不三世者所因者沛公
也夫鴻毛至輕不能自舉飄之清風則上凌九霄何者事有簡
而功成者因也今人方屠我君父屋我宗社孰焰董爐疾如沃雪
忽如書釜而我持二手寸兵赴之是猶委牢飼虎投薪就燎蓋

孺子之智而匹夫之剛矣嚮吾當時智伯雖亡智開智寬尚据
城未下吾倚之主也輔果郤疵俱亡國未死吾結之援也天意
未亡智即一成一旅亦可以觀復然不然天下大矣田齊嬴秦
亡不可臣布以腹心仗其兵力以成趙武伍員丕豹子房之功
是未可知即不濟而後以死繼之未晚也昔吳敗楚於柏舉棠
敖大心曰吾將深入吳軍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以憂社
稷棼冒勃蘇曰此猶一夫之奇也不若奔諸侯蹶穿膝暴七日而薄
秦庭秦王屬之兵革敗吳而存楚嗟乎子猶議夫豫子之以一
奇物也

批評　為豫子策報讎得勝算矣餘事無論也

古今人物論第五卷

鄭賢[illegible]元直 輯

孫武吳起　司馬遷

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設施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早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孫武吳起　蘇洵 宋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閭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言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家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此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憤以激怒敵此司馬戌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讎吳也句踐不頹舊冢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矣夫以武之爲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知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伯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善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

商鞅　司馬遷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

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夫

商鞅　蘇軾 宋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爲之懼矣

商鞅　葉向高 明

秦之帝由商鞅也其亡不盡由鞅也鞅天資刻薄用法深急至殺其身其人不足道然其法不盡非也如令民爲什伍相收司連坐大小本業僇力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爲收孥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爲私鬭者以輕重被刑後世言禁奸弭盗明經制力民于農戰皆祖其意行其什伍亦足以富強秦之帝信鞅爲之也使其旣帝而毋焚書毋坑儒毋築長城毋任趙高毋廢長立少一意休息與天下更始未必遽亡當山東之亂群雄四起兵無留行而章邯以秦卒蹶而躍之無不仆者司馬門不留三將不降二十萬之衆不坑諸侯之取秦未必若是易也楚漢確戰于滎陽成皋之間沛公之敗數矣所以振[illegible]休而復振卒勝楚者則以蕭何常發關中卒爲之後繼耳秦人之慓銳敢鬭天下莫能當漢不用秦必不能抗楚故夫漢之得爲漢者秦之餘勁鞅之遺烈也然則鞅之帝秦也功十之九而其帝漢也功亦十之二三鞅之罪在于純用刑名以軍功差次宗室刑太子師傅繩諸貴公子斬然無復忠厚惻怛之意所以敗耳夫三代遠矣歐陽氏有言後世國家興衰存亡未嘗不以兵今以三代比閭伍兩之法而制後世之兵勢必格而不行商鞅之變法管仲之作內政皆可謂知兵者王安石憤宋之弱急欲富強其排祈人言果於自任大率類鞅而行其術不惟不能取效反速禍焉宋之亡安石爲之漢儒舉動如此此吾所以恕鞅也

人物論

評　帝秦者商君蘇公已論矣鞅之變法猶仲之內政均爲知兵此諸公所未及也謂漢猶藉秦之威力尤爲卓見

申韓　司馬遷 漢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申韓　蘇轍 宋

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

者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任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為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說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法不幸複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故載其說難於篇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之則利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愧於中矣豈汲立法而求其必售耶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矣而死非之說秦益末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

武帝終身壓辱是以深悲之與

韓非

楊雄 漢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止矣或曰非說之不合非耶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蘇秦

司馬遷 漢

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其學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蘇秦 設寒泉子對

陸龜蒙 唐

寒泉子秦處士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衡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黜其霸以躋王乎曰然則何止書之煩而用之疎乎惠王曰醯雞不能混雷霆蟹兒不能抗烏獲者譬與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辨矣安能以三寸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瓴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顧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水泮豈止連雞不能俱止於棲而已哉寡人寒

泉子曰不然夫齊荊三晉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二為鑄鉏薑澤之蒲十九為餘一為箕捲艾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魏為燕系趙骨化魏土其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悄戚酸眉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衡暮得帖帖安臥秦亦厭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驕矣設有辨口安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說亡武士斷其頭無令車輪轅關下土使東諸侯聞其言從散衡敗東向以指秦大王出則吞氣入則包羞亡其殆也報土地以奉讎國獨不念祖宗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於鄗趙即封蘇秦子為武安君居六國果

秦敢秦閉關十五年 評 歷文似戰國策

蘇秦論 湯聘尹 明

蘇子之合從也是欲存六國之社稷而去衡人計甚遠也然激張儀入秦蘇子亦失策焉儀之能柄秦蘇子既知之則儀之能橫秦蘇子豈不能諒之乎儀之才誠賢而不引之相趙同心共濟而吾往來燕齊魏趙以維其盟于不替儀雖反覆而在術中未必不德我而協力也未必遽背我而爲秦謀也其相秦者雖多而智皆出儀下亦豈能遽爲六國害哉計不出此而乃困之於閫人辱之於堂下而陰使舍人資之入秦秦栖得而函谷閉關者十五年蘇子自以爲得計而弄張儀於掌上儀亦且愧謝自

謂不敢言矣然能使儀得秦之柄而不能使秦不用儀之謀能使儀服吾之術而不能使終不破吾之約能僅保於儀新用之時而不能無敗於欺韓魏伐趙之日儀秦素以術相高者志豈嘗須臾忘報耶是蘇子徒狃于一時目前之名欲以顯榮于天下而不爲六國社稷久安慮是先自敗也已秦說六國不以義而以利又知用儀而不善用之其能無敗也夫嗚呼天下豈有尊口舌崇陰詐而能濟世者哉

總評 季子不當激張儀以自敗誰能思到此

張儀論 司馬遷

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者真傾危之士哉

張儀 湯聘尹 明

秦楚匹也張儀挾秦之強始以商於之獻而敗於誑楚既誑矣黔中之易又敢於入楚而曾不之忌也豈謂楚無尺寸利刃而頓以身試不測哉彼謂其時惟蘇秦與儀稱雄於天下秦不在楚諸人易與耳且楚王懦而易惑以楚之欲甘心焉而吾且輕入示以無惧楚必懷疑而吾固可以計免不幸而身死則黔中之地必入秦籍償信於楚而歸地於秦死亦足以成名於天下況內有腹心爲之主而自度其必不死耶鄭袖一言而秦因釋

天下不以多靳尚而以豔張儀匕非能自脫虎口逆知楚之不能殺也以陳軫之智屈平之直王不聽而惟娟言是庸儀已策之審矣昔晉文贏之請三帥先軫猶不顧而唾況袖以一嬖妾而爲請遷江南之危辭乎是故天下不以惡鄭袖而以咎懷王懷王而說不能惑佞不能移張儀一武士力耳何至陷其術中爲天下笑而亦何至有章臺之朝客死咸陽哉然則儀非足智多謀也懷王惑於愚也殷之亡也以妲也周之衰也以褒姒懷王以身殲於鄭袖無足怪也噫前鑒多矣奈之何後世猶有臨敵陷城而欲保褒妲之轍往者

評 可以楚兵咎懷王之惑鄭袖推本之論

穰侯

司馬遷 漢

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穰侯

司馬光 宋

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爲將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强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爲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所處故搤其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絕子母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眞傾危之士也哉

魏冉說

王世貞 明

穰侯免相國就封陶出關關吏閱其車輜重千有餘乘聞之昭王王按劍而怒曰吾王四十年不爲王而爲穰侯穰侯相三十年不爲秦而爲穰也藉太后朽骨何避乎必僇而室之武安君恐使其客說曰大王亦知五霸之所以遂否乎曰不知也齊桓晉文霸而遂宋襄霸而不遂非桓文之獨工而宋襄之獨拙也其行事謀等耳齊晉强而宋弱也齊晉之所以强者何也齊之所以强非始桓而勁也釐襄之世東盡嵎夷而邑之西略濟上之十二諸侯而衆其半晉亦非始文而勁也獻公爲之滅虞滅虢滅魏滅耿滅山東之狄以大啟曲沃而後文公因之宋襄之地不加闢於微封而兵不益於殷遺也然則爲晉獻齊釐襄之所遺者難而爲桓文因者易也今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攻齊爲穰侯罪夫穰侯之所罪者一耳大王一憂魏則穰侯爲大王拔河內城大小六十走芒卯藏恭爲入北宅圍大梁五青其河東地方四百里連拔三縣再憂韓魏則穰侯爲殲其軍將而虜首二十四萬擒公孫喜三憂韓趙魏則穰侯爲殲其軍華陽下取卷蔡陽長社觀津以東臨齊而齊服其最憂楚則穰侯之所擧武安君輕兵而拔鄢鄧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舉宛葉楚不能軍而竄陳以不振穰侯相而大楚韓魏各割其半以肥秦秦之所爲秦若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

所爲叔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令魏近攻秦而其爲齊謀何不令近攻楚趙而遠交秦也故夫穰侯之所爲遺者難也且夫秦入楚楚之珍寶齒革悉以富咸陽而穰侯拾其溢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爲穰侯失策也爲秦之有穰侯而無秦人也客曰雖然有之元二之際嚴君疾用事惠后內主而庶長壯方棘時有王而無穰侯王得稱有王乎何以至今日哉王曰休矣吾方思之穰侯乃得良死

評 觀客之說不得不令人傾耳

陳彰虞卿

劉鳳 明

戰國之伏軾而游者大抵傾危哉彼其才豈不皆明於事情而

孰於善計者秦之虎噬天下士夜以恐持諸侯則易以爲功若出入秦楚能忠楚而不忤於秦者陳軫哉當張儀犀首銳於取楚魏主而爭爲相列國軫獨優游無所得事豈厭富貴不樂顯名與使其計無所出則已以彰之智而忠不能乎且事談游而不好功名則又非所以望軫也夫險危其身以反覆撓亂樂從禍而甘之外挾敵以爲重視其土地若含之衢路而不惜即盡亡其主而已之資愈厚雖主之闇恐乎哉其用心也若軫之說多欲安全山東之國而不重爲身故軫其賢乎儀衍遠哉虞卿之游一顯於趙而卒以不忍[illegible]相印而不顧此其志誠烈然何遂以栖禍退而著書者豈[illegible]復之哉夫其視富貴甚易

而適困於時將無所於入之國以秦之威而讋之諸侯畏而不敢納虞以匹夫而敢於忤秦以匿魏齊以萬乘主畏秦故而不敢屬虞卿以國也豈其重國不若虞卿之重其交哉夫以六國之讋秦則其持日夜腐心切齒銜骨而不忘者然秦所善則用之秦之所惡則逐之其所用事之臣左右關說之士寧不相勸而爲秦即人主孰與圖秦之難而冀存國哉若卿能抗其志急人之急而無悔焉以身殉之可謂慕義無窮而六國之主曾不是求而甘於從橫之說餧秦之利而以其國市不少悟也哀哉

[illegible]評 二人之賢不列於傾危之士其義足多也

樗里子 唐子西 宋

昔樗里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謹按史記秦昭王七年歲在辛酉樗里子卒漢高帝七年長樂宮成八年營未央宮是歲癸卯上距辛酉實一百有三年世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百年之前樗里子固已言之於秦昭王之世矣古稱得道至人能知城邑宮殿從何福業生此非虛語也凡物成就本非一生之所能爲至其廢滅亦非一事之所能廢業緣而成既泮而敗其所由來遠矣世無至人故莫識其所從也若樗里子者豈足名得道哉彼不過以數知之耳蓋萬物本於道故道能知之不外於數故數亦能知之戰國之士大抵皆深於數故知來事如此至誥

其所從來彼亦不能知也

屈原 弔文 賈誼 漢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故都也鳳凰翔于千仞覽德輝

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遥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
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横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弔賈　　司馬遷 漢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
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
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
失矣

屈原離騷序　　班固 後漢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

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
過其眞又說五子以失家　謂伍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二姚
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
書傳紀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
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
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
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
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
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昏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
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

麗雅爲詞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
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
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屈原　　顔延年 宋

蘭薰而摧玉縝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
温風怠時飛霜急節嬴芊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
身絶郢闕跡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
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汨心欷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屈原弔文　　柳宗元 唐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擥蘅若以

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
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袖牝雞咿嚘
兮孤雄束咮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堇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
犴獄之不知避兮宫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榱折火
裂兮娛娛笑舞讒口之嘵嘵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恧兮美愈
西施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違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
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凛凛兮厲鍼石而從但仲尼之去魯兮
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
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
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

迻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陷太故而不貳沉璜瘞珮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嘆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爲是之荒茫耀姱辭之曭朗兮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藴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鬱悉而不能苄爲屈之死何兮胡獨焚其衷腸吾哀今之爲仕兮庶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嘿嘿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傚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三閭大夫　　朱應麒　明

三閭大夫者楚同姓之臣屈平也忠而被放卒死于說余讀懷沙之賦而悽然悲心生焉夫忠如大夫明治亂如大夫誠心躰國嚼然泥而不滓如大夫其君乃弗親任惑于浮言廢放江南使之行吟被髪憂愁悲憤自沉汨羅嗟乎寃哉彼尋常之溝瀆固不足以容吞舟之魚哉鸞鳳之不祀吾茲決矣顧世之論大夫者紛紛焉賈誼謫長沙過湘而弔之曰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夫大夫爲宗臣無去義枯槁憔悴無可奈何故自傷而至于此以其不知遇于列國其雖難安顯豈大夫之心哉誼盖以遠竄而意絳灌爲子蘭之徒固宜其有是言也逌蘇子由氏則欲其韜隱自居優游以卒其志如箕子之事嗚呼宗國且入于秦矣吾乃紓徐忍死重自謀身而忘乎人臣以死殉社稷之義而潛有所冀于異日此豈所以爲訓乎由之見視賈生等耳吾謂大夫之死正矣與日月爭光矣其作離騷如湘君司命河伯山鬼招䰟天問卜居哀郢美人漁父諸篇皆以寫其憤懣無聊之情幽愁不平之致至今讀者猶爲傷感如入墟墓而聞秋蟲之吟莫不咨嗟歎息泣下沾襟彼其忠誠貫心信乎天下也大夫之死豈不至忠哉余獨惜其不早耳何者君子之愛其身所以重其國也君子之愛其身所以存其國也身死之而不足以存國則其死亦輕耳大夫固懷王之信任臣也王

聽雖不聽其始盖親之矣商於之約秦人之計之詭也陳軫已知之而大夫未之覩乎張儀至楚廷而爭之毋絕齊交毋狃秦利碎首披肝焉一悟悔不聽則伏劍王前願畢微命王必趣然思也而可以無受欺于張儀矣大夫于此時死不可乎秦人之請獻漢中也大夫以使出比其反則鄭袖已爲釋去張儀矣夫堂堂楚國而弄于反覆之臣不啻一小兒壯士孰不裂眥而抵掌乎而大夫以此激諫于王使之卧勾踐之薪淬礪而待之不聽則嚼舌自殺以身爲請王必勃然怒也而可以無約和于秦矣大夫于此時死不可乎自魏公子卬之虜也黄棘之盟識者已寒心于楚矣武關之會大夫雖諫之而卒不能奪稚子之議

是輕棋稷而一擲也大夫宜持橐伏蹟當車而諫流涕慟哭於落衣裾不聽則以頸血汙地俾不得行王必翻然悟也而懷王可以不委其身于艸莽矣大夫於此時死不可乎夫死於商於之約則齊惟可固死于漢中之獻則秦恥可酧死于武關之盟則先君之辱可免是三者所益于國甚大而大夫不諫諫而不強至於懷王入秦乃始悲痛慷慨說刺時事以攖萋菲之鋒而以其身葬于江魚之腹嗚呼宗國已至于是矣即赴乎長流安能淼時之汶汶者乎時至不可為而後死死而有知大夫宜不瞑于楚江之下夫吾固悲大夫之忠而獨惜其死之不早也嗚呼死于懷王居楚之時則死死于懷王入秦之後則死而楚國之重輕以判信哉死之非難處死則難矣豪傑之士蒙世之溫蠖其毋遂以一死明志而輕身於溝瀆之諒哉

辨騷

劉勰 南朝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材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淄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虯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虯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

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離騷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詞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

遺風以入麗焉楊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君能馮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孟嘗君　司馬遷 漢

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評　此替其好客美刺俱顯

孟嘗君　王安石 宋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呼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評　士字着得重是大關鍵大斷案

孟嘗君　蘇軾 宋

孟嘗君所背禮者至於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脫於死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illegible]未然之防則賴道德禮義之士當[illegible]之際亦藉雞鳴狗盜之力抑揚輕重褒貶自見

信陵君　司馬遷 漢

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祀不絕也

評　贊語有感嘆于諸公子中蓋有取信陵也

信陵君　蘇轍 宋

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

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甚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明目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得者多矣

評　更歸美毛薛不詭正論

信陵君　唐順之 明

論者以竊符為信陵君之罪余以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強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為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為之後天下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

國者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
六國之災可也然則信陵固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誅者信
陵君之心也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趙不請救於王而諄
諄焉請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
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
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為魏也非為六國也為趙焉耳非為
趙也為一平原君耳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
六國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
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
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

姻戚之用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為虜於秦是傾魏國數
百年社稷以殉一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夫竊符之
計盖出于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為公
子竊符于王之卧内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余以為
信陵之自為計曷若以唇齒之勢激諫于王不聽則以其欲死
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為信陵計曷若見魏
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死信陵君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
亦必悟矣如姬有意於報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勸之救
趙不聽則以其欲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
如此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

為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不知有王内則幸姬外則隣
國賤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是魏僅有一孤
王耳嗚呼自世之衰人習於背公死黨之行而忘守節奉公之
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讎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
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王盖君若贅旒久矣由
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其為魏也為六
國也縱竊符猶可其為趙也為一姻戚也縱求符于王而公然
得之亦罪也雖然魏王亦不得無罪也兵符藏于卧内信陵安
得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之如姬其素窺魏王之疎也如
姬不忌魏王而敢于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也木朽而蛀生之

矣古者人君持權于上而内外莫敢不肅則信陵安得樹私交
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啣信陵之恩信陵安得
賣恩于如姬履霜之戒豈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衆人
無王王亦自為贅旒也故信陵可以為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
以為人君失權之戒春秋書葬原仲翬帥師嗟呼聖人之為慮
深矣

評　意刻詞俊

魏無忌　十

王世貞朝

嘗也權之未譎吾戰者以法歸吳起以智歸孫臏以巧歸田單
以勇歸白起及廉頗李牧而公子無忌不與焉彼公子亦者以為

單虛得其名於娛名而猶見其實差勝於孟嘗平原黃歇以
為善用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吳起孫臏之時秦固未甚強而
田單之所推則騎刼墮則栗腹而牧匈奴也白起用秦師以攻
諸侯固無有不糜碎者是故白起用勁者也吳起用治者也臏
單廉李乘瑕者也若夫邯鄲之圍秦悉関中河内之卒蔵趙人
四十五萬而壓其城城且日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
其人皆嘍唶懦將之所教而恫脇不振之餘也又縱其父兄獨
子以歸者二萬人外雖削弱其形而内實有以一八萬人之心
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
為瑕轉弱而為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

無魏矣魏旦暮亦惟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一使致五國之師
而其人又皆恫脇不振之餘也國五其將將五其師此非可以
朋刻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之至
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為整轉弱而為勁者又何如也
公子不死魏幾不亡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間行公子知飲酒
近婦女之足以傷生不欲以生為秦虜耳愚哉魏王之為秦亡
魏也或曰公子非善兵者公子之客善之是不然公子歿而未
聞其客能西抗秦者也且客善兵亦唯公子善用之韓淮陰之
驅市人戰也高帝之將將也公子亦庶幾矣其無適之而今民
奉祠不絕有以也

評發公子善兵兩却秦師而存趙魏古辭錯瑰怳若睿

信陵君

王世貞

信陵君既促駕歸魏魏王與之相持而泣以上將軍印授之信
陵君發使使五國趙王曰邯鄲之圍實魏解也且其將者又信
陵君雖靡爛之餘不敢不悉發謂尉文君以八萬人往復之楚
王曰魏將信陵君矣微魏不虞亡楚亦不虞亡也謂春申君俾
都尉英以十萬往其韓王燕王曰魏吾蔽也不救魏亦亡魏亡
而吾亦踵之且又信陵君將各以五萬人往至魏郊戰有日矣
公子選魏之武士奮擊四而一之得十萬人衆喜曰吾聞王齕
之恃秦衆也蓋三十萬今吾加其四之一而居守者弗與也勝

有日矣朱亥曰不然公子不覩群鹿之於虎乎使鹿各逞其技
以與虎觸未有不飽虎者也群鹿併力而負嵎以其角勁外而
虎内掀虎未有不靡者也夫秦猶虎也五國五鹿也將者鹿猶
各逞技焉敢望勝乎信陵君曰謹受教乃身請於四國師曰惟
上國之卹我社稷而以師來也雖然莫適為長進退之節孰為
之金鼓也利孰行賞不利孰行鉞也請得一人而事之諸師曰
魏王師也而公子上將也敢不唯命之聽公子乃徧拜以謝為
壇而令之斬一將之後期者與趙一都尉之亂行者曰與秦捍
而燕以羸師嘗之佯退以亂其壁魏趙合而盡其良以堅當之
楚輕兵為犄角以行戰韓師西偏之韓以綴于已乃長戟斷其

公咸如公子教遂大破王齕折之西河之內是時天下稱明兵法者無如公子雖秦人亦曰自吾下山東未有如魏公子勁者也公子在吾何以得志乃進問

評　公子誠明兵法者誠善兵者文純是左國蘓張退矣

侯嬴論　王守臣　明

昔者信陵君用夷門侯生計矯魏王令奪晋鄙兵北救趙生乃北鄉自剄以送公子或曰生之死傷勇矣夫士固宜為知己者死然業已畫奇策建奇勳是亦足以報矣必殺其軀不已過乎或曰生盖節俠者流不死不足以明節噫此二說皆非也生之死盖不得不死也夫生能從公子耶不能耶夫既以老不能從也則公子行矣嚄唶宿將且就椎矣當是時也魏王必怒公子怒公子必求誰為公子畫是策者而并心焉則生能宴然夷門下耶且晋鄙死十數年後秦人欲間公子猶然以萬金求晋鄙客則當是時也客誠無如公子何獨不能求誰為公子畫是策者乎生又安能宴然夷門下耶夫死等耳與其以魏王焉而死以晋鄙客焉而死孰若自剄焉而死送公子焉而死噫生審之之孰矣故曰生之死不得不死也然則公子當時所以聽生之死留無半辭挽止者其亦慮及此歟

評　揣魏王之必死生晋鄙客之必死生故生先死信陵亦聽生一死議論絶唱

人物論　五卷

春申君　司馬遷　漢

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類耶

春申君　皮日休　唐

士以知己委用於人報其用者術苟不王要在強其國尊其君也上可以覇畧次可以忠烈無王術而有伯畧者可以勝人國無覇畧而有忠烈者亦可以勝人國春申之道復何如哉褁荊不勝以身市奇計不曰忠乎荊太子既去歇孤在秦其俟刑待禍若自屠以當餧虎不曰烈乎然徙都壽春失鄧室之固去方城之險捨江漢之利其為人謀下矣猶可以吳為宮室以魯為封疆春申之力哉當斯時也苟任荀卿之儒術廣聖人之道用之期月荊可王矣然以積去士以謗免賢嗚呼儒術聖道其與藏天地其明燭鬼神春申且不悟况李園之陰謀春申豈易悟哉

評　荀卿用而荊可王恐未必然第謂春申不能知荀卿豈能悟李園却是正論

人物論　五卷

楚國興亡 代荀卿書與春申君　劉軻　唐

自重黎為大正光融天下獨能有婦德教西伯弟子泊蚡冒熊繹華路藍縷以啟荊蠻歷文武始臣妾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

爭霸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職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可以獨為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以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說用亡太子走昭王汚楚宮鞭郢墓豈不以一說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以楚政付之當諸侯盛以游說交鬪猶以楚為有人無何為上官靳尚所短王怒疏屈平平既疏秦果為張儀計陷楚以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徒之敗懷王因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死而屍歸至今為楚痛豈不曰疏屈平親靳尚以至于不入亦謂令尹子蘭不得辭然無非已不能疾讒又從而惜之俾屈生溺離騷為之作褒王以前事歷指切骨雖有宋玉唐勒景差輩子弟賦諷弔屈不又何能免王於矢石哉

評　平王懷王皆以遠賢親奸致敗亡意欲使春申得賢臣而用之方可以相楚國篆正辭婉惜春申亦不能用而政

四公子　劉敞

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士至三千人然孟嘗以說靡惟馮生從車一乘入秦使孟嘗復重於齊平原將千里約趙與楚約從非毛遂冗不定信陵最賢矣得侯嬴乃能成功士亦安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此三人此三人者非特百十之椎也乃在三千之一也以彼之折節慕義貧賤無所遺乎生得其用者皆辛苦之世一耳而況乎不善養士士無所歸者乎其不困辱者矣何功名之望哉

評　只數十言而議論發出工緻異常

四君論　郭子章　明

四君者孟嘗君田文平原君趙勝信陵君無忌春申君黃歇也太史公彙為列傳豈非以四君俱下士煒煒一時推人國於亡而固其存乎要之未可槩論也四君者其俠同其功異其下士同其知士異其能得士亦異信陵上矣次平原次春申而孟嘗無數焉何以明其說也三君齊楚趙相國也國被難而拯之若援湯火相國事也信陵大梁一公子耳居魏未相魏居趙十年未相趙顧始以憐姊之故椎殺晉鄙以存邯鄲不忍先王宗廟之夷自趙趨魏以存梁而破秦軍於河外厥功懋矣彼其所下者侯生朱亥毛公薛公之徒皆能明大義以完人國者可不謂智乎絕口拒趙之伐而堇受其湯沐魏信秦間自耳屏廢幾於勞謙君子哉平原闇於毛遂必待其自薦而與俱楚此已劣矣毛薛俱趙士而勝直以為博漿者故信陵曰平原徒豪舉耳不求士也此足以槩勝矣楚之履珠者予不知其何人然賢如荀卿僅令蘭陵溺姬朱英策置不用則歇之闇亦勝類也始而疆楚終而賊楚棘門之誅不為不幸矣若田文者既相齊湣棄而之魏合四國之兵以伐齊湣王死於莒此亂賊也即其所餒者

非雞鳴狗盜之徒則暴桀子弟任俠姦人其太史公謂薛論
鄙魯殊皆其客爲之而孟嘗亦謂盜在門則士不至此雖論
也生無尺寸之功於齊死貽暴橫之俗於薛即平原春申已不
得較長而比大而況魏公子乎史稱文死諸子爭立齊魏滅薛
竟斬其祀魏公子受知於漢高帝過大梁爲置守冢五家世世
歲以四時祠公子嗟乎漢豈私一信陵哉高其功悲其賢不幸
以讒棄耳

評　首信陵最下孟嘗千古公案

毛遂　陳埴

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策著名楚

趙尚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養名當
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忿酬夙昔之願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
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
談笑而取秦柄其讎激之也故善用人者於其凌厲挫之時
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
其習安於豢養之餘而平生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將
無以自見也

毛遂論　唐堯臣　明

愚讀平原君傳至毛遂十九人歃血於楚下呼之曰公等錄錄
皆因人成事者則未嘗不以報前日目笑之忿歎太史公於遂無假辭
故人多快其辯獨以爲遂此舉足以償趙事特楚無人耳何則夫
子謀人之國非以功之出於己者之難以識其重而亟反之之
艱人之勢重則寡謀已以伸人古之人有行之者趙咨是也咨
之言曰吳國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若臣則車載斗量不可勝
數已之勢重則卑詘人以伸己古之人有行之者寇準是也準
謂契丹使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故契丹不
窺吳胡馬不敢南牧君子於是多趙中大夫之功而誦萊公之
烈不衰遂在趙幾年於茲矣左右不與稱平原君不聞名聲夫
不聞於趙必不聞於楚居趙不重於楚豈能自重以重趙耶世
有患盜者度己之力不能勝之束草爲盾衣以虎之皮語人曰

我善御虎晝則仰之夜則縱之循垣而走以待盜者闚而觀之
以爲信然故終其身無刼攘之患無他盜知畏虎而未測其爲
非真虎也彼十九人何如人也平原以其有文武智勇材食之
門下意必倜儻崖岸飾名好事者之流草盾虎皮縱之夜遊者
也遂也當兩君不決之時按劒拾階以刼強楚雖賁育不是過
矣夫十九人者苟且晏然居其下不動聲色楚之君臣意必私
其語曰聞趙有十九人未聞有毛遂者今遂勇略如此而十九
人藏鋒斂鍔意若有待其窮當何如耶是遂與狼子野心於今
日而十九人之風聲流聞於曩時者亦隱然虎豹在山未可犯
也重趙者將在是歟知十九人之無與於毛遂也哉夫十九人志

不有趙不勝倖倖面數吾人之短辱於楚庭噫楚誠無人也使代之君得如靈王其臣如析父晳無極華尚存肆其猜狠之心縱其貪饕之性盟不口血誓不要神徂詐狐疑睥睨時事識十九人不足為趙輕重重趙者惟遂一人殺一毛遂刼制平原君一武士力彼十九人蔫目管耳其何能為隨全楚之材臨以春申之勇桃弧棘矢徧滿江黃出趙不意西擾恒山南障河漳東拒清源北連燕碣直擣邯鄲之墟與秦兩分其地楚平於秦獲於趙趙未敗於秦先敗於楚名曰合從實為交惡求以禦敵適以興敵此韓魏襄知伯氏之故智也斯時也就使無忌竊符朱亥效勇諸侯嚮義吾恐大事已去無能為也趙之亡當不在于

秦王遷之日焉故曰毛遂此舉足以僨趙事特楚無人耳此之謂也儻者趙王與秦王會於澠池之上相如以口舌挫秦王之威趙王歸以相如位廉頗上頗耻之數欲辱相如愚觀秦猶楚也相如猶遂也頗辱相如其於十九人之目笑也相如引車徒避不以為耻且曰秦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巳與頗兩人在若相如則可謂忘小怨識所重者也抑豈嘗學道而與聞乎勞謙之說非耶不然戰國士能如相如之下人者鮮矣司馬遷作史記列傳相如而獨不列遂是或有意存焉雖然遂亦不可少也遂不自薦則趙不知遂遂不用十九人中無遂也噫遂真穎脫者哉

評文毛遂矢在弦上一言耳為楚發語亦自有奇見[illegible]涵而

樂毅弔　柳宗元唐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顧傍皇燕復為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款兮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跽陳辭以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

樂毅　蘇軾宋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伯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句踐句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

豈高帝亦欲罷兵歸國閉關謝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
者以爲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
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爲燕
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
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
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
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
無敗然樂毅以百萬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
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
苦湣王之強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

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
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爲之謀也當戰
國時兵強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而急攻之可滅此而
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
而爲天下笑也

評　樂毅以百萬兵守兩城不下其爲失策甚矣以仁義服齊與

樂毅論　　方孝孺　明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爲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爲行王
道之過余曰不然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勝者乎觀人之賢否
當先觀其所爲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觀其用心之邪正湯武
所以伐人之國者爲嘗有利天下之意乎不忍斯民之困於塗
炭挾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錙銖之非義殺一介之不辜雖奉海
內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暴著於天地之
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之民惟恐其來之不速翹首舉足而
望之此其爲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於利匹夫匹婦將
持耰鋤而逐之矣何以爲湯武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
義乎哉特報讐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宮庭從殺吏民以怨齊父子
兄弟之心而遷其寶貨重器於燕齊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
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屈而服之耳非心願爲燕之臣
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與即墨毅之心以爲在吾腹中可

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怠士卒之銳已挫而二城
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挫之讐毅
雖百萬之師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
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擁千里之城
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況莒兩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
征諸國則人豈有不服毅以二國征二小邑且猶拔之謂毅爲
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毅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
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之則亡王道特患乎人之不行耳小
用之則小治大用之則大治猶之菽粟之療饑小食之則不死
恒食之則充實可謂菽粟不可少食而寧啜糠覈之爲愈乎未

枉曲士不足論獨蘇子之互發於言也

評　駁夏侯蘇公不能發覺之解

燕昭王　祝允明 明

夫壘樹縣昔期四方士燕后之意良勤或曰未知道之不爾夫所求夫士以能薦己然後裕人重己然後重人俾慕金而至無廉與重失本爭末烏貴乎士又何頼焉余求之昭亦知之矣四海一后諸侯不方天子之命於是旁求茹啟咒禁背王略誰不欲迅爲龍之雲虎之風時乃七域瓜裂動名富爵之士選君而適父母之國不知求之則東躡轅西厭轡憧憧道途苟不設禮于此鳴志于彼乃將命价匍匐爾之匹敵之國以冥搜之與若

謂士必君就而赴嗟乎莘渭隆中乃尚矣宣父東西南北衛可仕即仕之亦奚必淇之幣先筐于鄒室而後出邪彼哉富有四海金被女寺而士罔覩則何如哉郭生之馬腧辯矣他日罔聞焉要魄非國昭弗足以寒燕之招故余姑置隗曰昭王君賢

評　士非金可招然非設禮則無以招士文古而意婉

荊軻　張鳳翼 明

予嘗讀刺客傳至荊軻受燕丹之謀而入秦蓋不待秦王之擊軻而已知其事之不就矣方丹之始謀也欲刼秦王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盟不可而後刺之是以刺王爲再策也夫秦棄禮義而上首功其非齊桓之儔明矣即刼而許之且將不旋踵而背盟觀其以十五城誑趙以六里欺楚可徵也當是時直宜以必刺爲計内離其君臣而外連諸侯庶幾可以快丹不知出此及其不就也乃罵曰事所以不就者欲生刼之以報丹不亦晚矣哉或曰高漸離非必死秦王者乎而胡爲不就也曰亦天而已矣予之所謀者人謀也人謀之弗盡得無遺憾乎

評　不惜其謀之不成而惜其謀之弗盡亦大快人

荊卿論　郭子章 明

嗟乎荊軻之事無足道矣而所以使軻之不能竟售其志如聶政曹沫之所爲則丹自誤之也軻之言曰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當是時太子業已遣秦武陽副

之矣而軻必欲待客來俱何也彼固知武陽猾勇者不足與共事也夫其陳嵩咸陽之日正咫尺縞素之候而武陽色變震恐終以敗事使荊軻逐王王環柱走武陽少鷙健與之夾逐豈不足以當夏無且之藥囊而竟不能張一空拳相搏也則太子促荊軻而輕用武陽之誤也軻在榆次論劍於蓋聶在邯鄲諍剌於句踐在燕市酣友於高漸離軻所與遊者非節俠之士則刺擊之夫未至之客庸非斯人之徒歟使丹當日少須臾匕首待其客至而與之俱則展㕑毒於陛軻必有以得志於秦王矣嗟夫天將畢六王一四海秦王亦天幸哉丹之急軻軻之客不至武陽能殺人於髫齡而不能匪使於壯歲皆天也燕丹之載軻左

手扼秦王袖右手揕其胸數之曰從我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為豎子所欺事不濟也夫秦王之欲聽琴聲軻之聽秦王聽琴聲鼓琴美人能以琴聲送計軻衛人不解秦聲皆天也不然殿上之匕首不中筑中之鉛又不中博浪之椎又不中故曰天之所興誰能禦之秦王之不死天也而魯句踐乃謂軻不講於刺劍之術彼惡知王者不死乎

評　太子促行故荊軻不得待客前后總歸之天意奇文奇

策荊軻　　王鳳洲　明

荊軻為燕太子使將入關寒泉子見白虹之貫日也詫起曰此必有諸侯謀秦王者乎據崤函之衢而候之燕軍四乘寒泉子視其使貌沉深叵測也其副悍目哆口怒而面白此猾勇者曰是為謀秦王者哉奈何投肉虎狼之口而懲社稷也舍之間行謁荊卿曰客何所繇事曰敝邑燕王之孽臣毋關秦王有意督過之不勝恐懼以王之欲地讐首獻頓世世稱北藩築宮比於臣妾不識秦王亦肯幸赦燕否寒泉子曰此非愚野人之所任也雖然試為子籌焉之十一夫秦豺國也其君臣日夜束嚮而思食諸侯王十世矣今業已吞二周掩三晉郡縣之丘旦暮虔易水燕太子為欲地之足以飽秦王而讐首之足悅乎得燕欲共焉往得太子讐首焉往為太子計若不過曰吾遣卿西事秦秦王幸而見之以其間為曹沬所為刼諸侯侵地大善則不可因而刺殺之秦內急王而外寬諸侯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幸而計遂為曹沫要盟而許之釋盟而不食言此五霸之事也非所以語於反覆秦也兵必速加燕計遂以殺王秦之易王也如反掌而用兵如脫兔兵必速加燕計不遂而生語洩秦王之恚然怒也兵又速加燕加燕而杜稷墟燕之子孫之無噍類也援秦以名而快其忿餉其藁毋其物荊卿恐曰不敢先生幸終教軻曰毋也子行而獻欲地讐首秦王必暫悅悅而子說之以寬燕而伐梁楚必從秦兵發子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寶賂秦使悉國兵尾其後約楚而夾擊之以重金寶賂匈奴悉胡騎由五原躪其西北以重金寶徇三晉之亡臣大夫而悉燕兵數十萬壓之必群起而響應夫秦重兵聚於外而內空虛四捍不逮驟發於不虞之燕其亡秦必矣子為盜俠而貸燕之社稷何所非死乎荊卿拜而請曰先生之言金石也請勿泄也既別謂秦武陽曰吾非不知彼之謀以曠日持久則不能也吾以刼許太子而倍之是愛吾身也怯也吾且行矣

評　文奇而詭策辨而正

荊軻　　林希右　明

荊軻劍客之最下者也太史公列之詳矣論荊軻者多以輕用其術自取殘身促亡人國爲軻罪嗟夫其論軻當矣然以爲論之軻之術不行于秦其亦天未厭亂也哉蓋秦之虎狼之呑併累世富強之資以并包叢括取先王之封國而刈殄其君遂絕其民井田則壞典籍則焚經生學士則坑殺一以斬割刀鋸爲威待天下天下之苦秦者不特燕爲然然秦不特丹爲然然秦者不特軻爲然譬六國之君無有奇七盟之并力同心期得志於秦者獨丹以慕義之心而感軻軻亦以慕義之心而應丹不得已而爲燕秦之計思欲以一劍制秦政之死命夫秦政之虐方厲如鏌鋣干將不可輕犯丹與軻非不知也六國之謀臣烏集

猛將雲屯強兵勁弩犀革銳矢橫槊利刃易馬輕車皆從而爲一猶不敢西向以窺函谷而軻乃欲挾七寸之匕首進三尺之圖藉借力士一人以攬虎牙而僥倖於萬一之或試噫得非疎且愚哉然計軻之意良亦有說毋亦曰孟嘗君以劍俠重齊矣平原君以劍俠重趙矣春申君嘗以劍俠重楚矣信陵君嘗以劍俠重魏矣之四君者皆以劍術爲秦敵而支其國於番遲綦虎之吻吾上之不爲貽書之連合從之秦又不能如四君之養客任士以殺強秦之勢則亦以其慷慨之性推埋屠狗之技奮而爲丹用以庶幾於褫祖龍之魄幸而成則爲脫頷之毛遂不幸而不成則猶不失爲懷璧之相如夫而不欲成秦政之亡乎吾之劍可以得志於秦政是以匕首而存燕也夫而欲以發秦政之虐乎吾之劍不惟以殺身而燕亦以此斃也燕且斃矣而身不足恤吾之義亦可以無負于丹而有辭於天下後世此則軻之所以不重其術而輕爲燕用也故當其時使拔劍斷袖之說不行于殿下之士而荊軻把臂中胸之術得售于政則六國之君臧者臧矣未臧者幸以存也瘡痍之民殲者殲矣未殲者幸以瘳也井田壞矣未壞者猶可講也典籍焚矣未焚者猶可攷而存也經生學士坑殺矣未坑殺者猶可徵而求也此非天乎惟天之意不在燕而在政也故軻不得遂其謀究其術若良工巧冶之所鑄而茲以鷄嘗試以人與而立死者一旦竟

爲殞身促國之具噫天也軻如彼何哉然則軻之劍非不可以斃秦也天未絕政也軻之術非不可行也不可行于未絕政之天也譬之毒藥置之酒中可以置人于死而藏獲之進者僵而仆矣不然良之椎亦軻之劍也副車之中亦即圖窮之見也而良則免軻則不免何邪嗚呼當天意之猶在秦也則六國之謀臣猛士堅甲利兵且于秦無如何矣而何以獨罪于軻當天意之旣去秦也則戍澤鋤耰之卒且羣起而滅秦族矣亦何専於軻之劍世之論不察天人興亡之故而徒據成敗以論人物其何異於得不藥之病夫而咎蕭儒之不善藥也哉是以愚嘗爲之論曰先王之道不當天運之一厄則秦不得以一戎狄

之器而主天下先王之道不繫天意之有續則漢亦不得以一亭長之弱而促強秦故均一劍也或用之可以平天下或用之不免於殺身而亡人之國至其用之善不善或有致之而然而未必無天意存於其中也愚獨善于良之不售于一椎而卒能斂鋒以待秦之自斃而報韓之忠得以遂獨惜夫軻之不能為良而平生所學之術聊試之而一敗塗地也後之學劍者既有其術而又能援之于天則可不失一匹夫斯術也豈特一匹夫之技而已哉

評 軻之劍即良之椎此等胸襟豈尋常可測壯志不售為之短氣大槩與鄭公之意相類

藺相如

司馬遷 漢

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知勇可謂兼之矣

藺相如論

王世貞 明

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為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與不得其情則與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與城也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紿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眾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勁澠池

（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

柔信平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存趙者天固曲成之哉

評 相如前請數語自可以動秦王惜當時見未及此

藺相如論

蔡元偉 明

藺相如之完璧歸趙楊龜山深非之謂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澠池之會擬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予以為不然凡至險至難之事非有智略膽勇素定於胸中而欲僥倖嘗試於萬一未有不敗者也相如之可使已見知於繆賢而方奉璧出使之時已擬完璧歸趙之計而許於趙王之前矣果能不辱君命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澠池之會爭瑟缶於一擊之間而秦不敢動使非計議素豫有以定其心而壯其氣必其成而保其不敗安能

（大呂十二月之律也）

以眇然七尺之軀而當虎狼之吻哉夫抵戰國策士其奇謀妙
算自與儒生規規繩墨者不同觀者自當別論龜山乃以常理
常法束縛之豈不爲相如所笑觀其先國家之急而克一已之
私以下於廉頗雖儒者懲忿之功未之及而豈可以輕議哉夫
以趙之弱豈不大勝於趙特其臣之智畧膽勇無有如相如者
雖以惠王之中常而懷王不能用也故卒爲秦誘執之以歸客死
於其國而其子搆復迎婚于秦六千里而爲讎人役以國無重
臣故耳如相如者豈易及哉抑戰國之士其料爭多奇中載之
史書者不可勝數藺相如之使秦料璧之必能歸也毛遂之按
劍料從之必可成也張儀之敢於歸魏料已之不能死也侯生

之將遣朱亥料晉鄙之必見疑也而朱亥之不去魏料秦王之必不
殺也孫臏之所樹大書料龐涓之必燭火也聶政之許嚴仲子
料俠累之必可刺也張良之擊始皇料大索之必不能得也豈
如豫讓徒抆其報主之義荊軻徒恃其匹夫之勇而無成謀善
策以取敗者比哉

評　相如有成筭非嘗試於萬一者龜山之論果近於迂

白起王翦　司馬遷　撰

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
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
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㱦身及
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擬對白起　王宗沐　撰

秦昭王四十九年白起爲將攻楚夷陵敗趙長平以功封武安
君昭王乘勝欲遂取邯鄲武安君不可求任行乃使五大夫王
陵王齕迭將果不下昭王與應侯雖臨強之終不肯且有餘言
昭王怒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旋授使者以劍賜之死使者行
及杜郵將命武安君信且駭引劍良久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
耶使者從旁笑曰孰謂武安君之知兵也今乃知武安君之不
知兵也武安君曰仁者周身而孰計智者後生而惜名自是爲
秦將也而遍摧魏陵楚趙斬首百萬取七十城谷變出奇使秦

人虎視于天下今以智之盡也以至於此而使者以爲是不知
兵何也使者曰僕謂將軍之所知者獨擊刺旗鼓耳且將軍以
爲秦今之所缺者獨戰勝乎武安君曰然曰是乃將軍之不知
兵也夫兵者除暴禁亂修德侯時故不和於衆者不可與成功
不協于內者不可與慮敵語曰武于政不武于勇武于廟廊之
內不武于四境之外伏羲神農教而不誅堯舜禹湯誅而不怒
孰與阻兵以逞志無少休者哉秦之威懾天下於興王也數世
矣權虜士民疾戰諸侯矢之所加無虛鏃非不快意然猶恐其
自焚也而主君新立將軍爲將竭轉輸之力邀天幸之會狃偶
鬭之勝殄韓魏之衆追趙竟陵逼敗離虜長平勝趙坑其卒四

十萬人秦王適于志盈于慮以為有征可以盡天下故復收餘衆以臨邯鄲是弛以積疑慮未平謀而將軍至是乃始以為不可秦王寧復以為情哉方今諸侯恐亂擇士並餘是非禍濁不可勝理于是乃廢文崇武厲兵繕甲效勝于戰原由此言之天下之勢遂未有所定也而將軍為王辨朝夕哉孝公遭擯斥之忿自痛于心設官分土以延賢士而商君用然後變法教戰蓄刑虐民罪不諱於太子令必行於徙木比其車裂衆也而秦人莫憐故自商君之用也而天下知秦之尚首功非古昔也昭王恥無王處心積慮而應侯入然穰侯之貴而死於困太后之親而逐于別室故自應侯之用也而天下知秦之疏骨肉而急成功

人物論　卷

也將軍起庶長歷行伍不謂不顯庸然焚楚宗社虔劉其主長平之事趙人若醯雞馬而使天下不樂為秦之民故自將軍之用也而天下知秦之殺降人安殘忍也秦自文公居汧渭之會鄜畤陳寶天所錫命非晉之勤雜衰之霸載在王室斬艾宗積以有此土西有巴蜀漢中以為利北有胡貉代馬以為用取那黔中有天下之二陲足以稱雄國制形勝雖無三君僕猶知其崛立于天下而徒寵其政柄並之亟凝是三君為秦謀不忠而將軍之計猶有所憾也武安君曰願聞愚計曰將軍以為長平與邯鄲孰堅曰邯鄲堅曰將軍兵與陵戰孰善曰不如起曰然則以將軍取長平以誘之得也以陵戰不能勝邯鄲非計之失

也誠易其事成敗之數未可知也王者務慱其德伯者務富其民強者務鳩于敵武王克殷禮商容封比干而王業定魏罷矜鄭伯復之轅門而楚霸秦不然無欲於天下而使天下皆知其必死以逆執事是誨之戰也夫四十萬亦衆矣中也存孤臣出奔乞師存楚齊人不戒逐人飲戌者酒齊師藏焉竊當其時脫一趙人感識其必坑而借一以與將軍決僕恐軍幕之必有戕血舟今不異王齊桓之跡復見于今而周武楚莊不足多也是將軍之計得矣夫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四時迭退無居功焉秦法有封土而無分功人臣有竭忠而無必致功威震其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不識不賞與復為將軍計其危而直不賞

人物論　卷

邪是兩者非將軍之所處也將軍奮起於鄢戮力四討不數年而封君侯將軍之效于秦與秦之所以報將軍者皆處於隆矣而未有變者將軍嘗謂滅趙矣邯鄲不舉趙不可滅而將軍以為不可者自貳也則王以為將軍有遺慮將軍任事二十年未嘗留行而獨于邯鄲畏馬若怯則王以為將軍有遺力應侯積寵久其誠心不能下知邯鄲之不可取而必以強將軍者寧失計邪而將軍不行秦王不信是應侯之得間也將軍尚不能拊口結舌幸其無功而有餘言以慚秦王秦王慚且疑而應侯間之其所以收將軍者直不賞哉雖欲無今日不可得矣且僕較之秦地千里趙地亦千里其兵之所當亦略相承趙今長平一敗

而死者四十萬老弱之骨高于陵山是全趙之民不足以當將軍之再勝秦人雖勝而物故亦多死者傷者完者其殯瘞慶帛之具出于私宮償十年之田也而褒殮不訾是全秦之力不足以當將軍之再戰夫再戰再勝猶未足以舉趙而帝秦是將軍之兵如竭澤而漁非不得魚而明年無復漁也師之所處而荊棘生大軍之後而凶年繼明仁人治兵猶甲非相陵也三晉之人死于兵者累世矣而未有若長平之酷者其民刳腹折頸身首異處暴骸草野頭顱給螻蟻趙父兄怨將軍深入骨髓使死者無知則將軍之德不勝趙父兄之口死者有知則陰守將軍老泉于庭矣趙人今而後得以[illegible]徙慮將軍之不速朽也而

人物論　五卷　四七

獨秦王哉武安君惘然曰起今乃知死所矣王賜劍不如使者命之利也遂自刎

評　長平坑卒武安君誠慘矣秋郵賜劍其天道之好還乎

讀至死者無知數語令人毛髮竦然

王翦　王維禎 明

古者天子拜將親推轂而命之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任何專也爲將者亦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威何重也任專而主不疑威重而下不畏主之疑是適何術哉心之交孚所由異也周德下衰忠信道薄矣君之所爲孚慎而授節者非誠有心膂之寄也不過藉其死力耳臣之所爲汗馬而樹功者非誠有社稷之忠也不過欲居其成功耳當其時列侯大夫以狙詐之習轉相傾危者比比也況秦猶虎狼之國秦王爲人文恒中而輕食人彼建功謀策之士得以功名終者幾何人哉此剪之所爲日夜凜凜懼也伐荊之舉王蓋謀之剪矣其不用剪者非靳六十萬之師也以爲而將恐不利於秦也王疑剪之心已隱隱伏矣既而強起頻陽卒用之者非輕六十萬之師也欲委其功於荊不得不屈從其謀也而疑剪之心豈須刻忘哉剪爲秦名將一將而拔趙再將而定燕三將而滅三晉其樹大勳已非一朝不獨秦之諸將畏之敵國之君臣皆畏之忌其盛而樂其敗者蓋屢矣矧此一將也以全秦之兵而墮之方城漢水

人物論　五卷　四八

評　勘破世君臣相愚計術真得誅心之法而詞古氣雄識高神王所謂秦人軍秦人文也

魯仲連　司馬遷

魯仲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予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屈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稱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魯仲連論　楊維楨 明

戰國之士非游說則游俠耳獨魯仲連不涉從衡之利稱天下士也當是時秦爲七國雄鄰燕趙韓魏志在於猶秦故重得士往往致重賞割封而虛居左席以來之於是有雄誕之徒詹

口舌之能以應之然而六國之師莫有窺敵秦之國十倍之地
而能扼雍州之險秦乘戰勝之氣肆虎狼之威霸韓魏制燕趙
脇齊楚誘楚襲括并包之志尚不待於莊襄之後也向之從親會
盟插血之君而今日割地求和明日遣子入質若救肉餧虎馴
至梁冠毀冕以至妾之吁秦不稱帝於天下者一髮之間耳孰
謂布衣之客不在卿相之位無尺寸之兵而欲恃三寸舌挽天
下既去勢之方熾哉夫以片言之微何有於一國之存蹈海一
步六國之沉而自當百萬之命方且團成諸侯於傾臨之地亦凛
凛矣今也三寸之舌一據至尊之座而作其羞辱畏惡之氣大梁之
使聞其議而起其怯避畏避之心而秦不得志於天下者又四

十年烏呼向非連也則山東諸侯馳車馬奉玉帛群走關中秦
且儼然以鞏洛之周自處矣及其拒五城之封棄如敝屣卻千
金之壽輕於鴻毛高節雅度照耀千古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又曰是氣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連之不屈於物者
氣以勝也謂之天下士將無愧吾至夷之門游說也游俠也比
諸妾婦者吾不得同日語也太史俾鄒陽同傳儗人豈其倫耶

魯仲連論　湯聘尹　明

公孫子有言仲連非高士也士以肥遁為高不有鴻冥鳳翔乎
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見斯與洗耳而飲犢諸賢相倚伍矣新
垣衍之入趙必介紹平原君以見之而射書聊城寥寥數百言
身既隱矣焉用文之非集由所謂浮游欲求聞其名譽者乎天
下安得而高之曰此仲連之所以成其高也夫伯夷隱於海濱
矣而武王伐商何以有叩馬之諫弦高却秦存鄭鄭欲賞之高
以其屬從東夷終身不返夫海濱之隱東夷之處可謂理亂不
知矣而必於諫周為綱常計也必於存鄭為宗國計也秦上首
功以陵六國權使其六十虜使其民非周室之罪人乎魏乃欲從
而帝之以紓趙難是救燎原之火而益膏置薪也其何紓之有
六國之耳心於僕妾也不足惜也周室猶在置之何地秦之帝
不帝周室虛名之存亡六國社稷之安危係焉是天下一大機
而仲連安得不一出其身為之排患難解紛糾而袵席之也仲

連諍垣衍出秦將聞之却軍五十里不待無忌竊符之救而先
以奪其氣矣平原封之不得爵之不能而千金為壽一笑而卻
名榮而身潔其孰能匹之及田單復齊七十餘城而聊邑歲餘
不下士卒潰死仲連一射書而將殞城潰夫仲連齊人也湣王
之變賴田單克復而頃兵聊城經年不解脫使齊病而燕奮復
如望諸君之長驅齊之為齊未可知也仲連豈欲沽名於濁世
而自謂一紙書賢於數萬衆哉夫亦不忍斯民之暴骨而憂宗
國之復危耳然秦以振綱常克燕以存宗國勞茂而不有功高
而不居蓋至海上之逃而蟬脫於濁穢皭然不滓與伯夷弦高
爭烈矣君子曰仲連之救世也行中權其逃世也身中清故取

人於戰國自孟子而下吾必曰仲連。

評　却秦帝則爲周下聊城則爲齊連眞天下士也。奇論。

田單　司馬遷

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拒其田單之謂耶

范雎　司馬遷

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阨惡能激乎

范雎論　翁金堂　明

傾險之士非能得人政也傾險之說非能動人聽也咎在聽者不察爾范雎者戰國中最險士也咨嗇餘息囊橐入秦一旦進說秦王意投志愜扼元舅之尊親奪其相位而恣睢所行毋后介弟皆斥不安處自古說易行而國政易得未有若此甚者也然其實豈雎能哉秦昭繼王政不出己上則不勝其毋子則過於群弟而外又有穰侯東國鈞也心不平之惟欲得一人建一策收以自歸久矣適此而雎以險語中之王其不深入哉今觀雎所計畫惟有遠交近攻畧可施用其餘非離人骨肉則毀人功伐語也是果足動人否中尤詭誕則曰臣非不知今日言於前明日身死於後死而有益於秦臣不惜也但恐臣死之後天下之士向首畏足莫肯向秦者嗚呼不恤其死而憂國之無人此宗臣之義也非羈旅之臣所與也昔者比干爲商貴戚故至死不忘商屈原爲楚同姓故至死不忘楚雎之於秦何如哉未受釜鬵未擔一命而遽欲爲秦死且不忘秦斯非惑則誣矣稍有察者必詰之云先生甚愛秦矣先生秦何戚也秦亦何德於先生也秦之興衰又何與先生事而先生遍憂不釋以死也雎其將復何辭可詰而不詰辭可窮而不之窮則誠不察之咎矣險何能焉雖然秦昭非不察也惟不暇問范雎一作嘿辭而昭

己皇恐請益至有涸以寡人不汲社稷之語雎惟不言言出即嘉謀矣尚遑計其爲險又遑知其爲誕

評　雎顧爲秦死誠爲誇誕然其言纏纏足聽又誰疑之此況不暇疑乎妙妙

茅焦　湯聘尹　明

嫪毒之亂秦王遷太后於雍客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焦也後至不畏鼎鑊而力諍之由是秦王悟而迎太后焉復爲母子如初談者以爲頴考叔之錫類不是過也意長信非母弟之親宜淫非溺愛之比秦之先王有知太后不得入莊襄之廟矣不爲逸也秦則不爲孝也毋雖誓之黃泉老死雍里亦不足以謝

先王而何焦之汲汲於諫也春秋之義絕不爲親於文姜則然
非仇母也以父而仇之也帝太后非莊襄之伉乎始皇惡得而
母之焦其未聞春秋之義耶且曰車裂假父撲殺二弟此何人
也而父之弟之其忍汚諸口吻哉然則始皇何以悔而從之焦
之說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而
倍秦耳始皇之樂從者非爲天性之親也欲帝秦之速成而懼
諸侯之沮術也然則焦之謀固戰國之奇士而亦頴考叔之罪
人也

呂不韋　司馬遷

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毒聞之秦王驗左右
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
宮發吏攻毐毒敗亡走追斬之好畤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
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呂不韋　蘇轍　宋

戰國惟秦楚擬爲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恭矣若三晉及齊
皆以篡奪得之其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衰亂欲假手
於秦而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釁納妾於子楚以亂
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
而後授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不覩其微孰知
其故哉

呂不韋　張鳳翼

說者謂呂不韋非賈人也採奇貨于異人收重息於秦國亦知
矣哉予曰非知也不韋蓋奸雄而賈於智者也但天意欲滅秦
而彼以心計得之耳蓋好戰之國必亡天固惡其殺也六國好
戰而秦甚焉六國當亡則秦宜先之秦亡則六國不亡矣秦則
服辜而六國得逃其罰故天不得不陰亡秦而陽亡六國然則
不韋之巧于代秦者乃天之巧于代七國也而豈不韋之智勝
哉黃歇之于楚以斯術也而歇用以自殞則政之襲秦不韋之
自殺皆理之所必然者不三世而秦亡不韋之嗣亦滅孰與爲
陽翟大賈世其貨之爲智哉不韋陰謀亦天之所惡也天惡秦
不及待漢故假手不韋以絕秦之嗣而秦之國以滅秦滅六國
六國亡亦可以無秦而呂宗滅是天三降殫惡之典一于秦再
于六國三于不韋之子孫也而不韋以奇貨自得傳曰苟非德
義則必有害其斯之謂與

評　三降殫惡之典可謂巧於論天

呂不韋　湯聘尹　明

世傳不韋以呂易嬴六國未亡而秦先亡古今遂神其事而固
信之愚竊猶有疑焉夫不韋自異人爲奇貨而以美人釣奇事
誠有之然異人請而婦之至大期而誕子未必請之時遽有孕
也雖有娠不韋其肯輕洩之而亦孰從知之耶果有娠而後獻

當始皇在趙而毋子俱歷其艱難獨不能語乎以呂氏之亂如齊東昏妃之於蕭續耶如語之故始皇必不忍忘一本之系何至忿然曰何親於秦號曰仲父以秦先王之功且躬出其後而俾之遷蜀以死雖賓客遊說萬端而莫之阻亦自知嬴非呂也不然豈以始皇之才而不逮蕭繹耶始皇自以功德兼三邁五嬴氏祖考曾不足其睥睨豈不能追崇其所自出而使之北面僕僕亟拜耶然則呂易嬴之說何所自彼六國者反覆傾危之流安知其不釀是說以悅主君而間敵國也世有比李誅嗣者或造譎其言而誣其非其之子桓溫亦誣東海三子非其所出蜀戰國之際出於好事者之口一人唱之十人從而和之遂至亘

古今而不能解然則牛金代典午之說亦可疑也或曰果爾則黃歇之謀楚李道兒之代宋亦無徵歟曰春申進李園之妹李園誅之而楚之國人共知之也若宋昱出於道兒六宮誰不共聞夫呂邪鄭暇孫之比乎以呂易嬴六國之客好事者爲之未可知也獨惜文信侯位爲相國戶食洛陽其視多財善賈何啻萬倍而乃宣淫於雍宮身蹈不測之罪豈其春秋徒作未燭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而不善居功歟咸陽之布亦荀卿之徒之書而非不韋之書也評獨辯呂易嬴未必然是一卓見

荀卿　韓愈 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荀卿　蘇軾 宋

昔者嘗怪李斯師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仇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

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本論載於史記秦始皇本紀後

古今人物論第六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秦始皇

司馬遷 漢

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夏殷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

秦論

班固 漢

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兼并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

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弧蹈參伐佐攻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殁胡亥極愚驪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慮卻顧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

史記作日

史記作車

史記作壅

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中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評 嬰贊乃班固因漢明帝問及遷摘遷短而著論如此語高古絕甚不類孟堅他諸作

秦始皇論

王世貞

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莊襄以前之王

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夫秦自孝公用衛鞅為功級之賞以誘戰士而使之強七國之民自始祖而至於耳孫其皆世世入秦庭而封於涇渭之間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士不得拱手奉先王之業蓋至始皇而天下之所謂共主若赧王者頓首於冀闕之下而周不祀矣是時六國之遺秦者四而其半已為秦有矣秦雖大出兵以下之而非有血戰封觀之實如長平伊闕者也秦之勢不得不併六國六國不得不併而為秦且秦至是非與周代也與六國為代者也夫六國者非皆夷之楚即篡晉之趙魏韓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疾之藉令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令而輕徭薄稅以與天下相安於無

噫夫誰曰不可善乎董生之言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昔人有云湯武逆取而順守之而儒者皆以為非愚以為未可非也夫桀紂者誰之後歟禹與湯之後也商周固世世而臣事之矣桀紂二王雖惡然不能出於五服之外而使商周之民盡被其毒也即不忍而誅其君弔其民並其近畿之賢如若微箕者而臣輔之不亦可乎是時夏殷完國也非若赧王之如髮命而不可挽者也商周大邦也非若晉宋之伏危而不可退者也聖人與其攻之仁而亮其心之無所爲而姑爲之稱曰順天應人然猶不沒其實而時見之未于之不純于湯武也乃其所以不純於秦晉也近世有豎儒王氏者不得其説而輕於持論紕其

統而削之嗚呼是身為僭也、　評：論駁極工、

過秦論　　明　楊慎

有問于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關中之力雄自惠文用張儀離横之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併之説用天下皆秦矣然爲臣者功成而身喪爲君者業成而國亡其強也斯所以爲弱其智也斯所以爲愚嗚呼悲夫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餞而祖龍魂斷於沙丘鮑魚腥聞乎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兄而繼立方欲極耳目窮心志之閻樂之戈已及於望夷矣子嬰討賊方平肉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親胥未及盡相勞而赤帝真人已翔乎霸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閏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二年子嬰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敲電光之一瞥吹劒之一吷左蝸之一戰南槐之一夢也須臾之在億千稊米之於大埋實似之雖得猶不得也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孔子之言觀之聖賢之論卓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哉善夫蘇子由之言曰天厭喪亂假手于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隙納妾于秦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矣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

後授首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以此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評：可與賈生論並駕、

坑儒　　唐　賈至

昔秦滅羲軒之制廢唐虞之則大搜學徒竭索儒童僕書擇撥若鱗集鹿聚然後罪九流之異論尤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究骸積於坑谷流血染於泉壤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嗚呼秦皇帝以神武邁古并吞六國掃天下以一尊共辟雄如寸草建官能侯大權在己自軒轅以降平一宇宙未有若斯之盛也夫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以正業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而不知正之可以守向使天下既定守正崇儒遵六

綴之謨訓用三代之文質則唐軒感矣湯武弘業不若也觀夫坑儒焚書之意乃欲蓋先王之能事竊作者之鴻名難衆耳以前聞逞私欲於當代此儒之所忌也秦之所志非矣儒以恭儉爲宗秦則殘其生人極力宮室儒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勞師四夷儒以宥過容賢秦則刻法峭刑賊虐諫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師心狗知播棄典墳夫如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也　評　推秦焚書之意允苛

盧生　王世貞 明

盧生等相就坑搏膺而嘷曰天乎余之無罪也余死將詛諸孔子盤者叱曰嗟生惡無罪主上既以枉孔子過而召諸儒生乃倍

孔子來見乎抑匿孔子乎倍而來不義匿而爭不忠夫仙藥之難就而仙材之不易遇也而徐市苐乃面相設欺靡膏血而奉之又其以于溺大海諸儒生從史如哭泒退有後言死者而無知也矣所詛死者而有知也矣以見孔子盧生實然雪涕曰死晚矣死晚矣乃就坑

評　盧生等之坑誠無足惜然坑者豈盡盧生耶

坑儒 銘　司空圖 唐

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轍儒祀而家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評　坑儒坑秦萬世痛快

由余　蘇洵 宋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非以盜賊夷狄之士可爲也以賢之所在焉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爲恥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是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王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嘗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

趙高　蘇軾 宋

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之治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

累顛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固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

評 明官宮之禍重為後世戒眞金鑑也

李斯　　司馬遷 漢

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闕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嫡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李斯　　蘇軾 宋

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李斯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夷三族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謂軼堯舜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其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秦法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不敢復請亦知始皇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為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夫以平易為心忠恕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鬼神雷電之不可測者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寧死與反而已李斯之知蓋足以知扶蘇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包丘子　　張之象 明

包丘子者秦時人也不詳其姓氏蓋隱於包丘之下故稱包丘子云始時嘗受學於趙人荀卿所與上蔡李斯同師李斯自以不及包丘子包丘子家貧甕牖蒿廬樂志勵節布褐不完菽食不飽嘗織蕭以自給不受贈遺里中豪者子或非詆之不為改色李斯將入秦顧謂包丘子曰斯聞之得時者昌失時者殃今天下鬪爭客者主事子當是之時而懷璧退隱不求世用內無以養外無以稱將畢命溝壑而已夫人處百齡之內殆等驅隙何乃自苦乎包丘子默然不應鼓琴不輟斯逡巡而退有慚容既

而李斯西與秦事始皇帝遂建功名相益以顯榮斬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尊寵熾赫當時無兩於是包丘子遺書風之曰蓋聞物禁大盛鬼闞高明鄙語云惑者知返迷道不遠如不知足則失所欲足下位崇尹望名巨泰山而不察損益之際忽持滿之戒必有覆滅之禍矣夫鵷雛不恥卑棲知所遠害也蛟虬不恥污泥知所避患也願子三復討之李斯不從秦二世二年果以郎中令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論腰斬長安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仰天嘆曰吾卑從包丘子之言不至此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其後數年而漢興高祖即位雅聞包丘子賢徵爲太子師固辭不拜將妻子逃去入

大滌山採藥以壽終其所著書曰包丘子言養生之事甚具有子三人頗脩其先行俱爲巨儒亦不預仕外史氏曰語有之鐸以聲自穴膏以明自焚以故無赫赫之勢者亦無戚戚之憂李斯起閭閻千萬乘卒成帝業非不尊遂矣而懷祿貪寵不知變計及既陷大戮始悔不用包丘子之言不已晚乎包丘子隱居韜晦蕭然世表如在孔門雖季次原憲之賢亦不是過矣即漢之錄隱節者首言四皓然四皓藉園綺爲漢太子一屈而包丘子性在丘壑沒世不返又曷可同日而語哉嘗觀古逸民俱多不具于篇余是以表而著之

評　包丘子奇士哉非稽張公鮮識其人

擬答李斯　　　　李夢陽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乃矯詐爲二世答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愍朕竊怪丞相忘其大而掇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指乎赫赫者也朕甚惑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書焚之夫詩書何惡于丞相哉諸生之坑咸陽也朕自知識闇此事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獨不能強諫耶朕既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大行喪未發輒廢擅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公主毋之朕口雖不言

於心竊無恥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爲朕則得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于丞相丞相乃曰堯禹以身殉天下是果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爲桎梏者也丞相不欲朕爲堯禹則欲爲桀紂耶夫讒賊者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侍始皇帝始皇帝末聽惑左右窮兵黷力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內外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戮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與遊觀見主之得意勸爲已有抑末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輕乎赫赫者也夫闢地與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輯和其人民使人人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

豈宜丞相將邪相邪丞相治民二十餘年于茲矣始皇帝倍羣
臣未久關中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幟而鬪揭竿而兵
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剡盖相望於道其貎安在丞相子由三川
守與賊通按驗且有狀君其告諸廷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
天喟然嘆曰嗟乎斯之死固晩矣遂服辭論具五刑腰斬咸陽
市

評　趙高最忌李斯果能以此書詰斯斯亦無辭以復

設扶蘇訟書　　柯維騏

秦始皇崩沙丘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詐爲始皇書賜上郡數
長子扶蘇及將軍蒙恬罪並賜死扶蘇不敢復請乃爲絕命書

以獻曰臣聞勇者不避禍仁者不撓節光國聽於君家聽於親
死生惟命誰能逆之臣以不肖干陛下重怒安抗必行之令祈
必不可得之恩哉屬鏤在前扶蘇豈敢愛其死然等之本末不
容不自明也臣少讀易至無妄災名之辭常疑其事乃今信爲
真有耳嗟乎嗟乎臣何辜而罹此禍邪夫父子之愛不可解於
心者也自非反德悖道之人詎不欲親享令名而身共子安寧
之慶哉是故過而幾諫勞而無怨此聖哲之懿訓生人之通道
也臣雖愚闇竊聞斯意久矣夫人非堯舜孰能無過陛下信任
之臣如李斯輩皆持祿容身莫敢匡諫臣爲長嗣休戚同之關
弓射人或談笑而道或涕泣而道何則親疎之情異也嚮者焚
籍之後繼有坑儒之慘惟國家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而諸儒誦
法孔子皆繩以罪恐失天下心用是畧陳衷悃于冒威嚴不圖
拂意見疎監兵上郡自離膝下於今三年瞻戀闕廷儼若咫尺
切慮陛下輕萬乘之尊違九重之宴巡遊天下西祀東封從吏
之臣率以祈延壽命爲辭殊不知川涂險巇姦軌伺隙供億日
繁民怨咨作臣豈忍默而不言坐令變　起蕭墻而荊棘生於朝
也臣亦按往事取憎強聒何補第念先公繆公悔過自艾卒能
顯名諸侯延休後嗣臣豈忍絕望於陛下哉嗚乎詎意竟以此
獲罪耶詔書云扶蘇蒙恬將兵屯邊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
頻數上書誹謗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嗚呼其弗諒之

甚矣陛下混一宇內匈奴遠遁邊境晏然臣等憑藉威靈又何
功之可尚若撫綏士卒將軍任耳臣受命監兵何乃吹毛而求
疵也且夫懷宴安而厭險阻覬寵幸而嫌疎遠者常人之情也
履險阻而不辭處疎遠而不忘納君於善者臣子之義也臣輸
忠行孝不蒙省察而槩以常情律之昔人云欲加之罪何患無
辭臣誠有死而已夫復何言嗚呼古今以諫獲罪如比干剖心
子胥湛身猶曰戚屬耳猶曰羈臣耳父令生我何若是忍也若
乃衛宣于伋寔由瀆倫晉獻于申生寔由嬖寵陛下無二者之
溺而其心焉此臣之所未喻也豈緘默者假誹謗之名以售譖
慝陰謀者倡怨望之說以傾奪歟夫投杼之誤曾參不免臣賢

利建若人而識者特衆陛下惡得而無猜也陛下誠思之而誅蔡之倘有讒人交亂其間幸扱之豺虎肆之市朝以雪臣冤更異收臣骸骨埋之酈山之足庶幾陛下百歲後魂魄相依生雖棄捐死得客逝無所恨矣神迷氣短不知所云遂自殺胡亥得書甚以示斯高曰夫固已疑之幸矣哉其不復請也

二世子嬰　顧　充明

高作秦祟發蠹其君在其掌握列亥殺十七兄而後立違其父之祭薦作昏德吾宇宙而鼎鑊之百姓之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六十室而七八驪山之卒未散而陳吳之徒奮其白挺福祖大呼而天下從之如源水匯矣以爲湯武謫戍強於五霸秦人險阻不守閉梁不固長戟不刺強弩不射而先人寸攘尺取之地復散爲六國爭先剸秦者如林似蝟且以爲鼠竊狗偷而不足畏也及子綱不紐天地瓦崩始空山西之甲付之章邯以禦之而楚項沛劉直摇關外當是之時上有肆志廣欲之王下有指鹿爲馬之姦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而上不知造閥樂作亂於望夷而戕者不許爲王不許爲侯不許與妻子爲黔首又不可得而二世爲攻秦之刲矣沛公啗瑕候間掉臂入關與蹈秦郊繼嬰軹道而項羽嬲兵西吳殺秦降王償其國而派其宗猶反覆手於須臾間容非爲後人嗤笑之資哉夫周自威烈而後地不大於曹滕民不衆於邾莒而又介於七雄虓闞之間啇延延綿綿三十承孫八百祚年而六國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不能支一秦之師暴秦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竟壹亡於疋合之戍此何以故也蓋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六國如醉如夢不知所以自強秦惟自負其強而強用之其取亡之道均也故曰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蒙恬　司馬遷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工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桃花源　李白唐

昔祖龍滅古道嚴刑威夷殺生人芻狗大火三墳五典盡散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殺豪傑自謂功高羲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家垂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商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矣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

陳涉　賈誼漢

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

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嚮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張耳陳餘　　司馬遷 漢

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向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懷王　　陳埴

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謀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于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爲懷王爲能右己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召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料其賢能如是耶始而爲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爲天下之義主始以爲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悔恨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

以爲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爲辭也故自三軍縞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爲楚也而祇以爲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爲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爲者亦天也

評　興漢亡楚重楚資漢議論委婉又總歸之於天乃文章之妙者

義帝　　何孟春 明

吾楚於春秋弗與也然六國之滅言者以楚最無罪豈齊晉諸

君不足恃也若懷王之為民痛念耶懷王過聽輕行固秦所玩
弄齊晉所遁笑者而民特憐之亦懷王故爽田氏代韓趙魏分
齊晉非夫罹辜惟楚孫顓頊遡荊蠻而逮懷王其統未之奸也
齊之田晉之韓趙魏國皆不義嬴秦縱曰得天下亦無復仁義
焉義之名楚可丁耳雖在春秋必將楚與六國之族所以楚最
無罪而民特憐之此其亡秦必楚與陳勝不立楚後以敗此居
鄛人之立楚後之言所以拳拳為楚世將勸與懷王孫心復為懷
王從民所望義固當矣秦亡楚帝則天下自此有歸項籍知尊
名乎義而心出於詐命焉不用江南之逐旋弒於郴羽其時雖
猶冒楚之稱已和不可姜虔籍斯不可姬統而已奸一無復仁

義天下負羽以不義之名於此乎歸於漢始鳴呼以洪而勢乃
不長既帝之又弒之狐埋狐搰長如何也楚之所以帝者楚之
義也羽弒義帝是羽自墮其義自以其不義而自滅其楚矣今
羽之言以為吾家所立非有功伐夫何論功伐為哉顧此吾家
主凡吾奉主行事而已而謂其主之無所服役至忿戕乎主擅
主之家則凡伺吾奉主行事之人孰肯忍吾倏然而主乎家也
鳴呼漢欲不與楚其欲不被耶漢鼓大義之名義不以力董公
之計縞素三軍於此乎得以擊楚之殺義帝者夫獨使其義帝
之名以尊大統以定高材疾足得鹿以獻羽其所稱霸猶春秋
桓文之家俱天下諸侯以朝盱台之都乎廟世楚吾家其不為

楚主帝而羽不然九江王雖未叛楚與漢而義與不義已潛歸
於此義與不義與為興滅要如此哉吾觀楚漢相距之際疑漢
敗楚之難雖然吾不能盡許漢也隆準公新城發喪袒哭三日
義兵加賊何所何而死誅而受於彭城置酒高會銷感慨流涕
之氣遣隨何私約九江王用殺義者而擊楚之弒義帝者此不
足為名矣是以睢水滎陽幾臨危絕漢雖於楚其義之未甚奮
耶楚之未即滅漢之未即與其義之未甚奮之過也吾惟深悲
夫義帝故因論義不義為興滅之機遂有慨劉項之事而反復
之劉項於義帝事等北面義帝生存之時嘗為帝矣作史者曾
無楚義帝紀楚世家又不綴其事始末不具始云在民間為人

牧羊不知何人蹤跡之何地方立之之時不知其年方殺之之
時不知其欽楚之禮方漢郎帝位之時其遣官臨祭分戶奉守
之舉不知其有否也悲夫亡秦必楚楚最無罪秦亡楚帝帝楚
之義洩楚乎懷王之未立羽楚乎義帝之已殺懷王之未立楚
而張楚之偽也義帝之已殺楚而西楚之逆也楚懷王孫心之
為楚王為義帝楚之義也義楚以首漢可也而史氏首逆楚于
本紀首偽楚於列傳於義楚不列之紀傳之間其梗槩略附注
之劉項之事此吾既覽劉項之事而反覆之所以論義不義為與
滅之機而重致辨乎偽逆嗚呼義動人心為人所憐楚人立廟
興祀來年至于今日不亦宜乎

議亦終始以義不義興楚漢興亡是大議論人之懷楚者義
也而傷楚逆楚非義也且咎史氏之失此義感慨發憤
讀之令人於邑

項羽　　司馬遷　漢

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

人物論　六卷　十九

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也豈不謬哉

項羽　　蘇洵　宋

吾嘗論項羽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羽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

凡創業舉義比以虎羆喻猶也

其死於垓下之遲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仇籍則其勢不得彊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

人物論　六卷　二十

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

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户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項羽

戴大賓　明

項羽烏江之厄果天乎抑人乎夫事出於人者有可畜而由於天者難爲力也揆之祥光朕兆彼巻在漢非一朝矣自夫老嫗哭蛇天下已屬赤帝子矣漢高艱閔原野覆尨涉險天固嘗渡之以立漢也使又渡羽漢亦何定論者以羽能勇而不能怯此但以人謀而不質天意也自吾觀之當時事勢蓋亦難矣羽獨何哉零丁逋逃魂魄已悲臨江仗劍天假以手保守江東自不得矣烏江亭長其如羽何羽亦奈沛公何此羽非能勇而不能怯特天渡漢而不渡羽也天意既在漢而不在羽則又安得渡羽以敵漢哉昔自山鬼獻璧祖龍已殞秦之天下始紛紛矣項羽以扛鼎之雄睥睨天下事將八千子弟順流而西與沛公並驅中原固欲次嬴秦之後而爲天下君目中大無忌憚也方鴻公謁羽鴻門范增難色當時雖無風霹之驚不帝烏江之險適

公之命施矣頃纔在夜幽渡靈幸活頃伯懸懸故人意使沛公微服而去鴻門之險沛公渡之矣及羽驅馳許許晚戰不利爲漢所追而流落烏江之滸時有亭長艤舡拯手以渡嘵嘵爲羽計是亦烏江之項伯也羽獨悲辭自咀略無東意竟以不渡而死噫沛公得渡鴻門項羽不渡烏江平生學劍反以自斃羽豈本心哉羽豈得已哉蓋天欲存周必不使一鵠二叔久於山東天欲興秀必不使黃牛白鶴老於隴蜀沛公持三尺劍於馬上主持漢祚天之子也項羽剛很無道妄動甲兵爲沛公憂天之罪人也天既罪之自不渡之以生逆天之僥安得與父天者同孜命終扎況乎烏江一節關係非細羽不渡焉大事定矣漢無虞矣亭長之計得行漢從此逝矣以羽之咆哮智力兼以江東父兄子弟數千人閭閻豪杰叢威畜銳吾恐不測憑江之險卷土重來漢安得枕而卧乎漢其不爲沼乎故羽走馬東城天意淒涼於一江巨浪滔天有以限其目秋風泪浪有以摧其心遂使老鵑絕羣翰之心狂犬無反噬之烈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噫一葦可航英雄不楫西東永隔埋骨江頭昔日渡羽此江也今日塟羽此江也舟何罪哉江何心哉乃天罪其惡而奪其魄與一劍以促其亡也何也凡人之志氣願天意何如耳苟使天在於與則人以大勇而吾之氣自壯縱長江天塹可以飛渡如爲天所厭非上帝督之則此身已不可立天地

聞故國嶺險阻吾之膽已寒志已餒矣雖濟我有物而咫尺千
里招我有必而對面胡越江能渡事能濟耶且觀羽何人
斯以爲柔懦不足以舉事與則力拔山兮氣蓋世此羽晚節之
歌羽之壯懷猶故也以爲昏愚不足以舉事與則崎嶇歲月孰
於樵樵變詐其中蓋可攻也又獨不思其言乎方羽東城戰敗
之餘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羽亦援天舊矣及抵烏江觀其與
亭長應酬數語羽亦自知天意不在吾果更東無爲也欲付之
無可奈何而甘爲烏江之鬼與衰荷敗葉相爲淪沒於蒼梧野
水濱使天意未斬而羽也未必滿意於死幸有欲濟者號於江
頭固宜賃舟一濟借一艇而東矣奚待彼之喃喃哉是則昔日

使羽渡江而西乃天假數年以爲炎漢之驅除也今秦命終矣
遂誅此曹以定大統其肯縱之復東使滋蔓以爲漢患乎彼艤
船之翁不過覩形迹以寬項氏耳一介雲叢雨笠奚足以勝天
渡頭肉眼安足以知上帝意哉論而至是則知事出於人者可
以幹運而爲天所安排定者終不可奪者也如以烏江之險可
恃而濟則事之在天者皆可以人力智巧而爲之矣是豈理哉
噫萬里風雲感會苔碭之山一江流水注白英雄之骨天意已
森人謀何爲

四評 議論慷慨情致悽惋足爲烏江墮淚碑

閱項羽贊　王世貞

功安山兮氣蓋世喑嗚發萬馬廢目重瞳劍如虹挺一奮僂守趙
八千天飛渡江蕪中原灰秦宮裂九宇爵群雄於乎新安之坑
僅可半印建之役弒道之誅未足辭六王之一王既負約而弒
義高又負約而攻王而僅絕命於大江之滸此固天巧之嘿會
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備群策而自屈其力噫嘻

范增　蘇軾 宋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
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
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
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

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
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殺義帝且義帝
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
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
也是殺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
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
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
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
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
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

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范增　　湛若水 明

沛公會羽於鴻門范增欲擊沛公而殺之後之儒者以是病增曰必殺其所忌安知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夫當是之時

與項羽爭衡於天下者非沛公乎楚漢不可以兩立楚不滅漢漢必滅楚如兩虎相遇其不可以俱生亦明矣夫兵利器也有相勝之道有克敵之勢欲不克敵者不足以爲兵不相勝者不足以爲敵今不加於所敵不勝於所忌而欲求王得乎然則增之欲擊沛公當歟曰非也然則後儒之病增者當歟曰非也其病增者是也其所以病增者非也沛公會羽於鴻門羽許與沛公成而盟矣春秋譏要盟惡劫盟要盟不義也劫盟亦不義也是時羽與沛公酌卮酒爲好而擊之非劫盟而何夫不義莫大於劫盟劫盟而負不義於天下將何以自立乎夫霸者猶將假仁義而爲之絕仁與義吾未見其能霸也夫其弒義帝殺卿子

王子畏增不能諫猶將助暴焉使項王不得有天下也後之君子當以此病增

評　至論

亞父對　　王世貞 明

亞父既謝項王而歸彭城也悒悒剌剌脣燥吻涸淫大四上焚於大宅肉食鮮進數引漿寸中夜起坐彷徨顛錯乃召卜師取龜躬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祝之曰王靈夫子增雖耄老敢忘家國其敢以請則爲楚卜曰兵庶幾戢哉其兆首仰足開身作外彊則又卜曰增豈病矣其得無殆乎其兆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亞父慘然不樂卜師乃前卜師前跽曰下走愚不敢以天

請敢以人請也君侯之初從武信君也爲楚誰立亞父曰立懷王曰武信君敗於雍王也君侯柰何弗先言之曰固言之而武信君慢勿聽也然吾時在襄城曰君王之擅殺卿子冠軍也而胡弗止也亞父曰何哉夫卿子冠軍以口將者也而又多外心且師老矣秦克趙而強我閒克而敝必敗夫一呼吸而存亡係焉非君王其誰能安楚卜師曰善君王之坑秦降卒二十萬新安也而胡弗止也曰吾固止之而君王方有恐也其秦卒怨且有謀夫六國之吏民剸項剖腹斷肢屠胃於秦人之手者十世矣而今幸得復且以秦人之一謝趙人之二而猶未足也蓋君王言之而衆及蝟發誰能已也以諸侯從秦二十萬而不可以

秦假諸侯十世而五倍之可去除秦之敢信也曰君王之誅子嬰
而燒咸陽宮室也而胡弗止也曰有之夫子嬰者秦之公子也我楚
之先懷王而以詐死王負芻而以幽死君王之大父燕與武信
君而皆以鬪死夫諸侯之先降而全者誰也其各修怨焉夫誰
之能止郗城之內外后朝宮者大而不可訓其離宮別觀非諸
侯王之故而忍存之夫是以弗止也曰君王之倍帝約而弗與
漢秦也而胡弗止也曰君王非倍約也以程功也當是時救河
北難入關易支秦之勁難乘秦之隙易籍令漢王與鄭子借而
死也我君王之入關我入關秦且折而楚漢王與鄭子敗敗而
彭城繼之楚亦折而秦且漢王不待報而遽有秦閉關以扞我

人物論　六十七　十七

是漢先背約也非君王也曰然則君王胡以不遂都關中曰以
存約也亦與漢兩置之且君王綱紀之僕罪一西人焉而皆楚
卒也誰能無楚思卜者前曰卜之天而君侯左也卜之人夫且
爲右焉雖然義帝江中之役其兵盜乎抑有所受乎君侯其與
聞乎抑弗聞也請更卜之心亞父不能答疽發於背七日而亞
父卒

評　屢問屢對辨過蘇張至弒義帝卜之心則無遺論矣

補侯生說項羽　　　　薛　申　明

漢王四年楚破漢彭城獲太公常置軍中以爲質漢王使辯士
陸賈往說項羽請之不聽侯生謂漢王曰無以爲也夫舉大本

渚齊郡許辯辯者若揭禁抗責誠知詩書爲儒耳臣請往保生
臣趙見項王爲辯說之曰臣敢賀大王之得太公也敢弔大王
之不歸太公也項王曰若何賀保生曰大王聞傳乎善將者藏
鋒漢王有巴蜀之饒有諸侯兵之衆不能養銳俟時以輕與大
王角爲大王所敗亡其父母妻子使天下歸強於楚歸弱於漢
此不善用機者也大王得太公據勝勢故臣以爲賀項王曰若
之何弔也保生曰漢以不善用機故多遺楚獲今楚有機而不
能用臣是以爲大王弔也項王曰何故保生曰大王之不歸太
公者豈以父子之情能繫漢王耶臣聞之白刃在前不救流矢
先所急也漢王脫身彭城方以死爲恐豈暇顧其親哉漢滅不

人物論　六十八　廿八

急太公留之趙何益且事有不可知若漢近遣陸賈至楚爲太
公請大王不聽太公已知無還期有如復棄臣言太公一旦發
憤而死雖大王不殺如漢王何大王不見日者縞素之師乎漢
王一倡而從者五諸侯國士卒六十餘萬人楚雖幸而勝天下
至今猶以爲曲無他遺之名也今或不幸而亡太公是再遺漢
名也漢王爲人不善用兵而善用計近大王置太公俎上顧爲
嫚詞以激怒大王當是時楚僅不烹耳如烹太公縞素之師復
不旋踵矣人命無常大禍不再楚今兵少食盡非昔時比卒然
有變難與漢爭故臣爲大王弔願大王速斷項王默然良久曰
誠歸之恐漢輕我保生曰不然臣固云機貴善用今太公在楚

漢不得不使人來是楚制其機也如大王發一使約漢王中分天下吾能吾善歸太公漢雖心不可其勢豈不敢不聽漢聽則大王有息兵之仁有全人父子之義天下孰不延頸舉踵以望大王者孰與抱空質而無所歸乎項王喜曰客言甚善無有以是告寡人者遂遣使偕生歸定約于是漢王遣張良至楚約項王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各罷兵歸太公引而東漢封侯生為平國君後卒背盟遣信越破楚取天下論曰楚有亡徵雖漢完盟不能救然漢之取楚誠有如侯生云者諺云掩目捕雀微物難欺以生言漢事始終得之矣

評 是善說者令項王不得不聽

謝羽鴻門　　唐順之 明

善制敵者必有萬全之謀而不可徼一時之幸也謀之臧否人也幸不幸天也人可必也天不可必也高帝漢之英主也其始也以懷王命入關閉關而守之以拒項羽羽怒欲擊漢帝用留侯計謝羽於鴻門以免君子曰此一時之幸非萬全之謀也當是時帝自度士卒與籍孰強軍法與籍孰練喑啞叱咤之威與籍孰勝籍之死命吾能制之否耶能制籍之死命也守關之計可行也其不能也雖金城千里彼且環而攻之敗可俟也守之何為者噫計亦左矣不度德不量力以犯楚人之鋒而徼幸於鴻門之謝天也非人也不可必也儒者以成敗論天下事為之附會其說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高帝之善藏其用也夫柔制剛弱制強者謂其勢可以無柔可以無弱而借之以驕其志以奪其魄如唐祖之屈於李密是也帝之此舉止不得不弱不得不柔者也何也楚人之怒已極而其鋒甚銳也戰則不克守則不固戰不可守不可何不為鴻門之謝則坐以待斃也是故以鴻門之謝非其運籌決勝發而必中者也勢不得已也計出不得已非計之得也蓋曰茲役也幸而成也付諸天而已矣不幸而敗也付諸天而已矣獨奈何此嘗試之說也吾就其時觀之帝之不可必者三暴如項羽能必其不我戮乎親如項伯能必其無懷二心乎亞夫之籌無遺策能必其不見信乎有一於此

帝其殆矣方項莊之拔劍起舞也沛公之臣誰不為之寒心乎其亦莫如之何也已項王之怒消亞父之計沮項伯之自二皆天也幸也嗟曰料虎鬚幾不免虎口帝之謂也帝其未之思乎志有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不失利退不失時先王制敵之遠猷也九州之大城郭溝池之固爲可以圖王圖伯者豈必三秦樞機在我天下皆可也帝之初入關也其勢誠不足以抗羽者若且捐關中以與之僻處一隅養威蓄銳先爲不可勝以觀天下之變彼喑啞叱咤之徒必非久在人上者一舉而堯之大業可定也胡為乎汲汲於守關以犯項氏之怒而徼幸於鴻門之謝也嗚呼此蕭何勸王巴蜀之意也惜也帝既失之於鴻門末

羽之前何為當從於鴻門既謝之後乃猶豫不早是故履危蹈險
熟愍惑羽出萬死一生之討而卒死於孫羽卒之羽從亡矣称興
興亡之關大矣故曰天也非人也不可必也嗚呼此可與智者
道也

評　指關中則安謝鴻門則危信然

項羽聞楚歌　　陳華有　明

嗚呼羽何人哉羽以拔山蓋世之勇喑噁叱咤之威當其時連八千之衆渡江而西嘯兵而戰視赤帝子如弄丸凱歌旋師可指日也豈料困陵一追楚歌四起羽之崢嶸意氣竟盡於此也哉嗚呼羽之心事可知矣羽楚人也起兵八歲離楚之父兄久

矣富貴故鄉之想已切于中而况楚之曲楚之聲其感慨悲愁之調又足以變羽之軍心而解之體者是故羽而聞斯歌也能不赧然內愧慘然心悲乎何也四面楚歌漢人已無楚矣漢已得楚兔之子弟已去而歸之漢矣百戰之勝失於一敗將復何所恃哉而獨立氣氣有不勝其心喪而膽落者矣于是起飲帳中銷壯懷於杯酒命姬起舞憐割愛於肌膚悲歌泣下悵英雄于麋娘乘其駿馬潰圍南走蓋已無戀戰之心希保首領以還江東幸矣復至陰陵迷道天亡之兆已共以羽之磊落而當此挫辱之困必不能堪不能堪則必死寧死於天亡毋寧死于漢人之手也嗚呼羽之所以敗也哉羽之敗不足惜而羽之所以敗則深有大可惜者蓋羽非不勇也特匹夫之勇耳羽非不仁也特婦人之仁耳烽火三月何如約法三章所過殘滅何如秋毫無犯放逐義帝天下稱其逆殺卿子冠軍天下稱其僭弃范增而不用天下稱其愎坑秦降卒二十萬天下稱其忍殺秦降王子嬰天下稱其暴羽之亡道蓋不崩於困陵之追垓下之敗而已釀於平日所為之不道矣此楚歌之所由起也是故昔也兵精餉給今也兵疲食盡矣昔也界約鴻溝今也路盡烏江矣昔也新豐八千今也無一人還且無面目見父老矣萬人之敵淪屠于一劍七尺之軀虐碌於八年曩昔鴻門之氣燄旋消亡于一旦誠有情隨事遷感慨係之者則楚歌之聞安得不感

而觸觸而悲也哉然是歌也其聲淒以惨其調哀以思其音婉以亮其感人也又足以起其去國懷鄉之想羽於摧敗之餘而適聞斯歌則鼓笳之互動牧馬之悲鳴皆斷腸聲矣旌旄之繽紛羽旗之掩映皆傷心色矣風瀟瀟兮夜沉沉雲黯黯兮月陰陰士擾擾兮心惻惻此時此勢羽雖氣吞牛斗怒倒江河力排山岳亦無如之何者其歌而且泣也蓋深慨大事一去不可復為而離之逝美人之戀又其情之所不能却者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良有以矣吾知羽雖自刎而其神猶然飲恨不遠随淵藏昔人云英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為原上草所以弔虞姬亦以弔羽也楚歌之聲至今誦之而有餘怨蓋獨羽哉雖然羽無論

矣獨信漂母之貧約也何[illegible]能忍耻包羞忍渡東歸收豪傑定天下[illegible]係漂母[illegible]則漂母之一飯未可知也吾於是乎三歎

漂母　　黃省曾　明

予自北歸艤傳淮陰乃登觀散趾謁漂母于舊城之隅因嘆韓信之在當時三老無所舉縣吏不以擇胸涵冠代之略才蘊帝師之算不能博一餐於鄉人寄飲絕往釣川無穫緑草葛茹清波雖飽使無漂母之飯則楚漢之爭信恐不免矣宜其一旦致侯王聲天下而奉千金以為報也且夫常人之情嚮轅于權顯之門雖萬金之輸不以為吝昭華夜光之珍每百方求進以一受而為榮至於茅素埃塵之士神龍不雲黃鵠未羽所須者斗釜之粟耳孰肯輕其毫毛之捐以濟其旦夕之命哉此母之高義所以為難而千金之報予猶以為薄也或曰廟貌之享不其過歟予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投之窮辛迫戹之地無所往而有適以堅陶其所具則是信之貧窶乃天之所養以為英雄者也母於天之所養衰而食之數十日則天心寧有不悦而使之俎豆於百世乎信而飢死則暴項不滅而蒼生糜爛於無已則是凡信之功皆母成之也信既有祠而母可少哉當母之時所謂黃金北斗者徒皆并蟻而死惟母之聲名麗日月於穹壤施義之報宜其然也嗚呼今之淮陰猶夫昔也萍澤困悴豈無英雄如信者乎未聞有若漂母以飯之者於是益知母之[illegible]為難也因尊之椒酹再拜勒文於祠

評　發漂母高義因寄嘆今之英雄自可動人

千金賜漂母　　宋尚新　明

世咸以齊王信既從為楚王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謂其能報德余獨以為王孫之不能有楚自薄報漂母始也夫王孫饑餓之日非所謂簞食豆羹得與不得生死所係耶使母靳勿過韓固死郎與之而有嗟來之辭王孫必謝去以待斃也乃母既竟漂數十日以飯之復絕望報以慰之意以為豪傑蘊起天下事未可知業已諾其酬則信且孜孜圖報當漢王南鄭之日必依回相國于斗升以酬一飯豈能棄功名如敝屣與諸將偕亡哉信不亡則不待王之聽相國者不如是急即相國亦無因諷王重拜大將不拜則信必不留而信且無成矣是母之德非獨生信所以寬信心而使信得從容自愛不愧耕莘釣渭以竟不世之功皆母不望報之一言成之也我意王孫當至楚之日必且尊母以夫人君國之號謚其夫封其子剖國而與之俱榮何其僅僅以千金酬而又與惡少年並岡賞哉夫少年固不當殺然其死豈可與漂母之恩同酬惟其同酬以德則不惟天下之施德者傷心且令天下之宵小爭欲戮辱我以賈利而信之首領於是乎旦夕在刄上矣何也相國之進賢為漢者十九滌信者十一又非若母之一飯靡有他懷而死生攸繫也何郎母

千金之賜未必不心啗信之寡恩而又未必不心羨少年之以辱信袞賞而又未必不自分旦夕有急信不過上書白之中涓以當千金豈能如貫高之身以死請即高帝亦自以爲解衣推食之恩不能過毋一朝豪傑四起信第遣一將軍帥萬人待罪行間如千金之酬而且以要中原之地中原之地有限而挾求之心無已我豈能終厭其欲而藉其力此高祖與何所以甘心假手於呂后而不惜也后之智不若漂母之遠而又非有一飯之恩於信安望其輔孺主事女后爲不侵不叛之臣長樂之舉蓋明已忌之陰輕之姑戮之以懾伏諸將而曲逆之陰謀則惟知效少年所爲以辱信賈利而已豈漂母之已悞而曲逆肯尋悞乎且香餌之下必有死魚信既薄賞夫生我之恩則勇夫志士孰肯出死力竭忠謀為王孫心腹以故及接後車無一人趨鋒爭刃鋸于高祖之前由薄母之寒其心而無以鼓其氣也不然挾戚楚鏃啄之功據南面稱孤之貴一朝爲人主所詐其屬臣豈不能起變倉卒而至於罔知所措爲高帝者亦孰無顧忌之虞乃悍然造其國縛其主而如入無人之境循其失殆以寡恩致猜而以無黨招辱宜高祖奪楚王之號假淮陰之稱使之興慙於漂母以不忘乎推食也信乎鍾離昧之辱信者有曰公非長者余於漂母之千金也亦云嗟乎以信卓犖奇偉之士天下惟其籍推而于解衣推食之際不免過厚于漢高而薄酬于

漂母則報德之難也信與語曰錫我華袞草萊是廬食我駃騠芻菲是耳言酬遇之不易也

高評以千金報爲薄故使呂后蕭何無復顧惜是無中生有之奇論也

罪漢王

王世貞 明

西楚霸王使司馬奉書漢之諸王列侯大將護軍中尉卒正人吏漢王劉季奸回不道倍詛棄父酗酒嫚賢以干天罰惟我兩軍迫於兇殘不以好見敢布腹心昔我武信君有討於薛季實率群盜而請從行爰錫虎賁五千驃將十人以爲季紀綱之僕寡人迅掃河北遏劉全師季得抵關以入崤函之險蹈空辯理兵刃不血伊誰之故季遂竊寡人以奸而距峣關義帝一介之使逆閉不納寡人以爲討實糧其尾寡人寬之不誅念厥功剪茅壓紐王有巴漢惟是故裔勞臣瓜分天下寡人無所利焉庶幾與諸侯王息肩季復潛兵布謀以盜三秦強刼五國兼及罽德餙撫浮憯汙蟣寡人嘗戡其下嬴秦為毒屠割宗宇十世之殤奮其武怒甘心於報新安之役雖寡人先之寔諸侯王吏民意也秦鑿元元之膏以建阿房示萬世侈寡人有憂焉以六王之宮殿亦有孫子臣士痡胞疾首讎為列炎秦獲六王良者餓死敢忘子嬰之戮惟義帝之暴終以侍衛不虔為寡人罪君其問諸水濱抑閩之季也出蜀而東覬覦帝位已大故耶季又發諸

[illegible]時王命以秦敗於齊而入我彭城寡人不獲已適有泗淮之役奪不習於戰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季又跳劫老弱張兵貳而窺我寡人不獲已乃有滎陽之役季又不習於守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季又掩奪我同盟挑脇我與國離間我腹心為鬼為蜮為蟒為虯寡人欲有肆焉為先武信君之故與諸侯王大夫吏之不寧季幸且赦寡人夕啟圖也明季父而歸之約曰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季踴躍稱報世世臣妾季發后土而蔑皇天皇天后土寔聞斯言餘腥在齒復謬聽一二憸士稱兵固陵矢鏃未交烏潰獸散今者復誘齊王武王趙王梁相國以土地金帛而誅楚曰得楚與天下共之諸侯王自視與季父孰親佐漢而伐人國與活季父孰德季已滅寡人德棄父弗顧其何有於諸侯王也寡人甲雖敉足以一奮諸侯王所習鉅鹿彭城事若斬季降請以關中事之世世鄰好與天無極季能革心自悔寡還故封寡人亦無所恨

評　節節辭駁却亦有辭於漢至其文字蒼勁直與呂相絕秦編伯仲

袁生　　楊慎 明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挫大略淵回元功闇効邈哉斯人何識之妙按漢書袁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楚兵必引兵而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且得休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而與之戰破楚必矣其後高祖末酬其賞故史不列于功臣之數陸機作頌乃躋之二十一人之列可謂發潛闡幽矣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辯士說客並論也愼按姓氏書轅生乃轅塗之後漢有轅固生之後也其後去車為袁後漢袁良碑敘其世系曰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遂宅扶樂失其名碑亦闕焉非陸士衡王伯厚發其潛德人亦罕知之予故彙之以補班史之遺焉

評　功類董公漢不報德眞少恩哉固良史也亦不表而彰之何也

新刊人物論第七卷

莆中 鄭賢元直甫 輯

史論

漢高祖

司馬遷 漢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述高祖紀

班固 漢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於楚爰茲發跡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粤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渙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捲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越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漢高祖

蘇洵 宋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氏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

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

獨旨感之後推墮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漢高祖

梁潛　明

或謂高帝寬仁愛人乃獨以呂后色衰而愛弛夫托交貧賤起首艱苦一旦富貴乃疎棄之高帝無乃少恩也曰不然高帝之知人何其明也與呂后處有年矣后之猜黠高帝不知其心耶夫國家勲臣取而族滅之無遺唯類非高帝心也后也蒯徹敎信反貫高反形已具高帝猶釋之而肯果於殺韓彭耶韓彭雖勇威而昔日感遇之際英能豪氣猶在目睫間也高帝中夜思之豈不一動心哉高帝之所以薄呂后者不能形於言而痛在

其中矣呂后忍於韓彭如此豈得厚於劉氏哉故殺韓彭而諸將懼族諸將而劉氏懼高帝亦豈與陳平謀及此哉聞樊噲黨呂氏立命斬之用平之謀也高帝自幾瞑目猶未寒后也當無一髮之感郎謀族殺諸將今日鴆如意明日斷戚姬今日犧豚王恢明日殺趙王友至於無所忌憚立他人子爲帝又殺之而又立[illegible]忍哉后也高帝豈不知流毒至此哉獨恨高帝之明有所未盡嫡妾之分亂於前而正家之約昧於後拳拳然屬周勃以安劉置周昌以重趙所謂滔天之勢已成欲以一手障之何益哉

評　高帝不忍韓彭之冤冤著推見高帝之心若以呂后之流毒而歸罪於高帝帝亦無所辭罪矣

高帝

王世貞　明

高帝之斬丁公以爲後世爲人臣懷二心者戒也人許之能懲一而戒百此言非也帝之取天下孰非用間納叛以有之而其在麾下自豐沛初起之士外孰非諸敵國之臣妾而獨丁公稱區區二心也且帝之君果丁公生之不宜悖德也其以爲人臣戒者亦非帝初意也帝方威魏以號令諸雄王威天下而丁公首著其陀故醜之既僇而爲此名以掩也吾何以知其然乎紀信得之帝之諸功臣孰有大於紀信者毋論忠也而帝卒不錄何也郎無後侯之可也郎不侯祠之可也而不然者旌信而成

其成皐之降也非史窺乎泯矣故其于信也耻之變而泯者也於丁公也羞之變而怒者也若季布則必欲誅之購之久而魯朱家始以問投滕公勝帝以北走虜南走胡之說而後赦耳非賞布節也丁公固當誅吾獨惟夫帝之誅不以道而不攷古之士妄爲之說者

評　以不錄紀信爲耻以誅丁公爲羞如見肺肝之論

漢斬丁公

郭文煥

嘗論漢治雜霸予初不知其然及觀高帝斬丁公徇于軍中致辭詞其以不忠受戮且使人臣無效之者有若襲齊侯言楚之故智然後知首雜霸之治者高帝也昔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

楚漢遂伐趙楚子與師言明設其辭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楚惟知罪之不暇尊王之義無所逃也今有爲人之臣不忠于其君則何所逃于天地之間而不以身當天下之大戮哉丁公之死無足追論然召陵之對其義正也而伸之心則非高帝之致辟於丁公其義正也而帝之心則非眘假之而已齊桓假之而古今知其譎高帝假之人至今以爲義也此予所以不能已于論焉自劉項並起天造艸昧當時豪傑擇君而事以圖大業蓋事求可功求成而已未可盡以君臣之禮繩之故曲逆之就項也以魏太僕其就劉也自楚都尉而淮陰以楚中郎受上將黥布自楚淮南受王體漢之所用者悉多楚之叛亡卒能仗

人物論

其力以混一海內當其時高帝固不疑其不忠三臣亦未敢以不忠自疑誠以擇臣於多事之日計其足辦吾事而已擇君於未定之時計其足哺以自兄而已此三臣所以不以去君爲慚而高帝亦不以用去君之臣爲不義亦其相遇非古之良亦季世之良也及天下既定丁公負其生全之恩自楚來謁帝乃以爲項王臣不忠而戮之以徇軍且曰使後世無效丁公是必在廷之臣有丁公之臣在焉故爲此言以陰折其心使之無效以自固其天下而後知帝猜疑三臣者之心未嘗忘也但以汗馬之勞未獎而帶礪之盟方結未忍遽開其相忌之隙以自陷於寡恩之名故獨爲楚戮一丁公以自固臣我者之心也嗚呼吾

亦聞古之人君有以自固其臣者矣未聞以殺戮懼之也使殺戮可以懼人臣而固其心則夏商之季無叛臣矣且帝欲其後世之無效是也而丁公則誰爲之效哉吾意築壇拜禮驂乘[illegible]寵侍官御食膺偶王侯所以立叛亡之赤幟者高帝也既自爲之卒自疑之不欲人之效之至於殺人以懼之帝之心於是乎不直矣使其果欲伸大義於天下而非有已私行乎其間則何爲被三臣于亡命而獨戮其背已之丁公哉且淮陰曲逆猶蒙可用九江王布非項氏所令以寃弑義帝於江中者乎三軍縞素正名討賊而猶容其手刃者此帝之不能以公道行法一也季布爲項氏將亦數窘辱帝而不思致之死者爲有二心于項

人物論

氏者也卒以滕公之言赦其罪拜爵中郎獨不聞其以不忠而受戮此帝之不能以公道行法二也是故即黥布之首逆而居功則縞素之師無尊王之義即季布之同罪而異罰則知丁公之辟非責臣之禮用不測之恩施不測之戮天下後世以高帝爲何如主也然帝之所以忍此者果以爲戮一人而千萬人懼乎不知此言一出有以慚愧在廷之臣而相忌之隙寔開於此人人自危矣旋者雲夢僞遊元勳鼎鑊一二年間韓王之釁萌高之謀陳豨起代地彭越黥布盧綰悉以叛亡豈非高帝不測之戮有以二其心哉故斷史謂此舉係漢四百年治業固未必信然而啓漢四百年雜伯之治者則實高帝一念之私爲之也噫

可概也夫

漢高帝善將將論　甲十儁 明

嘗讀漢史至漢高帝不能將兵而善將將心竊疑之及讀蘇子御賢將才將之論謂其驅遇韓彭鷹視樊酈役隸嘆曰有味哉其言之也然愚竊謂高帝於此又有微權而蘇子偶未之及也夫樊酈曹滕皆豐沛故人其積心高帝而欲王之非一日也成則漢不成則漢中原之鹿原非樊酈曹滕分也彼得封侯享爵志願大溢矣惟慮其不成功不慮其成功之為漢患也若韓彭黥布何等人哉群盜之雄而詐譎反覆之輩也風雲未遇則俛首借資而羽翮苟便慮亡不帝制而為天子者此豈可純以漢

人物論

事成敗託哉故此三人者不有大利權以動其心則其力不我用而無以制之則均西楚之倚而虎爭之併也人見高帝當時以為然不勝征戰之驅而制御此三大將欲其軍則奪之軍欲其會則促之會如三尺童子之鈎巨象惟我左右不知高帝所以處此有權而太阿之柄在我握也今夫富人捐其不貲之金而縱群僕都市遊也其豪黠足任使者非畀以千金掉頭不我顧也而恣其所之則此千金者彼可得而橐載矣故善御僕者必予之千金以厚其資而又陰有所執持使之縮而不敢動故能無豪悍之憂而卒享其奇贏之利漢高帝之善御將蓋識御僕之道者也以爵土為千金而又有所執持之以陰奪其豪黠

之性更考史所載者如韓既破魏威名著矣而即拜張耳為趙國相使之共擊齊彭越下梁地十七城勳名猶未顯也而燒趙積聚劉賈以親王參焉夫高帝豈不知此二人者足當一面哉而尤有所參任以分其權如此者誠懼其不可制陽假之權而陰持之也故當是時韓彭雖列地封王而其權常在高帝不在韓彭欲其軍則奪之軍欲其會則促之會如釣者委之芳餌以悅其心而弱竿在手伸縮由我而無掣肘之患故雖尊以崇名寵以厚賞而卒無它憂高帝所以收功于韓彭者此也不然吾太子尚駭祿伯之言李臨淮尚有擁兵之辜自古及今諸尊寵太盛者未有不反中其毒者也豈以明如高帝而不辨此者乎

人物論

愚故曰高帝于此又有微權者此之謂也然高帝之所以能此者由其諸將之材素諳於胸中既量乎諸將惟此三人足以成大功而又量乎我所用以執持之者足以相制而不至於相仇故屢底績信乎將將之善也否則任其權而無以制之者必有董憲龐萌之亂制之而不中機宜者必有樓船橫海之禦是豈善將將者哉由是而觀高帝之善將將由於善任使而善任使由於善知人後世有將將之責者尚監茲哉

漢高帝善將將　劉元震 明

論曰制天下非常之功者非一無不能也問其能之大小而已矣知兵之情而後能將兵知將之情而後能將將然知兵之情

將必而知將之情尤難能其難而不能其易此則未為不能也所能者大也韓信論高帝不善將兵而善將將且謂帝天授非人力夫其善將將者斯帝之所謂天授哉且帝之所將亦數叉矣而謂善將將者何也彼其所將皆椎埋貿販屠狗之徒六國驁悍驍黠之遺亡也又相與起于布衣非有統轄服御之素也戰於成皐京索之間瀕于危亡者非一日也而帝令為用如左右手楊子雲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夫其以屈群策屈群力茲高帝所以善將將與夫韓信雖人傑其初一亡伍耳一旦拜為大將而不恪已定燕齊矣一旦立為真王而不忌兩入其壁奪其軍如侮小兒而不難天下已定一武士能縛之而不假士

臣之力此非具有控御海内之術者能之乎若此而信之心雖欲不服不可得也及其所以御黍勃噲耳之徒者又異是矣取一軍以為公乘略一城以為亡大夫先登陷陣卻敵以為執將執圭計能而予累功而爵使其功有所可加而賞有所可繼其善將諸將也又如此據跣以辱布而假以王者之供帳其善將降將又如此信越後期則捐楚地使自為戰其善將驕將又如此數彭越及梁地其善將與國之將又如此四千戶可以慰趙之子弟金錢可以啗陳豨諸將之心其善將及國之將又如此蓋將之才不同而將之術亦異才大者志亦大才小者志亦小當知其情而各以其法御故宜無不盡其才也今考帝之將將

必爲當出於將其之法哉法曰三軍之士必有能者貴而愛之是謂軍命此帝將大將之法也法曰賞而濫而勸是帝將諸將之法也法曰三軍雖衆可以氣使此將庸將之法也法曰亂而取之利而誘之此將反國之將法也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此使過將之法也法曰善戰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此又帝所特以鼓舞一世而制其死命之法也夫帝將將之術是在兵法頗信不察耳帝以兵法將將而信獨以兵法將兵度量相去豈不遠哉而為帝擒不亦宜乎嘗因是而論之自古受命之君曷嘗不攬獨運之略以控御倫類哉故其於事有不窮也有不親也而亦無不能所能者大也

不能其事則不知其人不知其人則不能任其官故得聖人將者其國可帝得賢人將者其國可興然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惟豪傑知豪傑聖人之將賢人之主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將豪傑之主未嘗過而問焉何也道各有合量各有主也高帝雖善將將獨能信越之流耳借有非能之軍安能將之故欲定天下者莫不曰將將而吾以為莫難於將將治天下者莫不曰任人而吾以為莫難於任人

三　蕭何　　司馬遷撰

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

實以誅戚而何之勳爛乎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
等爭烈矣

蕭何　　劉安世　宋

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
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東哉羽見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
使其知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駕之
關中然長安宮殿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
秋親征臧荼復至雒陽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退至雒陽七年冬
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
長安則高帝都關中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

令人窺其秘也故假詞云耳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
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
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評　使高帝都關中為蕭何本意是推見至隱者

蕭何　　陳埴

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
相府圖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
相府之有圖籍耶然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
則自其為郡縣小吏時固已習知國家之體要若此此其器已
不在人下者矣況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
公未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及
項羽王沛公王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而下莫不勸攻
項羽何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而勝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
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
可圖也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重耳
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而其
從者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臣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

蕭何論　　郭子章　明

漢六年剖符封功臣酇侯蕭何食邑獨多群臣莫服高帝曰諸

君徒能得獸耳功狗也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群臣莫敢言及
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宜第一帝亦未有以復難之關內侯
鄂君進曰曹參雖有戰功特一時事上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
以待上此萬世之功也乃定元功位次何第一參次之予意何
功自有大者不在發蹤指示與全關中也而漢群臣莫敢明言
之帝不欲群臣之明言之也漢所以帝強半韓信功也信與帝
起漢中定三秦虜魏取代仆趙脅燕擊田橫項功在諸將上顧
如亡而追之繼薦而將之者何也進言受上賞何之功孰大此
何曰韓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
非信無可與計事者則其臣無與信伍也帝亦嘗自言曰連百

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則戰功無與信多也漢無信則何縱指示誰與發蹤縱全關中誰與戰垓下當時群臣乃曉曉育參不一及信上與鄂君明何功大亦曉曉辨人狗與全關中木一及何進信吁難言矣以信載雲夢之車帝已忘其功矣群臣無敢訟信功又孰敢多進信者功乎抑蕭之功勢不得不譚何之薦豈獨諱其薦帝之疑何亦自此深矣何也當陳平及魏無知則疑信必及何不必召平而後知之也信之反妄何紿而誅之何不誅信則帝之疑何又豈特械繫已哉

評　何以薦信爲首功則亦以信功而疑何且舉陳平封魏無知事爲擬此論眞不可及且光彩射人

張良　司馬遷　漢

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於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張良　蘇軾　宋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

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勌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

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張良　楊慎 明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楊子曰程子之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以為義也且張良之佐漢本為韓報仇報仇者誰先則無道之秦後則不仁之羽也且秦之無道甚於商紂羽之不仁埒於嬴

秦高祖之誅秦滅項何異於書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易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息肩乎程子之所謂義必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熾則天下生靈死於干戈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儒者之論何其迂哉

評　良惟視羽為讐何暇與讐論信義故一舉而天下定其所全者多矣即為義受責子房亦不辭

張良從赤松子遊　茅坤 明

史遷稱子房從赤松子遊然乎否耶且赤松子者吾不知其何許人閒按劉向列仙傳從神農氏服水玉而為雨師者也數往來崑崙山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已而少女追之俱與仙去此則傳記所世習其說以相矜者也而子房者智術人也其於天下之故抑瞭然矣豈不知世之所習神仙者幻而非真者耶何至於棄萬戶侯舉其身而從之遊從之遊矣而向之所謂崑崙石室者之深王母少女者縹緲霞嬌之佩抑嘗與之相及上下乎否也嗟乎此其所托者遠矣世之不知者以為漢高帝起布衣提尺劍百戰而有天下所相與戮力翱翔時酇侯蕭何楚王韓信梁王彭越九江王黥布與子房者數人而已今日誅項王明日輒奪信兵未幾而縛之雲夢矣又尋而斬之長樂鍾室矣又尋則醢梁王越矣又尋則走九江王布死於冊徙

矣獨酇侯何所共起豐沛以奉錢五而束髮為深交者然入關以後未幾而數使使何何且引鮑生之說悉遣子孫昆弟戍軍矣再則置衞衞何何且引召平之說而悉輸家私財佐軍矣又再則數使使閉相國或疑其得百姓心何且多買田地賤貰以自污矣觀其待信越如此則其待諸將者可知待何如此則其待他功臣可知子房之智有以早見而豫待之特託赤松者流數稱病辟穀內以明其澹宕自好之志而使之不吾慮外以遠其割裂河山之嫌而使之不吾忌此其所以獨脫於虎口而進則與諸臣同其功退則不與諸臣同其患而世所以稱子房之智有以也閒按子房事漢本末豈待天下之定功臣之封淮陰

騷布者之並相俎醢而後思所以潛身而脫禍亂也哉蓋方其以魁梧奇偉之資而狙擊於博浪沙中之此圯上老人固已逆折其踞傲鮮腆之氣而深其知雄守雌之術今世所傳黄石書大較古之陰符之遺也席矢石力戰鬬而非所以爲悍抗城邑屠河山而非所以爲武剖符封累世勿絕而非所以爲榮彼於世之馳騖羈紲之故蓋已飄然雲飛風翔其間而非所得而繫之矣故其入關則從而所令持重嘗啖秦將爲之疾擊嶢下軍者將則酈食其與諸將爲之也子房不得而與也自陳以來傳海盡與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與越遂及會兵垓下而誅項王者亦信越兩人之力也子房不得而與也及他護太子都關

中大都子房本謀然子房雖時時從子房亦未嘗佩漢王寸印尺符而躬爲之斬蒿萊剪荊棘此子房所以功蓋天下而及其剖符定封籍軍興者猶不得以按日月累勞最而書之也史遷不之知而書曰子房多病未嘗特將子房之所以不爲漢特將者其果病耶抑以他耶及其末也迺自稱曰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列通侯於布衣極矣願棄人間從赤松子遊嗚呼使子房不先見於謀臣書棄之時而顧嘗禍於俎醢信越之日不預審於布衣客遊之始而欲巧脫於縶獄相國之後抑脫矣而漢其能聽之哉故子房欲歸韓而漢王輒聽之者以子房雅屬意在韓也子房恥爲特將而漢王輒聽之者以子房時時稱病

也已而子房欲辟穀道引以留后之姤猶爲之使人強食以子房之無意人世哀其如白駒過隙也使子房而於韓信彭越諸臣者功能自喜之心於韓信彭越諸臣者所致漢王分土之心稍稍毫髮情露其間以高皇帝之雄呂后之悍且收之早矣故自其道術之深而善處功名之間以之進則溥日月退則混龍蛇入汙泥而不滓軼埃壒而不敎抑古今之際所僅見者春秋以逮乎吳之後遂以載西施扁舟五湖者范蠡之所以不困於句踐也射箭聊城卒殺燕將辭賞不受已而遂逃者魯仲連之所孫跡于東海也時方陸沉避世金馬門東方朔之所詭情於滑稽也白衣相天子繫四將調兩宮臨德代猜閣之朝而名若

泰山若李鄴侯之所獨擅夫衰唐也嗟乎彼四人者其材之小大器之遠近不能盡同而其道術則與子房略相當者嗚呼此其際微矣孔子觀於老聃而曰老氏其猶龍乎老氏以虛無爲用子房者豈其嘗從圯上老人遊竊老氏之旨而得之者耶

張良　　黄天全　明

子房世相韓不忍令韓亡而身獨存故不勝憤忿募力士擊祖龍於博浪沙令祖龍可即斃子房亟從赤松子遊矣誤中副車而韓王成又殪於羽不得已借沛公以成其志或謂圯橋之先子房輕用其勇竊以爲不然秦始之積威古今所未有犬帝亡日子房併庇力士而全之非神智絕人宜不及此安得謂徒淪

之功豈黄石秘法耶韓仇既報輙謝病歸他日雖彊起為漢畫
策亦亟辭以去當其時卽漢高不薄於功臣呂雉真可輔于房
亦不能為漢久稽也

評 佐漢大勳未必出於黄石之教子房高志未必肯為漢
延久稽是可與論留侯矣

韓信 司馬遷 漢

吾知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
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
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
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

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韓信 楊時 宋

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河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
堅城強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者
也及其軍廣武也文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畧蓋世余竊怪漢王
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卽臥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
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疎闊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
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
有未逮與

淮陰侯辨 王世貞 明

余過淮見故侯韓信祠悵然悲之夫千秋之士論淮陰侯信者
未嘗不惜其功大而漢報之薄至以反死未有明其不反者也
至族滅以死而又身被惡名余切悲之故為之辨曰信之不反
於楚天下知之其不反於關中雖當其時天下亦不知之天下
能惜其功而不能辨其不反何也信之罪獨有請假王及期固
陵來緩非純臣之節耳信見夫項羽之入關裂地而王諸將以
章邯之功微焉而王長史欣董翳之功微焉而王申陽之功微
焉而王司馬卬張耳之功微焉而王吳芮共敖臧荼田都田安
之功微焉而王自循數其功於漢視數子何啻百倍而漢王又
素名能不愛城邑封功臣遠勝羽者内不勝其欲故請耳夫重

責信以功而薄報信以封漢誠失之信雖稍賢於武臣韓廣於
人臣之節非也其後之不反何從知之曰以信及陳豨傳知之
夫信嘗再為大將又冊為王其故部曲臣吏何限乃舍而與豨
謀豨其時以別將將卒五百人從宛朐至霸上以游擊別定代
破臧荼侯於信非素所拊循士大夫也信遽而托之以腹心豨
遽而受托以反此其不可解一也豨之監代趙兵自喜下賓客
斷得侯名耳周昌忌而言於高帝覆案之急始反初固未反也
乃遽與信謀其不可解二也信智士也如必與豨謀必屏人必
耳語何由使舍人知之其不可解三也信既通豨必多置人於
邯鄲太關東西道高帝之動靜豨之勝敗俱知之不應為一女

子所紿人而落其手其不可解四也以信之功呂氏一女子卑
辭族之而不能辨漢王固已心知其然私畏呂氏而猶喜其能
馭諸將矣呂氏之所以數欲廢而不終廢也信不及卒以夷
族等之英布而樂悅之封得同於貢赫嗚呼可慨也乎

評　淮陰之反有四不可解則不反明矣淮陰有知寧不含
笑九原

漢立韓信為齊王　　陸粲 明

甚矣御將之術不可尚詐為也尚詐則變生而天下始多事矣
何者慶賞刑威人主之操柄也勳庸勞勩人臣之職然其盡其
常職而不厚望其報者鮮矣在操柄者御之何如耳功蓋天下

當加以天下之賞非濫予也夫人之受之者非僥冒也何至於
使人譊譊自鳴而後不得已而畀之也譬之養兒者啼則予之
以菓餌有盡而兒啼不止將若之何哉則塞口止啼之術不免
於一試焉嗟此兒幾呀其危矣韓信造漢之功非諸將比也定
三秦分趙勢舉趙執燕擒豹虜代不勞血刃而克全齊天下甫
定秋毫皆其肇建力也且臧荼盧綰何如人也而裂土稱孤信
之心能偃然而平也乎漂母有飯信之恩尚欲厚報之而況有
定天下之功者哉此假王之請不能不挾之以坐邀而不覺之
富貴觖望於頓兵下齊之日也惜也良平筭無遺策胡遲遲於
請封而尚逞躡足附耳之智也哉信也志於富貴人也彼有見
於登壇之日於漢未有尺寸功也而遽有大將之授今而大功
既建將何以酬我乎有請而欲王即王之設其意欲無厭養寇
自利而邀致大號欲帝亦將帝之否耶吾見良平之智詐有時
而窮而高皇之爵賞不足為功臣勸矣觀於約會垓下而信與
彭越失期坐待分地此其情可見也使其舉足一向鼎列三分
漢又增一敵國矣良平將奈何哉亦聽其自帝矣乎抑舍之而
待其自斃矣乎呼吸之間乾坤復裂況天下服其勇震其威其
兵鋒所及將席卷而歸矣嗚呼良平之術之窮也請王即王之
非劉氏之福將使乃公當食失箸矣且析食未熟豈容他人先染
指耶欲塞其欲先召其禍矣良平又當若之何哉夫惟信之失

筭也其受齊王之餌於前故雲夢之縛鍾室之誅血食之孥戮
詐術百出受其大禍而不得免焉其諸良平欲益王齊之誤也
乎侯一雍齒而沙中之偶語息焉天下英雄為良平所籠絡者
多矣高皇之恢恢大度囿其迹而不能逃也雖然信無足責也
良之不受三萬戶而受留侯封終辭留而從赤松子其深於慮
後矣平之詐術晚年屢出而不露高皇之覺也顧命之餘謂呂
后曰平智有餘然難獨任見其肺肝矣嗚呼帝不殂乎亦危矣
哉

評　假王之予是良平之計過也人反多其智不知其智之
有時窮也予餘為揭出之便是一番新議論

廣武君說成安君　　李廷機 明

廣武君說成安君成安君不用以至於敗成安君之愎宜其敗也然謂左車之計果足以難韓信否也計誠行也能使信墮之耶信之破趙也以趙不用左車也使趙而用左車也信遂不破趙耶信之決意下井陘也間視而知左車之不用也如其用也信將合趙斂兵而去耶吾有以知其不然也井陘之阻間道之阨趙之所可成亦信之所戒也彼能以三萬人絕其輜重信獨不能以數萬之衆擁護之耶彼將深溝高壘不與戰也信獨不能窮之使不得不戰耶卽卒不戰也獨不能潰之襲之耶蓋惟間視而知左車之不用也然後安意肆志而趨之直犯其計而

人物論　七卷　廿三

不忌如其用也信之畫又有所出矣故間視而喜者非以左車之用否足繫趙之存亡也以用則難勝而取緩不用則可朝滅此而後朝食是故傳餐之令下而背水之陣成成安之壁開而赤漢之幟樹信之視趙也固在其指掌中矣然則趙將束手歸命於信耶曰亦未必然也信之間趙也主趙用間之機也彼之間我視吾計之所出也莫若陰用左車之計而陽拒之以示不用所出爲從間道者也而潛師宵行于彼堂堂正正于此而示之以無所往所計爲絕輜重者也而排徊設備于此匿端滅跡于彼而示之以無所襲所主爲固溝壘不戰者也而暴卒掠騎擐甲抽戈整旆井陘之途飮馬泜水之上而示之以必戰蓋成安君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迂闊之素尤出奇之資也彼以間視我而我借其間以行我之間則彼得其視者以爲信而入乎其中如是而輜重可獲餉道可絕而兩將可困也漢未易以得志於趙矣故左車之計可用而徑用亦未足以有功用之則在乎陰用之耳是一大奇也而非成安君之所解也

評　成安君即用李左車之計韓信亦必有以待之趙終必破　與借間行間議論軼宕奇哉

曹參　　司馬遷 漢

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惟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淸淨極言合

人物論　十卷　十四

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曹參　　程晏 唐

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日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淸淨民以寧一漢之三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譬若牛之渴也孺子飮之渟淖之汚牛渴已久得其渟淖之汚寧圖於淸冷之水乎設使孺子牽之於淸冷之水則滌乎腹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渟淖之汚不可終日而飮之百姓罹秦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爲法律是權天下之草創也吾不止此將致君爲成康之君使民爲成康之民是牽民於淸冷之水也曹參曰荒於酒惠帝訊爲參罔於惠帝

曰高帝欲之陛下承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臣等守職惠帝以爲是也民又歌之嗚呼漢之民以爲漢之汚愈於秦之渴不知牽於清冷之水以滌腹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參也若土木工能造材而未果覆而終焉必待善覆之者成焉何既搆矣謂參爲善覆者參守其搆而不能覆徒欺君曰陛下不如高帝臣參不如蕭何善守可也何費作哉若不可以費作即文帝除肉刑不爲漢主仁聖之最也參不能致其君於成康之政不知已不能覆何之造而荒於酒辛不同義和之誅爰位畏勝飾惰言以惑君也孰名爲賢相耶吾病漢史以蕭何爲善求繼以曹參爲堪其後故論之

人物論　七卷　廿五

評　罪參之不能繼何可謂卓見

曹參　　謝　鐸　明

天下之治惟其時識其時而酌其事之當與否斯善治天下矣方秦氏之呑倂諸侯也阡陌井田群邑封建坑焚學校舉先王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民塗炭已極繼其後者又從而終擾之幾何不爲块下之項乎參之相漢有見於此遂訪諸蓋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爲爲治彼以其猛我以其寬彼以其擾我以其靜一矯而反之以苦于多事之民一旦得見無事之治是猶出烈燄之中而沃以清冷之水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二世之秦爲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爲無功焉參之治固可謂識時矣然吾猶有惜乎參者蓋時雖厭乎有爲而事之未可不爲者君子不容以其不爲也參之意惟恐一事之爲未能益民而先已擾民乃至一無所事終其身惟蕭何之法是守抑不知何之佐高帝也倥偬于馬上之治當時制度大抵襲秦之舊而已先王之良法美意之變於秦者曾聞其能脩什一于千百乎況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牝鷄之聲未聞屠牟之鋒未挫可以有爲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使參能與帝有爲三代之治未必不可挽而上也柰何一意矯秦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已於乎參但知清淨之藥足以調撥亂之民而不知王道之菽粟所以養民生者不可一日無此所以徒能療秦民之疾苦而終不能復元氣於三代之時之民噫漢之所以爲漢者以此漢之所以止于漢者亦以此

人物論　七卷　廿六

評　前一段喜參之清淨末一段責參之不能有爲蓋兼諸公而折衷之者與程公同意

陳平　　司馬遷　漢

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智謀孰能當此者乎

陳平論　　胡廣　明

陳平輔高祖定天下六出奇計無一不効及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及見陸賈問策賈令與太尉深相結爲畫呂氏数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且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同心協謀卒成滅呂安劉之功者賈之謀也平豈智於前而昧於後乎當事機未决或思慮過當而反惑乎平當危疑之際不自用而取人之長以成事功此所以爲賢也平嘗順后之旨以王諸呂豈亦賈策使平陽以計紿之得以成吾謀乎不然平之深念專在滅呂其肯以高祖之業輕以許人乎使平真可呂后者賈必知之又安肯爲平畫計乎

陳平論　　程敏政　明

西漢之士其策事以利而不以義若陳平則其尤者何以知其然以淮陰侯之事而知之夫呂氏之殺侯千古之所共憤而平以爲平實啓之呂氏特成之耳方人之告侯反也高帝自意之不决問於群臣而不决其不决者豈帝真不之知哉誠有以惡侯之罪而念侯之功故徘徊猶豫持兩端于心胸之間當此時也得好義者一言則生好利者一言則死侯之死生係於人言蓋不容髮而帝乃取决于平爲平者宜對帝曰侯定列國取項羽握重兵在外者十年顧不反今天下已定裂土而王其志顧亦足矣且侯素號明智豈不知天命不可以僭即此觀之則告者之妄不言可知陛下宜抵告者罪而取上變之書焚之付侯以示無他則侯必束身歸朝將首請罪其感漢之恩益深臣節益堅而爲國之藩籬益固此策之上也且告變者其真僞未可知而叛逆大罪固不可以輕加亦不可以未減陛下宜使親信腹心之臣睨於楚之境上人惟不爲則已爲則自有不能掩者覘之而得其實則使使持節召侯召之不至然後六師移之未晚也僞則宜速斬告者以安功臣之心仍以璽書慰侯此策之中也若從群臣之言不論事之真僞遽興無名之師則侯之反形未具雖家置一喙以諭侯之當誅其孰聽之陛下新一天下之初事多未遑而首戮元勳則人人自危雖左右服之臣亦爲

之凛凛懼矣使陛下果若人言則策之下也平計不出此乃曰陛下精兵孰與楚諸將用兵孰與侯如此而兵之是趣之反也臣竊爲陛下危之豈非所謂人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且下石焉者乎及帝問其策則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于陳楚之西界侯聞天子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謁謁而擒之此特一力士耳是果何等語哉正虞廷之所謂讒言孔子之所謂利口孟子之所謂逢君之惡者也嗚呼平一言而使高帝爲無恩之主元勳受無罪之誅平亦不義之甚矣或曰侯雖被擒至洛陽赦爲侯固未死也而遽歸死於平無傍乎曰人之禍福必有胚胎平之計一行而未央之事

豈非累於此乎王導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者也乎蓋
深足貴矣予獨慨夫古之大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
不爲而高祖乃甘心於平以得侯爲漢子孫無窮之利世降愈
下而義利之辯愈乖蓋使人有不勝其慨者矣

評：讀此論尸臚九原下何以見淮陰

絳侯

司馬遷漢

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
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歸之乎正雖伊尹周
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守己
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困窮悲夫

絳侯

班固漢

周勃爲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
爲漢伊周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
少戇可以佐之安劉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乃所
知終皆如言聖矣夫

絳侯功臣論

李文饒唐

袁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
主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
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
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爲長嘆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
非劉氏陳平用辯獨之計奪呂產祿絳侯若不與同心而制其
兵柄必由此而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磷涅而
不緇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遜順內守忠貞得不謂
之社稷臣矣乎其後絳侯繫請室盎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
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揚子稱盎忠不足
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諭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
者易陵文帝感寤見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
公者難與並爲仁矣盎惟有正慎夫人之席塞梁王求嗣此二
事守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之罪虐貫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
道之不昧矣

評　以臣諸呂難爲社稷臣信矣而深罪袁生之惑文帝則
見其談有餘而難與並爲仁矣末亦爲袁生飲恨

周勃論

鄭子章

漢高帝遺詔屬周勃於呂后曰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
可令爲太尉孝文且崩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
兵其卒也誅產祿綰黃帝璽授代邸再奠劉祚吳楚七國之難
攻守三月成灋俱破平周氏父子何負於漢哉獨奈何孝文械
勃而景竟餓亞夫以死也景刻薄主無足論者文號長者顧怵
於人言著幽功臣向微薄太后冒絮之提勃先亞夫族矣夫勃
之所以得握重兵成鉅功者呂后任之而其不死於廷尉者薄

后揉之二婦人重違夫命而孝文爲人子獨慢之也景誠刻忍竇太后以不揉梁王不侯王信故深銜亞夫亞夫安望完活出獄如乃父哉于於是而知毋后係人國家不淺細也蕭成文之任而竇逐罪之刻也雖然其主不仁而其臣不學勃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我語至短賈生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其不好文學如此亞夫習之足已而不學則其家教然也勃就國常被甲持兵見客而亞夫市買尚方甲楯五百夫甲兵甲楯皆反形也亡不肖之心橡其形令人主疑豈非不學之過乎脫少知學親就儒生以柔其木彊而潤色其怏怏之習則何至待罪若斯劇哉或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周氏父子二

世矣宜其斃矣

評　勃之生歸功薄后亞夫之獄歸罪竇后信乎毋后係人國家不淺細也又以不學罪其父子勃與亞夫亦無所辭

王陵　　柯茂竹　明

人臣處國家之變有迹相違而實相濟者執其迹而議之則天下無全人矣夫國家不幸而當變故之秋爲之臣者將併起而爭乎則一爭而事去矣抑皆隱忍以就事則元元之衆未覩成功而先昧大義如國家何如天下何故右之人臣或潔大義於強諫之日或濟大事於委曲之中自其迹而論必置軒輊於其間者卒而義明而事亦就則其相濟也大矣如之何執其迹而擬之昔呂后欲王諸呂王陵據法力爭而平勃唯唯及陵責之則曰今日面折廷爭臣不如君他日安劉氏君不如臣世之譏者曰當呂后時長陵之土未乾白馬之盟在耳諸呂何人顧欲冒然王之至今讀耕田歌尚爲於邑謂目擊其事者寧耳心乎且呂后雖悍然問之廷臣猶有畏廷臣之心也向使王陵不可平勃又不可則彼縱有厚呂氏之意能不上思先帝下憚公議而顧嘔僂以聽命其成功亦倖耳故茅焦危論猶可以悚秦之狼心而動其母子之念而况不爲茅焦者乎噫此襲胡致堂之論者也論則然矣然呂后氏僇勳舊戚諸王豈可以理而論者

如必責平勃之諫而又度呂氏之必從是無異拘學標義利之游以陳說於蹠蹻之門其不誅夷者鮮矣議者又曰君子功不貴倖而成死不貴倖而免使平勃與王陵命鬪而爭同日而死則忠肝義膽已可以對天地質鬼神而遠聽之士又安知無感義以共忘呂氏者故弘演納肝猶可以激齊之君臣而動其救衛之師而况不爲弘演者乎噫此襲張南軒之論者也論則然矣然危急存亡之秋不委曲以求有濟而徒欲相率就死望天下之勤王是無異渡江河棄維楫而冀有虚舟可乘必無幸矣何以明其然也蓋大義不明則綱常廢大事不濟則基業隳故曰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濟大事者潛慮而客謀昔程嬰公孫

排內二死節一存孤于百世而下並稱爲忠臣莫得而軒輊焉
者何哉迹相違而實相濟也抑不特二子爲然李氏曰可吾亦
曰可李氏曰否吾亦曰否油油然不與之立異者非乎而于家
灋是已武后下之獄則請附授之職則拜命由由然不與之立
異者非乎而依悵並是已未有以陸仰之師破桒之機而深責
之也故天下不可無王陵聲大義之勇尤不可無平勃濟大事
之謀觀其交驩與辭於陸賈詭計遂决於酈生於是入北軍握
兵柄斂王孫賈討淖齒之術以左右袒定順逆不崇朝而呂氏
無噍類劉氏宗社果晏然有磐石之安則其答王陵之言驗焉
矣所謂迹相違而實相濟者非邪且不觀高帝之論相乎曰王

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
安劉必勃由是觀之則三人處呂后之事高帝已洞見其微故
臨崩數言卽爲諸臣之定論今必左平勃而右王陵是謂懷其
之不忠於唐子家羈之不忠於魯程嬰公孫杵臼不得以並稱
也可乎其然則程子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何如曰此又
致堂胡軒立論之所本也彼太史公者論王陵初無意仕漢而
安劉之功鮮故作平勃世家而不爲陵立傳則程子之言亦非
通方之論也張融有言鴻飛天首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鳩論
王陵平勃者宋儒越人而太史公楚人也若高帝之見其猶門
之人乎雖然愚猶有說焉平勃之誅諸呂也非有朱虛君之運
謀於中齊王之連兵於外則勢或孤而難成但朱虛侯以嫡立
齊王爲文帝所不說故賞功不與而後之論者遂不及焉愚故
備言之以附闡幽之義

評　不可無王陵聲大義之勇尤不可無平勃濟大事之謀

最高議論

說彭王　王世貞

彭王既封梁大置酒會客扈輒偪而前吊曰嗟夫大王之以身
托王也是殉王也何故曰大王之起鉅野一役夫耳非有國素
貴衆附而暫失職者也大王游師於梁楚其附離漢若沉而若
浮非有蕭曹金石之素也大王之功獨有徇魏下昌邑絕楚糧

道閒給軍食耳非有齊王信畧定之勛也夫蕭曹之貴不益侯
而齊王之立非主上之意也大王安得獨偃然南面而稱孤哉
且固陵之役漢以誅楚告而大王恐疑恫喝而不應也漢以勝
楚捐睢陽以北至穀城王大王告而大王翩然來也是以梁而
來也抑爲漢而來也者漢焉以純臣視大王也且夫天下不一
而人易王也天下一而王不易王也無智愚知之臣故曰殉王
也夫以一世王而身裂孰與百世侯而子孫不絕也彭王嘆嗜
不忍蘇也後竟有雒陽事

評　扈輒果能以此說彭王未必不聽　言直而文壯

魏豹彭越　司馬遷漢

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才以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韓王信盧綰陳豨　司馬遷 漢

韓王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裂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強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　司馬遷 漢

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何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樊噲論　高啓 明

樊噲武夫也嘗擁劍推鋒從沛公以芸菑墾害人所壯之者不過以其能脫戲下之急耳余竊以噲有可賢者焉初沛公之入咸陽也見秦之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因噲之諫遂還屯霸上不然則逸欲遂生蹈亡秦之覆轍何以慰父老之心起范增之畏而解項籍之怒乎惡漢之為漢未可知也史言當時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觀噲之能諫上則其不為是可知矣及高帝既老嘗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群臣何雖為相亦莫知為計也噲排闥而入見上獨枕一宦者臥因流涕以片言悟之其憂慮深遠有可為大臣者矣豈絳灌等比耶而或者乃以帝嘗欲殺噲恐百歲後從呂氏叛也嗟夫噲起屠狗以至封侯亦足矣況其賢如是乎且帝素少恩又何有於一噲論者誠刻矣哉

評　噲之功不獨脫漢王於戲下而諫居咸陽排闥入見二事可謂大臣誠論噲之大者噲有餘榮矣

蕭何諸葛亮優劣　王世貞

關中王惟嘗試諸生以蕭相國諸葛武侯為問其言大略以武侯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而未睹大體出師表出而傲傑之士脩詞之子皆稍心退矣木牛流馬出而技匠之徒執斤錘而求售其巧者皆攖損退矣八陣圖出而誦鬼谷之書習黃石之略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技客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為弗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亮勞則不得不嘔血而功不就夫蕭何木強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為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寵冠群臣而慶流苗裔也故蕭何之役

楩蒲邊切棍也
柟平善切杖也
衣小也

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設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者昔哉而宜見其拳耳此哉者不為用也此兩公之別也予讀史曰是非王維禎之言而楊雄氏之言也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懲群策而自屈其力天君故爲以語夫相臣之道幾矣非所以語于二子之優劣也夫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之爲宮室也其棂棟欂櫨必構夫楩柟豫杞之良者支焉断而小之而弗勝也或謂夫豎然而中府者匠之罪也其無楩柟豫杞也則非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屬炎精之漸涸天下固已忽焉忘劉氏而天又從而吏之故以龐統之智焉而死法正之敏焉而死關張之悍鷙焉而死於是乎孔明之志窮勢不得不

獨身而力幹之然猶曰延李嚴董向之徒以善其後雖以楊儀之李嚴浮誕之馬謖稿淺之楊儀暴肆之魏延不得已而拾其長以充乎汲馬勃之用今是時而有子房者出而街亭之役必復以帷幄付幼良有韓信者出而祁山之役必復以旗鼓付文長有平長侯者出而五丈原之役必復以畫一付公儀則可是三君子無一焉而崇之何其以鄭侯望諸葛也孔明逆知其身之足以滅魏又逆知其身亡而蜀不得中原矣將費亡而蜀不蜀矣故與及其身之一用焉而卒不遂也且出師表何與于天下之爲文者木牛流馬何與于天下之爲藝者八陣圖何與于天下之爲兵者苟蕤至而響合氣同而類應則又不可之

馬謖字幼常
李嚴字正方
楊儀字威公

有孔明之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其獨用長教乎哉夫鄭侯非斷斷無技者約律法給饋餉營宮室其所處劇規制海內謳思而遵奉之數百年不衰夫爲相者必不一見跡而後可則周官三百六十記里鼓指南車周公無亦露才而問一世哉

諸葛亮

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

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材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與

古今人物論第八卷

蕭中　鄭賢　元直　輯

紀信　　李觀 唐

昔秦始皇棄六代之業竊天下之力以從其心施及二世存作昏德人怨神怒百姓與能此皇天所以興漢也夫龍躍虎變不有非常之災則不能蔚其文而神其行故英雄豪傑雷動電擊並起而亡秦當是時海水飛而無紀王綱頹而不紐強者制命弱國連衡項羽提三千兵鼓行稱百萬隳名城坑勁卒弑義帝屠咸陽七十餘戰而天下定矣於是背關懷楚專制立約雖負河山藉伯秦南面稱孤者勝行請命衆國受署莫敢牴牾焉而

高祖奮于漢中定三秦之地扶義仗信東向而爭天下天下之命懸於二雄山東紛紛蜂合蟻聚未有所係羽嘗以百萬之衆困高祖於滎陽紀公推天曆之在劉顧忠節以自効躬戴黃屋出東門而叱之沮百萬之氣頓強楚之威奮諸侯之魄迴伯王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躋廟堂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業雖弘演納肝而無悔于犨請矢而不疑公孫抱子而爲詐王陽寢牀以自斃其忠則然於大義不可希也先軫免冑以立誠鉏麑觸槐以取喪富辰懷憝而赴翟仲由結纓而爲壯其節則全然大機則無以尚矣荀息守言而死事豫讓感遇以自殘右乞言身以殉白刃離罹目以報毋其義則立於大濟則闕焉故功貴成業貴廣苟有大節則輕太山於鴻毛壯哉紀公誠得其死矣夫城郢而絕君名寢齋以祈於死其於惡也不亦大乎於戲仲尼所謂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臨難毋苟免者則紀公其人也、

紀信　　黃仲昭 明

項羽圍漢滎陽高帝請和亞父勸羽急攻羽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高帝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遂燒殺信夫高帝得不死於滎陽者大抵皆信力也信其可謂忠於所事者矣其視世之食君之祿臨患難輒搖尾乞憐以苟全其生者不猶鵰

鶚之於鳳凰耶柰何高帝既得天下論功行賞絕無褒崇之典以及於信高帝真少恩哉班氏著書凡漢之臣皆爲之立傳而獨於信闕焉其何以爲人臣之忠於所事者勸耶、

周苛 碑　　李觀 唐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于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以新阨雎水圍而遁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內無完備憂難持久用紀將軍誑而漢祖免乃命周苛寄後事以禦外敵敵知其危併力湯搖哀哀遺軍創痛如積雖授以利兵東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殺然鷹睇槃大鼎於宇下謂

曹曰請封三萬戶爲上將軍之致自不穀而下及卒乘皆懸其所爲不從則卓然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孩之曰吾聞不善人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滅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汝爲身之不即倒戈請命兵絕若傾汝兇無日矣且纂政反道滅裂六國天人合怒唯類不留今若之拳不倂拳而罪移於羣不知天以陰隲興亡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攻數克非若能也天厚其惡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恚公之不屈而恥其責已聲如乳虎指左右捽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嗚呼糜軀灰於不朽不朽者立節立節者顯主主顯節立獨奇有之與夫由余授戈弘演納肝殊也初奇殺魏豹可謂無人溥

我乃拒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耶觀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敢鏤幽石以承闕文

評　漢王不報周苛史氏不爲立傳皆大不滿人意與紀信相似

田儋　　司馬遷漢

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蒯通者善爲短長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氏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亨酈生　　司馬光宋

班固稱蒯通一說而喪三儁爲其亡田橫殺酈生驕韓信也以愚觀之漢王既遣酈生下齊而不止韓信之進兵是則漢王殺之非蒯通殺之也惜乎一失其信群臣孰敢爲之使諸侯孰敢爲之與雖得齊而有之所亡豈不多哉

季布　　司馬光宋

曹丘與長君善而布與書使絕之是以曹丘爲小人也及曹丘見以毀譽動已而已善之是養小人以自利也夫以毀譽動人及養小人以自利皆奸人之道也果如是則布安得爲賢大夫

評　季布將何以對

季布欒布　　司馬遷漢

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田橫　　韓愈唐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將偶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

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棲棲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抑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遂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跪陳辭而荐酒魂彷彿而來享

田橫　　明　王守仁

吾觀田橫之不肯事漢致五百人之皆死吾固憫其事之有可矜亦嘗惜其死之有未善也天下之利害莫大於死生驅之生則樂而前驅之死則怖而後此人之情也世有不重其死而輕其生者豈其情之獨異於人乎此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田橫之士皆死義其何能爲人之所不肯爲而一時烈丈夫之多哉雖然橫之死則勇矣而智則淺矣吾爲橫計雖不死可也死於漢爭衡之日可也爲東齊王蝎之死可也而橫也豈亦權衡於心乎不死于可爲之時而死于不可爲之時不死於得已之地而死於不得已之地方酈生之說下齊也在有志者必不聽橫既是其言而從之其心已耳爲漢屈矣及歷下之敗乃心歸彭越越之德孰與漢王其勢位孰與漢王橫以勢不能爲尚含恥而歸之又豈有雄於漢之心乎既無雄於漢之心挈郡於關中稱藩於漢闕漢必有以遇之橫於此可以不死橫必以死爲安當漢與齊之結乎盟二國爲兄弟也而漢又襲之是負信義於天下矣齊之力既無如之何獨不可執信義之詞與之較曲直乎其曲在漢其直在齊橫於是而命一介之士達咫尺之書以申其盟以彰漢之罪於天下此正仗義敢事之秋橫於斯可以死也及項羽既屠橫慮有腐肉之慘遁率其徒屬居海島是時漢雖招之而我顧拒之漢亦未有加兵之舉橫於是可以得已也柰何一聞其召即不遠千里而來其來也意不在王則在於侯不在於侯則在於脫斧鉞之危耳不然將何爲哉使橫而信有不臣之節則終身而已矣何覬覦乎王侯之榮而不爲東齊之逃使橫而信有輕生之心則守正以俟死而已矣何寒心於白刃之鋒而不爲王蝎之勇使橫而信以漢王之心必不我免當漢使之臨即自處以不避可也又何乘傳至洛陽而後决哉是時不可死而橫則死之時可以死而橫則不死事不可已而橫故已之事可以已而橫則不已智者固如是乎吾知橫之死不在於今而已兆於歷下之敗矣大抵事不可近慮以近慮而慮之未有不覆其事者當齊與漢之角峙嚴以自衛猶懼失之夫何酈生一言之後即肆爲酣暢之樂而撤其紀律之備此正以近慮慮之者然則韓信之襲破乃橫之所自取而非酈生之罪矣何至怒烹之耶不知酈生可宥而漢不可忘使以怒酈生者怒漢則漢將攝於齊而未敢動未可知也當是時橫之謀固踈矣五百人豈皆不在耶何無一人之慮及於此也一人言之五百人

皆是之則橫未必無是心也五百不言而橫又甚受其汙此橫之事一去而五百人所以不免也在五百人則失於不言在橫則失於不智矣故田橫之不肯事漢孰若直拒於酈生一言之餘詣首洛陽孰若守身於海島之外與其五百人皆殺而無補於齊又何如酈生之不烹而有功於漢乎然則其死也皆失於前而困於後徒知恭義而不知義之輕重者也吾於橫何惜哉雖然一人不屈五百相率以蹈之橫蓋深有以感之也吾於橫乎有取

評　橫當歸不歸當死不死而卒死於洛陽誠為可惜後以五百人之死皆以橫故誠為可取無餘論矣

田橫論　楊維禎　明

世之論士者謂廉直好禮者歸項頑頓亡恥者歸劉頑頓者卒興漢而廉直者亡輔於楚田橫稱得士韓愈氏為文祭橫亦諷其得一士可王而五百人之多卒不能脫於敗亡何也予謂項誅斥骨鯁宜亡何罪廉直高帝用才不遺屠販然必誅戮殆盡而後天下無事橫之時天下已趨於漢矣三齊之地已為項氏所屠橫尚能收齊散衆擊羽於成陽再立齊王定齊地越三年而漢使酈生說橫橫知勢已去遂解歷下軍與漢平而韓信再引兵擊齊虜齊王廣橫已自知天不可為與其徒五百入海帝聞橫賢能得士使使招橫橫至尸鄉置中途自剄帝嗟吁其賢為之流涕以王禮葬之從者二客穴冢自剄下從之帝大驚以餘客皆賢且招其五百人聞橫死亦皆自亡無一人肯漢臣僕於乎二客死以烈而五百人又同一烈橫之所獲也多矣又何以區區成敗計彼此優劣哉

評　橫死烈二客從之又烈五百人同死皆烈不以區區成敗論得大致矣

劉敬叔通孫　司馬遷

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論劉敬　王世貞

冒頓為單于強而數苦北邊高祖患之以問劉敬敬曰天下已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知漢適女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上曰善叔孫生進曰大漢方一宇宙超三五乃無故

而妨愛女以爲匈奴御得無貽笑後世哉夫匈奴豺狼也其殺父
之不恤而手鏑之以死何有於頓父冒頓之子也而見其大父
之死于冒頓也則曰吾父且不武何以忍吾見大父而弗忍外大
父也不然以十萬騎入塞牧曰均而孫也吾何以無漢分地請
得九州之偏若幽冀者寓牧焉奚辭抒之上曰唐食而好色故
餌之叔孫通曰冒頓餌人者也非爲人餌者也不覩其初得志
而以其所愛閼氏予東胡而兵隨其後彼豈其愛老昏哉而我
乃用彼之餌人而餌之上不聽入宮以語呂后后對帝泣曰妾
惟一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乃歎曰唉而之不欲棄女匈奴
也則胡以磔淮陰侯也

評　極論豺狼無厭漢之妻女爲辱且未能息邊患刻畫精
研透入神髓末歸呂氏磔淮陰侯一意尤奇

擬魯兩生與叔孫通書　李廷機

生聞禮中之至也樂和之盛也禮樂之起由中和生也古者帝
王既受天命有天下功成事定矣然猶逡巡辭讓不敢議制作
休息優游漸漬醞釀至於湛恩汪濊洽性旁流兆姓箏有昌遂
而後禮樂興彼豈懷葸畏縮妄自菲薄不急一代之觀樂因陋
就簡我道不可以驟也今大漢誅秦滅項欲已得於天下矣然
而戈未戢弓未櫜兵未解甲未銷呻吟未息瘡痍未起去中和
之世猶爲遠也而遽議禮樂毋乃亟乎夫干羽不與戈弓共列
[illegible]不與甲兵同處而懸呻吟之民不足與歌詠[illegible]
瘡痍不足與蹈舞當此之時生即與足下悉心畢議窮其奇數雖
其條貫終不足以宣猶中和儀鳳舞獸也昔周自后稷始基靜
民十五王而武王克定之成康繼之其時熾熾在周振振在國
周公乃始與成王共定禮樂積德若彼制作若斯之難也孔子
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生雖罷駑亦
嘗側聞姬公孔子之遺風矣且秦并天下蔑棄聖王禮樂所刪
制以吏爲師今獨秦儀在不可用也生而來乎則必循其所習
誦守其所聞知朝必明堂樂必清廟貴必五玉舞必兩階歌必
雅勺咸五登三盡黜所謂秦儀者與天下更始足下度能從之

乎且陛下雅不好儒有以儒見者嫚罵曰豎儒安足與計議足
下之所明也生固儒也來必以儒見足下度能得之於陛下乎
即不以儒見候人主意與時變化足下能之生又不能足下羞
爲人之獨治引尸祝以自助足下獨不聞堯之作大章耶一夔
足矣以足下自處不後於夔自能出獨智之慮隨時順俗度主
所能爲以當其心安所取生迂儒爲也夫不度其時而爲驟也
悖所聞而徇世諛也世無所須於已而強出焉觚也三行之累
傷乎禮樂是以懼而不敢聞命

評　前論禮樂不易興且以秦儀雜之後發漢不好儒與通
希世之意獨覷[illegible]然古詞

剛梁剽義

裁論不然世疑非四皓之論及

然留侯不能强諫之論

四皓　梁[illegible]

秦失其鹿豪傑並逐靈鳳何依白雲深谷岩岩南山采采其芝漢以劍起吾誰與歸栖心化元潦泊無爲禮物雖至先生默而惟彼白石確不可轉儲皇不安我德用顯大君是敬寵忠位是崇四公屈身天下和平弋者何慕鴻飛冥冥

四皓　李義山　唐

時濁代危賢人去之商洛深山鸞鳳諧飛漢以霸興皇王道衰玉帛雖至先生不歸吾非固然苛動而起龎眉皓髮來護太子至尊動容奪嫡以已四賢暫屈天下定矣返駕南山白雲千里

四皓論　沈淮　明

漢高帝之季年欲易太子呂后彊留侯畫計招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者亡上前爲壽高帝竟不易太子世疑四皓以商山之索跡其出處不當來來者非四皓殆留侯爲之又或以譏留侯不能强諫用術處人君臣父子之間愚盡謂不然夫呂后能彊使留侯而留侯不能不假重於四皓四皓能不爲留侯起而能爲留侯起者乃所以爲四皓也且夫天下新集君老子幼愛姬在側日夜抱持而泣事有大此者乎顧吾地望不能辨誠辨之褪云功名之會非商山老人所與知則又淺淺之論且夫事固有不可知者留侯親身從高帝定天下與帝故第一言聽計用乃留侯所不能得而四人者能得之此事之難知者也留侯本招此四人而不能爲四人此又事之難知者也處難知之事難事之君而欲得諸人膠漆骨肉之間又人之所難言而猥欲以周昌叔孫通之徒木彊之說閑其意其不難乎世徒疑四人者事蹟無所表著獨太子仁明慈孝天下延頸願死一言又淡挾持非懷仁輔義之道以爲留侯定計于危不知此一言正足以破高帝之心而釋其慮高帝之所慮者爲呂氏也太子既以仁慈固彊宗又內擁母后之尊縱不能爲社稷難至于剗削功臣斬又宗室勢所必然帝誠深計以千秋萬歲後漢之爲漢或未可知獨不思惠帝不帝呂氏不王而千秋萬歲之憂更未歇也以劉與呂相拒北軍未有不左袒劉也以呂與戚相拒北

軍又未必不左袒呂也縱使惠帝不帝產祿不王內擁母后之尊挾怨嫡以爲名大臣附之事不可知若是則呂與戚分曹而爭而劉氏所不絕者幾矣此又帝之所大患也帝之明達深謀豈其慮不及此而又狐疑于建樹之際苟以觀其所係耳蓋至于四人一言而天下所係可知矣委心太子而無變計不然萬帝之明處社稷之重豈徒爲一衽席移愛者哉蓋至於有留侯又有四皓又有絳灌曲逆朱虛輩而漢之爲漢可知矣帝之所以端然而無變計也且夫身在事內而其身重者實重也故留侯卧病家居陰招此四人身在事外而其身重者名重也故四人者褒衣博冠從太子爲壽于上前夫留侯固曰此難以口舌

爭也今不度難易之勢不較君臣父子之際而欲以親身帝等
夷之人襲周呂叔孫之智豈有濟哉於戲留侯之於高帝且然
而况乎不爲高帝留侯者乎故能成四皓羽翼者且有不爲四
皓者乎

是篇辯真四皓矣

評　四皓一言正足以破高帝之心而釋其慮是搞到極處

真四皓

陳繼儒　明

昔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楚舞嘅嗟
流涕醉歌鴻鵠數闋而罷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僞託以刼
帝者也予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是真四皓也當暴抗
焚時魯两生嘗負禮器輕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準鷙

膺豺聲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交游乃亡去垂五百年至
晉而猶有桃源避秦諸家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于深山
斷崖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即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
報讐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黄金收海内客客有奇伏在草
莽如四皓者良必歡然締結結爲死友友天下士而不知商山
老人何以稱于房哉博浪一椎祖龍褫魄掉舌入沛卒爲帝師
四皓胷中亦有子房久矣水濕火燥識子母大丈夫意氣相
感千里神交斧斤言調合四皓不爲漢屈獨不爲子房屈乎况上
兼布一遇圯橋下傳書三卷而[illegible]居黄石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
穀爲赤松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椎法此三
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子不爲其况四皓
采芝行歌近在商山之間者哉俗儒齷齪仰視四皓以爲鴻飛
鳳矯不可網羅即龍準沛公馴習蕭曹韓彭之輩如降犬羊而
飼鷹兔獨難狎一鬚眉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
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
讐天下豪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間關備嘗之苦
黄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
逐秦鹿南燕楚猴良皆爲韓而不爲漢皆用帝而不爲帝用至
于一日志行[illegible]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既借漢以報韓
讐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

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辭漢不决四皓而念及子
房始終之心事及子房之固以請也亦何忍戀山深入林密哉
伍員之報楚也蘆中丈人浣紗女子至覆舟沉瀨以示無忍要
離專諸燔妻斷臂死而不顧于名譽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
難殺身以左右之子房讐在君讐復仲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
徘徊山中不爲子房一出也陳留風俗傳言園公爲秦博士避
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園公爲司徒宋時商山
崖鑿地得漢石數種有隸書園公角里先生姓字園公者蓋東
園公云則四皓之非僞托斷斷可知矣大抵高祖以亭長起家
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袁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遮

說侍子房已去漢久矣此又誰爲之吾故曰四皓者是真四皓

四皓　王世貞

建成侯爲太子說留侯曰君故爲主上時時秘謀今數欲易太子太子不敢以望君君爲言太子而主上不聽也萬歲後太子不敢以望君留侯曰地疎而計親者拙也位賤而圖富貴者誖也且上數在困急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易太子夫以踈賤幾葉之人而處於骨肉之間百臣等何益建成侯劫曰雖然爲我強計之曰此未易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四人東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四人老矣皆以爲上嫚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能爲太子致之

乎爲太子致之而上必異而問之問之而事可大助也建成侯曰善言之高皇后使使者齎黄金百鎰白璧四雙安車四乘以太子書辭商山而道披菁棘貽四皓曰寡人之竊瞿瞿高誼久矣屬卒卒無繇間之間不敢以身謁請敬使家令布其區區夫四先生鸞矯鵠舉游於空外糠粃萬乘草芥窮顯使海內傾嚮而慕聲且以秦皇帝之強播六國而不能寸組被四先生以項氏之暴血五諸侯而不能尺刃脇四先生寡人則何敢言雖然寡人可以執鞭箠而供掃除之役無不爲也寡人竊有請也堯舜欲以天下辱巢許故巢許弗辱也出不能加治於唐虞而遯是增華於堯舜是故其入寵顯益深也若師尚父之於文王則不然八十而非熊九十而鷹揚百有十二而磻石於齊施於子孫大表東海夫天下不以巢許故廢師尚父四先生有意肯辱臨寡人寡人旦夕事之如父師四先生卽不猒師尚父一沛其餘卷舒若雲又似游龍允有被施萬代君新豈不快哉四皓委髮鈍卧佯憊不厲曰老臣不足以辱太子使者庶無所之長安千里而遥老臣固道路之遺骨也且焉敢以子先父也使者三請不可乃返報成侯憂曰君之何留侯曰子爲之號鶩於市而曰鵠也其曰非鵠而訕之者十九號山鷄於市曰鸞也其不卽以爲鸞而訕之者十不一也夫鵠恒見而鸞不恒見也四皓之辟世久矣帝嚮者固髙安將耳之耳建成侯曰請受教闕使

者問狀貌所近而推得之舍人中老者爲隱衣冠抵掌而談商山甚悉及太子燕上置酒受留侯辭以從上怪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若主矣長安人人謂太子能屈四皓也

評　四皓非真子房僞策耳然一策能定儲君何害其爲僞也王新建亦有此議論

英四皓而不涉於偽之論

四皓論

李騰芳 明

四皓秦之隱君子也然而於漢時未有樹也非出定漢太子幾乎泯矣世以此益知四皓而亦用是見訾於此愚謂四老人秦已避秦於漢莽疏矣卽不出不害於義出而遂定太子樹德於漢不爲無功此其是非不足深論愚獨有慨於謀臣之苦心也非子房其誰能策之天下之事莫大於人主欲致其私而人臣欲持其公人主之私明知其不能得之臣而彊挾其威福予奪之操柄以萬一其臣之徒我人臣之公明知其不能驟致之主而不得不陳宗社之至計危疑之苦詞以反覆閑主之非心久之相持而不決則臣之公至于必不勝而主之私至于必伸此

的激而但敗之道也故爲大臣計與其以人臣之言爭之不若以天下之人心爭之與其徒以天下之人心爭之而主未必信則不若示之以驗夫四皓者子房之所以示高祖也帝固益夙大畧之主豈不知太子之必不可廢如意之必不可立爲廷臣之公心哉但不勝其區區兒女之愛而私心過計以爲千秋萬歲後卽幼孽嗣世藉吾餘威以制御臣下庶幾無旦夕之變且姑紓吾牀第之憂乎是其蔵已深而爲計已決固非周昌木強之諫叔孫通腐儒之談所能關其聽也俄而見生平不能招致之四老人從太子遊且願爲之死於是愕然震動以爲天下人心之公一至若是雖空山茹芝之老棄瓢洗耳之士且有起而

僞託四皓

爲太子擁護者雖當吾世而樹孽于千秋之後其誰君之與其危宗祀而戚氏不得安亡廟社而如意不得存則不若姑存大計而以愛子爲全注也故高帝知四皓爲天下人之望而子房托四皓以示天下人之公心子房以四皓爲太子羽翼而四皓以天下人之心爲太子羽翼帝之憚四皓者止以畏群情之公而深爲異日無窮慮耳不然而楚歌楚舞唏噓相對惆悵于鴻鵠之高舉而悲思于矰繳之莫施此時雄心憤氣豈不能剪太子之翼而止其速飛哉夫亦鑑衆心以剴肌膚之愛知其力能行于四老人而不能衡于天下也子房之所以示帝者微矣雖然事亦有不可知者使帝見四皓而輙憤憤于太子之樹黨也

四老人之爲太子私也父子之隙益成而廢立之謀日甚則如之何嗚呼良固知四老人之足以動帝而與其必無是忠也且舍是則益無策矣與其無策而必不可成則寧能逆避其忠哉

評 托四皓以示天下人之公心則帝不得不憚此時雄心憤氣以下議論尤高

四皓辨

張重華 明

或謂四皓誠高品則難以招至且云衣冠甚偉四皓亦何藉此爲耶必良因帝素所畏敬飾此四人以見帝也願爲太子死其言近脇亦子房教之也或曰他人做四皓不得曰陽武力士哀方隱約時尚能募之况此時乎又曰如是安得後日不露曰於

四皓非羽翼其功不論

皇大索十日曾得一人乎即此可以知四皓矣第子房迹似任
俠而事則正大或除殘賊或植國本無非美事所以千古原心
不加捏造耳不然以盜擊主以臣欺君以子術父世以子房為
何如人

評　善言子房之心者

四皓論　　　　郭子章　明

予讀漢史高帝十一年黥布反帝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嗟乎
此驪姬之故智戚夫人借之以危盈而王如意也亦斯高之故
奚趙郎諸臣借之以逐扶蘇而帝胡亥也乃四皓相謂曰太子
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急請呂后承間

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
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布聞之鼓行西耳上雖病
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
是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
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張良因說上曰令太子為
將軍監關中兵明年上從擊破布歸疾益甚而崩嗟乎使太子
果將擊布其勝敗未可知即勝而歸而帝崩矣如意立矣閭閻
之內出赫蹏稱遺令主太子於淮南故地太子將安歸呂后即
得子不在側將安恃奚齊胡亥以近父而立申生扶蘇以遠父
而殺其埶然也而況戚氏挾驪姬之寵趙郎諸臣聚斯高之謀

太子惡得無殆故夫四老人之功不在厖眉皓首褒衣大帶從
太子於視病之日而在急勸呂后請上自將而張留侯之功不
專在來四老人而在請太子監關中兵一語也雖然四老人之
說得之僕本贊而留侯得之里克也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僕
本贊曰太子殆哉君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離心而示之
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
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里克諫曰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
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
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
也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四老人所謂太子受禍即內險外危之

料而留侯監軍之請即居以監國之故晉公不幸而不聽則晉
危高帝幸而聽則漢安故四老人之功偉矣儒者不察乃謂皆
子房教太后為之非背有其人夫衣冠之偉鬚眉之皓可僞也
其說呂后請上自將不下數百語田安壁老智不辨此又其甚
者謂四皓安劉滅劉噫嘻晉易申生三世不安秦殺扶蘇二世
而亡使漢當日果將太子而南如意立於內太子拒於外漢即
亂矣太子安承漢祚不幸中道而殞呂氏始生心而產祿擅命
彼四老人即甚豈能豫籌而逆撲之乎武鄉侯輔安樂而安樂
亡蜀不以其故貶三分之業狄梁公返廬陵郎廬陵不剗不以
其故少夾日之動而以產祿之亂歸咎四老人是武侯亡蜀梁

公亂李也嗚呼計矣

評　四皓之功在於急勸呂后使上自將留侯之功在請太子監關中兵一語從古未有談者

四皓

王介　明

四皓者何漢四皓也非漢四皓也商山之四皓也繫之以漢則漢得而有也四皓非商山有也繫以商山則四皓者漢不得而有之也為四皓者將漢乎將商山乎以願不在商山則皓首龐眉茹芝服薇吸風露被雲霞先園后季左黃右角強秦不能坑祟趙不能剗雖混一規模若漢祖不得以漫汙其儒冠束帛戔戔白駒皎皎三代以下四人耳是商山誠所願也吁願商山則

無心于漢矣然以為願不在漢則逐鹿方即瞻烏既集良弓藏走狗亨彭越夷布擊橫刎信擒陳平推功而靳免蕭何請產而自汙雖善藏其用若張留侯亦托之赤松子遊為鳳飛縹縹鴻舉冥冥其四皓乃卒然遊止于漢廷是漢又若所願也吁願在漢則棄在商山矣詎知四皓之有漢非重也其無商山則輕矣名曰商山四皓則重名曰漢四皓則輕矣然則為四皓者將漢之願乎將商山之願乎將願為漢有乎將願為商山有乎智者必有所擇也嗚呼明此則可以定四皓為何如人矣嘗閱四皓事具載太史公留侯傳當年心跡昭昭簡編羽翼既成國本遂定欲識四皓人品者此足觀矣然世之論人者多泰有為之功而不識無為之功功之大者也多喜有事之智而不知無事之智智之高者也有為有事者為國家排大難定大疑是也無為無事者為國家立清脩重名節是也故庖人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各有司也鴟啣鼠朴以其有而嚇鳳凰各有嚮也堯舜在上而下有巢許之清武王舉義而士有夷齊之節各有執也今四皓於漢胡為乎來哉婉諫有叔孫通矣戇諫有周昌矣切諫有王陵矣吾商山人矣漢廷之事奚與哉代庖之越其難免矣將以為張良之忠不可忘呂澤之幣不可辭是正以腐鼠而嚇我者也驕稱之而已獨無計可以自潔哉又以為國儲大倫也定大倫大事也不以兵車漢有首止則在堯舜之時巢許當出

而議禪讓矣周武之時夷齊當出而議克商矣胡為潁水之陽西山之巔并與草木同朽腐而置九官八百諸侯於度外耶嗚呼之人也信非四皓之人品可得而幾者也故四皓之在商山則商山等於霄漢一　汲漢廷商山其平地矣未出商山之時一四皓也既出商山之後又一四皓也四皓人品不以商山輕重輕其復觀四皓之對君左大不滿人意者曰陛下慢罵臣等義不辱太子賢明仁孝願為太子死夫賢子以折其父而又以強詞脇之非所以事君也非所以教訓太子也非所以善處人父子之閒也山林養素之言果若是乎故以知言之法考之四皓亦戰國策士之雄不得志於時逃名而隱者也其人品可與定

與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四皓愧多矣或以為張良奇計四皓非真真四皓者必不為漢出也此亦為商山釋懟之論也雲水屠房花陰舊日許渾嘆之詳矣移文北山異時同轍吾知四皓之不得為完人久矣如曰此皓非真則真皓奚以建立其彼為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皓而久生長視于世則余不知之亦曰秦漢人也即所建立上則留侯亦不過蕭曹平勃等耳對君詭激闔闢遺習固然也而又奚為眞人之是逆億耶或以為單不左袒皓是滅劉此則斷獄深文耳君子所明者義不倖成者功外計難料之事於易世而以秋逆其伏義之心大非也以此罪人不足以服人者也故吾折其衷曰皓智人也亦智而未盡智者也義人也亦義而未盡義者也蓋不智則不知隱不義則不可動以義如夫大智人義則必不以一身之節而易一出之名不以非分之責而加可已之身故論四皓于智不智義不義之間可以盡權衡矣是故惟知義之有幾此四皓之所出於漢諸臣也惟知義之未極此四皓之不脫於漢風習也然則漢無萬人乎終漢兩京吾得一人焉其惟子陵乎羊裘炒澤帶座客星所以立廉起頑成東漢數百年之氣節者子陵力也故曰桐江一絲繫漢九鼎又曰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乃知之人今九原可作吾願為之執鞭

評　格調高古直逼西京至於商山釋懟之論尤大快人

張良真四皓

四皓廟碑

蘇　濬

余入商州過金雞原謁四皓先生廟祟以丘隴陰以叢木為低回久之已而四顧垣宇傾頹不治將圮則為咨嗟久之因檄州大夫鳩工而新焉既成州大夫偕博士員屬余記其事余顧謂諸君若盡知若廟耶丘耶咸曰廟也其真者廼在商山余曰安知商山之非廟也余過商山之麓比其最纍纍然者即在隴畝中離村離炯火不十武而近也安知其非廟也夫真與廟易論哉余觀鄴之驪山漢唐之諸陵珠璣秘器錯落其間然卒剝落于巨魁椎埋之手靡有完其埏者先生以不朽之骨閟于深山而至今列墳以祀若馬鬣封然夫與其真而斬也孰與廟而存也諸君曰然則先生之出廟耶真耶余曰真也易曰鴻漸于逵又曰龍德而隱彼飛鴻出沒增繳不加豈不翩翩高致然人猶得而窺也神龍深蟄俄而九淵之下俄而九天之上世烏知真龍哉余觀留侯傳自始至終皆托之鬼神博浪沙中匿形於大壑老人圯上授籙於素書安知東園綺里非黃石公之儔耶今世所稱子房與四皓書鳳交綢繆猶可想見則其出也非為漢也為子房也夫以袵席之私情社稷之巨討諫臣爭之不得諍臣爭之不待而罷眉數言轉移若反覆手此其精神感動必在色聲之外而未易語人者如曰廟也即取土木形骸之徒而華其髮袞而莪其冠而盱盱然睢睢然以號於人曰吾黃吾綺猶以象龍為真龍且不可欺恒人

而可欺高帝哉吾意其不烹則醢今夫物之可得而豢者必其可得而醢者先生朝而商山暮而漢廷朝而漢廷暮而商山徹侯不加鐵券不及絳灌不得而友漢主不得而賓而視赤松子之遊者若合券謂之龍德而隱殆庶幾矣諸君曰然則延頸一語謂爲君父非與余曰此漢人語未易爲眾人道也夫延頸而死非真死也剖心而明非真剖也以詞害意甚矣末世之閤於文也彼惡知真龍哉諸君迺然於是相與酌黍酒爲紫芝因次第其語爲四先生解嘲云

酈生陸賈　　黃震 宋

酈生爲高帝下陳留高帝賴其兵食遂以入關所繫大矣然以

善其令而夜半賊殺之與之善者不亦難乎此戰國傾危之餘習宜其卒窮於辯也陸賈兩使尉佗使漢越無兵爭天下陰受其賜多矣時時稱說詩書以祛高帝馬上之習社稷靈長終必賴之矣其後知太后將王諸呂不可爭乃病免家居及諸呂將危劉氏則出爲陳平畫策誅之動靜合時措之宜而功烈垂無形之表漢初儒生未有賈比也而太史公屈與酈生同傳豈以其辯說與建以母死無以爲喪而受辟陽侯金所謂行不苟合者安在而與二生同傳何哉　評　却是太史公誤處

耕田歌　　史起欽 明

昔者炎劉新定野雉鳴雊殷孚募延于宮闈朱虛入爲酒吏歌耕田以寒奸邪之膽激切慷慨聞者莫不壯之評曰疾風勁草中流砥柱何忠也妖狐失態群豕喪氣何勇也回士心於左袒寘大宗於磐石何功也愚則曰章之忠忠而疏者也章之勇勇而輕者也章之功功而倖者也于忠不可以疏而試于勇不可以輕而用于功不可以倖而成何者恐以一朝一夕之故而隳萬世之大計也章亦漢室人傑也何慮不及此乎豈以其耕田之歌而繹之自高祖持三尺劍驅秦鹿亡楚猴混一海宇而得之子孫普天率土皆漢氏之田疇也劉氏之支裔非嘉種乎呂氏之萌蘖非莠稗乎帝之約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所以培植根本者亦密矣不幸大風不揚黃鵠興悲戚氏爲趙王而

漢氏之子孫駢首幽戮不啻旱澇之災而蝗之嚙也爲章者獨能荷鏝而起植杖而耘託之于行酒假之以軍法歌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輙追斬一人而環列而視者莫不垂首悄伏是誠利及乎蒯管間也卒之外連齊藩內結平勃藏厥異種而嘉穀之茂植芃芃然矣論孤忠論剛勇論首事功當時在廷諸臣孰有如章者哉但猛虎之噬必伏其威鷙鳥之擊必匿其形功未就而使人知之者敗也事未舉而使人疑之者危也章而欲鋤其非類去亦耨治以時乎韜養時晦以待呂氏之變則其策萬全矣顧計不出此而徒以憤烈之情發于一歌使呂后赫然震怒奪其權戮其身誅焉無辜之藩屬如晉賈唐武然則章將

君之何哉是禍起于悲歌徒以言而媒也身亡于不容徒以身
而博也漢之大厦終至于不可支徒視國家爲弁髦也此則鹵
莽滅裂又治無漸將見蒐稗未去先爪其膚而揠其本矣漢之
田園不至于荒蕪者幾希所謂大忠若愚大勇若怯者頗如是
耶幸而高祖之孽息甚沃人心之穀種不忘國家之生意綿綿
不絶呂氏特一妬婦人耳終不能奪劉氏之魄而戕其生祿產
一偈猾小人耳終不能扼劉氏之項而拊其背是以酈商可拖
也北軍可入也宮禁可以掃而清也章始得以有辭于天下矣
噫是天之扶嘉種也是天不使莠之害苗也彼安得貪天功爲
己力哉吾嘗觀漢之良佐忠莫過於張良勇莫過于韓信而運

籌帷幄之功首稱乎蕭何留侯潜于黄石之術故能成其忠淮
陰忍于胯下之辱故能成其勇鄧侯鎮靜于百戰百不勝之時
而卒以成功君子不以成敗論人而惟稽于平日堅忍不拔之
操則耕田之歌可與三子並論乎或者曰覩殷墟者歌麥秀痛
周衰者歌黍離悲齊亡者歌松栢忠臣義士每每于聲歌寄之
然則托耕田而歌又列章獨不可與乎嗚呼三人之歌歌于無
可奈何之日朱虛之歌歌于欲有所爲之時無可爲而歌忠憤
之餘也欲有所爲而歌召釁暴之端也厥後南山之箕九泉之搶
亦欲托此以感悟君父耳遂至于隕身而禍職若章者欲攘珠
于蠂龍之頷可不爲之寒心耶然則吾非重責乎章也爲章危

之也惟忠立苗之不疏異類之不鋤而耕田之歌不終也不然
白馬食盟赤光無日天下皆君平勃輩則世事可知矣悲歌君
章者豈可火共

評　劉章忠憤所激而託爲歌旣以歌而輿之又因歌而危
之所處甚當

酈寄　蘇軾 宋

班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忘
義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諸呂以安社稷又君親可也
東坡曰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以功臣子而與國賊游且厚
善也石碏之子厚與州吁游碏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

曰大義滅親酈商之賢不及石碏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
而固又爲洗賣友之穢固之爲義陋矣

呂后　司馬遷 漢

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
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
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張辟彊　李德裕 唐

楊子美辟彊之覺陳平也若以童子慮敏善揣呂氏之情者之
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
皆因辟彊啟之向使留侯尚存必執戈逐之將爲戮矣觀高祖

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慮矣以王陵有爭諍之節置
以爲相謂周勃堪寄托之任令掌兵柄況外有齊楚淮南磐石
之固內有東牟朱虛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
不在帝將相何至危懼又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爲將相
之害哉漢高曰非漢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獨有呂宗矣
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盡先
朝廷則劉氏之業必先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酈商以紿呂祿計
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諸呂豈不艱哉賴產祿
皆徒隷之人非英傑之士倘才出於世豈受其紿說哉嗟夫與
其圖之於難孰若制之於易由是而知平勃用辟彊之計斯爲

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狙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爲必
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評　以辟彊初謀爲非足信矣

古今人物論第九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文帝　司馬遷 漢

孔子言必世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残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政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文帝　班固 漢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輙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盗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文帝　蘇轍 宋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强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强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驁陵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晁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才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强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不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晁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墻深其陷阱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晁錯者鮮矣

文帝　謝鐸

君人者有以服天下之心則無所施而不可不然將惠之而褻威之而格矣故在文帝可以賜几杖而鐵券之恩適足以啓懷光在宋祖可以罷藩鎮而削地之謀適足以禍晁錯然則文帝之於吳賜之可削之亦可而何獨有見於几杖之苦刄而無見於襯牌之斧斤乎濞之反帝亦不能無憾焉

評 以吳王之反答几杖之賜意遠詞塡幾於一字一珠

文帝 顧充 明

文帝以高皇帝側室之子奉北藩於代宋昌建策絳侯奉迎立爲天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恭修玄默除苛觧嬈開妖言之禁去收孥之令還千里之騄駬惜百金之露臺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語塞躬衣弋綈革舄帝起化于身以先天下求直言極諫而止輦受群臣之疏不斧鉞不朝之主不桎梏受金之吏直目翻轂而心田野足軒陛而口茅茨故勸農之外無奇語獨租之外無異說而重民以厚本之政盖天下新去湯火而帝以膏粱餌之故煙火萬里方内有安寧之慶禁罔疎濶司刑無鬼哭之庭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民生其間亦一時之三代也非寬

仁恭儉之主其孰能之哉其脩夷也毋飯念李齊拊髀思頗牧按轡行細柳外雖和親而内不棄自治之策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窮兵出塞與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若如一轍盖天資甚美故令德善政相望于册使得道學之臣以佐之十堯九舜曷足云也惜大臣不過絳灌申屠之徒而亦不免於徵疵曲過淮南王以轞車死而致斗粟尺布之謡新垣平以詭詐進而有玉杯改元之失作廟渭陽親祠五帝師心不學短喪廢禮爲全美之累焉

淮南衡山王 班固 漢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在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丞輔天子而專邪僻之計謀爲叛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

賈誼 皮日休 唐

余嘗讀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道大矣哉眞命世王佐之方也自漢氏革嬴高祖得于矢石不暇延儒人及爲天子制缺度弛屬華而夷是時獨有叔孫生能定朝儀其制未悉惟生草其書欲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調革輿服適流貨幣天不祐漢絳灌與謗竟杜其道出傳湘沅生自以不得志哀屈平之放逐及渡湘沅文以弔之故其辭曰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噫

予識生之意矣當戰國時屈平不用於荆則有齊趙秦魏矣何不舍而相他國乎余謂平雖遭靳尚子蘭之譏不忍舍同姓之邦爲他國之相宜矣然則生之見棄又甚於平當漢時舍文帝則諸侯矣如適諸侯則新書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也舍諸侯則胡越矣則新書之文臧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其憤深其詞隱而麗其藻傷而雅余悲生哀平之見棄又生不能自明其道嗚呼聖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苟不在于一時而在於百世之後者乎其生之哀平與余之悲生與吾之道也廢與用舉未可知百世之後論其文而有之者復何人也

賈誼 蘇軾 宋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强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

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絶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愼其所發哉

賈生論

劉鳳 明

或言賈生之不遇以死非然也夫賈生信不世之才漢文又不世之主也以若才遇若主不可謂不遇也漢興未久法制未備

大臣皆功臣質木少文欲釐改創易有所興造功業斯其時又不可謂不遇也賈生所陳帝深納之欲進用而大臣内忌姑置之長沙歲餘輒召見宣室生不過一洛陽少年言而傾動一時帝始出之旋召之亦可謂相知之深矣對前席至夜半帝乃嘆自謂過之而今不及者非與臣下爭能誠惜其才又不可謂不遇也逮於復還而卒以死者非帝意生其或者觖望乎安知帝之不終召也斯所謂上之命也夫又烏得爲不遇哉且世之懷才德欲一造闕廷吐憤懣積世不可得又況得望見顏色又況得前蹝席從容顧問至後夜乎又況得使人主記憶喟嘆卒先蓋不世之遇千載爲生幸而又爲生惜者謂不得盡其才而落

於大臣之娟也然生之策漢盡用之矣景用之以削諸侯王而安帝室武用之以平四夷而漢以益昌生之言無一不酬假生身在亦不過爾一布衣立談間而隆漢業與良平蕭曹何如哉豈與夫無所見於世有其才不能一試而蔽晦迍邅泯沒無聞者同語也史誠重賈生故悲其夭枉而惜未究所爲吾獨羨賈生之遇文帝漢之盛主三代以還不可復見其待賈生不薄也雖際遇似疏而所建亦足當哉

評　榮賈生與文帝遇且其策終見用於漢賈生可無憾矣

屈賈祠記　王世貞 明

嘉靖己酉予按郡至長沙其水曰湘水故楚屈平所自沉地至漢時賈誼出傅長沙王度沅湘水爲賦弔屈平因以自悼云今瞿猶有稱賈太傅宅者以詢其里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未有祠祀予慷曰是曷以揚攉明德表勵風軌而聳起頑鄙哉其責與於守土者語長沙守某守曰唯唯謀之丞某倅某某出官之羨乏材而計之爲楹若干左祠屈平右以賈生配釆蘺芷酌椒水奠焉而屬予記其事予少也則嘗讀司馬氏史竊慨之矣夫士蓄志担業慷慨而激昂功名之會何可言也或道與時左奉身緯裕之鄉而逃於是非之外以語其身可爾豈所以語守國也屈平緜公族事懷王王故嚮嚮斷斷乎蘭上官又内誣斥持遠之陰嬖參五而變怒謗蠹夫抱皦皦之節兼皐越不儷之器

而欲求近亡害者此於勢固難也流涕逐放溺死而益惓惓不忘者其意乃可悲而漢也夫懷王則何敢望文帝絳灌東陽諸公特椎朴少識熟焉止之故觀厭薄儒者豈亦習於内誣斥指之術哉賈生何婧此逐也賦所云鳳凰騏驥者似謂乎不能晦跡量可乃其自謂然矣悲夫人臣欲輸忠主上保乂宗社憂深而慮長顯至哭涕太息至微或比物假訓者其於量身誠拙於國計何耶不亮其衷而較其淺曰自夭於天年過矣過矣楚王昔縣令尹使使持重金璧而聘莊生生去弗顧曰吾與曳尾而泥中之龜也莊生殆得全其天楚又何賴焉予故特祀二子祠之俾凡長沙之爲紳士與吏諸士者過而將以弔者惕然有懷君奉公灌行不涅之志焉退乃惟所以失約諸聖賢之訓慎發善藏而道濟之至徒以撫今而愴昔使藉擿幽憂憤疾之思蓋二子之言既矣非所望於來者也

評　二公放逐取斥非不知爲身謀而忠愛根心自不能已結欲後賢以二公所遭愼藏而道濟之其意尤佳

屈賈 書祠壁　李多見 明

萬曆甲午春日多見奉撤丞茶陵州州隸長沙見既將毋至州居三日受事長沙禮也三三大夫謟之屈賈二先生祠見欣然振衣止謁二先生畢吞休棲止其下又三日循星渚擷藻芹薦薦于二先生九頓首而兕竊有請於二先生屈子之心争赤且

月蹉如子長尚有何國不容之語豈曰九州相君大之賈子夫固不知其寓言耳即其悲哀於梁以身殉職此豈輕於去就者耶獨單閼之賦似猶較量於生死之間而司馬氏顧爽然自失抑又何也夫汨淵固不必為病鵩亦不能為祥發書之占亦偶然有觸以洩陰陽之故明造化之妙而史乃以為謫居又曰意不自得是文致賈生者也且云騷之亂謂人莫知而投江夫屈子若曰已哉國無人兮知宗國何蓋不忍見之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夫豈屑屑於子蘭之疾而發憤於上官靳尚之徒為耶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史之傳二先生誣二先生者也取二三策而已矣

評　觀賈生之以身殉職則九州相君其為寓言可知凡論人者皆其所自為也先生其亦自為乎

伏生碑　張棲巖 唐

昊秦焚滅經籍欲愚黔首黔首固未可愚祇自愚以速滅亡而經籍之在人心者如日月之揭乎天固不可得而滅也噫秦及已冷漢治聿新號謂禍難散亡之餘而有伏生巋然久存獨能尋遺經於胸臆以傳來學而新生民耳目哉是蓋天相斯人畀之以九十之年而其所以托之者有在也按漢儒林傳伏生名勝為秦博士壁藏書以避禁兵後亡數十篇獨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文帝欲召時已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掌故鼂錯往受之衛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孔安國但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雖其志尚書二十九卷乃其所授者漢儒謂之今文隋經籍志乃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授千乘歐陽生生授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傳之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張生傳夏侯都尉有大小夏侯學宋蔡襄得以書出伏生者二十三篇傳歐陽歆宋太撰其尚書大傳三卷為伏勝撰鼂氏以為勝終之後歐陽生張生各誦所聞將撰大義名之曰傳其說互有不同要之今尚書出於伏生者則一也先生為秦博士秦坑儒無所施其學至漢始傳然則先生之學既施於漢而名以顯於後世故余不系之秦而系之漢題曰漢濟南伏先生祠

張釋之馮唐　司馬遷 漢

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廟廊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平平張季馮公近之矣

吳公　陸燦 明

漢文帝時吳公守河南治平課天下第一史不詳治平之實漢書不列傳今去吳公千餘年其事可得而聞乎曰可何哉曰其善於用人乎夫用人優於天下而況於郡乎然則何以知其能用人也曰其以薦賈誼乎方吳公之在河南也聞誼秀才召置

門下每事皆稟焉及吳公之為廷尉也理冤未遑夙辟賈生曰年雖少有大才夫漢初高年惇德者稱公故申公稱公轅公稱公滕公薛公皆稱公其前也呂后之父稱公然則吳公其高年惇德者乎故稱公賈傳曰吳公與李斯同邑嘗學事於斯由李斯之時至是猶能廷尉焉故曰吳公年高惇德者也夫以吳公若是其耆宿也誼之在門下年且十八若是其少也公能忘其年而用之也則其他壯而賢者可知矣非所謂善用人者乎且漢之郡守二千石之秩也嘗入為大尉廷尉御史大夫若是其尊也誼在書生若是其卑也公能忘其勢以為薦賓則其地位顯而有謀者可知矣不可謂不善用人也況洛陽河南之屬邑

也自誼秩調以下涖也公不恤其賤進而用其言舉郡內之地尚有餘材者乎雖古之善用人者不越如是而已矣故謂吳公之治平者皆誼之故也誼之學善言民情而急風俗凡誼之言於朝者皆吳公之行於郡者也故凡文帝之所不為者皆吳公之所已為者也當是時天下治平尚有能右之者乎顏師古註漢書曰治政平和也言其治政平和蓋天下也信哉斯言也當是時也暴秦之習未盡殄黃老重吏之政方熾挾書收孥之律猶爾也吳公能用賈誼治平其政可不謂之賢乎且吳公李斯之弟子也舍慘刻嚴酷之教不用而用後進之賈生可謂用反變夷者矣雖曰不賢吾不信也故充用人之類雖三代亦不過此且或曰吳公用賈誼位至廷尉誼之言盡行漢之天下何如也則誼之英才出人萬倍亦非吳公之所及矣曰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管仲子產齊鄭之賢大夫乎孔子曰亦有賢者焉齊有鮑叔鄭有罕虎子貢曰管仲相桓公而天下之諸侯皆尊子產相鄭三世而晉楚之兵皆息鮑叔罕虎之為賢何也曰吾聞鮑叔之舉仲矣未聞仲之能舉人也吾聞罕虎之舉子產矣未聞子產之能舉人也是故夷吾舉豎刁易牙開方而亂齊子產用賈吉而萑苻之盜興故鮑叔罕虎為賢然則吳公者豈誼之所及乎曰若是則吳公之賢雖文帝有所不及文帝之於誼也鬼神之論以為不足禮樂之請以為未遑蓋其用誼言不如吳

公之用之盡也曰非然也禮樂之未遑文帝之碩本也鬼神之不足文帝之厭末也然則文帝惡乎長曰用吳公故吳公雖用賈誼又不如文帝之用吳公也故文帝優於吳公吳公優於賈誼

評　吳公治平第一在于薦賈生無人論到此

文帝不拜嗇夫　李廷機 明

古之賢主未始不欲盡天下之才而碩有所終抑而不用者此其所存者大而其慮遠也夫賢主綜覈庶政者成群職即秩局小吏有尺寸之長固汲汲焉樂得而亟用之然而政體風化之所關尤有大焉者于是即欲用之而終抑之寧使夫人有攸伏

之口而不敢以長躁競之風寧使吾有棄才之名而不敢以傷天下之雅道嗟乎此老成之士所爲引義而爭而玄默之主所爲乾圖而聽者也文帝不拜嗇夫吾以爲帝之所存者大而其慮遠矣夫帝之問上林尉諸禽獸簿也尉不能知而嗇夫知之尉不能對而嗇夫爲之對是嗇夫者其材誠辦而于上林令之司誠宜也帝譽之且詔釋之拜官是矣乃釋之何爭而帝何卒聽焉嗟乎文帝豈棄材之主釋之豈妨賢之士吾固知其所存者大而慮遠也何者人主之所喜天下之所趨也故曰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欲臣將自雕琢人主而可以小善中則捷給便儇之夫爭自飾而望進矣人主而可以小辯中則利口

巧佞之徒爭游辭而求庸矣如是則躁競安得不長而雅道安得不傷是故賢主之政崇長厚尚簡重其進人也不以小善不以小辯昔者秦穆公思斷斷之臣而至於仡仡之夫截截之言則曰我皇多有之夫豈不知敏給之人可以奏功幹局之能可以備用老成近於迂濶重厚嫌於少文然終不以此易彼者誠以塞躁競之塗敦大雅之道爲政體風化慮也夫嗇夫之能誠過于尉矣顧帝之所問者尉也尉不能對帝固未問及嗇夫也問未之及而代之對何哉吾想其代對之時其語言其氣態小人之所爲而長者之所鄙也蓋釋之所謂喋喋者也帝徒以其口而譽之又欲從而超遷之使釋之不爭而上林令果拜則天

下有以窺帝急功好佞之心於是委瑣齷齪之徒將爭奮其辯知而騁其口說以衒長衒技而見爲謂能由是將有越樽俎而議治庖關白不必其所司而謁于不待其所問即如問決獄問錢穀將有非左相而代勃對者矣有非右相而代平對者矣有非廷尉非治粟內史而從旁對者矣若此者帝亦將遂拜爲左右丞相耶遂拜爲廷尉治粟內史耶盡遷一嗇夫則天下皆爲嗇夫以求遷一嗇夫不足憂而天下皆嗇夫則大可憂也一上林令不足惜而長躁競傷雅道則大可惜也夫與其得樸樕之材孰若政體風化之爲重與其知上林禽獸之數孰若存政體維風化之爲急與其程功能核職業脊脊簿書會計之間孰若

返天下淳風使人相率而爲長者之爲利也然則釋之之爭帝之從亦見之審矣或者曰若是則能者沉抑而不售而無能者猥以得長者之譽人主使能之謂何天下之治不趨于廢乎愚曰治固有體吏固有職夫爲上林尉而不能對諸禽獸簿是尉不職也已之可也乃嗇夫不待問而代尉對則越職也即置勿問而更遷其秩非也昔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爲加衣侯覺而并罪典衣與典冠者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嗇夫之事無亦類典冠者乎如并罪之是懲戒之術也君子不道也如其賞之尚口之風成矣故罷上林尉使人不敢以媮怠廢職絕不肖者幾幸之心不拜嗇夫使人不得以唇

吻進身關天下安危之口噫盡之矣

評　末段罷上林尉而不拜嗇夫可謂處置得宜矣

文帝誅薄昭　李多見 明

問者曰文帝誅薄昭義乎忍耶曰非也夫人情有所重懲則其將之必力慮之也必過而不復有所顧忌此其情固有所甚不得已者也夫漢當孝惠時怵於人彘之威至高后欲王諸呂平勃唯唯燕居深念不敢喘息代於斯時當虎口履春冰膽落魄喪惴惴不能安朝夕及定冊迎立功宜先齊徒以王舅悍惡薄氏微弱而立代周呂觀變馳歸告王王纔得立其心懲外氏寧須臾忘戒備哉故一殺漢使罪在必誅帝之心固慮昭一失刑有如齊東牟朱虛之徒約宗國與失意大臣起而誅昭如誅產祿故事將何辭以謝執言之臣此固其慮之過持之力而萬萬不得已焉也豈其心哉故曰卻生之賞鑒於戚姬薄昭之斷懲於呂產毋深爲帝咎也問者曰是則然矣如太后何曰此固太后意也彼其織室之輸衛慮既久北軍夷戮寒心未灰是未必不釋懼於昭之誅也豈帝之不念至此哉問者乃服

評　諸賢之論只爲漢法薄后慮推見至隱則惟此篇也

漢文帝殺薄昭議　湛若水 明

春秋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禮蕃君之路馬有誅蹴路馬芻有誅況王人乎瞽瞍殺人皐陶執之舜不得廢之於其父況其舅乎況所殺者王人乎故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聖人之心如是而已周官八議之法非聖人制也誠如是則天世之恃親與能殺人以是者相屬於道矣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有誅若昭者豈謂將乎

漢文帝誅薄昭辯　張鳳翼 明

漢文帝用黃老術治天下宜默而好深沉之思者莫如文帝而薄昭之誅固非不知親與貴之足議也意昭必強不可使而至殺使者則其將來之橫殆踵諸呂昭不殺則漢世貴戚之禍不待王氏而後發也而論者以太后不食爲憂夫婦人之情愛其子必甚于愛其弟憂其子必甚于憂其弟使太后不食帝亦不食若武王之事文王而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然則太后必不以弟之故而忍於其子必以子之故而不忍於其身矣以帝之周慎計慮必及此故寧使太后之不食而以身同其憂不敢使社稷之不血食而以身任其咎也不然後之好論事者必以爲居攝之禍自文帝始

評　恐啓後世外戚之禍則文帝誅昭之意深矣

漢文帝不相竇廣國　胡定 明

事有足以爲天下之患者不幸而身當之則其懲之深矣異時事有類此者必反而思前日債蹶之由而不敢復出於此以爲其及之憂雖其可以無過慮者而亦終莫肯安意爲之縱肆起

於不戒畏愼生于有微愆而過焉固也嗚呼人主之用人以其輕
之患也而矯之以過于重亦宜有所不免也哉昔漢文帝欲相
竇廣國既而又念不可曰吾恐天下以爲吾私竇氏人皆謂孝
文不能以至公廢已而使賢者以親棄吁帝之言則然也帝非
直有所嫌也亦有所畏而重懲之也凡親戚之臣其勢重而恐
有所恃勢重則易以驕有所恃則輕犯法及犯于法也誅之則
傷恩舍之則法紀盡天下之難處而易以有過者莫非親戚之
臣故其爲道獨有富貴之而靳其用若舜之於象使食其貢稅
而其事以屬吏乃可爲法親之而欲其用是益之疾而速其敗
也監殷之事可見矣東山之役幾搖天下而無以庇管蔡而王

與周公亦以爲深戒終其身不官五叔而僅有土誠親賞其毒
而俱其後或有不可逆覩如武庚祿父之變者則吾將無以待
之孰與其安全而不失富貴之利也薄昭之爲漢舅也而不免
於死則亦文帝之過矣不早抑遠之以銷其悍怙驕恣之漸而
又委重焉其爲慮也不已疎乎固宜昭之至於不赦也嗚呼漢
法則行矣而獨不爲廢恩乎哉屈恩以信法固帝之所以痛疾
不寧而深難之者而其釁特出于始之借之以權文帝於此亦
思之矣以爲今日之計曾不如禁絕投置待之不用之地以裁
其過而與以安全之福其他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故一切絕
其私愛釋賓師傅教誨之而不敢用惟深懼後有親戚不才者

一旦乘勢以成姦時薄昭之禍而使吾無以處也薄氏固足鑒
帝獨不知廣國之謙抑退讓非昭驕悍之比哉帝蓋賢之矣且
將大用之然念盛滿之地賢者所難處而君臣親戚之際易以
開讒間猜疑之源吾未有以折其後則亦寧舍廣國也廣國之
賢也而不免於舍蓋亦懲之深矣世多疑孝文少恩絳侯之功
握璽而親授之恩至厚也而一夫見告輒下之獄侵辱困屈僅
免於死吁文帝豈寡恩之主哉嘗見高帝時誅死滅族者往往
出於驕蹇放潰怙功以邀其上而憂勃犯焉摧折挫抑猶將有
以全之也重厚如勃疑亦非韓彭慓悍之流者勃之重厚也而
有韓彭之畏廣國之退愼也而有薄昭之愛有所懲而重焉無

惑也大抵天下之事未嘗不得於敗誤懲創之餘而無所戒者
常以輕失之能尊霍光者莫如宣帝而身死之後霍氏無遺種
武帝相竇嬰可謂能用矣而卒以爭利誅其身則不懲而輕之
之患也嗚呼人主之厚其勳舊之臣而縱以成霍光之禍則曾
不如絳侯疎外之無恙而其于親戚之族則亦寧重懲之爲廣
國之計而毋使至於薄昭之親而不免也哉

評　戒薄昭而不相廣國最得文帝本旨後引霍光竇嬰輩
亦爲明驗而詞特古雅

亞夫論　　茅坤 明

古之所謂大臣必其身卑於匹夫而後可以攉四海之功明察

於幾微而後可免禍亡之及斯二者非學術不足以持之學術
定于中然後其心措而不亂足以勝其重而制其変否則未有
不实及其身者也條侯亞夫自父勃從高皇帝起豐沛定天下
以來諸呂相王而劉氏不絶者如帶勃與丞相平計誅諸呂親
極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當是時蕭曹已沒漢之侯王將相以功
佐劉氏者唯勃為最勃死而亞夫復繼父為太尉出將三十六
將軍以定吳楚之難吳楚不滅則膠東濟南菑川以下五七董
幾不可為非所謂扶不賞之功而擁震主之威於上者乎而梁
孝王帝之同母弟也方吳楚之始圍梁王急亞夫特守便宜以
梁委之堅壁昌邑而不救梁王幾沒亞夫固以為不如是則不

足以制吳楚之輕剽而撓其後帝亦方念漢之不利不能不聽
其以梁為餌於吳楚也吳楚平而梁王出太后母子兄弟携手
帷席且歡且泣追其所以故亞夫之功日少而短日多而竇太
后請帝之封后弟王信蓋所以悦帝亦所以自廣外家也漢與
以來母后家往往如是亞夫不能徜徉浮湛其間而乃欲以法
爭之爭之誠是也然梁孝王倚太后讒之於上信倚后讒之於
下而亞夫欲以區區吳楚之功處于骨肉左右怨謗之間正所
謂以脂蓄而救燎毛之原決千里之河而注之海日見其横且
深也亞夫之在當時其所自處吳楚之功不可按考乎觀其於
帝之賜食獨設大胾不為置箸而不勝其怏怏之狀顧上席借

箸他日又買尚方甲楯以待葬則其素無學術以自持而一二
驕悍之微所不能免明矣彼景帝者鼂錯之所教習以申韓刑
名之學而以術數任臣下者也其為梁王后弟信之讒者必曰
亞夫父子相継定國難功多不能盡封非以法誅之不可又不
然則曰亞夫自多功驕縱無人臣體讒一至而不疑再至則探
臂而起三至則令人陰伺其過而法削之矣故以君臣之間賜
食而不為置箸者以梁王與后弟信之讒既深特怒而察之耳
廷尉按買尚方甲楯而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非有
所受於左右之指安忍附會其獄至是哉善乎漢世之功臣而
能爛然完名聲施後世者蕭曹子房陳平三四人而已彼皆能

為黄老言而短少其術以自便者雖非為學術之至彼其中所
持者亦深矣嗚呼以亞夫累世之功處乎梁王及后弟王信二
三貴戚讒沮之間且不免於難況后世疎遠之臣而不幸有所
獲罪焉欲其無危也得乎悲夫

評　以不救梁怨條侯條侯冤矣信梁王后弟之譖條侯又
冤矣地下之反何以服天下

周亞夫　王世貞 明

漢將能持重與勝無如條侯周亞夫其為相侃侃識大體賢於
申屠嘉遠矣父勃亦不如也然而亞夫之下獄其禍不在於持
后兄蓋侯封而在不救梁始夫梁天子之介弟也而太后愛之

也其左右昵狎必能爲百端以讒人而使之信而自太后以
訴必能深中帝之諱而不使人覺毋亦以條侯畏七國重委梁
以嘗之而爲向背地進耶不然破吳楚亞夫功最大不益封耶
諸將亦無封者而梁王以拒吳江都王以請封吳俱賜天子旌
旗出入警蹕賞大將軍竇嬰以陽兵封欒布從下齊趙封彼
其論計動籍安能一一埒亞夫也太尉之遷丞相亦以責輕無
所諭且中外之望歸之耳非必帝心內喜之也爲丞相三歲而
下獄下獄不食數日而死帝無毫髮益思意者豈一朝一夕之故
也夫以飛大夫周丞相臨江王皆帝之股肱肺腑骨肉一旦而
棄之若承蜩帝眞少恩哉藉令其勞細柳軍亞夫且坐訐設大

不敢誅矣安俟其貽之後也

評　即勞軍細柳事評之則景帝不逮文帝遠甚

周亞夫屯兵細柳　　蔡烘如　明

嗟乎條侯豈不誠上將哉蓋嘗稽古摭善用兵者至誅嬖幸斬
愛姬而三令五申之卒以茂樹奇績聲聞諸侯迺令條侯受閫
外之寄憑三尺以令萬軍壘使天子不得馳驅其疊轅門覲上
之軍相去豈直徑庭哉帝嘖嘖嗟異且曰眞將軍不虛耳嗚呼
此匪獨條侯之善將也則帝之厚遇將焉藉令帝也以深刻之
性行其猜忌之私則不以爲敢怠必以爲狂悖而且稱之且中
傷之矣豈得自行其軍法若是哉故信耳奪印非信耳之疎懼

高帝之善將將而自馳以釋疑也條侯屯軍非條侯之必恃文
帝之厚遇將而自嚴以振武也則所遭者異也嗟乎夫使將之
有所懼而託以自釋抑亦將將者之過矣

評　淮陰之處高帝條侯之遇文帝議論自奇

袁絲諫趙談驂乘　　劉夢松　明

趙同宦者也與北宮伯子皆用柔愛僞意色授勢有寵于孝文
皇帝帝嘗與趙談驂乘故呂祿舍人袁盎進諫曰天子所與共
六尺輿非四方文學之士則天下英俊當今朝廷雖乏人奈何
與刑餘之人同載乎於是帝不得已出同同亦涕泣登下吁嗟
乎豈不偉哉然則無可議乎曰諫則是而諫之之心則非也夫

宦刑餘也春秋之義君無近刑人加閹人于餘祭者佻餘祭之
近刑人使閽侍成其奸也是故伊戾危痤趙高殺亥豈二子能
爲秦宋禍哉秦宋皆其媚而忘其患也文帝與同驂乘是跡覆
車之故迹養喪家之宿疾矣袁盎乃引節慷慨面折貴倖不俟
席之已敝斬之垂避而觸安陵之交解龍陽之寵至于文帝有
難色而強使同子躬垂涕而下車則雖士季之及溜子晉富辰硬
諫于周何以加焉當時王侯寵幸宮闈削跡公卿大臣莫不多
之且聲布聞天下矣而又何議焉曰以其心則成于私也夫人
臣事君不蓄私恚不懷舊怨忠以事上而無二心是以祁奚舉
仇文終薦參不以怨而棄德者何也誠先其君而忘其身也盎

之惡談其故乃由子素不相能懼同子近幸日夜譖毀暴其過短無所出乃用兄之子種謀當衆辱之使其譖不行噫此所謂因忠以就名秉私以快忿者也是皆施於僚之計也非所以行於君也雖趙談以娥媚幸由星曆顯非有曹相國之賢辛舌赤之才郎去之無害而袁盎之心則固內深而非引義矣且以孝文之賢未必遽謀于謟諛溺于嬖嫟而文景之世吳王治國日久煮海鑄山招置亡命恃國家富殷忿太子見提反形已露頗固不朝盎果有忠悃不能禦禁發憤膈臆則當相吳時宜數其逆鱗摘其膏肓以正其叛逆之亂即不聽則殺身以明忠絕脰以旌信長驅不顧不知所盎以憂社稷而後可也乃復壅種

之笑曰飲醇醪以避禍世上惧上書足曰其得失天下恐枳理起于薜庭不敢訟言其非案治其罪緘口卷舌結唇固齒無何而後說以無反噫此豈比干之忠解揚之使哉誠利其身也況多受吳王金盛言吳王不反至于七國蠭起鼓行而西自懼其身順遂陷錯于無辜又豈忠臣事君無二其心者之所為哉夫騎乘之禍非稽于七國之難也趙同之叱宜其叱于吳王濞之庭也而頸不忠於吳相而直于郎中不憂強藩已成之勢而憂閹宦未然之私豈其智不及哉諫於車下則可以除患而耳心諫于吳王則腰傳及而頸齒劍也吾固謂袁盎之乘隙中人一行于同子脊行於是公屏人之言郎車下之故智也世及之諍即却坐之實直也故曰袁盎忠未足而智有餘善哉楊子推言之也

景帝　司馬遷漢

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已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景帝　班固漢

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

康漢云文景美哉

景帝　郭子章明

予讀漢文帝遺詔而知景帝之為人子非孝也詔之言仁厚惻怛大都在禁重服與厚葬二者夫禁重服非禁其子也謂生既不德無以佐百姓死又使人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為吏民設耳文之治霸陵也因其山不起墳冢用瓦不飾金銀銅錫遺詔諄諄因其故無有所改蓋有感於張釋之之諄懇非苟發也乃文帝崩七日而葬葬三日而景即位遺詔所以禁吏民者景以自禁使天子不行三年之喪遂求為制而詔其父以短喪其不議郎果于綱目亦書曰帝崩遺詔短喪

不知乃景自短非文詔之短也晉愍帝三年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詔收其遺以實內庫則遺詔所云無有所改景悉改之矣考薄太后崩於孝景二年則薄陵所藏皆景所之非文之意也而暴其祖父遺骸於數百年後其得為孝乎魏文帝臨終自作制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而釋之忠以利君明帝孝以害親也當黃初時霸陵未發故景得逃其僇而不知景之罪與明之罪一也後之作史者改書帝崩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則短喪之罪已有所歸獨於瘞霸陵下未明書景帝實金銀於中以為晉代盜發張本

竟無以誅其遺令之罪令後世為人子者無所懲也嗟乎景之違文教令不獨此二者申屠嘉周亞夫屬之將相者晁錯屬之家令者而俾之俱不得其死薄太后死未寒而黜薄后竇太后尚存而死梁王于芥骨肉魚肉舊臣夫子謂孟莊子之孝在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以景視文何如哉班固之贊曰周云成康漢言文景亦臣子推尊當代之詞非確論也

評　以短喪薄葬二事責景帝與不改父之臣則景帝無所辭于不孝之罪矣

景十三王　班固漢

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惟大雅卓爾不群河南獻王近之矣

吳王濞　班固漢

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斂使其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晁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耶毋為權首反受之

咎豈盎錯耶

袁盎晁錯　司馬遷漢

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晁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耶

袁盎晁錯　班固漢

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已變易及吳壹說果於用辯身亦不遂晁錯銳於為

剛愎寡恩而不覩身害其父視之經于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
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
于篇

晁錯　李元賓 唐

予嘗讀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
也故直筆以議按錯潁川人起爲諸生事文帝爲太常掌故以
其詞射策累擢爲中大夫及景帝郎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于
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侈大上
書請削其土是用剪其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漢哉
夫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

怨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爲逆終不可得已蓋以南方富饒
而諸夏初入狂夫爲計料勝一舉遂推長舌互搆七國借誅錯
爲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異在紂難
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戢是以察其來不爲錯明矣且袁盎與錯
宿不相善况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爲臣報隙
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還乃獻欷長悲孟爲天子之羞爾始高
帝封濞於吳以識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削地之議蓋天之曆
數有理亂也脫使無吳國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
鹿復散矣肉可食初錯父欲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小臣怖
於人東約父欲權存其父知其必敎也而深病之錯曰所以尊

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吾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
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
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晁錯用至
忠之畧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柰其子所籌國之大
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阻其子爲
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
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闕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
是臣不臣亦何生為賊由袁盎肆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
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評　錯之忠漢忠矣故深罪袁盎及景帝

晁錯　蘇洵 宋

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
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
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
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彊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
爲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
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
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
不計夕循循而磨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
世有謀臣曰晁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

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

晁錯　　蘇軾宋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illegible]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強勉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誅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評　錯始謀則忠第令天子自將而己居守則怯故有間可入甚是

晁錯　　何去非宋

古者恃國任事有四臣焉杜患於未兆弭禍於未形者賢臣也禍結而排之使安難至而戡之使平者功臣也國安矣挈而措之危世治矣陷之使之亂者非愚即姦臣也蓋姦臣之不足者忠愚臣之不足者智忠智不足而恃國任事禍之府也昔者晁錯當[illegible]其智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權也是以輕發七

國之難而其身先戮於人之一言可不謂愚乎彼錯若爲申商
之學鋭氣而寡恩好謀而喜功之臣者也自孝景之居東宮而
錯說之以人之術數也固以智能之矣及其即位而以天下聽
之彼挾其君之以天下聽之也欲就其所謂術數之効是以輕
爲而不疑决發而不顧卒以憂君危國幾成劉氏之大變而後
世之士猶或智之獨子雲乃謂之愚子雲之愚錯也非以其智
不足以衛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國未發之禍而故趣
之其亂也東諸侯之勢誠強矣強而驕驕而反亦其理也然而
東之而使無驕抑之而使無反者豈固無術耶而錯之策曰削
與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是

誠聽兵則關東非漢有而錯之罪可勝戮哉方濞之起也其謀
於宿將則曰必先取梁其謀於新將則曰必先據洛二策者皆
勝策也而吳王昧於所用故敗亡隨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親
景帝之母弟國大而強北距泰華而西界高陽令釋梁不下而
兵遂西則漢衛其膺而梁擣其脊不戰而成擒矣此宿將以先
取梁爲功者圖全之策也所謂以正合者也雖陽阻山河之固
扼西兵之衝積武庫之械豐敖倉之粟今不疾據而徐行留後
則漢騎騰入梁楚之郊以塵之敗可立待也此新將以先據洛
爲功者出奇之策也所謂以奇勝者也二策者皆勝策也雖反
國之屬縣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數也吾其當時無以雙舉而並

施之以救之也是以吳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攻雒此所以覆
敗也所謂隻舉而並施者鋭師捲甲以趨洛陽重兵疾攻以覆
梁都雖無能入關而山東舉矣知取梁而不知取洛則漢兵得
以東下知據洛而不知取梁則梁兵得以躡後使鋭師據洛而
重兵攻梁雖已據則漢兵不能即東漢兵不東則必舉梁梁舉
而山東定矣幸其不出於此乃此聚而不分以壓梁壁梁未及
下而亞夫之兵馳入滎陽而壁昌邑矣求戰不得欲去不可旁
皇無所而坐成擒故曰幸其未爲賤兵者也向使吳王兩用其
策而又假田祿伯之偏師提之以趨武關周丘長驅遂歷陽城
之北反雖不遲而禍實大矣嗚呼孰謂兆錯非眞愚者哉

評　謂錯無策只是趣吳速反其言刺骨又指畫歷梁據雒
之勢使虜聞之寧不爲之寒心豈眞反速而禍小哉

袁盎　　洪　邁

袁盎每借公言以報私怨初非盡忠一意爲君上者也嘗爲呂
祿舍人故怨周勃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致文帝有輕勃心嘗譖
申屠嘉嘉弗爲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爲趙同所害故沮止其
驂乘素不好晁錯故因吳反事誅之盎本安陵羣盜宜其狡
心忍戾如此死于刺客非不幸也

評　每借公言以報私怨已盡盎之平生

袁盎　　黃　震

絳侯元勲也淮南王帝親弟也盎及出爲節皆斥其失既而明絳侯無謀止淮南遷蜀者亦盎也盎以故名重朝廷下趙同之驂乘卻夫人之同坐申屠嘉稍不爲禮則折腸之姦殆以矯直自矜者與沮梁王之謀雖以忠見賊迹其平昔亦非自全之道矣

田叔論

王韋　明

昔梁王武殺天子議臣袁盎等十餘人天子震怒使田叔往按之太后憂懣不食叔燒其獄詞而還於是天子賢梁王亦太后立食議者謂梁王景帝之寵弟太后之愛子也田叔苟具獄詞以奏帝欲誅之乎則傷太后之心而成吾殺弟之名欲赦之乎

漢法爲無章矣故燒之誠是也而叔可謂善處人母子兄弟之間者矣愚竊以爲論之未盡也夫以藩臣而殺天子之奉常大臣也以使者而鞫天王之介弟重事也此正當求情責實而爲國家深長之慮不宜苟且糊塗以僥一時之倖也是故盎之殺誠出於勝詭而王不與知耶則比貫高張敖之事爲盎輕矣自然罪不在王詞不必燒也誠出於王之使之耶則視薄昭殺漢使之罪尚有可議詞亦不必燒也夫其燒之也非曰罪疑惟輕也亦非曰其功其親有足論也特以太后之故而忍壞漢法之不行耳彼王有罪則燒其獄詞而不問漢之法果有是乎苟漢無此法而出於一時之權則藩王之驕恣不軌者且得藉此爲印實名漢法愈不可行矣且人之常情事出於顯明者雖重而易釋而藏之愈密莫可蹤跡者則其疑之也必深方是時使鄒陽之計不行王信之言未納而天子之震怒未息則空手來見帝之疑且不止於殺漢臣而謂其謀危社稷矣必坐叔以阿徇之科而有遺憾焉史治梁矣是重太后之憂而增帝之不德也安在其善處人母子兄弟之間哉梁王之免誅而田叔之無罪則以鄒陽工於胡制王信而帝已先入長君之言故也嗟乎陽城梁之謀士也能順指氣使皇后兄弟而轉移天子喜怒於俄頃之間獨不能潛諷默奪一治獄吏之心矣乎吾意獄詞之燒鄒陽陰有以教之也惟其狗陽之教故知信言之必入而諒帝怒之

必解而又有太后者爲之主是以敢燒獄詞而不忌也不然以帝之刻薄少恩雖親厚如鼂錯尚以一言之譖而即東市之誅况當其盛怒之時銜命決獄而敢以空手來見也哉叔之空手來見也則有所恃而爲之也嗚呼叔之見左矣叔於按梁之時求情責實而不爲苟且糊塗之計獄詞既具則奉詞以請於帝曰太后在上而梁王犯誅辟之則傷恩不誅則廢法臣愚竊念當七國連衡梁圍困急使梁王右足一搖則山東非漢有也是其安社稷功足以說於天下臣願以辨爲法擇一小國遷置梁王使吏代之當俟其子孫克蓋前愆則復其故封仍著之令曰周官八議議親議功今後親王有大功如梁王者除謀叛弑逆

外罪咸從輕典量移置小國族其子若孫之賢者復之如此則太后無不食之憂帝無殺弟之名而漢家之法亦無弛而不舉之患何則親而有功者獨一梁王耳以此為例則親而無功與有功而疎者皆不得藉口矣尚何憂漢法之不行而必以燒獄詞為哉雖然武之罪豈帝為之也夫秩等咸定儲貳治道大計也而帝皆怨之故梁王欲用警蹕則許之警蹕欲請傳位則許之傳位此二事若豈細故也哉不能以義法裁之而惟母言是徇卒陷以驕縱而貽母氏憂痛非辨之不早辨故耶嗚呼吾於是而知齊季鄭寤春秋必繫之弟聖人之垂戒遠矣

評　謂田叔出於鄒陽之教是善於揣摩者

郅都

權德輿 唐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不然則直己循性能兼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者為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之傳以誡世爾而後以郅都為酷吏傳首愚有惑焉都之為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諫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滑首惡又道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人斂手側目為雁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為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為漢名臣且入居公卿出總列郡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卒臨江之獄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廢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徵劘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以推理況命侮文巧詆之徒目為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嘻洪範之沉潛太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臻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莅官無虞父之華異申棖之慾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愁而中節者與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者之多矣豈獨是哉

評　歷數其行事辨其似酷者太史公詞刺是非乎其體則其事信矣首列酷吏傳都其其心乎亦千載有知己矣

古今人物論第十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武帝

班 固 漢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大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武帝

蘇 轍 宋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眩下不為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睹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田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愬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容耶

武帝

顧 充 明

建元之初首策賢良方正於大廷得一代大儒如董仲舒爲之首而秦儒出谷濟濟盈朝於是罷黜申韓蘇張之說憲章六學潤色鴻業道文餘釆莫與比盛帝於是時也如水未波如鑑未塵使其味仲舒勉強之言用申公力行之語納汲黯多欲之戒以奮其雄才大畧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惜其狹小漢家制度而窮征極討神仙土木之事相繼逞欲李少君以却老用欒大文成以神仙致鬼用衛霍以征伐用卜式以輸財用桑弘羊以言利用張湯以舞文用張騫以遠使用而紛紛制作卒成於數人之手由是封天禪土以期不死起栢梁臺作承露盤以冀長生凝神於蓬萊蜺形於海上作蜚廉觀通天臺高宇雲覆千楹

椓錯以招來神仙之屬觀犀甲則建朱厓開蒼蜀則通大宛欲
善馬則遣貳師伐昆明則習水戰兵連不解肆意遠尋使百姓
去室家之樂坐刎梡戟橋箭控弦以從役而匈奴亦創艾遂逃
竄伏空幕南之王庭過之未嘗不哭信以為威振百蠻武暢四
海夌跨六合籠駕八表得志滿意無以加矣卒之瘡民而蝗國
川血而山骸犀皮玳瑁不足珍蒟醬竹杖不足貴夷歌巴舞不
足多而中國亦以虛耗雖法繁於秋荼利析於秋毫百姓皆單
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不足以塡無限之欲壑如處頹屋面面
皆風天變盜興不可救藥乃作沈命法遣直指使奮鈇鑕而並
出以搏擊天下好大而大不遂喜功而功不成而文景之澤槁

無餘潤矣且以鉤弋宮為尧毋門不監青蠅之罔極而俾趙虜
亂父子巫蠱之禍京師流血僵尸數萬悲愴於思子宮之作向
非本心昰露輪臺悔過明於知子付託得人其與秦皇相去亦
何能尺寸哉

董仲舒　班　固 漢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
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
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惟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
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
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
源所漸猶未及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
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弔董生文　胡　翰 明

出國門以南邁兮涉衡湘而濟舟波流渾其若河兮道既阻而
且修臨廣川之故墟兮曰夫子之首丘望原濕以懷思兮悵欲
去而夷猶嗟王風之不競兮人各鶩其私智道術裂而民散兮
世已久而莫制燕趙各多奇士兮僅有取其慷慨非天降其大
雅兮繄孰為之表勵聖垂法於春秋兮志雖微而可郎士明經
以致用兮義非后而不食徵天人以為言兮明災異之在辟引
君致之當道兮情眷眷於陛側嘉堯舜而樂三代兮得一士而

不能用苟不用其亦已兮國無人而易重顯直而見憚兮弘
飾詐而取寵用舍倒而莫察兮邪正溷而彌冗辟不中夫犧牲
兮孰鸞刀而薦犂登彝味以實瓚兮瀝黃流而注茲競刓方以
為員兮攞矩矱而去之徒操末以齊本兮列繩墨而止之下皇
皇而靡所騁兮上訑訑以為得孰好賢如緇衣兮孰惡惡如巷
伯古固難於知人兮詎多欲而不惑庸僕府之見察兮房師古
之允一謂伊尹無以加兮雖管晏弗之企探淵源其尚耿兮又
豈游夏之儔類何一低而一昂兮慨未量乎夫子之志曰正義
而明道兮不計功而謀利皦內顧而如斯兮揆王佐亦奚啻俾
龍遇以獲禽兮涵吾心之所耻比柳下之三黜兮由直道以事

人百里之飯牛兮豈汚辱而忘身道有時而詘兮亦有時而伸
詘天命之未違兮獨奈何乎生民

竇嬰灌夫　司馬遷 漢

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决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
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
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
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
哉禍所從來矣

竇嬰灌夫　楊時 宋

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忤太后旨可

謂不阿矣及爲丞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雖籍福之辯不能遷
惑其所守直巳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
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爲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
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巳以下
人壯夫義士宜耻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况以爲名高其
志慕又何汚也蓋鶩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
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忘其身非自
取與竇嬰區區復銳於爲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
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東方朔　班固 漢

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
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
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
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
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
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
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
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録焉

東方朔　夏侯湛 唐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

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
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
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
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
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群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
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辨支離
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
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諳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
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桀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

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矣讀者又以先生嘘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恍惚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

汲黯鄭當時　　司馬遷 漢

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况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張湯　　班固 漢

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缺焉漢興以來侯者有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杜周　　班固 漢

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至於建武杜氏爵乃獨絶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及欽浮沉當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陒稱朱博毁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衛青霍去病　　班固 漢

蘇建嘗説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倣此意爲將如此

衛霍　　王世貞 明

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爲太史公叙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將軍曰於天下無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乏絶而已指畫軍事若貌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李廣於先如公孫弘兒寬者二將靡耳柰何雍容取公相爲也彼蓋以李廣自况也太史公於遊俠刺客貨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慨獨於李廣衛霍傳比興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措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摧虜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評　即太史公與李廣衛霍等作傳語意有輕重乃知太史公以李廣自况以衛霍擬公孫弘諸公是處太史公史之失於私者數語中圓轉極妙

李廣辭建　班固 漢

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蘇武娶胡婦　祝以幽 明

世之所為子卿扼腕者十九年不屈之節是耶非耶乃子卿所持還報漢天子者十九年不屈之心耳即其間所歷怒喜悲愁一切可駭可愕之事舉飄風疾霆視之而區區胡婦有無頗何

足深辨至為千古不決之案也蓋李陵所稱紕子孟堅輕筆之史傳陵與子卿為執友而良史稱孟堅於乎子卿九原其何辭也獨不思子卿受詞衛律引佩刀自決單于萬衆旁睨股栗猶曰意氣激耳至於間關北海上酸風苦霧者十九年渺然以百于萬里外如綫君臣之誼寄之乎危脫之節旄碩獨一胡婦其心哉此其事之有無誠不足辯獨念他日白頭歸來毋死婦嫁識者不以是為子卿病心而輒以沙漠無據之事輕蔑賢者其謂之何愚以為子卿即有之而内之丹衷亡恙也外之節旄無恙也即有之安知非陽結天驕而陰圖生入玉關以報漢天子耶此其事之有無益不足辯所恨漢天子所以待夫子者甚薄而陰啟讒邪之口則李陵一書未必非當年好事者假筆者乎證而因以深中當時忌者之意後世信以為陵書而并信子卿有紕子在蓋自孟堅録而天下萬世惑矣於乎方子卿飲陵北海上謂武父子無功德濫漢爵通侯願置肝腦自效語語楚澁陵為感動泣下霑襟至引分自責陵之忌心結矣誠何難以紕子誣子卿此其事之有無益不足辯而愚所為子卿扼腕者十九年不屈之節惟夫十九年不屈而讒邪之口之所以乘間入也

評　惟取子卿十九年大節胡婦有無誠不足辯

蘇武斷足繫帛書　錢穀 明

忠臣抱徇國之志而天或有以相其機君子可以觀盡忠之報而要非所以論忠臣之心也夫忠臣之徇國為朝廷之大體計也為萬世之綱常計也而一時之死生得失固視之如鴻毛等之知浮雲物無有趣乎其生而避乎其死欣乎其利而戚乎其害之意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而已矣然而天下之大勢不可以久辱忠臣之大節不可以久淹於是冥冥之中天若相之使之生而全利而益而孝不可以窺其故者君子曰是人臣盡忠之報也然而人臣之心則付之無心焉耳其幸而成天下之事也吾順受而已矣不幸而敗天下之事也吾安之而已矣吾之身已許之吾君吾之心已誓之無二則又何心於非望之福哉

又安得而有苟且僥倖之謀哉知此而忠臣狥國之志其可白于天下後世矣吾觀蘇子卿鴈足繫書之事未嘗不深異之而又未始不深諒之也夫武帝挾長駕遠馭之才為東征西伐之舉顧匈奴之彊大不可以猝服而強制也於是衛青霍去病之徒日驅馳塞外以圖靖此醜虜而單于之心亦因以震懾稍通音使乃致蘇武伏節北行適犯犬羊之怒羈留于北海大澤之間者十有九年於斯時也飲雪嚙氊形影相弔孤危之困彼既甘之矣牧馬悲嘶胡笳互動窮塞之地彼既順之矣倚節起伏雅操獨持雖衛律李陵環左右以進說彼且拒之嚴守之固矣則其捐一生以報國致一死以遂志固其分內之事而覬覦於

萬死一生之策以冀不可必成之計者子卿何心耶然而天下之事固有屈之於前而伸之于後人臣之遇固有始乎且危而終乎其安者譬之夜光之珠雖沉于九淵而出之有時未嘗不可以照乎乘也太阿之劒雖墮于泥塗而試于既遇未嘗不可以割犀兕也士君子忠貞之氣壯烈之懷可以燭日月而耀山河對天地而泣鬼神者安得終身於憂辱之鄉存沒于蠻夷之地生為異域之人死為異域之鬼而泯泯不可物色也哉則夫鴈足繫書而得以生還中國者非其謀之必中而策之必行也蓋子卿之天有以默鑒于冥冥之天而天之心有以陰祐乎子卿忠義之心故其虛誕詭誕之說有以奪天驕之聽而售其術

也不然一羽族之微何以啣萬里孤臣之衷以十九年荒漠羈愁之思可必之一物以寄其不絕之聲耶然則帛書之繫不繫不足辨而吾之所取者子卿之心也子卿之心知有朝廷之大體而已矣知有萬世之綱常而已矣奉命虜廷伏質不避思以此心而自靖自獻于先王之靈也專對絕域有死無二思以此心而求雪乎主憂臣辱之恥也棲遲朔漠百折不回思以此心而褫氊裘之魄而壯霓裳之氣也雁足之書將何為哉彼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組綬既零山川改色老母終堂生妻去帷其于一身之利害得喪曾不加毫髮于心而猶區區念雁足之書哉又豈以十九年飲血含哀之節而一旦托烏之無知者以

表其去國懷鄉之感哉是子卿抱節無求之心固有歷千載如一日者矣是故謂帛書之繫出于他人成之則可起於天意之默相則可謂子卿有意以為之而委曲以求事之必濟則不可何也彼其心已甘為漢死而他非所計也後之為子卿者吾重有取焉王倫二十一年於燕而矢志一日得以酧故主之知洪浩十五年於金而抗節不下得以終付託之重是知伏節死義之士其精神豪氣曠世相感而視彼世之反君背國者吾誠不知其何心也噫大丈夫死則死耳寧為玉碎無為瓦全安能伏首犬戎乞憐自活以負此七尺之軀為衛律李陵之為哉故愚所取者子卿之心而雁足繫書之事不足誇也或曰此常惠計

之以紿匈奴者嗚呼惠之説得行孰非天也

評 壯子卿之心既足書不必問其是大議論

公孫弘 班固 漢

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跡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内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羣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

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黄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之名臣亦其次也

公孫弘 李德裕 唐

古人稱周公吐哺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禀上聖之資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爲累也漢武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言之劉濞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劉武有鄒陽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爲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黄白未害爲善終以左伍被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盛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皆戰國之餘風陳豨値漢綱之疎闊迫

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共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非必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幾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爲非宰相惟有平津致出一門自然無傾奪之勢其賓客故人不居顯位未足爲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肥饒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爲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屈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客館何益於謀議哉況近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槐棘齊列所

評以傾奪為首所謀以勢利為先是以覩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役姦智獻奇計者道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閤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評　宰相不當私招賓客所關甚大

公孫弘 水旱不對所由　黄道月 明

萬世以平津侯弘初對策時不對水旱所由即據策而斥之以曲學阿世嗚呼弘六十餘年人幼習春秋著名里閈迺汶汶希世寵哉春秋遇水旱必書未嘗曰某水應某事某旱應某事也

然每事徵驗之說何昉邪昉於洪範範有之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孰不謂此說洛龜所錫神禹所次也于是天下後世迂儒執之以譚治術士執之以煽俗流襲之弊穿鑿附和大亂真而悖理予與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良有味乎其言之哉弘郎非純儒料慨于衆久矣彼其牧豕東海誦讀不輟氣何壯也上書于時屢絀屢進志何篤也年至耆老堅不應召守何貞也夫好經術如武皇弘豈不能附會經傳如毛戴諸人好戰伐如武皇弘豈不能親執鞬櫜如衛霍諸人好遊道如武皇弘豈不能開闢擊戎如張蘇諸人弘蓋重念之也漢以雜霸起豐沛文景承平休養因就簡陋衛武皇雄才大畧覆出億萬代而紛紛制作眞欲四三皇而六五帝者此不希覩與吾而為毛戴諸人也止于經學之臣耳衛霍諸人也止于開邊之臣耳蘇張諸人也止于奉使之臣耳當大有為之時遇大有為之君而不能建大有為之業如素所盟者可水旱之不對所由弘蓋隱然宰相語也當時武帝求才之詔何日不下而随用随殺武帝蓋知無可為相者仲舒而膠東長孺而淮陽帝之知人何哲哉故弘之策居末而帝親擢諸首不五年以丞相封侯帝固喜得弘弘亦喜遇帝也脫使仲舒而對此必按列宿之事而對矣使長孺而對此必直聲責禹湯而對矣弘曰未聞堯有九年之水又曰桀之餘烈是何其婉而切也乎何其諷而直也乎奚以明其然也曰

堯不曰禹曰桀不曰湯則知湯禹非召水旱之君也是之謂婉而切又曰堯有九年之水曰桀之餘烈則知堯尚遭水而桀惡且及湯也是之謂諷而直帝也才而狡也固深中弘之對矣夫是以通西南夷舉朝不敢言也弘曰罷帝曰罷徙郭解舉朝不敢言也弘曰族帝曰族武皇朝為相者至捻捧印綬而涕泣安得有此不動聲色而立此奇勳也哉平津之侯帝固紀弘之功矣而不欲顯名之言或者曰弘誠賢也布被得無詐乎噫以六十餘年之人不五年登相封侯即二世艷羨之而弘之牧豕寠態安能遽忘也以詐責弘不近人情矣宋儒好汝人善故自申公以阿世責弘而宋儒遂曰弘曲學也甚矣宋儒之過也

評　大抵為弘肆惝然議論自高　詞藻自條暢

司馬相如　班　固漢

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諷百勸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司馬相如　蘇　軾宋

司馬長卿始以汙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嘗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

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還虜也故恥而喜耳蜀多君子何喜之有

司馬相如　張獻翼明

漢世得人之盛莫如武帝漢廷之才莫過相如靈均以來一人而已故嘆不與此人同時評其為造化所限雖相如自謂亦云包括宇宙才固難哉觀其襲六為七志在咸五登三一何偉也若趙有藺相如嘗責秦王償城擊缶使不辱于諸侯可不謂豪天壯士哉相如名犬子既學慕藺相如為人更名相如他日諫獵則誡以垂堂教辭則引之節儉雖夷狄異黨遼絕殊俗欲令人主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寧非慕藺而然耶至竊貲于卓氏滌器於市中又何穢也怒髮衝冠頸血濺王相如所以揚名發譽者何自貶已自汙以慕之耶曰相如仕宦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然則卓氏之富孰與漢武尚書給札孰與市中滌器哉顧未肯與公卿之事而自若如此者意本以玩世肆志故穢其道滴其迹而不顧也其所謂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所云雖人主之前猶假虛辭濫說以寄排調何有于臨邛令卓王孫哉鄒說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與夫縉紳先生儼然造焉者皆視之亡是烏有之流耳故可以傲世市中金馬猶鼻總觀皆烏有無是之說為之若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富世取悅云爾

者誠非其所屑矣故曰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于藪澤不可以察相如之嫚乎昔東方生與相如同時稽節邁倫高氣蓋世卒至割炙于細君太史公遂以滑稽目之又淳于髡所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皆此類也第使後之慕相如若阮公者至居喪追婢累騎而還使俗中之士疾之如讎而又過矣雖然相如亦滑稽之雄也特以聽世逸才免與東方淳于同傳太史公可不謂知相如哉

漢卜式　陳　埴

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右傳匿財而式猶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為者皆衆

人之所難為而武帝之所欲為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為之故天
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為有用于天
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
衆人而為之乎

李廣利　司馬光宋

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為非有功不
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
苟為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僥倖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
愛則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
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愚曰過矣

評　無故而興師為侯一廣利誠不如無功而侯之為愈也

桑弘羊　張彧晉

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為
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
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廣賢者處賤不謂賤者之
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求備於魚
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白則公孫
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商辛淫酗則惡來爭進周厲貪虐
則榮夷公起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
曰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抑為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
之以其踰周公之制也而況撲背抵掌力為天下聚斂之人乎
義也者君子之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趣
嚮而君子之所不忍為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
焉用桑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井無藉之
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為盜者埶愈精而罪愈董盜愈
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幹鹽鐵析秋毫令吏坐販不覩王者
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
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繫己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烹之
以致雨孟堅躬修漢史塋法來代奈何以錐刀異類當得人之
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李陵　秦少游宋

草食之獸不疾而易藪水生之虫不疾而易水行小變不失其
大常也如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
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
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
道未嘗忽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
敗者其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帝
時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為強盛控弦百萬先與中國抗衡衛青
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相與
應接然後有功陵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

單于七八萬騎接戰百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十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而還又嘗將輕騎出燉煌至延水出貳師未嘗困絕謂以少擊衆可以爲常不知卒之不可以數也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荊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不過用二十萬人又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使信伐荊既而軍敗復欲使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荊地夫王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爲利哉以爲小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而奢以爲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嗚呼以王翦之

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子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心耻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衛霍之功豈難繼哉而不勝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頹其家聲是以不能養其氣而已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喋血虜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十萬皆授靖節制所向輒克虜勢窘甚矣頡利諸酋皆勒所部來奔所謂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也况於勁騎三千乎與陵之事異也

又論李陵不能善養氣以致敗根本之論

李陵令子卿知吾心　　王應選 明

嗚呼陵欲子卿知其心哉忠佞依分心迹瞭矣以子卿而知陵是以忠臣義士而信背君降虜之孽也子卿惡能以知陵也哉陵之佞不足以文奸而武之忠又天植于性則單命抗敵者自不恤其身而乞敵輸款者自不顧夫家甚矣陵非子卿之儔矣况漢恩自淺胡恩自深陵之心心乎夷者也悲鳥北飛一鳥南翔武之心心乎漢者也以武而知陵則虜庭又一陵矣以陵而見知於武則漢庭又一武矣然則知陵者知陵之佞知陵之背漢而不忠也固不能使之相知以心相信以道也何也吾觀漢

子卿之使虜也丁年奉使皓首而歸揚眉吐氣抗節王庭其經國之忠秉身之操十九年如一日若陵之在漢則其心臣虜倒風靡有大謬而不然者其別子卿也自陳秉由欲子卿知其心者豈不以己之提兵而往也出征絕域五將失利陵獨斬將搴旗追奔逐北其功足紀耶豈不以匈奴舉國興師陵獨張空拳冒白刃致衆奔難御其降非出于本心耶又豈不以己之降也非其本心臣虜將欲乘機遘會以收桑榆之功以報漢皇耶噫是皆陵之所以飾其奸也臣之事君也有死無二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者其爲國之忠也生則樹勳以靖國難于方張死則狗家以垂芳聞於奕禩者其自爲之難也子陵之伐匈奴也寄以專

闘佐以五將使能掃除虜塵肅清疆域以還報漢皇遣將之意其上也不幸而兵盡矢窮救援不至則北面爭死一戰而斃亦可也何至草間求活乞命于虜哉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也以陵之臣虜視武之不屈其心迹之判甚矣而欲子卿知其心者意以陵事親孝臨財廉與士信常思奮不顧身以救國家之難其素所蓄積者也方其出萬死以赴公家之難一不當意而其母臨年被戮妻子并為鯨鯢則國家于陵亦為少恩矣陵豈有背君親捐妻子以邀利於強虜哉況甦酪肉醬之奉悲笳夜月之裏其無不飲血而痛恨者也陵獨非人也邪嚌獨不思臣不可以背君背君為不義將不可以降虜降虜為不忠故

臣有功而君録之録之其分也而不敢矜無功而君殺之殺之其命也而不敢怨陵于此也使能宣威沙漠勒功單于而君殺其妻戮其母亦付之命也乃啼首就命于虜庭則其逆節著矣其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己而不自内省殊不知與其剌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效節致命取信于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于親也其視臣之慷慨激烈捐軀殞命者大徑庭矣而欲子卿知其心哉故子卿知其心者豈不以陵之在匈奴也尚以公主任以左弦足以附夷困華也終陵之身曾未嘗扣關發矢以犯中土且于武之別至泣數行下足以感武之泣則其悲戀不忘故主者其心未嘗一日不

在漢也意陵之見武也導之使降則子卿之泣陵也豈泣別哉泣陵之降虜而委身于溝壑也觀其留別之辭其傷之也深矣先儒曰猶有交情兩行淚西風吹上漢臣衣所以刺陵之忘君而絶陵之非漢臣也子卿其知陵之心哉由陵觀之墜君命挫君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勲于前墜家聲于後不可以言智罪逭于躬移禍于母不可以言孝信如樂天之所譏也然則子卿不足以知陵而知陵之心者司馬子長也其報任尚書曰陵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主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而謂其有國士之風彼自以為知陵之心矣不知誣上以濟其私媚友以飾其罪

則李陵生降既潰其家聲而子長腐刑又罹于國法陵固不忠于君而子長其不直于友矣然則子卿之不知陵也所以為忠而子長之知陵也所以為佞

評　推拾詳明至以子長為佞尚當別論

終軍

柳宗元　唐

彼終童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　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聳躡之已則決起奮怒　強越扶淫夫以媒老婦以蠱奪人之國知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犬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惟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

司馬遷　班固 漢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併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

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又司馬遷　蔡元儒 明

司馬遷之救李陵非失然一言之失遽罹橫禍情亦可哀遷亦甚以此自愧故其言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然而隱忍受辱不肯引決者非畏死也英雄之士有所懷抱恐墮先人之念不忍汲汲焉名不表於後世也觀史記一書網羅天下撫拾舊聞貫穿經傳馳騁古今成一家言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其有良史之才雖其多疏略將有紕繆或篇章倒錯或遠近乖張盖由遭逢非罪有所未暇而總其大較眞命世之宏才信矣予遍觀其文卓犖奇偉雄深雅健出入變化茫無畔岸如虎豹之不可羈如蛟龍之不可測讀之令人開心明目神思奕朗後有作者莫之先矣而要歸文直事核無虛誕之辭此其為不可及也獨其淺陋不學疏略輕信實難免蘇子由之譏朱晦翁深以為然而呂伯恭甚不喜其說姑舉一二言之如作亂夷

族乃闞止字子我者也而史記遂以為宰我子貢之學已聞性與天道晚年日月天階之喻其進益深而史記述其游說諸侯之功若公孫衍張儀之為者又列於貨殖之傳與白圭猗頓等同科其敘伯夷之無怨通篇皆是怨辭敘孔子世家不得其要領謂孔子適齊欲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是何語也孟軻不與孔子同列而廁之淳于髡慎到騶奭列傳之間其見去韓愈遠甚他如刺客盜賊之類游俠奸人之雄皆稱之不容口項羽之暴虐與於帝紀陳涉之叛卒繫之世家鄭子產有輔相之才繫之循吏皆無識者則子由之譏亦未為過班孟堅才遠不逮而妄非之因循之功易於創始可輕言哉固謂其先黃老而

後六經重勢利而羞貧賤以今觀之皆似未然其先黃老者以當時漢重黃老不知尊孔子之道如其意焉而先之啓問者所由示鑒戒也不然以遷之學識纖云淺陋豈不知黃老之不如六經又何以孔子在世家而老子與申韓同傳耶其作貨殖傳重勢利者非不知勢利之不當重憤悱而自傷也觀其與任少卿書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而寄意焉其志可知矣許氏曰作書以昭公論於天下後世却棄之以已意則不灑然矣此遷未到灑然處斯說最得子長之心異於矮人觀場者世儒又議其本紀叙五帝而闕三皇尤非也孔子删書斷自唐虞至於五帝三皇皆不及焉以其世遠而

慎所不知也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五帝之事雜採諸書已不足信而遷亦自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猶難言之況三皇乎甚矣後學之不可妄議也

評 史記短長此足盡其大槩

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　班固 漢

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訢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死皆自小覆大繇疏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田千秋　楊慎 明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遂謂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之說實千秋啓之也嗚呼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冤而罷方士之妄亦賢矣世猶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

張騫 詰博望侯　張邦奇 明

博望侯張騫既失侯為上言西域諸國所有欲以歆動上心得復使焉以為功而復厥侯也太史公兒嚮之其辭曰嗟來悔望乎呂胡為富貴是覦而捐其軀越棄人倫而遠夷是圖匈奴險很同兇獷麗窘昆明心性殊西夷蔵在西北隅君欲出之亦

已愚西方昧谷日頭匿陰霾昏黒視莫覩崎嶇三池與盤石熱身頭痛行不得迫塞懸度天設阨下臨溪谷峻若壁沉而一跌骨細碎君胡以身蹈不測西域之人誕幻醜鄙狂笑嘆舞甚而兄與弟怒而豺與虎西域之獸大狗封牛言言牟牟後猊挑拔視人若仇是其地非中國之所通也不幸而至焉不可以為恒也昔也君嘗一試顛踣艱危更十三載而奔竄以回百人去一人來君胡不自恤而復求使為上式輸粟居九卿相如獻賦身寵榮彼以輕易重且不可而君獨以重易輕惡在其為明耶今夫中國之民破産飢居鬻妻棄子饑莩相望寇賊蠭起沃壤不賦大獄不理棄而敝之以事遠夷不亦悲乎彼其駿馬犀翎象

齒犀革大貝眩人銅錫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而必求之誠損何益剖身藏珠人誚為愚彼之所殘僅乃一軀而况斃身與家與國之需以貪侯封厭焉何如嗟來博望乎君既若其身又失其所以為臣亦獨何樂哉而為是紛紛捴是博望侯泚顙赬顏若眩若迷舉手謝過俛而忸怩然惑溺之深終不能改其所為也自是之後天子益向西域好利之臣爭事之蓋始於騫之鑿空而其途不可塞矣悲哉

評　博望私不顧身公不顧國求使西域以博侯罪誠大矣若闖此詰寧能不愕耶此詰似為附劉瑠而發

戾太子　班　固　漢

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惟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畧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顱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墻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天

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田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才智未必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衆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祐助云

弗陵堯母門　黃　鑄　明

立子之道不可開天下以易疑之形而示之以其可動之間也形開則天下以疑形擬我間示則天下以有間入說其卒也反情易嚮而嫡少易位矣是故善後者必杜形以遠慝固本者必塞間以除奸夫然後可以無耦貳之禍無匹嫡之謀大本定而天下安也大抵人君之舉動不可以苟伺嚮而動儉壬之常態也故曰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無見其欲君見其欲臣將自雕琢言微之當謹也而况乎國君之貳其所係尤重者而可以顯示之形而陰露之間乎我以疑形人欲禁天下之不自疑而動焉不可得也我以間示人欲禁天下之不自其間而入焉亦不可得也昔者當璧之命弃拜壓紐楚共王以易疑之形示棄疾而以其可動之間示群公子也故蔡朝吳費無極諸人因其形抵其間而入之棄疾君矣驪姬在寢太子不得朝夕而覲君膳阜落將戲衣偏佩玦晉獻公以易疑之形示奚齊而以其可動之間示申生也故二五耦諸人因其形抵其間而各逞而申生縊死新城夫楚共王欲立棄疾非有顯命晉獻之欲立奚齊亦未有成謀也而有道者已能見影知形察微知

箸則閒之所示也故楚國之立恒在少者以每于棄疾而属耳目而申生之不克終狐突先友已預覘其後矣嗚呼人君之舉動其可輕以意獨示人哉漢武帝中年建儲衛太子據之名筴告宗廟播示士民已非一日鉤弋夫人弗陵少子也胡為遽以堯母命門哉夫堯嘗帝天下矣鉤弋可以為堯母則弗陵亦可以為堯噫太子尚在非弗陵事也且夫並后匹嫡亂之本也武帝獨不聞此義乎胡不引晉驪姬前事以觀之也而遽輕以其形自啓而以間示人乎夫當是時衛太子未有失德也巫蠱之誣未興而弄兵之過未顯也斯門一開而天下有以得武帝之形而窺見太子之間讒言高張誘讒朋興鍛織者衆而文致之罪成武帝雖欲不刈恩斷愛不可得矣人亦有言物先腐而後蟲生之人先疑而後間入之言積漸也故武帝之門堯母是用江充之本也其用江充是易太子之兆也此其事不待智者而後知之而帝獨不悟耶嗚呼雖言哉卒之垂壺關之泣築望思之臺納千秋之疏然其悔亦已後於太子何及哉故嘗謂武帝之間在門其王之間在壁獻公之間在佩使晉獻不佩玦則申生未必危欲于非罪使楚共不祈璧則棄疾未必能光有楚國使武帝不名門則戾太子之亡不亡未可知也嗚呼人君之於儲貳輕啓其形而陰示其間則其終必敗故苟可以賢則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不為失序苟可以功則舍宋王成器而立隆基不為失常要於其當不可使易焉耳不然則東海立而明帝易其位建成立而太宗篡其後以視置天下之大器如奕棋然非國家之福也

霍光金日磾　　班固　漢

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纔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金氏云

霍光　　司馬光

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嚮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

子孫使之各以大器奉朝請亦足以報忠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其事益大加裁奪遂至危懼以生邪謀卒從霍氏之自禍哉亦未宜歷漸以成之也昔鬬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融雲山之罪雖東家所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使宗族惟類者皆亦少恩哉

霍光　　陳經巳 宋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有之矣霍光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illegible]是二者然後可[illegible]有是二者乎[illegible]霍光之也光承武帝顧託之託天下之安危繫於其身而全[illegible]征伐之後公私兩斃而十數年間內豈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愛負大義陷於奢矣其奉宣帝知而不事使之爭則未可知也昭帝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公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闇于大理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磾老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而學者資也資可常乎夫義有由之者有畏之者由之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學而知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肯以婢為妻乎則除患於未然光之三失其皆出于此乎或者又謂當而不才然保八之幼全天之國天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

至其結昏人主與上官以桀相千守閣與武庫親同列而厲患有急而求符璽又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爾雖然中人而下亦不能其也或謂日磾不肯納女后宮而光以為后日磾殺弄兒而光陰妻為不軌光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磾所及也始光推日磾而日磾謂匈奴輕漢此其知有過人者惜乎不知學也

霍光　　黃震 宋

霍光不學無術三尺孺子亦習聞其說而忽之愚謂漢自武帝五十餘年騷動疲極之餘海內蕭然幾無所措手足光以弘毅開濟之資托六尺之孤身四海之寄託三十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後廢昏立明保金甌無缺之天下以畀之是中興漢室非

宣帝實霍光也彼其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畏謹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進止不失尺寸屹然天人也故成就之大若此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豈後世泛泛文墨議論若私意小智以為術者能與於此哉故嘗謂三代以後身佩安危若博陸侯若諸葛武侯若郭汾陽人品雖各不同皆百世不可及若霍氏所少獨盈滿之戒耳不然以功論之雖伊周何以尚諸

霍光　　趙衡 明

光事武帝輔孝昭三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特由忠厚有餘而智慮不足當時會議群臣立賀是暗於知人也然田延年

二言郎數其罪而廢之因丙吉之言郎迎孝宣而立之可見其忠厚之心矣惜乎不學無術昧於進退之理向使宣帝即位之初郎稽首歸政還守博陸令子弟親故皆不得干預國政豈不保全身名於永久乎乃貪權固位縱妻邪謀卒継三載家族夷滅亦可傷也、

人物論十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十二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昭帝　班　固漢

昔成周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内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昭帝　李德裕唐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之詐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慚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居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姦誅錯兵餘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榷酤亦信任忠臣之效也綠弱冠而殂功德未盛良可痛也

傅介子　司馬光宋

王者之於夷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罪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強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介子　張[illegible]唐明

虎豹屈於叢林而陷阱以誘之者必遭叉矠之凶蛟龍穴于海瀛而鉤餌以貨之者必中逆鱗之禍夷狄界在遐徼其成虎豹也其勢蛟龍也乃中國誘之陷阱貨之鉤餌而繼之戈戟以制

其命嗚呼中華之禍從此烈矣傅介子手無縛雞之力矯不如忌勇不如要離便不如佽飛承皇華之便紿樓蘭之主而屠之不啻机上肉不費斗糧不煩尺兵而百年遮殺漢使之恥一旦震剔之殆盡嗣是生事喜功之徒鉤章詰句之輩咄咄稱之以為奇彼不見樓蘭之廷有怒髮上指嘶馬南牧以為雪忿計而中華無寇患者是以恫喝嘻嗟同舌崇之命之曰奇功而不知媒四夷跳梁之心搆中國無涯之禍皆坐此敝也愚請以春秋之義責之隱之二年經曰公會戎於潛君訊之也懼其長猾夏之漸也又曰公及戎盟于唐君謹之也懼其紊華夷之辨也而介子其末之聞乎樓蘭不殺漢使漢使不斬樓蘭漢與樓蘭兩

無曲直也欺遮漢使而殺之曲在樓蘭矣漢欲遣將以誅之則不必遣使以問之漢既遣使以問之則不當復遣將以誅之此其理易曉也今漢既遣使以問其罪樓蘭又稽首以服其辜則樓蘭之曲以謝罪而直矣是雖堂堂之陣列正正之旗以北指乎樓蘭四夷聞之且不我直也矧曰襲殺之乎且中國之服夷狄與夷狄之為中國服者區區有信義在耳以厚賂而啖之出以血頸而尸之入是何義何信也繼自今君樓蘭而內附者肯信義我乎豈惟樓蘭桂海水天東鞮北女閉中華有此不避之舉肯信義我乎猶未也樓蘭特漢一大縣耳漢天子特視以為島夷耳當其時武皇帝東征西伐之威尚熾衛將軍霍驃騎

之輜累猶然為邊陲重以故樓蘭之主飲恨於九原樓蘭之子弟吞聲而不敢角耳脫也時不昭而冢平夷不樓蘭而匈奴安知不揮戈犯闕虔劉我人民震駭我君父以雪彼之忿哉兄若茲是介子之斬樓蘭祇為中華立奇禍熾也而何功之奇且使臣以單車之命出塞萬里而夷虜君臣動色相禮貌者亦嘗其有信義在也介子之辭冊楓而出紫塞也以物賜外國為名而卒也懸樓蘭之首於漢闕信義在何許乎使四夷聞而怨怒而以欲報介子者報之乎他使安知不幽之雪窖困之牧羝流遷之冷山以洩其恚哉兄若茲是介子之斬樓蘭祇為中國使臣樹奇禍焉也而何功之奇奇功之論果稱情乎哉雖然介子無足責矣幼冲踐祚漢昭亦無庸責矣當時之秉鈞當軸者霍子孟也攝天子刑人爵人之柄者霍子孟也有如介子此舉不阻抑之而且為之白于上逮樓蘭授首而又侯之義陽是介子之功子孟奇之也而吾何以獨罪夫介子

評　意類司馬而文加絢釆末歸責霍子孟意亦遠

嚴延年　丘濬 明

嗚呼延年此奏凜凜然如秋霜烈日作史者謂其奏雖寢朝廷肅然敬憚之嗚呼豈特一時朝廷敬憚之哉千載之下讀之者猶覺其有生氣呂祖謙曰大哉延年之奏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

宣帝　班固 漢

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宣帝　張栻

宣帝言漢家雜伯固其所趣若此然自漢家論之蓋亦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為己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故其即位之後反者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趣也雖其並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

天下之心也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孚也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資爲近之然其薰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設施動皆有術但其資美而術高耳深攷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伯之下者視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靡矣且宣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爲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獘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可垂裕乎無彊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張安世

秦　觀宋

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自前史皆以爲賢以愚觀之安世亦具臣耳賢則未也何則有大臣者有具臣者有姦臣者天下之士於道可退則請於君而退於道可進則請於君而進進退在道而不在我進而不從退而不聽有去而已此之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者也進賢而不能用退不肖而不能必但取充位而已此具臣者也同乎已雖不肖必與異乎已雖賢必擠專爲利而已此姦臣也安世身爲漢之大臣與聞政事者當天下進賢退不肖之責而務爲匿名迹遠權勢之事進之不從退之不聽也能致爲臣而歸愚知安世之不能也蓋安世與霍光同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又霍氏之外屬婦也光薨而子禹謀反敬當相坐帝雖赦之而安世心不自安顧上從博陸之顯考會權勢在已是以深思熟計欲以自媚於上故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疾出聞詔令乃驚使騎之丞相府問焉謂其長史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薦之嗚呼其視姦臣則有間矣豈大臣之所以事君者乎愚故曰安世則具臣矣賢則未也昔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適於和惟

其和平而已矣故爲重爲多者無所於德爲輕爲寡者無所於怨衡宰之工蓋無心也伊尹周公所以事其君者如此曾若安世遠權勢者乎雖號不同而其於有心則一也昔叔向被囚祁奚免之叔向不告免焉而朝范滂被繫霍諝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涕泣平致死嗚呼國之大臣其好賢也如祁奚之於叔向霍諝之於范滂其疾惡也如管仲之於伯氏諸葛亮之於廖立李平名迹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近或遠皆可以兩忘矣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沒之後天子出其奏於朝然後知群賢皆濤所進而王通以爲君子而不以仁予之也嗚呼

矣則帝之所以待光者何其薄也夫愛其人則必有以全其功尊顯其身則必有以安榮其子孫豈有忍于剪其宗覆其祀而不忍于書其名哉帝之本心斷不然矣蓋是時呼韓邪單于方入朝貢彼雖外夷豈不知中國有悍僕乎亦族之慘其心固疑帝以爲忍矣是雖援裴以數山府之罪而中國明白正大之意吾恐未必能暴白於戎狄也夫中國本以信義服夷狄也今使奉珍抗幣之始而首聞中國有獨于信之名其不取輕于夷狄乎夫於是寫其貌于麒麟之閣功臣十有一人而冠霍光于其首且以不名尊之彼適而觀焉見而問焉親其爵則皆貴也氏則皆是也名則皆氏也而霍光獨以氏稱而諱其名則將曰霍光有非常之功而漢天子有非常之報畫其形且不敢名光親待其身乎誅其子孫而尊榮其名漢之法顧不甚公乎有見乎此則彼不待于言此不待于辨而其所疑者固已冰消風釋矣然則帝之所以不名光者非爲光諱也乃爲己諱也非諱其名也諱霍氏之誅也使帝而果以光爲重則單于來朝之始獨不能發德音下明詔以滌洗霍氏之辜乎麒麟既圖之後又不能捐一爵命一官以嗣續霍氏之祀乎實惠不見乎平時虚禮驟加于一旦帝之心吾知其非誠矣抑嘗反覆麒麟圖畫之事而觀之蓋無一而不爲夷狄設也始之以霍光帝之私也所以釋單于之疑也終之以蘇武帝之公也所以服單于之心也

牧羝之節十九年不屈於匈奴一旦歸自朔庭氈裘異類將謂漢庭以何厚處之今也官不過典屬國而位列于十人之下則所謂十人者其光明俊傑又當何如耶折外侮于方萌張大漢之威聲帝于是乎得之矣后世論麒麟之畫第惟曰爲褒功報德計而不知帝之微意固如是其深也吾固因霍氏之事復表而出之

評　霍光無後宣帝必思其不名霍光與蘇武畫形最後皆爲夷狄微意當時之見或出於此

淮陰博陸二侯引　王世貞明

漢有大功臣二曰楚王信大司馬大將軍博陸宣成侯光夫楯秦虜魏取趙定齊席卷天下之十九麾旨立萌誅婪取畔扶安漢祚之明白劉氏山催之威非信莫屬武皇土崩之勢舍光曷與然而猜忌躡足禍萌駢乘韓既被五刑復夷三宗霍僅及身妻子不免徒使鍾室之冤歷千古而長冊鳳車之轄飛南山而不返嗚呼惜哉

評　高宣二帝能無遺憾四六類晋

龔遂　李京明

召南國非古今所稱聖牧者耶暴處遠野聽斷隴畝沒身而民歌思所茇國僑鄭之良也田疇之植舉焉囂施下里彼其總理以術述宣王德意嘗不以農事爲先哉夫民唯不農吏又不教

民農民安得不盜欲禁民止盜非驅之于農而峻法刻誅其能與我水方壞隄漂石障其流而衝愈甚鳥方駭而驚執彈以招之而駭愈急故欲已衝而止駭莫若塞源而散巢欲裕民而止盜莫若勸農而足食渤海無龔遂崔蒲之誅行復見于孝宣之世矣無見奇標異之治有德溥惠流之化遂真良牧哉

評　驅民爲農真弭盜安民之首務也

魏相丙吉　班固 漢

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脩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乎哉

魏相　王世貞 明

終漢世而稱守成之宰則無如丙魏其奉職見功吉若不及相者而其人則猶之乎董猶也當博陸侯之下相繫雖其心以相遂故車丞相武庫令爲不長者而寔用賊殺不辜事法之非以私也本始之代天子拱手而惟大將軍之爲而相以刺史高第入爲大司農又以大司農高第拜御史大夫誰爲用之博陸侯用之也侯以地節春殁而相以夏因昌成君許廣漢極言世卿之横譏切霍氏遂得入給事中去副封而攻顯君之邪謀如烝

矣相蓋窺帝之有疑憚於霍而借以脩其郄也夫以博陸侯之忠與安社稷之勳猶將十世宥之而不能保一髮齒之血胤安在其爲漢德乎哉博陸侯之族誰爲族之相族之也惜哉漢材臣也其窺見微指而剪抑霍氏與相同之乎忮者也夫以一九卿之末挾脅丞相私事欲以自救而誅之固當然不有潁川京兆之績可以贖乎哉京兆尹案丞相丞相不以爲望而救之帝以爲感動京兆尹免而丞相德益宏矣廣漢之誅誰爲誅之相誅之也宣帝之治漢選用賢能吏覈名實國富兵強威加於四夷固相之材有以稱之然而陰朘漢之元氣開倖戚之路以孽哀平之亂者相亦不能無一二也若夫寬博長者以不德收德則吉恢乎有餘地矣

評　相之忮不如吉之厚優劣自見文甚奇古

丙魏同心輔政　沈懋孝 明

古之大臣有不同其相才而同其相業者何也以其均有公天下之心而不以其才相勝也唯其均有公天下之心也故各盡其心之所安以共持天下之大體精明果敢者不自以爲才而渾厚惇大者不自以爲不足彼豈有以才相勝之心哉無相勝是以有可否而無異同故能共成世務而興太平茂烈休聲垂之簡冊天下萬世又誰得而優劣之昔者讀班史見漢宣帝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此二人者同心以輔政赫然稱中

弊焉嗟乎蕭曹而下丙魏有聲苟非有公天下之心而徒以智數行之安能輔中興之主聲施後世哉盖嘗觀宣帝励精政理綜核名實其志巳如霆驅雷厲掃六合而一新之矣魏相佐帝剪除霍氏收攬君權特稱意旨超出于群僚之右而毅然徐天下事才識意氣遭遇有時非所謂特達不群者乎丙吉爲人乃獨退然不伐而已耳穆然淳厚而已耳此其才名之相遠當不啻什伯之相懸矣跡其事評其人而曰同心輔政若不可得而軒輊者此其故何也吾嘗論之矣夫梗楠桐栢材不同也而負荷則同鹽梅荼桂味不同也而調爕則同玄黄丹素色不同也而經緯則同然則相天下者張弛異用剛柔異宜而同歸于大

體之不可易其亦若是而已夫此二君子者其作用不必同也而有言焉彼見宣帝不世出之英主也喜其有中興振刷之才又慮其才之過而或至于紛更高帝之約束此其訏謨密議盖未始不驩然合也故取漢興以來典章法度忠言嘉謀次第奏行又日取四方水旱盗賊刑獄之事奏進帝前以堅其舊章法守之思而黙止其紛更變動之意當其時天下之人但見夫君權日振賞罰日明名實日審吏治日進民生日安而宣帝之長材遠畧視漢家制度如規矩繩墨之不可易則是丙魏同心之效意百執事不能知而獨史臣知之者也是故毅然條天下之乎者無智名無勇功曰吾以振擧高帝之約束也而不嫌其爲

矯迫然以謙厚自居者不忌能不忮美曰吾以共存天下之大體也而不嫌其爲懦相之所行者固吉之意而吉之所持者亦相之心有爲無爲不同跡有言無言不同用而輔治之本末先後未始不同如材之同于負荷也如味之同于調爕也如色之同于經緯也此豈有彼我異同之心哉故曰二君子者均之有公天下之心而不以其才相勝者也雖然丙吉尤不可及也吉保輔帝躬起民間而登九五其勲且猶何如也相新進之臣耳栘處吉右敢于任天下之事而吉不以爲嫌知利社稷而不知有新故之相形知共太平而不知有舒疾之異致故史臣論吉之美亟稱其不伐舊勞深厚得體而不暇乎其他則吉之善以

勳勞自晦調停斟酌于條葉之間者亦庶幾乎有同寅協恭之義矣而彼吉以勞烈自居而相又毅然行之而不顧則二人者方如氷炭之不入也又何共成治化之有世嘗病吉不問格鬪殺人而問牛喘嗟乎吉于貳公弘化之理亦有見矣彼豈漫爲大言而無益于天下之用者乎故蕭規曹隨房謀杜斷無不同心古之大臣其相容相濟類如此吾觀有宋一代賢相前有富韓後有張趙而四人者終不能相容然後知丙魏之賢真不可及也或者又謂宣帝任刑名能宦豈真倚于丙魏之相業夫格心之學非伊周不足以當之吾不暇論吾獨惜夫和衷道遠同德風微勢相逼則嫌易生才相軋則釁易啓不務公天下以爲

忒汲汲乎才智之相勝如二君子之同心又安可多得也嗚呼
二君子之同心書之青史至今煒然有餘榮焉然則英雄豪傑
思以共成天下之治者亦安可有異用之私哉

評　以公天下之心爲[illegible]二公之深者

丙魏同心輔政　孫成名　明

大臣者爲天下慮者也爲天下慮則心不得不同爲私慮則心
不得不異惟其同也則雖多寡各持其見若渙然不相能矣
而卒歸于濟不害其爲同如其異者祇矜乖施外合而中離陽
成而陰毀雖有同焉不謂大同矣故大臣者以心治天下者大
臣之同貴同心也昔者唐虞之臣何其同之至也猶耳目手足

然各効其官而不遜其職各報其勞而不告其勤各奏其功各
匡其不逮而不待徵會告訊之繁何者耳目手足殊體而同者
心也禹稷皐夔殊司而同者堯舜之心爲心也故夔不兼禮夷
不兼樂皐陶不以典刑自賢益不畀虞垂不耻其爲共工而禹
亦不以功平四隩位宅百揆爲賢蓋耳不以聽驕目目不以視
傲耳而卒未嘗不相助同之至也漢之中與丙魏揚其聲矣彼
其相業吾勿論論相體焉則史所稱同心輔政者庶幾所謂同
寅協恭和衷之風乎何以明之相臣之任鉅也猶執六轡之御
也齊其啣橛時其驅縱進之銜鉅惟吾手指之是聽而後善如
使一人御之不使前一人鞭之不使後馬遇之而不旁逸者鮮

矣昔漢廷諸臣椎魯少文謹厚自喜者常詘樹立建明之士樹
立建明之士亦詘謹厚者以爲沾沾者鼠耳蓋自絳灌而下已
然矣丙吉深厚不伐持大體有先臣蓋曹申屠萬石之風而魏
相嚴毅佐宣帝典綜核之治諸所建置獨稱上意大指與吉不
曾殊科矣此而同心尤人所難大臣而有體國之忠者音者二
公近之乎何者人各爲其私則所見無非異也惟同己者吾取
焉稍有異焉汲汲乎去之惟患不先矣人各爲其公則所見無
非同也雖有異己者吾取焉足以爲吾之所未嘗爲而任吾之
所當然吾安得而廢之譬之五味焉辛甘燥濕各一其味而良
庖合之以爲天下調者亦如是而已矣今以二公之樹畫徵焉

按誅奸猾令行禁止使豪強無所肆其蝥去副封條故事核群
吏之名實使下無所容其奸則相之能吉之所不能也尚寬大
好禮讓務掩過揚善雖小吏嘔丞相車不問矣則吉之能非相
之能也而二公且同心輔政相須而不逆則二公之能人之所
不能也意若曰發奸摘伏振天下之神氣使怠者張廢者舉非
相不可保和存厚養天下之元氣而不至階紛更之禍傷漢家
之體吉其任之者然而安得有異乎故大臣者貴于同而莫病
于不同莫貴于心之同而莫病于迹之同莫貴于以其異者爲
同而莫病于以其同者爲同同者爲同則一人倡之百人隨而
和之巖巖且瞻曰以爲是而百執事莫敢矯其非非國家之福

也或問曰丙魏之同局爲大則應之曰所謂大臣者理陰陽宣兩序之和而使元元百姓無逢其灾害斯其務也牛喘之憂吉蓋近之矣灾異之奏相有焉則吾所謂天下慮者也大臣之所可稱者也

評　不同以迹而同以心二公之所爲大同也文亦矯健自恣

蕭曹魏丙相業評　　高拱　明

夫相天下者毋以有已而已何者天下事未有不須人而可以已濟者也有已則見人之賢而不能以已推之見人之美而不能以已成之與人共事而不能以已下之夫有已之心不足以

治三敵之宅也況天下相乎史之稱漢相曰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魏丙有聲嗟乎四子之勳爛焉冠乎當時施之後世幾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間嘗覽其行事酇侯以拐平陽以守高平以嚴明博陽以寬大奉法順流與民更始與夫日飲醇酒無所請事者不共術而治總領衆職甚稱上意與夫小事不親掾吏不案者不同轍而趨要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難軒輊也予不詳詳其大者則所稱毋以有已是已毋以有已之心古大臣協恭和衷師師濟濟之心也四子即未聞道廼其相漢蓋庶幾古大臣之用心焉夫其揖志推賢不以忿猜嫌厥盛美抑何公也自以不如而入衆事無所变更一遵約束客莫得戕

子莫得誅抑何明也一以嚴一以寬廼同心輔政令其主兩重之終身不見其郤抑何決也蓋察惟其利於國不必其所善法惟其宜於民不必其所立寬嚴惟其適於治不必其同而無間此四子所忘私狥國安主庇民各展訏謨同濟天綱勛業甚而不畯光藻朗而不渝也向使當推轂而脩纖介之嫌則較若之令不信于後矣當仰成而持師心之見則寧一之歌不興于時矣處比肩而操異同之意則中興之功不聞于世矣夫相猶操舟然前者操而左後者操而右雖有勁枕利楫曾不能涉尋常猶御馬然一人策之使前一人策之使後雖有良駟堅轅曾不能致里舍何者獨任者無明自用者無功相臣有私心則國家

有弃績也是故夔龍讓而虞典周召歡而周熾種蠡合而越霸廉藺睦而趙強房杜姚宋熙載于唐家韓范富歐爰理於宋室其濟之效所從來矣予故評其而相并及之以爲相天下者鑒焉

評　新無以有已是善論四人者公亦有所感乎

疏廣疏受　　胡寅

以臣成名並爲榮而未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其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纔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猶不肯召致延尉爲下獄以至再屈師傅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從憤有素疏廣瞯之已熟知其不可挾持而教詔也審矣是以

以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

二疏 薛應旂 明

大臣之事君也有可去者有不可去者何謂可去道不合志不行而無與夫國家之理亂者可去也何謂不可去委之君任之重而有關于君德之成敗者不可去也二疏位在師傅責任輔養太子而父子受朝廷之知遇其可去乎其不可去乎顧以宦成名立爲榮後悔爲懼一旦稱病去焉爲謀則得矣如吾君何如太子何如朝廷天下何伊尹之復政厥辟必待于處仁遷義之後而咸有一德猶眷眷焉不然則顛覆典刑吾之責也可去

乎哉周公明農之志起于基命宥密挽留召公則累數千言而不置不然則幼冲有過寧撻伯禽雖三叔流言而不去也若曰周公親親之道固然伊尹固莘野之耕夫何爲其然也語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伊周之心爲吾君與天下也孝元年十二能通孝經論語正蒙以養正之會也况於廣受之歸而有餞贈之禮則又知師傅之當尊而可與有爲者使廣得教世子之法而能導爲之所則望之之下獄恭顯之擅權必不見於初元建昭之年矣奈之何其去也若曰帝王之子孫稟異於人而幼冲之年且可槩見則成王固帝王之子孫而神明之胄也而顛覆而有過何以卒爲守成之令主哉

一評此論自別以伊周責二疏則二疏亦甘受責矣其賢於他人也遠哉

三疏 梁有年 明

宣帝時疏大傅廣少傅受同日乞歸帝與太子賜有差都門送者轂擊觀者肩摩咸曰賢哉二大夫賢者固不可測當時知二大夫之賢矣恐未能深知其賢也說者謂其察太子仁柔不足與繼孝宣之業是以決去斯豈賢者之用心哉而亦何賴於保傅爲也愚竊謂國家不可不養和平之福和平則上下安舒而國脉悠遠帝喜刑名尚綜核群臣百姓救過不給雖上下無苟且之意其以方文景休養之澤懸矣故其時勵精之功不足勝刻覈之弊况又當武帝虛耗之後漢之爲漢不俟建昭元始之

日業可知已且以太子之雅重儒術而帝輒目之爲亂我家以淮陽憲王之好法律而帝有忍不自割之意即太子猶毋弗自安寧復有於二傳况殷鑒不遠霍氏之禍帝方用爲懲廣父子位尊而地密妻非易生且嘗拒監護太子之請以忤許氏許氏固帝所柄用者宜其感時觸事儵然自遠引也倘亦兩賢蓋豫設者覩蕭太傅望之之敗而益賢知兩疏夫賢如兩疏彼固善藏其用即不去亦豈至蹈蕭太傅之轍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百世而下心尚嚮往所欣慕焉贊曰猗嗟世途如蟻趨羶儻若二疏尉矣高賢止足是知殆辱是遠勇退急流寧懷縉紱維宣

中興漢治日隆若胡大夫並辭尊榮抱人僊遠智士識微固法
日志業禮于讓然聰然懷頓大命可虞刑餘周召執與匡扶為也
乾寒鴻飛且冥卓哉大夫寵祿忘情門第之盛歷聞議諸瓊爾
孤標世爭美談羣家若福掛冠若萌豈不遠蹈遅遲其行惟彼
二賢見幾于早行無轍迹風致玄邈孰是齊驅碩人之軸誰與
興起三邻松菊

評　二疏之去非為太子不足輔感時觸事而謀遠引深中
二疏之心矣

二疏引　顧起元 明

漢地鉅元康之間太子勵精綜核督盗正衆亦云盛矣疏廣疏
受並傅太子上所畀重事非組語廼一旦引決而去君不終日
何哉語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豈不
以適軸之好深則無所求而輕人爵主組之情篤則有所繫而
忘天將故拂袖相尋於車罕覯茲昔人所爲嘆也吳門市卒東
陵故候並慕遺蹤竸稱嘉遯然而雨雪之雰既函寒衣之逝始
堅孰與履盛而思止足之防蹈夷而鑒危殆之患屏衛門以避
功之所極返初服以却名之所歸者哉嗟乎滿則必積張則必
弛以慎惶之動甘平之才而不自全則主智多猜君臣難固其
可知矣別許史之寵既啟恭顯之蘖既萌力屏外家心憂後悔
家人規頤智士識微寡其者豈待折膝濯靴者寧佚鑠石乎出

祖傾都散金娛老一時為之嘆嘗千載垂其碩聲並賞高風靡
窮微指彼悠世情固未足與議也余是以景仰哲人抗言標贊
蓋亦槩功名之會易有清邈之識難及爾

評　此亦羨二疏之能知幾者

趙充國辛慶忌　班固 漢

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
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
杜陵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
以武勇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
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脩習戰備
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趙充國　楊雄 漢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
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
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旅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
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非武赳赳
桓桓亦紹厥後

趙充國　蘇東坡 宋

始平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僞曰何其明也又觀遣雕庫行羌
中吾論阻辛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師書屯田十二事專
務以恩信積數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逆詐詭獲人
於一戰者絶矣厥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於自營爾非爲
公家忠計也語即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守之詔書
星使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期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爲
陛下言之卒死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位君
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又觀宣帝與
之上下議論而格排群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羌冦不知其能功
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况三代君臣間哉楊子雲

猶不及此區區論功衛功古今豈無人哉不若原其心以勵事
也班固又不出語山東氣俗故著之

評　尊論充國之厥心積慮是品隲人物之大者

趙充國　　張栻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蓋
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遠而以兵難遥度願馳
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此盖思慮之深經緯之多孔子
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
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將以而爲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渭
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閫
外之寄而爲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而西戎坐消焉
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及觀究其
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夐出倫輩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
歎爲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爲相必能爲國家圖回制度爲後世
慮安養百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其下風耳

評　不急近功而恤百姓充國真三代之將哉惜宣帝之不
任以相也見尤高

韓延壽　　司馬光宋

以孝宣之明覩相丙吉爲丞相于定國爲廷尉而趙盖韓楊之
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爲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

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可不謂能乎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
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楊子以韓馮
翊之愬蕭爲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之犯上者望之激之也
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韓延壽　　胡寅

延壽所以及禁望之者由望之先激之也兩人相許上不直延
壽則有司承望風旨滿得無事而韓獄棄市正使延壽有罷於
法者其爲頴川黄霸因之而大治其爲東郡令行禁止被擢其
爲馮翊恩信遍於二十四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三者不足以贖
取官銅鑄刀取官錢假徭之罪乎而加以棄市之刑孝宣於是

乎失君道矣

評　讀此重爲韓公不平

韓延壽　　薛瑄明

直道之在人心者無古今特上之人無教化以導之耳教化脩明則民心復古風俗有不厚耶今觀韓延壽之治潁川教以禮讓而百姓遵教矣其治東郡令行禁止而斷獄大減矣所至必禮賢士廣謀議納諫諍脩治學官表孝弟有行公之敦教化何如也其入爲左馮翊也即其閉閤引咎卒感弟昆畏德化甚於刑罰庶幾乎禮至不爭之化矣古人謂延壽爲一郡三代于是可槩見民心直道歷萬古而不泯也殆于此有徵哉

評　歷數其功則知其死可恨矣

趙蓋韓楊功罪辨　　張重華明

漢宣時趙京兆蓋司隸寬饒韓馮翊延壽楊光祿惲四臣不以令死議者采訾厥帝余則曰不然自有等也廣漢以私怨殺男子榮畜非法也然不以殺婢脇宰相未必死也死之日宇闕號泣願代之償者至數人且曰留之牧養小民則廣漢之所摧折者權路耳疇不稱人傑哉是罪不掩功也延壽責躬則閉閤思過化民則二十四縣不敢言辭訟不賢而能之乎特以放散官錢忤訐蕭望之遣御史按驗文法吏承望風旨哉美刀筆以曖昧僭逾尚方等事坐令棄市百姓莫不流涕是罪輕于廣漢而功又倍之者乎寬饒嘗有拊循士卒之恩至其刑餘法律之說尤甚切當然傳賢之疏頗似求禪無人臣禮自剄北闕下非帝意也何足深惜惲性烈害好發人陰伏其心術躁險賢者固如是乎甚也以主上爲戲出語悖逆載長樂之言或未足信于定國之奏豈有冤乎帝猶然薄治之免爲庶人顧不幸共遭恣睢里閭肆爲怨謗南山之喻以臣毀君縣官之譏以下訕上如此不誅亦東平之世耳其三尺之謂何說者以惲而列于四人之中共成一代枉獄非也是故論四臣之功延壽最多廣漢次之寬饒又次之恤四臣之死延壽最冤廣漢次之楊惲最當寬饒次之秉法者不可拘持成案而槩恕乎其臣尚論者不可因仍舊說而盡尤乎其主哉

元帝　　班固漢

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奏窮極窈耿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也

評　元帝多材藝豈帝王之所尚即號令溫雅亦其末節委曲稱譽而長短自見

元帝　　李德裕唐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階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詞此蓋儒而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

元帝　孫明復宋

儒者長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宣帝不識帝王遠畧故鄙之曰俗儒好是古非今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及夫元帝即位徒有好儒之名復無用儒之實雖外以貢薛韋匡爲宰相而內以弘恭石顯爲腹心是時天下之政皆自恭顯出貢薛之徒言不必行計不必從但具員備位而已自恭顯殺蕭望之京房之後群臣側足丧氣畏權懼誅雖睹朝廷之失刑政之濫莫

人物論　十五　十七

復敢有抗言於時元帝昏而不悟尊信恭顯是故姦邪日進紀綱日亂風俗日壞災祥日見孝宣之業職此而衰矣而史固贊稱上少而好儒及即位登任儒生委之以政而上牽制文義優柔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噫史固所謂牽制文義非儒者之文義乎昔宣帝嘗怒元帝言用儒生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今觀史固之贊宛是元帝用儒生亂其家者也此史固不思之甚矣向使元帝能納蕭望之劉更生京房賈捐之之謀退去憸人進用碩老與之謀求治天下爲心則和家之休祖宗之烈可垂於無窮矣安有衰滅者哉史固筆削論定善惡之際何不書曰上即位登用儒生不能委之以政牽制佞幸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如是則褒貶得其中矣吾大懼後世繼體守文之君覽史固之贊以爲自昔儒生之不足爲用也而委任佞倖以致衰亂禍不淺矣　評　爲儒者樹赤幟班生有愧色矣

王貢兩龔鮑傳　班固漢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于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死首陽不食其祿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

人物論　十六　廿八

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爲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万言揚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

參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兩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盍勢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爲幾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其名谷口鄭子眞不詘其志耕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鄭子眞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勵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王貢兩龔鮑贊　班固　漢

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才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有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

蕭望之　班固　漢

蕭望之歷位將相藉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爲便嬖宦豎所圖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爲儒宗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蕭望之　司馬光　宋

甚哉孝元之爲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蕭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其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厎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蕭望之　張栻

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

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隰惻以廣上心人材兼收以強國勢謹其爲勿使有差密其幾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材衆與群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爲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疎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曰罷中書宦官其機蓋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家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爭之身之死固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救甚矣二子之疎也況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賢惟其附己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耶故以鄭明之類邪而使之游

詔塞於華龍之汚穢亦欲入其黨彼豈無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之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群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梁冀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隗素行高梁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豈不知此耶至於使外親上交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甚矣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懷誠之意不篤勢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之私蓋不知學之弊也吁可惜哉然而昔人未可以一失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爲憂國敦篤者矣

蕭望之　尹起莘 元

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高蹈丘園爲明哲保身之計可也賜爵而朝朔望果何爲哉去就不明以及其身有愧二疏多矣不見幾之君子乎

馮[illegible]　班固 漢

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嗣射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與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亦云悲矣

匡衡張禹孔光贊　班固 漢

有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

眭弘翼奉論　劉堯誨 明

推測之學在陰陽家其亦小道之有所據者也而崇此者往往依托易書春秋以成其議淺之乎其說經也矣聖人之經有必不可易之道有隨時變易之法變法固所以從道也君臣父子中外夷夏此萬世不可易之道也有時焉故或禪或代或繼或放或世及或徙都或以下誅上或以臣納君或以中國而避外

狄總之無成法也聖人非能爲時能不違時耳天之變日月星辰地之變山谷木石時至斯應數及之則刑焉故日月薄蝕五緯凌犯陵谷震易在天地則有自然馴至之曆數而在推測者可以按圖運圜於千百載之前而占知千百歲之下也礼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興亡數也妖祥亦有數也禎祥能見國家之興而不能爲興妖孽能見國家之亡而不能爲亡覩祥而知興乘而興焉可也覩妖而知亡順而亡焉可也乃若行不順以徼祥妄改以厭妖而冀其有益於興亡焉此術人怪客之所以亂經誣道以亡其身而不知也漢至昭帝當有起於民間而帝者哀平祚訖當更始而徙都也此數也時之

必變者也而立石集烏甦枯起柳山崩地裂泉涌館災此所謂
微也可以見興亡而不能為興亡者也眭弘迺欲昭帝差天下
賢者禪以帝位而退守百里以圖存翼奉迺欲元帝因天變徙
都而與天下更始以後夏賀良等祖用忠可之術亦謂漢曆中
衰當更受命而欲哀帝改元易號更增刻漏以應之於乎亦惑
矣以人力之偽巧而改上天之定命其將能乎當時昭帝從其
議而索賢禪位必不差及於脓庭之孫子病已不帝而天命未
有所屬則太山之石上林之柳必不改應於所索之賢而昭帝
之退封仍無改於聖人之受命也成周雖徙都矣而所與更始
者誰耶奉欲使元帝之為高宗也柰何禁光武之不世祖耶且

天將祟王氏之惡而族之必不假乎於居攝之元哀方欲終西
漢二百年之運必不自元帝而始也此所謂知興而不能乘知
亡而不能順推測之小慧而不可語於君子之大道也弘與夏
良等之死也宜也向使元帝從翼奉之說而東出函谷數十步
吾見奉之肉且立盡矣又焉能成乃欲附會聖經以恣臆說何
其妄也是故君子之於天下其於變革授代之際非不察也顧
君子可盡者道而必不可為者時因時以從道而不可販道以
徇時亦不能逆時以伸道也商運既訖微子唯有抱祭器而往
耳以泰伯之至德方周時之未至也則亦遁其迹以存其身而
況於他乎天示災祥地呈靈異非天地之所能為也數也天地

且固於數矣故凡有形之物皆無形者制之衆芳歇而鶗鴂鳴
微陽升而候鴈北大風未搖而巢鷸先譟靈雨未降而穴蟻出
遊物類且知其有一定之數矣漢高帝知四十年之後東南有
反者必濞也而卒以吳王之晉人知畢萬之後必大而卒以魏
封之此所謂善知天也盤庚之遷其所必都也亦猶漢之必東
將以開光武而為之元成哀平固所以足西京之末數而不可
以當更始之元運也故推術者貴於知道以道忘術則術亦道
也不知其道而為術用焉則亂耳亡耳無益於天下國家而祇
有辱也

陳湯　秦觀 宋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嘗甘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
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來危徼幸生事蠻夷而奇其功憤其為庸
臣所屈者則稱其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尊寵
以勸有功此余得以論之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
單于之頭梟之槀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如此者而以一切
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
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
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使人臣不待命而有功
特其功以要我則亦為國者之病也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
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奇也所以為說則終亦未有以服

惡矯制者之論惜夫未有以余說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
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有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
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自漢以來獨一陳湯得單于耳
匈奴之衰乃五分其國而其常則未有二單于也其不可常徼
倖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既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
矯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雖數
十年未有繼也惟其爲說不明若擅興而有功皆可以求賞相
繼是故阻功之說所自而起使必如陳湯者乃侯五單于而盡
是侯者五人而止何遽有邀功生事之憂哉上足以尊明陳湯
之有功顯褒而不疑而下不畏乘危生事要功之論天下之善

討者也古之善爲政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不使之
不可繼凡若此而已昔者魏國患河其守邊之臣杞徙而決之
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侵官也從
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是賞陳湯之
論也有功於魏者有大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也

耳陳功罪　　李廷機　明

夫士之所以不得展布其四體而天下之事往往無成者亦持
議者之苛也凡事幾之來也不可逆睹而其去也不能須臾也
于斯之際自非越拘牽之見以便宜行事則不足以有功惟其
冒然爲之而無功也然後無辭于天下乃功立矣而持議者猶

狄文法從旁譏議之洗垢而索其瘢吹毛而求其疵則與功之
臣何賴焉郅支因殺漢使者至不敬也中國之于夷狄絕不使
通則亦已矣既已通而戮辱吾使恥孰大焉亟之則損威討之
則勤民有能因利乘便設奇制勝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可以雪
中朝之詬褫毡裘之胆此固英主之所拊髀而求志士之所抵
掌而快也彼其不請而發亦勢然耳絕域之表數千里外功伐
在俄頃而機會交斯須緩則誤動則泄古人云臨道踟躕坐失
千里即請而得也事已後矣況不必得乎以縣藁街告祠郊
廟之日而媒孽其短者猶比肩而立況欲取進止于公車候節
制于塞外非常之功庸主所懼其不爲道旁舍者無幾矣古之

命將者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都護校尉之受命而之西域也西
域之事亦彼制之矣機權隨其伸縮而不從中受也部衆聽其
指麾而不從中掣也使即發其所部則何矯之有以其發諸國
兵及屯田吏士而始不免于矯也然而不矯則不可發不發則
所部少而不足以得郅支矣法之罪矯也恐天下廢格其上之
令而口實于矯以外援隙而內就私也如矯上之令而以就上
之功則何不可之有韓之害秦也下令曰能得秦王者寡人與
之國大夫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且得秦王矣
寡人其憂無國哉魏之患河也其邊臣決而徙之趙魏王大喜
賞之千邑其相爭之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臣之臣

不守敗者亦必亡曰予憂過矣魏之功有大于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不再也此二志者甚陳之類也凡當事者貴相機宜而已守株凡論事者貴覈功實而厭膠柱是故子囊北而全楚北固不可以為庸然而取其全楚可也弦高誕而存鄭誕固不可以為恒然而錄其存鄭可也不然無功者既以無功責之而有功者又以文法訾之此長材異能之士所以跼蹐而不得展也彼石顯者妨功害能之臣古論已以匡衡而亦附會其說不亦陋乎吾固有取于劉何之議若以為功罪不相掩而欲誅賞並行此又首鼠兩端之說不可用者也

評　靈佺之賞杲璟抑之惜無以此論告之者假令明皇裂

人物論　十一丘　廿七

地定封則將帥制閫自樹異日未必有東京之禍

古今人物論第十二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成帝　班固　漢

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成帝　顧充　明

成帝嗣統變異紛紜在漢世爲特甚而五舅同日封侯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五侯僭逼乘與王鳳尤爲顓恣廷臣汎氣公論閉口是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復起於漢也帝不能見形察影以彰新德而較獵於長楊鬬雞走馬擊狐伐兔拼身晨夜嬖嬖荒唐使宿衛之士執干戈而守空宮壼闥恣趙禍水滅火皇后廢黜治道顛錯言之可爲於邑雖儀容穆穆尊嚴若神於治也何補

王商史丹　班固

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

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才能好事慕名其勢尤盛曠執勢最久然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册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傅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闥入卧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万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傅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劉交孫劉向　班固

仲尼稱才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揔百家之緒三統曆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呼向言山陵之誡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

劉向　楊時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與選中可謂過王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爲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遂世務合而爲之與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與其後望之堪與恭顯並立于朝劉向對於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

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爲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
地且不能不以其漸況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
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遠非可以朝升而暮
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節[illegible]
彼方款肆欺以罔吾之信爲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央而去
之而自爲不信其見棄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
其君未嘗不爲之嘆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
悲夫

劉向　胡寅

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皆同姓之臣忠言著於當時文采表於

後世未易判其優劣以愚觀之向固優於原也向歷事三帝前
經恭顯擅朝後值五鳳專政殺戮忠諫之時上則正言譏刺鄙
懷納忠下則宫雖不遷禍亦不及豈非德言有乎周身無闕耶
原則褊介悻直上忤君心下取衆疾昧於不可則止之道怨刺
強聒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離騷之作誠曰妙才向所
擬效固不能及然論篤是與華藻者乎質幹者乎

劉向　王錫命 明

宗臣視國不憂其身之晦而憂其國之衰三閭大夫豈不蹇忠
自許而不能與上官子蘭競其短長信而見謗忠而被謗卒稿
于汨羅之中流彼昏不知方且從稚子之請陷虎狼之秦亡身
僇國爲天下笑向之時何時也五侯擅房幃之柄群臣謫中[illegible]
之忠則所謂帝者固已如弁髦而大司馬大將軍已倒太阿[illegible]
持其柄矣當其時虐焰滔天姦鋒中人向直以一[illegible]鴞射千[illegible]
間則固彼之樂攻而無難者趙蓋韓楊蚤市之烈固其[illegible]之
成規不則董江都賈長沙之行亦其投杼之遺諱也則雖有洪
範五行之傳將爲殃身之孽雖有十二封事之奏斯爲竄跡之
媒安得以投閒置散之身塞群枉之門而悟君心也然則向之
不爲三閭大夫者固三十年不遷之故哉噫亦足以見向之幸
矣

劉向說苑序　黃輝 明

劉向說苑二十篇故亡逸過半曾鞏氏始爲蒐校序而傳之至
于今有完說苑者鞏力也當周之衰諸子各以其說鳴大要意
所欲出激而爲詞詞盛氣厲旁傳事變而自旌于古今之間以
必後世之不吾廢乃說苑不然徵事者十九傅意者十一意若
不必已創而覼縷事起頗類韓傳士要之說詩也而其囁嚅不
盡者若曰古固有之來者獨奚而不然吾姑臚列其質而俟之
世且自有卓擇者而焉用畢予詞爲也山澤之富衡虞之籍飛
動指發使人自佃而意漁彼誠遵吾之所爲地而入終不虞乎
無所獲而出向之說所爲以苑自名歟而曾鞏氏齮齕焉曰惜
而不精忘其程已而徇物夫引繩孔孟下稽于政豈不甚正然

不紬論其世而深原其意則吾未知向之必屈也當漢中微太
阿旁落宮鄰金虎雲煜翕訹向自以劉氏宗正拓落不柄事而
徒以天祿幾䇿一言之悟主凡所爲校述數十萬言皆是物也
其篇之目首君道次臣術次建本而終之于文質之故大指亦
足以觀矣必欲以精徵求多于向則石渠同異六籍聚訟人主
顧不御聞之邪夫言不蘄精要之適務旨不蘄徵要之中竅人
固有莊言而格卮言而入者說在野人之還蟄騶也詳向所摭
引騖駁詼詭誠不一軌于正然遠稱先民下逮耳目其間世代
之升降上下之咨陳權奸之專擅諛佞之搆煽辨說之移奪亦
足以喟然而遠鏡矣惡在其爲徒傳邪又按向所自爲奏盡與

校中書雜事除去重復及繆亂淺薄者條列篇目以類相從爲
可觀而已非欲爲一家言明白道術也而輩必譏之至文亦以
枉已嗟乎以子政之才稍向色瑠戚即不丞相御史大夫容渠
不紹父侯邪而踽踽望之堪猛之間孤危自老者何也或曰向
誠精忠胡不直以意列上而屑屑繁取以自溺厥指爲曰向諸
封事言不啻直矣而旦夕不施用懷抱縈紆鬱塞而無所出以
爲一目之羅不可得爲則多張而廣侯之是以其爲說委蛇汗
漫而異其一中蓋吾觀其所語陳子公者至不得已而自託于
騷歌之餘如曰狥漢重而爲漢枉乎即子政其之矣予故重爲
序如此

張禹　　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主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欽之臣然
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兼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
入虎狼之秦嚴不測之險可謂交疎兼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
侯開秦伯業之基以安國復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獻斷者英
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斷之在獨蓋爲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
有逆鱗之很是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兼之重斷
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兼固爭而後許
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
義則未安也周　申伯有孔碩之詩晉康送文侯興如存之

感况太后尚存惟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
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
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
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亾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
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鬪於鄭鷁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
欲以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言當矣其臣可以范睢爲師表
張禹爲鑒戒

評　歸罪張禹致王氏亡漢得老吏斷獄法

薛宣朱傳　　班固

薛宣字贛傳曰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爲世吏師及

居其位以苟容失名器誠有極也傳𩤶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
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
後附丁傅稱順孔鄉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
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傳亦然哉

梅福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紀頹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大政雖去而
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後何
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僚也苟觸天子
網罟倖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单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主
殺喜怒之任有朋党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

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攖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
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禄所以勸功而位大者
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
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

評　與梅福而恨漢廷公卿則當時之大臣愧矣

朱雲　王元之 宋

朱雲折檻之說凡知書者悉之矣咸謂諫而必折彰忠鯁也折
而不理旌直臣也靜徵厥由孝成未得任賢去邪之道何以旌
其直臣哉張禹身為帝師手執國柄一人仰之為規矩諸侯係
之為慘舒內不能擧百揆之綱外不能振兆民之領懸邪道若

前旋進巧言如簧纉家讐君視聽帝聰錮天下之良臣塞天
下之諫口元延永始之間災眚屢見當時識者鮮不以王氏為
譏帝乃幸禹之私第謀國之政事問其一言以為模範禹不能
陳正道以禦災祥戮佞臣而安社稷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正
德致成帝無慮王氏益驕洎民出謗辭上有憂色則必整衣冠
露蓍蔡卦吉則喜兆凶則悲此豈翊贊之道耶手決覆亡之機
駐開弒逆之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于時雲為直臣身在下
位觀奔之將亂嫉禹之不忠乃蹈白刃之危輕鴻毛之命昂單
弗顧宗祧是畐請上方劍知不從也冀万一而從之斬佞臣矣
折天子檻知失禮矣冀再三而諫之悟時君矣孝成雖聽慶忌

之言不能戮安昌之罪徒存折檻又何益哉向使誅禹於兩觀
之前升雲於百工之上邪佞路塞忠讜源開新莽之禍何由而
興乎

評　羅隱梅福碑亦是此意

谷永　劉克誨

谷永因變陳戒觸忌犯顏展意而無所避至今讀之琅琅然固
名家大疏也當成帝之末時元舅王氏之權重於趙李而王氏
包藏積漸之禍深於趙李王太后之威重專制其機不獨在人
主也而谷永乃擧一時天變民訛災祲震蝕而當之于人主之
一身而以階禍致譴之由擧歸于趙李群小之輩甚言望看所

殺也夫成帝輕身於群小而流湎媟嫚卑字亂服其於人主之
體褻也甚矣趙李從微賤尊寵天所不饗也既罷其身驕其親
屬披庭炮烙之威椒房王堂之盛果足以致天怒而昭譴告然
其本不在是也王氏席寵世祿招權納賄以奔走天下之人于
今三世矣雖以谷永杜鄴之高才咸羅而置之門下此其意將
欲收人心以從民望不但已也其所以攻刼朝紳排擠他姓者
果爲劉氏也耶假斥逐君側之公以成人主孤立之勢藉直言
納牖之節以行其漸約群下之威使天地之變感于用人愚以
爲宜當之於鳳與音也谷永歆吞炭于王氏必不能解衣危論
于成帝之前欲隕首于私門必不能剖心刖足于廟堂之上引

人物論　十二卷　九

王鳳于申伯之列則趙李或可末減于褒姒女也古來奸佞之
臣識議足以比聖經文釆足以眩人主往往依托權倖以成其
勢故連章累疏敢于犯人主而不敢以一言忤權奸敢指摘宮
闈之密言而不敢況及于私門之顯悪也谷永處商譚兄弟之
間以全其太伯之讓陳金火之變故杜鄴亦因時納說于音而
結好王商以成其重以後日食入對乃力攻傅晏丁明同時拜
將相之咎而謂外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聞於乎成哀外家之勢
豈直丁傅哉廼若丁傅是又其次也固知此屬皆爲王氏誅
其敢于極口人主之前而不自危者此亦王氏爲之地也甚矣
諛人之亂國也

評　讀此論誅奸諛於既死當時外戚之勢不重可畏哉

王昭君　　程　晏唐

帝見毛嬙美召延壽責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爲宮中
美者能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迁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
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閎夭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
女樂於魯而孔子行奉遺女樂於戎而鬨由余是豈曰選其悪
者遺之美者留之耶陛下以爲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
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爲美者是不能亂陛下之德也
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迁亂今國家不
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爲陛下迁亂耳悪可以彼爲美乎帝

人物論　十二卷　十

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佞哉

評　若延壽以此對成帝亦將何辭以罪之

哀帝　　班　固

孝哀自爲藩王及充太子之宮文辭博敏幼有令聞睹孝成世
祿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
雅性不好聲色時覽下射武戲即位痿痺末年寖劇享國不永
哀哉

哀帝　　蘇　轍

哀帝自諸侯爲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曷家權
奪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庶幾於治既而傅太后

侵侮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任幸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毋損王氏而身既失德朝無名臣所以疵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方其訓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

平帝　　顧充　明

哀帝既崩太后寄璽王莽迎立平帝莽繼四父尊操國柄知漢中外殫微生其姦心改風俗更制度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諂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意而挈劉氏之天下玩弄於掌股之上斯時也龔邴辭職而去逢萌掛冠而逃梅福棄家而隱逆窺莽志不翅燭照數計而龜卜柰何舉天下之衆但知助莽而首行獻瑞稱功頌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誇談符命曾不敢一慢莽色而加安漢公加宰衡加九錫以遂其姦噫莽以謙恭下士豺虎之不噬也漢臣不察為之傳其翼為則飛入宮擇人而食必至之理也由是不用寸兵尺鐵高步雍容攝帝受禪宮中凌寡婦殿上逐嬰兒而火德灰矣紫色蠅聲餘分閏位罪成惡疵亡秦不若劉氏子孫宗室載屬籍者十二萬人無復齟齬向微劉崇翟義建義旗討莽跳為漢豪傑之倡哉

孔光　　胡寅

孔光以經學為帝師尊重無比終不能如申屠嘉之摧辱鄧通猶當明言於上勿令以倖臣儕卿足卑朝廷辱宗廟則師道粗舉矣今乃降躬貶禮如見所畏拜謁迎送不敢少忤光自苟賤可也如大位何前與王根不平已為身後之慮今見董賢有寵又形媚悅之態先聖不云乎鄙夫患失無所不至又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光何忽遺以及此耶傳稱其不希旨苟合不結黨友豈壯少而自強老而變節耶

龔君賓　　司馬光

王莽慕龔君賓之名誅以尊爵厚祿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賓不勝逼迫絶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為辨之者也可不大哀昔者紂為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之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耳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猶謚加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為不殞其節而已況於王莽為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絶飾詐偽而盜之又欲誣汚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耳言諫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默然棄名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鞟何以異於犬羊之鞟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則將未免於謟豈曰能賢故君賓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容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評龔君死其當薰膏之譏非也

龔勝邴漢　　尹起莘

孔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當是時莽賊竊柄篡勢已成從之則有失節之羞違之則有殺戮之禍二子在漢雖位非三公然亦食其祿矣扶顛持危無所用其力歟有從容引退庶幾保全臣節亦綱目書曰大夫龔勝邴漢罷歸者所以見二子之去非朝廷逐之乃二子自去也然則二子可謂有見幾之智潔身之美異乎孔光輩所為矣

王莽　　陳埴

莽拔於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信也於是刻心勵行以

者其節禮賢下士以釣其名分布党與以承其意謟事毋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恩忘上下之勢而人皆知有莽矣於是力為險異之行以焜耀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祿若將浼焉天下之人見其苦心如此遂以為無他而謂伊周復出故其遣丁傅也莫不稱其賢其罷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冤一辭釆邑而詣闕上書者以千數辭益封而吏民上書者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當時唯恐莽之一日去漢舉國以授之惟恐其不受夫莽斗筲之才賈豎之智兒曹之愚妾婦之行徒以軀委庸人籠絡小孺媚事婦人女子可也而乃掩竊大物豈非厄會然與

揚雄　　班固

雄之自叙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

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賀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

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能傳于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云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于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後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俱存

楊雄　尹起莘 元

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審於出處之際明於去就之義者也武王行大義平殘賊舉天下莫或非之伯夷叔齊乃獨奮然耻其所爲不食周粟而死楊雄在哀平間固嘗出仕於朝與董賢王莽輩比肩並列當莽篡國之後雄以前朝舊人不於此時亟引而退迺與龔勝薛方郭欽蔣詡諸賢並驅爭先乃復貪戀爵祿隱忍不去雖位非通顯然亦既立其朝而臣事之矣雄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虧况於稱莽功德與夫劇秦美新等作又君子之所病者固宜特筆深貶之也或者顧謂雄家業貧窶不仕莽朝何以自給豈知士君子當要於義命不當以苟活爲心誠使遁跡丘園饑餓而死不辱其身所獲多矣

明傳筆之於其賦帝哀帝之外戚也

楊雄論　張元忭 明

藝文志載劇秦美新論稱門下中郎大夫臣楊雄上云爾按桓君山傳稱譚數從楊雄辨疑異今所著新論具在也然云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與史文不同漢書永始四年正月成帝幸甘泉宮雄從幸還奏賦風之李善甘泉賦注連引而增其文曰乃卒然則漢書所載甘泉已後訛舛寔多善豈非有證於新論耶子雲識古文奇字而思深湛法書太玄淵奧奇澁較其體裁辭氣區別焉有所謂同功異曲者乎

谷子雲最稱筆札兩子雲同時谷稍後谷子雲者永也豈太家續書采撷未精誤谷爲楊乎至於校書投閣之事亦殊可疑且從閣自隕豈有生理既云位侍郎給事黃門又何爲管之拓落不觀非聖之書尚爲復作符命前後自相牴牾永始四年王商秉政初不與丁傅同時課其生年雄卒丙辰未嘗得事哀帝下至丁丑二十二年莽乃篡漢爲莽大夫校書投閣者果何人耶雖然誤與誣未可必也嵇康傳高士雄本與董仲舒同科康耻事二姓者而肯以莽大夫爲高士乎劉知幾曰太玄深奧難以探賾既絕覩驗故致譏誚子雲獨悲太玄之不遇耳假說託依謗以厚誣雄漆書比莽於阿衡者皆是也悲夫楊廷秀有言雄

文選奇賞彙亦
載此篇本出焦
氏筆乘

固經術不如揚雄則誣以阿莽嗟夫固豈必誣雄固書所叙與典籍不合若衡條上之惜哉衡所條者不可見也雄書衡尊以為經其必不使雄受誣明也惜哉衡所條不悉見也

評　惟考其生卒之時則子雲之誣可辨矣以子雲之賢而有萬古不決之疑惜哉

揚子雲始末辯

焦竑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淼和胡正甫辯證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揚雄仕莽校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泌子

取其美厥靈根之語嘗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怵于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高䠞顯下祿隱雖不避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予則喟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校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為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孟子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是自高帝至平帝末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後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校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葺傳失其實豈不

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獨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詎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辞我二以為游說一以為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其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評　焦之辯與張相類可為揚子雲雪耻

讀揚子

王世貞

余讀揚氏法書其稱則先哲畔道者寡矣觀其文割裂聚斂曲闔習漁衍忽剝褻之跡紛如也甚哉其有意乎言之也聖人之於文

也無意焉以達其所本有而不容秘耳故其辭淺言之而愈深也深言之而不秘也縣之而日星乎徐之而大羹玄酒哉乃其矩矱天就與世之病揚氏以道也余之病揚氏以文也雖然文則又奚病焉

人物論十二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十三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東漢　光武　范曄 南宋

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煩苛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詞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言切諫而鍾離意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光武　范曄

炎正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飆回三精霧塞人厭淫詐神思反德光武定命靈既自甄沉幾先物深略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爲群長轂雷野高鋒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遍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啟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赳赳雄斷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光武　何去非 宋

師不必衆也而効命者克士無皆勇也而致死者勝古之人有以衆而敗有以寡而勝者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三千之光武曹公以八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苻堅以百萬而敗於八千之謝玄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臨數千之軍者必勝之軍也然有時而至於敗者驕吾所以必勝而以輕敵敗也提卒數千以當百萬之衆者必敗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勝者奮吾所以必敗而以致死勝也夫兵多在敵者智將之所貪而愚將之所懼也兵寡在我者愚將之所危而智將之所安也多固可懼而我貪之恃吾有以覆其驕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奮也提數千之兵以抗大敵使之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爲數千之弱者易能也運百萬之衆以臨小敵使之人人各効其命而忘其爲百萬之強者難能也何者弱則思奮而強則易懈故也弱而奮則奮者其氣也強而懈則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乘

於情則難率因易乘之氣而激之故有以寡而勝者矣就難率之情而驅之故有以多而敗者矣是以古之善論將者必知其所以勝任之多寡苟非所勝任雖多而累矣韓信以高祖之所勝將者十萬耳而其自謂則雖多而益辦也是以古之善將者其用百萬如役一夫分數既定形名既飾節制素明威賞素著有術以用其鋒故也趙括一用趙人四十萬束手而就長平之坑者敗於衆也王翦必用秦軍六十萬然後取勝於荊者辦於多也漢高祖嘗一大用其軍矣劫五諸侯之兵合六十萬以攻楚也而項羽逡巡以三萬之銳起而覆之濉水爲之不流此將踰其分而韓信之所憂也曹公之於兵也巧譎奇變離合出沒

其應無窮白首於兵未嘗不以少敵衆也卒喪赤壁之師而成周瑜劉備之名者驕荊州之勝恃水陸之衆而敗於懈也方尋邑百萬之衆以厭昆陽其視孤城之內外者皆机上之肉耳然而光武合數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奮身先而搏之則其反視尋邑之衆者皆机上之肉也是以勝之雖然是役也人知其爲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爲能事也唯諸將親其生平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也皆竊怪之而不知光武爲是勇怯者乃所謂能事而皆以求勝也夫怯於小敵者其真情也勇於大敵者其權術也蓋敵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勵勝之道也敵大而勇勇而决决而奮亦勝之道也於敵之小而示其真

情是以不易勝之也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畏勝之也光武非特能以少敗衆也固又至於多而益辦也嗚呼光武之於取天下者亦何者不出於真情之與權術歟顧人莫之測耳始伯升之結賓客士規以誅莽以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勤稼穡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絳衣大冠而起於宛則勇决之氣又有過於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豈一日之間耶然於莽之世而爲伯升之所爲者蓋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業爲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絳衣大冠者其真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嗚呼英雄若世祖者爲難及也

評：論小敵怯大敵勇見高千古而氣雄萬夫。

光武

章懋　明

漢光武以赤伏符即位由是深信符命之說其惑甚矣爲史氏者宜以正論裁之庶幾可以破萬世之疑矣夫何蔚宗之史也歷叙光武生而神異以及舂陵佳氣合南火之屬累數百言謂其受命有符不然則無以乘龍而御天嗚呼是不幾於語怪也耶夫人事邇天道遠舍人事而言符命非知道者也昔舜禹之受命也以朝覲訟獄謳歌所歸湯武之受命也以後后來蘇八百諸侯不期而會蓋卜諸人心而已安有所謂符哉王氏之暴民心思漢久矣光武以仁厚之資濟英雄之志其行可隸也則

舉舊章而識者屬心其鎮河北也則除苛政而吏民喜悅又能納鄧禹之策延覽群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若所爲其興也勃焉雖無符命固將乘龍而御天也今皆不此之論而一一歸之於符使天下後世皆廢人道之所當爲而倖覬於不可知之天道也而可乎

評　光武之興以人心所屬非符命之故作史者舉此而遺彼誠失之矣

光武

顧充

慨自漢輿移新卯金刀絕歷載二六天下蠶動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矣文叔自謂劉秀當爲

天子而與其白衣發跡舂陵御群虎以捕不道漢室之四會其宗人
是除欃槍旬始群凶靡餘而漢官威儀復見於今日是時歷膺
竊發私盜名字者不可勝數秀至河北除莽苛政親臨卒伍被
堅執銳崎嶇於封豕長蛇之間一時攀龍附鳳之輩鱗集響至
以共煙死灰於復燃攻邯鄲而王郎授首命馮異而盆子歸降
擊銅馬而關西授死委吳漢而江淮悉平遣耿弇而張步躬款
征隴西而隗囂穴破攻巴蜀而公孫殞亡雪霜被而刺棘枯橫
綱振而逆鱗掃而日月所照皆臣妾矣且俶廓大度同符高祖
手不持珠玉之玩耳不聽鄭衛之音夢想賢士側席幽人物色
嚴光茅土卓茂閉玉關謝西域視大學巡狩太山戢弓矢而散

馬牛皇代之遐跡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故建武之政號為止
戈之武東都之業炳炳麟麟勳兼在昔業侔西京惜馬援被讒
於薏苡以而勳臣爵絕代宗讖兆於河圖而侈志東封內寵溺愛
於麗華而嫡子迁位為盛德之累雖爝火無傷於大明而微塵
纖埃非全鏡所宜有也

齊王縯　　范　曄

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
豈游俠下客之為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
祀也及其舉發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叛卒
彰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能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
以蜂蠆為戒蓋畏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公孫述　　范　曄

昔趙佗自王番禺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
亡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為漢吏無所憑資
徒以文俗自喜遂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
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慚魏侯
也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

隗囂　　范　曄

隗囂援旗糾族假制明神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
孤立一隅介於大國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勢區區兩郡以禦

堂堂之鋒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眾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
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夫
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為其議者或未聞焉若囂
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

隗囂　　蘇　轍

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
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秉王莽之敗權眾入關君臣
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
兵東手稱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
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群盜十去六七而囂猶既往之

稱方擁兵自固爲六國之計謀臣去之豪上笑之而囂與王元
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疑終背光武而不悔去
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恠也

鄧禹　范曄

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謀始之幾也鄧公贏糧徒步
觸紛亂而赴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
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
其威損栒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
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闚其間
不亦君子之爲乎

鄧禹　胡寅

蕭王之至鄴也禹杖策追及從容畫策不如子房除難出奇不
如陳平餉食補卒不如蕭何攻城畧地不如曹參纔一將兵出
關又爲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固居首當時無異議後世無
貶辭光武何取於禹而禹何以致之也曰禹初見帝觀其延攬
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數語自李通耿弇
賈復吳漢皆未之嘗言任使諸將各當其才此固高出諸將之
上一日帝披輿地圖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如何禹曰
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小大是又非諸將所能及雖伊周之
徒啓告其君者不過如此嗚呼光武之所深知而禹之所以自
許者乎以此而圖形雲臺冠名太室爲東京元功眞無愧矣

寇恂　范曄

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惟君子乎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見之矣

寇恂　丁奉 明

寇子翼爲漢元臣而始終保全者有九善焉識光武而先歸之
一也守河內而比蕭何二也聽董崇而避權寵三也斬賈逵而
定潁川四也爲國家而屈賈復五也能使潁川之民感恩而借
寇六也斬皇甫文以平高峻之亂七也所得秩俸厚施諸友故
人及從吏士八也素好學修鄉校教生徒九也范曄於斯衆善
之中獨以屈賈復一事賛爲夷齊之不念舊惡可謂知人也乎

耿弇　范曄

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勢則知高祖之廟勝弇決策河北定計
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弇自剋拔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
豈不懷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耿
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吳漢　范曄

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親諒由質簡而彊
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昔陳平智有餘以見
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爲

毀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馮異岑彭賈復　　范　曄

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惟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兩將之功實爲大焉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克成遠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栢人之名違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災豈非慮自有明惑將斯數使之然乎

馮異充國　　陳于陛 明

爲臣者無以有己也古之人建立功名同其處功異者此皆計慮深遠急國家而樂盡人臣之道也夫人臣奮身而事上孰不喁喁願效其尺寸然功立而安意居之則昧守盈之戒讓而不居則徇己以蒙其上顧所遇之時與其心何如耳心誠先國家而不私則時可讓也讓之而非沽名時可自言也言之而非好大以徼君寵吾于馮異充國之事有感焉異從光武行間累樹戰功每行賞衆爭陳勞勳異獨屏樹下人目爲大樹將軍蓋其不伐若此迺充國則不然宣帝時平羌歸也浩星賜勸其歸功兩將軍而不自言充國竟言之是二臣者何其識量相越哉今之言者曰功高不賞古所訓也異惟不伐故人莫與之爭高而不危貴而不溢保躬衛族之術也庶幾哉謙謙君子乎又曰極身不二慮盡公不顧私臣之誼也充國功若丘山何敢隱其情

而就推遜之名殆古所稱論大事不計小嫌者矣若然則異之能讓所以爲智充國之不欺所以爲節以能讓爲智是充國欲迹難而競勝無所顧也以不欺爲節則異亦沾沾市直者耳要之二臣之時所遇不同迺其心皆先國家之急而後乎私者不可不察也高祖開基待功臣寡恩韓彭之僇志士扼腕而嘆憤久矣白水真人應符而起天下攀鱗附驥之士雲合霧集莫不欲垂名竹帛間智者角謀勇者角力孰肯逡巡自失者使異攘臂其間以功相競且將爲主上所忌有功而見忌則疑難不遠夫疏難非臣所宜避也其如國家負薄待功臣之名何此異之所大懼不獨爲保躬衛族計也宣帝在位先零爲患非一日也詔在廷誰可將而充國曰亡踰老臣其志何决也及至金城圖方畧爲九屯以困羌是時破羌強弩兩將軍並主言戰贊充國議于中獨一魏相耳即宣帝亦不知二策者孰爲得也及先零平定然後勝敗之形見而攻守之得失洞若觀火使充國復歸功兩將軍不以自明則帝將曰吾向固疑之平羌之績白不白非充國所慮也假令他日疆場事有類此者必戰攻之士議論嘵嘵其曄能定之故必欲直任金城之功而不敢避也充國之爲漢慮蓋至深遠也當異破赤眉入長安時人有譖之者光武詔曰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向非異真能不伐其既寧下楚漢二王哉故光武守射鈎市車之約而不忘滹沱蕪

娶之恩者非光武能然也異使之也漢自世宗大興邊釁海內
虛耗過半宣元之際戎旅寢息四夷亦稽首闕庭意者見充國
金城之效能脩備附遠而言戰者無所容其喙邪然則謂異爲
沽名充國爲好大以徼君寵可乎不可乎是故不伐以全漢恩
自言功以定國論其心先乎社稷而不私二臣所同也寧狃目
前之利而以過貽于君寧取尋常之名而以患投于國非二臣
所忍爲也至于當中興草創之時其功不得不退讓值衆論紛
紜之會其功不得不自明此又異之事雖施于孝宣而充國之
言不可陳于建武者也大抵人臣處天下之事當撤拘攣之見
黜忌避之私自持其是不拘于迹如郭李治軍寬嚴異而皆能

遐岸韓范籌邊戰守異而皆能服夏然則異與充國居功不同
其求利國家一而已矣嗟乎人臣事君亦在熟慮而圖之哉
評　二君遭時不同所以居功亦異要之無以有己之心則
一也二君千載有知已矣

馮異充國　劉日寧 明

人臣之義有益于國者則爲之有益于國則讓功可也居功亦
可也不然則居功者爲招寵爲邀君讓功者爲沽名爲避禍二
者雖有間而要非人臣之義一也漢之與也高祖所與共逐鹿
於咸陽固陵之坂者非韓彭乎彼皆盡亨藏免死狗烹豈必皆
其君之過而挾震主之功乘之以亢大之氣勇悍鷙驁持此安

歸譬猶太阿不返其匣必缺與折而後無患勢使然也馮異舉
關南陽附翼昆原流離滹沱無蔞之間厚德豈故鮮淺哉射鉤
檻車之情臣主兩不忘矣而一男子妄上書則嫌疑懼畏慈焉
交集向非明主降璽書親慰勞則雖父子君臣安得遽謂無他
也故大樹獨屏不敢稱功豈直持成保終之道宜然而吾一念
謙抑貶損之忠默有以感人主尊賢禮舊之誠矣使國無復費
鴟夷之賜功臣無復谿菹醢之痛矣故吾謂馮異之不伐馮異
之所以益世祖也此易喻也論人者如以讓爲是必以不讓爲
非而又安知充國之言功不可以馮異論哉何者甘露神爵承
熙紹洽之年非若地鳳更始雲擾霧溺之秋也橐于戈弢弓矢

一旦解而試于疆場之間非彼長鎩短劍攻伐未偃之勢也天
子不習征伐之事在廷不諳奇正之術喜事者逞雄心于一劍
而不顧異日之安危非若提兵奮起親用群雄而爲之君名王
列侯皆握勝算惟吾所用者也先零罕幵稱亂境上非若四海
鼎沸神器未定之際也而苟以是時輕率冒謀漫取凶器危事
而嘗試之危矣故充國之始與宣帝度羌也輒曰無踰老臣斯
以偃然無所顧遜矣又曰兵難遙度百聞不如一見則其視滿
朝之議無所用之矣屯田之議先後蓋數往復焉而卒不少奪
振旅而還此豈破羌強弩之力而安用浩星賜之策爲哉凡浩
星之說依回浮沉於世之言也此王先生所以教龔遂者也杜

稷臣則不能矣彼其計天下之安危不啻若一身之毀譽計經國之遠猷不啻若保身之小節今吾差已服矣國家已解嚴矣而吾所以不奉詔進討之意不可一日不白非白吾心所以明吾計之是也明吾計之是所以示天子講于三軍之政萬全之術而非可以苟且輕動爲也何也反覆論詰于萬里之外孰與今面陳可否之便而安得循循爲家人語哉不然則主上輕事喜功之心必不盡釋而吾老成持重之術必不盡授借有不測誰執其咎吾安得安然而已也不然吾豈老耄而貪功爵爲榖骨榮哉惟充國之心如是故言功可也非邀君也非招寵也安得以馮異論也蓋人臣之義有益于國者則爲之而功有所不

可居者馮異是也有益于國則爲之而嫌有所不必避者充國是也馮異之爲國大臣慮者深故約己而愈卑充國之爲國大計謀者遠故功成而不遜然爲馮異易爲充國難故人臣之道富而不驕高而不危易肙可疑之迹以進永利之忠難無怪乎借口馮異而不顧國家之計者衆也嗚呼人臣如是即功蓋社稷勳勤旂常亦徇死背公流耳而何貴于臣哉又嘗因是而論之馮異不伐誠有功而不伐也若充國言功又無功之功也夫發財官徵武士出師萬里獲甲俘軍斯漢之所以謂功而充國獨自完且羌雖服斯萬世之所謂無功也而充國以爲功老臣謀國豈以赫赫有功爲己槩哉有苗之師三旬弗克而虞帝不謂禹無功且以不矜不伐爲禹數贊之古人于軍旅之事如此嗟乎斯盛世之所謂君臣也

評　爲馮異易爲充國難千古確論

王霸

劉朝箴 明

聖人言人不言天自古創業之主固爲天所佑而人謀居多霸之詭言也果能必氷之合否世祖雖膺天眷亦詎能必天之果祐我哉蓋霸之所募者市人耳欲且前阻水則劫敵在後河水在前進而協力一戰庶幾可以得生退而北走不支則亦河中之瘠耳而是流之澌也其能飛渡耶衆之至是也死果獲免耶王霸之謀固淮陰之故智也淮陰不背水則驅市人以戰亦將

以師予敵矣王霸不阻水則市中之所募者亦將烏合倏散豈肯爲我干城腹心以濟一朝之難哉孫子曰能愚士之耳目王霸有焉故吾于氷之合不爲世祖幸而深爲王霸興也

邳彤

范曄

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究者也若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爲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斯近之矣

[illegible]邳彤

蘇轍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爲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以

謂河內二郡兵目送還長安惟邳彤以爲不可若從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則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决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昔德契丹之役群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髙瓊與萊公意同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公曰請召髙瓊已至乃言避狄爲便公大驚以瓊爲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爲安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决意北征瓊之言大略似邳彤皆一時雄傑也

卓茂　范燁

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閭立館何異哉於是蘊憤歸道之賓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臧宮　范燁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强人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爲群尚未足以爲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群帥鼓其餘壯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陣乎

竇融　范燁

竇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遂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徼功趣埶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班彪　范燁

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鮑永　范燁

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譬豈苟進之說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槩也

馮衍　范燁

夫貴者負勢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畧然也二子不其

然乎馮衍之引桃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娶詈已者而取士
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妬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鮑永猶
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以彌阻於來
情嗚呼

来歙　范曄

世稱来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
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家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宋弘　范曄

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
業後小節哉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覺天

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
者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聲戒淫色
其有關雎之風乎

宋弘　劉朝箴 明

言者心之聲微者著之漸貴易交富易妻光武雖則為公主謀
昏而本心已發露于此兩言矣宋公之對雖所以郤昏實所以
防微杜漸而砭帝之膏肓也卒之寵陰廢郭前言盍左券乎故
予陵嘗與帝同學本心窺瞯之素諒今日知遇未必猶貧賤之
時也羊裘不屈得無意哉於乎糟糠之妻既已下堂則貧賤之
交亦可以忘乎陵其知幾矣

與評以觀後日郭后事弘亦似有意著刺胥之論

祭彤　范曄

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且臨守
偏海政移猶俗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至乃卧鼓
邊庭㷍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而
一眚之故以致感憤惜哉畏法之敝也

郭伋　丁奉

郭細侯初事世祖為尚書令數納忠諫爭是誠直臣也出守中
山次守漁陽又次守潁川又次守并州皆安民戢盜累奏厥功
是誠良牧也乞骸骨而終年八十六帝賜宅賜財以養其老賜

家賜帛以榮其葬此亦君臣一奇遇也

馬援　范曄

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薨之
願蓋為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
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
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
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伏波將軍碑　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
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臣伏雖稍通置吏後復為寇

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八縣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力方閉玉門關以謝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

馬援

胡寅

梁松坐馬援書叩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乘驛責援代監其軍何慮之不精也且援請營壺頭耿舒請從充道兩事俱上帝從援議尋復聽舒咎援失利誣陷之言又自松口帝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此舉屢失事宜得非春秋既高智有所困耶不然有臣如援而不保終其爲君德之累豈小小哉

馬援征五溪論

李廷機　明

昔伏波將軍從世祖定天下爲漢家勳矣五溪之役復自請行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談者壯之吾以為援之不能抑其勝心也夫人惟其無長也有所自多其長則必跂焉而思展人惟其無勇也有所自負其勇則必躍焉而思奮人惟其無計也有所自智其計則必炫焉而思吐斯所謂勝心也勝心存於胸中故其遇事常喜其見功常慕至於長已展矣勇已奮矣計已吐矣而其跂焉躍焉炫焉之思猶時動而不能自已蓋勝心之難抑也如是夫援自奉書洛陽而知帝王有真則留侯之識也指畫龍右虜在目中則淮陰之筭也西鋤先零北出塞漠南平交阯則樓船貳師之畧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曾不以此時守成定功解鞍釋甲脩高密之内行效膠東之養重猶然衽金革之危樂汗馬之疲且非有根本之憂要害之梗也蠢然小醜偏裨可定而不勝其趯趯詡詡之意嬴糧躍馬惟恐後時不亦傺乎且是時帝久苦兵閒厭銜枚之事脩儒雅之業慨然嘉與功臣列侯共饗太平之福蓋不欲以鞍馬煩之久矣援之請行帝憫其老未之許也援顧急欲自試何哉蓋自古智能猛悍之士往往急於自暴其技以求衒鬻彼其志固欲登壇仗鉞執馘獻俘有奇策材力之譽下之亦思執殳荷戈願得一障而乘之故廉將軍老矣猶思用趙人王翦以老而為秦強起伐荊李廣自束髮從征

數奇且從大將軍出塞也請獨當匈奴趙充國先零之行自請曰無踰於老臣者矣蓋其銳心猛氣至於老而不休功成而不倦聞烽舉燧燔則起距而作攘臂而譟蓋自昔然矣寧獨伏波將軍哉吾之所惜於伏波者喜馳驟之功而忽止足之戒樂嚄唶之名而闇斂藏之義壯馬革之志而棄明哲之圖迹其事若有所便於邊徼而將以自封者故梁松之口得行而薏苡之謗不免主眷不終城西藁葬援固有以召之也夫馬力竭矣而御者猶求焉不已此東野畢之馬所以必敗也去楊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矣而不以善息至於氣力倦弓撥矢鉤前功盡棄此養由基之射客所爲欲救之者也今援之所處得無與求馬不

己不以善息者類乎是故君子惜之也大抵勝心難抑抑之在乎養昔者周公鈇斨破斧天下不以爲好兵其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大公有虔秉鉞天下不以爲喜功其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二公皆以碁年出制閫外然皆迫之而後應强之而後起及其罪人既得則勿事銜枚會朝清明則載櫜弓矢始終無勝心焉彼固養之粹也紀渻子之養雞也三日猶虛憍而恃氣未也至於望之如木雞而後曰其德全矣若伏波將軍蓋猶有虛憍之氣焉必如紀渻子之術則惟二公哉

評　抑勝心在於養有味乎其言之也而筆力高古跌宕更自可喜

薛方逢萌嚴光周黨　范煒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避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

周黨嚴光　湯賓尹　明

漢光武應赤伏符起舂陵不數載而噓炎劉燼甫膺大寶下明詔安車玄纁徵周黨嚴光詣闕下親紆萬乘以禮下之論者謂兩處士直采釣澤谷耕野鄙人身處窮巷旣聞未譚金版六韜之畧未親斬將搴旗之勞未堅攻城拓地之績俊加以徵聘惠以寵光使榮華殷隆立名當世豈祓禊懷賢者耶抑以什巾襲燕石者耶且帝果以天下厚故交如用南陽人之過計耶噫此光武所爲提綱挈領首獨大計而藉此兩人以磨礪一世之氣節而培植百年之命脉也蓋上表也下影也上聲也下響也表正則影隨聲出則響應上鼓則下答不錙銖爽也故人心何常聽上陶甄耳風俗何常聽上轉移耳西漢不愛高爵厚祿以銜禮豪傑故士皆驁尊趍而委蛇變化陰陽人士以保寵榮其直僞符命誦功德羽翼猾貌而不羞波流風靡罔克樹立不振刷挽回之安所底止光武思焉謂國家隆替其發緊爲世風而世風汚隆其樞鍵又屬上人所好尚從整飭頹靡而漫無所旌異徙晉陳功見能董與剖符析圭則天下亦皆競爭陳功見能以徼知遇而欲冀砥礪名號蟬翼富貴者道何繇道何繇爲是下蒲輪之聘搜巖穴之老降黃屋之尊禮不賓之士朝耕釣于草澤夕坐論於廟廊且倚衡門而棲遲抗揖天子而抗志獨隆此兩處士哉又豈直以恩渥而私厚一布衣交哉將令都人士之待下風者儼然艷心蹶然企踵瞿然丕式而頑化懦立退之操而鼂趨蠅逐者將捫心退矣顯脩姱之行而蒲伏乞全者將屈首下矣褒高節獨行之士而俛仰遷移如脂如韋者將改絃易

職以豸上意且其竿先而衆樂和標植而衆足趍誠倡之也故
竟東漢朝閭不希光影驚爲聳衆其者像其羽休倚道藝以就其羶
儒者蟲嚮起世不貴結綬金馬之庭而貴屑名道家之儒不畏
王朝鈇灼之憲網而畏高賢月旦之清議迨晚節末路雖幼后
握宦臣奸綰樞而左窺右覘不敢竊移神器譚者謂一系垂九
鼎則烈士扶持之功而光武褒嘉節義之明效也第其重名之
過不核中爲王良應對而姍於東海友人樊英就聘而壺山蒙
其恥處士率競詭激以傳名高而廝廚俊及標榜成風訐文罔
以醞釀黨錮之禍千載於邑則始未嘗不匡世振俗而後陵夷
衰微也噫士期自振拔耳商俗披靡而伯夷之節不攻晉室清

淡而下子之忠自樹詎可早論儕俗與世浮沉必待上之鼓舞
而後輾然思奮哉至若身際龎朝又不必拘守局曲遜地獨竄
焉若後無軌異當世之實而長貧賤驕語富貴者又兩處士之
羞也

評　文字雕華綴米不乏風趣有江左之餘風

嚴光釣臺碑　梁　蕭君

當衆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光武反正雲雷
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雲
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蹈閻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答高節
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於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
崇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爲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
於教與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若功濟乎
當時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形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
乎位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焉益道有會事有行
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
于道焉

嚴光　范仲淹　宋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
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
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

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先生以之在屯
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
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
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
大有功於名教也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
長

評　曲盡君臣之美而文自高古

嚴光　胡寅

先君子有言曰創業垂統與殆光前烈之君待遇臣下其體雖
一然嚴威儼恪常施於爪牙介冑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

恭與謙裕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勵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
駕馭人才表正風俗漢高祖世宗光武三君者內平四海外讋
百蠻可謂英雄豪傑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能行於暴秦強楚而
不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能行於匈奴西域而不行於汲黯光武
之威能行於尋邑王郎而不行於嚴光周黨何也威有所當加
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當屈以忘勢則
昌反是道者難免於亂世之禍矣

評　賛光武能禮子陵則子陵之高塲自見

嚴光　黃洪憲　明

嚴先生光武之故人也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龍興南陽以物
色訪先生先生固自韜匿蒲輪三返乃始至至又弗屈帝不能
下竟遂其志矣釣桐江以老天下至今大光武之量高先生之
風群然嗟異以為三代後所未有而不知先生之所以為心者
固自有在也嗚呼先生豈苟為高而已哉夫士固為天下用耳
懐抱利器枕棲山谷僅僅一身之圖而忘乎天下民物之待命
於我此莊生所稱許由卞隨務光者流也洗耳投淵識者方病
其過而乃欲以享大名於來世其能乎使先生苟為高而已將
與數子比行雖修不聚於大道耶其才卓卓蓋一世矣稱焉吾
固知先生非苟為高而已者也夫先生遠跡富春使車臨里門
再三然後乃肯一來帝即日臨視引入共卧先生偃蹇横足至

于星象帝之情有加矣念舊如帝先生卒去之且曰士固有志
則又安知先生之不為高乎是不然先生之復侯霸書曰懐仁
輔義天下悅夫仁義之道莫大乎安民濟世欲使天下胥悅亦
非孑孑自私其身之事所能辦也先生豈固以無諸身者責君
房哉彼其所志誠有在焉而帝則不能使之留也夫先生之從
帝遊也自髫亂之年矣帝之為人豈不甚知其遲滞于手衰之
隱也蓋有以藉帝之徵矣詔命三下不得已乃至以察帝之視
往昔何如而或庶幾乎有遇焉是先生意也迟夫夜榻之談諫
議之授先生之心殆必有軏然而悔来者矣何以知之方先生
之始至也君房折柬招之帝不罪其癡語廼侮之曰此狂奴故
態矣入宮語猶作咄咄聲哉其所施於賢者即位之爲司先生
固不能一朝居也况二千石秩乎先生天下士固不計官資躁
溥顧俛首為小官屈僕僕居君房輩下其何以堪之此先生所
以去也而謂帝差強於往則先生所以去帝之心可測矣何者
明者覩未然豈待著哉帝不久廢郭后易太子意必有幾微先
見者而先生殆已覺之矣先生不去則廢后易子之事必廷爭
之爭之而不得而後去則是世之所謂賢人者而已矣是故先
生之來也蓋猶有望于帝焉其必去而不可挽也則帝固不能
使之留爾不然先生視軒冕若浮雲而屑屑往來不憚煩如此
豈其藉光寵以自炫如世之所以為隱者乎吾故曰先生非苟

為高者也而或者乃以光武不屈先生以為盛節夫新莽以肯辭大[illegible]者如光武乃以容一綈袍之舊為盛節乎就公車詣闕[illegible]無所受事而虛文縟禮徒以煩太史之奏掌故之記此帝之無禮於故人非先生來意也特先生高雅至於晚年猶不却其諫議之祿以成帝之美故世未有能窺之者但勒其一時相遇之迹以為盛事而不知先生仁義之志不及一試余方為先生惜且為漢惜哉不然砥礪一生名高山斗迺其清風所被僅僅成東京之氣節而不適于用則亦何以為嚴先生故曰先生非苟為高者也嗚呼斯言也非先生之所欲言而或先生之所為心也

評　先生初欲就光武非苟為高也及光武待先生有許多未盡處故先生必去而帝不能留矣抑揚反覆足以發明先生心事

富春山　郭子章 明

富春山古傳嚴子陵釣灘處也層峰疊翠[illegible]在澤畔風霧時臨水波湧興真隱島真樂境首陽之盛既若增而高渭濱之勝跡若覩而快故當斯時飄飄於葛巾藜杖以追乎湖山之瀟眼以即乎魚水之相親磐溪坐臥茂林棲眠者何可一二道也而孰與夫子陵争光哉且味子陵之為人以想其志焉脫然於漢之爵祿藐然於漢之物色區區諫議何足驕我屢召屢不屈視帝王若昔常朋而加足偃卧無異微時同寢席之歡也是故[illegible]意功名洒情隱遯水之洋洋可以樂饑野之泄泄可以棲遲舍乎此則朝廷之矣邦國之矣處朝廷必憂其君處邦國必憂其民進而憂不若退而樂瀟洒風塵之表長為山林中之一居士魚蝦我侶麋鹿我友木石我居紛紛若雉兎者與我嬉遊凡動植潛翔於大漢之乾坤內者皆我寄精神而娛耳目者也噫春風舞雩曾點志樂天矣冥鴻商陽四皓志憂雲矣富春山之志毋亦羽化而樂天憂雲者類乎長竿倚雲浮一綸垂江陰採藥飲芝飱風吸露而若磊磊泒泒天造地設適足以資隱者為高其志耳嗚呼昨夜客星犯御座明朝白雲葺隱家視卿相之富

貴不啻遐躧敝屣也漢人千古得數步之維之有客宿宿有客信信乎嚴氏子陵不世出之翁其所由殆與王良輩異矣范文正作嚴陵之祠堂記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其盡子陵之生平也夫其盡子陵之生平也夫

評　描出春山情境乃與范文正祠堂記並傳

嚴光　陵明汝

子陵非高士也子陵光武之罪人也非光武之故人也光武非子陵之故人而子陵之君而亦帝子之中興孫也王莽即眞乾坤晝晦斯時有臣子心者日夕欲燃死灰幸光武應運而興收復舊物彼蓋取高帝之天下還而歸之高帝之後人也子陵高

士乎是猶高帝之遺民矣獨不欲臣高帝之後人也子陵但名為許則雖莽不族劉不奕請與故人老布衣可乎當可為之時遇有為之主而汲汲然以一竿一輪寄傲烟水是寔無能為之具也無其具而不出此不過枯槁沉游之徒何得為高士天生仁聖賢人君子豈使之棲遲世外優游塵表已也謂光武求之未誠則既物色者幾而中興天子之躬下夷一介聘莘以後寥寥此風此猶不出則必為天子者將奈何而可安車之迎加足之慢物色之徃羊裘之披帝負子陵耶子陵負帝耶帝不忘貧賤之交而子陵竟蕩疇昔之好子陵自處亦薄甚矣故子陵非光武之故人而光武之罪人也且漢之天下非自光武開之高

帝開之也又非自高帝開之天開之也天運未殄祖德猶烈苟非子孫不癸不辛人臣有世世北面而况中興天子由此以言子陵得罪於高帝又得罪於天寧獨光武之罪人也考之史傳絕不道其冥冥之修又不紀其赫赫之烈而獨以客星犯座一事遂相侈說以為芳躅嗟乎偃蹇倨慢茲直草野狂態耳非真懷仁輔義非真不阿意不承旨其所希者更出此耳彼以為愈迫愈逃則清名歸我捐一時之厚遇貫千年之清名此又貪夫之尤者自漢以來幾千年他為其所愚者不足道而窮理之儒乃亦有以得聖人之清之名歸之者嗟矣是清名也胡為乎至哉而何西山以後多聖人也惟小范為此言斯子陵之心事矣

乃曲為覆護若且曰方子陵與帝窮交時已逆窺其刻薄少恩夫不任三公惡聞直諫皆即位以後之事子陵料既興之帝必不以恩厚終獨不料未興之帝必不以窮交終乎夫帝王自有真識者蚤見之子陵果見及此則昔也友誼今也君臣翊我故人光我故物而後歸我故鄉明良之稱當冊宇宙吾以謂即欲求名而求名之計不出此而出彼亦何其愚且卑也若謂幾年交情一日執天澤之分吾不屑為則祖武攝成古人為之彼其家庭骨肉之間視布衣硯席之舊當更有親昵者曾以此少有避諱哉率天下人而為果為抗為矯激皆子陵作俑高子陵者崇之也其薄夫之行襲狂夫之迹歷人夫之心以竊高士之名

于天下故吾謂此一舉也上欺其君中欺其故人下欺將來之淺儒是則子陵之所以為高士者而已雖然希聲逐利之輩當不得揣跡於富春山前矣吾懼天下後世有好為果為抗為矯激者踟躕躑躅於烟水茫茫之鄉也故誅子陵以謝光武

評　意獨高奇詞或已甚

釣臺賦

明　宗臣

恭承帝命以南邁兮拜吾廊於富春倏微霜之殞百草兮何芳社之猶菲菲其襲人睇嚴陵之舊里兮釣臺巋而嶙峋屹飄風其相薄兮吹石瀨之磯磯循莽搖落而變衆兮余又安得稠夫白黃余又揉椒醑而瞰臆兮蹇吾馬之逡巡而不前豈以沉淪者

依黯兮乃不得以揖高士而執鞭惟炎德之中天而興兮紛衆
芳之雜糅以兆有何佳人之寡姣以抗衡兮乃獨抱孤貞而自
全衆冤輔䕫之玄以童兮孫獨愛夫羊裘炎漢鴞之翺翔兮聊
寄吾跡於汀洲昔傳巖之版築兮武丁肖形以資厥猷非能之
協帝夢兮渭叟起而佐周何帝之手詔以抒愫兮羌獨偃蹇而
莫猶故人之不忘舊歡兮情彷彿而至乎帝庭何帝腹遽以足
加兮太史奏之客星咄咄子陵之不肯為理兮帝何獨惜夫沉
冥搽何高蹈而不顧兮乃長揖以謝夫天子朝袞冕於漢宮夕
税駕於江沚有君如此其忍負兮孫　豈忘覩夫厥旨痛歸彭
之竟以烹醢兮勠何辜而卒不免乎菱里念盛名奇績之不可

以善終兮是用私情而惜此蘭芷鳳凰之回翔而不肯下兮豈
網羅之所能施使蛟龍可得而常服兮又何以異牛馬而下之
睇江河之趋下兮喟高風日逝而不可追撫故迹而連蜷兮悵
吾生之獨後時往昔既已不可復兮奧來者之猶可為委余佩
之陸離兮掛吾冠於南斗之墟擘長虹以為衣兮拾青露以為
琚托微忱於浮雲兮孫其攬瑶華而遲予望美人而不見兮羌
獨立以踟躕亂曰維江有蘭美人植兮白雲汪汪歸何晏兮平
楚落日怨青楓兮獨來乎山中吾與汝嬉以遊兮

評　多感慨

朱浮　　范曄

莫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
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故曾子曰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而光武明帝躬好吏
事亦以課覈三公其文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
任職責過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朱浮議諷苛察欲
速之㮣然矣焉得長者之言哉

鄭玄　　范曄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
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禀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
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
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删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

者畧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為仲
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桓榮　　范曄

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以取爵位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
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
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憑譽以顯
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為己乎

桓榮　　洗一濯　明

士之所貴乎學者豈徒取榮名規厚利已哉為名與利而學其

為學也陋矣桓榮陳車馬印綬以示諸生而自誇其稽古之力夫榮既以車馬印綬為足誇而示諸生子弟者亦皆以車馬印綬為足誇而覬諸朝廷則為已之風息稽古之志荒矣率天下而禍夫學必榮之言也東漢承大亂之後制度草創孝明稱急而苛察當是時豈無一赦政可更矣德可言者乎榮為五更則憲老乞言茲其會也榮上之能匡格君心裨益化理為申公力行之規則可次之能數陳時弊獻替可否為賈誼治安之疏則可下之能鋪張駿烈潤色鴻猷為鄭玄袷褅之儀公帶明堂之圖揚馬讚述之體則可又不然謙不合而去為王吉之請老時不可而退為嚴光之高蹈是亦稽古者之所安也數者

無一焉而訑訑車馬印綬為哉

評　車馬印綬之誇桓榮誠陋矣議論氣格自高

張堪廉范　　范　曄

張堪廉范皆以氣侠立名覩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若夫高祖之召栾布明帝之引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以延其寵聞兼能徒誠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廉范　　丘　濬明

廉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而興五袴之謡此特宦業之常爾其平生懿行人所難及者有三焉年十五迎父喪於蜀蜀郡守乃其父故吏厚資送范范不受扶父棺同溺水得救僅免一也為鄧融之功曹融被獄范變姓名為獄卒衛侍融至死竟不言而又葬融乃去二也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誅莫敢視者范獨往歛之至觸顯宗之怒而扣辯以免三也噫范之孝義可謂其愚不可及矣但依托竇憲得無愧哉

評　廉君三不可及藉此為之表見

人物論十三巻終

莆中　鄭賢元直　輯

明帝　　范　曄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内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爲言夫以弘人之度未優乎

明帝　　屠　隆明

孝宣精閲吏治每選牧守輙經明堂天子親課焉誠重之也至于元成内閣外戚継蹤用事權傾主上一時民牧非此曹之親

戚之率則其所羅薦乎儲者也卒使闒茸卑顔蘇甄爲寳近西京吏治日益卑汚而孝宣之政無復存者接文繡於倡優則貴人卻之矣衣稠羔於戚厮則上客不服矣今今樸遨所睨之夫抱關傭賃之子登爲大夫盟爲縉紳翹然立於黔黎之表而擾其治爵重祿縱不爲吾民蠹寧無羞朝廷而輕名器乎明帝去此事幾兩世耳安得不重懲之也嗚呼懲於韓彭之亂而賢者鄧禹賈寇一切罷棄懲於元成之亂而親若公主之子不能干一郎明君之慮患深爲戒至者大較然也

評　激昂感慨非徒溢美

丁鴻　　范　曄

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逃周伯夷率絜潔以去國未始有其讓也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彖不亦淂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愼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彖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與

鍾離意宋朗　　范　曄

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離意之就杜請過宋朗之廷争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誠則不詭本於諫諍則絞切彼二子之所本淂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

東平王東海王　　范　曄

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彖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斯蓋明哲之所爲嘆息嗚呼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東海恭王遜而知廢爲吳大伯不亦可乎

東平王　　　　　　　　　　　　　　　戴溪 宋

夫為善之人從容中道明無人非幽無鬼責浩然天地之間俯仰無愧心平而氣和神安而體舒天下之樂豈復有大於此者余悲夫世之人以憂為樂而卒莫之知也憂樂聚門樂未去而憂隨之漢諸侯王大抵皆驕佚放恣夫其為驕佚放恣者豈不以為樂哉曾未幾何身死國亡其禍慘矣豈非前日之樂乃所以為後日之憂乎善夫東平王之言也豈獨善保其國而已哉雖懷道致義之士隱約窮閻明於利害之故察於人情之變然於天下之義理深沉默靜灼然有得於心者其論亦無以過此也

班超　　　　　　　　　　　　　　　錢養廉 明

漢紀載平陵人班超仲升奉賓車騎命攝司馬假旄旛馳使西域入鄯境中適匈奴使者來多設間語為漢齮齕廼會從事三十六人乘夜問起殲匈奴使者鄯善王大懼不競請稱外藩稟要束即西域外數十國靡不南望稽首質子輸贐示無攺圖彼超所云探虎穴得虎子言若著卜而符合也事亦大奇甚矣第議者哆口而譚已事輒詆超為外徼啓釁募功不贖過吁嗟虛內事外聖賢所禁吾即不敢湯為班生禮然綜覽其事果誠如議者之說耶吾不知盡然也夫自入漢以來蓋世有匈奴之禍矣高皇帝神武英傑不階尺土以泗上布衣提劍而収祖龍之籍被重瞳之夫至白登一困七日不食賴曲逆獻秘策厚賂閼氏累棋之厄始解呂后一慵悍女子耳以隱慝單辭赤侯王大臣之族不啻承蜩而嫚書相辱葷葷忿恚不平諸臣錯愕相顧藉口豺狼未聞有操一矢赴酒泉張掖之間者而超以慱帶使臣乘機伺隙取虜屬而鯨鯢之是一舉而上刷高皇之恥下洒呂后之羞頑不偉與即微論此武皇帝大畧雄才睥睨一世而衛長平霍驃騎李北平輩皆所稱虎臣飛將也然而今日冠朔方明日犯代右無歲不有匈奴之患即天子自將登單于臺亦第以窮言恐喝未能堅京觀而奏成功而馬邑一役真令天驕姍笑為中原羞甚之貳師將軍操八十萬衆出燉煌僅得大宛國善馬而士馬物故且什五焉超乃不煩領甲不費斗粟身被金戈弄胼胡于股掌之上斬刈而震叠焉直令氈裘褫魄讋慕降心壯士伸眉吐氣耀邊陲而輝今古亦漢庭一大快事也安得而偹責之也故吾謂議者之說未盡然也然議之者將毋曰王者不治夷狄惟是信義綏之而仁恩結之也嗟乎以和親加縉之日而律以舞干因壘之風詎得稱諳于時勢者耶夫漢之匈奴視虞之苗周之崇馴悍何如也縱謂夷夏畫疆而國不毛甌脫得之無足為武然彼鷙狠鴟張情欲叵測王關雖閉能寔然忘南牧乎即稱者武皇帝威靈且時若虜雖有信義安所行之是超之此舉出萬死之計消百年之憂固鄭莊公所云是遍

窺此聊以固圉者耶盖昔李牧之守鴈門也匈奴易而忽之彼椎牛饗士前呼奮勇一大創之而匈奴屏迹不敢犯趙者積數十年超之謀倘亦牧故智乎超通西域留而鎮撫垂三十年及上書請老詔以戊巳校尉校之廼任尚問超平易寛省之說曰爲平無奇絆持過猛未幾而西域畔者蠭起是尚之處置違宜非超之開釁而貽患也余觀超女弟伏闕娓娓累數千言迄今讀其始末猶令人愴然有悲心焉曩令超而貪功始禍固宜一日遽叔胡云帰去井里羈處窮荒髮且種種短矣然後乞骸骨還還一載而遂以卽世回視去百里外頋娉子語剌剌不休者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故余卽不敢效腐令嘈嘈爲班生左袒

而安敢隨俗附和猥以議者之説爲盡然也雖然超之功卽不朽然亦姑試而偶獲之也當是時盍掩匈奴之不備且幸西域無人耳令復有知勇者出背城借一與超從事超得復舉三十六人橫行匈奴中以歸報漢天子不然而從牧海上幽而置之若困子卿者然超亦安得懷通侯印勒景鍾而銘太常哉而兩者超卒得以自免亦武皇帝餘威爲之先聲在矣嗚呼涉水蹈虎自昔戒之君子而欲成超之功盍先戒超之幸也

評　終篇謂班生立奇功未歸于幸議論無遺

班超　　范　曄

將取乎而反德用而武畧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在超深陸奮西域之畧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勲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耿恭　　范　曄

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後以見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盖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爲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塡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爲歎息

章帝　　范　曄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察事從寛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藩輔克諧群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祥瑞合於圖書者數千百所嗚呼懋哉

章帝　　彭汝賢　明

名實易淆是非難辯故察廉墨之吏易察俗吏難察寛猛之吏易察俗吏難何者車旃稱朔丞意爲茅乃自古恨之矣況其所謂矯飾焉者方且貿名禁以眩惡賭异奇詭以愚上下人主猶

不毀實一有雷同鮮不以鍜鍊最惆悵矣夫布帛華於錦繡粟貴於珠玉言實用也王后華而不靡雕龍飾而不兩言虚名也務名尚實之效大都似此矣故所謂安靜之吏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者有味乎言之也嗚呼吏可槩以不煩稱乎質訟盈庭者託思過矣案牘盈閣者託卧理矣姦宄縱不敢者託蒲鞭矣當是時天下多情窳之夫而弛之才捫心退矣噫說在乎左氏矣政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寛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威此千古治道之衡也史稱章帝長者自是而漢業遂衰謂帝寛仁之過夫帝承明帝苛察之餘能與天下休息所謂救沸而去薪者也若帝之後正用威之時矣使其子若孫能一振刷之以攬權除奸則外金之祚豈其靡靡至爾哉而玩愒之仍愈趨愈敝乃後之人尤也非帝尤也

評　前惡俗吏後言章帝以寛仁承苛察不為過而過在後王是識治之論

郭躬　　　　　　　　　　　　　　　　　　　　　　　　范　曄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

陳寵　　　　　　　　　　　　　　　　　　　　　　　　范　曄

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下僭寵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以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第五倫　　　　　　　　　　　　　　　　　　　　　　　范　曄

第五倫峭覈為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寛厚將懲苛切之弊使其然乎昔人以弦韋為佩蓋猶此矣然而君子佟不借上儉不偪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和帝　　　　　　　　　　　　　　　　　　　　　　　　范　曄

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去來亦有數也

和帝　　　　　　　　　　　　　　　　　　　　　　　　胡　寅

孝和幼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鋤竇憲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克納嘉言四夷希侵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實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張揚厲曠闕多矣帝既崩長子有痼疾少子生始百日於是乎迎立清河王慶豈不善哉而太后有異心焉斯可恨

也

竇憲　　　　范　燁

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大半矣而猾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終耶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洛之表飲馬比鞮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末釁以降其實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帷之間非復搜揚側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竇將軍念舊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

懷琬琰以就灰塵者亦何可支哉

竇憲　　　　胡　寅

竇憲刺殺諸侯罪状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顯加刑戮則外氏謹飭宗族安全乃信憲言俾伐夷狄冀憲之㓒討特以免死幸而克捷總可贖死今乃大行封爵貴寵赫然前日所犯不復追理使憲無所忌憚罪惡貫盈太后不能保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甥舅之好何厥所謂愛而不教猶餧而食之以毒可為來世之鑒矣

竇憲　　　　趙　犄

竇憲之過惡在章帝時已不容貸矣至孝和立愈加強横公卿大夫皆畏其黨莫敢言蓋以太后為主于內親黨根據于外也帝亡且情然震怒盡收憲等下獄收憲印綬迫令自殺遂使千餘年深根固蔕之強臣一朝芟滅殆盡以彰天子之威權以震朝廷之號令以動天下之耳目以服大臣之心志可謂剛明雄斷不愧孝昭之烈矣惟可憾者當時袁安任隗居三公之位帝不與之謀而乃與鄭衆謀之竇氏雖除而寺人之權從茲盛矣諺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此之謂與

班固　　　　范　燁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燦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叙

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倦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知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知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班固　　　　胡　寅

班固史筆自司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其見古人行事得失成敗之迹不為不博人物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為不詳者外戚禍敗之釁則又亹亹言前日事固乃為竇憲賓客以致殺身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乎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

以此敗者是故君子寧樸而野不為華而史也

安帝　　范曄

孝安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徹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遂始失根統歸成陵敉遂後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舊台斷以荅天眚旣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樂恢何敞　　范曄

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后臨朝竇氏憑盛戚之權將有呂霍之變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故能挾幼主之斷剿奸回之偪不然國家危矣夫竇氏之閒惟何敞可以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廢黜不顯大位惜乎過矣哉

袁安　　范曄

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閒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王充王符仲長統　　范曄

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以為世非胥庭人乖鷇飲化跡萬肇情故萌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毫以乖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用明居晦回穴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化則一亦有宥公族黥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斂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惟時寬猛相濟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衰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寔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數子之言當世之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為誕辭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塞可得而言焉

仲長統崔寔評　　郭子章

夫治世之術[illegible]宋始有崇寬猛之治斯任安和遇險傾斯崇嚴

人物論　卷　十一

人物論　卷　十二

虜諡曰各得其說程世道以為權而質之王道類偏也王道準乎太始嘘唫以代用慘舒溽更蕩平之風出焉委神於安和則謂取精黃老矯意於振厲則謂藉口申韓其較近世有是耶嘗以仲長統崔寔二子之言讀之可唶感激率以拘攣古法為咎而願與天下更始是何不避苛急之名而以繩束自附者蓋惟世變之故也嘗畢見漢季呈路觀塞天子之神靈不奮而奄人戚里弄威福於掌股之間習俗頹靡豪滑自逞峭函既傾宛洛亦敝豈復文景時哉故崔生謂梁肉不如藥石而仲氏尤惓惓於嚴斷吏人鈹滑輕於犯禁於是欲復肉刑授地不均素封者滯財為長於是欲修閭井末作活巧農桑無所勸或相距數百里始

邑焉於是欲立長大倉之積寡祿薄無開私門於是欲定賦稅事歸臺閣儉人猾用以釀成禍災而公孤虛受其責於是欲尊任三公是二子忿世嫉俗將一切修飭行之謂是救弊之術宜爾愚竊有不敢盡然者夫孝文除肉刑一詔仁意藹然至今誦之使窮民有起色且人臣將恩德是導而乃牖之刻乎國家既多事矣多設官何為者民安其業欲強增損之若之何其不相聳愚謂二子之論大都皆忿激而過者也其所可者在任三公致教學嚴才選修武備遵時定制數度耳抑又考其時勢大柄下移神器搖動東漢業已憊矣其不用二子之言也固無救即用二子之言亦無救不用其言其定也如所書靈獻之事矣用其言而得平如東漢復虞階禍夫王道調劑隨時寧矯偏若此之甚哉故二子者憂時則切而於治道則偏也

評　二公持論之偏類能駁之矣然憂時救世之心不可不諒如任三公數事鑿鑿可行是得褒貶之公者

仲長統崔寔評

葉向高 明

昔漢仲長統作昌言崔寔著政論用以剖擿興衰切劘世主詳哉其言之矣世之論二子之言得失不同大率其得者均切中當世之膏肓而其失者在統或迂闊而遠於事情在寔則感憤而不究其正也統之言曰賦役宜增也肉刑宜復也井田可行也敦朴節儉長僞之風也夫輕徭薄賦帝王之盛節文景之所

以富民也武帝之所以虛耗也已事可徵也統將右武而左文景乎夫三代之法善矣然有云之而便者文之除肉刑是已有行之而不便者莽之議井田是已拘拘於慕古之名將莽之是而文之非歟矣乃其以儉為偽也儉而偽直公孫然耳然一狐裘十年而稱賢佐也露臺惜百金而稱賢王也胡為也夫不禁天下之奢而儉是惡統之迂闊而遠事情多此類也此統之失也寔之言曰為治不能純任八法宜參霸政且証以春秋之褒桓懿文又云文帝以嚴治非以寬治夫王霸如冰炭爭瑟然詎能參之春秋黜霸之書也即輗氏有定論寔欲伸已見而誣聖人何哉秦之暴而漢承之也非文帝寬仁休息至武而脈斬矣

文治雖本黃老乃其資質以仁厚勝寔見東漢之削弱欲矯之以嚴至引文以繩其說寔之感憤而不究其正多此類也此寔之失也乃其得者固多矣統以漢世不任三公事歸臺閣馴致宦官外戚竊持其柄賢否混淆選舉貿易下傷百姓之心上失三光之明其言蓋惻切而有餘非寔言當世政多恩貸如馭委轡而馬駘銜方將鉗勒鞬鞠以救之其旨蓋為五侯用事跋扈煽威與黃門常侍橫而發此皆漢室傾頹之大原而時之所禁口卷舌而不敢吐乃二子慷慨發之蓋讀統言至國家漏神明于媟近輸權重于婦黨寔其肉藥石之喻真切中當世之膏肓者也故使光武而不廢三公之權即賦不增刑不肉田不井不害治也章和安順之世而毋藉宦戚以神叢即紺孝宣之雜霸用文帝之寬仁不害治也而二子覩其一隅而失其大方伸其欸欸而忘其哆哆甚且捄既于此駕惡于彼快心于持論跌戾于政經此所以得者固多而失者亦不能掩也要以天下事勢有所防必有所獘救獘之說有所激必有所偏防寬獘嚴防嚴獘寬防三公而獘宦戚防宦戚而獘藩鎮防藩鎮而獘削弱自三代以至今茲遞相矯也遞相獘也憤世激俗之君子亦姑就其患之所由生而為之藥其言之不能盡軌于中正亦無足怪者愚獨怪外戚之禍止於漢而宦官之禍至更歷代而不能去其故何也毋亦世主狎近習大弛近宰相太疎輕重之勢成寬嚴之用失致然與繇襲之弊公理也公理之嘆息咨嗟乎千[illegible]論也其微意固已慮之矣夫論治而要其極則虞廷之九德周官之八政尚矣三代而下識時達變若二子亦安可少哉

評　駁二子論治矯枉過偏獨其箴中官外戚之意切中膏肓未穩天下事勢其論之跌宕奔騰直追秦漢

虞詡　　胡寅

虞詡二科所募以常理論之皆常法所當治者取一時之用平難平之賊譬猶以蠻夷攻蠻夷也又使此三科之人因立功得以自新一舉而數利焉若非馬稜知詡之賢寬其譴責使無拘閡詡亦無以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而用之為難鄧騭能存李郃楊震矣乃以異同之議失之於詡懵而知其善果不易邪

左雄周舉黃瓊黃琬　　范　燁

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辨論其才論定而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故王者得其人進士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士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而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沉滯者方互推詭數術名者依其短筭寔者挾其勁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

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冥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
𧷤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
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
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
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
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
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
帥之弘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
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
高謀彊埸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詞舉措禀其成式則武宣之

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
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
彌縫衮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
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絜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
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
雖折而來軫方遒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
力之為乎嗚呼

楊震　范曄

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誠以負荷之寄
不可以虛冒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
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
矣遂累葉載德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常平
方之蔑矣

楊震　李東陽 明

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下有厚地兮上有蒼旻緘不吾知兮吾
心有神金獨何為兮至吾門吾閉吾門兮省吾身

評　發前人所未發

楊震　葉向高 明

伯起當王密之餽惴惴焉長天地人我之知而卻之其廉風清
節凛凛動人矣第密敢懷金以餽則伯起之操未必如寒露之

王壺未必如峭壁之凌霄令其冷然毅然不可向邇躋攀則懷
金之客將有望門而嚴憚矣故與其卻于既餽之頃孰與令人
諒吾之守而不敢致與其畏四知而卻之孰與令人畏我而不
敢犯為不卻之卻哉宋傅欽之介泰觀以謁陳師道知其貧懷
金餉之及接其貌聽其言論竟不敢出口震得不若師道乎噫
代而季也苞苴公行錢神肆橫求如震之知畏者何可多得哉
九原可作吾願為之執鞭

楊震四知　顏鯨

甚嘗謂人以藐然之身寓形于天地其所退藏慎守之者獨惟
此心而物欲之在天下雜然並至皆得入其中而搖之趨赴之

形遠于奔駟潰洪之勢過于湧泉傾側之謀險于山海機械之用便于轉圜蔽錮之深絡于城府是故天王求金則紀法不守重器有賂則篡弒可侯鄭人歸璧則許田可假賓客受間則松栢之歌聞華陽納賄則奇貨之謀售千金為壽則佚累之頭破廷尉受遺則絳侯之族全狐白來獻則孟嘗之囚脫官錢可盜則匡衡之名除甚矣利之能溺人也又況投之以無所復存之地媚之以私恩啚報之言致我以不可辭之名使非名義果斷慎獨不欺之君子未有不與濟俱沒者也關西楊震東漢之翹楚也方其居家授教絳帳燃燈其用志苦矣研究六籍義利辨心其用功密矣家貧蔬水寒無完衣其操履清矣冠雀含鱣三

公致應其舒召遠矣晚歲登朝就徵鄧騭其見遇幸矣而時之所值乃多變迷心之安帝也其夙夜砥礪正色危言將欲激揚風流澄清仕路蓋終夜撫枕當餽忘食者也茂材王密果何為者也而能奪之哉當震之出鎮廣陵道經昌邑乃夜懷黃金十斤以遺之是欲以苞苴我也是欲以金穴我也暮夜無知之言其謬尤甚善乎楊震拒之之言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噫甚矣震之能不欺暗室不愧屋漏而可以語慎獨之學矣囬視掛劍東鄰之風真千載一轍延及子孫四世清德為當代所宗其敬慎之餘流而漸溢之乎關西夫子真不特漢廷之人物也其後宦官竊權獄以私帑蓋以賄成十九侯之門競開而

三不惑之風後息西園之錢滿貫而四知之節不聞奸穢殖而忠良痒銅臭聞而慄金集其無震以風之乎雖然震能却千金之遺不能杖簪于三公之貴能惑王密之心而不能班爵于王聖樊豐之惡能矯持于幕夜之時而不能善處乎明夷出門之日以一乳母之故太尉之章三上而不能去道之不行可知矣猶欲抗言正色強聒之于主德方昏之朝群奸竊據碩影無儔其知不足稱也已未幾策收印綬飲酖行宮露棺道側之悲海內皆為流涕豈君子保身之幾哉苟非天變之作呂強之奏深為桓帝之聽則窮鳥之悲又當何如矣若震者亦君子而未純者與

評　取其有却金之廉而惜其無保身之哲最當

黃憲　　范曄

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黃憲　　袁黃 明

破巢毀子則鳳凰不游于郊焚林剪卉則靈芝之不產其域何者物固擇所托也而况人乎故國風有好我之音易繇著遯尾之厲明哲保身察于所以先幾藏頭濡首蒙夫由之蹈難得失之

逆斯其判矣使叔度當時虎踞狼鬥餘波濡尾眷龍猜鶚透雲
露芉則一時功名富貴誠有之矣慎陽梓里亦不免與諸君同
朽腐安得流光今日蜚騰于茲若是哉噫叔度雖未得為漢臣
其所以寢奸激懦深根固本以延漢業于垂亡即曹操臨終猶
不敢顯逞凶叛者未必非其貞孤之節有以默禪之也吾乃知
名節之重於勢位故于叔度有餘思焉

黃叔度祠記　孫繼皐 明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壞其君以職事薦蘋藻于祠
下周覽太息乃始葺而修之蓋東漢之世距今千三百年其人
與骨朽已久矣而其祠輒壞輒理其名猶若新也夫俾叔度與

當世之將賢豪比跡而論烈則慷慨不若李范死國不若陳竇蓋
史亦謂其言論風旨亡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
也嗟夫方漢之季士爭騖卓詭之行相矜以聲相高以死當是
之時服桁楊齒刀鋸甘心而不悔者蓋肩相摩踵相接也其禍
至於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咎諸賢之少激矣叔度
何不足爲蕃為武為膺為滂顧以為損吾生亡救於天下而又
趨之吾弗忍也吾既不能以一木支大廈之顛而又沾沾百里
以為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深若太丘朗陵者吾又弗為也
所謂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者真知叔度哉後世泛沖之夫
以為叔度名跡兩晦此特善自匿者嗟乎荀季和之賢也郭林
宗之鑑也戴良之高才也蕃舉之盛名也咸匪樂自損而妄晦
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去疵吝叔度之長豈直善自匿也乎
哉假令叔度而遭時得從其建豎必在當時諸賢之上何者善
藏者必善用倏而蠖屈倏而龍躍自千載之下揣度之其辨此
也必矣惟其實能辨之而其言論風旨又一世所見此真善處
濁世者迺叔度所以賢也雖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迹欲晦
之而後之人乃區區尸而祝焉豈叔度之情乎蓋名以濁世晦
者必以清時顯古之翳迹岩藪而垂散來禩若非一也則叔度
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哉且使後之人游於其
祠而夷考其人緣其人以求其意庶其有風乎則某君之為是

舉也知政本矣余故記之以詔來者俾永勿壞

評　叔度之卷非諸公比其建竪亦非諸公所及是善論叔
度者

桓帝　范曄

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
祠浮圖老子斯將所謂聽於神乎及誅梁冀奮威怒天下猶冀
其休息而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自非忠賢力爭屢折姦鋒雖願
依斟流彘亦不可得矣

桓帝　南宮靖一 宋

桓帝以來政還五倖刑淫三獄姦邪肆虐流衍四方智愚混淆

處非逆置可謂亂矣然猶綿綿延延不至于絶者上則有公卿大夫陳蕃李固楊秉杜喬之徒面折廷爭用公議以扶其危下則有苻布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鳩衆論以救其敗矯潔成風放言成俗士有不談時事則共笑之牧豎皆得以吁呼之是故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惜夫黨錮諸君子生茲不辰適丁亂世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大勢如長江大河不可復返而諸君子欲以區區之口舌障其流而回其瀾噓枯吹生揚清激濁御李膺候林宗侍范滂碩登龍門碩同仙舟碩就下坐碩與月旦評三君八俊之名八顧八及八厨之號私相品題自立標的而挾彈操弓者已睥睨於左右矣天地一網罟高飛竟何益

卒之禍連朋友殃及無辜諸君子其自取夫若夫黃叔度之氣象溫厚圭角渾然卓卓乎鴻鵠在燕雀之群非復東漢間人物下此則郭有道之識高量洪才優慮遠陳大丘之處心持平天資最美亦有可稱者焉

桓帝　　顧充

梁冀欲長保富貴迎立蠡吾意氣凶山操行不軌勳德比周公食縣比鄧禹禮儀比蕭何甲第比霍光紆青拖紫朱丹其轂姻被濃恩榮寵甚一家為天下貴門後世外戚之驕未有若是者使帝顧明其罪與衆棄之則不出中旻大計可定而功乃出於五侯令虎豹窟於甕場豺狼亂於春闈是猶解酲當以酒也由是

左回天且獨坐徐盱虎唐兩墮並作妖孽饕餮放橫斯時也天垂異地吐妖國家有三空之阨正人主焦心毀顏之時而乃騁心輿馬之觀弃行老子之祀貿比干之忠者或幽於清室張如簧之巧者或盱於廟堂終身暗惑未有勝政害毒四流在人骨髓吁桓之為桓可勝嘆哉李膺范滂諸君子生丁是時蹈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壓之禍也乃欲以抔土而塞濁涇握石而補崩山噓枯吹生自為標榜品覈公卿裁量執政立的於此使人得以彎弓而射卒之一戰不勝公議敗績大姦何隙而海內人譽激為黨錮之禍人之云亡如邦國之殄瘁何

梁統梁商梁冀　　范煒

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終以恩謹自終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商協回天之勢屬彫弱之期而匡朝恤患未聞上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輿粟盈門何救阻饑之阨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況乃傾側孽臣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梁冀　　尹起莘

梁冀之死桓帝特以忿橫怒而殺之爾非能討有罪而正王誅也然當冀擅權之時誠有未易然者迨其既斃無復顧慮漢朝諸人盍亦申告于朝紏舉本初鴆毒之禍顯明大義討其不赦

之罪殘裂其身汚瀦其宫占廢幾討賊之義暴白於天下而當時
則弗暇也吁誠可嘆哉

張衡　范曄

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與
推其範圍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
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量斯思也
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

李固杜喬　范曄

夫稱仁者其道弘矣立言踐行豈徒狥名安己而已哉將以定
去就之槩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合死與義合也夫專爲義則

傷生專爲生則騫義專爲物則害智專爲己則損仁若義重於
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上以殘闇失君道下以篤固
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爲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爲求生以害
仁也順桓之間國統三絶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
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
任也觀其發正詞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
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李固杜喬　張栻

李杜二公精勁忠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然猶有生氣其視
胡廣趙戒輩直不啻如糞土也但恨於機會節目之間處之未

盡要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熟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
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
以苟也一爲之屬既涉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若矣此其失之
於前也方質帝之弑也固爲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
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幸固便當召尚書發冀
姦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盛然名其
爲賊逆順理殊盍可誅也此間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
推究侍醫等舉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以懈弛
其幾既失固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制於賊豈
不失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

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
之不白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
清河王之立廢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爲冢宰理當
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盖非所問況如前所論順逆之理
冀必無以逃死耶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
社稷重受害矣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
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慊是見必贊固爲之矣及繼固爲相已制
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荀爽　范曄

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徵並謝病不詣及董卓

當時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
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傷其情以為出處君
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迹以匡時荀公之
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觀其遜言遷
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及後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
屈道固委蛇也

荀爽　　劉鳳 明

夫龍神物也時而泥蟠時而天飛凡以奮靈德而澤蒼生故稱
神耳荀氏何人顧爽爽焉以八龍稱哉爽又何人顧煒煒焉以
無雙稱哉藉令其審出處之機時不可為則潛于深淵大澤時

可為則起而佐天子霖四海奚啻龍之屈伸惟時也柰何爽也
于董卓之召隨即赴焉未十旬而取卿相當是之際爽年已黃
髮矣曾不辯此且居位又悠悠唯唯畧無寸樹惡在其為龍也
胡以得此聲於潁川間哉得無乃商陵君之陵鯉也者夫亦好
名者交相標榜務在矜衒之過也黨人之禍從此釀矣倘所謂
戰野玄黃之偏乎

陳寔　　范曄

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權故俗遂以遁身矯激故言為高士有
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
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
離群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
貴驕所謂聲教發於上而風俗清於下也

陳寔　　蔡邕 漢

先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而行於鄉黨則
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
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四為
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
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謐會遭黨事禁錮二
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瀆下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

閉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特
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
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衮職
群僚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慚於文
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於公相之位也

李膺范滂　　范曄

李膺振拔汙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
立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慨波蕩而從之幽深牢
破室族而不顧至於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
將廢也與命也

李膺等論　　賀燦然

蓋君子處世其無樂乎其有激也激則人得以瑕疵我而其說也且嚴其竊行而天士君子非處世之難也處世而能砥節礪行之難也亦非砥節礪行之難也砥節礪行而能匡扶世運之難也亦非砥節礪行而匡扶世運之難也道愈尊名愈高使天下陰受其福而已不尸焉之難也苟徒以名相高互相標許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卒之招謗集禍不能保其身而國隨之則李膺諸君子是已昔東漢之末李元禮擅人群之譽天下翕然宗之士蒙其接遇至比之登龍門云噫此元禮所以不能挽漢祚之衰而身與國俱殞也夫元禮風節矯著為八俊首稱當將

所稱譽毫以執鞭為幸其人品詎不卓然寔奇偉哉雖然所貴乎君子謂能變俗謂能保身謂能弭亂而名高不與焉自光武復嗟漢禹褒崇節義首封卓茂友嚴光于是海內瞿然禮風一洗西漢脂韋淟涊之陋則人非堕名檢之患患在矯矯者之易缺耳李膺諸君子即不宜與世乾沒要當挽激亢之習而還之大雅養天下和平之福豈宜復煽其波而揚之也且君子小人君薰猶杳素然即君子不為眾世駭俗之行彼小人猶且思一中以逞而況乎君是之嵌嵌也乎要貴乎內朗而外闇行峻而語遜使君子與我際交而無其迹而彼小人者亦無所債怨不乎於鼓而思中以禍獨柰何元禮諸君子之示人以峻而身之

不恤也且君子將為身乎將為天下乎如其為身也以旦夕之命博千古之譽亦延世矣而要非所論于聖賢之道也如其為天下也吾身享孤高之譽而使天下蒙慘酷之禍又寧無寒心哉蓋小人之肆毒于天下常成于有所激君子固不得毀方瓦合側足權倖要在圍之範與之內徐觀其機而潛為之制苟徒矛焉務以名于天下使彼小人者常指髮而怒裂眥而視思以甘心于我而其禍且中于國矣彼曹節王甫之亂漢也則陳竇李杜諸君子激成之也其罪豈獨在宦豎哉善乎老氏之言曰和其光同其塵挫其銳解其紛夫和光可以變俗同塵可以保身挫銳解紛可以弭亂即老氏不盡醇于道然用之以處亂世

可以免于禍郭林宗殆庶幾乎而柰何元禮之不講于此也故曾模楷之人傾動海內而建寧之禍禁已胚胎醞釀于其間高明之室鬼神且瞯之則所稱龍門者固謗之階禍之府也故曰士君子甚無貴乎其有激也然則杜欽谷永孔光揚雄之流為愈乎李膺諸君子乎靈獻不君炎劉之祚不絕如綫鷙如卓莽如操猶然頓畏清議睥睨而不敢動則皆三君八俊之所留也語有之身名俱存者上也身泯而名存者次也身名俱喪者下矣然則與其為子雲我寧為元禮

又評　破柱取朔信乎過激闇宦之怨愈不可平後來黨錮之慘實激使然也

人物論十四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十五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郭泰　范 燁

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難徵故深厚之性詭于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孫言危行終享時晦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郭大碑　蔡 邕 漢

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矣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嚮和若循百川之歸巨海介鱗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巳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崖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歿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功烈奮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

評　蔡中郎自謂平生碑文惟此為不愧信然信然

郭林宗　陳 陟 明

夫郭林宗者東漢黨人流也而獨不罹于黨人之禍吊古者遂比之大雅之美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林宗有焉嘻林宗其果足以稱是哉吾直以為幸免耳夫兩漢之世宦豎之禍非小也其毒中於一二君子則天下已為之駭愕目以為非常之變卒未有若東漢之季典黨錮之獄盡羅一世之豪傑而置之死地者也此其禍寧減于秦時焚坑之烈哉然吾以為其罪不專在宦豎也縉紳士實有以激之相排而自入其阱也當其時最甚者莫如李元禮范孟博輩猶次之乃林宗何一事不與元禮共哉縉紳之所甚榮者惟龍門宦豎之所甚嫉者惟龍門林宗與元禮共也縉紳之所甚榮者惟仙舟宦豎之所甚嫉者惟仙舟林宗與元禮共也以至太學諸生互相褒重則林宗為之冠而元禮次之俊顧有號矣則元禮首八俊而林宗首八顧林宗何一事不與元禮共哉一旦元禮被禍而林宗免君子遂謂林宗以明哲免林宗果以明哲免哉吾以為是直百步五十步之相笑也然則林宗奚以能免曰幸也元禮仲舉孟博諸君皆任于朝而親仇宦官故宦官惡之特甚而禍最酷林宗雖名不亞於諸君以無位而免又其餘諸君子皆傳相告引而及於禍林宗

則最為諸生所尊信者諸生寧死於王法而不敢引之故免其
後元禮輩俱已攅死宦官之怒少殺必窮其獄則恐併及其字
弟故林宗終得以免歟削林宗者所謂已觸三面幸以一目見
亮者也明哲云乎哉史曰林宗雖好臧否人物而不為危言覈
論是以獲免嗚呼諸黨人豈盡由危言取禍者乎亦不過好臧
否人物互相標榜致之耳彼以陳太丘視林宗何歷歷德讓君
子也而以未離其類猶且不免林宗安能韜晦于太丘也我故
曰林宗之不罹于黨人之禍幸也或曰漢之黨人盡一時奇備
卓犖之士皇甫規自以不與黨流恥為三川豪傑而孟博之母
亦不悲其子之就僇而深幸與李杜齊名林宗即不幸而與其

禍猶不失為林宗也嗟夫昔鮑宣子之刑于齊也仲尼譏之以
為其知不如葵天生我七尺之軀將為天地扶植世教乃不知
自愛而駢首而死于宦豎之手獨何心哉林宗輩不足貴也必
也其庶乎則申屠蟠徐孺子而已吁使天下猶知有申屠蟠徐
孺子也亦岌岌矣他日董卓之辟二子之不為蔡邕氏亦幸也

評　重責備林宗

郭林宗　沈容賢

古之所為士者非苟為高而已必其道術之深有足以與世相
印激而不亢者夫是以其名彌高而身彌不挫夫矯行之士耿
介拔俗嘯不自致寰區之外而亭亭物表哉頎其抗憤矯激之思
往往濁一世而斃其身於是詭俗而一流于峻天下得以四起
譏其後而名適為君子詬夫惟遠識之士志潔行柔外圓內朗
不以身之皎皎受物之汶汶亦不以身之察察挫物之攢攢是
用脫轟囂而名高矜廉屈而不毀而身名俱全故曰柔德而處
萬物不能害其身虛心以遊當世不能撓其度於乎庶幾焉者
其郭林宗乎今夫草木之落也必於待黃之秋而衡門之蓄獨
茂塵礫之沸也必于會風之候而寒谷之雲不飛彼其所全者
高所托者遠則固存而不毀于時卬峙而不搖撓然動于物故
夫古之君子志意脩而驕富貴道義重而輕王公雲壑居而傲
百氏藪澤就而泥金組夫豈徒獸立高山之頂憔悴江海之上

與烈裳裹足之士枯槁赴淵而已蓋恍嫉夫雖盱而姢婟者抗
塵走俗俛仰尊貴而為是矯矯者以振而維之也是故天下方
哫訾慄斯喔咿嚅唲以汙生于是超然高舉以潔貞天下方突
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于是廉潔正直以自清天下方嚴嚴
與雞鶩爭食于是嗚嗚與黃鵠比翼天下方泛泛若漚凫與波
上下于是昂昂若千仞之翥矣以其皭然矯俗之思必不瑣瑣
焉從俗富貴浮沉世故而之數者一有感于其前則必齟齬謀
盭而不覺其峻去詭行不可一朝居于是天下病君子之激而
君子亦未免以其胍胍者激天下掛冠採藥庶幾箕山之節而
辱行一湯至沉清泠以自潔剸頭蹕歎上似商山之風而沐猴

諸至其與鏤以如飴亨茶遊嗎笑傲畏壘之迹而清議一横
至熾衣冠于烈焰故曰皦皦者易汙嶢嶢者易缺言徼訐之禍
也又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言遠患之遠也方永壽延熹之
際大將軍冀錮士口蔽主聽而太尉廣司徒綰司空朗輩蹴蹐
卿要而莫敢誰何于是太尉寔稍稍持風裁維其間而范孟博
李元禮陳仲舉王叔茂岑公孝諸君子繩引而起晝諾坐嘯則
卻公卿之論議而不碩褒善糾遠則毅合柱之閹孽而不恤模
楷俊秀則尸已宥之宮戚而不忌而碩厨俊及則結南北之部
黨而不變大都以其悃悃款款之思濟其憒俗矯世之念而郭
林宗者迺獨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彼其高賢歛于東

甌私慕動于角巾文舉識于齠齔叔度鑑于稠衆草蔬飯于季
偉芳名齊于元禮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而至于人之
云亡則私憂于邦國殄瘁而不爲離世異俗之亢瞻烏爰止則
隱憂於于誰之屋而不爲附景和響之詭故當其時若司隸校
尉元禮等百餘人或鉤黨而黨田里或囊頭而繫廷尉或駢首
喪氣而就戮或望門投止而不免而林宗既辟司徒舉有道
四十又二而以天年卒嗚呼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
必湍之諸君子者所謂秀于林出于岸者也林宗其猶入于汙
泥之中而蛻于濁埃之外者乎故孟博稱隱不違親貞不絶俗
而史謂其好臧否人物而不爲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

不及嗟嗟使當世諸君子胥若林宗庶幾哉鴻涯之遐跡草詳
之絶軌清議流而身名全矣而何孟博知稱林宗其遠親絶俗
已甚矧頡厨俊及輩又誰不危言激論跲躓于世而重取禍也
即夏馥袁閎二子稍稍得免而突烟毀貌至同傭人偃卧土室
妻子莫覿其胥易技係勞形怵心抑又甚矣而孰有如郭有道
之縱志舒節忼慨遺物從容于無方之外而不與物相攖撥也
哉於乎吳其道術深矣今夫水清至燭鬚眉察膚理然而升之
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則不亂于濁受濁
以濟物則不傷其清故水者善清濁之間者也老氏有言上善
若水然乎哉

茅容

方應選　明

余嘗讀東漢史所紀載烈士偉人其行誼爝然不滓蓋亦卓卓
矣若茅生者固士之雋與夫生事史冊不甚暨見迹其避逅林
宗出草蔬相飯一事何其奇也林宗無容喙矣若茅生者其亦
紹林宗之懿矩而無愧者與傳曰惟賢知賢惟德知德士君子
苟非意分之投則其志不孚而其交不入姜桂同氣薰蕕不共
處何者其意分固然也故伯楷倒屣於仲宣子敬書裙于羊欣
仲舉下榻于孺子真長推轂於張憑非其名行相高則其節槩
之相推擇偉哉千古遺芳也林宗者何如人哉東都諸君子望
重山斗名動嶠要而林宗固其岱也識叔度於稠衆鑑孔融於

騷亂勤師事於魏昭聲芳名於元禮推隱負守孟博勤思遺??舟中欽高賢於董甑其清標蓋可想矣彼茅生者吾不知其何許人頓一見林宗而奇之而授分結契若故人然者意生亦林宗之儔儷其所為風雅之操不愧林宗者與吾觀生之食母與所以款林宗也其家庭之間子母相融融然歷幾哉古孝子所為遺羹懷食者而友朋之誼殆不忝把臂入林投轄傾蓋之交者已夫人之行誼有以一節而上其平生矧以生雅度翩翩若爾生信非儔人伍與不然庭歷長者之轍門絕大賢之刺不啻於有道生信儔人伍而何足以聆林宗之謦咳也張范之契千里神合王戴之交經宿命駕生之觀林宗固素所欽票亦其臭

味之同者生信非儔人伍與雖然道未合乎中庸非聖賢所貴語曰君子見大則曲行為細東都諸君子其志潔其行高而其意氣太激所謂皦皦者易汚嶢嶢者易缺諸君子蓋不免焉林宗之行誼吾不敢苟訾然不能脫然東都之習而生也野合之次即帷洽無忤若是者乃林宗之峻行足以聳其志然與然則謂生濁世之佳士則可謂生中行之士則不可

徐穉　張九齡 唐

先生受天元休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迹以飛物故退居山林不荀爽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熹二年尚書令汝南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為輔弼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致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支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就及聞蕃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雞不薄意有所加生芻為貴士之感義寔哀世之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難群顏闔鑿坏以逝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必為至則褊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既絕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

已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逍遙而已哉

徐穉　曾子固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黑白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羅織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勵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趍死而不避百餘年擅疆大亂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

僅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黄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懐禄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于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厦將顛非一繩所維何栖栖不遑寧處此其志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顔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易彼也

人物論　卷　十五　九

申屠蟠超然免於評論　　黄道月

天下有烈士有高士二士何敢軒輕哉論者睹烈士之危而必伸高士謂其見先天下獨立塵表不與汶汶同波亦不與赫赫同萎嗟乎此有傷于烈士而故慕乎高士也愚則以天下必有烈士之名節而後高士得優游以順眞葆素何也自古及今天運豈皆泰平君王豈皆明聖賢良方正豈皆徵用奸邪篡逆豈皆屏息昆虫草木豈皆順長九延八垓之外豈皆納款接化天既不能保其常如此也于是忠臣義士扼腕而叱咤流涕而悲鳴捐軀命而就鼎叉上酬皇天中報國家下謝海内蒼生使九廟之鼎懸于一絲而安于泰山脩鞴之徒終身垂涎其側而不敢肆此其爲事近激其成風近沽聲華而其維持之功則亡慮且遠甚于時有超然者出當禍幾未兆而先覘其禍之必至于毒縉紳塲高蹈引身而退以山林自老卒之禍來一一如其料而若人者自全而名晦識光而道尊毋怪乎談往事者痛烈士亡辜而賞高士之先見也然愚必欲拂而置喙者則有說也夔出則巣許可洗耳周召出則夷齊可首陽鄧賈出則子陵可桐江故朝堂之上有人憂其憂而後江湖之間有人樂其樂既使天下無一人肯荷無一人収拾而必欲遯跡龜伏而遊方外稿體灰心而博萬世輕富貴之名吾知宇宙如彼其廣蒼生如彼其衆竟付之誰氏子也往亡論已東漢自光武反正明章繼

人物論　卷　十五　十

之宗奨名節士類喁喁通嚮往者更僕未數亡何毋后相接臨朝昏幼接立外戚當道當是時也顧厨俊及之名未立太學生徒之衆未盛宦官威福之權未張申屠蟠乃嘆曰處士其將横議乎不去禍將及人乃變姓名入山人無知者至黨錮獄起李膺范滂輩盡三木囊頭血污賊臣之手而蟠獨先去以戢迹超然得免於評論哲乎蟠也可謂高士矣彼視膺滂諸人不啻鸞鳳視腐鼠矣噫蟠亦漢臣子也彼黨錮諸賢爲誰而死耶死漢也爲漢而死不可以死耶死而寒奸邪之膽壯忠良之氣即不免于評論不得死所耶又何害于超然耶彼免評論者爲超然此不免評論者爲超然比干剖箕子奴微子去鈞三仁也故諸

豎不死則天常不扶人紀不振而亂臣賊子將比肩接踵各逞其無忌憚之為申屠蟠不去則清風不揚孤節不淬而貪夫私徒且抵掌哆口而誚天下無好修之士是有諸賢之烈所以顯蟠之高也有蟠之高益以成諸賢之烈也苟一以烈律天下則蟠迹于偷生一以高律天下則諸賢迹于傷勇不偷生不傷勇而惟取裁于理之中較量夫國家之重則死者之不免于評論也無超然之隱身而有超然之名節雖謂李膺范滂諸人與申屠蟠同一道可也昔禹稷過門不入顏子陋巷不堪孟子斷之曰同道正有見于出處之大義也夫信乎士君子在天下各行所志不必去則俱去死則俱死也不必以免評論者為是而以

不免評論者為非也使漢家之所藉重者止一申屠蟠而不在死難諸賢則自有天下以來逆節之臣孰為阿瞞者而終身不敢睥睨神器果蟠先去之力乎抑諸賢死難之所留乎論人至是則以身死漢且愈于以身去漢者也故曰天下有烈士有高士不可輕為軒輊也雖然孔子作春秋而罪我之議直自任之孟子好辨而曰予不得已彼聖賢且不免于評論且幾中評論之禍如之何而拘儒曲士輒妄議吾黨錮諸君子也何也傳有曰天下有道則士可危言是危言固有道之徵而危言以危身則君相之罪也若申屠蟠之免禍則較之諸賢為讓一等者而子又何諜諜效莊漆園輕誕之譚云

楊喬贊　方遜志 明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為虎故帖耳妥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為虎而畏之則必為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為物所動將為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乱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于下故小人得志以至于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賊盜兒若异豈眾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為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

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為可恥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苴蒯無以異曾何足顧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為所汙餓死而必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以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興也桓帝不為天下慮而為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後之不知桓帝者多矣獨喬雖遇耶吾常喜孺子為人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為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歎曰吾求友于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孺子而不

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予始

贊曰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為三公詘以非義萬鍾不從為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犖華裔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未言尚友卓哉二人

仇香　　焦竑 明

教化者民之趨向教化著而姦邪止者趨向定也教化廢而姦邪洶湧刑罰不能勝者趨向失也吾無塞其波流而尋其原本畧其誅伐而示其趨向一切嚴威慘礉之用棄置弗行而惟其

戒諭者勸導者儆懼而休嘉者則日勸無敢怠彼悖逆之夫安知良心善性不感觸覺悟而日以興起乎上無追捕之勞下無痛楚之恨而惟為陳人倫孝行卒反其初則導愚教陋視之簽奸擿伏者大有徑庭矣故導民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風樂驅民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衰衰樂之感非鷹鸇鸞鳳之致與吾因是有以知仇香之心矣彼誠以天之生人其孝弟純朴之性無弗賦無論聖賢即山陬海澨至愚極陋之民孰不興焉而豈畸於陳元且亭長雖小吏乎吾幸備位于此非能勤宣德化止邪未形至令民母子不相悅大傷風俗咎在上人深愧無鸞鳳之德為斯民觀矧敢搏擊刑驅如鷹鸇之逐鳥雀耶甚哉香之為循吏也噫嘻誦斯言者安得不凜然乎蒼鷹之猛而啾然于鳳德之衰

梁鴻　　梁肅 唐

君得天元純誕宜生知括囊道妙而游於世遭漢微缺澆風遂物君以為道不可徇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卬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遐遯遐遯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忽乎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為也故耦而耕狂而歌鑿坏以遁銜

蓀以游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嗚呼伯鸞非斯人之徒則誰與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君之風聲亦將舍爾朶頤以觀我靈龜乎

陳蕃　　范燁

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遠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遯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懍懍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民心漢世亂而不亡百餘年數公之力也

評陳蕃心事范公始為表暴後若尚論者所訊則朝廷無人其能免於亂乎

陳蕃　　蘇轍　宋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鷙鳥相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望內有德於竇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酌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忍欺天今道路洶洶皆言侯覽曹節公乘聽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

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作將官屬門生八十餘露刃入承天門攘臂大呼適逢王甫甫收殺之於乎天之將亡漢耶蕃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倡狂寡慮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斯豈孔子所謂賢哉

陳蕃　　張栻

竇武陳蕃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宦在旁闈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根本未[illegible]而武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illegible]

爭之譎但欲速決為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先後輕重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奸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耶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矣殲厥巨魁脅從罔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況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為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然後人有以孚信而幾向于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

而武於靈帝踐祚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植如此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紿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我平日所為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蕃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累身之為耳任天下之重顧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嘆息其詞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惜哉

竇武何進　　范曄

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

群其乘風之勢卒而事敗閹豎身死功頹為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于泓也

竇武何進　　楊時 宋

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勠滅兇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糟粃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頹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北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

人物論　十五1　十七

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以策收為己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奸兇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寔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何進　　康海 明

靈帝崩太子即位宦官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而立陳留王協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又謀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進然之曹操聞而笑曰此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名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曰操之言是也此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為之辭爾曰若盡誅之事必宣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之大義苟義有所屈而事或安焉君子寧詘事而信義況事與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于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為刑因執人之事大司寇之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于天子之側則履霜之漸篡弒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若彼嚴也何進不勝宦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衆當是時漢之危猶一綫也乃又以諸將無嚴之兵絕而墜之耶此于春秋之法蓋元兇首罪必誅而不赦矣而況其事又未為安也宦官

人物論　十五2　十八

之毒漢自恭顯而來若是其遠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欲廢帝而立協遂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于是時既不能修明漢家之法亟收其權杜篡弒之路又不能聲昭名義屬之司隸以誅其尤顧乃區區以徇袁紹之謀又再白太后不從而討絕矣乃優游以待諸侯之兵乎李園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士以待棘門之內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蹇碩之徒所以勝進也董卓入關之後燔熾宮室盡廢天子蕩析民庶其孽禍萬倍於宦官也使進而在文將誰召以除之邪夫外諸侯之兵猶虎豹犀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暴其家之為祟禍也收虎豹之屬入於室而厭之至則盡啖其家人此于祟禍何不啻遠矣必虎

豺犀象而後能也況于卓之無所忌憚又甚于虎豹犀象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倍蒙而傷教也天下之事苟使倍義而傷教者爲之則未有不誅其君夷其社稷者矣人主之初也爲之師傅教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而有奸人窺覘于側亦必有以從容捍蔽潛消其志意則在我者可不労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田氏之于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安舒和悅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爲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不足以攻而滅也其理當如是至高國之屬則悻悻然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有以啓之也予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七

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遽效之古諺有曰莫視其輿先視其突以蕃武之賢猶爾也彼進者何足以知其突而視之乎

評　漢之亡兆於董卓之入朝卓之入起於何進之召諸侯

窮極亂本論正而格調高

張奐

王廷相 明

陳蕃竇武謀誅宦官不克被禍史謂張奐見欺於豎子王子曰此不然也周靖張奐實黨中宮爾非被欺也靖乃匪人不足言於奐則可惜大將軍徵起天下名士以匡救漢室海內雄俊仰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力奐多讀書號稱賢良朝廷事勢顯顯在人非瞶室漏屋不可窺測者謂之不知可乎大將軍固不知也王甫曹節竊弄威權濁亂朝政子弟在列尊行貪暴天下洶洶奐可謂不知乎大將軍事敗郭林宗哭於野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夫以田野之士尚知陳竇之忠而爲之回列者顧獨昧之此可以欺人乎由是觀之内外清濁判也久矣王甫之徒一旦以反逆構游平仲擧之禍即信然從之可乎故曰非被欺也奐有所懲創而然也初辟於梁冀冀敗以故吏部官禁錮數歲諸交舊莫敢薦及後數立邊功當封以不事中官不獲夫始終不喪其節惟有道者能之志於富貴利達者一遭其顛沛轗軻不變其行而附時汀者鮮矣奐久絀抑于外非遯

世無悶之節是以一懲于外戚一懲于中官而正義遂銷阻矣謂之見欺得乎哉使果被欺不知耶國之大變非鹵莽可以從事爲奐者當其矯詔之時即率五營軍士而誓之曰大將軍反奐與若等未得狀勿輕動以速不義惟奐是從得其狀未晚也復報武曰曹常侍傳詔以大將軍作亂當誅奐今陳兵朱雀門爲主上除亂大將軍有謀伏辜否當自白勿鬭壯軍以速夷滅復請于甫曰大將軍反狀軍士與奐未知須得見太后主上請狀如此勢既在我則内爲所挾而不敢遽動外有所恃而得以自明大將軍之事不中日而定矣或曰奐不如詔即罹害柰何嗟乎此豈君子之志哉計利害而忘節義有道者鄙之矣奐移

此猶謂非可死之時乎不渝其義不比於邪激烈之氣足以振
士李光明之心有以並日月與乎此猶謂非可死之地乎楚白
公將作亂欲得子申乃以兵劫之曰與我則共富貴不吾與則
殺子申曰子嘗謂我義矣今子行不義而以兵威我我不忍為
也子行子之威我明我之義乃就死佛肸以中牟叛胡田畢以
畀鑊畢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榮無義而生
不仁而富不如烹乃褰衣就烹君子曰畢也申也不以生害義
不以不義害智可謂烈丈夫矣使負之志不成而為甫等所害
直節正氣可以無愧於古人自未於後世矣惜乎以鬱々無聊
之故而奪其剛正不撓之節卒使大將軍之事無以藉手而漢
道以之陵夷是誰之咎與欺與不欺又奚足論

評　反覆罪負負復何辭　辭烈々氣壯令髮上指

朱穆　范燁

朱穆見比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
邕以為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謟
下交不瀆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之門人亦問交於子張
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讌朋之謠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
友時濟其益紵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
方焉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勢合退由
衰異又專諸荊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殺身情為恩使命緣義
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末可語失得之原
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俠生敝而忘得朋之義
蔡氏孤貞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詳矣漢興稱王陽貢禹
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云

朱穆　汪道昆　明

朱公叔兼資文武自樹忠清祿仕數十載布衣蔬食家無餘資
在冀州所辟用者皆清德長者嘗著崇厚論以刺薄絕交論以
矯世其匡諫梁冀也惓々懇々而不能用其疏除閹宦也至於
憤懣發疽而卒可謂貞而孤矣然其始進不審失身於賊冀之
辟安在於為賢也哉

朱穆崇厚論　李啓美　明

或問朱公叔崇厚論於人情盡然乎曰然曰記短則兼折其長
貶惡則併伐其善悠々皆是莫可稱也固矣至稱仲尼不失舊
於原壤田蚡力救罪於安國谷風致嘆伐木興思其有所激也
夫君是乎人心之滋薄也曰吁公叔幸不生今時耳藉令見此
當恨往論之未盡也可得聞乎噫世變江河孰為砥之人心山
川誰忍測之已矣無盡言反損吾厚也曰時事日非聖賢太息
挽回世運則吾黨亦與有責焉隱忍緘默寧為厚德乎嘵夫天
下蚩蚩徂詐飆起士習陵夷交誼掃地拙者坐而待巧者奮而
趨君子重足小人攘臂豈為記短兼折其長今且記人之長也

而曲加之短豈為衆惡偽代其善今且不樂人之有善也而攙誣之以惡情屬比昵雖肝人之肉者可稱為采薇之夫一中睚眦雖食螬井上者盡指為椎埋之黨諂諛訛訛惟意所向飛沉榮辱遑恤後言敦厚之道斲喪盡矣夫瑕疵人所時有覆過救失於友猶有厚望矧雌黃任口黑白喧嘩胡為肝胆胡為胡越彼瑣瑣喔咿嚅囁之夫又望影羈罾冀得而甘心焉人心之薄至如公叔所云尤然可嘆者昔人之薄者顯而放于厚道之外今人之薄者陰以匿於厚道之中若豺狼然飽則相依饑則相噬不勝其跳而幸猶有能避而制之者陰匿其薄者則如射隼矣自翳而居伺便而發陽招陰網鮮能出其彀中况其耿介如

雉者耶嗚呼嘻嘻羊左之客寧不咲人也哉嘵乎人各有心豈好凉德迷而不復勢使之然誠去自便之途明公平之路洗名利之染敦道德之好真是真非不敢枉民之直可惡揚善不欲盡人之情則朱公所謂道豈積盛名顯身榮者豈虛語哉

評　痛今世之險追古人之厚可為世風一流涕

朱穆崇厚論　　舒弘志 明

昔文忠先生為崇厚論余讀其篇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嘵乎白玉毀為珪璋純樸殘為犧樽離淳散質自漢已然月異歲殊于今為甚今俗之薄也莫甚于薦紳薦紳之澆漓莫甚于朝市語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余始異之于今

孟信論其著者則有七焉夫展大夫直道有三黜李元禮楷模一世公卿高其嫮節縉紳貴其令聞于是有訾衡庸詠利口嫉蛾眉之善淫笑瑾瑜之有玷畫影無形尋聲無響過信拾塵之疑攘臂掇蜂之迹將令忠正之士思投珮耳泉明智之臣圖隱跡箕潁世俗之薄者一也麟鳳之用不捷于走飛千里之駒或將有奔踶物誠有之士亦宜然今或居官任職無以踰人而嚴嚴獨立弘振救俗或尚行刺意悖乎中庸而灼然玉舉蟬蛻埃嗑世乃有鴟梟而笑鳳麟虎駑下而嘲逸足攖摭詆語以肆雌黃巧為窾語而變白黑使西施以善毀蔽好申叔以逐莫繼劳世俗之薄者二也司馬巧宦達人所羞長孺倨倨哲人高致

方今乃以拓落為尸官諧連姿為宰位則張廷尉十年不用毋乃亞乎劉子政之三紀不遷焉用恥矣世俗之薄者三也古大臣有過亡不斥言君子擬人各于其黨故衡軸之臣則論其遠者大者什伍之官則論其近者小者今或無昭昭之過而索冥冥之行以一瑕而掩柄臣以細故而議卿執恃子微之寵歷詆當塗承恭顯之指傾危正士昂貴大臣蒙謗于非皐機變險壬搏擊以立威世俗之薄者四也昔曹丞相長于匿瑕龐士元過于揚善良以禁誹謗之風闢衆正之路今攻人之惡則瑜者瑕毀人之善則能者短謂聖人有慙德為善者懼矣謂賢士無技能負才者殆焉世俗之薄有五也古者貴雲之交甚逆之交河

岳甃移膠漆不解楚越雖異肝膽比隣處則叔牙分金于夷吾進則王吉彈冠於貢禹死生易而有分宅之仁隱顯殊而無背朝之喻近世有嵇阮風流曹王髦俊相與把臂入林結綢繆于杯酒登壇建幟共娛樂於斯文千里如期無負范張要約方舟共涉何殊李郭登仙相馭過于惠莊相死同于羊左己而彼我異勢貴賤殊塗顯者無班荊之仁隱者携蜚語之譖嚮者相慕之誠後來相背之戾豈非勢傾則絶利盡則散乎張陳凶終蕭朱隙末世俗之薄者六也富貴縱恣天有大命行使止尼人何能為世有既放之臣蒙耻之吏蹶屈飲河亦已滿腹國狗之爽猶將及噬己則不天而分謗于上則難為上矣德則不競而市

色于衆同儕者惡焉世俗之薄者七也嗟呼濁世陵夷徂詐蠭起傷人之言戈戟不足喻其深憯人之心山川不足喻其險陰賊深藏同含沙之射影邪曲害正類蚊虻之嗜膚耳而目之則漂山疾雷豈不震駭徐而察之如浮漚空華都無實義曰握機則寒谷成暄夕失勢將門庭羅雀曾無曾參存故之仁寧有翟王猗頓之德嗚呼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厚施薄德其事好還苟可以明吾之節成吾之名雖貽自菲薄猶之不可本欲驟人之節而吾因以失節本欲毀人之名而吾因以喪名語曰報報之反愚愚之化讒間憯于蠆尾積禍重於丘山故留人者人亦反留之蠆人者人亦反蠆之是以厚者自厚是人與己兩得之也

薄者自薄是人與己兩失之也故明智君子超然遠覽淵然深思毋令全德之士以流言含垢獨行之夫以矯節蒙汚士無積薪之疑朝無投鼠之嫌納汚藏疾以勸善也慎始善終以全交也去國無慍以遠怨也詰告奸之俗反敦龐之風國無蔽賢人有厚行庶其可乎夫西京之初將相耻言人過東京之季薦紳競相腹誹當今之世人思嫁禍士多幸災爭名者相軋爭位者相傾斷斷焉悻悻焉朱紫共色粉墨雜蹂雖有曾史之行無自升聞驥鶩則陰為圜鑿此亦非唯薦紳之禍亦宗社之憂也朱孟州發憤于漢季冒其貌乎語曰君子度己以繩接人用枻度己

以繩則己處其厚接人用枻則遠怨於人何憂乎朝市何病乎澆漓余既感文忠之讜辞又悲當世之俗薄乃續貂于後

評　七議切中時弊而高調蒼詞尤堪擊節

靈帝　范燁

秦本紀說趙高說二世指鹿為馬而趙忠張讓亦紿靈帝不得登高臨觀故知亡秦者同其致矣然則靈帝之為靈也優哉

靈帝　顧充

靈帝既立曹節王甫輩以卑品賤人搖弄國柄舉動山海呼吸變霜露一朝群臣己如河中之水而陳蕃竇武欲與天爭漢豈不思潛慮密謀以定大策而舉事草草一跌不收后顧數十

董貪以無忌蠹疾蠹賊扇佞嫉妬詐可網横鶩放毒人物此何等時也崑山之炎砥砆皆燼良玉者可不自愛乎黨賢不能北山之北南山之南含華隱耀刻迹避禮以高樓其志而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致刑車討捕叫以五屬億兆悼心智愚同痛天地板蕩宇宙乖離其誰救之帝方夕毋張趙奴隷公卿鬻爵賣官後宮列肆惟日不足而此有餘方之於桓抑又甚焉是時雌雞化為雄青蛇見御座青虹見玉堂黑氣墜溫德殿災異紛如畧無警悟自此黄巾之亂救而不寧而漢室之難又甚於竇憲梁冀之世矣

馬融　　范　燁

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畧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馬融　　方孝孺　明

馬融以通經術稱名儒既事梁冀復為作章奏請誅李固節家衰敗而不惜蓋其心在乎利祿也然卒不免冀手未幾髡笞徙朔方二者無一得而徒取惡聲孰若不食冀祿之為高哉苟謂事冀為不獲已當其欲害李固杜喬之初毅然引大義而爭之[illegible]以得罪死有餘榮曲附姦回以圖身利而終蹈夫禍豈不覺為患失者之戒乎

盧植　　范　燁

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蠭蠆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荊諸之倫未有不冘豫奪常者也當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斯折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皇甫規　　范　燁

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審己則干祿見賢則委位故干祿不為貪而委位不求讓

稱己不疑伐而讓人無懼情故能功成於戎狄身全於邦家也

申屠蟠　　司馬光　宋

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太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申屠蟠　　黄道周　明

皋陶出則巢由可洗耳周召出則夷齊可首陽鄧禹出則子陵

可桐豆故朝堂之上有人惡其憂而後江湖之間有人樂其樂設使天下無一人負荷無一人收拾而必欲蟬蛻龜伏而遊方外稿體灰心而博萬世輕富貴之名吾知宇宙如彼其廣蒼生如彼其衆竟付之誰氏乎也黨錮獄起李膺范滂輩三木囊頭血污賊臣之手而蟠獨先去以滅迹超然得免於評論哲哉蟠也可謂高士矣視彼膺滂諸人不啻鸞鳳視腐鼠矣噫蟠亦漢臣子也彼黨錮諸賢爲誰而死也死漢也爲漢而死不可以死耶死而寒奸邪之膽壯忠良之氣即不免於評論不得死所耶又何害於超然耶故諸賢不死則天常不扶人紀不振而亂臣賊子將比肩接踵各逞其無忌憚之爲申屠蟠不去則清風

不揚孤節不淬而貪夫利徒且抵掌哆口而謂天下無請修之士是有諸賢之烈所以顯蟠之高也有蟠之高益以成諸賢之烈也奈之何而可軒輕爲哉特諸君子不宜過爲矯激焉耳

評　此末于殷有三仁之說也各遂其志而已

蔡邕　范　曄

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喈抱鉏耘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不竄既越浙舟江名不知其遠遯步深林尚若不容但頓壯首禮且歸骸先壠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匡導既申狂僭屢革

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屬其慶者夫豈無懷君子斷刑尚或爲之不樂况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放此爲戮未或聞之典刑

蔡邕　蔡　清明

伯喈曠世逸才博通墳典辨奇聲於柯亭識美音於焦尾悟殺心於聽琴書石經於成均著十志識三互疏七事歷碁而馴鬼擾連理生則遂近歸其孝同居三世不分財則鄉黨高其義嗟乎位官至於亡命江湖遁跡吳會而不辭奈何董卓一辟劫之以威郎翻然應命信宿三遷李之座上之嘆獄中之死弗獲究焉邕之懷恩附逆罪雖逃矣而允之滅紀斁典謂之何哉

評　邕座上一嘆而已允之罪似浮于邕結有此意

蔡邕　喬世寧明

邕之博學文詞班固張衡之儔也使得卒成漢史即司馬遷以後世雖其人矣此宜以德業施於後世何至卒罹罪籍身名俱滅也嗟乎既負才美又保榮名二者豈易得兼哉觀邕之著釋誨也足以自明其志矣至對詔金馬又數以直言受禍是果甘心依附者耶顧不幸而類其跡君子有餘慨焉蓋惜夫以高才禍身累白之污若此也當是時董卓挾震主之威屢群疑之際志欲亟收時望以要結人心耳豈復爲邕計哉夫邕之舉于卓與荀彧之辟于操一也余獨悲邕之終不得爲彧也豈所謂處

存者難與人之責邕曰出當亂世不審時幾制於奸人不早決斷是則是矣而黙以為黨除禍首則非其情也

評　邕非甘心于依附可謂知邕矣餘不必論

趙苞

方孝孺　明

趙苞為遼西守鮮卑刼質其母而攻其城苞曰昔為子毋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力戰破之母遂遇害余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千金與盈尺之璧孰重人必曰璧重函璧之櫝與千金孰重人必曰千金重璧固重乎千金矣以櫝而敵千金不可也君固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于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苞雖刼母以脅降吾且盡死以存君

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待此以為存亡乎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土地者璧櫝之類也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鮮善為謀者未必失君之土地乎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萬賂之而以母為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盈其心則求而避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况一城乎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者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然不若棄母之愈甚也權其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次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苞不足以及此也

評　棄母以全城四句見苞亦有不得已者貨財以賂鮮卑亦是一策

皇甫嵩朱儁

范曄

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略受脤倉卒之時及其功成師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傅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功歸朱儁張角之捷本之

於盧植收名斂策而已不有焉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為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徐幹中論序

黃省曾　明

嘗讀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偁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謂之好爵則可謂知已則未也蓋偁文所修者實務之業所詠者帝王之經所祇者三六之德所艶者寧和之治蓋尼淵之宗尊非閭閻之必遁也洙泗之遺儒非輿篠之長往也豈廛之門軌非巖海之迹蹈也而謂其毋念陸沉忘情好爵豈理

也哉苟賞周行可姚元愷將恨其属稷燮龍之器而不遭時塞
之初勢陳日藇之寄而莫際惟淸之運生茲叔漢皇步已徂魏
實相孤州㝎滞咢萬乘轉逢於戎馬之秋天子寄命於姦臣之
掌我相此邦無不潰止故賢才丁逢其時若欲以眷魏歸周則
無卷阿之可娟將以瞻嗟屍竊則甘莘渭濱之埋汚所以感嚴誓
誓進退維谷信惟照日慷慨謳人是故名彥無樂生之心秀哲
尚龢全之圖即如倚長君草巳又方烓強召非其本懐先賢行
状志其輕官忽祿不躭世榮誠哉言也其在魏廷身曳章裾止
如蔡菽軍謀諮而靡獻上玄剖而常臨髙標遐蘊使乃花之芳
翰挺為中論以俟萬年玩其旨深濟世不忘激刺之情忼慨而

見有如表伊尹之積素無滯篡也書周公之備物識冒錫也班
泰始之倚高危獨任也羽燕噲之飾諫漏落移也以至特戰要
王者民之不歸施凶報吉者天之靡忌稷下空招莽朝徒係所
以綴青衣素窮其胸臆而披其鬱僨者不覺臨文而屢發其歎
職孟德深矣豈屑效宣英美以股肱于逆節之臣哉不然則構
敏如修惟幄如或何足並也以是晦處五官之幕浮游七子之
苑文昌叟關嬈猶獄犴也輿輪參從策猶株送也筆絲恭傳纍
猶桎梏也并瓜朱李皆猶荼苦也槪之金璽朱綬王爵甫成而
徐陳應劉明年盡殞賢人憤死之志良可憫矣彼魏文者徒挹
其清真之隅而不覺其龍變之衷而目曰區外之儒殿號淺矣

此論童年所習每一敷把竊探與嘆朗知爾心苟復合而不去
則黃初以來未有品者此僕所以嘘其潛光告之後賢也

史論　　康海 明

靈帝崩太子即位宦官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言立陳留王協
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又謀召四方猛將使
並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進然之曹操聞而笑曰此一獄吏事
也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曰操之言是也此
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為之辭爾曰若盡誅
之事必宣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
之大義苟義有所屈而事或安焉君子卒詘事而信義況事與

義俱不得者春秋之將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
人執之於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為刑四執人之
事大司寇之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于天子之側則屡
踞之漸簒弑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之若彼嚴也何進不勝宦
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衆當是時
漢之危猶一綫也乃又以諸將無厳之兵絕而墜之邪此于春
秋之法蓋元兇首罪必誅而不赦矣而況其事又未為安也宦
官之毒漢自恭顯以來若是其遠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欲廢
帝而立協逐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于是時既不能修明
漢家之法亟收其權杜簒賊之路又不能聲罪名義屬之司隷

以誅其尤顧乃區區以徇袁紹之謀及冉白太后不從而計絕
矣乃猶優游以待外諸將之兵卒李園之誅春申君也先伏死
士以待棘門之内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碩謀之從所以勝進
也董卓入關之後蟠熾宮室窺戾天子蕩折民厭其孽禍倍萬
于宦官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召以除之邪夫外諸將之兵猶虎
豹犀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憂其家之為祟禍也收虎
豹之屬入于室而厭之至則盡啄其家人此為祟禍何不除顧
奚必虎豹犀象而後能也況于卓之無所忌憚又甚于虎豹犀
象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悖
義而傷教也天下之事苟使悖義而傷教者為之則未有不誅

其若夷其社稷者矣人主之初也為之師傅教導以增發其聰
明不幸而有孽人窺覘于側亦必有以從容捍蔽潛消其志意
則在我者可不勞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田氏之於齊其
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且安紓和悅裁之以禮使
勿自甚其所為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不足以攻而滅也其
理當如是也至高國之屬則悻悻然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
不祀焉彼高國者有以啓之也予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曰
嗟乎漢之亡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遽效之古
諺有曰莫視其眞先視其變以審武之賢猶爾也彼進者何足
以知其變而視之乎

評　何進召外兵罪有所歸

漢黨人論

鄭曉　明

嗚呼君子未嘗一日忍忘其君故綸中賦外以敦王事命名飭
迹以完國體皆以致吾心而植吾義也周公何人方其君臣相
孚脩脩相揚鳳翥龍驤劈畫四海已而三叔鬩垣四國梨扈成
王含疑召保弗懌罪呂驟張維織臣僕詔則翕訛益深死則危
疑驟變周公於此有去而已而豐鎬之間室家鬼車禍且不測
殆夫天道動威王心悔悟袞繡西歸國是稍定旋復東征斯斧
破缺君臣之際若斯之難也苟時不可為勢不敢為聞望不能
為則遵養時晦撫機順應可也又不幸則避難遠俗苴心白首

可也是故元愷遜迹於四凶阿衡韜稿于三聘箕子被髮于狡
童仲尼脫冕于婦口柳下躊躇于望國伯玉卷懷於舊邦石碏
乞老于綠衣季友假詞于執紼先蔑避禍於適秦子哀辭榮于
遜魯陶朱偏舟於烏喙子房辭爵於赤松進不結難叢尤以悖
戰龍之怒退不招朋游譽以干鷙殘之嫌盤桓委曲不迫不徐
可行可止憂樂偕時何其明且智也苟徇名既急執心外慕群
疑衆難自隙而起譬侯張矢集標起風摧君子恬焉自謂得志
快意奮迹一時流聲千古而小人磨牙礪齒刀戟森然圜而剸
之爨谷可坑濁流可投機發立死而莫之悟豈不愚哉是故君
子寧愛身以明道無寧辱身以徇人寧晦名以乘機無寧眩名

以速謗寧含章以示拙無寧翹言以賈直寧約行以說時無寧
抗行以斂怨嗟乎此非逢時大觀知天樂道藏然於進退存亡
得失之際者不能與於斯也叔向數晉晏嬰憂齊泄冶諫陳正
先許秦忠則忠矣謂之知道則未也況其下此者乎東漢党錮
諸賢何其誤也甘陵二子賓客揣議何關國事遂成世網范李
冗職于竊吏權事起郡邑聲流學胄當是時苟有遠覽深識之
道隄瀾抜石堅將力阻示以中庸遵以遜弟動以危言感以血
誠則猶瓜包杞飛鳥桃蟲尚可救藥而郭林宗賈偉節李元禮
陳仲舉諸人皆夙召時譽亦共倡和朋徒之盛烈於周房附從
之勢廣于今滂亦且巧評激論顛倒豪強舉朝抗顏項挫卿相

其徒三萬動搖四海事極變起名盛禍隨張成異脫嚴縲交結
宦闈露章上聞天子震怒謂其誹訕朝廷疑亂風俗移貳具刀
肩成詭恠夥人衆勢集則惡逆易與甘死輕生則殘暴難避人
言可成主聽可移於是丹書下迫金牒浚求督責郡縣守相停
祿勾校姻婭坐收儕伍鉗赭徧于章縫鬻岸鞠為囹圄囊頭濡
道檻車相望詞連逝牽者二百餘人已而霍尚書督校尉表請
再三帝怒稍解閹氣益張善淑既消陰邪遂熾龍鬭淵轍豕白
原野昔以拔茅今乃需血昔以尚口今乃剝膚當是時雖痛心
改轍揮淚自懲亦已晚矣猶且恬不登悟益肆標榜醜曰君俊
我曰顧及暨之當雷霆震裂之時而笑戲譴謾不知敬畏奇禍再

起大變斯柔張儉發於朱並曹節慘於侯覽刊章逐捕蹤跡蓋
繁李膺董死獄者百數十人仇怨相訐報復睚眦其與黨人未
嘗識面交言者盡罹罝網死徙廢禁又六七百人迨夫曹鸞申
救殞命槐里於是凡諸黨人生徒吏屬之儔內外總免之親故
在仕籍盡皆禁錮又不啻幾千人矣由是下蓄義憤上積刑淫
于動天和鼓萃人怨黃巾倡亂擾動四方呂強因事進規稍得
赦宥斧之賊盜滿山繡斧不能禁將帥不能戢板蕩列於衰周
典刑絕於商季董卓首撓鍾虡曹操遂移鼎龜諸君子當時忠
義之腸今安在哉嗟夫諸君子不悟括囊之舉堅于金石勝說
之困棘于楚巢進退迫於羝藩行止迷于很拔霰集而不知雨

雪履霜而不知堅冰乃欲以區區語言回九河于兗海起萬仞
於蟻蛭計亦左矣坑誅之禍兆于橫議誹謗之律始於反脣況
手漢之失德其漸已久褒姒豔妻積褫中閨皇父家伯矯橋外
府戚里無丁公申伯之賢師尹有節山偃蹇之際賦役繁重杼
柚其空刑獄苛急握粟出卜讒人交亂發符遊梁貪人敗類適
風執熱治其末年宦星掩帝忠臣烈士欲拔茬牖之約則困于
車轂之寺人欲避荼苦之災則懲於揚園之巷伯君子於此苟
悟進退乘除之理身名緩急之倫十畝之桑何憂不給四簋之
饋何患不飽經學不明為人已甚舍田芸田所得者希所失者
大矣善乎叔度汪洋淺深莫測孺子耕稼賓客無聞姜肱翳面

死知閹形子龍條工脩然絶迹雖與黨錮諸君並居於世而其名俱全余有取我

續志林東漢論

王維禎 明

光武遭漢中衰紹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而乃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自三代以來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君子曰國家風化之成非一人之為一日之積也為之非一人故行之也無斃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所以既成而益隆愈久而不替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始于文武崇道德隆禮義

設辟雍泮宮之教陳禮樂絃歌之化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諭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天下繼以成康持盈守成世篤忠厚當其時風俗之隆比屋可封蓋垂裕乎八百年之久此豈一人之為一日之積哉成周之後言風化之厚者無如東漢矣然非光武躬行于其先明章繼志于其後皆敦尚經術脩明儒學以為務則其效之所至亦豈能底于盛極乎是故自建武永平以至于建初永元上而朝廷下而鄉閭莫不以名節相砥礪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詭相師成風翕然無間此其俗習之美雖比隆成周可也及乎元興以後閹豎擅政小人乘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而漢以失其操柄綱紀大壞矣然在位公卿大夫若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皆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戮力用公議以扶其危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回撓至于勢有不容而繼絓鈎黨之獄起其執彌堅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其忠則有餘天下之士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如符融郭太范滂許劭之流咸立私黨以救其敗闕而其甚者至于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或且以不得與其死為耻以故百餘年間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而猶莫不以尊漢為辭雖以曹操之奸雄擅強大覬非望乃至歿身不敢背漢以自立豈不以名義有在知所畏避而自抑乎嗚呼尚論兩漢之習者西漢必曰

經術東漢必曰名節抑豈知經術者固名節之本而名節之為效其有係于國家天下為尤重知是夫程子之言曰後漢名節成于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道矣司馬之言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惟明智之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效之遠也至哉言乎其致治之龜鑑乎

東漢節義

李載贄 明

今言西漢明經術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之節義一何多也又有梅福逢萌王君公徐房李子雲譚賢殷謨嚴光周黨王霸譙玄費貽李業王皓王嘉任永逢信劉茂郭憲許楊皆寧死而不肯仕莽與公孫述者故後録而表之以見西漢之節義尤

多也但西漢之宜節隱于下東漢之宜節憤于上隱于下者盍
圖免死又或不免于死或不免于全家俱死憤于上者自分必
死以救同類之死以異惡黨之不敢肆而惡黨竟肆同類竟死
况一身一家乎吾以是觀之處衰亂之世當危亡之朝或上或
下皆未有可者也然則亦任之而已且漢自孝安而下固宜亡
矣而卒不亡者何居則以賢人滿朝君子接踵虎視雖眈而虎
口常探龍戟雖傷而龍鱗屢逆百折不回九死靡悔李杜臧而
李杜復繼之繼不以于野之血玄然若燄然嚇嚇可畏而遂縮之
假使何進能聽太后之語不妄召外兵以討諸閹則袁曹雖雄
亦何嘗而起乎蓋至于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者豈

則孔融雖死其所俾于漢帝者私矣殺其身無益于君已勝于
老死牖下者萬萬況有益于君耶西漢亦平未甚失德也而王
莽從容馬飾智矯廉以取之向使終身謙恭下士不改漢家舊
制則潜移嘿運不覺矣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也吾
又以是觀之東漢諸賢之憤于上非得已也然上焉可也憤然
不可也正己而不求人以潜消其非僻之心正己而物自正以
至收其不顯之益斯善矣雖然此必學焉而後可也世之學而
後入政者能幾人哉嗚呼不憤不發夫子嘗曰殺身以成仁矣
孟子亦曰舍生而取義矣事君致身此萬世律令也此而不發
憤更待何時而後發憤乎若夫明哲保身之云豈謂不在其位

者發非謂居高食厚者發也慎勿錯引聖語以悞後世可也

評 節義諸賢于斯有光

人物論十五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十六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顧充

獻帝

靈帝崩皇子辯立大將軍何進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於此而除穢鋤豪猶鼓烘爐燎毛髮因迅風揚粰粃耳乃紛紛召外兵以除閹宦之根反致頭顱墮地天子流離熏胤而壞社灼蠹而焚株又何咎也董卓入朝敢行專制帝因西遷雒陽一火篤其大臣芥其百姓彌其天子海內囂鳴有新室之風於是關中諸侯共以誅卓為名雖能市權擠脅而終焉州郡幅裂公孫瓚舉事於幽州劉表稚視於荊土孫權虎踞于江東袁紹稱強於河北袁術僭號於壽春劉焉遂據乎巴蜀曹操遷駕于許都群雄岳立逆滅帝邑二人尺土帝無獲焉老瞞挾天寶之重威以令諸侯弒母后僭殊禮因亂仗義竊執天衡專為梟雄除忠害善是繼董卓之焰而熾之也劉輕曹重當更奎亮悖炎炎之室其棟將頹發秀之歌文開箕子先正云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而盡信矣

董卓　范曄

董卓初以虓闞為情因遭崩剝之勢故得蹈藉彝倫毀裂裳服夫以刳肝斮趾之性則群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凌奪尚有盜竊之道焉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昆岡之火自茲而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不仁甚矣

董卓　高適唐

昔漢祚陵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宰臣非補袞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鈐顛而不扶禍則先倡與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豈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掖橫衣冠凍餒死倚墻壁之間兆庶困窮生膏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泣而山東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為名故兵挫於孫堅氣奪於袁紹僭擬輿服黨助奸邪驅促東人脅帝西幸淫刑以逞有湯鑊之甚要之靡爛刳剔異端乃謂漢鼎可移郿塢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盾允誠天假布手母妻屠戮種族無留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今狄道之人不慚卓之不臣而矜其為鬼苟斯鬼足尚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靈寶父子可享於江鄉爾朱兄弟可祠於朔主嗚呼仁賢之魄寂寞於丘陵義烈之魂沈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用之於桀悖之鬼哉

袁紹　秦少游

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為於世者雖得其豪俊傑

特之才據強大不可拔之勢疑若殺一士不足以爲損益而君始不亡者何耶士國之重惡社稷安危之所係四海治亂之所屬故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強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亡係於官渡竊以爲不然紹之所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何則昔楚漢相拒於京索之間高祖奔北狼狽甚於袁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操比也而竟死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爲張良韓信蕭何三人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

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械繫田豐也何異高祖械繫婁敬於廣武乎高祖圍于平城而還以二千石封敬號建信侯紹敗而還慙豐而殺之嗚呼人之度量相遠一至於此哉傳曰善敗者不亡故楚昭王軻越王勾踐皆瀕於絕滅而復續紹雖敗於官渡而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勝尚可用也向使出豐於獄東向而事之問以計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親執金鼓以厲奔走之氣內修農械外結英雄縱不能併吞天下豈遽至於亡哉方紹與董卓異謀橫刀不應長揖而出及起兵渤海遂有四州之地連百萬之衆威振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者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子竊以爲知言也

評　高祖封婁敬袁紹殺田豐興亡自判且以殺士爲戒尤爲名言

袁紹劉表　　范　曄

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伯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很剛而不和愎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劉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木偶之於人也

袁術　　范　曄

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夫事不以順雖疆力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變詐妄生矣况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庸哉

劉虞公孫瓚　　范　曄

自帝室王公之冑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群者或未聞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漢之賢公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聚稽保燕薊之饒繕兵昭武以臨群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

之有

田疇　黃天全 明

甚矣處亂世之難也身負濟世之具矣果得大名不祥宜必擇
主而事然仁者未必武而英雄或有邪心將沈晦以自全乎寇
盜蠭起旦夕叵測伊欲身名俱全誠未易為策也子春葯齡應
劉虞之辟獻表漢帝以群雄惟虞為正耳反命而虞已斃於公
孫瓚疇何以為心哉哭墓焚詔氣誼凜然責瓚以威卒不為屈
去而隱於徐無山既忠且智矣居数月[illegible]從者五千餘家彼
固知田生之雄畧良足以庇之也疇為[illegible]並學校期月而道
不拾遺鮮卑遺使問魄此豈可以常法[illegible]致之哉又数年烏
桓張甚操討之不克疇為畧[illegible]但而後誓不為操用

賢於荀彧遠矣

評　忠智雄畧賢於荀彧田生真人傑哉

管寧華歆　丁奉

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此觀人之要法也吾嘗以此觀
寧歆之見金矣寧也揮之而[illegible]於不顧歆也捉之而矯情于
一擲二子之出處其即此而遂定寧避曹操渡海居遼及歸
田之後年八十四而竟不食魏祿之一粟即揮金之志充之也
歆事曹操收伏后后閉門入壁中歆破戶發壁而入父子並位
三公此即捉金之念滿之也然則一子窮貧雖相為友而晚節
[illegible]猶判別矣

管寧　蘇軾 宋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自文舉盛名猶為之經營謀慮一
旦少異便為誅殺程昱郭嘉之流不足数也孔文舉奇逸博聞
志大而才疎每所論建輒中操意況肯為用然終亦不免桓溫
謂孟嘉曰人不可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溫之才百倍于嘉所以
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為高人勝士所比数矣管幼安懷
寶遯世就關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直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
亦不可得而殺余以為賢於文若文舉遠矣

王允　范曄

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
敉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猜忤為釁者知其本
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狙
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臧洪　范曄

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
也夫豪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君乃締謀連衡懷詐
策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
指外敵之衡以紆倒懸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
之[illegible]存荊則未聞也

臧洪　秦少游

臧洪以袁紹不救張超絕不與通至於敗死以予觀之洪實游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何則夫欲生而惡死天下之真性也然古之君子或捐軀命棄親族不為苟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欲有甚於生而已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而為之者也世衰道微士大夫講學不明于是始惑於輕重取舍之際徒知保身之為易殺身之為難而不知妄死之與苟生其失一也齊有崔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余人晏子獨以為君臣為社稷死為社稷亡者若為己死而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

之以晏子之言論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為也夫曹操呂布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操挾天子其勢為順布背朝廷其勢為逆使超去逆就順紹弗為救猶或可責矧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夫張超袁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薄厚然究其表用則皆主也使舊主為新主所殺洪絕之而致死猶或近義矧臧超若曹氏也得與紹為讎乎由是觀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謂也孔融嘗為管、所困太史慈為突重圍求救於先主先主從之遂解都昌之急蓋是時俗尚名節甚矣天下之士惟以然諾不終為媿禍亂不解為耻壓志有在死生以之故事成則為太史慈不成則為臧洪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也豈楊子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荊軻為刺客之靡耶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數子者可謂傷勇矣亦可悲

孔融　范燁

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鼓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圓委曲可以免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孔融　方遜志 明

甚矣習俗之足以移人也人情愛生而惡死者莫婦人若也而

習俗亦有以移之不亦異乎初張儉之投止也孔融不告其母而自匿之以召家門之禍其死有辭焉褒不必死以養其母可也然猶可言也其母亦欲自當其辜則無謂矣豈非習俗如此故雖婦人亦以輕生為尚耶萬一朝廷竟坐其母則二子亦何以自立於世而或皆賜之死則亡身及親之罪又何以自解於天下哉

孔融　蘇軾 宋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

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蓋當時小人奴婢論公之語公之無成
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孤兎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
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難操以病亡
父子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屨區處衣物平生姦
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
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為
喜天若祚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知贊嘆曰
方曹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

呂布　蘇洵 宋

君子之勇貴乎以義若匹夫撫劍疾視者其如義何亦必不能
久生也觀布一匹夫御良馬馳域飛塹援將斬虜其勇固無比
也然輕躁無謀去就無義既不能用又不能為人用或附此而
傾彼或攻彼而舍此暴悍驕恣衆共惡之而卒為曹操所擒也
若使能用其勇擇主而事則天下固可圖矣

先主　陳壽 晉

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
舉國托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
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規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
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惟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先主　胡寅

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
非難辯遂抑之不使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
代至三國七百餘年固不能詳先主之世數而諸葛公去中山
靖王纔三百餘年草廬傾蓋之時即稱玄德為帝室之胄豈憑
虛無據而云爾哉若秦始皇明為呂不韋之子瑯琊王睿顯著
小吏牛金所生司馬氏尚繫諸嬴晉不革而正之乃推奬篡
寬君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群盜非取之於漢室而抑退漢之
昭烈不少假借於孔明北吏又以入寇書之亦獨何哉

評　是蔽司馬之偏處

先主

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道秦討逆賊羽傳祚踰四百
年尺地一民莫非漢有至靈桓不君董卓猾禍英雄競起而攻
之卓既誅戮則天下固漢之天下也曹操乘時擅命脅制天子
戕殺國母義士為之嘆憤苟有一夫倡義於天下皆君子之所
予況于室堂帝室之胄英名蓋世者乎丕既篡立漢祀無主昭
烈正位屬漢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三國全
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故通鑑因之以魏紀年至綱
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取春秋之義以示天下萬
世之正論也

評　司馬不以昭烈之于漢雖稱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疎遠

不能紀其世數名位猶不愈於曹操之亂臣賊子乎傳正統者當以綱目為正

先主　南宮靖一

蜀漢之興昭烈實中山之裔因獻帝為曹丕篡遂即位於成都武擔之陽觀諸葛武侯當時勸進之詞曰曹丕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宜即帝位味斯言也名正言順漢賊逆順之勢判於此矣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迹其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之在陂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歸于曹操借勢于袁紹為客於劉表兵日以蹙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懾雖顛沛艱難而信義愈明勢

迫于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動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忍體孟相要結同志推阻勍敵因敗為功當是時也孔明佐之方其躬耕隴畝抱膝長嘯自比不下管樂及昭烈枉駕三顧草廬則慨然從之比曹瞞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為昭烈所有是以邂逅之初好同魚水一時遇合眞君臣也其在巴蜀治兵講武分兵屯田以給兵食又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天下奇才敵人稱之科教嚴明賞罰必信道不拾遺強不凌弱下至橋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條繕市無醉人其氣象剛大嚴毅至今與峨峨劍閣爭高加之當時又有關羽張飛為之牙爪法正為之主謀許靖糜竺簡雍為之賓友蔣琬為社稷之器馬超兼文武之資黃忠之勇冠三軍龐統之冠冕南州此皆一時之名臣董和黃權李嚴輩劉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劉璋之姻親也彭羕劉璋之所排擯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咸擢居顯要盡其器能衆賢戮力上下同心奄有巴蜀君臨一隅亦云盛矣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方之曹操流命留連妾婦之態眞犬彘之不若而謂昭烈敢哉昭烈謂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斯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姿既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游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先主　顧充

玄德以中山靖王之後憫漢室傾頹投袂涿郡欲信大義於天下左龍右鳳仗鉞西南與北之魏東之吳幸割山河三分鼎峙敵以急備以寬敵以暴備以仁敵以譎備以忠厚樹恩德新附翕從擢用賢才人思自效值操之子丕更姓改物世濟其凶於是同人鬼之謀建位號存復祖業竊怪孫權終非好相識借荊州索荊州奪荊州分荊州戰其所可親而使猜嫌之人役為少年書生所折辱也噫高祖由漢中而出定天下昭烈為天下而即位漢中高帝斬白帝子以開祚昭烈入白帝城以托孤是非天耶

詎□未歸於天事亦甚奇。

先主　王世貞 明

說者以昭烈取劉璋為孔明之謀，或曰孔明未嘗入蜀也，蓋龐統謀之也，或曰昭烈之入蜀，劉璋迎之也，至蜀而後有疑，乃始成師焉。愚以為不然。劉焉者，雖帝宗也，而不臣，嘗為乘輿服御物，絕貢賦矣。曹氏欲挾帝以討之而力未及，劉璋之嗣有地也，非漢意也。其入蜀也以道，其用兵也以劫，何傷乎？且是時荊州半與吳共之，其勢必不足以立國，有蜀而始可存漢之緒而進足以討賊。愚以為孔明即與謀可也。且取天下與存天下者異，存天下不得已而權以濟之，猶勝於迂而失天下者也。昭烈之

不殺璋，佩其將軍印，與其財物，而使之居公安，處之善者也。

評　蜀不取於先主，則必取於操，且取蜀可以存漢，取之固無害於義，此論甚妙。

關羽　王世貞 明

關羽之失荊州，以為羽之失，余以為非羽之失，而昭烈之失也。昭烈之失在委羽以與操角，而不為之後繼也，其不備吳則次之。夫操猶虜也，割天下之三者而以戎馬攘其吭，羽雖勝，獲于禁，七軍能保，操之不自至乎？操至，羽保其能勝乎？即勝，能孤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是自綴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是委羽敵也，俱非所以有荊州之道也。當是時，

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孔明，翼德率三萬之眾而駐荊襄，為羽聲援，則進而可以藉其威而脅操，退而可以有所就而不壞，故隱然奪蒙、遜之狡謀，而江陵固於太山矣。夫以昭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及此，孰非天也。夫取襄樊而因以北掩洛東、躁許，其賢于祁山、斜谷不百倍哉，故曰天也。

評　先主不為羽後繼，是直失策，孔明何慮不及此，且取荊襄以掩洛躁許，甚得勝算。

關羽報效曹公　王士性 明

下邳之事，雲長處此亦甚難矣，使玄德無百口之托，吾知羽之必死；非其不得已，而隱忍於三從者，誠非羽之心也。當時操將假義以籠絡天下之人，必不首失信于亡國之大夫，羽蓋有以窺操之深故也。然使羽不復為操少立尺寸功，操亦安能卑辭厚餽為將吏著，以甘心于雲長之自去耶？故操以智術羈羽，羽亦以知術堅之報效，非雲長之得已也。知其不得已之心，可與

論雲長矣。或者徒據其迹以為羽之德操誠厚，乃責之曰：玄德謀率眾以攻操，羽從而殺之，是忍殺劉之將而不忍背漢之仇；使羽殺良以報操，紹亦殺備以謝良，是羽收功於曹而假手於紹。噫，責之誠是也。但議者獨不思以身為雲長當日地乎？方操之取羽於三約也，獨難其萬里尋君之一事，既又勉強從之，操豈智于前而愚于後也？操亦計之額矣，以為吾陽許而陰圖之，

不使玄德存亡之故得通於羽雖欲相從於萬里無由也故方其來降禮之雖隆遇之雖厚然稽數內外防檢出入非其心服不在羽之左右者誠討之耳羽何以知玄德之在紹耶虎牢誅卓之後十八國戈甲紛紛朝盟暮敵倏忽而至方其進兵黎陽攻圍白馬操尚不知為玄德之謀也羽何知耶操縱知之亦必不以告羽耳羽身既久于曹方踟躕于玄德之想欲去而無從適值其白馬解圍之一事羽心固曰是可以報曹公脫計而去矣是故慷慨任之而不辭也豈知収功于曹又將假手于紹以危其君于虎狼之吻哉向使羽知玄德之在紹而敢於殺其將是必與為操阻而後可耳此呂布所以事董卓者雲長今日之在曹他日又胡為而去哉是必不復以玄德為君而後可耳昔李陵所以不敢歸漢者雲長今日之棄劉他日又胡為而歸哉其後顏良既亡容書始至羽遂咨嗟嘆息拜書告辭悲夫蓋至是而知羽固不能無伯仁良友之恨也羽亦無如之何矣雖然使羽當日知玄德之在紹亦必棄曹而奔劉否乎曰雲長雖厚于報德于此必有以權其輕重也雲長今日之報效無非為他日歸劉地耳今玄德已對壘矣彼豈不知操之不能一日忘圖已之心又何德操之甚耶惜乎羽既不知玄德之歸袁而當時袁軍之中亦無有以意示之者而徒按兵不動以待羽之自勝此則玄德謀紹之疎而非雲長識備之失也或曰羽能以玄德歸袁之故而辭白馬之役或可以感動奸雄之心噫使羽知玄德之歸袁吾又知羽之不辭也羽必受命而出以示操之不疑而後灌婁連兵之計可與矣使辭之不聽而益以啓操之疑奈何故曰雲長不辭也或者又曰使羽當日足以殺操殺之可矣噫是又徒知操之不能一日忘圖羽之心而不知操亦不能一日忘羽圖己之心也孔明稱操用兵彷彿孫吳使操能為羽所殺亦非操也許田之獵羽尚不忍其憤懣以誅操況乎迍節既成機會在我羽豈區區於曹瞞一醉飽之恩而遂失此大計耶羽即不惜以其身為刺客而易操之一死然操可殺也而不其復立矣玄德之有口且不保也荊州之音問又不知也羽亦徒為溝壑之經耳果何益哉此論者所以宜為雲長當日地也雖然白馬之役固非所以責羽矣然羽寧終無責也曰吾又獨責于羽者華容之遇赤壁百萬之役以決劉魏之雌雄而羽以柔忍失之此則雲長報効之過而不免於或者之論也卒之其于吳也又不忍忿忿以釀成荊州之禍忍乎其所不當忍而不能忍乎其所可忍漢業不立其誰為之厲階乎蓋雲長英雄節義慷慨千古而未嘗學問故終騰人之口說云

評　雲長不知玄德在紹處故斬顏良雲長之心白矣然華容之報似失之過是以千古有遺恨焉

解白馬圍

鄭邦彥

於漢史周郎與曹操相距赤壁下操托蔣幹說之降瑜揖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嗟嗟周郎固非三國第一流人物且不為奸雄所動乃爾矧雲長何如人者非所謂英節凜凜窮壤間一完人耶何白馬解圍一事持論紛紛千古不決也議者曰羽委身玄德既與玄德相失便宜有死無貳不再辱也何至托身於操其失一也既玄德借紹之衆以修怨羽遽戮其將解其圍助操以剪玄德之羽翼其失二也主謀其衆以攻之為臣者反梟其將倘袁紹猜其為詐命殺玄德以謝顏良文丑於地下其亦何辭其罪於為操而輕棄故主其失三也嗚

呼論則似矣試迴其顛末有大相戾者方下邳軍潰時操以重圍困羽乃使張遼進說當此時雲長豈不能下山血戰即不勝豈不能舍六尺軀以報玄德顧玄德百口之重方寄於羽羽可死也如百口何故不得已隱忍其間與操設三約且曰一聞故主即當千里相尋此其忠肝義膽奸操聞之亦竦然縮舌噤也嗚呼雲長豈無延一壽亭侯為老瞞下哉至其解白馬圍尤有不可咎羽者玄德與雲長俱奔敗下邳兩不及顧況以操之狡猾嚴為隄防玄德固不知羽在操軍羽亦何由知玄德歸紹白馬之役其亦不料為玄德計亦甚彰明較著也獨計以為身羈逆虜心悉故主不有所報效何以伸前約脫操而去故一聞白馬之圍方幸機會之偶遂奮躍以其身任之殲其二將開其重圍若操若將吏若三軍靡不相顧錯愕以為一時偉績由是吾可有辭於操操不得有辭於我於是封金解印上書別操千里獨行五關斬將而出許褚蔡陽輩洶洶不平操方自為義士而不追羽竟得奔玄德於紹軍然後知此一役也羽非為操計也非為身計也為歸玄德計也為玄德保百口計也為留此身以待玄德用計也為翊卯炎之鼎計也奈秉筆而議者顧曰云云則凜凜大節之雲長反出一周郎下輔明主續漢統之良臣反不若區區江東君臣之相結瑜不為蔣幹下羽乃為張遼動也假使羽果感操寵厚恩少為動志則白馬解圍之後宜終其身

依操何一聞故主所在即不避艱險而歸沒齒與孤弱之玄德相周旋曷嘗向操一瞬目此足窺公之心事磊磊落落可與日月增光可與秋霜比潔無纖毫不帶足以疵公者吾獨惜夫後日華容道上不挾操以歸放虎中原卒使傾頹漢室常為千古英雄竊恨耳雖然是舉乃曹劉興廢大關也而獨不筆於綱目豈諒公之必不為此而出於陳壽之傳訛乎嗚呼許田受賀獵已不能容操何不忍於此竟噬臍無及意者昔人所謂炎運四百年天厭其熟泊歡而盡非人力所能挽回也哉嗟呼使天意不欲祚漢也吾又奈天何哉

評　人謂白馬之役羽必不知備在袁軍知之必不殺良

殺良紹或殺備則亦何此皆不知羽與紹也當時劉共
夕欲斧備方幸此舉以報效即知亦必殺良以一良易
玄德之百口備亦且甘心焉紹故漢中軍校尉討誅宦
官以安漢且史稱其寬雅有局量豈有因良而殺備之
理此固羽之所熟計者何必以不知為羽解也

關壯繆侯贊

嗚呼慕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
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挫亢於前而不虞姦於腋七軍甫淹六師
隨厄使亦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
出祁山安樂之辱與歸命之璧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關

而廢兄弟不以亂離而廢君臣其峙如若山嶽澄如若川流而
炳如若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關羽張飛　陳壽晉

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
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
常也

張飛廟記　曾子固

閬州於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將軍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
翼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而廟記不
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熟閬人以為張侯之
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始侯以智勇為將號萬
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
謂功施於人矣其歿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而
廢也豈非宜哉

諸葛亮　孫樵唐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消漢盡矣武侯獨憤激不顧收
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為力哉是以國稱用武岐雍間
地不尺濶栩非智不周天意炳炳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壽其
不可耶蓋徵備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見女子乎將
驅馳死備志耶由是觀之武侯之所為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

與吳魏抗國揖秦數萬紛紛乎去宛無我拒者是亦善為兵矣
史譏以為短於應變直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
臣將奔走固圉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巉巖兵決勝指耶是并絡
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氏明白矣其姜維
何力焉晏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會
心不愧畏人不疑黯何意氣明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載
許金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
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薊役屠殘城令諸侯下矣

評　出為三顧而功業不竟者則天之欲亡劉也豈其短於
應變哉且大節在後主遺愛在人心管樂似未可並焉

也當矣當矣

諸葛亮　羅從彥 宋

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才畧諸葛亮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諸葛亮　朱黼 宋

孔明高卧南陽自比管樂時人莫之許也余竊論之孔明王者

之佐伊尹之儔也管樂之比特王乎撥亂繼統之志一時自寓之言耳若陳壽者奚足以知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處心則同夫躬耕有莘而樂堯舜之道躬耕南陽而吟梁父之詩同一隱晦也聘幣三往而後起枉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一夫不被則有納溝之耻漢室未復則為一己之責同一自任也伊尹往來湯桀之間二國不以為間就桀而復伐之天下不以為叛相太甲而復放之復太甲而終相之天下不以為專孔明兄弟分事三國國人不以為二勸昭烈伐劉璋而迄取之後世不以為貪昭烈令輔後帝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不以為嫌專國一十二年後帝不以為偪果何修而得此哉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豈非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人哉方孔明蕭然草廬之中資衣食於耒耜之業擁膝長嘯不求聞達顧豈有一毫富貴之念迫之而起要為天下大義撥亂繼統耳其肯以天下動其心乎其肯負其主以利其家乎其肯為不義以利其身乎

評　即平生自處而擬於伊尹孔明可無愧色

蕭何孔明　王維楨 明

孔明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而未覩大體出師表出而俶儻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退矣木牛流馬出而技匠之徒執斤僅

而求售其巧者皆攏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誦鬼谷之書習黃石之畧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技客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為弗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勞則不得不嘔血而功不就夫蕭何木彊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為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寵冠而慶流苗裔也故蕭何之役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疑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直見其奇其所以奇者不為用也此兩公之別與

諸葛亮八陣圖　楊慎 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成都之

弼年鎮在蜀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都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贅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論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于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乎背城而僥倖于深入也惜乎其方鋭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踉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擾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駿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易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為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與水猶恐不及而內有擧賊自相乘機胠篋助焚則雖有傍人之智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呼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壚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竇憲嘗勒八陣以繫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乏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況能傳其遺迹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吊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六十四蕝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臨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虞傷部君大之以進士出守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子之眾篆銘然銘石藝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藝者不泯其迹類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典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為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評　孔明數年不死則此圖復在中原矣操懿輩何為哉天之所廢人如之何

孔明　程敏政

或曰昭烈伐吳乃千古之失策而孔明畧無一字之諫當時武臣若趙雲者乃有國賊曹操孫權之言然則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曰非也伐吳之失策孔明諫之不聽而昭烈悔之不及人特未之知耳何以知孔明之諫孔明之初語昭烈曰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孔明之初意如此後之為諫可知矣何以知昭烈之悔永安之詔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終定大事且昭烈方

敗于孫權其憤憤以圖再舉不言可知而托孤之際乃舍權弗
不意必孔明之諫有如雲之為者故昭烈至是乃悟其言而始
恨諫之不臧也曾是而謂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曰昭烈之
於孔明嘗有魚水之喻矣即是觀之則孔明之言昭烈固有不
能盡用者哉曰豈特不能盡用而已蓋所謂十不一試者也孔
明之言曰荊州用武之國[illegible]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
也使孔明處此蓋必有[illegible]策而昭烈追景升之顧寧舍之以去反
為逆操之資赤壁之勝雖幸得其半而終不能守蓋非孔明之
初意矣又曰益州天府之地劉璋闇弱將軍既帝室之胄若跨
有荊益漢室可興矣使孔明處此亦必有策而昭烈乃聽法正

之詭謀襲取成都雖得璋而理不直又非孔明之初意矣孔明
所以興漢之策蓋素定於草廬三顧坐談之頃其大者則取荊
益而援孫權而昭烈曾無一之見從後世乃歸之天不祚漢豈
不過乎曰孔明嘗自嘆法孝直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然則孔明
之智不逮正矣曰非也孔明嘗勸取益州昭烈不聽而思其人
也正言難入詭謀易從雖大賢君子有所不免而況昭烈乎

評　孔明之遇玄德公人以為魚水之歡矣不知君臣之間
亦有相違而不相信任者惟程公能推見其至隱

擒孟獲

劉朝箴　明

孔明討孟獲七縱而七擒之說者謂其釋吳魏二國賊而屑屑
于小醜稱戈則不獨猛獸而狐兔之逐不問萑苻盜而捕胠篋
者流也闇于畫矣嗚呼英雄大慮是豈淺膚之士所及測哉蓋
巴蜀為國接地南夷兼之獲桀黠得夷落心有如玩不為討而
一旦誘眾裝難嚙我邊垠蹦我四境則孔明雖欲治兵遠討亦
安得案門庭之寇不恤而越在遐荒哉故將六師以北伐許冀
下甲江左心非不日夜縈畫而權其勢之後先緩急則必平定
南中以為根本計然後方[illegible]北圖斯完策也不然漢賊不兩
立語在出師表中顧其意情吳魏也乎說者猶病其擒而縱縱
而擒則其威褻處其擒而縱縱而不可復擒則其技窮噫屬今
璀司馬仲達豈不稱智謫士然猶墮其計畫中而莫敢角何論

一么麼之獲且欲龍伏蠻夷之心而今邊徼不聳則奚論七縱
七擒之為褻也世儒徒習于口而執迹以橫詆英雄直謷說耳

評　七縱擒以伏蠻夷之心伐蠻夷以為北伐之地諸葛之
心事瞭然矣

孔明自比管樂

楊守陳

人苦不自知既知矣而或大言以誇世或卑言以自謙世寄信
其言而不究其實則未有不指鶴以為鳳視玉而石之者昔白
圭自以為愈於禹荀卿自以為賢於子思孟軻崔浩自擬子房
而今之人懷片善負寸勳輒以古聖賢豪傑自期斯皆不自知
之過也東方朔滑稽之雄耳而自謂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

鮑叔信若尾生又謂漢廷群臣若保傅董仲舒司馬遷之屬皆莫能兼之此非其不自知也特大言以夸世耳孔子大成至聖也而自比老彭自同丘明又謂不如回賜由三子此不待智者而知其謙矣若夫漢之諸葛孔明方其躬耕南陽之時嘗自比管仲樂毅人固謂其大言夸世耳至其出佐昭烈都將相幸山河勳業揭于天下今猶在至于後世乎是郭冲謂其有踰管晏陳壽謂其管蕭之亞匹矣後數百年至唐之杜子美乃謂其見伊呂而失蕭曹又數百年至宋之諸儒亦謂出處近於伊尹又謂其出師二表說伊訓說命相表裏而世乃有折衷論之曰孔明才業實管樂之匹而其道德則伊傅之儔也以余觀之其才業

則過於管樂而道德視伊傅或少劣焉夫齊桓燕昭皆已定其國數年而後管樂為之將相管因人心之慕周惡楚也而為尊王攘夷之舉樂因齊湣王之昏亂也而破其七十餘城此其時勢皆易為者至於昭烈雖漢室之胄而實無一民尺土人心天命去漢久矣魏吳皆已立國而昭烈栖栖皇皇于其間特一旅人耳其時勢殆莫不可為而孔明以蓋世之雄才儒略乃為戡剗定益而國之南平夷虜北討魏賊虎視龍驤直欲混一四海而復四百年之宗社此猶築斷隍而城之吹死灰而燃之也若管樂則猶增城埤熾火焰耳且趙成不椎于曹操田單智力不強于司馬懿也管不能責趙僭王之罪而孔明能指操為賊譽其罪而討焉樂為田單所困而孔明於懿生能辱以巾幗死猶走之其才良過於二子而自以為比者非謙言也耶陳壽因而評之非其實矣抑管仲曾西之所羞比者也而孔明乃自比之雖曰謙言其亦賢乎西之見矣顧其出處言行之大節誠無愧于伊傅而更考其他則未能一一伊傅如也故程子曰孔明王佐之才道則未盡又曰孔明天民之未粹者盡王佐之道而為天民之粹者非伊傅而誰孔明誠不能無少劣也張融有言鴻飛天表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鳦世之擬孔明者郭冲越人而陳壽猶人也唐之杜子宋之諸儒其鴈門之人耶嗟呼知孔明者猶必待数百年之久而後有知之明論之當者士而祇行立名顯

欲以一時之毀譽為前却可乎故君子之道必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評　論孔明者無踰此篇千古之定案也

孔明自比管樂

柯茂竹　明

時未可為而君子必欲為之有不可與俗人言者以不可與俗人言者而姑取古之似以自況此殆難以其倫擬也夫君子志抱先憂詎不欲一出其身為天下試于以興復功定建格天之勳乃時詘不然而此志磊隗誰則能曉故比古之嘗為此者隆寓微意徐擇君而酬之使後有智者出則必能吾諒如或徒滿其辭妄施昂抑以品其說優一不得當即喋喋然肆議於其君

子之志始不白於天下蓋至於君子之志不白于天下則又奚貴於喋喋者哉孔明自比管樂吾將執是論焉原暗者其有取乎世嘗稱孔明有作必異有言必偉如出師二表其規恢之畧至鋭也木牛流馬之制其巧通靈其用便捷至神也八陣之圖分列部署上合天文下合地理至變也愚則謂猶其小耳出處之際轟轟不羈真有揭日月照乾坤方駕伊傅且嘗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又曰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又曰開誠心布公道又曰臣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帛是涵養完粹正大光明振淤廢高隱然於言表愚每讀至此未嘗不色勃肯溢有概乎其言想見其隱居所求當亦不在伊傅下故二表所陳

君子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裡至所自比乃屑越于管樂夫管樂何如人哉篡怯悲嫪節也遁逃非美名也脫魯囚以相齊假魏節以仕燕非待聘之正也逆知之篇多設權謀報燕之書猶含怨懟非忠義之謨也少有志者且有不屑況挾王佐之才者乎以王佐之才而屑於自比此其故可知矣彼見夫漢獻不綱老瞞竊命五合六聚矯據以僥捷隴罔抱膝既心繫而目嘗之顧瞻天下誰可以此言告者獨遐思古昔召陵葵丘管敬仲之餘烈在焉汶篁磨笄諸君之遺蹟存焉齊威燕昭有與復之意而二子能成與復之功吾今獨不得是君而佐之乃借以自寓焉故方曹瞞之聘也自陳恬隱之操豈真恬隱哉將擇君以圖與復也及玄德三顧始可與有為矣遂陸之以帝室之胄紹述以經營之猷當是時魏吳皆已建國而昭烈未也卒乃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觀其廣厲寮寀猶欲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假令指麾一定豈不能酬此夙心以復漢四百年基業柰之何渭上之規垂成將星之精告隕遂使黃皓以奸巧蠱君姜維以騷擾致寇劔閣失守每樂詘封異時君臣魚水之歡徒成蕉夢由是觀之則其自比管樂之志尚有未愜者彼儒區區較才德之優劣謂孔明雖謙言亦果乎曾西之見何其淺也彼作史者輒以為管蕭之亞匹又何謚也傳曰蚖哉蚖哉豈惡睹夫龍之志也若此類其亦所謂蚖者歟昔者嘗觀陶令之詠荊卿似

有慎日語難之氣彼蓋悼晉之亡聊思逞於一劍以直慕荊於軻者文相感曾公故墟慨忼悲歌殆亦欲與平原之甲以洗腥膻之穢視孔明自比管樂豈有同者今或昧孔明之志此二事者亦足以觀矣噫管樂得志於齊趙天也武侯齎志於魏吳天也乃晉宋二臣亦竟寥寥是何天幸之難逢而英雄之多蹇哉故曰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有以也矣

評　得武侯心事而詞凄然

趙苞徐庶　　孫　樓

趙苞守遼西而鮮卑質其母以攻城徐庶在玄德而曹操獲其母以要庶苞則棄母以全城庶則棄劉而奔母議者皆苞而

龐庶嘗謂二子之事不同要於其當而已當苞之時已委質而
為君臣則致身之義當於其國不當於其家時則母不得以私
致諸子子亦不得以私暱諸母其執也有㦖而已矣其死也有
事集而以死報之而已矣况夫職守遼西而邊陲恃之以為隆
無遼西則無邊無邊則天下潰不可支身係其重而敵亦自其
所重者攻之此所謂不以一人故病天下也時而或求生之或
身降之則是身已係諸敵不為之謀則死於虜為之謀則死于
君兩無完策等死耳毋死於義不死於惧禍以誣其子子死于
忠不死於黨賊以累其母死于忠忠也死於忠而母有光焉且
春成命考也苞之所處亦審矣若庶也草莽之遇則非君也將

軍之稱則非臣也而母則母也子則子也其心固不得佚撰而
思劉劉亦不得固止而重去之以強其方寸之亂而謀我也况
如劉之勢而又可以無我者哉以謀則若亮若統以勇則若羽
若飛劉可以無庶而庶不可以無母此所謂不以天下故病一
人者也庶而不去則王陵矣庶之遇近於陵而陵之處不若庶
此三子之辨也夫天下之大倫有二曰父子曰君臣自父子則
有無所解之至情自君臣則有不可逃之大義必不得已而去
則定諸理而已矣理定於所勝則安常可也處變可也苞之班
母也其志固欲祿養以遂其無所解之至情而亂意夫虜乘中
起母阻來路乎其庶舉中起而母阻來路也則命也無若之何

者也善者之毋揣哉觀之則毋若觀之則其奉其母全其君者
苞之心也天下之重孰與二臣之母若君之心也而苞之弊能
有不能自遂其心者固非純禍以奔命者比也若庶苞進退在
我毋曹則曹毋不曹則劉庶有母在此身未可以許人也是故
原二子之迹則苞近於逆而庶近於順究三子之遇則庶易而
苞難論變者當以身處以心諒求其無愧於理斯已矣則是苞
無究獄庶不專美殊途而同歸者也若進苞也退庶也則貪夫
而死名者將置力焉進庶也退苞也則全生以亡國者將奔走
之此非通論未可以準名實也若陵者又不足議矣夫三子不
同道而三母皆賢陵母曰善事漢王苞母曰毋虧忠義庶母則

絛子之歸以死故卒成此三人陵以功苞以忠庶以孝若母者
可以死矣

評　獨為趙苞洗冤獄苞死不恨矣

龐統法正　　陳　壽　晉

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荊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
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擬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
其程郭之儔儷耶

漢後主　　徐益孫　明

劉禪天下之賢主也劉禪一嫌成都獄書盡窮孫曾暴王為恭
世且比于七國之譏徐李之[illegible]開王[illegible]不宥哉大抵天下之庸

事有幸有不幸而耳食皮相之夫往往因事之成敗而竊議于
英雄之後舞管弄舌輕如旋風徒以快一時書生之見至使英
雄飲恨抑首于九京之下而氣不得伸何敢望于區區之後主
而獨令寬貸之也語云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天之所廢誰能興
之後主之亡天也非人也昭烈有雄才少好譚壘無論他事即
其彌留陶言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弗爲又曰惟賢
惟德可以服人夫帝間關百戰且與武夫老革半鉏鏑內于牽
戈鐵馬之間乃其垂絕訓子即宋儒砥礪談論揣摩登壇慶爲
頻而髮爲白也其誰能及帝之兩言哉且後主非獨得帝力也
武侯澹泊明志少伏林下本鹿門龐公之教故其出處獨正而

其所以訓導太子者非三代伊呂之言所不敢出即稱將軍而
下非騤騤之雲龍則桓桓之召虎也內有昭烈之賢父外有吳
魏之敵國而前後左右有武侯諸君之法家拂士彼後主者縱
不肖猶逢之在痲矣豈若曹丕吐雕蟲之藝文孫亮辨鼠矢之
小慧哉帝崩時太子才十七耳以氣數冲子而當國家新喪值
吳彪魏寇未而窺岷山漢水之傍兩家譎而用謀方思得其間
飛流言中之君臣相疑讒釁中起在姬公不能免於孺子伍行
人不能免于未差而丞相雖忠能免于後主乎不然以夜郎扶
餘僅處海中之一勺猶得易置其將吏而操縱其生殺丞相雖
忠能禁後主之不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乎能禁不以新進之

上而積薪老成之上乎方帝踐祚以來內外宮府一切機務帝
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訖當長史訖當參軍訖當太尉訖當
廢徒訖當髡誅帝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渡瀘水軍祈山修
好東吳雖敗績街亭師老糧盡帝亦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
蓋數十年主少國疑上不猜下不忌進不跋胡退不疐尾揖讓
談笑于樽俎之上而從容指麾于羽檄交馳之下嗟乎異哉不
難于丞相之用後主而難于後主之用丞相不難于先帝之君
臣交懽而難于後主之親丞相若父嚴丞相若師也丞相而在
猶曰得以維縶其手足丞相歿而若琬若允若禕若維猶得終
身布帷幄之謀還軍旅之事此蜀故恥信昭烈而因信丞相信

丞相而因信丞相在服之諸人斯又難之難者也詩云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孔子曰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後主之謂矣貂
璫黃皓此不過掃除之臣聊以俳優畜之如孝文黃頭奴耳不
若丞相且立碎之死諸葛尚能走生仲達何有于幺麼刀鋸之
餘哉丞相之寬之而不以爲剪也有以也說者乃言蜀由皓亡非
也天也炎劉之燼光武揚之昭烈吹之二君以景帝之後而食
孝文寬和之報武帝好殺近西京而漢絕矣天之厚文幾二百
年而又委其尾于若續若絕中山靖王之裔屈指先後主文幾
半百矣且有死生亦有名覆國祚之數有盈有虛天豈能常在
卯金刀手乎宋東公曰吾適過大梁之墟墟中人曰魏以不用

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天方令秦平海内魏雖得所御之從曷益乎嗚呼此可以論後主矣天之興也雖以始皇之鷙暴劉裕之無賴取天下而有餘天之亡也雖以岳武穆之勇畧不救相陸秀夫之忠誠舉天下而不足劉蕡下第李廣不侯李女斯饑倡優被錦梧桐焦于爨下瓦缶搾乎黄鐘天下事幸不幸類如此者獨一天亡之後主乎哉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重旅屢興而敝不妄降壽非良史猶然稱之帝誠天下之賢主也有如天不去漢則以北地諶之烈漢南巴蜀之險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雖百鄧艾其如漢何或以魏作蜀技安樂公喜笑自若諸臣睥睨訖為闇夫嗟乎此非帝之闇也彼見亡國之君窜身入手

如檻猿籠鳥不能不飛而無益于事况陰如昭賊如充肩詎知差倘約後盜立之謀不先入其耳哉故佯聾佯啞以示其闇卻正不祭教以西非失其言且失孫皓欺黄口之餘沫作爾汝歌及種種虐誕以調其君臣其不死者倖也昔先主聞雷失箸而令後主亦傚其故智以得脫于司馬几上之肉噫宗稚猾虜故有種哉

評　先主曰嗣子可輔則輔之不然君可自取讀此足為後主吐氣

魏延　　沈　淮　著

古將之成功關外者曷嘗不以奇計勝哉淮陰不畏而擒魏取代縛豹而破齊霍驃姚輕騎而越穹廬之帳李靖甫平夜渡而入蔡州之城今延欲持數千之旅入無人之境出褒中循秦嶺涉子午擒夏侯楙而西與丞相會乎秦中彼其計豈不謂奇而與四子等埒哉而何孔明之不用也噫此固孔明謀事之周而常慮夫萬全之地也與夫其由閒道而襲長安不過出其所不意也其率輕兵而擒夏侯不過攻其所不守也然孟達之反新城不八日而司馬挖其謀郝昭之守陳倉歷數旬而孔明窮於計事之不可以輕敵必勝類如此謂延之計而可必其成哉且其計可進而不可退可出而不可入可成而不可敗使人有以料延者而料延先為之備以待延之至蜀必無延矣又不然赫

嬰城以守遷延旬日如陳倉之不可卒破蜀亦必無延矣延之敗不足惜而所以張魏人之威挫我軍之銳孔明其何辭焉此其計之未必可行者也如必執用奇以尤持正則李陵之敗非明驗與當陵之願以步卒五千横行匈奴中計誠壯而卒甘心虜庭為天下笑非陵之智勇减于魏延而兵行危道直獲禍敗則延可知也武帝不能必之於陵而孔明乃能必之於延哉或曰延有反相孔明知之早故他日轅門之星方隕而叛漢之謀立見則不用其計者直恐其横戈反噬也嗚呼庶幾近之矣

評　奇計未必成反形亦可惧思深哉孔明乎

蔣琬費禕姜維　　陳　壽　著

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寛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殞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

姜維　　尹起莘 明

姜維屢出伐魏進寸退尺而用兵不已當時智識之士如譙周廖化董厥皆爲之隱憂然綱目無貶辭何也用兵以討魏賊固非貪忿私慾之舉若置國賊而不問雖可苟安猶爲深恥明乎此則知春秋乾時之戰雖敗猶榮而討賊之義無一日而可忘矣

北地王諶諸葛瞻諸葛尚　　徐元黨 和

漢祚傾頹當時除賊貪生如姜維者非一人而諸葛瞻父子獨能冒犯鋒刃視死如歸雖其資质有過人者亦家法之有自也孔明可謂有子有孫矣嗚呼瞻尚雖死其忠烈之風至今凜凜有生氣彼爲臣不忠而貪生者視瞻尚寧無愧乎

北地王諶諸葛瞻諸葛尚　　尹起莘 明

姜維身都將相喪師蹙境黄皓罷冠一時殄民誤國漢祚顛覆偷生苟免至于死節之臣乃在于傳父諸葛瞻父子及北地王諶而已是時鄧艾孤軍深入使漢之君臣能竭力死守未必遽爾滅亡帝禪庸才既不知國君死社稷之義譙周諸人又輕以其國予賊其視諶同死社稷之言與夫哭昭烈之廟而死之節曾犬彘之不若嗚呼諶雖已死其言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禪之有子如此而不能聽用其言可謂上愧乃父下愧乃子矣

評　入蜀者昭烈諸葛公之業而死蜀者昭烈諸葛公之子孫百世之論雖亡猶存

人物論十六卷終

莆中 [illegible] 元直 輯

魏 曹操

自董卓肇亂催汜交攻天子奔走荊棘中未聞曹操有勤王之舉今年車駕還洛陽操始入朝其謀固欲挾天子令諸侯而已初非真有翊扶帝室之心也夫洛邑宗廟所在不幸殘毀正當脩復經理使斯民復見漢官威儀之盛庶可以塞臣子救君父之責今乃棄其故居宮室移駕至許何哉操之無君罪不勝誅矣

評 帝在洛陽則猶為共主遷帝於許則將玩弄於掌股中

無君之罪信不容誅

魏武弔文 陸機 晉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慨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壞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末光於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意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畧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托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而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望吾西陵墓田又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曹操 司馬光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溫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何如某曰曹公平生姦詐至此盡故臨死諄諄作

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傳囑子孫至若纖細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一日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定以天下貽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此又溫窺破之公似有喜色且戒其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曰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耳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況此虛僞之事一看即解散也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卧枕負枕噉野葛至尺

許飲酖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己故先揚此聲以示將人使人無害己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矣

評　曹操生死心事盡爲司馬元城看破前此未有識之者

曹操論　　程敬政

曹操之在漢人服其智而操亦以之自況曰吾豈四目哉但多智耳以予觀之操豈足以言智哉操之所以不即敗亡者天幸也夫操之圍張繡於穰城攻劉備於徐州也田豐嘗兩說袁紹以襲許矣其拒絕於官渡也孫策又嘗定部署以襲許矣其追袁紹擊烏桓也劉備又嘗勸劉表以襲許矣使三子之計一行則操之敗亡豈待旋踵而袁劉不能盡人之言孫有暴客之禍謂之非天幸可乎或曰操雖虛國遠征亦必有居守之臣留此之兵以備非常之變則襲許之策烏能保其必勝哉是大不然方關羽之取襄攻樊也操固已相視無措惟議徙都以避其鋒銳然則明知敵乘不能起爲之所而況於出奇制勝者哉操之危蓋屢矣而猶以多智自詭吾誰欺乎古之智者必以誠爲之主而動不失正無欲速之心而有萬全之道焉若操之幸勝苟免特所謂穿窬之雄耳烏足以言智

魏論　　郭子章

操以姦丕之篡萬世人人得而討之無容喙矣古今篡逆之賊

羿莽不保其元裕溫不昌其亂而魏歷五主享國五十餘年玄德仲謀掇桑未幾禪庸登廢遐殞家門而丕植之文灼爍千古叡之明克嗣祖武豈天道既遲至魏而爽乎愚嘗竊究曹氏父子於不可原之中差有可原者羿篡身爲大臣首亂人國謀篡神器漢之亂非操首乎佻於常侍竊以黃巾烈於千里草熾於術布諸凶操剪滅芟拔民稍安輯謂操乘亂而苞亂心則可謂操首亂漢則不可操當獻時即自帝惡乎禁之而終身北面竊安漢之號以標其篡說者謂畏名義而不敢取夫畏名義則猶賢乎不畏名義如羿莽裕溫者也篡逆之罪丕無從末減獨矣已燼山陽猶賓終保首領以存漢祀比之漢平晉恭唐昭之

弑猶爲彼善於此使丕當時終臣節蓋父愆外召玄德孔明其
奬王室則權必不敢帝江左而終臣漢天下不三未可知也而
曹瞞分香賣履之詐可飾爲真乎舍此忠孝大節不爲而曰爲
纂逆故司馬氏父子之姦天惡丕之纂而奪之也丕兄弟父子
之智且文天乎操之不纂而昌之也或曰操纂以心不纂以迹
春秋誅心操爲首賊嗟乎行盜者終與操謀而未行者殊科操
雖劇盜猶未行也天益有以權之矣關雲長惡惡極嚴華容相
遇不發一鏃司馬公是非最公帝魏繼漢昭然簡冊使操果一
無足取也二公何如人肯輕以予之乎

評　謂稍從末減則可耳

曹操　　王世貞

余讀史至魏操未嘗不惡其巧而惜其拙也身佐漢而相之挾
天子令諸侯已收四海之權而爲魏矣既陰奪而又陽卻之曰
吾以臣道終乎何其巧也然而天下莫心與也後世莫口與也
舉而名之曰纂呼嗚纂矣當獻帝時董李輩摧拉然土崩海內
之欲爲所欲爲者何限有操亡無操亦亡亡等耳有操後亡則
曷不修諸葛之政將之以忠純摧陷廓清寓宇莫又人心而無
忘漢也則漢人心而戴漢德魏也則魏不亦明白坦遂哉而顧
狼其嗜狐其態屠戮忠猎殺廢儀節至於弑后辱主而後已噫
又何拙也雖然釋操無足言也吾所惜者劉裕裕非操比也搏

圖於桓玄還已失之晉而後奪之晉無裕已不杜矣零陵之弒
亦可以已乎丕不害山陽公裕害零陵王其後裔之亡也亦如
之嗚呼孰謂無天道哉

評　操曰吾以臣道終巧於欺人然親弑后辱主則又甚拙
巧不能逃其拙也末言曹丕劉裕則亂賊者快矣

劉放孫資論　　劉鳳

放資並以奇謀秘計內典機要外綜軍國於時兵爭方熾強弱
勢縣而能辨表曹所向擇主而事則於鄴下群材可不謂識去
就之分乎以操之雄猜沉鷙而能言則見從動相參決非明允
而能然乎荀彧賈逵一時之賢其所題品未嘗失也一見深賞
謂其無以致之則不可矣計畫之士爭願進用而從容造膝受
任腹心更歷三世益簡密深至能不疑也既當信任朝夕萬端
間隙之構終不相染故其密慎與言似之議將有所建驅駁將
率各盡其用其於功名亦有所樹矣雖管中書而能謙事勸與
群下參盡有譴過輒爲引分蒲寵徐邈皆公諒不阿能爲開辭
譖毀此豈恐恃作威者乎於昔所娼害者既無纖芥卒薦達之
是寬身之仁也不賢者能之乎特以持祿或過骨鯁似乏使剛
方之士以變臣相遇槪亮之論以恩倖見黜甚哉君子之於進
退其可浮沉自容隨世無所取舍哉至謂景初之際末命洛度
繇於所付以啓大釁此雖天之所授而人主宜親忠正務抑近

私可爲鑒矣。

荀彧　范燁

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乃越河冀，閒關以從曹氏，察其定舉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國難，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誠仁爲己任，期紓人於倉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帝以爲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筭有所研疎，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湯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時運之屯邅，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勢強，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者也。

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荀彧　杜牧 唐

荀文若爲魏操畫策，取兗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河內，官渡不令還許，比楚漢成皋。凡爲籌計比議，無不以帝王許之。海內付之事，就功畢，欲邀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爲忠乎。譬之教盜穴墻發櫃，多得金玉，已復不與同挈，得不爲盜乎。

荀彧　蘇轍 宋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文若不欲，曹公不能平，以致於死。君子惜之，或以爲文若識之未究，或以爲文若欲終節於漢氏者，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郡，致其籌畧，以摧滅群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安往。文若之意以爲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念；徐而俟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方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評　文若從曹志已在曹，曹不爲漢，文若豈不知耶。九錫之死，非死漢也，蓋之矣。

荀彧　汪道昆 明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出謀秘計，轉敗爲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配蕭曹，稱爲三傑，而後世莫之無改議焉。彧儷人斯乃唆然以是擬之，嗟嗟，此操之延節已草甲於任彧之始矣。想操心以帝廐不綱，是即亡秦子嬰，而文若奇才智計，度覺我子房策畧也。吾將以興漢高皇之駿業佐命元勲，非彧伊誰。是故一接而咕喜之，甚揚詡之，深司馬之命且下矣。不然，古謀臣策士紛不可枚數也，而必顧顧於子房比儷係以吾之一言何哉。雖然，老瞞漢賊，無容喙矣。獨怪文若聞操子房之比，不以醒悟，而栖栖其幕下，爲之效籌，豈其心焉，則是顯以子房自視，而祖視操，子嬰視漢天子矣。彧詎得爲漢室純臣

乎而謂其從操惟於不知也即置百喙其何說之辭

評　文若有知當復愧死

荀彧死漢室　　陳敞 明

荀文若翩翩濁世之名流也為曹氏謀臣定天下半而卒飲藥以死君子悲之曰荀彧死漢室而或者數之老姦謂宜以此一盃藥逃萬世春秋斧鉞也余採二家之論而察其本文若非無志于天下者也始病于智而終不得成其忠也夫文若入龍子弟其乃祖乃父皆為當世高家傑謂其全無輔漢之志乎不然矣獨怪其不當以此匡復之業望之曹氏也彼徒見其英雄大畧鮮有其儔而初不評之月旦也故日諄諄焉以大器大德大義之說陳於操前而操亦且以周文上為解以愚一時羽翼之士則文若之墮曹氏術中久矣卒之九錫之受篡謀始露文若然後釋然於心謂曹氏非人矣吾失所從矣居家何以對祖父入廟何以見二十四帝書之信史何以解後世口舌耶于是快然決一死明志而已而孰知董狐齊太史且執簡而隨其後也嗚呼惜哉曹氏挾漢天子以招徠四方一時名士從曹氏者不獨一文若也何悲孔文舉楊德祖諸人不得其死乃今觀之二君子之死已晚矣我柰何又死于二君子之後乎吁文若悔之何及哉文若身在曹氏左右幾年矣曹氏東征西討豈有一日帳中無文若者乎今年且五十矣一旦與曹氏有隙而死乃欲告乎天下曰我為漢死其孰信之此文若無聊不得已之情雖死不瞑者也後之君子必從苛責之謂以此一死欺天下後世固不可謂無操獨不念曹氏今日受九錫明日禁不受禪增曹氏為佐命元勲文若三公矣向日所從曹氏之意謂何棄此成功不享而規取死後之餘名盃足潤枯骨哉文若之謀諒不出此矣或曰赤壁之敗吳蜀方張文若如不得為漢死盍從二氏輔以成漢當何如吁文若而方從曹氏可去也非曹氏重臣可去也彼其髮且種種矣又曹氏所親信管夷吾張子房也去而何之去之不足以成功祇為天下笑矣文若豈見不為此也然則為文若者宜何如曰不能擇所輔于始及其不可輔也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區區一死猶勝于華歆黃開諸人也況以操之重涎漢非疑且不日即真而終其世猶為漢臣則未必非文若之一死有以寒之也蘇子曰荀文若聖人之徒其才似張子房道似伯夷則吾不敢信也文若者志似管仲而才不逮心似召忽而道未聞雖然非楊雄比也後數十年而荀泰有王祗于荀氏為近之

評　操之篡謀豈待九錫而後見伏后及皇子事豈不聞耶

又評　宋儒朱考亭楊龜山輩深罪之是魏文若之隱者無中志似管仲而才不逮心似召忽而道未聞最得褒貶之正

陳思王　　李東陽

予讀植詩至瑟調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暨觀求試審舉等表未嘗不泫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以制外敦睦以序理然後疎戚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魏擯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不席父業遏禪據尊乃不趨時改行效重本敦族之討而以凋剪枝幹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覬事施逼至於長嘆流涕轉徙悲歌不能自已嗟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飾奪儲特反掌耳而乃縱酒刻瞞以明已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東曲莫白窘迫殺身至今笳豆之吟嗟吁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丕之於兄弟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爲魏也夫桉植審舉表云權之所在雖疎必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嘆息以爲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馬氏者厥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廢疾以死而或以爲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藏而吳亂天之意非爲扶蘇季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則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予又獨怪操之能生植焉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

評　一則曰予於是知魏之不競二則曰予於是知魏之不競三則曰此魏之所以爲魏也皆植之故也末則曰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丕若親植魏未可量故曰天也文跌宕百出奇矣奇矣

華佗　　劉禹錫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爲曹公所怒荀文若謂曰佗術實工人命係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醫不能生始有悔之嘆嗟呼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材能以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返其志眞可恨諸亦可惜諸原夫史之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志書焉後之者復用是謂中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宜於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少也或必有惜之之嘆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不可謂大哀乎夫以佗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特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烏用書佗之事爲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擧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擧近霸者尤擧有高名猶以可懲爲故事矧他人哉

評　是借華佗爲喩戒殘暴之君忍害忠良者後雖有悔嗟亦何及矣

曹丕　　陳壽

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文強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量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曹丕　　丘濬

嗚呼此後世權姦逼君奪國之始昔者帝堯禪位於舜帝舜禪位於禹蓋承天意以與賢也曹操睥睨神器非一日矣志未克遂而天殛之丕襲其故智以成其素志不欲直遂故假禪代之名以文飾其惡勸進辭讓至于再三登壇燎祭曲盡儀文顧謂其子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彼所謂知之者謂知其禪遜之事也不知舜之所以事堯禹之所以事舜如其父子之所以事漢帝者乎漢帝之所以禪與其位者亦猶堯舜之所以承天意以與賢乎噫已實奪之而謂之禪將誰欺乎非獨欺人蓋欺天也自丕爲此舉世之權姦遂假此以爲常例而欺人之孤寡以攘奪其國家者接踵於天下丕之父子非獨漢世之罪人乃千萬世名教之罪人也綱目去其稱文而以自稱書今從其舊而加以逼之一辭蓋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以示天下後世使其不敢竊經言以文奸假聖人以欺世耳

評　此論大有裨世教曹父子姦雄肺肝如見

曹丕　　南宮靖一

文帝雅好文學以著述爲務嘗作皇覽凡千餘篇下筆成章博文強識講論經理侃侃忘疲于時蜀漢北伐孫氏亦強文帝偃兵息民不願征伐此其規模似有可取者然其篡漢之時妄以舜禹受禪自比遂開後世亂臣賊子僭亂之原爲萬代首惡悲夫

曹芳曹髦曹奐　　陳壽

古者以天下爲公惟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帝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僭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己南面宰輔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享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曹髦　　丘濬

魏主髦之被弑司馬昭賈充之計也特假成濟手耳昭弑之以欺世遂誅今亦以昭誅書之用以示戒萬世使人毋爲姦臣所欺也蓋以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人人有之初不以貴賤而有異也昭之官雖尊濟之官雖卑然皆魏之臣子也昭固不可以有弑之之心濟豈可有刺之之理哉書之于冊以示萬世之爲人

臣[illegible]者使知所去就人人不爲權姦所用則彼亦安能獨以[illegible]
一人之智力爲之哉

評　歸罪首惡昭亦何辭賈充成濟狗彘何論哉

曹叡　陳壽

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志槩焉于時百姓彫弊
四海分崩不先聿脩顯祖闡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
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曹叡　孫盛 唐

魏明帝沉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顔極諫無所摧戮
其人君之量如此其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

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鍾會鄧艾　尹起莘

夫恃強凌弱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人民毀人宗廟使不得奉
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爲也思昔昭烈君臣間關隴蜀仗
義討賊不幸天不祚漢逆賊逋誅其子承襲一方少延赤帝之
祀鍾艾設謀動衆戕民鋒鏑之下自謂不世之功未及受賞皆
赤其族然後知天道昭昭特假手誅夷以償滅漢之罪矣

評　吕蒙害關公未受封而遽亡鍾鄧滅漢祀未受賞而亦
族天道昭昭其可畏哉讀之惕然

諸葛誕　方遜志

諸葛氏兄弟三人仕於三國才氣雖不相類然孔明之下瑾與[illegible]
誕亦人豪也誕當司馬昭僭竊之時拒賈充之說起兵討之事
雖無成身不失爲忠義豈非凛然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譬之
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爲斯言者必賈充之徒自以辱國弒
君取富貴爲得計論人成敗而不識逆順是非之辨者也豈非
楊子雲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耶

評　誕雖不及孔明一點忠義亦自可賞

管輅　丁奉 明

漢之嚴遵魏之管輅豈可以術士目之耶孔子謂學易其可以
無大過二人其頗得夫遵之卜筮惟以忠孝教人而輅之勸何

鄧也有曰位峻者顛輕豪者亡有曰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
不履以易道教人者同也遵日得百錢閉肆下簾而不受友人
之賂輅自知年壽絕意富貴而不就當道之寵此易道保身者
同也夫術一也善用之則爲遵爲輅而得以令終不善用之則
爲京房爲郭璞而適以自斃故術不可不慎也

司馬懿　尹起莘 宋

司馬用兵如神筭無遺策未易敵也然每與丞相亮交鋒動輒
敗北是以其徒有畏蜀如虎之說然亮將畧果有大過人者而
陳壽乃以將畧非亮所長疑之則其妄肆訛評不攻而自破矣
也以成敗論人若壽輩者非一可勝嘆哉

仲達用兵如神謀無再計也顧於畏蜀如虎之譏婦人巾幗之辱而安受焉者豈其怯懦之真情耶何去非以為亮之行軍利在速戰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師而求乘其弊故被譏可也被辱可也而不悻然憤怒之師書曰必百忍其乃有濟其仲達之謂矣是以創有晉祚而超越曹劉之業去非之取之者蓋自有見也予亦曰以是非論則孔明千載之豪傑以成敗論則仲達一世之英雄

評　仲達自非孔明敵去非之論為仲達釋慚耳孔明不死渭濱之屯懿將何以為策耶

吳

孫堅孫策　陳壽

孫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

孫堅　何去非　宋

昔東漢董卓之變豪傑相視而起於中州者若袁曹劉呂皆務其發豪之資求因時乘變以濟所欲獨孫堅激於忠勇挺秩特起於區區之下郡督以誅卓雖卓亦獨憚而避之惜乎三失大幾而功業不就卒以輕敵遂殞其身由無謀夫策士以發其智慮之所不及故也始堅以義從之士起於長沙北至南陽衆已數萬南陽太守不時調給堅責以稽停義師按軍律而誅之人大震服南陽民籍且數百萬兵強食阜而堅不遂據之以治軍整卒命一偏將西趨武關以震三輔身扼成皋而定鞏洛迎天子而奉之仗順討逆以濟其志乃遂棄去而袁術均以起而收於羈旅之中以為己資遂以驕肆此堅之一失也夫董卓之強天下畏之袁紹曹公相與歃血而起者凡十一將皆擁據州郡衆合數萬然無敢先發以向卓者獨曹公與其偏將遇遂以敗北而堅獨以其兵趨之合戰陽人大破其軍梟其銳將卓深震怖乃遣腹心請堅和親令疏其子弟勝刺史郡守者悉表用之

向使堅陽合而陰圖之差其宗親苟勝軍事者皆列疏與焉使各得擁土擁兵以大其勢徐四起而蹙之則其取卓易於反掌不知出此乃怒辱其使誓必誅卓使之憤懼遂殘污洛陽劫持天子西引入關以避其鋒而窮其毒此堅之二失也夫兵以義動者其勢足以特立則何至於附人苟惟不能而有附必其德義足以為天下之所歸往者然後從之袁術徒憑藉世資以役天下其驕豪不武非托身之主也堅已驅卓而脩復洛陽之殘壞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形勢之便以觀天下之變乃還軍洛陽聽役於術為之崎嶇轉戰以摶黃祖卒殞其身於荊漢之間無異士伍此堅之三失也夫一舉事而三失隨之則其去功業遠矣

評曰三為孫堅策甚當事幾特欲陽交董卓而陰圖之恐合
兵攻卓者未必不以之攻堅也曰天又可慮

孫堅策權　　南宮靖一 宋

吳之為國自據一方既無存漢之心又無吞魏之謀上不係於
漢祚之存亡下無關於曹魏之強弱君子尚奚論焉然其割據
則實自東漢之末孫堅舉兵於江東破張角誅區星勇奮剛果
當時鮮及觀其導溫戮卓不許和親汛掃陵寢平塞發掘可謂
壯矣其後為善不終受袁術所使以擊劉表卒斃於矢下不死
於勤王而死於助桀惜哉孫策以孱然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
捶併江東如拾芥脅師宿將狼狽失據闢地千里真奇才也然

輕躁好殺卒殞其身孫權藉父兄之烈屈身忍辱任計尚奇蓋
有勾踐之才焉當是時有張子布以為腹心有陸遜諸葛瑾步
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有周瑜魯肅呂蒙以為謀
主其他如程普黃蓋甘寧凌統諸將皆江東虎臣為孫氏之所
厚待赤壁之役決志定策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若是乎奄
有荊楊濤于南海傳祚數葉宜矣惜乎見羕不明守節不堅今
年臣于操明年降于魏今年受操之命領荊州明年受魏之封
為吳王不能討賊而甘心於助賊不能仗義而甘心為不義其
得保一隅幸也

孫權　　陳壽

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
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
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
後葉凌遲遂至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孫權　　胡寅 宋

三國分據雖志相吞滅然孫策之命權保有江東而已北并許
洛西取巴蜀固非吳所能辦徐盛之言不亦泰乎夫有志於上
猶止於中有志於中所成斯下必若許洛謀取巴蜀乃所以能
保江東也若將吳越之衆三江之固施施然宴安朝夕而不思
遠圖則天限雖廣一葦可航耳魏使稍自尊大張昭責之吳主

屈己受覘徐盛恥之國有人焉使二三臣幸於無事敬待使咨
覘其類矣以為愛喜豐儲衛蕩賄賂惟恐失色則邢貞目擊吳
之可圖狠知所以與之矣

評　孫權原無遠志得二三臣以保江東足矣

孫權

權藉父兄餘烈而得諸英俊之輔故能摧破勍敵成鼎峙之業
然其見義不明弗能繼述父兄之志盡心漢室輔昭烈討賊以
取中原興復高光之業豈不為忠諸侯乎乃苟且自圖甘心臣
於曹氏以保江東不思名義之為重此文公先生所以謂其真
漢賊也與

評 權肯助劉老瞞未必能得志惜哉

孫權 拔刀斫案

蔡茂春

按漢史曹操治水軍八十萬衆會獵於吳吳人震响失色長史張昭等勸迎降周瑜不可諫拒之權乃拔刀斫案誓諸將無得復言迎操用是拒操大破之嗚呼天下之事患於志之不立而畏敵之過也志立則氣奮氣奮則事可舉而天下之恭然突然者始不能為吾撓蓄疑敗謀事之忌也好謀而成兵之善也審機振策則樹業而立功懦弱無斷則戮身而隕國況敵方壓境為危急存亡之秋乎凡國破滅非盡兵不利戰不善病在無斷無斷則玩賊玩賊則失機破滅之道也故非大智不得而謀非

大勇不得而斷漢自帝獻不君王綱解紐梁園之鳥再好其音千里之草蔓延天下於時豪傑並起操以奸雄之資穿窬之智乘乎其間挾天子令諸侯指漢鼎虎視中原隱然有段王改步之意受與群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當是時其所為敵者蜀與吳也吳居江東藉父兄屢世之資而謀臣將士可與曹抗蜀勢不逮吳而其起事則正以王室之胄扶大義於天下天下寔易以從而操心憚之故操之不敢偃然稱帝者以有蜀在也其所以不敢遽剪乎蜀者以吳為之黨也滅吳則可以得志於蜀蜀亡則人不敢復立漢幟而遂可馳騁乎天下此操之本意也圖吳所以圖蜀而吳之存亡亦蜀之所與同禍福也吳人於其擁兵東下至震响失色則其氣已為老瞞先聲所奪至謂地勢共長江之險張昭建迎降之議則失計甚矣嗚呼操何人也而可迎之乎夫孫氏與曹同舉事於靈獻之際蓋兄弟之國也非素相北面者不能出死破敵而遂臣服之可乎是耻其先人矣當其時集吳之兵雖空國而戰可也即不幸不勝一敗塗地猶當卧薪嘗膽如會稽之棲可也顧乃計不出此而遂迎之可乎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雖若可為者然鄭非有關於天下鄭亡則必有封鄭者出而周室固存也吳非鄭比吳亡則天下折而入於操而漢亡矣此天下一大機也幸而瑜言之權聽之與備合兵併力擊操赤壁一火操兵失利使疆土不藉於

許洛三吳不臣於魏人二喬不鎖於銅雀鼎分之業割天下之半而王之皆斫案定之也氣奮而志斷謀決而事定權其知幾者乎三軍之士敢二心乎不然人情洶洶群疑滿腹黃蓋無燒走之謀昭烈處樊口之望操兵一入則江東為俘矣噫權亦幸賴有此也不然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鄉不如我將如討逆之所料矣雖然此姑就權論之耳而以君子之道律之則未也分莫大於君臣事莫大於忠義權之土地甲兵皆漢有也使權有天下之大智則當糾率義旅掃除奸孽肅清王室樹轂振軌立齊桓晉文之業可也奮其勇為卯金先復舊物噓炎光於既燼旋帝脉於如綫俾光武明章之化復見於

時而身為漢元勳烈名雲臺之上繪象麒麟之中使人稱其與
功臣豈不毅然丈夫哉顧不為此而為彼是以賊攻賊也春秋
之義以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悲夫權之不知此反歎老賊之
欲廢漢自立而不自知欲篡漢者不減於老賊也盜有竊主人
之物者而攻其僕僕亦因竊主人之物而又號於人曰甚矣盜
行不義權之事何以異此

魯肅　　秦少游

魯肅勸吳以荊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因以取蜀吳主悔之歸咎
於肅夫以肅之籌略過人而其昧有至於此乎以臣觀之吳主
雖不欲借荊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之策善矣何則是時曹

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毅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呂
布皆為擒滅其能合從兵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玄德耳此所
謂胡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旦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
勢使然也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其可得乎且權不借
荊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殺之二者皆不可也昔高祖
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大悅項羽雖徙之
於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繫
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荊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
陵先主曰舉大事必以人為主今人歸吾何棄去是時先主若
在公安吳為仇也夫以董卓之罪上通於天王允以罪誅之而

李傕郭汜糾合黨與猶能為之報讎何則卓雖兇逆亦一時之
望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赴海烏林
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沿江而下非其雄略則周瑜水軍豈能
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亡可立待也由
是言之先主借荊州之事拒之則為仇殺之則招禍因而借之
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公肅之為吳策者豈不善乎然則瑜
嘗欲徙先主置吳盛為築宮多其美女好玩其策何如又大不
可也先主嘗見其皮肉生慨然流涕嘆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
曹公與之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竟亦不留此其志豈以美女玩
好老於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

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由是言
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矣

評　荊州之借實保吳良策肅何短哉

魯肅　　唐子西宋

漢時荊州之地為郡者七劉表之歿南陽入于中原而荊州獨
有南郡江夏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備之南奔劉琦以江夏從之
其後四郡相繼歸附於是備有武陵長沙桂陽零陵之地曹仁
既退關羽周瑜錯處南郡而備領荊州牧居公安則六郡之地
備已悉據之矣其所以云借者猶韓信之言假也雖欲不與得
乎魯肅之議正合良平躡足之機而周瑜獨以為不然屢勝之衆

果不可與料敵哉

評　似借非借實為定論

陸遜陸抗　　陳壽

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遜之謀畧又嘆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忘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矣

諸葛恪　　蘇轍

任人莫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席用其民厚自奉養征伐四夷幾喪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霍光光知用兵之害

罷均輸榷酤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寧此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霍光故也蜀先主知嗣子之闇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廢李嚴楊義援蔣琬費禕而授之政雖後主不明而守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魏吳逮其吳文帝方其任屬賢將抗衡中原曹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已略盡喜諸葛之勁悍越衆而付以後事恪乘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挫於外既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於徐交恪既以之喪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絕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隨以亡夫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之功可且至於託天下之孤寄百里之命而亦屬之於斯人其勢必[illegible]

古今人物論第十八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晉　宣帝司馬懿　唐太宗

夫天地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以來處其憂而爲樂競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己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鬭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侔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戰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茲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百日聞於天下可不謂賢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鈴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己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景帝文帝　司馬師司馬昭　顏師古唐

世宗以叡略創業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迹空稱翦商之志彌遠三分天下功業在焉及踰劍銷氛浮淮靜亂桐宮胥怨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得志於茲日軒懸之樂大啓南陽師摯之徒於焉北面壯矣哉包舉天人者也爲帝之主不亦難乎

司馬昭　尹起莘

曹髦之殞本以輕舉無謀而見及夫倡逆者賈充抽戈者成濟令但歸獄於昭畧不他及何哉趙穿親弒桃園之難而春秋正色書盾況昭久操國命特借成濟之手而已雖葬以王禮夷濟三族天下豈可以欺乎王經始諫其主終罹其禍死得其所宜乎綱目以全節予之也

晉武帝司馬炎　唐太宗

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絶纖綺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欲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静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筭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跡兵無血刃揚越爲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覩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

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迹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以尋路所趨逾遠所尚轉睽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擁權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晩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疏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僞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内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風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耳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之僞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己圖元海可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此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司馬炎　孔頴達 唐

武帝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有司嘗奏御牛青絲靷斷詔以青麻代之平

吳之後天下乂安遂怠於政術耽於游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大臣不得專任彝章紊廢請謁行矣既而寢疾彌留楊后輒爲詔以楊駿輔政中朝之亂實始於斯

晉武帝 司馬炎　顧充 明

司馬懿之仕魏也謀無再計氣作温凉潤視大言手秉魁柄加以子如狼孫如虎梁指曹昂垂涎三世借其要路以逞廢立之謀碑書有金而炎遂享皇極焉即位之初矯仁儉而靷青麻火雉頭而焚錦繡得君子作法於凉之意而命師建業孫氏奉土爰呻爲謚仁風遐揚至有天下無窮人之謗當三國干戈擾攘之餘而能通前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蓋亦有明主之風也

然猥浩之塵芳設而忌荒之風遂形季天下之既一而棄州郡之備恣羊車之穢樂而醜三楊之尊親賢遠出海隅宦錢盡入私室迹其施爲特漢之桓靈耳是時竹林曠達之賢晉傲睨萬物一無用情棄禮法如土梗視義理爲桎梏而風俗日淪於空虛蕩寂之地其最爲失策者雜夷之種茹血食腥本非人品嘗剖巢燻穴蚤爲之所顧乃處之以内地而江統郭欽之謀下行是種荆棘於良田養狼虎於靜室而亡其血人於牙也是以日食三朝天垂大異災變洊至史不絕書開創大業而未得經國遠猷不惟社稷大計吾已知治止及身而亂可立待矣

司馬孚　褚遂良

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内弘道義外闡忠貞泊高貴薨殂則枕尸流慟陳留就國則拜辭隕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列享年眉壽清徽至範爲晉宗英子孫遵業世篤其慶有以也夫

司馬孚　方孝孺

曹氏以智力得國而不知所教當是之時斯道不明甚矣故至戕父子坐席未煖而司馬懿已睊其旁而欲攘取之臨終涕泣託以幼孤少不合意則引其手而易其位如易偶人然公卿大夫迎合將順莫以爲非積習既久至於弒君以爲常耳而不復言盖舉中國而淪之夷矣而其宗室之中若司馬孚者獨泯默悲痛不忍與其錄宗姓爲天子而身爲王公可謂尊顯矣猶惻怛若不忍居者身施於晉猶願爲晉之貞士夫魏之亡已久姦伎小人若賈充之徒咸以爲堯舜之禪無以過而孚獨拳拳懷其舊君豈有所求而然哉吾以是而知雖大亂之世斯道未嘗亡國可滅而斯道不可滅也求之二千載間生於逆亂之族而不爲所變者三人司馬氏之孚武氏之攸緒朱溫之兄全昱皆能知篡逆之非唯攸緒辭位避去不受寵祿爲最賢孚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全昱無異全昱故群盜或於利而失其本心無足異者惜乎知忠而不知遠篆之方也使孚爲豪而死謂之魏貞士可也魏亡而不仕乎晉謂之貞士亦

宜也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異矣猶欲自托爲魏臣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孚當廢弒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能如孚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也然則師烏可少而斯道烏可忽哉

評　司馬之有孚亦衆梟中之有孤鳳也不可過於青俗史云雖見尊寵常自憂危則其心事可諒矣

羊祜杜預　褚遂良

泰始之際人祇呈既羊公起乎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梁拔不窺及閻空輕悉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

歸尙在乎戚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乎其有風飈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與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纖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徇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爲諸侯之庶子擅乎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羊祜杜預　峴山記　歐陽脩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事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又於叔子思之尤深盖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爲此山常在而前此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然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與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

羊祜陸抗　唐子西

義陸交和或以爲祜抗失臣節而譏之曰親仁善鄰者國家之事出奇克敵者將帥之職羊陸以將帥之職而修國家之事此論者所以議其失節也竊謂不然兵固多術矣有以力相傾者有以智相傾者有以德相傾者秦漢以來惟知詐力一有爲德則是非爲之紛然而不知所謂以德相傾者是以出奇而已矣何名爲失節哉然晉陽秋以爲羊陸推僑札之好茲又過矣吳家詭道何僑札之有就如所云乃不足貴何則非吳鄭之使爲敦僑札之分處方面之任而私境外之交此非所以稱羊陸之美也

評　保境息民羊陸之見自是可無譏矣

山濤　史臣

若夫居官以潔其務欲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綜則群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絶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與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傅玄傅咸傅祗　褚遂良

武帝覽觀四方平章百姓求官擇任切爭臣傅玄體邁直之

資懷匪躬之操執詞正色補闕拾遺謇謇當朝不忝其職者美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驟聞鶉奔為物議所譏惜哉古人取戒於韋弦良有以也長虞風格凝峻弗墜家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傅祗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間匡救君臣之際卒能保全祿位可謂有道存焉

王渾王濬唐彬　顏師古

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遄征渾既獻捷橫江濬亦克清建鄴于時討吳

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為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勛懋德善始善終者與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扆斁亂彝倫既為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褊心乖爭子之明義雋才雖多亦奚以為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鄭袤李胤盧欽華表　褚遂良 唐

晉氏中朝成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居保傅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于斯惜其參緘於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為鄙矣無足多談然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宜伯協恭孝之規子若之儒素為基儒容之苦節流譽慶垂來葉不亦宜哉石鑒以公亮升臨美以明審顯屬於危亂不隕其名歲寒見松栢之後凋斯人之謂矣

劉毅和嶠任愷　孔穎達

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驩在位大聖之所不堪況乎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其存亡者也雖復自口銷金投光撫劍馳書北闕敗車猶踐而諫主不易識臣實難劉毅一遇寬容任和兩遭虐受許觀餘烈亦各其心焉

劉頌李重　顏師古

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辨詳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慙華婉而理歸切要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顗而有餘逮元康之間賊臣將命舉朝戰慄苟避菹醢頌以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惛而知善舉不避讎者與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蓋豈可觀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濬沖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曹志庾純　史臣

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久攀應績式叙彝倫武帝納奸

謳之和謳懷終始之遠慮遂乃君幽青土作牧東藩遠邇豎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褰蹇匪躬慺慺體國故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身雖暫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於世汝潁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甫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忌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爲之盜乎玄假譽攘善將非盜乎

閻纘何雄段灼　褚遂良

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寃然皆惧亂政之參夷懾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聲閻纘伯官既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棺以趨鼎鑊察言觀行豈非忠直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茂伯篤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艾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欒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

衛瓘張華　孔穎達

夫忠爲令德學乃國華譬衆星之有禮義人倫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爲美遵乎險轍理有可言昏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固以赴蹈爲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承劍邦家殄瘁不亦傷哉

張華　尹起莘

張華博物洽聞爲晉名人賈氏以其雅有籌畧爲衆所依使之輔政爲賈氏之計得矣華於此時不能深明去就之義委身賊后雖曰數年之間朝野安靜然大本不立昧於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意多矣豈能自免惜哉

賈充　史臣

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偶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曷云塞責昔當塗闕翦公閭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泆庸可免乎

齊王司馬攸　史臣

齊王以兩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既而地疑致逼文雅見疵沈勗陳蒿草之邪謀武皇深翼子之滯愛遂乃褫龍章於袞職從侯服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恚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緇衣之命膺負圖之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之人事

廢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焉讒人罔極交亂其國其苟馮之謂也

惠帝 司馬衷　　史臣

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遍宵人褒姒共叔常並興襄后與犬戎俱運昔者冊朱不肖赧王逃責相彼凶德事關休咎方乎土梗以遂其情溽暑之氣將闌淫蠹之音罕記乃彰嗤笑用符熊僧亶之才俊彥猶形於前代增淫助虐獨擅於當今者與物貌忠良於茲拔本人稱妖孽自此疏源長樂不祥承軍非命生靈板蕩社稷丘墟古者敗國亡身分鑣共軫不有亂常則多尸昏亶明神喪其精魄武皇不知其子也

太子　　史臣

殷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貽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來蘇之望及子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動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奸邪疏斥正士好居酤之賤役躭苑囿之佚遊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兇忍父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詭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搆辭大之譖遂行一人乏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究渝楚建酷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榮情切惻慟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阮籍嵇康劉伶畢卓阮咸　　史臣

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拘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和天真若乃一其本源躰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己先下於人循大樂無聲而踞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辨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舐痔兼車鳴鳶吞鼠以茲自口於焉玩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壒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士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尊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嘆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嵇中散 集叙　　陳德文 明

康與山濤書不願為吏部郎夫中散大夫非仕耶危邦不入哲士炳幾無道而潛威鳳儀德危行遜言至人之遺矩惡訏為直賢達之流蔵康龍章鳳姿高標峻格究其所由豈已殆難免於衆時矣矧淵默文藻煥矣範型昧溥祿而不藏發長途而多遂假令無譏呂安弟逆鍾會而青蠅不集貝錦絕張有茲理乎是

故君子有明哲之智而後能周身有曲裁之仁而後能澤物有負戀之勇而後能立名嗚呼巢父長揖于軒堯而子陵抗顏于世祖有以也或曰康詆晉特以忠魏拒濤特以秉貞爾然景元之間芳廢而髦殞繼死而僉士當塗之爲司馬事亦較然嘗攷安處若冥鴻孫公和棲如翥鳳人固難以羈束誰復得而繳矰哉惡垢而立蒙塵去濕而居汚下才多識寡不免何疑雖然峻潔絕俗之懷清醇大雅之器太上三次永存琬琰之音東市七絃未絕軫徽之奏展其刻集尚可羹墻王祥何曾一時名勝崇階膴仕萬古僂其康也視之殆大鵬羞尺鷃黃鵠悲腐鼠也夫

評　出處間爲之反覆嘆息然重其品而賞其音王何信非所及也

嵇康文集序　黃省曾　明

嵇子叔夜生焉無辰挺倪鉄之天逸而游於幟氛之季抱卷州之拳節而遘夫酷網之朝龍章孔姿意氣薄日月之表瑚言瑋撰思雪邁區合之涯數寓寰閒神棲皇古以塗匱寡歡故澤和於琴綺以都井喧鄙故綴宅於山陽以產務不足綜故尋煉乎九嵒以俗子不足侶故閉襟於七賢恥爵組之競馳故表傳乎高士卑天位之竊履故托箴乎太師揆厥壬度蓋無纖華纓於伏軒之署而調賞偷乘綠車於堯虞之廷而覽鳳凰者也觀其緒辭君曰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爲心穆然以無事爲崇坦爾以天下爲公饗萬國如素士服繡袞若布衣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催百姓之從已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爲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可謂曲盡南面宰宥之方矣嗚呼烏圖之感昔緬想於宣尼矸爛之歌嘗綿哀於甯戚淳源莫返良非一朝叔夜志既高獨而復遭魏晉奸雄彌宇豺虺盈途無怪其絜躬於紫壑而遠害於青冥也惜哉非薄湯武中馬昭之禍心散髮倨鍛致鍾會之貝譖由是無罪無辜殲此哲士雖請師救贖三千子衿痛惜士紳接於海內而廣陵妙響終絕於東市矣悲哉相國垂惡無窮嗚呼此蓬蒿之間固非神鵬之可集汚賞之濱夫豈大鯤之所旋徙必重霄遂宜瀛嶠后農所以席

海而不返老萊所以揆畚而不顧也無道則隱遠訓未亡危行言遜時機罔覺性烈才雋登戒弗思意迹功跡秀規莫省學炳名光貢迹不遠去之叔夜不能免其宛矣鮑生抱道文於騶谷珍覽靡厭結遐悲於異代嘆息彌深故每三復其糟粕詩長託諭播與越唆文擅理辨綽體綿密片言小屑無非素衷玄致奧膈之所存也苟欲攷竹林之秀矩挈柳下之清躅者不有斯述何以披溯故乃校次瑤篇彙爲十卷刻之齋中俾高士芳規得流耀於來嗣耳

評　一篇晉語

阮籍集序　陳德文　明

世恒言阮嗣宗處魏晉之交身仕亂國而不懼禍罔志存刺譏

而文多隱遯抱經綸之技懷康濟之能一不見試以死曰嗟乎
籍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以明哲而遠害也方司馬氏之簪
魏也上陵下夷逆醜變作功材巧慧縻爵食於傾危俊乂豪賢
炳神鑒于緇徼籍白眼睨俗非苟祿之子雲孤嘯離群恥獻言
之谷汞辭昏之醉緘默以自容步兵之除矜肆而甘寂究其纍
遺禮法若取説於當時稽其詞命玄幽寔不撓乎物論惡如師
昭且優與而保持之矣吾佳讀嗣宗諸文辭率激烈慷慨其心
憤故其行危其道中故其旨遠是以疾之者雖如仇而聞之者
無以罪箕子之明夷南容之免患無亦嗣宗之儔擬非耶昔之
君子蓋有遇匪其時而不免于説難用違其義而徒殞于結纓

豈其制行與道顧反在嗣宗下哉抑嗣宗見定而智明機微而
適遜其愚蓋不可及也已彼絶交之書竟于賈禍廣陵之疏適
以亾身則夫縱酒酣昏遺落世事知非嗣宗之得已也今覽于
咏懷八十一篇語莊義密曲高和寡稅駕于東陵寓言于西晉
怨凝楚魄心結首陽惻怛鬱沈和平婉順庶幾哀而不傷者百
世之下信難以情測也訏籍不死必不勸進晉王必恥仕司馬氏
乃管幼安王儒元其優爲者乎

皇甫謐摯虞束晳王接　　史臣

皇甫謐素履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悦丘墳軒冕未足爲
榮貧賤不以爲恥確乎不拔斯固有晉之高人者歟洎乎篤終
主論溥范昭儉既戒奢於季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士之
楔矣摯虞束晳等並詳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
可謂博文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涖政秩宗參
定禋郊之禮虞既厄於從理晳乃年位不充天之報施何其爽
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夭枉未申驥足嗟夫

楊駿　　尹起莘

在易鼎之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夫九四爲大臣任天
下事宜廣求賢知協力共理猶懼弗勝乃下應初爻陰柔小人
宜其不勝任而敗事赧然報汗凶也聖人既著其彖於象於繫
辭復申以德薄位尊智小謀大力少任重鮮不及矣之語然後

知居大臣之位者所任若是其重不可用非其人而敗乃公事
也楊駿以斗筲下愚之才當柱石難勝之任居之不疑是時尊
后窺伺於內諸王窺伺於外君德昏庸群小蟠結雖以上智居
之猶慮不免觀王彰辭辟之語所謂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正犯
覆餗之戒駿之所爲若此求欲不亡難矣聖人象鼎繫易之意
豈欺我哉

江統孫楚　　史臣

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晉多士斯爲其冠徙戎之論實乃
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死無
救於將顛也建感懷廢從昌禁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能掌

彫位隆端右揭誠獻替乎遺忽榮利聿脩天爵雖出處異塗俱
難兄弟矣孫楚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愧色覽
其遺皓之書實歎喪代之佳筆也而負材誕傲及苞忿爽違遜讓
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蓋自取矣統綽棣華秀發名顯中
興可謂無忝爾祖統竟淪迹下邑窮觀勝地會其心焉綽獻直
論辭都不留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雅而已哉

夏侯湛潘岳潘尼　　史臣

孝若挾符春華時標麗藻覩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
敷文流英聲於孝弟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
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傳於賈謐先達方之士衡實論政範源王

代之幽賾潘著家諱實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
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溺三家以通校為二賢之亞匹矣然
其挾彈盈果拜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門斯才也
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與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
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
鑑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

懷帝愍帝

昔炎暉杪暮英雄多假於宗室夫金德韜華顛沛共推於懷愍樊
陽寂寥兵車靡會豈力不足而情有餘乎喋喋遺萌苟存其主
譬彼詩人愛其棠樹夫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當說樂遊

用非天啟是以輿棺齒劍可得而言焉于時五嶽三塗並皆為
寇龍川牛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挑戰之秋劉石有滔天之勢狼
戲中斷襄戈外絕兩京淪狄再駕徂戎周王殞首於驪峰衛公
亡肝於淇上思為一郡其可得乎

晉論　　干寶晉

其畧曰晉之亡也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
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
之有天下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今晉之興也創基立本固異
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
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撿

持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
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
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禮法
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
行而覺禮教崩弛之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
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
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
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君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
亂況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以強臣愍帝
奔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復取

之矣

闞稜　　顔師古

自求嘉湯覆宇內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乏主于時武皇之亂推有建與衆望攸歸曾無少一閤鼎望于中宥存社稷志在經綸乃美淵藪雖扶持幼孺遂得纘堯承緒嗣夏配天稜績論功者足稱矣然而杭滔天之巨寇授彫弊之餘甚威畧未伸尋至傾覆者宗周遭犬戎而東徙有晉逢猾狄而西遷彼既靈長此則禍難遘及豈欧皇地非興王將綝允於謝輔臣何脩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周處 子玘 周訪 子撫　　褚遂良

夫仁義豈有常躡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周子隱以蹈之才負不羈之行比兇蛟猛獸縱毒鄉閭終能克己勵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徇國忘軀可謂志節之士也宣佩奮茲忠勇屢殲妖氛威畧冠於本朝庸績書於王府既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忿不思難斯爲監矣終於憤恚豈不惜哉周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戡定湘羅克清江漢謀孫翼子杖節擁旄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爲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孟威陷迹虜庭抗辭僞主雖前書所載何以加焉

王沈 子浚 荀覬 荀勗　　史臣

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動靜既形悔吝斯及存亡之際殊北門之情消沮之叟匪西山之節湯武有慙齊其功晏嬰不能議其志王沈才經文武早尸人爵任魏參昴上之珍居晉爲幄中之士桐宮之謀遽泄武闈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擾羣黎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翦由林雉孕本資繇因家之主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馬偶東京之糜沸自可感召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間伺隙潛圖不軌放肆亂遂藉乘與遂使漳滏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蕆尸戮尚士於幽壘阻越石之內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毒逋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申內縶慶封之戮焉何補哉公曾慈明之孫景倩文若之子聯隆堂而高視齊竹逸軌而長鶩荀敬足以承親周慎足以事主孔姬公之舊典采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試極嫡璞閣而偶宸離琰與有在降替歷常稽人之亊乃二荀之力也至於斗粟與謠瑜里成謀勗之階禍又已甚焉

張軌　　史臣

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王關懸險金城負固有苗攸竄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即而方叙世逢多難嬰五部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爲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彦擁之而延世挚虞觀象記洪災之不流侯瑾覘象知霸者之所在匪惟地勢抑亦有天道焉茂駿重華資忠踐

武嵜崛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縮褁棄之球
組賦絶域之琛寶振耀遐荒良由伏順之效矣

王戎王衍　　史臣

漢相清靜見機於職務周史清虛不嫌於尸祿豈台揆之任有
異於常班者歟濬沖善發譚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
顧深園而高視彼旣憑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
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
鏑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凶渠以求容貸頹墻之殞猶有禮也

王衍　　胡寅

王衍當東床幽厲之時宜申明大義以救止之而噤無一辭及
爲三公所歷變亂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策方且陰營三窟規
脫禍敗旣不得免尚且飾高情爲遠論欲欺石勒爲勒直言所
折遂無以對死於排墻之下當知墻之爲實而窟之爲虛也豈
不深垂後世之戒哉

評　墻實窟虛斷盡平生

王衍三窟　　張弘道

昔孟嘗君愛士喜名天下士蠅聚蜂集其門有歌長鋏歸來曰
馮驩者爲鑿三窟一焚券一復相一請先王祭器孟嘗是以受
封于薛無纖芥患荆史盖後譚焉已而後世營私植黨之徒皆
爭而相效也晉之士衍非所謂祖述老莊崇尚虛無兆之于世

表之外以爲高者耶彼其清言遠致鄙事物理直欲逍遙于無
何有之鄉食苟簡之田而立不貸之圃無爲也亦無覩也私窟
之營何爲乎吾聞狡兔有三窟使得免其死夷考衍所營弟曰
身居內也弟澄與敦分居外也三公手握台衡青州負海之固荆
州江漢之險掔足而立無事則龍蟠蠖屈足以爲安有事則虎
負鵰揚無能爲難豈不亦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乎而孰知夫
揮麈清譚之自爲桎梏也孰知夫崇奬虛名之自爲羅落也孰
知夫玩寇通寇之自爲陷阱坑坎也孰知夫出寶亏洛斯繼者
已睥睨窺伺于遠邇欲加已于十仞之外而繫之也竊爲衍計
雖不營窟可耳或移其營窟爲宗社營爲中原營爲生靈萬姓營
可耳衍不必自爲窟而有餘營矣盖當其時五胡之孽已開而
長安金湯秦關百二尚無恙也郡縣之兵雖去而羽林扺戟虎
賁被堅尚不乏也使衍而惟郭欽江統之言乎則深溝高壘訓
武詰戎以鞏居重之勢此龍蟠虎踞之營也而衍不之爲不然
旁招俊乂搜羅巖穴當時豈無聞鷄起舞與翼飛升之侶堪爲
共濟者乎則干城腹心尚亦有賴焉此鳳翥鸞翔之善策也而
衍不之營不然朝而乾夕而惕慮慮焉勑法明章以補茸罅漏
而不示天下以可乘之隙倘所謂鵲棲烏匝之便計哉而衍不
之營不然身解重柄弛于負擔以讓能者侶魚蝦而友麋鹿豈
不亦鴻飛冥冥弋人無纂乎而衍不之營不然堅守京師以

侯外援有如相彼投兎尚或先之幸也不則皆城借一國亡輿
亡或不至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也而衍不之營柰何職典樞要
徒事虛浮首鼠兩端罔所建白迨夫事勢窮迫至于秦越要以
東鼠豈将遠託負海徐紆江漢效東郭逡環山之閑乎不過上
傷于鷹擊之威下迫于走狗之逐中恐不免于守株之待而姑
爲脫兎之計也者亡何輕騎一追身爲俘虜兄弟獲逐夫狼奔
豕突刎頸非所謂躍躍毚兎遇犬獲之耶乃云少無宦情不預
世事勸勸稱號覬以自免意蓋欲有兎爰爰雉離于羅耳而藏
頭露尾已無能逃聽者之析遂使危牆夜排慘于韓盧之搏蹇
兎傷哉乎中朝縉紳死于網呂竟不聞有負海勤王之舉江漢

復讐之師吾不知向所營者謂何矣嗚呼以彼少壯登朝名蓋
四海就令才識不逮前人倘其戮力勖勒恪守成法尚可支吾
歲月即不能滌胡羯之腥䖿氏羌之魄以伸華夏之威亦何至
我爲魚肉人爲刀俎投足于石龍之手而其爲高材疾足者所
得耶窟乎窟乎何昔爲榮階而今爲禍府乎豈前之窟爲生之
門而後之窟爲死之途乎經營于幾時而傾覆于一旦吾安知
窟者非鑿一竅以開禍蘗于異日者也則三窟者固狡兎所爲
善藏而晉臣所由速禦也未幾二帝蒙塵駢首就戮而兎死狐
悲不勝悽愴矣未幾神州陸沉中原板蕩而狐號猿嘯舉目蕭
條矣未幾以牛代馬局促一隅而金馬銅駝未爲荊棘矣又恐

豺獾奸跋扈乘輿幾覆而城狐社鼠盡爲戎首矣吾不知向所
營窟今安在哉嗟乎淵聰鵲起勒曜鴟張誰實貽之窟爲胚也
姚符虎爭慕容梟據誰實道之窟爲禦也烏桓蠢起拓跋龍驤
誰實釀之窟爲胎也遂令封豕長蛇毒龍炙虎燒㷔我陵寢虔
劉我人民誰實召之窟爲祟也且也浮崇黜伐棄毀章幽沉
仁義易俗移風至于禮廢樂崩衣冠禽獸誰實致之窟爲醞也
嗟乎以彼其窟內不能保身而上以禍國家下以禍生民又以
禍來世吾不知何利而營此也豈其少負盛名寶則難副兎絲
燕麥徒有其稱乎蚤負鄉當非其任矣悲夫三窟徒營一死不
足譬之龜毛兎角悉爲烏有究也青州一窟竟成畔藪悲夫衍

負窟乎窟負衍乎成則雄飛敗則雌伏幸則孟嘗不幸則王衍
其無足怪吾獨恨三公手握鈞衡不思爲國爲民而特以營私
自促耳

評：借兎爲喻深責王衍幾無遺語

王導　　史臣

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
也俟師臣而授商湯哲后也負鼎俎而成業自茲以降罔不
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於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
其心四夷已乘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着玄石之圖
乖少康之杞夏時無思晉之士恩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蕞哉

甚矣茂弘策名拔萃叶情交好負其材智恃彼江湖思建克復之功用成翼宣之道於是王敦内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寔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中謨竟翦吞沴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礙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爲家奭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儔至若夷吾躰仁能相小國孔明践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此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宜矣恬珂蹟死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隕聲熏劉毅之徵會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此之謂也

王導　秦少游

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爲實其族穿非盾也盾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愚始疑之又讀晉史見王導周顗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説爲不誣矣何則經誅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誅王導導求救於顗顗申救甚切而不與言導心銜之及敦得志問顗與導不恤顗遂見誅後見其表乃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顗之死雖假手於敦實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曰王導殺周顗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從可知矣靈公之事雖假手於穿實盾之志也不然則其反也曷爲其不討穿乎傳以爲志闕則書同信不誣矣豈非經誅其志而傳述其事耶太史公以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淮南厲王母坐趙事死厲王以爲辟陽侯力能得之而不爭輙椎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無復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爲立武后者勣也由此觀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乎曰非也導實江左之名臣東晉之典導力爲多特其殺顗之事有似盾而已

評　伯仁之死不惟人罪之導亦自知罪矣

王導　黄震

王導在江左爲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頵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戴不肯救也卞敦不赴國難不能戮也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召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太疫死大半弊不能乘也葛陂淫雨三月不止困不能襲也晉帝拜其妻曹氏不能辭也又陰拱立以覘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温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爲此言敦已伏誅當加戮尸汚宮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塟之敦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爲桓文之舉此爲漏綱逆臣無疑從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吾管氏英靈亦羞之矣

劉隗刁協戴若思周顗　史臣

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爲政則害于而國用之行己則凶于乃家誠以器乖容衆非先王之道也大連可寔陰候主情當約法之秋獻斷棺之議玄亮剛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尃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疎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怒借其名以誓師既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恥於主主辱而偷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閑照理研幽伯仁凝正處腴能約威以高材雅道參豫疇咨及京室淪胥抗言無撓耳赴鼎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歟顗招時論尤其相懸禮經有曰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郤詵等譚　史臣

維夫緝政釐俗拔群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主而宣績武皇之世天下乂安朝廷屬意於求賢詔輔有懷於干祿郤詵等並韞價州閭翕然應召對揚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令思行己狥義志篤周其仁者必勇抑思之謂歟雖才行夙彰而待終秘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元帝 明帝 司馬睿 司馬紹　史臣

維揚作寓憑帶洪流楚江恒戰方城對敵不得不推誠將相以總戎麾樓船萬計兵倍王室處其利而無心者周公其人也威權外假嫌隙内興彼有順流之師此無彊藩之援商逢九亂遷

止八音明皐育圖爲在茲日運龍韜於掌握起天旆於江靡燒其餘燼有若秋原去縷經而踐戎場斬鯨鯢而拜園闕鎮削威權州分江漢翟車不踐貽厥孫謀其後七十餘年終罹放道之害或曰興亡在運非止上流豈創制不殊而弘之者異也

元帝　胡寅

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柳谷曰水涌寶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謹按自司馬懿啟封於晉傳至愍帝適及七代此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繼馬後之謠考之前史載元帝之父爲小吏牛其姓與夏侯妃通而生元帝不可誣也然則元帝姓牛而冒續晉宗雖曰帝胄可榮而偽姓之辱亦大矣然則東晉君臣

何以安之不華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右微弱若不憑依舊業安能繫屬人心含而創初難易絶矣此亦乘勢就事不得已而爲之者也雖中興晉室垂祚百年談者美之然冒姓司馬不若徐知誥歸姓李氏之爲實也或曰五馬渡江一馬化龍史何爲記此曰此固冒姓之讖也

元帝　顧充

晉祚雖衰天命未改瑯琊王初以懷帝之命出屏建業適承帝之進位晉王石馬之後繼以犧牛爲白板天子若厲王之居彘平王之避戎是謂東晉以江沱杯水沃強厲車薪中外皆吾王一與同沸幸而劉大連刁玄亮等老成未謝顧彦先賀彦先等人

望咸趋以爲股肱耳目心膂則所以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者固帝責也吾意其如痿人之不忘起盲者之不忘視以洗碧嵩清洛之垢惜其化龍之後翼扈駕僞崇扇佻薄忼日溉歲僅僅自保迄不聞有勤王之舉而王與馬共天下致賊臣逆子抗旌犯順初無慷慨謀國之誠故雖有運甓之士行擊楫之士雅寄命之茂弘枕戈之越石絶裾之太真高名之若思伯仁相與戮力王室投軀帝庭而没齒不能歸侵疆之咫尺豈非明斷不足不曾有中原之志與

陶侃　史臣

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俊之列超居

外相宏總上流布澤懷遠則嚴城静拆釋位匡主則論鼎再寧元規以咸里之崇袍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潜有包藏之志覬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有徵

陶侃　劉曰寧　明

且幹事之才者不擇事而效慨剖物之智者不擇物而施故善覯人者恒即小而知其大槪忽而料其成也陶侃都督荆襄當其遺舡也竹頭木屑皆令籍而掌之夫竹頭木屑小物也非人情之所甚忍者彼皆籍之而竟不積于無用是謂綜理之[illegible]

而[illegible]度之周悉胸中智巧槩可見矣苟小者之不能任焉足以成天下之大事忽畧微務又胡能勉於其大而不淪於迂踈者哉此其坐鎮八州功安典午識者謂其賢於清談廢事之王謝非虚語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子知其可以爲令尹子發擊劇而勞佚齊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此皆形于小微而通于大理也然則人之才猷知畧一行一事一話一言槩有可鏡見者奚必臨事而後知也哉

評　觀人於其所忽信然

陶侃　王世貞　明

自陶士行殁而梅陶與人書謂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

勞似孔明而纂史者畧節其善而稱之遂以爲江左之巨擘吾以爲士行知爲名鎮將而已殆不知有晉也當處仲之作逆也士行雖失職居廣州然所部不乏軍食且有嶺海之固坐視其先後之兵起而進不聞一言以相阻退不聞譙王丞卓之盟以犄其後假如處仲遂得志始與當爲司馬孚而士行不亦爲孔光王舜乎蘇峻之難京師已失守矣當號哭而勤王以死誓討賊可也而乃以不預顧命爲恨其拒温平南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士行何官何寄也而稱越局茲何時也而尚恨顧命之不預哉兵旣發而復追之還食有餘而不肯貸太真至動義旗而指之戟然後勉强以趨事俛倖而成功耳假令太真款郗氏

汝峻亦遂得志而勸進之箋亦可台荊州發乎亦遂可為峻之乘光王舜乎或若劉石之分吾乎吾不知其所自處也史稱其有異志以夢折翼祥而止又稱其壞瑾珍異富於天府盜盡誣哉凡士行之所為治治乎其所自有之地而已其有功於晉者僅居一焉而又不純唐之李臨淮亦類之臨淮之功大於士行而不能終其勸王忠嗣之行賂與激史思明之叛蓋可以蔽其所以不終矣吾嘗謂是二公者稱名將可也稱賢臣不可也

評　士行一失於不阻王敦二失於不討蘇峻此所以來君子之議擬之李臨淮功雖不及臨淮而逆節亦不如臨淮之著誅其初心則亦無所遜矣

劉弘　史臣

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彊宇列為九州輔相玄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率之儀威騰閫外總頒條之務禮緝區中委稱其才共崇以之流詠據非其德譽僭以是興嗟中朝叔世要荒外阻分符建節並紊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綰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祖荊亟歛豺狼之迹舉賢登善箭擬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祲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與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

嵇紹　丁澤

中散以屢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偉元理臣晉室廷祖其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趨之途則異而並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君三綱之極忠孝為百行之先者乎且裒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揚摧言之未為篤論夫君天也可讐乎安既享其榮危乃獨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嵇生之殉身全節用此道也

評　嵇紹之忠不殊於王裒之孝其夫子稱殷三仁之意乎

嵇紹論　郭子章　明

父子君臣之倫其重於域中也一也設不幸勢乖時殊不能兩全為人臣子惡能以已意軒輊之惟權裁之得失分家國之先後耳得在君臣失在父子則先國而後家得在父子失在君臣則先家而後國舜之殛鯀晉之誅沉克得在君臣也故禹受舜禪勁死晉難而後世不議其忘父昭始誅王儀既誅諸葛誕矢在君臣也故裒隱居教授詔固辭侍中終身不向洛而坐而後世不議其讐君愚獨怪夫何負嵇紹者見義不明而處之未盡善也楚平誅奢尚晉昭誅儀康刑濫於賢死非其辜其君豈為得哉為二子者出奔於吳終不臣楚優游竹林靖居私門如是而已乃負不勝報復之忿與吳楚之師入郢鞭平倒行逆施孝則孝矣如吾君何紹應秘書之召與北征之役周旋蕩陰血濺

御衣忠則忠矣如吾親何乎以爲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而子於紹无責之備焉自康被法後紹杜門二十年矣乃因山濤之薦皆以出處濤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人乎父子之恩無所解於其心何消何息而濤以此誤紹晉人清談害理傷教此亦其一也孫興謂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而惡能决紹出處邪或曰紹以才名不出懼親及是則然矣問頴之亂蒸已廢與免爲庶人則亦可以全身以明孝皇輿蒙塵馳詣扞衛飛箭雨集倉卒殞軀何紹德晉之深而痛康之淺也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寇仇何服之有晉於嵇氏蓋不翅隊之淵而土芥之矣即使思孟處此第不爲戎首以存君臣之分耳服之不可忍從而臣之又從而死之乎故紹之處晉未若王裒葛靚之爲得也裒靚之不仕得思孟之遺意以成其義也此義明則後之爲人子者知人臣無讐主之義不可遷怒於國君爲人主者知孝子有不臣之志不可濫刑於賢人

評　紹可無蕩陰之忠而世不可無王裒之孝且擄伍員胥靚二事爲論絕妙

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于是日定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鷄起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紐三后流亡遞縈居彘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跅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厲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啟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圄痛哉士雅叶迹中興克復九州之半而炎星告釁笠轂徒招惜矣

祖逖

馬隆之討河西也晉武從勇士之請選武庫之器給三年之食然後遣之卒之叛虜授首凉州蕩平今中原淪陷非河西一隅之比聰曜躑躅非樹機能之儔而王彌石勒輩又充斥天下逖之北伐瑯琊乃不出一軍一旅不給鎧仗纔與之千人廩嗚呼將使祖生徒手以搏賊乎吾推元之心以爲吾今駐蹕江左雖則東南半壁天下然亦儼然黃屋左纛矣而一旦懷愍從北轅而還踐天子之位將置我于何地而吾亦何以有辭於天下而一時士雅之言不啻如水投石而摧抑之至此耳其齎齎以死宜也大抵晉元之事與宋高略相當金人之害于五胡尤烈而

武穆之功可以唾手燕雲較之士雅殆相百焉而十二金牌之召殺罪猶甚焉武穆之于高宗猶士雅之于晉元徒足以開其芒刺之心而懷慼徼欲之有二君又不幸中之大不幸適所以滋其忌而速其死故士雅武穆可為萬世人臣懷忠者勸而晉元宋高可為萬世人君不孝者戒

評　以晉元擬宋高以豫州擬武穆是大議論

温嶠郗鑒　　史臣

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猰貐千群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祇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雨泣若雪分天之讐皐牢旋軫卒復夷庚之躅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道徽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璧方此踵武奕世登台露冕為飾援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與愛子云亡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聞鷄起舞　　明　顧允成

忠臣當國家播亂之秋而時形恢復之感是以君子深壯其志也夫英雄志在策勳烈士不忘殉首固其素所蓄積者而况胡馬亂華中原傾覆又豈容一日坐眎其危哉顧天下之事非敗于無人而敗于無志是故熙晏安之樂者非匡復之遠圖習翫愒之弊者忘君父之大恥吾仍踵其後塵則滔滔者莫可底止而國家大事去矣有能仗忠義志恢復慷慨激烈之氣每發于感觸聞見之際而天下之神氣亦賴以少振君子上下古今而想見其人未始不為之增浩歎矣劉祖聞鷄起舞請論之大凡夫人之情有所懷也必感有所感也必興而其喜其哀未有不觸于事物形聲之表者故猛士之思聞大風也故宮之嘆見黍離也洛陽之亂因杜鵑也此數君者雖其托物興懷頗有悲樂而要之非無據者若祖劉之聞鷄何為也哉鷄一羽族也其鳴也非不聞之者何以獨知其非惡聲也且其物非若鸞鳳鳴臯然是何與于天下治忽之候而必聞而起起而舞也噫鷄既鳴矣成晉后之規問安盡節與孝子之感彼在闈門乎昔且然而况號為英雄者寧不動心于此耶且以晉事觀之羊車恣寵翠羽播遷而鳳凰入于鷄群矣賈后顓政殺璋逐駿而牝鷄已司晨矣劉淵馳逐于晉陽石勒棲巢于上黨姚羌叫號于扶風危于如一髮引千鈞而晉鷄之不支矣華園問蝦蟆之鳴荊棘起銅駝之嘆幽谷無遷喬之望衣冠蒙左衽之羞此時此勢不啻如水斯濫而潰其防如厦將顛而撤其本也凡感時變者莫不切齒拊心而矧少有大志如劉逖者乎是以俛仰山河顧瞻風景積憤填于胸臆怒髮冲于冠蓋其欲挽長江之水以洗關河

蕩潞之塵猶有耿耿不寐者故令卧起于司州感鷄聲于中夜披衣而起西顧徬徨不覺喟然嘆曰傷心哉彼麋鹿走荒臺矣鴟鴞集高枝矣燕雀處堂矣青蠅玷璧矣豺狼當道鷹隼高飛此鷄之鳴果何爲耶吾聞禽鳥得聲氣之先而厥聲喈喈豈復有五夜玉關之唱乎豈復有絳幘鷄人之籌乎又豈復有鷄鳴犬吠相聞四境之舊乎考之天時既如此覩之物態又如彼此正吾臣子卧薪嘗膽時也而卧榻之側豈容鼾睡耶于是蹴琨起舞噫何壯哉君子激昂之心每勃然鋭然于群起之時而未始不靡然索然于晏安之日二君獨能抗枕戈之志而鼓舞于昏夜鎧伏在前吾其舞之而星散于玉衡矣太阿在匣吾其舞之而光燭于牛墟矣干戈載揚吾其舞之而徘徊零亂影動于山河矣必使返雉羽于沙漠揚赤羽于泰階而鷄鳴狗盗之雄一掃而麾之斯非二君起舞之心乎而亦孰非鷄聲之感乎噫吾獨惜諸臣之不皆祖劉也可徒念計于矛籌吏部醉臺于曲蘗侍臣怙寵于金穴郎官競富于珊瑚所爲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非乎濤也而懋山林籍也而枕嵇山康也而耽鍛鍊翁也而思蓴鱸其又雄鷄自斷尾而憚爲犧者矣以至江左之衰吾空洒淚于新亭東山之安石猶戀情于央墅鷄食鳳凰食而不知鳴且舞焉彼越鷄又何言哉此琨逖之所以抱咽不語而爲是天鷄日出之鳴也吾見其志之忠氣之烈眞可揭日月而薄秋霜矣嗚呼向使晋室諸臣而皆有此志則何神州不復而胡爲之敢窺又使祖劉二君而克遂其志則又豈止于江左偏安也耶惜也大江之楫雖可泣鬼神而戴淵之命竟使悵悵而罷是果時耶命耶又豈獨二君之不幸也雖然萬古惟忠義不泯藏其成功則天故後世聞半夜之鷄者猶思盟劉琨之楫而揚祖生之鞭

評　感嘆時事伉慨激烈眞可以起懦夫者

温嶠　　張栻

温太眞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晋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絶裾之事也太眞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日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絶裾而行噫太眞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眞獨忍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眞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未擬勸進僥倖圖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眞不來江左則寧有後世之事業太眞固不得以所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之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亦私欲而已苟可以就典君之事則凡有親賊性皆可以爲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

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天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仁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爲之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且太真之事寧爲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真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沒齒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烏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爲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評　太真素稱至孝而絕裾一事誠有可疑宜不免君子之譏也

陸機陸雲制　唐太宗

古人云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荊衡之杞梓挺圭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坼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陵雲之志將騫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爲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衒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覩其文章之誡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己而難長死因人而易促上蔡之犬不誡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釁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禍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哉

張寔 張軌之子　尹起莘

自胡羯交亂懷愍蒙塵未聞遠近有勤王之師獨張寔遣兵入援至於長安不守諸軍潰散惟涼州義衆守死不移今又遣將伐賊雖卒不能進然其忠義之節則可爲斯世勸也多矣

周訪　褚遂良

周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堪定湘羅克清江漢讓孫翼子仗節旄苑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爲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

應詹甘卓　史臣

應詹行業聿脩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屢陳出撫藩條則
惠政斯洽并卓伐叛寧亂庸績克宣作鎮捍城威略具舉及兇
渠犯順志在勤王旣而入挑其謀天奪其鑒疑留不斷自取誅
夷

劉超鍾雅　史臣

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巨猾滔天幼君危迫乃崎嶇
寇難契濶艱虞匪石爲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迹雙升雖高
赫在難彌恭荀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庾亮　孔穎達

外戚之家連耀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闈靡不憑藉寵私階緣

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媒勢成其逼古者左賢右戚
用杜溺私之路愛而知惡深慎滿覆之災是以厚贈璽璁罕升
津要全山在夏靡興稷卨同驅奴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
慮遠殊有旨哉晉昵元規參聞顧命然其筆敷華藻吻縱波濤
方駕縉紳足爲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
安國之長筭璣暮見誅物議稱其稜本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
荷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已而情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郄
鑒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與夫呂産安桀亦何以異哉幸漸春
秋兒論服寔是廣宗之大福非晉室之不綱明矣擇之峻竟懷
積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郭璞葛洪　史臣

景純篤志綈緗洽聞強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情源
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堂振辭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
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脩貽訓鄙乎兹道景純之探策
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官微於世禮
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
形玄天賦命吉凶脩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禀
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頹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遑
遑於幽藪之間哉晚抗直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
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

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
浮榮而捐雜伎賤尺寳而貴分陰游德棲眞超然事外全生之
道其最優乎

古今人物論第十九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成帝康帝 司馬衍司馬岳　　史臣

肆虐滔天豈伊朝夕若乃詳刑不怨庶情猶仰又可以見逆順之彰焉成帝因創殘之資守江淮之地政出渭陽聲乖威服凶徒既縱神器阽危京華無敖庾之資宮室類咸陽之火朕去大吠尭封孤嗣亂方諸后羿曷若斯之甚也反我皇駕不有晉文之師繫于苞桑且賴陶公之力古之侯服不幸臣家天子宣游則避宮北面聞諸遺策用爲恒範顯宗於王導之門斂衣前拜豈得見公受王之卑乎帝亦克儉于躬庶能激揚流弊者也

卞壼　　史臣

卞壼東帯立朝以匡正爲己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惟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

卞壼 廟碑　　劉三吾 明

公諱壼字望之濟陰宛句人妻裴生二子曰眕曰盱當晉室主幼國危公爲尚書令賊臣蘇峻擅兵歷陽迫近京邑詔公都督大征東諸軍始戰西陵爲賊所敗繼擊之青溪柵又爲所敗賊勢愈熾公忠烈愈奮至不顧背癰須疾苦戰而死二子見父死亦攘兵赴敵以死母裴撫慟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憾時成帝之咸和三年二月也既賊平贈公驃騎將軍加侍中職者以未副衆望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二子眕盱悉加贈謚自晉以來廟祀不絶故嘗謂士君子平居在朝無敢言之忠則倉卒臨難必無敢死之志迹公在朝廷知無不言其于茂弘元規曾無毫毛假借時導以疾弗朝私送郗鑒兩見廷奏尤爲切直語及王謝清談害事至聲色俱厲此其見理之明信道之篤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亦所甘心者則夫賊峻小豎抗旌犯順其容以緩天討之誅也耶兩戰而敗公之不幸也盡劬力疾苦戰公之所不計也誠痛夫主辱國危臣子肝腦塗地之日故能棄必生而不逆就必死以立忠二子相繼以死妻裴之哭其夫子而不憾皆公忠義之所感發也得謚忠貞不亦宜乎推此忠也與日月爭光可也蓋人心有死而不回者忠貞一念是也公歷事三朝豐功偉績具在史載今按撮其大節勒諸貞石以壽不朽

王舒虞潭　　史臣

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是以石碏戮厚叔向誅鮒前史以爲美談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爲大俠之首鄭寄載呂與賣友之譏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犧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彪之厲風

規於當僻之日處渾顏衆徇貞心於危蹙之辰龍豈爲出納之端劉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何其鄙與

桓彝　史臣

諷風猶婀醇源浸竭遺道德于情性顯忠信于名教首陽高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死原軫免胄懍然於往策季路絶纓凜矣於前志况交霜雪於秋歲晦風雨於將晨嗜欲或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周庾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爲易楊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於基構迭汗隆龍蛇俱山澤冲邃巡於内輔鷙侯處于上游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裡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溫爲亢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臺之亂籍俞之忠無救奕棋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殷浩　胡寅

處爲之人惡人知其怙今深源累辭徵辟以養聲譽謝尚王濛褚裒司馬昱皆不能鈎深燭隱而崇奬之不知深源世味實重矯情遂引以退爲進者也惟庾翼知之辟爲軍司而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眞實長華競君子過會宜可如此此深中浩之匿矣浩是以不出庾翼何乏既卒浩名愈重於是褚裒辟之其官愈高而無識刺之者司馬昱勸勉之言又加尊焉浩於是乎于然而來矣

評　以退爲進中浩之本情

殷浩　馮琦 明

君子進則有爲退則脩己亦各有道彼深源者何以處耶進無以大行於世退無以自全其身姑矯焉以聲名自炫番涎于富貴韜迹于山林使天下知有深源而不可得懸高爵厚祿以待之而惟恐其不就一則曰深源出處即江左之興亡一則曰深源去就即時之廢興一則曰深源不出如蒼生何深源知世之慕其名而不可得益自遠引以爲高天下見深源之遠引而不可致望之愈深求之愈切然後深源者若不得已而應之及深源旣出晉之江左猶是也晉之陸沉猶是也晉之夷狄强臣猶是也綱紀法度弛矣深源有以整之乎禮樂教化壞矣深源有以挽之乎徼倖武功興師北伐一征而許洛無成再舉而師徒重喪則深源之志之才槩可見矣安石之未出也與深源齊名及其出也有安晉之功雖以桓溫之橫戾而亦不能有悔于咨猶或以矯情非之而况於深源乎圍棋賭墅之勝深源必有所不能矯矣丈夫處世磊磊砢砢挺挺介介不爲九霄之鵰則當豹隱南山之霧耳何能役役于進退之際而務爲譎詐以求之也噫深源亦未之思也

評　深源不及東山古今公論而詞甚嚴峻

殷浩　　丁　奉

殷浩人品終身三變方其累辭徵辟屢否基所似一高士也及其刺楊州杭桓温毅然以北伐爲任似一賢臣也至用兵屢敗爲温所廢徙書空咄咄及温致書將以爲尚書令即欣然善追荅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此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誠一鄙夫也噫究竟如此而其初乃有管葛之稱則凡以虚譽求人者可不知所慎哉

評　浩生平人品於三變見肺肝矣

王羲之制　　唐太宗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

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絶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体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隷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隷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與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秃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耶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王逸少　　楊　慎

王逸少其在東晉時蓋温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時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

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昏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綸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illegible]保淮深根立勢畢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悲云之爲累大

哉

評　史臣亦自翰墨贊之耳而未及其衷抱不養允公始聞揔

之千載有知已矣

孔愉周回　史臣

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筱蕩之材邀締構之運策名覇府馳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貲辭榮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佞邪之宜遠明禦寬之匪宜並補闕弼違良可稱也

陳壽　史臣

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茵諸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辭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

桓溫　史臣

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譽時既豺狼孔熾疆埸多虞受寄扞城用恢威畧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冠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汭修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覦周鼎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對謀略之乖違恥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忿曾不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歿享褒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桓溫　尹起莘

按春秋書翬帥師會伐鄭左氏謂宋公乞師公弗許羽父固請而行故春秋削去公子以示貶又書翬帥師會伐宋先儒謂羽

父先期而往不待君命故春秋不氏以貶之此聖人所以垂訓於經所以戒後世制治未亂辨之於早也今桓溫舉兵伐蜀拜表輒行不待朝命之及已非征伐自天子出之意其與翬之固請不待君命殆又甚之况其一舉成功則專兵跋扈蓋自此始何待他時擁兵制朝廢立不臣而後見耶

桓玄　史臣

桓玄纂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於失職苞藏其家心抗表以稱兇登高以發憤觀釁而動竊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晋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酗醟縱其詛詐之計肆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

私兵內侮天長喪亂凶力寔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謂法堯
禪舜改物君臨而羣方隆十年惟未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
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凶渠即戮更延隆曆復振頹綱是知
神器不可以闇干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
道濟含靈龍宮鳳曆表其祥形雲玄石呈其瑞故能光臨大寶
克享鴻名矣孫后之心訓樂推之望若桓玄之幺麽豈足數哉
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
乎

穆帝哀帝海西公 聃丕奕　史臣

孝宗因繈抱之資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以武安之

才啓之疆埸以文王之風被乎江漢則孔子所謂吾無間然矣哀
王寬惠可以爲君而鴻祀禳天用壓其德東海違許龍之駕
屈放命之臣所謂柔弱勝剛強得盡其天年者也

簡文帝武帝 昱曜　史臣

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若乃天挺惟神光膺嗣位邁洫雲
而驟首濟沉川而能躍以康一旅之衆所以闡帝圖成湯七十
之基所以興王業靜河海於既洩補宇宙於已裂事異於斯則
弗由也簡皇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由桓氏祭則寡人太
宗晏駕寧康纘業天誘其衷姦臣自隕於府函逾釰岫而誇靈
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荊豫六戰旅嘯吒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

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紀綱桓冲之夙夜王家謝玄
之善斷軍事於時上天乃眷彊氏自泯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
所以掛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威恩罕樹道子荒乎朝
政國寶匯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
賦年滋愁民歲廣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詣闕烈宗知其抗直而
惡聞逆耳肆一醉於崇朝棲千觴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
神言而金行頹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
已傾覆也屬符堅百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爲武不亦優哉

武帝　顧元

孝武之立也符堅以投鞭斷流之衆星流電擊南寇淮淝羣盜

既非吾有襄沔復爲所破勢若疾風之掃秋葉直欲以氣吞之
京室阽危百官惱擾憂根本者有左衽之慮矣幸安石公有文
雅之才廟堂之量處分已定劬度草率一隅之兵走傾國之旅
而二十年阿堅敗江湖遙句非草木人形風鶴訪敵則司馬昌
明爲荷氏之尚書左僕射未可知也泰凱方旋驕[illegible]荒貪淫
道子以宰輔當旦奭之重如役兎之專竄如猩猩之嗜酒而好
家居織兒幾撞壞矣朝綱不振恩威不立毒賦年滋愁民歲廣
方且勸長星以杯酒而不知悟縱長夜之酣飲而不知節嚴言
脫口寵婦肆兇古曰酖酒闕色所以無活彈惡斥說所以北亂
何不以鑒哉

謝安　　　　張栻

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淝盜既非吾有而襄沔復為所破在他人宜忍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畧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疏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鋭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乎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擊其鋒直搏而勝之[illegible]已奪秦人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人人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

方畧亦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為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卻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illegible]以助吾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吾慮既定[illegible]卻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材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畧之以抑其所存忠義純固有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若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者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中人物傑出者歟

謝安　　　　陳研[illegible]

晉室之事無慮數而謝文靖最著文靖之著就定國立功名者亦無慮數而御桓溫破符秦最著者然愚以為非文靖能也天成之也夫桓溫吾知其無能為也何者溫之時與操懿異帝非其所狎而異也天下非其所掌也其所耳目者卻超也其它則王謝之良足桓之幕而心儀晉者也其號為特拔者盡忠之桓冲其它子弟又綺襦紈袴之徒易與也其所比肩事者文靖大小令與溫抗衡而接較者也其它則文靖大小令之連也故溫非操懿比也溫之睢盱跋扈置其君如奕然而終不能改王趨有以也孰不可也身病且死矣子幼又無與援而乞九錫其計畫無聊之至耳以文靖之位望為晉之靈授大義而折之竭力拯

垂死之纍夫如拉朽木又何具章布姑緩之以待其斃焉夫計緩之者不死則不可緩也計待其斃無以待不斃若也不死則九錫行九錫不已而封王封王不已而禪則文靖為之也故制溫非文靖能也文靖之制符秦亦非文靖之能而秦之愚也以八千人支新流之衆孰必無萬全而不為之援也銳練之軍出腹[illegible]然而不中備也故當是時特秦自敗耳令秦以師綴晉而以偏師軍晉之左晉必敗八公山之草木不神而秦兵不中潰亦必敗敗則荆楊廣陵之墟直蹙泥而蹂之而晉不社矣故其御溫也是天斃溫以為文靖名也其破符秦是天破秦以為文靖功也故曰天成之也雖然文靖嘗從桓矣秦敗而不能尺

安進也又饋之策矣尚何論御溫破苻堅之事乎若夫雅量弦
度儼然古大臣之風則吾必以文靖爲晉之士冠焉

謝安論　　　　湯聘尹　明

謝文靖當苻堅兵入寇視之若無事時奕酒不廢也宋人謂其以
苻堅館甥爵相待是以不懼嗚呼是何見賢者之淺也豈彼未
觀安石之素耶當其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君汎海中流風
起浪猛莫不色阻聲諠而公神情方王吟嘯自若至于大司馬
入朝公與坦之有新亭之迎溫伏甲設饌欲芟夷朝士坦之容
儀失措而公也雍容即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且曰
諸侯有道守在四夷何用壁間著阿堵輩溫述矣而輟兵其神

守素定而生利害不入於其心任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則其
人也且苻師百萬長驅入境國人方荷擔遑遑之不暇而吾又
示之以弱是未見敵而先自敗也已晉算不泰也是故靜以鎮
之逸暇以待之肅以紓國人之懼而挑敵人之伺我觀禍臨敵
而奕棋乘公禦虜而飲酒皆是道也豪傑之所爲豈恒情之所
能測哉

謝尚謝安　　　　史臣

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横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
系存亡於社稷負扆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
氏乎簡侯任[illegible]臺政敦[illegible]闡正議云倡長禮墮而復弘遺音
哲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
嘯詠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而褫薜蘿
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彷
匪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
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衎而清群寇宸居獲太山之固維揚
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然激繁會於期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
之費廢禮於偷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
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頹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宜若
是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淝之役勍寇望之而土崩渦潁
之師中州應之而席捲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餘良

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謝安　　　　真德秀

夫采玉必於山求珠必於淵而求士必於國立功必於賢任人
多以私意累之於疏則棄於親則嫌要也有見乎此而以玄應
詔昔者晉祁奚舉其子祁午狄仁傑舉其子光嗣亦知脫然於
俗見之外若魏元國爲帝求取名將而曰無踰老臣夫豈計較
以赴功名之會捷立功之機而忘以嫌疑之列分於人哉亦其
見過事多艱而不可以白面書生當之耳是則予論之曰奚也
不知有子但知有晉僚也不知有子但知有[illegible]元國不知有
也但知有濟衆也亦但知有秦難闢討兄之子故其用心之公

一也

安帝　　褚遂良

安帝即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並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能不亡者也雖有手握戎麾心存舊國回首無良忽焉蕭散兵是桓玄乘釁勢如飈指六師咸泯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孫恩蓋金行之寇若乃勢遇顛殞則孝皇斯甚於越之民詎熏丹穴會稽之侶寧嘆人臣去皇屋而歸來灑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数盡猶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搖落人有爲之流漣者也

恭帝　　司馬光

人物論　十九卷　十五

晉室既衰中原雲擾戎狄腥膻之氣瀰漫河洛董荼華代宮闕盡沒陵廟隳焚元帝以宗室疏屬淵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晉者皆裹糧而歸之國於荊揚之間子孫相承不絕如綫獨明帝英武克清大憝不幸享國不永自餘孱弱孤危外陵內畔苟命於虎狼之口幾遇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何哉有王導卞壺溫嶠陶侃謝安謝幼度爲之臣也群賢既沒而道子元顯之徒輔之敗亡不亦宜哉

評　偏安於諸賢喪失於道子元顯百年存亡明如指掌

劉穆之　　史臣

晉綱弛紊其漸有由孝武守文於上化不下及道子昏德居宗憲章墜矣重之以寳國啓亂加之以元顯嗣虐凡祖宗之遺典群公之舊章莫不並散氷離掃地盡矣主威不樹臣道專行國典人殊朝綱家異編戶之命竭於豪門王府之富發爲私藏由是禍基東妖難結天下蕩蕩乎王道不絕者如綫高祖一朝創義事屬橫流改亂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捶之間威令一施內外從禁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文宣公之爲也爲一代宗臣配享清廟豈徒然哉

王彪之　　方遜志

人物論　十九卷　十六

人恒病乎才略不足應天下之變才略足以應變而或不適乎事理之宜則其病反有甚焉者是以君子不特貴乎才略之貴而尤貴乎用之得其當譬之干將莫邪用以誅擊盜賊則爲義用以爲盜賊之事則爲亂用之同而所用異善惡判焉如水火故君子有知有時而愚皆以適夫義而已焉可苟乎桓溫之於晉猶漢之曹操魏之司馬懿也以綏不死則篡晉必矣入朝而廢海西公是篡弑之漸也於斯之時立朝之士才足以任天下之重力抗大義而拒之使大鼠之徒無所肆其噬嚙之姦則善矣不能則奉身以死之亦可以明事君之節又不能然則佯狂稱疾勿預其事焉或可也而王彪之於禮儀未定大姦動色不知所爲之頃乃爲草具儀制朝服當階神彩毅然定大后令而廢其君而正嫡之主此何爲也哉衆情顛懼方若鋒刃之迫膺

而豈能從容正色以厲群臣哉以大事非勇者不能也欲使彪之能以是折溫於朝倉卒擊之其非剛正不屈之大臣孰能強臣以傾其主作其聲勢以成姦謀其罪不在郗超之下而後世猶謂彪之為不能之臣才固才矣惜其不善用也宋侍中謝朏當蕭道成自立使之解宋主璽綬陽為不知引枕而卧朏才智非彪之比然於廢興之際能全乎義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者殆朏類耶

評　彪之此舉真以莫邪干將為盜賊事也惜哉

郭巨　　方遜志

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呼何其順令而生之恭君子弗為孝也

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矣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況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且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忍為之故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放麑不忍君子美之況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不可以訓其聖人之法乎或曰苟為不孝天君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陷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為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與徼幸於偶爾好事遂矣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罪甚矣人之好異哉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與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

郭巨　　林俊　明

臣埋兒有諸曰慈孝一道也世無嚴慈而能孝者余養祖母食以閒所與與孫猶人情母愛之矣咈愛非順也況忍之遠之已過矣況埋之耶母繼有孫之問斯可乎告之可乎難為臣之辭矣使母痛其孫以吾故埋死悲恚臣貧不食死難為臣之書矣春秋以趙盾正卿不討賊書弒臣弒母矣母固無恙臣不得厚孝以絕父子之倫矧無後亦禮所謂不孝者失之矣殺子事君殺子事母歸一也臣與鄧攸事頗類議者不以石碏則不得右臣

矣曰然則何以紀曰巨孝有之得金容亦有之掘地非埋兒也曰然則冊書不足信乎曰无無謂好事者將神巨於孝不知設之邪陷巨於惡教天下疵倫巨始也作郭巨辨

評　二公罪巨其意皆同掘地非埋兒其見尤卓好事者神其事信然矣遜志謂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意亦卓

五柳先生傳　　陶元亮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輙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輙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悋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

窮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
此自終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
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與葛天氏之民與

陶淵明　魏了翁

世之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
真也文辭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
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詠性情而不
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
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先儒所謂經
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
言求詩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陶靖節　李廷壽

先生性靜默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有會意欣然忘食其文
章不群跌宕爽朗獨超衆類生平頗嗜酒親朋邀飲輒醉既醉
而退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雨晏如也觀其詩沖淡有
味世或疑其篇篇有酒不知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耳室
開三逕門種五柳高卧北窗自謂羲皇上人素琴無絃自得於
音律之外不以躬耕爲辱不以貧乏爲病至於耻事二姓恒題
義熙甲子則其生平大節與首陽齊高其所謂激清風於來葉者
也噴有晉完人微先生吾誰與歸

陶潛　朱熹 宋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仇雖
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忿
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數翁銷化者相
期於八埏九垓之外　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嘆息不知其
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
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
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以爲
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

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
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
之詩非不翛然清遠也然夫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
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世嗤笑之資耳

題陶淵明詩　黃仲昭 明

陶靖節詩蕭散沖澹如行雲流水出於自然而變化開闔滂泓
演逸自有無窮之趣故予嘗妄意選品以爲自漢古詩十九首
而下惟蘇子卿可以頡頏之其餘皆當避舍而揖也或疑靖節
累世仕晉留侯五世相韓大致相似而留侯始終爲韓報仇靖
節則托於酒而逃焉雖終身不仕宋清節可尚視留侯終有不

能及者予謂不然留侯浮湛高竄之依歸故終能滅彊項以逞
其報韓之願靖節遭時無濟高者可托以行其志是以適意於
酒以終身也然其疾宋祖之弒奪憫晉室之陵遲忠憤激烈之
氣每每於詩焉發之觀其詠荊軻者可見矣靖節之於留侯迹
雖不同而心則未始不同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予因論其爵
遂傳述之以祛群惑

劉裕　　　　闕　充

安帝之時東録西録互樹私門主暗臣驕紀綱破碎以故孫恩
竊水島為水仙桓玄奸天位為天子而奄奄氣息前軒後輊難
以枝梧草澤之間英雄崛起劉下邳張膽爭先獨力一呼以殄

賊黨焉遂殺天子之賊而有功及正音乃幸裕有樹晉之功成
臣合之勤也奈何劉道民逞狼本之謀陰宗有改玉改步之意
而劉裕方為國患甚於桓玄姦惰滿於胸懷逆謀形於唇脗如
鬼如蜮猛氣橫飛而當時之自除拜加受　凡七見焉又以昌
明之後尚有二帝而弒君後立恭帝方二年而典午之曆欣欣
然其心禪劉公矣噫

前趙　劉淵聰曜五胡附　　史　臣

彼夷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彼之
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之封畿覬我中夏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
於戲水褒王失馭戎馬生於關洛至於弈強弱妙兵權體與衰

加利害於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
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
雄呈技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陟啟興王之累胥都論克
定之秋單于無比顧之懷儉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為不
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
稱藩王彌效款終為夷狄之邪未辨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
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偽主斯亡玄明纂
嗣樹恩戎旅既總威權關河開襄月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
刑信不由表自華弘遠貌之為美處事雖終纖武窮兵殘忠害
謇佞人方嚮並后載馳閹豎類於回天疑科踰於炮烙道豺狼

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邊者紛
忠貞於戎手聚縉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
成茂草隆淚沾衣行人灑淚若乃上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
讓歸於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振厥板蕩恭膺天命懿
彼武王殷之列辟載旆乘時興兵誓野校獎既隕可以絕言而
輕呂旁揮彤弧三發豈若譬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
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君今爰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
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既盡辛賓
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為難弘在三軍之義忘七尺之
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為甚是以災氣呈形賊

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㨗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于遠納忠高旌甄直和苞獻直鄙明罷觀而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自絕疆羣種戚無故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敗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與何不支之甚也

漢劉淵總論　管一德 明

管子曰夷狄稱帝非古也稱之自劉淵始夷狄有天下非古也有之亦自劉淵始考之春秋吳楚徐越皆中國侯也聖人特以其不循分守僭號稱王一切以夷狄待之其見于經不稱王而

稱子不稱國而稱州蓋春秋謹嚴之旨類如此矣淵本匈奴一旦入我中國僭我大號前此未有也故曰夷狄稱帝自淵始周幽王時大戎常入周矣然而旋入亦旋遁也君雖弑而天下不能有也安有據中國之地臣中國人也僭中國之號而相延數十年者哉故曰夷狄有天下亦自淵始雖然此非淵之罪而司馬氏之罪也按淵故左賢王豹子也自漢以公子妻冒頓而其子姓亦遂為劉魏與遷其部落散入中國中國方豢之如驕兒而彼見以為御之如奴隸曷常一日忘中國哉蓋至于晉而劉氏始駸駸盛矣蓋至于淵而劉氏始勃勃起矣淵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其志已可槩見晉不能覺耶歛之疏遣之出塞匹最失策而李熹王渾之徒方且交譽其才而欲畀之重任噫淵果梟桀能則涼州之患方深耳當時孔恂有諫楊珧有諫齊王攸有諫逆窺淵志若燭照數計而亂卜者其如晉武之不聽何履霜堅冰之漸由來者久故綱目于此為左部帥則書為匈奴北部都尉則書為匈奴五部大都督則書所以見有國家者貸寇兵借盜糧噬臍之悔其無及耳且以謀如宣勇如聰捷如攸兩賢王左提右挈而二三黨與又相與設謀效力于其間二豎將兵在鄴為穎監軍請歸會葬不許還師五部則許二豎之首未必指日而懸而虎兕出柙甚于二豎者多矣尚安得而制之哉嗚呼天苟不欲與匈奴必不虛生此人而況司馬氏骨肉

相殘此亦兩虎交鬬自斃於下莊若也復呼韓邪之業在此時矣淵又以呼韓邪不足效而擬狀有漢高魏武之思于是自稱漢王以續安樂公禪之後而一遷左國再遷蒲子再遷平陽吡旺指揮靡不如意而五年之內一寇太原西河再寇洛陽三寇魏汲頓丘四寇黎陽五寇鉅鹿常山六寇壺關七寇徐豫兗冀諸州八寇東平琅琊九寇河內中原之地遂為戎馬蹂踐之場而銅駝幾在荊棘中矣向非苟道將出討北宮純入衛則帝之行酒翟涯豈至劉聰而後見哉五胡之亂淵為作俑元海之謂無地可梟吾每讀史至此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晉人也

漢劉聰總論　管一德 明

淵至于和繼之而大司馬聰擁十萬衆屯於近郊則和亦寄坐焉耳俄頃卒攻聰聰行弑逆甚者弑一兄又殺一兄又烝一太后已非人類而驍虜鷙悍抑又甚焉吳將劉琨欲討之而力不克苟晞能討之而權中制遂使石勒惡并因冦襄陽青州失守因冦江左王衍被執因冦洛陽晉主蒙塵微兵至無至者越乃悉卒見兵空國而行卒之與衍皆執入因執天子嗚呼昔爲豫章王賜聰以柘弓銀硯如呼小兒今爲晉天子而至使屠各小醜執而臣虜之此豈天命非人力耶平陽之禍可爲痛心中國至此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薄蝕冠裳爲之左衽人類爲之澌滅此在綱目千三百六十年所創見者豈天之假手以雪晉劉之

恨歟所恨者天奪其魄而肆志宣淫納劉殷之二女而六劉之寵遂踰後宮納靳準之二女而月光月華並列左右立樊氏婢立王氏婢而鹿污㒒房作逍遥園作李中堂作鵠儀殿而大興土木殺大將軍殺尚書令殺中書監殺水都使者殺將作大匠殺少府陳休等七人而刑罰過差無論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謀據于趙魏曹嶷欲王于全齊而肘腋之變已胚胎醞釀于其間矣然猶欲除司馬氏而一冦馮翊四冦長安鯨鯢未梟梓宮未迎而戎馬聲嘶故長安天子且繼懷帝而青衣虜廷矣悲夫悲夫天下之戮已去非命世之雄才鮮克有濟況以彝播之後而碌碌如愍帝者哉封侯未几再行弑逆故綱目書姓書兇亦以見裔夷醜臣躬行大惡人人得而殂醢之耳晉不能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而天爲報之栢堂失火而聰子二十一人盡爲煨灰兄弟止餘二人而不能相容太子止餘一人而不保首領大司空靳準屠其族戮其屍禍及其父骨火延其宗廟盗賊之子卒死于盗賊而天所以報劉聰之辱二帝者亦畧相當矣嗚呼

前趙劉曜總論

管一德

劉曜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致人必窮兵極鬬然後取之雖嘗一敗于麴允再敗于索綝而聰陷兩都曜有力焉聰執二帝曜有力焉羊氏頓奉巾櫛而始知天下有丈夫即非漢世祖魏

武帝之流蓋亦戎狄之桀俊矣屠各子豈無帝王之意耶丁靳準之亂劉氏已無孑遺而曜遂承之斯時也議親則劉氏族弟議貴則雍州牧也議勇則能洞寸鐵也議爲人則拓落高亮非儔五等也即位之初聽呼延晏之諫什游子遠之囚納喬豫和苞之論而謂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故綱目不以僭國之故而廢予善之法及其楊戈隴阪則陳安授首耀甲西河則張茂稱藩可不謂能建功能討賊者哉所可賤者始與靳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絶則非智蒲阪之役斬將搴旗枕屍二百餘里庸人之情方謂鋒不可當不知甘申十萬老師百日而區區一城堅壁猶爾識者已知其無能爲矣胡

將軍以矜鉞撃之坐守洛陽上之不能盛兵成皐次之不能阻依洛水此亦坐而待斃者耳尚不知悟而方且娶于臣沈于酒昔也石生禦之而不足今也石堪執之而有餘金墉之圍適所以自圍而已矣是時國君雖衰境土尚完併力死守天下事尚未可知而太子熙遂奔上邽關中大亂劉氏三千餘人悉遭屠戮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考之于史曜非有弒兄殺弟如聰之暴非有亂倫敗度如聰之淫而一蹶之後更不可支生爲禽虜爲天下笑豈其助聰爲虐已爲天心之所厭而乘勝自驕又爲敵人之所乘其勢固應潰敗決裂而莫可收拾也耶趙之亡晉之幸也而殺劉曜者是爲後趙與趙一律所以腥膻之氣尚未有

後趙

石勒石虎　　史臣

夫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兇騁暴戎狄之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爲虜限以塞垣猶懼侵軼況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奈之機覘危亡之際而能不嘯群鳴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鞞上黨孚子于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爲亂及惠皇失統寓内崩離遂乃招聚蟻徒乘間煽禍虔劉我都邑剪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漢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謀間發猛氣横飛遠唯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倜儻挾元超於古縣陳其亂政之譬敦趙祖於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舊都而抗王室遷龜鼎襲冠帶釋甲胄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爲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殞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騁梟心於狼性始懷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爲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自相屠膾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荐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軍將

影響爲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殘晉人既窮其酷求曾之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後趙石勒總論　　管一德

晉氏失馭虜寇滔天自匈奴三劉而後未有如胡將軍勒者勒以羯奴之種從上黨芳其倚門長嘯時其志固已遠矣初從汲桑既歸劉淵寇鉅鹿常山而集衣冠人物爲君子當是時張賓爲謀主而自比子房此所謂虎而翼者也襄王之役晉室王公俱就禽虜王夷甫以壯登朝名盖四海者方且頫首乞憐求爲一生而不可得未幾劉聰入寇二帝蒙塵勒固有以成之哉已而外執苟晞内誅王彌王浚起程可稱則討擒之疾陵替可歸

則遣歸之可謂用兵如神然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者非惡帝王不爲夫亦臣事匈奴而未有以啇之也勒未嘗絶于曜而曜自絶之趙王趙帝勒豈不能自爲之耶始而劉氏構隙既而劉曜成擒噫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正如日月皎然豈效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以取天下耶勒雖目不知書而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可謂聰明之主祖豹峯衆來奔而伏劍誅之有高祖斬丁公之風可謂神武之主矣即位之初起明堂起靈臺辟雍舉賢良方正彬彬禮讓故綱目于此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雖然中國方晏安江沱而至使武鄉羯夷得以窈中國之文物夷狄固可進也其如左衽何哉遣使求和詔焚其幣江東

此舉差強人意而卒不聞有枕戈待旦澄清北方者豈之奄奄不振良可悼夫然以大雅悟悟殊不似將家子石虎身當大石二十餘年而大單于之號不以授之虎而授之黃吻婢兒世龍晏駕不足後由種兵盡至于弘見殺中山王不用受禪噫柰何把臂受托而反奪之耶夫以劉元海之英武而不能使其子之不見弒于聰以石世龍之英雄而不能使其子之不見弒于虎詰信相爭吾復何尤所可恨者虎之窮凶極惡尤甚于聰而長淮以北生民日爲之塗炭也

後趙石虎總論　管一德

自石勒舉事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于是肆志荒昏驕淫殘忍百姓嗷然袁其樂生之心作涼臺作東西宮作大武殿作長安洛陽宮丁夫死于外老羸死于內讀史至此未有不欲食其肉寢處其皮者也幸而始攻段遼燕人敗之既迎段遼燕又敗之終而大閔苑陽燕又襲之其氣少衰其惡少沮不然吾未知生民菹醢更復何極也哉元規表請伐趙討欲閑復中原春秋大復仇之義故綱目予之不知當是時言兵不若虎之強言地不若虎之險言險阻不若虎之要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元規乃欲當其倍一不勝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沔水乃欲禦石虎二不勝也祖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元規乃欲禦其四三不勝也是以朝議竟格不行而它日

桓宣伐趙終致敗績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天不厭亂晉人亦且柰之何是時二政分權宣韜迭省而除拜生殺皆決于申扁是殺一遂而復得一遂也殺諫官禁私論而公卿以下朝覲以目是鳥驚魚散之勢也三敗于慕容而見辱于李壽是敵國外患群起而交攻之也至于狼狐成徑白鴈集庭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尚不知悟而爲之移二城攻京州爲南伏西討東征之計是以一敗于重華再敗于重華而麻秋王權之徒曾不足以當書生之謝艾噫虎以偏師定九州而今以九州之力反困于枹罕天耶人耶晉尚有人安可啚耶華林之戰苦役晉人太子之出戎卒數萬石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尚復何殺盡方以抱

子弄孫爲樂而不知禍詒以後繼大業實宣矣取灰分置其道而
愛孫亦且不免矣始殺邃既殺宣司馬氏父子相殘虎所唉笑
而竟使後人復笑後人矣東宮謫戍積怨成亂攻拔下辨長驅
而來向非氏羌破賊安得保首領于牖下哉太子世立遵殺之
遵立鑒又殺之鑒立閔又殺之而一十八孫無復遺育嗚呼虎
賊欲平蕩江南登臺耀武何其雄也不一傳而血肉狼藉不二
傳而宗祀殄滅衰亡之禍嘻何慘也天清地寧未嘗崩陷猾叛
父子而今安在哉噫欲以強暴自固者足以觀矣

魏石閔總論　　管一德

愍按石遵之死亦石閔殺之也綱目歸獄于鑒所以見背公起

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此與春秋書公子比弒君之事同故閔之
殺鑒則賊自相殺而已矣綱目書殺而不書弒良有故哉當是
時內而藩王外而將佐人人腐心是以石祗稱帝綱目不諱而
一時姚弋仲苻健之屬皆樂爲之從閔雖戎卒數萬不减于石
旌旗鉦鼓不减于石而物極則反致至則危知必不享喬松之
壽矣石祗伐魏雖敗猶榮而慕容恪乘之冉氏尋滅嗚呼豈可
謂不幸哉考之劉石聰之惡極矣禍延于厥族之罹而終以滅
亡虎之惡極矣禍延于厥裔之閔而終以滅亡積惡之報曉然
可見要之屠戮之慘不于其身而于其後人誅滅之舉又不出
于中華公卿之冑而出于脩蛇封豕之群君子于此有遺恨焉

前燕慕容氏　　史臣

觀夫北陸衍氣配房彙生隔閡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壤貪
悍成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紀典午據符推亡之
功擁帳吳而可錄馭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廆英姿偉量
是曰邊豪釁迹姦回而是惟亂首何若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
象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況乎放命挻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
屠城略地騁其蜂賊既而二帝遘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
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俟國
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臨
下以惠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將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

葉之基焉元眞體貌不恒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懷奇畧于時
群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於冲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
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楊兵南鶩則烏
丸捲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
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
爲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縟豁壑難滿此之謂乎宣英
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原燕士協其籌冀
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讋傍鄰威加邊服
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遽竊鴻名偷安寶錄猶將席捲京洛
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戎

覘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義
庸材不親厥務晉輔攸賴遂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
洞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
授首當此之時而凶威轉熾及玄恭即世虐媼亂朝垂以勳德
不容許以黷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鄴
反速其咎禦敵罕備其備以携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
白滿淪境衝輣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
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後燕 慕容垂 史臣

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方擾市朝屢改

艱虞靡息慕容天姿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略見猜而庇身寬政
永固受之而以禮范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野
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搆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
遐眾踰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遁收羅趙魏驅駕
英雄扣囊餘奇推五萬於河曲浮船秘策招七郡於黎陽返遂
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頽帝禋宗偕擬斯倫夫以重耳歸晉
賴五臣之功句踐紹吳資五千之卒悉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旅
倚拔而傾山嶽騰蹋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
餘裕伊愧於西陵信符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

前秦 符氏 史臣

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蛙黽之穴于
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烏之靡定符洪擢蟄厥
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閑右禍生藥毒未
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擬僭大
之巖險總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雄有可言
矣長生慘虐曠古率由覩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
命類猛獸之朝饑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
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木之休
徵剋剪姦回纂承僞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
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綜軍國符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

諒直進規被鄧以忠勇恢威略偽晉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
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
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棲鸞以成頌因以功侔
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夸世傾
諫遠謀輕敵怒隣窮兵黷武斷三正之未叶恥五運之猶乖傾
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
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蹕疑山疏爵以侯楚材築臺以
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豕野之强終致肥陽
之敗雖復究渠候閒狡寇伺隙步搖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
宗祊隳於他族身首聲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

豈不謬哉符不乘亂僭竊尋及傾敗誅剪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豪烈慷慨有足稱矣

符堅　　司馬光 宋

符氏之強也氐羌之屬無不內徙而為臣一朝失馭而角立為患理固然也符洪俳佪枋頭有虎踞中原之志以健為不肖然猶西取關中并姚襄却桓溫遂為強國堅以雄材英畧加之慈惠忠信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勳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妬非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強燕舉河西兼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龜茲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舉百

萬之衆以攻晉先為之除宮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為羅中之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昔之俘囚降虜皆起而為敵數月之閒寇讎徧於四方戎馬塞於郊甸以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哉論者皆以為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臣獨以為不然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李克有言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符堅　　王世貞 明

符堅之伐晉其勢在必敗而當時中外智愚之士未有不諫而冊者何也其識在堅下也堅之所以敗者一其不知勝道者一失關中者一而伐晉不與焉堅不當在行人主而在行將師不得展其用而內顧是所謂萃三軍之良以攻王一敗而師崩師一崩而天下之心盡搖一也堅又不當舍荊而先壽春夫桓冲雖忠而闇懦非謝玄比也堅既已取蜀有襄陽則荊州之膽奪矣▇卒張蚝寶衝之輩以二十萬而萃於荊荊必破桓氏必覆桓氏覆而謝氏之膽奪矣然後長樂率慕容姚萇之輩以二十萬分犄長淮之南以緩謝玄如陽平用王濬故事以舟師徑擣建業未有不舉者也堅不出此而以百萬之師付之於一擲其不知勝道一也堅又散氐於中土而留鮮卑及羌於肘腋之下然猶未也呂光伐西域而秦凉之卒十萬西矣堅伐晉而宿

衛之良數十萬悉東矣堅敗而關中之所以為衛者無幾矣夫是以慕容叛而鮮卑之在秦者蠭起而應之寇亦從而訌焉不踰歲而國滅雖堅之失策亦孰非天也天下剖而為二北之併南者三而未有不先下荊襄者也王濬之於吳伯顏之下宋皆由江而達者也雖以賀若弼韓擒之捷亦楊素之取上游有以制之也堅以六十萬而潰亮以六十萬而弑魏太武之號百萬雖入六州而士馬死者過半信乎不利人主哉若堅取晉而以仁義守天下後世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夫豈惟晉隋又寧在唐下也夫晉伐吳而同者僅羊祜王濬杜預張華四人耳寧可以成敗論哉

苻堅任王猛　　南宮靖一　初

苻堅弑主殺兄篡承僞歷觀其聽政之始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君臣遇合自謂劉玄德之有孔明也一歲五遷權傾中外勳舊不能離親戚不敢間始從騰席審數譖毀猛則黜騰竇特進樊世與猛爭論則斬樊世非明於知人能如是乎自是僚佐屏息豪右震悚道不拾遺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

王猛　　張氏

內夏而外夷君子立志之始也王猛少好學爲諸夏人桓溫入關嘗披褐迎見溫知所以敬之矣後以呂婆樓薦于秦王苻堅堅狄人也得猛大悅乃委心任之將君臣相信盡忘其狄也盡

忠奮武幾盡有中原之地及猛有疾堅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讎敵宜漸除之猛言如此前輩多稱之猛誠才將古今亦難得者也謂晉正朔勿圖其有深旨哉但其立志之始差耳使猛見桓溫之時出而共事移其所以事秦者事晉則晉一統之業可望而猛不失爲中興名臣惜夫

後秦　姚氏　　史臣

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馬交馳而不息晦冥氛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厭亂凶旅寔繁弋仲起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暴主開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有足稱焉景國弱冠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遇賊迷途良可悲矣景茂以因仲裹之緒躡苻亡之會循命群豪恢弘霸業假容冲之釁倂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北在茲蕞爾寔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拜秣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爲幸也子略剋攞勍敵荷成先構虔襟訪道側席求賢敦友弟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爪牙毋命取汾絳陷許洛款僭燕而藩僞蜀夷隴右而靖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輯雖楚莊秦繆何以加焉既而遲志矜功弗虞後患委凉都于禿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距諫招禍蕭墻屢發戰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搜累

恩於介士翻崇詭說加殊禮於桑門當有爲之時肆無爲之業麗衣腴食殆將萬數析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廣猶鄙鳴都之費況乎偽境日侵寧甚永貴之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税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懦之質屬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禦斯輟王師薄伐順舞節而下長安凶失圖係組而降軹道物極則返抑斯之謂與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宋

武帝 劉裕　　沈約 梁

漢氏載祀四百比祚隆周雖復四海橫潰而民繫劉氏搢紳首未有遷奉之心魏武直以兵威服衆故能坐移天曆焉雖政而民未忘漢及魏室衰孤然非結下晉籍宰輔之柄因皇族之微世擅重權用基王業至於宋祖受命義越前模晉自社廟南遷祿去公室朝權國命遞歸台輔君位雖存主威久謝桓溫雄才蓋世勳高一時移鼎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自茲以後晉道彌昏道子開其禍端元顯成其末釁桓玄藉運乘時加以先

父之業因基革命人無異心高祖地非桓文衆無一旅曾不浹旬夷凶剪暴祀晉配天不失舊物誅內清外功格區宇至於鍾石變聲柴天改物民已去晉異於延康之初功實靖亂又殊咸熙之末是以恭皇高遜殆均釋負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魏晉采其名高祖收其實矣盛哉

文帝 義隆　　沈約 梁

太祖幼年特秀顧無傅保之嚴而天授和敏之姿自禀君人之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恒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海謐如也昔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永平故事自茲厥後亦每以元嘉為言斯固盛矣授將遣師乖分閫之命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成旨雖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衾衽難結商豎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也嗚呼哀哉

武帝 少帝 文帝　　顧充

昔劉裕接晉祚之衰丁桓玄之亂奮畎畝起布衣生擒數天子以取江左猶復介介然於亡國之一夫而必欲死之口誅筆伐則裕也弒逆之罪當為天下首惡矣故身沒未幾而二子不得其死傳世八葉而六主不以壽終古曰心很敗國此之謂哉嗣主不綱身遭廢弒文帝以晉文景以上人而承大位親臨聽訟重民命也像寺有禁予知節也書錢準像予象器也修孔子廟

嘉崇文也餞送貴而示識餞苦誠義恭而勉以寬仁故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戶口蕃息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朝廷清明而天下安靜然不能純法八世而元嘉之理亦足以比前漢之文景矣然黑衣宰位五臣秉軸欲恢復河南以還舊境而萬里長城若檀道濟先以威多屢身嘗崔嵬不崩賴彼峽岬宋獨賴一道濟而道濟壞矣乃謀諸白面之書生不足憚之吳子輩所謂將涉千里而殺騏驥策蹇驢者也卒之魏人飲馬長江攻破六州黔黎濡條生靈磔裂燕巢林木雞犬罕音而美政不終吁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耶

明帝　　顧充

湘東初即位而尋陽兵起所在皆叛款承風休仁之師方出而
子助之帝已稱於手湘東大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雖云並可
當璧然一淵不兩蛟一栖不兩雄今社稷有奉而後尋干戈是
爭矣故綱目以討江州書之何劉琰之抵書投地欲開端門以
丞死耶臺兵既克誠宜砥礪行何至其後肆淫心而出暴政
以無罪殺其褘以射雉殺休佑以盧後殺休仁以和厚殺休若
勦拉同氣剪落洪枝而世祖二十八子靡一子遺吾聞春雨潤
物自兼流根鴟鴞惜功愛子及至忍矣哉其秉心也又至裸婦
人而為樂矣兼碁而不悟高湘宮為功德而煎靡百姓賣兒貼
婦之錢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斯人也果禮可繩而法可糾
哉

謝晦　　沈約 梁

謝晦生亶封滯謬遂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之識治宰臣之覊
微也夫擧參所施事行重覺左黜或用義止輕愆恕物之所輕
重蓋人之所重故斧鉞希行於世徽簡日用於朝雖貴臣細故
不以任隆弛法至乎下肅上尊用此道也自太祖臨務玆典稍
違綱以疏行法為恩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詖愈
甚自非許竊深私陵陷客請則左降之條不行於權戚若有身
觸盛旨者非國刑免書裁至弔客固望其門矣由是律無恒條
上多弛行綱維不舉而綱目隨之是以古人防著在微慎大由

小蓋為此云

蔡廓　　沈約 梁

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
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恥為志屈豈不知選録同體義
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謝靈運　　沈約 梁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
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係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
以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
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
塵於後英詞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
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
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艶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
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
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
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
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
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
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
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

柱下博物比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封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并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

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非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袁淑　　沈約梁

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蕣華朝露未足以言也其間夭遽曾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沒嬰心徒以靈化悠遠生不再來雖天行路險而未之斯遇謂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惜寸陰而賤尺璧若乃義重乎生空炳前誥投軀殉主世罕其人若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焉耳

王丁顏延之　　沈約梁

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臣事無同濟為子為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恒儀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遽操筆數罪陵犯逆餘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為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斯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麑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一家不從政豈不以年薄桑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况顛沛之道慮在未測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允而義愜夫豈或免

順帝　　顧充

楊王夫等弒李昱王敬則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道成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迎立安成王自後王儉吐所難吐褚

淵求為齊官共為鼎餌舐糠之態別宮令出而後身領帶生帝王家水運告謝而宋社屋矣嗟乎嗟乎今日之事豈所甘心乎劉氏先取司馬家如此而道成之取劉也亦如此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以是知天道之好還絲粟不爽也

袁粲　　沈約梁

闕運創基非機變無以通其務世及繼體非忠貞無以守其業闕運之君千載一有世及之主無之於時　須機變之用短資忠貞之路長也故漢室　文舉不屈曹氏魏昂將移夏侯義不北面袁粲以二子為心則兩代宜不亡矣袁粲清標簡貴任屬負圖朝野之望雖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于審存亡滅

豈所謂兼重於生乎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據者昔王經被旌於晉世粲等亦改葬于聖朝盛代同符美矣

袁粲　方孝孺明

管仲王者之罪人也孔子蓋恥稱之然至於論其功則深許之為仁管仲之非仁孔子寧有不知者乎終不沒其善而與之者其意以謂律之以王道則天下無全人有功於王而不免於誅則人不復知尊周為義而亂臣陵上者愈肆矣故取其事而不究其心稱其可稱者而其罪自不能掩聖人之行法如雷電霜雪以殺伐為威而生物之意未嘗不寓乎其間大義與大仁兼用而不相悖人焉有不勸者乎後世之好為言論者持法大刻

而責人太備或以已之不及而意人之皆然極排曲詆使豪夫智士不獲自全乎世此大患也沈約齊之藩國小人袁粲宋之忠義大臣也粲拒蕭道成而不納結諸將而謀誅之勁氣峻節可比漢王陵王允凛然有古豪傑風視褚淵輩直狐鼠耳其計之失在乎知人不審而以謀語淵乃淵負粲而敗非粲負社稷也使天未遽亡宋斬道成而夷其黨於粲何有哉其不能成功者特以威權去已道成之勢已盛而然非粲過也約不明其本心而文致細故以罪粲謂粲不肯當事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此何足罪粲乎論人之事當考其時君之所好惡攝裳露脛於朝廷之上則為慢涉水之攝裳雖及股不可謂之不恭何者非其本心也宋明帝以苛暴御下不欲政出群臣內外之臣有威望者必翦除之粲不敢招權以抗其君故遺釋勢利使其君不疑競進趨附之徒却去而不與接事君之義宜是也夫豈有過哉然擽利鄙夫不達君子之道觀其罪粲之言其心可知矣區區富貴曾何足言而求之者棄名節捐禮義不顧軀而惟恐失之如約之所得不足以當一笑甚至於藩國弒君以固其寵而卒不免悵悵而已奚若守道以死之為愈乎後之患失而貪得者視粲與約亦可以知所處矣

秏狗嘆　李東陽明

石頭城中鎮將死父忠臣兒孝子袁家小兒匿不住乳母怒門生喜殺郎君要厚利天地鬼神須鑒汝鬬場開秏狗戲狗噬狂

生如噬矣狗亦有知能報主齊朝司空空姓褚

袁粲幼兒

初袁粲以謀告褚淵欲與褚淵共事淵乃發其事故蕭道成得誅殺之粲幼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秏狗戲如平日經年餘鬬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即袁郎所常騎也後道成以淵為司空樂府中就狗上罵門生為犬又罵司空不如狗真入妙處

袁粲　王世貞明

袁景倩抗節而死於石頭史稱其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身

居劇任不肯當事閤居高臥門無雜賓故及於敗而裴子野之論亦曰景倩名望國華受付托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屬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余謂景倩誠名義士也其才固不足言雖然凡其所以後之不能振者皆其獲全於猜恭者也當泰始之末湘東之忮益甚以建安之勛親王景文之懿容而皆不免景倩苟自強勵為援接而收物情當其時亦且伏金罍之賜矣觀景文表解揚州湘東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世令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為令居之不疑人情向粲澹然亦復不改此乃粲之所以為全者也凡始之所以全皆其後之所以不振者也雖然居上宰之位當毋憂則解職不以勢奪情聞桂陽之變則扶曳入殿累冑策騎不以私奪公承蒼梧之難則出東府陰謀討賊不以身奪節至於臣死忠子死孝為粲者亦可以無愧矣蓋其伯父淑當事逆劭於東宮弒逆之夕以不從見殺贈大尉謚忠獻天下歸其節而至於粲乃獨施異謀為夫粲不死不失作謝朏而淑不死乃作蕭斌淑之死亦寧能如粲哉

何承天　沈　約梁

吾遊之術前世言之詳矣夫戎夷狡黠飄迅難虞必宜完其障塞謹以烽柝使衆還可防去塗易梗然後乃能禁暴止姦養威攘寇漢世按秦舊迹嚴塞以限外夷吳魏交戰亦以江淮為疆埸莫不先恩地險却保民和且守且耕伺釁乘隙高祖受命王略未遠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援闊盛業既兆用啓戎心蓋由王業始基經創多闕先內後外以至於此乎自茲以降分青置境無圖守之宜闕耕戰之略恃寇不來遂無其備周漢二策在宋頃亡遂致胡馬橫行曾無藩落之固使士民蹈蒼天踐厚地繫虜俘囚而無所控告哀哉承天安邊論博而篤矣載之云爾

蕭道成　蘇　轍宋

蕭道成屬劉宋傾危蒼梧暴虐百姓懍懍命懸朝夕當是時果有忠宋之心與袁粲等協謀廢黜異姓建立宗藩以隆宋祚為宋忠臣此上計也如其不能正蒼梧之偽冒明劉氏之已絕播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儉正易代之謀太后下宋終之詔事幾脗合亦庶幾近正矣乃自立順帝北面事之既已委質為臣又欲窺圖禪代取國未幾復行弒逆盡勦劉氏之族而殄其祀齊祚之不長豈無故耶然其纂國之後以身率下以儉化民不御精細之物不好珠玉之玩內殿黃紗帳宮人着紫皮履珍奇異物棄毀不用而又訪政術於劉瓛誨得失於群臣亦足為一代之賢主矣

南齊　高帝蕭道成　蕭子顯梁

荀卿有言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漢高神武駿聖觀
秦氏東遊蓋是雅多大言非是自知天命光武聞少公之論讖
亦特一時之笑語魏武初起義兵所期征西之墓晉室不內迫
曹爽豈有定霸浮橋宋氏崛起匹夫兵由義立一世推椎卒開
禹祚宋氏正位八君卜年五紀四絕長嫡三稱中興內難邊虞
兵甲世動太祖基命之初武功踏用泰始開運大拯時艱龍德
在田見猜雲雨之迹及蒼梧暴霆釁結朝野百姓懍懍命懸朝
夕權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震主利器難以假人群才戮力實
憬尺寸之功豈其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與能事極乎
此雖至公於四海而運實時來無心於黄屋而道隨物變應而

不為此皇靈所以集大命也

高帝武帝　顏　克

蕭道成之仕宋也無大功于天下遽以王褚之謀不遺一鏃不
絕一絃不陳一兵不頓一戟禪其君位而有之故綱目於其篡
也書稱書廢書從書弒不為少諱而篤猶子之愛腎之於禍則
當攘位之初而伐枝之斧又噬之狼已在肘腋間矣後能以身
率下以儉化人珍奇異物毀棄不用欲使金土同價其勤儉之
風亦有足紀者世祖剛毅有斷惟總大體革晉宋之弊政而以
富國為先外好強魏內保崔基封刃行誅玩法者斂手故永明
之世府庫充盈內外宴然雖宮室苑囿頗好華麗遊宴雕綺未
能損遺亦有齊之良主也但長沙武陵以宜厚而失寵已見於
愛羽毛之諷而孫子墜崖戚然致感於父子之間似於骨肉之
愛為太簡耳

明帝　顏　充

鬱林被弒新安嗣之而政由鸞出鄱陽王等七人以無罪見殺
衡陽王等四人以疑忌加刑日月之相倖動貪夫挖新安之脫
以據之位而再行弒逆魏王臨江詰其廢立之故雖崔慧景有
宣帝之北不亦醜顏天壤耶李元凱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
其亂之謂也疑忌橫生術數是用香火流涕殄戚十王禪太祖
世祖世宗之後棄數儘戚蕭子卑孫之祭曾不得享誠所謂豺

狼之性有甚無悛者矣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獨不思公族
公室之枝葉也去之則本根失庇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況為君
乎盖先朝肯戚劉氏今日理數固宜然也

褚淵王儉　蕭子顯　梁

褚淵家榮俱受宋明帝顧託祭既死節於宋氏而淵逢興運世
之非責淵者衆矣臣請論之夫湯武之迹異乎堯舜伊吕之心
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足為議也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質
昭袁皆由漢氏膺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褐
前代宦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為晉有故主
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為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羞

虧君臣之節徒致匿名責任莽資皆由門廕平流進取坐至公鄉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關雖殊顧盻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既以名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夫爵祿既輕有國常選恩非己獨責人以死斯固人主之所同繆世情之過差也

劉瓛陸澄　　蕭子顯 梁

儒風在世立人之正道聖德微言百代之通訓洙泗既往義乖七十稷下橫論屈服千人自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石渠朋黨之事白虎同異之說六經五典各信師言嗣守章句期乎

勿失西京儒士莫有獨擅東都學術鄭賈先行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並軌故老以為前修後生未之敢異而王肅依經辯理與碩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多行晉代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于時不絕而罕復專家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閑業服膺典藝斯風不純二代以來為教衰矣建元肇運戎警未夷天子少為諸生端拱以思儒業載戢干戈遽詔庠序永明纂襲克隆均校王儉為輔長於經禮朝廷仰其風胄子觀其則由是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此焉彌盛建武繼立因循舊緒時不好文輔相無術學校雖設前軌難追劉瓛成馬鄭之業時學徒以為師範虎門初闢法駕

親臨待問無五更之禮充庭闕蒲輪之御身終下秩道義空存斯固進賢之責也其餘儒學之士多在卑位或隱世辭榮者別著于篇云

涪陵王 寶卷　和帝 寶融　附蕭衍　　顧　充

寶卷耳厭聞豪自惡觀仁而兇惡熾禍乃敖秉軸六貴比肩阿父阿兄居右地寶孫張于凌大臣趙鬼讀西京而殿壁塗麝潘妃有國色而步步生蓮芳樂殄奇躬親裨販政弛事廢禎冥不移故綱目於寶卷多特筆逞光書起兵而不書反顯達書舉兵而不書反慧景書還兵而不書反不書反何予之也何予之惡寶卷也蕭衍乘機以雪門恥寶融因變以廢涪陵廢之何惡寶

寶卷宜廢也國珍等弒寶卷而寶融手移大位惜和帝之立徒擁虛器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齊祚已終當乘其運而梁王之爵封自謂應天從人取天下於明帝家而巴陵為醇醪死矣於乎高帝欲為子孫計以盡滅劉氏之裔而子孫亦塗炭於建武明帝亦欲為子孫計以盡滅本宗之派而子孫亦傾覆於梁王夫然後知賊人以自利者乃積禍以召殃者也其後梁王立而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以壽終豈非重戒乎此耶吁子恪兄弟可以生也而巴陵王胡忍其死也

王融謝朓　　蕭子顯 梁

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芟定中原彌見金德

之不競也元嘉再畧河南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寖議雖有戰爭筆存保境王猷生遇永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幹不足進取經畧心旨愍歎表奏若使宫車未晏有事邊關融之報效或不易限夫經國體遠許久為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賈誼終軍之流亞乎

梁　武帝蕭衍　　姚思廉唐

齊季告終君臨昏虐天棄神怒衆叛親離高祖英武睿哲義起樊鄧仗旗建號濡足救焚總蒼兕之師翼龍豹之陣雲騤雷駭剪暴夷凶萬邦樂推三靈改卜於是御鳳曆握龍圖闢四門弘招賢之路納十亂引諒直之規興文學修郊祀治五禮定六律

四聰既達萬幾斯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加以天祥地瑞無絶歲時征賦所及之鄉文軌傍通之地南超萬里西拓五千其中瓌財重寶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闕庭三四十年斯為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及乎耄年委事羣倖而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服冕乘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經混亂賞罰無章小人道長抑此之謂也賈誼云可為痛哭者矣遂使滔天羯寇承間掩襲鷲羽流王屋金契辱乘輿塗炭黎元黍離宫室嗚呼天道何其酷焉雖曆數斯窮蓋亦人事然也

梁　武帝梁朝總論　　魏徵唐

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為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昏凶肆虐天倫及禍糾合義旅將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郢翦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畧固無得而稱矣既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睠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尊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斲彫為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厠蒼頭之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

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欲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惑于聽受權在奸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暮年愈甚見利而動愎諫違卜開門揖寇棄好即仇釁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為危既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剝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聰慧過人神采秀發多聞博達富贍詞藻然文豔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疏通哀思之

晉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頌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
多難猱逆搆禍巨猾滔天始似羑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
蒼天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纏魏闕群后釋位投袂勤王元
帝以磐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
劍當膺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觖
望坐觀時變以為身幸不忿赭阜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猜
忌酷多行無禮驕智辦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膂
謀臣或顧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俎醢朝之君子相顧懍然
自謂安若泰山舉無遺策怵於邪說即安剝楚雖元惡克翦社
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監此焉假手天道人事

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
後寇讎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
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
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于己時無伊霍之輔焉
得不為高讓歟

武帝梁　　南宮靖一宋

蕭衍以齊之同姓世系有若遭時昏亂遂遷齊鼎是為梁武帝
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於庶政冬月四更即起視事執筆觸寒
手為皴裂天性沉重雖居暗室常整衣冠小坐暑天未嘗褰袒
下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又卻封禪之請選廉平之吏齊氏宗
屬待以赤心使皆得以老死牖下晉宋南北以降鮮能及之天
監之世時和歲豐海內無事自江左年踰二百未有盛於斯者
然晚節末路釁起蕭墻禍成戎羯衣冠斃於鋒鏑之下老幼粉戎
馬之足金甌遂闕寶邑屢移為千古所閔笑其故何哉議者謂
帝信朱异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其禍遂至於此不
知帝崇尚釋教變夏為夷堂堂衮冕至加夷狄之衣宗廟去牲
至於不復血食如是則不待侯景入國而江左已為夷狄之區
不待社稷變遷而蕭梁之宗廟不血食久矣其後臣叛其君子
叛其父命正德而正德叛命邵陵而邵陵叛命柳仲禮而柳仲
禮叛甚至蕭正表叛於鍾離蕭君正叛於吳郡元景仲叛於廣

州莊鐵叛於豫章雖有子及孫莫不遷延顧望畧無為君父討
賊之意夫以浮屠氏之學棄君臣絕父子而末流之禍其烈如
此有國家者尚欲崇奉其教而不悟焉果何為哉

武帝梁　　顧充

蕭衍以齊之同姓負龍行虎步之相起義襄陽宰制天下及在
位勤於庶政斷郡縣之獻奉赦告務之代死修孔子之廟以崇
文教通好于魏以求息民故天監之世時和年豐四境無事江
左踰二百年未有盛于斯者奈何至其晚年九五居尊甘為自
屈躬[illegible][illegible]而飾寺宇朝談釋而暮言老郊廟之祭不薦毛血文
繡之織禁為人獸似有志於求佛者殊不知若欲求佛即心是

佛梁主以詐力採人之國弑人之君滅人之子姓且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萬衆而魚鼈之不恤焉是欲心也非戒心也是貪心也非清淨心也是忍心也非普愛廣度心也噫嘻是心而可以求佛耶又至其後信牧守來降之夢而納侯景內附之謀全景將戮之首崇景非次之榮為朝廷一客已非計矣而東魏高澄復許通好貞陽且至侯景夕返壽陽之舉固是老公之薄心腸速之耳正德因以稱帝而強弩衝城長戈指闕俾江黃士子夭折霧露之中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所謂見黃雀忘深井者也卒之殄及褐延形銷貌悴未能種利益福田不聞遊極樂國土無由汎大圓覺海而穫果報於臺城徒使杜猶周弘正

咸顯先見之明而金甌傷缺拋擲春風吁捨身同泰猶可贖也捨身侯景不可贖也自得之而自失之豈若事佛求福而反得禍哉

評 不責武帝事佛而責武帝非能事佛者又是一種生意

范雲沈約　姚　察 陳

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惵惵黔黎命懸晷漏高祖義拯橫潰志寧區夏謀謨帷幄實寄良平至于范雲沈約叅預締搆贊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贍濟務益隆約高才博學名亞遷董俱屬興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江淹任昉　姚　察 陳

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淹能沉靜昉持內行並以名位終始宜哉江非先覺任無舊恩則上秩顯贈亦末由也已

謝朏　姚　察 陳

謝朏之於宋代蓋忠義者與當齊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難確然獨善其踈蔣之流乎及高祖龍興旁求物色角巾來仕首陟臺司極出處之致矣

徐勉　姚　察 陳

徐勉少而厲志忘食發憤修身慎言行擇交遊運屬興王依光日月故能明經術以綰青紫出閭閻而取卿相及居重任竭誠

事主動師古始依則先王提衡端軌物無異議為梁宗臣盛矣

袁昂　姚思廉

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革歲寒之心袁千里命屬崩離身逢厄季雖獨夫喪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屬梁室台鼎何其美焉

蕭子恪　姚　察 陳

昔魏藉兵威而革漢運晉因宰輔乃移魏曆異乎古之禪受以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絕民望然劉曄曹志猶顯於朝及宋遂為廢姓而齊代宋之戚屬一皆殲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梁革命弗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群從並隨才任職通貴滿朝

不失於舊豈惟魏與晉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量度越前代矣

朱异賀琛　　姚察陳

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异賀琛並起微賤以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异遂徼寵幸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實异之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濫失於勸沮何以為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乎

王僧辯　　姚思廉

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率之任及剋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勳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乎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

人物論　二十卷　廿一

侯景　　姚思廉

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然則窮通有數盛衰相襲時屯陽九蓋在茲焉若乃侯景小豎數換本國識不固身勇非出類而王偉為其謀主成此姦慝驅率醜徒陵江直濟長戟強弩淪覆宮闕禍纏宸極毒徧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其篡盜之禍嗚呼國之將亡必降妖孽雖曰人事抑乃天時昔夷羿亂夏犬戎厄周漢則有卓流災晉則敦玄搆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悲夫

陳　太祖陳霸先　　南宮靖一宋

陳霸先本自單微遭時屯剝屬臺城告禍梁祚播遷選將練兵勤除元惡三四年間遂移梁祚篡梁之後務從儉素常膳不過數品後宮不飾金玉然帝即位纔五月禮樂刑政百未一舉顧乃躬蹈梁武卑賤之迹出佛牙設無遮會效胡人服拜於觀闕前而不知恥曾未幾年又復幸寺捨身貽謀之道果如是乎黃塵污衣不待賀若猻韓擒虎之來而醜兆已先見矣

陳霸先　　顧允

陳霸先斬僧辯握重權持兵柄厥為臣子忠為君父而禪梁之位又遂稱皇帝矣篡位之後善政無聞而汲汲祀將帝以德私祐又未幾而捨身莊嚴以尋舊轍即其開國舉動要非所以規模後世矣雖從政寬簡儉素是尚亦奚足收齒乎

人物論　二十卷　廿二

陳霸先　　姚察陳

高祖英略大度應變無方蓋漢高魏武之亞矣及西都盪覆誠貫天人王僧辯闕伊尹之才空結桐宮之憤貞陽假秦兵之送不思穆嬴之泣高祖乃蹈玄機而撫末運乘勢隙而振橫流王迹所基始自於此何啻戡黎升邴之捷而已焉故於慎徽時序之世變聲改物之辰兆庶歸以謳歌炎靈去如釋負方之前代何其美乎

江揔姚察　姚思廉 唐

江總持清標簡貴加潤以辭采及師長六官雅允朝望史官先臣亜茲令德光斯百行可以厲風俗可以原人倫至于九流七畧之書名山石室之記汲郡孔堂之書玉箱金板之文莫不窮研旨奥遍探坎井故道冠人師縉紳以為準的既歷職貴顯國典朝章古今疑議後主皆取先臣斷決焉

拓跋氏 元魏　南宮靖一 宋

北朝之興始于拓跋之魏自詰汾以前奄宅幽方世為君長與于喪亂中原雲擾於是拓跋猗律始有并吞中夏之志焉什翼犍繼之征伐四克威震璧荒始改都立號恢復大業東自穢貊西及破落那莫不款附拓跋珪嗣位稱號魏王於是建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而國始大矣魏之史臣醜其世本鮮卑乃上引黄帝荒昧無證之事以釋拓跋之姓下引天女迂誕不經之說以紀神元之生至今讀史者囿于所欺迄千餘年而莫之辯正吁亦惑矣

明元帝 嗣　魏收 北齐

太祖英雄北驅朔漠末年内多釁隙明元抱純孝之心逢梟獍之禍權以濟事危而獲安隆基固本内和外輯以德見宗良無愧也

北史曰明元承運之初屬廓定之始于時狼顧鴟跱猶有窺覦加以天賜之末内難尤甚帝孝心感發權正典運纂業固基内和外撫終能周鄭款服聲教南被祖功宗德其義良以遠矣

魏 道武帝高祖 拓跋珪　魏收 北斉

晋氏崩離戎羯乘釁僭偽紛糺豺狼競馳太祖顯晦安危之中屈伸潜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翦方難遂啓中原朝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棲遑不暇外士而制作經謨咸存長世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為之嗚呼

崔浩　魏收 北齊

崔浩才藝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屬太宗為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鳥盡弓藏民惡其上將器盈必概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崔浩　秦少游

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以晦至智而守以愚與物並遊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士也以明濟明以智資智穎然獨出不與衆為偶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可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且謂稽古過之以愚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於漢荀攸賈詡之於魏浩

之於元魏運籌制勝算無遺策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房與韓信蕭何為三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十城蕭何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關中兵乃行少傅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了無矜伐不平之意故司馬以為無智名無勇功可謂有道之士也荀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彼謀謨惟幄時人子弟莫知其言謝亦閤門自守退無私交皆以令終故陳壽以為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願聞君子之道者也浩則不然其設心措意惟恐功之不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死浩殹有力而奏五寳元歷黃尤誇誕妄誣古人所撰圖書至鑄石道傍以彰直筆明哲之所為固如此乎正孟子所謂小有

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盆成括之流也以此論之浩曾不及荀賈明矣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子房始游下邳受書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則其術蓋出於道家若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晋與夫兌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為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之家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高帝用子房之謀棄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于垓下太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牧犍於涼州惠帝得不廢本子房之謀而太武為國副主亦自浩發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豈欲為子房而不知所以為子房者歟

奚斤叔孫建　魏　收　北齊

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克平涼之役師殲身虜雖敗愉之責已赦封尸之效靡立而恩禮隆渥沒祀廟庭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伐治邉有術威震夷楚役建之子委節太宗義彰顛沛察米提之變有日殫之風加以柔而有正見美朝野可謂世不乏賢與

李順　魏　收　北齊

李順器宇才識一時推重謀官中國氣折外蕃所以世祖寄心而崔浩側目數式兄弟順之二子威著並高憲風度恢雅風重朝列

而遭隋有命報施俱爽嗚呼以茲盛德克廣其猷宗緒扶疎人位盛顯可謂李虬蕃族其世維新矣

太武帝　魏　收　北齊

世祖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險夷掃統萬平秦隴翦遼海盪河源南夷荷擔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華其為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光邁百王豈非神叡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則釁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

高允　魏　收　北齊

依仁游藝執義守語其司徒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

慶冤怡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已全身自非體識知命鑒照
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
而已僧裕石韜允之孫學洽有聞審修之家也

高祖孝文帝宏　　魏　收北齊

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闢壤經世咸以威武為業文教之事
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緒早著叡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
恭己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標固已符於冥化及躬總大
政一日萬幾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至夫生
民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
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海內

生民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略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役已
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謚也

高祖孝文帝　　南宮靖一宋

孝文夙著令聞及躬總大政日不暇給東征西伐所向風靡而
又篤友諸弟終始無間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栽
圖讖之書禮比干之墓虛心以訪安民之術責己以荅上天之
譴雅好讀書手不釋卷坐輿據鞍講論經理劉芳李彪以經術
進崔光邢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習詞翰者莫不縻以
好爵衆風欄然其治行之美江左五朝莫能及也惜其廢人倫
之閑馮后既廢而復入不當立也則過於寡制復置宮中太子
恂既廢而悔過所當畏察也則竟聽讒言直畀以死文明太后既
非已出又嘗手鴆顯祖此不共戴天之讎也即不忍著詰亦宜
以權絕之比其喪也擗踊哭泣視父喪殆過焉而人理天理之
大遂致顛倒紊亂而莫正嗚呼父子夫婦之失德此夷狄之常
而孝文於魏號賢明之主則又不當以夷狄之君例論者故後
之欲成人之美者每于斯而太息焉

宣武帝恪　孝明帝詡　莊帝子攸　前廢帝恭　後廢帝朗
出帝修　　南宮靖一宋

宣武委任小人濁亂國政魏氏基業衰矣孝明幼冲靈后稱制
穢德彰聞賞罰乖舛造寺殫貲力屈人疲盜賊蠭起封疆日蹙

享國不永非天意乎靈后鴆殺明帝立未言之兒爾朱榮引兵
渡河以討賊為名殺太后及幼主遂迎莊帝勤於政事朝夕忘
疲是志方銳而翱翔外藩者已側目矣大猾既除餘根尚在爾
朱兆囚莊帝而弒之奉廣陵王恭即位是謂節閔帝手政赦文
頒之海內中外翕然咸稱明主然是時高歡已起於信都誅爾
朱兆推渤海太守元朗以主號令是謂廢帝而節閔坐受屏棄
廢帝之與國事盡由高歡未幾又以廢帝疏棄逼遜大位而國
歸武帝焉武帝鑒前事之覆轍雖銳然有除姦之心然是時朝
廷忽棄累葉之基捨高歡之親厚就宇文之疏薄其心出於自
絕大位於是高歡改立清河王之子善見而魏之境土自此裂

而為二矣

李孝伯李沖　　魏收 北齊

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參心膂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已優乎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李沖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爾朱榮　　李延壽 唐

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頹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

恣繼以元義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者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群飛之漸逮于靈后反政宣淫于朝傾覆之徵於此至矣爾朱榮緣將帥之列籍部衆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有匡頹拯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功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剪韓婁醜奴寶寅咸梟馬市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沉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末跡凶忍地逼亦是除矣而朝無謀難之宰國乏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相糾還成嚴敵隆實指蹤兆為戎首山河失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跋扈廢帝立主迴天倒日輕剝黎獻割裂神州刑賞任心征伐自已天下之命懸於數胡丧亂弘多遂至於此豈非天將去之人始以共定終于惡稔以至殄滅而亦魏紓其難齊以驅除矣

北齊 神武 高歡　　李百藥

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焉統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每有文教常慇懃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于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厮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

恕愛士故退邇歸心皆思效力南威梁國北懷蠕蠕規略遠矣

北齊總論　　魏徵 唐

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懾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推之會地居當壁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出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疆埸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敗德罔念作狂為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及後其得壽終幸也孝昭地逼

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内蘊雄圖將以罕籠區域吞一函夏
享齡不永勳用無成若使天假之年足使秦吳旰食武成即位
雅道陵遲昭襄之風摧焉已墜洎乎後主外内崩離衆潰於平
陽身禽於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亦可揚推觀夫
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
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將
帥之畧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
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
帑藏輸税之賦未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前王用之而
有餘後王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

其焚溺信賞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
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己雕墻峻宇酣酒嗜音廛肆遍於
宮園禽色荒於外内俾晝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
既不軌物又暗於聽受忠信不聞萋菲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
如順流佞閹處當軸之權婢媼擅回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
刑刳斮被於忠良禄位加于犬馬讒邪並進法令多門持瓢者
不止百人搖樹者不惟一手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
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
白日以自保馳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
非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與又聞麥自河清之後
逮於武平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税盡人力殫
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
足之數既窮矣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廈不燔延期過曆不亦
難乎是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非為天道也

斛律金 子光　　李北藥　隋

斛律金以高祖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志成此大功故能
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觀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
誅夷既處威權之重蓋異行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沉毅之
姿戰術兵權暗同韜略臨敵制命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阻年將
四紀以高祖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鋒

而秦雍已還東隣侵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而用
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
則罕有全城齊人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
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為趙
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
秦之反間邪何同術而同亡也内令諸將解體外為強鄰報讎
嗚呼後之君子可為深戒

高乾封隆之　　李北藥

高封二公無一人尺土之資奮臂而起河朔將致勤王之舉以
雪莊帝之讎不亦壯哉既克本藩成其讓德異夫韓馥懷衿紹

之威然力謝𢧐權才非命世是以奉迎鑾旆用副本圖高祖因之遂成覇業重以忠之雅力氣冠萬物韓陵之下風飛電掣終剿爾氏元功一門而已但以非潁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啓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過于此子繪才辯可稱克荷堂搆奕世載德斯為美焉

楊愔　　李廷壽

楊愔雅道風流早得標致公望人物所推夫處亂虐之世當樞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托六尺之孤旬朔未幾身亡君廢不能送往事居覩幾衛主退不能保身全名辭寵招禍朝廷之釁既以伏蒙斷恩猜忌之徒無災稚心受乱是知變

通之術非所長也

邢邵　　李廷壽

子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真情無飾智既通簡易学見其人足為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崔俊之謗言執侯景之姦使昔人稱主輒為勇於文簡公見之唯嘗短崔暹頗為累德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

魏收　　李廷壽

伯起少頗疎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辯為儒宗學博今古才極紛積體物之旨尤為富贍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勒成魏籍追蹤班馬婉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鉤深致遠但意存實錄好詆陰私至於親故之家一無所說不平之議見於斯矣

後周文帝　中大夫　令狐德棻　唐

水曆將終群凶放命或威權震主或釁逆滔天咸謂大寶可以力征神物可以求得玄不閱閫九跨蹕覘兩宮而誅夷繼及世不旋踵足知臣君 王莽 簒盜終成建賊之資仲穎 董卓 凶殘寶啓當塗之業天命有底庸可慆乎太祖田無一成衆無一旅驅馳戎馬之際躡足行伍之間屬與能之時應啓聖之運鳩集義勇糺合同盟一舉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惟怪外仗材權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兵之衆恃戎

馬之彊憂入近畿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動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伯以弱為彊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擬伊纏乃損落魏晉憲章古昔修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勲賢兼叙遠安邇悅俗阜民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盛矣哉非夫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綿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昔漢獻蒙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播蕩宋武建匡合之勳較德論功綽有餘裕至於渚宮制勝闔城孥戮茹此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於權道而用乖於德教周祚之不永或此之由乎

武帝　　　令狐德棻

自東西否隔二國爭彊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禍結力敵勢均疆埸之事一彼一此高祖纂業未親萬幾慮遠謀深以蒙養正及英威電發朝政維新內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思克己勵精勞役為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修富民之政務絕兵之術乘讎人之有釁順大道而推亡五年之間大勳斯集攄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阽危盛矣哉其有成功者也若使翌日之瘳無爽經營之志或伸黷武窮兵雖見譏於良史雄圖遠略足方駕於前王者歟

北周史斷　　　南宮靖一　宋

北周起于宇文泰自元魏擾亂孝武西奔遂挾天子而令之披草萊立朝廷其為君為國也微矣然卒能取威定伯以弱為強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而又得蘇綽之奇才修一代之文物依周禮而建六官搜人才以為牧守作九命以叙官爵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稍有可觀者惟宇文氏耳然泰既鴆孝武又黜廢帝迹其所為特亂賊之魁首視賀六渾高歡有慚德焉史謂其功業如此能以臣終吾誰欺欺天乎迹魏自孝武西奔以來宇文泰居西高歡居東皆能變家為國然賀六渾為人朴質一時文物雖不逮周而其悔過事君之心實勝焉宇文黑獺為人譎詐一時文物雖遠邁於而其廢君弒主之罪實浮焉權其輕重而論之則高歡之用心或若其尚可取耳高歡臨終之時猶拳拳於其君宇文泰死之夕惓惓於其子則其心既可見矣宇文覺以冲齡嗣立是為閔帝立國之初權歸於護雖負剛強之姿然致蕭墻之禍明皇繼之厥鑒不遠懲前車之覆轍芟除而勤戚之宜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旅大權猶揔於護既不能翦夷禍根而又資以兵柄虎而傅翼自殞其軀哀哉宇文護再行弑逆而魯國公邕踐祚是為武帝慮謀深遠以蒙養正及誅護後始親政事聽覽不倦天性明察布德立行皆欲度越前人身衣布袍綿纊綦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數勞謙接下亹亹忘疲專崇儒術老釋兼罷以海內未康校兵訓武步行出谷履涉艱苦故能得人死力以弱為強及入齊境雖殘傷苗稼者亦皆以軍法從事數年之間克平齊土盛矣哉其有成功也齊平之後撤宮室之華侈省妃嬪之員數雕琢之物悉賜貧民信可謂善處勝矣而適嗣子之非才昧宗社之大計但欲威之捶楚斯於懲肅義方之訓豈若是乎宣帝即位之初肆行兇虐季父至親一旦殺之如斃犬彘喪僅踰年恣情聲樂魚龍百戲旁午殿內自是而後遊宴沉湎旬餘不出百官奏事悉倚宦者五后並立紀綱蕩然得保首領已云幸矣靜帝衍越自幼冲紹茲衰亂內外挾孫曹之詐戚藩無廓代之強楊堅談笑遂移神器嗚呼宇文黑獺親弒孝武黜辱廢帝把握魏

政踰二十年至其子蒙遂篡取之得國不三四年二主俱被殺戮未及三十載楊聖遷奄有其國且盡宰支之裔俾無遺種積惡之報良可畏夫

王羆王思政　　令狐德棻

王羆剛峭有餘弘雅未足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勁敵梁人為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虛述不殞門風亦足嘉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乏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鄰聽雖事窮遂廢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

蘇綽　　令狐德棻

太祖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於競逐之辰修治定之理於鼎峙之日終能雕琢為樸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埸屢擾而內親外附是蓋蘇令綽之力也名冠當時慶流後嗣宜哉

李賢李遠　　令狐德棻

李賢和兄弟屬亂離之際居戎馬之間志略從衡忠勇奮發亟摧勁敵屢涉艱危而功未書于王府仕不過於州郡及逢時致主策名委質或使損羣府或契闊戎行荷生成之恩蒙恤小之遇俱縻好爵各著勳庸遂得任兼文武聲彰內外位高望重光國榮家花萼連暉椒聊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比焉自周迄隋鬱為西京盛族雖金張在漢不之尚也然而太祖初崩嗣君冲幼內則功臣放命外則強寇臨邊晉公以猶子之親膺負圖之託功勤已著過惡未彰李植遠之子受遇先朝宿參機務恐威權之已去懼將來之不容生此厲階成茲貝錦乃以小謀大由疏間親主無昭帝之明臣有上官之訴嫌隙既兆釁故因之啓冢宰無君之心成閔皇廢弒之禍植之由也李遠既闕義方之訓又無先見之明以是誅夷非為不幸

王褒庾信　　令狐德棻

周氏創業運屬陵遲篡遺文之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爾其荊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庾信之美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

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性情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隨廣雖詞賦與表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精要舉其大抵莫不以氣為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摭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秘奧其調尚遠其旨在深其理貴當其詞欲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士行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隋　高祖文帝楊堅　　魏徵唐

高祖龍德在田奇表見異晦明藏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為當時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憤惋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期月尉迥舉齊之衆一戰而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也乘茲機運遂遷周鼎于時蠻夷猾夏荊揚未一劬勞日昃經營四方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比蒙論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陵弱衆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但素無術學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逾扇又雅好符瑞暗於大道建彼維城權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適從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翦伐本枝墳土未乾子孫繼踵屠戮松檟纔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敗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為不幸也

文帝　　顧充

賓觀綱目書太子贇納妃楊氏所以著普六茹姓三字堅得政之始贇之殂也劉昉鄭譯引以輔政乘曙星之照藉后父之威而不

匹之跡基乎行路天時人事漸歸堅固有騎虎之勢者由是朱扉一開燕雀群集或以尉爽奉以金帶遺或以應天受命勸進一旦以一男子偷竊位號而宇文之族影滅跡絕蕩無炊煙矣欺孤兒以致天下奪寡婦而發神器嗟哉世不多賢氏女孰為救甥氏之患哉是時江左未平南北未混乃命賀若弼救京口韓擒虎拔豫州師入建業遂併陳氏而四海以為藩離自茲而後克勤理道克儉資費隨才任官信賞必罰制義合復陳境兒以繁枯潤涸而叛降相繼卻而不納一節深為得體故百姓繁庶中外安大隋皇帝乃真皇帝也癸辰上書江東分王三百年而坐收版籍遠撫長駕豈偶然與然且不悅詩書而用法亦峻受

不全父子而宰制婦人至其晚年暗於付託棟夫人有更衣之拒而始信獨孤之誤蕭吉三千二百之卜蓋亦有以覘其終矣

高熲蘇威　魏徵唐

齊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宜符風雲玄感正心直道竭誠興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既復禹迹思布堯心冊稱是寄鹽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百僚資而輯睦年將三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信而得罪逮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猜釁克終厥美雖未可參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惜矣邳公朋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榮

寵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清儉體非弘曠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予違汝弼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

蘇威　方孫志明

隋之亡也非甲兵少而財用竭朝廷無知義之士而莫為之死也輔相舊臣惟一蘇威拜伏舞蹈勸進頌美於群盜而不以為愧威在文帝富貴已極寵遇已厚國危主辱力不能救則朝服立朝數群盜之罪而以身死之使覘覦之徒知君臣之分不可犯豈非大丈夫哉惜死而不忍以屈身於群盜偷其辱甚於死而威不悟然人不至於死不止也與其恥辱而生孰若速死之為善乎威事功殆亦有可取使死得其所固隋之名臣也一陷于非義身名俱喪天下至今羞稱之則其生也適所以為累豈不悲乎雖然威固不善處其身矣而隋之處其群臣者亦有以致之古之人必以禮貌待其臣豈偽為已哉養其氣而厲其節乎居則有犯顏忠諫之益不幸而臨禍患則可殺而不可辱寧舍其生而不敢負國隋氏父子之遇群臣詐寵而厭役之雖將相之貴少有疑隙則箠殺於殿庭之間凡仕於其時者皆挫辱之餘無恥之人氣不足以有為節不能以自守其屈身於盜賊固

勢使之然豈足深怪哉不以君子待之而能以君子自為者惟君子為能素以小人待之而欲望其為君子之事此中人所難也於蘇威何惑哉

評　讀公論妄槩蘇威則公平日所自處可識矣不獨雌黄古人已也

韓擒虎賀若弼　魏徵唐

夫天地未泰聖哲啓其機疆場尚梗爪牙宣其力周之方召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為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中必取之長策

韓擒虎奮發冒險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逾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俶儻英略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緯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匪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失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略並為當時所推赳赳干城難兄難弟矣

楊素　　魏徵 唐

楊素少而輕俠俶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

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漢無波推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險靖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原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階墳土未乾闔門孥戮丘壟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與

王通　　尹起莘 明

先儒謂王通為隱君子使其教授河汾著書講道以沒其身何不可之有而必欲鼓瑟於齊王之門自取絀辱是豈席珍待聘之君子哉

王通傳　　柯維騏 明

王通字仲淹其先大原祁人遭永嘉之亂東遷後乃于河汾家焉世治儒業至六代祖玄則益以儒顯仕宋終國子博士嘗著時變論七篇言化俗推移之理甚悉江左號王先生玄則以下繼仕不絕亦咸有述作曰隆者通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隆因賜對言曰陛下雖有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出令昌樂緯氏東川秩滿不仕四年隆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是年生通九年江東平隆嘆曰王道無序天下何為而一乎通

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茲嘆也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于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十八年隆宴居歌伐木而召通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在三之義師居一焉小子免旃通於是游學四方蓋受書于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二年通冠矣慨然欲濟蒼生西遊長安隋文帝召見因奏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略凡十有二策以正始為先下於公卿皆不悅通知諫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遂遊帝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與太

平之基時異世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勞身西飛而徵之不至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司徒楊素勸之仕答曰通有先人敝廬可以庇風雨薄田可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通棨述六經九年而就其言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贊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自年十五即為弟子師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咸北面受王佐之道其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隋季通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

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户明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失守通寢疾嘆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命也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越七日卒年僅三十有三云通講學之暇負耒躬耕或勞之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且庶人職也楊素遺以食經曰含糗羮藜吾安用之縣令欲廣其舍曰吾不可勞人而逸己里人化之而爭為息焉其卒也門弟子諡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諡曰文中子然續經世不傳僅傳中說蓋與其徒問答多格言云子福郊福畤論曰王通隋代名儒蓋楚荀卿漢董仲舒之倫也通之言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其徒乃云仲尼既沒文不在茲杜淹復援史遷尊仲尼秉例作文中子世家則尊之過矣要之儒林列傳豈宜闕通或謂太尉長孫無忌憾其弟御史疑而故抑之不知通之樹立論著自足傳不朽無待史氏揄揚也由通觀之君子務自修而已惡用附青雲之士乃能聲施於後世哉

文中子　焦竑

文中子動以孔子為師其見地甚高志甚大或以模擬太過病之非也此如世人有所慕悅則其舉止言動不覺盡似之以其精神所注故也不然詩祖李杜文祖遷固未有非之者獨訾文中子之法孔子乎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

無其人則幾於瞽說矣王績有負苓者傳陳叔達有答王績書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真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言之鑿鑿如此咸獨臆斷其無可乎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冠家蓋中說之行久矣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十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阮龔二本時有異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嚴子陵釣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民無得而稱焉龔本

之出而不離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依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豈逸不拯墮損於其閒遂啓後世之疑邪

太白丈人傳　宋濂 明

文中子學既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欲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建太平十二策與河東薛收西遊長安見隋君道經太白山息于淮木之陰有丈人自東來緼袍無表顏色腫噲肩負東芻去文中子僅十步弛擔盤礴而坐兩手捼爬眼視雲漢若四傍無一人者捼已復指文中子謂收曰彼鳳頸龜背鬚垂至腰者為誰收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其王通耶曰然曰將何之曰夫

子憂世未治以策西見隋君耳丈人大笑不止文中子異之乃摳衣趨前揖而問曰丈人何哂通也豈通未聞先王之道不足以咸和萬民乎丈人曰不然也豈八埏之大利害如牛毛有非一士之舌可盡乎丈人曰不然也豈上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下民不當見太平之行乎丈人曰不然也曰三者既非敢問丈人所哂者何事耶丈人曰噫何子愚之甚也夫具人之體服人之衣食人之粟脫使稍有知孰不欲堯舜君民哉是有道焉不可苟而就也文中子曰其道何如丈人曰道有三其上焉者燮和乾坤經緯星辰樞機四時幹轄五行執天之德以牖帝明以逢帝聰然其自任以斯道之重非人君北面而事之不復輕出出

則必為帝者師若堯之君疇舜之務成昭禹之西王國是已其次焉者以六合為一家以四海為藩籬以五嶽為封鎮以元后為父母以臣隣為伯仲以烝庶為赤子煦以深仁財以正義防以峻禮閑以至樂威以嚴刑式以庶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然亦不輕於自試必待王者致敬盡誠而後起而佐之否則樂耕漁以終其身若湯之伊尹周之太公望是矣其下焉者則徜徉居宋喔呢呰粟斯不遠千里銜已求媚君門如天無路可陟俯伏闕下覗逭神疲閽隸見訶不敢出氣此不自重惜而循時射利者之所為若齊王之門操瑟而售者是已自子之西來也欲為君疇務成昭西王國乎欲學伊尹太公望乎抑欲同售瑟于

齊王之門者乎子鬚眉具在寧不知所自處也且子獨不聞之三家之市有處子焉必待行媒始相知名又必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始成婚不然是奔也雖國人皆知賤之矣子今負策而干進恐與不待聘而奔者無大相遠也況隋君天性沈猜不悅詩書廢棄學校殺戮元勳溺寵廢嫡惟婦言是用性刻薄毒痛之法是崇是嗜蕭墻之禍起在旦夕子尚欲行王道乎言暴虐于湯武之世必見誅談仁義於桀紂之朝必見出何也時不同也子如解吾言即請束轍毋西向不然則子其行哉文中子曰丈人之論至矣通何敢不敬承明訓然竊有疑焉願丈人卒教之也昔孔子大聖也車轍環於諸國栖栖遑遑

如喪家之狗至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而卒不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丈人教通以不仕然則孔子不足法與丈人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孔子一等則可其所可不可其不可子自視其孔子耶抑下孔子一等者耶昔魯男子蓋學柳下惠者蓋以其不可而學其可也予聞子嘗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典問禮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王仲華而其智顧出魯男子下予竊為子不取也夫不察時而冒進謂之躁施之不當其可謂之愚不度德量力而強行謂之固枉已從人謂之賊淪溺僥回而弗止謂之淹瞽則不達愚則不周固則不變賊則不成淹則不掩是五垢者子

皆躬蹈之宜乎有疑於予予去子矣丈人言畢召弟而行文中子而如死灰遂望丈人南行不見其背目猶不瞬捨辭收進曰夫子何慕之深耶收聞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彼丈人不過姦言而辯者爾初未聞先王之道夫子銜冒霜露跋涉而至此終不因其說而中返乎文中子遂行至隋隋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二策上之隋君下公卿議公卿多不悅文中子退而嘆曰丈人其至人哉於是賦東征之歌著續經數萬言君子曰甚哉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賢操經綸之具施之天下何不可者而丈人方詆其自售斷斷不恕況其下者乎甚哉出處之難也

評　詆河汾自售前賢皆然但未有如此篇之反覆委曲者

煬帝　　魏徵唐

煬帝爰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卻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貌肆厥姦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甚屬天方肇亂遂登儲位踐峻極之崇基承丕顯之休命也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於都內紅腐之粟委積於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模恃才矜已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盛冠服以飾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虐鋤誅骨肉屠勦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者不知其

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一卷

青中　鄭賢　元直　輯

唐高祖

劉昫　石晉人

有隋季年皇圖板蕩荒主㷀燎原之焰群盜發逐鹿之機殄暴無厭橫流靡救高祖審獨夫之運去知新主之勃興密運雄圖未伸龍躍而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詞答李密之書決神機而速若疾雷驅豪傑而從如偃草洎謳謠允屬揖讓受終刑名大剗乎煩苛爵位不踰於適軸由是攫金有恥伏莽知非人懷漢道之寬平不責高皇之慢罵然而優游失斷浸潤得行誅文靖則議法不從酬裴寂則尚恩大過姦佞由之貝錦嬖幸得以掇蜂

獻公遂聞於申生小白宰懷於召忽一旦兵加愛子矢集申孫匈奴尋犯於便橋京邑咸憂於左衽不有聖子王業殆哉

高祖贊

歐陽脩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為世數亦或短或長論者乃謂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其為世尤長然考於世本夏商周皆出於黃帝夏自鯀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寂寥無聞與周之興異矣而漢亦起於亭長叛亡之徒及其興也有天下皆數百年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然考其終始治亂顧其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如何而其後世或篤以隆昌或遂以業亂或漸以陵遲或能振而復起或遂至於不可支持雖各因其勢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絕豈非所謂天命者常不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際世雖貴矣然爲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與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所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高祖

蘇轍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鋤群盜天下爲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賦與人心之所歸

向之往太宗者眾矣高祖立太子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至於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爲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于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其私也以爲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則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

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吳以避王季亦畏亂故耳歷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閒言焉蓋亘古今一人而已

李密　劉昫

當隋政板蕩煬帝荒淫搖動中原遠征遼海內無賢臣以匡國外之良吏以理民兩京空虛兆庶疲弊李密因民不忍首爲亂階心斷機謀身臨陣敵據鞏洛之口號百萬之師竇建德輩皆效樂推唐公紿以欣戴不亦偉乎及偃師失律猶存麾下數萬衆苟去猜忌疾趨黎陽任世勣爲將臣信魏徵爲謀主成敗之勢或未可知至於天命有歸大事已去比陳涉有餘矣始則稱

首舉義兵終則甘心爲降虜其爲計也不亦危乎又不能委質爲臣竭誠事上竟爲叛者終是狂夫不取伯當之言遂及桃林之禍或以項羽擬之文武器度則有餘剛勇果斷則不及楊素既知密之才幹合爲王之爪牙委之凝兒卒爲謀主覆族之禍其宜也哉

李密贊　歐陽脩

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霸天下密連兵數十百戰不能取東都始玄感亂密首勸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然禮賢得士乃田橫徒與賢陳涉遠矣噫使密不爲叛其才雄亦不可容於世云

李密　范祖禹

宣文公譎而不正孔子譏之當是時李密方圍洛邑高祖乘虛席捲入關密進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聚兵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然則高祖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侮及其自欲爲盟主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行詐哉且舉義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爲名也臣以爲此非太宗劉文靜之謀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懼之計得已而不已者也

李密　尹起莘

論者謂密似項羽先儒固已辨之矣羽雖剽悍猾賊然志在滅秦無復回貳密起兵不久乃與東都迭爲勝負其非羽比

明甚且密前所移檄州郡數煬十罪至是乃反降隋何哉密之進退無所據矣其敗宜也

評　數密降隋自非豪傑舉動信不足比項羽

劉文靜裴寂　歐陽脩

雁龍之翔雲霧滃然而從震風薄怒萬空不約而號物有自然相動耳觀二子非有踔越之姿當高祖受命赫然翔見於世故能成其功或從天之王去文靜數履軍陷陣以才自進而寂專用私昵顯外者易乘邇者難昵故文靜先被罪以誅寂後坐妖言斥誅與夫蕭何曹參異矣

劉文靜裴寂

自古佐命之臣皆無心於舊君故志士仁人嘗恥之若裴寂劉文靜之迹固不在別白然二子皆首爲謀主倡難起義及高祖登極而裴寂賞賜無極恩寵至厚爵位至重雖有罪惡之迹皆原而不問文靜出入征伐歲不寧止頗遇既以不厚爵位復又不崇以妾告厭勝之事而遽加殺戮太宗極力營救而不得免復籍没其家且雨露之澤不私萬物仁義之主不枉一人而以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古人所戒不知高祖之意於二子厚薄何其殊也豈非以裴寂始以隋之宮人私侍高祖之際文靜嘗以此脇寂故高祖恨之不然何寂之功恭智識皆不逮文靜而高祖遇之獨厚耶以此窺高祖之心是甚裴寂私昵之愛而恨文靜形之於言故讐之酷也噫嗜欲好惡移人之性有如是哉

評　推高祖厚裴寂之故可謂頂門上一鍼矣

王世充竇建德　歐陽脩

煬帝失德天醜其爲生人纇毒群盗乘之如蝟毛而奮其劇者若李密因黎陽蕭銑始江陵竇建德連河北王世充舉東都皆磨牙搖毒以相噬齧其間亦假仁義禮賢才因之擅王僭帝所謂盗亦有道者本夫孽氣腥焰所以忘隋觸唐明德折北不支禍極凶殫乃就殄夷宜哉

竇建德　張唐英

建德陷黎陽虜皇妹同安公主及淮安王神通大將軍李世勣世勣乃逃歸國或勸誅世勣之父建德曰世勣本唐臣逃還本朝忠臣也其父何罪又舍公主神通於別館以客禮而厚之生令歸國建德之於神通世勣可謂厚恩矣於唐可謂有禮矣及兵敗俘歸斬於長安世勣等無一言以救建德之死於建德真負恩哉或曰建德抗拒王師外爲世光之援若赦而不誅何以懲天下之惡曰誅之宜也然當此之時群盗擾攘蜂結蟻聚凡得忠良之士率皆屠戮無有存者建德乃厚禮公主神通又不誅世勣之父乃姦雄之中仁人也世勣若念其父嘗拘於建德而空保首領誠出一言救之設使朝廷不從亦足以報彼不殺父之恩全於忠孝是非仁人之心哉朝廷既不原情而定罪世勣等又不能出力以一援其後劉黒闥之徒以誅建德爲戒連衡復叛擁衆不降八月之中盡復建德故地兵連禍結者復數年此由失於斬建德而致耳故曰鸞鳳之鳥雖安而黷武之衆易動刑人之際可不慎乎

建成　孫之翰宋

王者在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係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至世固爲常法若夫大公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况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爲人臣乎建成自義舉

以來無一事可稱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泰王以常禮爲讓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兄受命之初天下未定何及没於立太子也善哉宰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建成　　范祖禹

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見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爲職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泰王則儲位安矣泰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爲太伯不亦善乎且建成既爲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

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爲建成謀猶如此况庸人乎

建成　　范祖禹

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臣竊以爲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象不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己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爲使建成爲太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爲子不孝爲弟不悌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評　前論建成當爲太伯之讓此論世民不當爲周公之誅其罪各有攸當

建成　　尹起莘

唐三百年之基業肇於秦王其當有天下無疑也高祖於是時盍召建成明諭以基業所由興之故俾其明白推讓則建成有讓國之美世民無推刃之慚萬一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遐阻之地世民苦遜則贊以至誠察其由衷之言表裏面背始終無間然後定儲貳之位則父子之道得兄弟之好終君臣之分建而國家安於磐石借乎計不出此厥後骨肉相殘爲古今之大惡悲夫

評　當世須是如此惜高祖慮不能及也

十八學士

王應選

瀛州之說遠矣自古及今莫不侈之以為美談彼其十洲三島之勝金馬玉堂之榮吾無暇論獨惟夫太宗所以創茲選者為未盡也成周之法諸侯歲貢士于天子以當特棫樸菁莪之盛豈假一介之外臣以為重哉則以握其權焉而已周道既衰諸侯放恣於是天下游說之士皷橐而交於諸侯故齊宣稷下之會泉然首稱眾園之盛暨其故智談者率以為口實而不知長天下私交之習不可復禁蓋至於淮南之流藏命作奸植黨以抗君父而禍斯烈矣嗚呼曾以太宗之賢而亦為此乎夫十八

學士者固皆一時之名流傑士當代所擬為瑞麟威鳳者太宗以一藩王而羅致之幕下迹其所以周旋帷幄分直侍從之典固不可謂無禮賢下士之誠也然而非太宗之所宜為也彼其時有高祖在焉則是諸名流者高祖之臣也秦王惡得而臣之鸞臺鳳閣蓋唐之所設以待文學之士者是諸名流之所宜居也天策府惡得而畜之天子左右之臣未有以令德聞于天下者東宮妙選自王魏而外無聞也一孽子惡得而壅之故瀛洲之選當時以為下賢之盛事後世以為用賢之後談而不知自君子觀之則太宗者私其賢于已而蔽其賢于上者也原太宗之心豈真有意於横經論道脩齒冑之禮而希帝王之節乎蓋

當是時建成元吉之隙已成而角立之勢起故收召益賢自為羽翼以待他日之變耳蓋陰為羊勝公孫詭之計而陽襲穆生之酒醴內寓膠東吳濞之逆志而外為河間之好文蓋自魏晉齊梁以來祖斯術者多矣而後之君子眩于史氏之文而迷事理之實獨以為太宗之盛舉非所謂通論也昔曹植收召名流自相標榜卒以中魏文之忌而成箕豆之釁呂种私交藩王不顧馬援之戒卒以觸明帝之怒而貽赤族之慘嗚呼惟高祖之闇于明帝而建成之弱于魏文耳不然則瀛洲者是禍之招也故成而為太宗不成而為曹植幸而為十八人不幸而為呂种其事等耳惡足以言得士自十八人之見用而太宗之謀益決

與所與日夜聚謀分漏直宿者無非傾嫡代宗之計卒未能有以父子兄弟之義一為太宗忠言者馴至臨湖之變推刃同氣震驚君父而太宗遂為萬世之罪人人徒謂有唐家不洗之垢而不知瀛洲之選寔為之祟也然則太宗者高祖之罪人而十八人者又太宗之罪人也豈惟是而已自太宗以瀛洲之黨創之於前而一代風聲沿為故事武韋之亂以宋鄭太平之亂以岑蕭叔文之亂以八司馬牛李之禍以十六子馴至崔胤之引全忠昭[illegible]之於鳳岐盧攜之于高駢蓋皆以天子禁近之臣甘心于背公死黨之行自底戮辱而不知悔者豈非天策之遺孽固當時後世之所習而安焉者與吾於十八人奚責也

太宗　蘇轍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爲戮不絶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夫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禜孔子

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爲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克乎貞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滅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於隋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爲之原其意亦欲夸當時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既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疑不能决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秘讖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既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絶李氏若殺之立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脩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嘗事李密及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爲可用疾革謂高宗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絶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他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爲不可今止

矣勣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夫之俠也以死徇人不以爲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勣不知也而帝以爲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勣信賢托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也何至父逐之子役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既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安且治而幾至於絶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評　太宗不知道故親征高麗輕易太子與託孤非人故有武氏之禍惜哉

太宗　　歐陽脩

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
興之業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號稱三宗武王有
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
書所載時有闕畧然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傳七十餘君其卓然
著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
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
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
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
於遠此中才庸主之所常爲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
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嘆息於斯焉

太宗　　鄭榮陽 宋

太宗假仁者也何以知其然也四至五覆罪至三訊除斷趾禁
鞭背然一旦乘怒遽斬張蘊古等慤盧南平首開文館樂奏破
陣則曰朕終以文德綏海內然志伐高麗死猶不忘陳師合
拔士論意輕房杜則斥之巔表然聽褚遂良誣似之譖而誅劉
洎親平建成元吉之難可以鑒矣而能疑承乾幾危嗣位知謹
刑矣而復濫殺知尚文矣而復黷武知任賢矣而復信讒知斷
恩矣而後牽愛故曰太宗假仁者也

太宗　　謝鐸 明

君子於天下事惟其可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否則志
有不至於大壞而極敝者也唐高祖之取天下大抵皆太宗之
謀而高祖嘗謂之曰事成當以汝爲太子旣而將佐皆以爲請高
祖亦固欲立之矣太宗乃固辭以止於乎不有泰伯之心亦焉
用是爲哉昔王季愛太王之傳國也詩人美之曰帝度其心曰
貊其德音曰載錫之光未嘗有毀辭焉使太宗不爲虞讓之美
以成高祖之初志則其骨肉之間必不若是之大壞極敝而不
可救者昔人責太宗以子臧之節予亦惜太宗不知王季之義
而過爲好名以自速其罪戾也於乎君子於天下事亦維其可
久不變而以吾心之安者行之又烏用是爲哉

評　讓無叔齊之心受有王季之美太宗兩失之矣

房玄齡杜如晦　　歐陽脩

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群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
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
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明眾相矣然求所以致之之跡殆
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
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
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會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
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謨謀
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

蕭曹之勳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賛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己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耶

王珪魏徵　范祖禹

齊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爲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而得以之爲君今建成爲太子且兄也秦王爲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爲東宮之臣則建

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爲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爲讐暮以爲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王珪魏徵　尹起莘

家無二主國無二王君以委質事君言之則王魏委質事高祖者也非事太子也君以食人之祿言之則王魏食高祖者也非食太子之祿者也王魏委質事高祖食太祖之祿高祖使之佐太子故夫爲王魏者於建成未敗之前知其不可輔則當引身

而去於建成既敗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自請其不能正救之罪或高祖赦之更事新君則亦惟上所命可也然則王魏非惟不能讐太宗亦不當讐太宗其失在於不能請命而已斯事係臣節之大節不得不辨

許高祖使佐建成則高祖君也建成非君也此可爲王魏釋辯

魏徵　舊唐書　劉昫

嘗諳漢史劉更生傳見其上書論王氏擅權恐移運祚漢成不悟更生徘徊伊鬱極言而不傾禍患何匡益忠盡也如此當更生時諫者甚多知谷永揚與之上言圖爲奸利與賊臣爲鄉導

梅福王吉之言雖近古道未切事情則納諫任賢詎宜容易臣嘗閱魏公故事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連類皆前代諍臣之不至者其實根於道義發爲律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幸中不移親族外不爲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忠所載章疏四篇可爲萬世王者法雖漢之劉向魏之徐邈晉之山濤宋之謝朏才則才矣比文貞之雅道不有遺行乎前代諍臣一人而已

世不重王珪魏徵　王[illegible]

王魏之罪大矣而不在於死與否也夫唐之有天下雖爲之元高祖實太宗有之也建成元吉又非有功可稱者也况太宗

一人之力也夫太宗是舉豈真有畏天命悲人窮之心哉亦乘時之可利而利之已耳彼其櫛風沐雨出萬死一生以經營乎天下大業甫定而持以效之傲很之狂兄此周武王漢高帝之所不爲也而可以是責太宗耶王魏於斯時職爲宮僚宜旦夕沃太子以孝弟而開陳天命人心之所在果力能回建成之心則使之退處藩服而請世民爲天子不能則合建成而去之未爲失也知不出此而惟拳拳以蚤殺秦王爲事吁珪徵之心亦悖矣世豈有殺弟而奪之功而可長立天地間者耶太宗誠死則高祖建成寧能晏然坐享唐之富貴否耶此其爲計甚疎而害理傷教則已甚矣惟其知此建成元吉同惡相濟說毀百端

夫彼有忌我之形則我有疑彼之意此固中人之所不免也故以義而論則太宗可以無天下不可以無兄以情而論則太宗之無兄乃王魏之交構其間而激其勢之至此也然則唐之禍非王魏爲之而誰乎使王魏而誠勸建成以孝弟而彼之堅僻終不可化也則高祖在上事建成可也事太宗亦可也而安在其必死也惟不道之以孝弟而徒啟其殘賊之心則雖臨難不避視死如歸君子終不以一朝之節而盖其亂唐之愆也况又不能死乎故曰王魏之罪大矣而不在于死與否也雖然高祖亦不得而辭其責也夫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萬古之通義也唐之天下非秦王之天下乎而淵乃持狐疑不斷之心爲含糊苟且之計建成元吉請殺世民則聽之世民告二子淫亂不法則聽之身爲君父而不能別白諸子之功罪視三子若勍敵然而不敢置可否其間恣其胥戕胥賊而天下大器仍以屠戮勝者爲定則是除暴救民之功不足以享天下之利而卒踐天子位者乃鋤誅同氣之力也嗚呼唐室敗倫之旣倡於王魏而成於高祖欲後世子孫世守禮法難矣無怪一再傳而有承乾魏泰之變也悲夫

評　太宗有功當立王魏乃勸建成除秦王悖矣高祖不敢置可否於三子釀成蹀血之禍是真高祖之罪也

王魏論

邵寶

或問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爲害於義然歟曰不然王魏之於建成非君臣也何死難之有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王魏承高祖之命而爲建成之輔建成固不得而臣也王魏何從而爲之死哉曰其事太宗可乎曰不可王魏義當死者也何也以建成之難雖不當死以高祖之命則不可不死也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受君命而輔太子其爲制也孰重安危榮辱死生以之今有人焉殺其所輔而奪之位而恝然莫之省則何以復君命矣且太宗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是有無君無親之心比於篡弒特一間

耳在春秋之法所謂人人得而誅之者况為其輔者乎王魏於此盡力致討死而後已焉可也故王魏雖不當死建成之難而不可不死於高祖之命也如之何其事太宗也曰死建成則死死高祖則死死有異乎曰死非異處死為異均一死也此是彼非義則然耳故王魏之不能死固天理人心之所不與也然以建成而責其君臣之義則彼猶得以辭其責以高祖之命責之九泉可作吾知其首喙不能為辭矣曰然則尹起莘之論亦無不可曰由尹氏之論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迹於世也烏乎可

評　王魏不當為建成死當為高祖死論極有理

魏徵　白樂天

或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以速合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賢人之事業至大也漸行之可以枉尺而直尋也易以為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容釋也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既來聖賢不退而讓蓋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先之則不啻乎事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啓沃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變理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雖行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尺矣近者卒相道不行化不成事業不光明率由乎有志於漸矣請以近事明之愚嘗聞太宗顧謂群臣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能勝殘去殺當今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魏文貞曰不然夫亂後易理猶饑人易食也若盛德施化人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納其言時封德彝輩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後人漸澆訛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說必亂國家於是太宗卒從徵言力行不倦三數年間天下大安戎狄內附太宗曰惜哉不使德彝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致於漸之明效也

評　魏徵在勉強力行封倫在優游卒崩速之與漸其意夠

別

魏徵　歐陽脩

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沒未幾猜譖遽行如徵之諫畧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之際未嘗不反覆為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污嶢嶢者難全自古所嘆云唐柳芳稱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諒哉蹇蹇之論議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與

魏徵論　崔銑

崔子曰語曰有一言而喪邦者其魏玄成之語乎自漢之亡也戕于董卓列為三國殲于五胡剗于篡奪分為南北竭于奢隋中間民命邦倫泯乎碎矣唐秦王以神武之畧寬聰明之資五

年而天下定東氛消徵輸建成乃日以殺秦王爲事果遂此謀
則彼建成元吉之昏佚必不足以荷大柰宿譽悍將並起亡唐
生民之難伊始論者曰王魏事太宗猶管仲於桓公先罪後功
殆不其然夫齊襄不道子糾小白皆庶公子無君國之分其傅
輔之爲旅避害襄公被弒齊臣遠慮協與情而迎桓公夫定亂
以賢勿以次受立以衆勿以嘗變之正也建成則命太子也固
退雖然論徵者命其喪邦之大而旹言其肇譽之細何居秦王斯
世之寄亦豈可坐視宗社之戕哉但玄武之舉遂斁綱常惜乎
其無諸也嗟乎知莫大乎擇主忠莫大乎盡國義莫先於居身
欲也知建成之亡可輔而早去之復佐太宗可也拳拳然思安

庸儲之位然殺秦王討里閭之外忠言長策無聞焉或曰徵負
伯王之器欲輔建成有爲而以王猛自處也不識建成其符堅
乎益彰其闇也已

魏徵論

王世貞 明

自程叔子之以爲玄成之事唐太宗與管仲異而紫陽因之曰
管仲有功而無罪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叔子又曰管仲知非
而反正聖人取其反正也愚以爲此皆不熟於史之過也按左
史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杜預註小白僖公
庶子至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預註曰子糾小白庶
兄也太史公世家襄公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奔
莒小白母衛女也然則糾與小白俱僖公之庶子而糾爲兄何
以不當有齊管仲何以稱知非而反正也且身傅子糾與小白
戰以親弟不勝而死之何辭也夫子以攘夷尊周之功大而不
責其死曰仲傅也猶可以無死至玄成之爲隱太子宮臣則不
然高帝命之也當是時可以遷而爲他官或下移而爲秦齊之
國屬旦而事太子夕而去之非委質從一者比也始玄成之與
隱太子謀也不過以秦王勛逼有奪嫡勢勸其立功以身安而
已玄武門之蹀血玄成固未嘗身與其事若仲之射鉤也秦王
正東宮而以高帝之命召玄成玄成可以無死矣然則管仲之
於玄成俱不得言無功也仲爲上公玄成次之亦不得言無罪也

玄成爲小仲甚之雖然玄成嘗從李密歸唐而爲秘書丞已使
黎陽陷竇建德遂爲建德之中書舍人矣而獨責其死建成何
也故吾所以輕玄成於管仲者以事論不以人論

評　管仲魏徵功罪可爲萬古宗案

魏徵

邵寶 明

君子之事君也以其身許其君而已矣無自便之道也徵之在
太宗朝其正言讜論無慮數十餘萬言史氏稱爲三代遺直卒
得銘勳金石繪形凌煙人臣之盛孰若要不免有自便之心者
而不覺其盡露于頰爲良臣毋爲忠臣之一言也何也夫徵之
初則隱太子之幕賓也方高祖之託太子于徵將不有如奚齊

之許荀智諸許息之對獻公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
繼之徵在當時豈無一語許高祖者玄武之變儲君殪焉雖馮
立以一騎軍之微且嘆曰生賴其寵死不共難何以見士大夫
也而徵則括然當之今日為東宮之洗馬明日為西宮之諫議
矣夫荀息以其身許奚齊而卒從奚齊之死而魏徵以其身許
建成而卒逃建成之難徵果何心哉嗚呼此固其願為良臣之
心也自徵之心推之惟其願為太宗之良臣所以不願為建成
之忠臣自君子之論正之惟其不得為建成之忠臣所以不得
為太宗之良臣嗚呼以臣許君之義徵獨未之思乎苟得起徵
於九原吾當以是問之

評 高祖未必以建成託魏徵魏徵則當以忠臣事太子忠
者諫而已矣不諫而謀殺太宗非忠也非必死也

以魏徵為太子太師 鄧以讚 明

唐太宗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以駁奪適矣褚遂良言
之乃以魏徵師太子以為示太子重也君子曰太宗此舉果足
以重承乾耶抑乃所以輕之耶謂其輕之則舉朝廷之股肱為
儲副之羽翼尊儲副猶尊朝廷也不可謂輕矣謂其重之則吾
嘗反覆乎先朝之遺事究竟乎玄成之平昔而未見其足以重
太子也何則今日自觀之魏徵即前日武德之魏徵也今日東
宮之承乾猶前日東宮之建成也而今日承乾之太師即前日
建成之洗馬也太宗即忘曩昔之事乎一時崔棨之才動稱王
魏而其所為教太子者不過巧結嬪妃排陷同氣而已矣不聞
有藥石之規也臨湖之變元良授首馮立一騎士之微猶然死
難而徵則恬無愧容也召之來則來官之諫議則諫議視建成
之死如犬馬耳古所謂死綏死制者固然耶太宗何取而用之
也昔人有言武帝使江充傳太子而忘其敗趙之事予亦曰太
宗使魏徵傅太子而忘其敗建成之事何其智之昏也蓋太宗
之心牽于兩愛而介于奪適不奪適之間故其所以處二子者
往往大繆其于承乾也非不擇正人以輔之然庫物惟其所用
而莫之會也教者也宮室惟其所治而莫之節也教偕也鄭衛

惟其所好宦官惟其所寵而莫之禁也刺客惟其所養而莫之戒惟
其所見而莫之詰也教亂也乃至刺志寧朴玄素而上若不聞
焉即高祖之于建成未嘗縱使若此也此雖有百太師為之重
不能固其監撫之位矣其于泰也非不擇正人以輔之然制三
公見王而降乘是欲賜泰王驕踰意也命泰招賓客倚括地志
是令泰府設弘文館置瀛洲學士意也一則曰我若縱泰豈不
能屈辱公等一則曰倘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為若主乎嗚呼
斯何言也豈非明教以覬覦窺伺哉即高之于元吉未嘗縱使
若此也此雖有百太師為承乾重不能禦泰傾危之胥矣況今
之所以重承乾者即昔之所以敗建成者乎太宗之以徵示承

乾也若將曰徵不難正朕何難太子如世祖之用張猆乎吾恐
承乾見之而懼曰上以我爲隱太子耶胡然以彼之洗馬爲我
之太師也吾知不免于蹀血之禍矣太宗之以徵示泰也若將
曰彼輔之羽翮已成如高祖之語戚姬乎吾恐泰聞之而喜曰
上以輔建成者而輔承乾明示彼之不終矣而果誰當繼上者
自太師之命下而承乾之心益以懼泰之心益以喜泰之謀兄
也益以急承乾之謀父也亦益以急釁積乎庭闈變生于骨肉
則此命實有以速之也爲在其爲重承乾耶太宗而欲重承乾
者必若何人而後可以望則玄齡乎以親則無忌乎然此兩公
者徒能重承乾之勢亦不能敗承乾之德徒能弭泰之窺伺于

一時亦不能弭天下之怨怒于後日其去徵几何雖然堯舜之
聖不能使其子不朱均堯舜惟能通其變以與賢而已矣承乾
之不肖奚翅朱均遂良迂儒也不憂其傾覆社稷而徒憂太子
不閑乎吾終不以神堯之天下畀不肖以基他日無窮之禍吾
諸王無定分太宗而知大計者必將密諭之曰東宮失德御獨
獨未得夫代之者耳于是虛心一意潛窺默察誰其爲懦弱也
者誰其爲英果也者誰其爲窺伺也者誰其爲沖挹也者知之
既明見之既熟一朝而易置焉大事定矣胡爲摸稜不決坐撫
禍釁而令後日紛紛之至此也繇其心牽于兩介乎樹與湯之
間故當遂良之請設無可否徒曰吾爲一太師以重之耳不知

今日之諫議即爲昔日之洗馬其爲洗馬精明剛鋭之氣未衰
猶然無所建明也猶然無所規正也猶然無所調護也太子存
則預其榮太子亡則辭其辱如是而已矣豈其既老之年支離
困頓而顧能差強人意耶徵之聞命而辭也亦自諒其不能耶
抑亦以隱太子之故而歉于中耶辭之不得則唯唯而無一談
慇慇以卒年歲太宗曰卧護徵亦曰卧護其視承乾之缺失若
夫越人之視肥瘠耳承乾之廢也徵已死矣使其尚在不將又
轉而爲新儲之太師耶噫太宗惟牽于愛泰也故其寵過承乾
又牽于愛承乾也故欲廢而猶不廢憧憧往来莫適爲主太師
之命聊以杜遂良之口耳遂良而明其計者當進曰陛下以徵

重太子也亦不念六月四日之事乎臣恐太子聞之且驚且疑
以爲上欲建成我也而諸王中有思爲陛下之所爲者也柰何
陛下果欲易太子則明詔群臣而易之如無意也明分土而封
諸侯毋聚京師以希他望太宗未必不悟也惜乎念不及此而
聽以一魏徵爲太子師將欲重之適以輕之俾承乾益懼而謀
父泰益驕而謀兄旋至禍亂之紛紛也惜乎太宗之失計而遂
良亦無以正之也嗟乎此勿論已吾獨怪世之人猥云王魏不
知徵非珪比也由前言之建成之死也珪流嶲州久矣不與難
也其流也以高祖其復也以高祖誼與故太子絶矣徽倘耳而
目之者今日爲東宮之洗馬明日爲西宮之諫議忍乎不忍乎

珪當生徵當死一也由後言之珪能抗師禮于魏王逆折其驕而不敢肆未聞徵所以臣事承乾者珪有生氣徵如死胥二也徵其大節若此而高祖太宗且不知人始終以輔導太子嗚呼以創業之朝再世而前星再隕也有以夫

李靖李勣　　歐陽脩

唐出其名將曰英衛擢皆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闔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勣之節見于黎陽故太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為也至以老成輔少主會房帷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是聽勣乃私己畏禍從而導之武氏奮而唐之族偽幾殲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義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傳着怪詭禨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李靖　　孫之翰

天子善任人而能主威柄則大臣不驕不驕則中外自肅太宗以北谷渾拒命一日謂侍臣曰欲李靖為帥討之靖功名之大為當世勳臣方以老病家居聞其言亟見執政請行天子使大臣如是功名不逮於靖筋力未衰於靖者敢驕慢乎人臣不敢驕慢則各盡其才節人臣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天子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評　觀李靖之克盡臣節作太宗之能鼓舞英雄也

李勣

太宗以李勣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不可以託孤幼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當任而勿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也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黥彭之徒詭詐之術也五霸之所不為也豈堯舜視賢之道乎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評　太宗此舉似巧而拙觀勣輔高宗則勣亦不可使矣

李勣　　范祖禹

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李勣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尊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為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為忠託以孤幼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評　以博禍罪李勣勣復何辭

李勣　　范祖禹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君子如欲[illegible]
及其子孫世守其門戶則莫若積善以遺之而已矣房杜事君
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
言而廢母后立孽女殺忠臣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至於子
孫率群不逞以起兵以興復爲辭而希覬非望之福戮及父祖
剖棺暴屍豈非餘殃哉而勣之將死乃以房杜爲戒可謂不能
省己者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絕也而有志氣
不倫交游非類者遽使殺之殘忍無親何異於禽獸哉非所以
爲訓也

評　李勣廢立宜有餘殃勣將何以自解哉

屈突通尉遲敬德張公謹　歐陽脩

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爲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兩君而無
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
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投機之會間不容髮公謹所以抵
龜而決也

尉遲敬德　馮琦

秦王不疑敬德人皆曰太宗知敬德之賢不疑而用之也吾以
爲太宗未必賢之而不疑也時當創業之始欲藉以爲收天下
之術昔晉陽起兵之時江都傳檄之後秦王之臣自文靖裴寂
而下無幾也李密之驕建德之橫蕭銑世充之傑分途而並驅

當時之勢如此所恃以託腹心之士不可一日無矣敬德既降
而復疑之既疑而復去之是當開創之初而爲失人心之首也
帝業之不敗者幾希此太宗之所不爲也雖然取天下者不有
所抑則不能有所伸不有所操則不能有所縱敬德之囚非太
宗之心也使敬德而不囚未必爲太宗之利也夫驍雄者有難
御之氣歸附者有德我之心愛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未有爲我
用者信推于既疑之後恩加於既囚之餘太宗之爲此非徒有
以懷其心亦所以消其慢也抑之自我伸之自我操之自我縱
之自我而彼皆不得而知焉敬德之賢不可謂不悍者使其初
不少抑之則道宗之爭不待形于天下既定之後而難使之患
未必不見于天下未定之時也噫黥布以九江歸高帝之所悅
也猶以踞傲辱之況以降附之將而可遽寵以驕也噫此高帝
之所以爲智而太宗蓋識此矣

劉洎　歐陽脩

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
安危以言掩其衆爲媢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
於所憤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其下哉古人以言爲戒可不
慎與

劉洎　胡寅

太宗殺洎甚遽大臣亦不聞有諫者何也太宗盛意伐高麗控

屈而歸熄怒之氣無所發濺正爾旰疾而諸者觸其諱忌是故雷霆震擊不復思惟也故人主必以禮義養其心志使氣合太和則喜無過差怒無暴悖矣

評　以慚怒殺劉洎信然

師旦黜浮薄　　顧允成　明

三代而下天下之治所以不古若者何也曰用人之不古也用人之不古何也録其華而畧其實也畧其實則君子無以自別於小人録其華則小人得以借君子之跡而惑我故幸則君子與小人雜然而並進不幸則所得者皆小人而已宜其致治之效踳駁不純而與古不相似也有人焉知夫實之爲重而華之爲輕也則善之乎曰善昔唐太宗時王公瑾張昌齡以文藝於天下王師旦特黜之太宗怪而問其故則曰吾將以是戒天下之浮薄者其庶幾歟曰幾矣惜乎師旦之未覩其本也本之說何也夫辦天下之事者才也用天下之才者非才也德也才欲洪德欲細才欲高德欲卑才欲疏德欲密才欲圓德欲方才至而德不至於是有粗心躁氣以潰其隄有淺衷薄度以促其用有佞容倖色以隳其成是孟氏之所謂盆成括也皋夔伊周之徒無論已即如周丞相霍博陸郭汾陽皆販兒武卒跡其稚魯木鈍曾不足以當今之奔走下吏而往往能爲國家持大危定大難功業炳耀有後世材臣畧士所不敢望者何則其誠心純

質足以對於天下也故夫德爲重而才爲輕德者本也先王之世其教人也以六德以六行其取之也以選舉其也智仁聖義忠和人也則書之其也孝友睦婣任恤人也則書之其也有德行有道藝人也則書之書之乎鄉而貢之乎天府則爵之禄之當是時天下之人莫不爭自砥礪以求當乎上之所使而無逮成倖進之人下而至於牧夫將女山農野士亦忠信謹樸可弦可歌而上之人竟得賴其實用收得人之効故夫取人以德者取人之本也後之治天下者曰是不然是可以施之於古而不可以施之於今今之人心非古之人心也吾取人於行則天下將飾其行以應之高者退而逃名以邀我卑者進而買名以亂我我欲一一而核之則勢有所不能我欲一一而置之不録則又有所不可於是更其法而立其所謂法問其所謂法則如設科射策如明經如進士如制舉制科之類是也嗟乎取人於行誠不可謂盡無損矣顧四海之大九州之廣亦安賴此無用之虛文爲哉吾聞言完而行虧聖人之所耻也言僞而行奸聖人之所辟也今也上之所以爵人禄人下之所以用於上而爵禄其身者一切而出於言則天下何爲而不從故賢人君子亦不過隨其才之所近以就功名於一時而不知有誠意正心之事其鄙夫小人則惟務習爲俳優之語以倖旦夕之富貴而尚安計其他是故論學者莫不談天人稱性命而不自慚其無能踐

禮樂刑者豈不嘉禮樂刑名而不自顧其中之無有議古者去
不尊三皇慕五帝宗周孔管晏而降率置聚辭而曾不自恥其
躬之所爲或市井之所不齒其在上者亦安然而用之而一無
所問暨其醜跡彰聞從而黜之則晩矣嗟乎聖人之所恥者後
之人所爲日夜殫心竭慮以求其工者也聖人之所必誅而無
赦者後之人所爲捐之以爵而不嫌豊之以祿而不吝付之以
社稷人民而不惜者也然則天下之趨於浮薄夫豈獨下之過
而亦上有以教之也教之爲浮而望其不趨於浮教之爲薄而
望其不趨於薄是謂却行而求前教之爲浮而欲禁其趨於浮
教之爲薄而欲禁其趨於薄是謂益薪而止沸故師旦之黜公

瑾昌齡君子與之而不盡與者以爲未覩其本也人有曰上者
下之倡也上尚行則下尚行而篤實之風行矣上尚言則下尚
言而浮薄之風行矣此理固然不可改也今公瑾之浮薄師旦
能知之能黜之而天下之爲公瑾者不少也昌齡之浮薄師旦
能知之能黜之而天下之爲昌齡者不少也其能人人而知人
人而黜乎苟不能人人而知人人而黜則勸者彼而懲者監矣
且師旦之黜二人也不過黜其文耳稍令天下浮薄之徒相率
而飾爲論篤以欺我也我寧有以却之乎豈惟天下即公瑾昌
齡者亦一旦飾爲論篤以從我也我寧有以却之乎苟無以却
之是使天下知言之浮薄之爲非而不知行之浮薄之爲非也

是使浮薄其言者黜而浮薄其行者未必黜也夫天下知言之
浮薄之爲非而不知行之浮薄之爲非則奚補於天下黜浮薄
其言之人而進浮薄其行之人則又奚補於天下故吾以爲師
旦者無意於黜浮薄則亦已耳有如黜之則無若移之於行有
如移之於行則先王取士之法在也奈何僅僅黜二人以塞其
責已也且夫太宗天下之賢君也聽行仁義之一言可謂有三
帝四王之意其所措置可謂有三帝四王之遺行之未歲至於
斗米而十錢民不豢户旅不拾遺蓋得王道之粗而其効如此
設舉吾之所謂本者語之則太宗將必躍然以吾設太宗喜其
言而行之於天下則必可以變天下之風俗易天下之人心齊

天下之道德治效純白比於隆古矣奈何僅僅黜二人以塞其
責已也或曰師旦之爲此也所以規太宗耳太宗以英明定天
下而精意於文顏不能與天下進而之古如所作晉淵明之贊
機雲之贊王逸少之贊無異徘言優語是浮薄之魁也以故群
臣和之天下效之紅紫之衣鄭衛之音往往家服而人聽然則
師旦之黜二人乃周公撻伯禽之意其所謂後生勸慕亂陛下
風雅者乃以陰規太宗耳夫規太宗者正其本也吾又有以責
之天下以君爲本君以心爲本是故君子之事君也格其心人
而適政而議猶其末也而況屑屑於文辭之間乎故吾以爲師
旦之意不出於規太宗也則亦已耳有如規之則無若移之於

亦有如杼之於木則先王取士之法在也柰何僅僅數二人
塞其責也也昔孔子之告君也以九經孟子之告君也遠則稱
堯舜近則稱湯武彼人不言仁義則譏其不恭此事君之法也
嗟乎浮薄之習入人深矣有如師旦可不曰賢矣哉治以事君
之法則吾謂之齊人

李君羨　王元之

正觀中太白頻晝見太史曰女主昌又謠言曰當有女主武王
者太宗深惡之時李君羨已封武連郡公又爲左武衛將軍在
玄武門上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稱五娘以其
封邑皆有武字乃各合女子之讖愕然忌之卒以謀反下詔誅
焉噫太宗以聖文神武駕馭英雄以勝推于人故人不疑矣賞
罰當于人故人不怨矣至於進功臣而黜宗室亦一代之真主
也且昔侯君集之叛也太宗自按之洎得其狀復謂群臣曰往
者國家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置之于法吾將乞其性命公
卿其許我乎太宗厚君集而薄君羨耶蓋天文緣于上人謠騰
于下雖聖人不能不疑懼矣而脩德可也疑而行誅則有陷于
非罪者必矣然君羨死天之命不足逭也洎武氏復出則太宗
之德得無累乎故書曰疑謀勿成爲是也僕讀書至是嘆君羨
之罹罪無辜而晃恭惜文皇之用刑誅而不中因論以志之亦
以墜君誅之戒

人物評

論封倫裴矩宇文士及　歐陽脩

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其智反以佐唐何哉惟姦人多才能
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晝則伏自如得夜乃爲之祥若倫
僞行匿情死乃暴聞免兩觀之誅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佞爲游
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不惑於佞難哉

評　三人真佞人也太宗知之而不遠之何哉

姚思廉　歐陽脩

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英豪與北方鼓行入關衆京師轟若震霆
思廉以諸生侍孱主奮然陳大義挫虓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
褫駭自却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
其何以抗之哉宜太宗之尊表云

蘇世長韋雲起孫伏伽張玄素　歐陽脩

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敝數內讜言而世長等伉然獻忠時主方
褒寵藉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
後者視前人之爲猶以鯁論期榮故時時道所諫爲所厭苦非
言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
之惡根著于心而歸責玄素其何救哉此士亶辭不能傳太子
諫矣

馬周　歐陽脩

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

習爲章者非□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氣象嚴釣渭亦何以異哉夫帝鋭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間不服泰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吳王恪　張唐英

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魏王泰褚遂良諫之以爲不可因召長孫無忌房喬李勣等曰我三子一弟如此我心無聊賴因投于牀抽佩刀欲刺無忌等爭前抱持奪其刀問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斬之既而又悔欲立吳王恪無忌切爭而止無忌等慮恪爲患因房遺愛謀叛而誣殺之

嗟乎太宗之立儲副不足爲後世法也且立太子者非私於己之子也爲天下國家之大本也既以承乾不軌而誅之則宜察諸子之賢不肖擇其有君人之德者立之不然則立嫡以長以絶爭奪之禍此三代之有道而行也柰何輕天下神器之重以一時之忿引刀自刺使顧命大臣奉詔於惶恐之際不暇議立嫡立賢之計此豈保家安國之道哉既立高宗而復欲立吳立恪卒使以猜疑而被羅織之罪皆太宗失於獨斷而致之也噫

人物論二十一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二卷

莆田　鄭賢　克直　輯

高宗　歐陽修

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烕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時幽王雖在而太子宜臼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烕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烕者甚疾之之辭也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烕絕其為惡豈一褒姒之比耶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昏童高宗溺愛衽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可不慎哉

高宗　范祖禹　宋

高宗即位之初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察道裕希旨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觀胡人𨓲戲而知所好之不可不慎卒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哉不數年而悖謬昏惑忠臣不可諫骨肉不相保雖享國日久卒成武氏之簒何哉初親賢後用佞也書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況高宗乎

評　始治而終亂由于親賢用佞知本之論

高宗　謝鐸　明

天下之機不在此則在彼故智者慎焉方其機之未發也彼猶有所忌而不敢遂發而彼得以制之鮮有不及於禍者此高貴鄉公之所以見弒於司馬昭而竇武陳蕃之所以見殺於王甫曹節也而況宮闈之間變在肘腋機不容髮我伏之而我發之然則高宗之不死於武氏亦幸也已且武氏擅高宗生殺之權而用之豈不意其有不平之忿而懼其機之或發也及其既發而高宗黔驢之技止於是乎是何止君不密則失臣也哉殺儀則弒高宗之本也然而殺后殺妃殺太子大臣而高宗得以沒沒終三十年之久者武氏何憚而不為哉蓋亟除之以先天下之惡不若姑置之以為天下餌是固曹操所以處漢獻之智也

於乎其亦可戒也哉

評　揣摩后之陰謀知高宗之幸免則內嬖者可以懼矣

劉仁軌　梁潛

少府監裴舒為唐高宗造鏡殿上與太子太傅劉仁軌觀之仁軌驚遽下殿走上問其故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適見壁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命剔去愚謂仁軌此言未當也夫人臣之戒君或婉其辭而意有所在孔子所謂巽言之者也或峻其辭而無所隱孔子所謂法言之者也仁軌此言其法言之耶其巽言之耶夫曰壁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者有似乎巽言之矣高宗嗣守天位而武后制其政柄是武后亦一天子矣[illegible]

肩恣意慘酷天下之人知畏李勣而不知有朝廷是義府又一天子矣至於武三思為周公戚福之柄又竊取之焉則三思又一天子矣政出多門不祥誠甚而仁軌此言非此意而高宗亦不此悟也然則豈不為巽言曷不為直言也哉納約自牖因其明而接之仁軌此時當進言曰以銅為鏡不若以古為鏡以古為鏡不若以賢為鏡書以之無於水鑑當於人鑑詩為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隋之煬帝淫刑黷武沉湎冒色忠言不用小人朋進盜賊旁午自度不免乃持鑑照曰好頭頸不知為何人斫去此煬帝以銅為鑑而不以古為鑑也太宗皇帝艱難以定天下致身太平樂聞直諫好用善謀皇后順正不預外事嘗曰以

銅為鑑可正衣冠以人為鑑可知得失此太宗以人為鑑而不以銅為鑑也陛下誠能以煬帝為戒以太宗為法則社稷之福生民之幸矣且殿庭之上豈照鏡之所奸邪之情豈懸鏡可得陛下以心為鏡勿昏以欲勿蔽以私湛然虛明可照萬事臣伏願陛下曷去彼而取此哉不知出此乃以鏡之影為不祥謬矣

評　朝有三天子儼然可懼代對銅鏡人鏡兩段末歸之於心俱是確論第仁軌之對亦是諷意未可少

長孫無忌　　范祖禹

高宗意廢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妾子又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賞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役於利則不足以為重矣無忌苟辭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而蓋見悔矣無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怨其受賜而不助己姦臣得以入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長孫無忌　　劉昫

無忌戚里右族英冠人傑定立儲闈力安社稷勳庸茂著終始不渝及廢黜中宮竟不阿旨報先帝之顧託為敬宗之誣搆嗟呼忠信獲罪今古不免無名受戮族滅何辜主闇臣姦足貽後代

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上官儀　　歐陽修 宋

高宗之不君可與為治耶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無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方天之剄挽陽之明卒使牝雞鳴晨祚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央不可支然瑗濟義璞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吳王褚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少訾乎

褚遂良　　劉昫

褚河南上書言事亹亹有經世遠略魏徵王珪之後骨鯁風采落落負王佐器者殆難其人名臣事業河南有焉昔齊人饋樂而仲尼去戎王溺妓而由余奔婦人之言督哲俱惟其禍况云

使鴆御輸之地爲正人之甕慼乎古之志士仁人之一言相期者不少愒先於君臣之間受託孤之寄而以利害禍福忘乎生之言哉

李善感　蔡汝賢 明

嘗讀周官三百六十篇分職聯事可謂纖悉獨諫諍一職缺而不詳及觀師氏諭王以德保氏訓王以道凡虞箴瞽誦無非詔王之職然後知三代之時名未始設官未始專而諫之道未始不寓乎其中所以潛乎默奪諭君于道者豈待昌言顯諫為哉故元首股肱之歌勅天時幾之訓鳴于虞庭儆畏無虞之説咸有一德之説鳴于夏商丹書之箴敬勝之戒鳴于姬周皆所謂

鳳而不見其異也當是時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心和氣和氣和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之龜龍翔麟鳳馴關雎麟趾之休騶虞鵲巢之化梟鸞既醉之風天下稱盛治者必歸焉唐起晉陽勵精爲治宰相議事御史得以輒諫此其致治之本也未幾高宗嗣位以父子而聚麀以牝雞而司晨以北風匪烏且獲柄用三綱淪九法斁王道蕩乾坤何等時耶而有鳳鳴于朝陽也嗚呼此固君子所爲憤惋而深悲者也帝自麟德以降封禪之謀起矣意其初心蓋慕秦皇漢武之爲崇數尺之土木以致陳倉之寶雞來王母之青鳥然後快其心耳豈知事之誕漫而不足信乎此善感所以垂視竊笑不得其平而鳴者也斯時依人之

鳥折翼矣骨鯁之臣斂翮矣鴻鵠之士翔且集矣舉朝皆傷弓之鳥見曲木猶高飛詎肯一鳴其間哉善感奮起積衰茲鳳鳴之譽所由來也不知吾身獲敢言之名天下被卷舌之禍君子甚樂乎此耶其無樂乎此耶吾是以深悲善感不浮游乎忘言之天而有鳳鳴之譽於天下也吾又悲夫是鳳不翔千仞之上而棲枳棘之所不鳴國家之盛而鳴時事之衰不爲舜文之來儀而爲高宗之蒞止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其曰苡藁不稔饑殍相望其鳴人之窮乎四夷交侵兵車歲駕其鳴國之否乎恭默思道以禱哭譴其鳴天命之難忱乎斯鳴非雝雝之鳴如泣如訴如怨如慕其聲哀以感而民思憂其音激以烈而國思亂

[illegible]不忍闔矣何高宗聽之不悟哉感思之將反聚麀之趾雖牝雞之禍而北風之鳥得以[illegible]道則是播德以來鳴鳳啄[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前矣[illegible]鳳之[illegible]視爲鸇[illegible]鳳兮鳳兮不爲亂唐之矣若[illegible]鳴呼君子其樂乎有是鳴哉其無[illegible]乎有是鳴哉[illegible]石忠臣義士披龍鱗蹈虎尾[illegible]天下而國[illegible]何也吾以[illegible]政可知矣吾以諫顯天下時可卜矣是故[illegible]之鳳鳴[illegible]楚以亡伍員之鳳鳴于吳而吳以覆上下千載昭然[illegible]乎後者可以鑒矣何高宗之昧是哉國雖未亡牝雞之禍亦[illegible]矣嗚呼此鳳鳴朝陽未始不爲高宗罪亦未始不爲李唐懷也厥後群[illegible]九月

尋複悟朝則禍生矣立仗之馬一鳴旋斥鳳且斂翼而韜光矣
林甫以鵠巢受賞即指鹿為馬之故智矣迨羅鉗結網之徒與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至是欲聞鳴鳳可得乎唐之亂端已決于
此說非高宗之所醸哉嗟夫吾於是感有借馬當時武氏擅權
然使中國曾不聞一鳴以開其迷寧勸以顧命大臣一言喪邦
亦不聞一鳴以禍其身何說也豈其能鳴于此而不能鳴于彼
耶抑豈鳳其名而不鳳其實耶又安知所謂鳳者非鴟鳥之儔
耶故嘗為之說曰有鵠鳴之納諫則飛燕之妖與所容有青蠅
之[illegible]感不足以異此

張公藝　　胡寅

張公藝之言直矣可惜朴茂之民而未及古之三老也新城三
老遮漢高以君臣之大義壺關三老悟孝武以父子之至情湖
三老猶能辨王尊之被劾之非辜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
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張公藝又勸
之故知其朴茂而智術短矣為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由
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與外事也如此萬分一其有警焉
耳

張公藝　　鄭賢

張公藝蒙承高宗之問乃不言而書百忍字此其意深而其指微
未可謂其朴茂而短於智也夫忍之義有三曰殘忍曰容忍曰
強忍殘忍者忍心害理之謂也容忍者含忍不較之說也強忍
者即孟子動心忍性之義也公藝之所謂忍者義果何居殘忍
不必論矣意者其容忍乎夫同居九世則親盡而情疎情疎而
乖異起其間強弱異稟賢不肖異類而是非可否日接吾前吾
一以含忍待之則強者無所畏而憑陵不肖者無所憚而縱肆
男子必至相猶婦人必至相忿荊棘或生於前堦蕭薔或起於
民養雖同居再世吾見其破壞乖離而不可收拾何九世之能
為然則是忍也其強制力畜之忍乎蓋人之私意易流私心難
克吾不能自忍以制其私則家將何觀幹將何極故私忍則心

公心公則事平事平則心服八九世相持以來而人無異志者
率此道也夫忍從刃從心刃加心上其誰能堪之忍豈易言哉
方其書百忍以上豈其朴茂醇直而無所寄諷哉高宗朝韋后
內蠱心志蠱惑大權去身禍不旋踵公藝之意蓋曰今日朝廷
之急務孰有急於忍衽席之愛乎一不能忍則十忍之十不能
忍則百忍之必痛割決去有若刃之加心然後朝廷可安廟社
可百世也奈漢高能聽新城而軍縞素孝武能聽壺關而築望
思高宗不能繹公藝而忍斷愛雖有縑帛之賜亦何爲哉或曰
公藝豈亦效新城壺關明言以悟主乃書百忍而使之自悟何
耶噫公藝何敢言也以高宗之孱弱武后之兇悍藝言一字頭

后必亂高宗將曰此公羲教我有如上官儀之覆轍也武后將
乎夘之直九世同誅矣如之何其可言也故曰公羲昔忍之書
其義深而其旨微矣惜乎至今而人莫之測也

于志寧　　呂祖謙 宋

高宗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勣于志寧入高宗將
聽四人之可否而後决使四人同辭而進則帝意必回無忌遂
良既以死爭矣而李勣則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志寧則初
無一言史官乃賢志寧夫所賴大臣者以上闇而進忠耳若謂
主闇不言為賢則無忌遂良之爭非賢也可乎嘗謂志寧之罪
甚於勣何則逢君之惡以顯媚一世此姦人之常情志寧不言
是舞兩端以觀望焉高宗從無忌等言則已以不言為忠從李
勣言則已以不言免禍然則史官賢志寧誤矣

評　謂志寧舞兩端信哉

武曌　　陳彭年

治亂時也存亡勢也使桀紂在上雖十堯不能治使堯舜在上
雖十桀不能亂使婦人女子乘時得勢亦足坐制群生之命肆
行不義之威觀夫武氏稱制之年英才接軫靡不痛心於家索
扼腕於朝危竟不能報先帝之恩衛吾君之子俄至無辜被陷
引頸就誅天地為籠去將安所悲夫昔掩鼻之讒古稱其毒人
彘之酷世以為寃武后奪嫡之謀也振喉絕襁褓之兒菹醢碎
椒塗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姦人妬婦之恒態也然猶汎延讜
議時禮正人物雖北雞司晨終能復子明辟飛語辨元忠之罪
善言尉仁傑之心尊時憲而抑幸臣聽忠言而誅酷吏有旨哉
有旨哉

武曌 附中宗　　南宮靖一 宋

武后為唐妾婦殿子自立懼天下不服欲鉗以威乃修告訐之
法為羅織之刑俟周來索相繼引用朝廷之士駢首就捕於是
改旗幟易服色立宗廟而唐之社稷革而為周屠害忠良毒痛
四海五王張柬之桓彥範章[illegible]衛兵誅二張中宗復辟武后屏
黜而社稷復歸於唐夫武后以一婦人竊天下大號迨二十年
而不至滅亡者以狄仁傑姚崇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
其禍武后以太宗才人自年十四入宮十有二年太宗既崩年
幾三十矣以八言[illegible]為尼[illegible]
未越月求入宮殺亂後已而得志之日恣行殘忍手斃己生之
女以傾陷王后勒己生之子以僭于天位虎狼之暴尚不忍食
其子而后殺己生略無靳色是尚可忍斷骨碎二姬幽廢嗣君
誅勦宗屬勒害大臣夫何[illegible]者猶以其[illegible]實天地非常之妖孽
焉中宗即位之初遇龍后[illegible]一切[illegible]有不道語為母所廢
十五年及其即位昏愚不振又甚於前縱亂妻之媢黨信妖女
之謊權姦惡日滋淫穢彰聞卒寵王東宮而武后再得志矣取損

謂至而蒙子亦不得與篡殺五王而功臣俱罹禍矣不能是也
崇奬僭逆而異端恣橫公主開府而女謁盛行置貞外官而政
位冗濫斜封墨勅而賄賂滂午殺害骨肉將斥宋璟兼忠貞而忠
言壅塞恣情極欲荒淫不厭進中宗一身始為母所廢終為妻
所殺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豈天殲其德而絕之耶抑
彼自絕於天下云耳

評　數則天之惡蓋盡於此篇

武曌　胡　寅

君子有言臣子居君位婦人居尊位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武后是也
非常之變不可言也蓋與廢常理也[illegible]非常之變故也

呂氏為而未成武氏遂革唐命然傳記以來三千年間總一人
耳亦不及終其身而後後世或有欲為是者豈無其漸仁人義
士監於高宗必逆有以慮之矣

武曌　王世貞

自天地闢有君臣而中國之臣妾身為篡而身失之者有三羿
浞已耳新莽已耳周武曌已耳其以女主而易號者一亦曌已
耳羿浞不盡僇奴氏莽不盡僇劉氏故天下卒歸於奴劉氏之
嗣若族而曌不然也其殺唐諸帝之子孫殆盡而後革命唐之
良士大夫及其子孫之亞而後革命革命而又殺唐士大夫其
子孫迨于九乃諸武氏為曌之公卿大夫非其屠剝之餘若等家之

垂拱組而後解縛者則亦其屠剝之餘之裔也非身為唐臣食
唐祿者則亦其臣與食其祿之裔也朝而入朝其冕黼而居其
上者一婦人也又其故主之讐也其并衫比肩而相揖遜者則
女主之淫僧與淫少年也不然亦其女主之屠人殲宗室賢士
大夫者也然其時公卿大夫相率而為之臣而不之恥何也其
他魏元忠婁師德之徒無論已賢如狄仁傑才如姚崇節如宋
璟而皆為之卿相知儒之筆嚴如霜鉞斷斷焉甑散吏之楊雄
與故僚之王褒而於是諸賢者置不之及又何也野史稱仁傑
有寡姊老而貧仁傑嘗過之為設濁酒麥飯其子自外獵歸以
一兎肩供仁傑曰姊老矣而仁傑幸居相位柰何不及其在而
使之仕姊曰吾有一子不欲其事女主乃慚而退嗚呼孰謂宋
儒之識而不及狄氏姊哉

評　姚宋歷公之賢不當事女主此論甚當倘皆不仕則將
來之事又當何如大抵君子未仕則重其身已仕則重
其國

太子弘　胡　寅

太子弘幼有美質其過失惟命宮臣撕例一節而已嘗受春秋
至商臣事廢書而嘆曰經籍聖人垂訓而書此何耶郭瑜對曰
春秋義主褒貶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
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經瑜請讀禮從之弘方幼學而心志如

此豈非賢乎其死也非有他過特以奏請怫旨嗚呼為人臣者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弘之謂矣太子之職問安視膳此外非所預也君父慵昏毋后專恣尤當遵養時晦以絕殺忠之萌而輕用其智不自韜默此春秋所禁也使郭瑜知此教弘以為太子之道豈至一言遽忤而見鴆哉

裴炎　歐陽修宋

異乎炎之瘖于幾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盜朝假虎翼而責其搏人死固宜哉

裴炎　劉昫

裴炎位居相輔時屬艱難歷覽前蹤非無忠節但見遲而慮淺又遭命以會時何者當是時高宗晏駕尚新武氏革命未見炎也惟慮中宗之過失是其淺也不見太后苞藏是其遲也及乎承嗣請封祖禰勸殺宗親然後徒有諫章何嘗濟事是辜遺托豈痛伏誅時論則然遲淺須信況乎覩搆逆則示其間暇但殺降則彰彼猜嫌小數有餘大度不足又其驗也

裴炎　呂祖謙宋

植遺腹置委裘天下北面而不亂亦曰正而已矣負扆朝之後一日援神器而稱之君焉天下童子皆欲下之何則不正故也夫中宗雖不賢吾君之子也無顯罪實惡中外未有厭射之意特以一言之失裴炎遽廢之其後政歸武氏炎方效忠欲以存唐議者謂炎特暗於幾本非有邪心者夫炎曾不得與叛逆者齒其尚何言且匹夫交友之際苟一語誤猶為之隱忍徐觀其隙言者皇唐高祖太宗之裔天人允屬不幸一失辭持王下殿如轉其葉廢嗚呼炎獨何心執以武后猜悍足以駕馭設當時廢帝後值一婉孌女子深居房闥不曉權變如兩漢諸后則炎弄國竊位之謀將不可測矣且區區抑武后追尊祖考而待之後辟乃窮途策盡耳非炎本心也

陳子昂　歐陽修宋

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也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于言其聾瞽歟

陳子昂　呂祖謙宋

遏諸武二張之勢子昂固優為之論周興來俊臣之虐子昂亦優為之然一旦逢怒死於不道之淫刑孰若以三善示之庶夫兇焰少衰此子昂之心而史或不知也夫明堂者王政之所由天道在焉學校者禮義之所聚人倫在焉勸后立明堂興太學使之曉中和養育之象則后之弑戮邪心或不至於甚矣且世之武夫忍人拂逆醜正一見仁者之狀則良心油然以生子昂之心豈以是乎

評　著編子昂之心者無人悟到此

駱賓王　朱之蕃 明

裴行儉之知人鑒則堅矣從以爵祿壽考論天下士而未暨夫器識之大者也彼其所著者王勃蘇味道皆典選然一以鉤黨取決一以模稜貽禍區區金紫何益于人之分毫髮之龍皓何裨于人之大雅三子姑且勿論乃賓王討武氏一檄其大義凜凜然心如秋霜烈日即繼出師表亦無不可者而謂其器之浮識之淺也果定評乎哉噫神羊之所以稱奇者能觸邪也屈軼之所以稱瑞者能指佞也武氏濁穢移鼎其姦邪莫大焉舉四海之大卒無有一人倡大義於其間而賓王奮不顧身之一數其

罪惡而檄之果與風雲月露爭施鬪麗哉行儉于是乎失人矣

駱賓王李敬業　郭子章 明

世之以成敗論人者曰裴行儉知人李世勣知孫賓王敬業俱以敗誅嗟乎武曌司晨唐社已屋起兵一檄讀未竟篇使人歔欷不能仰視世勣之相敬業曰敗我家者必此孫也因獵而焚之敬業裹身死馬浴血而出誅武一師凜乎義旗世勣得此孫足蓋向日立武之愆家即不血食忠貫三曜名垂千禩所以說李氏大矣裴之黜駱曰士先器識後文藝遵賓王文藝流耳茲檄也疾風勁草板蕩忠臣豈譚天雕龍之士所能辦哉比之三仁二龔何多遜焉野史載二公解甲衣緇鴻冥鳳舉亡右茲則大忠沉智又非夫人所能窺測萬一者當唐周改革之際鷹犬聯袂屈膝奢瑱廣陵之舉差強人意而徒以忠臣不幸之蹟成闒者知人之鑑則士必咿嚅脂韋而後稱良子孫必金張許史老死牖下而後稱孝也是裴亦非孤忖賢子而翟義直養賊也故行儉世勣之識末矣

評　辨裴李之非明鑑則賓王敬業心事如青天白日矣

魏元忠　胡寅

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于女主之朝可謂不待價而沽者也其言曰天下安危繫此一舉使敬業一敗則武后愈安何以繫於唐室然則將不令孝逸拒之乎曰君子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誠有遠見宏畧者歟當弘道之間自晦而去上也至是鋒穎已露難乎其卷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而寵祿淺有道以遠迹猶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

魏元忠　焦竑 明

嚴尤之三策非不善也而用於新莽君子謂之不智荀彧之才畧非不偉也而用于魏操君子謂之不忠徐洪客之謀猷非不奇且正也而用于李密君子謂之無識孰若魏元忠之在唐而亦蹈茲覆轍哉唐祚不競武曌當陽淫竊神器虐焰燔空此乾坤何等時也元忠而抱匡時之畧懷靖世之忠奇筴焉已哉苟能以順逆之理諭孝逸而孝逸悟焉孝逸以順逆之理諭軍士

而單于聽焉取敬業而平之告武后之惡於唐之七廟而誅之易周爲李支亂爲治則唐有泰山之安元忠且爲當時之全人矣不知說孝逸者即所以說武氏也用于孝逸者即所以用于武氏也得無媿尤哉洪容等乎君子安得不爲之深惜

評　以元忠才智而慮不及此或忠之不足與

李孝逸　尹起莘　明

孝逸附會賊后爲之鷹犬破李敬業而安武氏可謂孽后之忠臣唐氏之姦賊也奏功不賞尋亦自及豈亦天假手殛之以爲後世助桀者之戒爾昔呂氏命灌嬰擊齊嬰乃與齊連和待變呂氏遂誅使孝逸而能爲此催三十萬之衆抗表請還政天子徐

俟復辟而後罷兵則武氏豈終能禍唐哉不足之思其亂死宜矣

評　此事正與灌相類惜孝逸之不能爲嬰也

狄仁傑　程敏政　明

先儒以爲狄仁傑未及復中宗年七十以卒所薦張柬之等嗣而成之柬之亦年八十矣使天不假年則其幾一失國祚終傾仁傑之不早計於此有遺恨焉是大不然凡事之成雖出于人然其所以成者天也當武后末年中宗已還東宮而仁傑居相位其間豈無事勢可乘而遲回以至於死固不可以言知然中宗既還東宮則天下者東宮之天下不言可知知者於此且當

持重以銷其變而要其成固不可爲萬一嘗試之舉此仁傑慮心而柬之幸其功允此皆天也就使柬之不幸亦死而唐命未改天下豈無狄張之徒哉論者乃以其衰暮不蚤計爲恨末矣文王三分天下有二壽幾百年紂終其身至武王年九十有三輒以太公亦年八十餘方始勝殷殺紂大告武成由是觀之則武王太公之衰暮不早計甚矣傳曰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孰能廢之論者烏足以及此

評　東宮既還則天下者東宮之天下不可復輕舉妄此正梁公知大勢處不可恨其不早計也議論甚高

狄仁傑　陸裳

夫自開闢以來未有女子之君天下者也武后者吳然稱制于房闥之間而動于四海之大英雄豪傑俯首就羈天地鬼神格其祭祀斯豈一人之私智之所爲哉意者生民厄運實于斯時而涯民妖虐之命天實假手於武氏耳夫關於天下之大者不可以小數勝而通於天命之逆者不可以人力爭徐敬業之徒不勝區區之忿起而強圖之斯所以嬰其鋒而自貽伊戚者也公也偃然拜女子以爲君而覥視其革號改命之事淫名褻號舞蹈對揚蝶人織夫連袂出入而且爲勞盡心若將終身乎武氏者非貪其祿而眷其遇也彼其慓悍苛殘之極未可以早有所爲而盈虛消長之數固未有極而不反之理也吾固逆知其

勢之必衰而徜徉以待其至則其縱肆以驟逞者如虎狎鼠安之不足以汩吾衷而吾之容之固可以日計也而又何爭乎于是乎發之以文皇大帝之靈揭之以夫婦母子之義因事納誨婉言曲道反覆流涕不能自已則彼雖逞一時之強暴以悖天下之公而其根心之天理萬一不敢泯滅者固自若也而吾既以至意入之豈有不可回乎非回之以力也以正也於是乎廣樹忠賢以厚其勢而分布要地以集其犄戮力王室者人自為謀乘時起奮者不戒而合則彼武氏者固已如困獸之將斃而操戈以伺之者已四周而環合矣豈有不可勝乎故中宗之反正一舉之伏兵本起于張柬之潛謀斬關之奇計而君子推本

之論則以為文忠之功者蓋五王之在位者公實有封植之勤而桃李之就于公門則羽翼之奮於帝室也大抵陰陽之相須惟其勢之相積積于陽者未有不勝陰者也積于陰者未有不勝陽者也昔之君子誰不欲厚集同類之勢哉往往顛解而功墮者何也其有僥倖苟且之心者言之不足以格其志其有欲速見小之心者又發焉而不待其衰夫不待其衰則撄之愈熾不服其志則與我為敵益其已熾之勢又生其與我為敵之心吾方自保之不暇而奚暇于植黨哉然非熟察乎天地之微以洞見乎消息盈虛之故者孰能委心任運如公之所為哉或又以事周之迹為公居身之累者噫公則誠失身矣欲潔其身而坐視其危亡之際又將為之誰乎一立其朝而國祚由之以安夫家由之以正失其身所以得其志也身乎周所以心乎唐也公亦人傑也哉

評　公之處武后也從容以待其衰而徐以一言回之又能引用羣賢以圖其後唐之社稷終賴焉公真人傑也哉

其論畢大悉矣

狄仁傑

李載贄　明

梁公始者幾危後得免于虎口遂有悟于黃帝老子之旨同塵合汙與世委蛇對主諕衆當朝縱傳非但全軀亦以完軀其事偉矣又可喜者婁公實薦梁公而反以為不知人梁公實重婁

公而反數擠之于外明寔之疑不開二張之姦已合后雖技歷而不知反正之權固已在此老掌握之中久矣所謂汙其身以善其君者與公有焉宗之何記史者往往添足其間欲以為梁公諱也故撮其要者錄之于篇亦以見當斯之際尚有可為之人則天下與無不可為之時特未有學術如梁公者徒使人扼腕嘆息恨不得起之于九原耳

狄仁傑

謝　鏗　明

天下事有似同而實異者君子于其心而已矣業爽之諫武后立廬陵反政翊正抗抗乎殿陛之間有似於王陵之為漢然廬陵廢立之謀誰者之際乎佐周勃誅諸呂迎立代王遲遲

乎歲月之久有似于仁傑之復唐然諸呂分王之謀誰實主之
借曰覓假呂氏以圖後功諸武之王仁傑有是事乎平之心不
過貪生畏死以保富貴而已若乃裴炎之廢立旣黨于武氏矣
而故爲是論諫以収公議於其後陵之所以面折呂氏者果如
是乎苟以炎之諫而比陵以平之功而比仁傑則紿說呂祿釋
兵太尉勸寄亦漢之忠臣也勸誘二張請還廬陵吉頊亦唐之
忠臣矣是惡可哉要之陵不必有平之功而其心即仁傑之心
仁傑不必有炎之諫而其心非平之心若乃其事之成不成幸
不幸則君子不暇論也先儒有曰人臣建策致討當原其心誠
爲國耶策雖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幸

成君子不與也至哉言乎

評　推王陵乎勃欲公裴炎之心反覆辨析直若薰猶之不
同器也可愛可傳

狄仁傑

范仲淹 宋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神器墜
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公諱仁傑字懷英
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忠
孝之外揭于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
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
動嘗有陟岵陟屺君子于役弗忘其親此公之謂與吁嗟乎孝
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
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
馬方眦睚不合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
况君臣之際乎公爲太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命下服其
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屈上
怒曰彼置我不孝左右禁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
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
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
患在少息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
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
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彼何害

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河南巡按吏奏毀淫祠一千七百所所
存惟夏禹泰伯季子伍貟四廟曰妄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
祠乎于差乎神猶正之而况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
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
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臣不言則孤
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惟陛下矜焉
勅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
活汝輩耶相携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
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

率師平越王之亂羽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晉從葷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膽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劒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吁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謂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譖下獄公曰大國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復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阱之中不義不爲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

震動咸驅民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我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餽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擧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

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于簾外而問曰我意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豈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

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致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於是去之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者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張柬之眞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

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吁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又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心哉仲淹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載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論仁傑者甚衆此[illegible]一篇[illegible]

狄仁傑　　徐仲子

說者謂仁傑當武曌之穢家恥奮忠以權大謀卒復唐室功蓋一時至有為之語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愚竊以爲未然也夫臣之事君其君在吾事之有死無二其君不在而君之子若孫在吾事君之子若孫有死無二寧有舉吾君百年帶礪之天下攬而授之他姓之手舉君之子孫若薙草木而獵狐兔而猶北面事之者乎武曌之時何時也自天地闢而有君臣其增妍之稚若羿浞之有姒氏新莽之有劉氏[illegible]之有司馬氏身爲篡而弒其故主者不盡無也然羿浞猶不盡空姒氏也新莽猶不盡空劉氏也宋裕猶不盡空司馬氏也彼三人者猶儼然一男子也武曌以一孤媚下陳入事文皇繼事其子牝雞而晨鳴女主而男號天地倒而易位日月昏而無光此何時耶唐之武漢之呂也呂相從高帝草莽百戰中卒佐高帝定天下其功不可誣也其殺諸大臣也爲高帝誅也其殺如意也爲惠帝誅也惠帝崩而僭稱計售白馬負約諸呂將諸呂侯太后獨有一子不過晚年兒女無聊之情后之初心如此而已后即稱帝稱制而漢號如故也齊王代王固無恙也藉令當

時有廬陵在后必不爲帝藉令后帝矣而改漢家旗幟易漢家服色革漢家大號殺漢家子孫屠漢家薦紳毒痛漢家赤子有一于此平勃必擲冠而起孟爲之臣乎勃臣漢也未嘗臣呂也平勃蓋籌之熟矣平勃即非漢之純臣乃其言一則曰安劉氏再則曰安劉氏彼驁如項籍稚如漢高且玩弄股掌上矧區區產祿輩死一呂媼哉平勃蓋籌之熟矣傑也智不如平勃正不如王陵勇不如朱虛能討武氏死而王思鞏必可制乎能討已之年必死於武氏後乎已死而張柬之必爲相乎且柬之已老能計不相繼而死乎傑見亦謬矣唐之天下文皇之天下也唐之子孫文皇之子孫也唐之臣民文皇之臣民也武曌更唐之

旗幟而為金易唐之服色而為碧暈唐之大號而為周挹手之
窕而奪之位以至韓王元嘉之死鄭王璥等之死魯王靈夔等
之死為紳毒于黎坑元元慘于渭水傑也身為唐臣死之可也
縱不能死如蘇安恒之諫可也不能諫如李敬業之以檄討可
也不能討如武攸緒逃而去之可也不能去如宋璟諸賢沉伏
下位可也而為其臣為其爭章為其國老可乎吾且以小喻天
下家也㗊武家之主母也孝惠廬陵家之弱主也乎勃仁傑家
之紀綱僕也主母雖悍而上存姑舅中存夫下不斬其子則紀
綱猶然主母之者乎勃之不忘潰是也主母悍而輟舅姑之饋
祀絕夫之族屬殺子宿子而不顧而紀綱猶持依違之說曰吾

事之為其家也為其故主也為其弱主也誰則信之仁傑之事
周是也傑何心見今之帝不長安而廬陵矣傑何心見今之天
子不男子而婦人矣傑何心見今之大號不唐而周矣傑何心
見今之旗幟服色不土而金不青而碧矣傑何心見今之宗支
不金玉而虀粉矣傑何心見今之薦紳不冠裳而禽犢矣傑何
心見今之元元不貞觀而投之塗炭矣其南面冕而主我者何
人也吾主之讐也吾不知傑何顏事之也其鳴玉彈冠頡頏而
雁行者何人也非其所親則其屠殘之餘又不然則其淫媟之
綢衣與青衣少年也吾不知傑何顏處之也其剖心以明皇嗣
不反者何人也一工人也其蒸蔘為糗俾鋤為兵者何人也二

山東細民也吾不知傑何顏使令之也其神堯文皇在天無靈
已矣神堯文皇在天而有靈吾不知傑何顏相從之也曌雖梟
獍亦甚婦人也而仁傑又其所最親信者籍令仁傑明日張膽
危言正色反覆曉喻以明李氏之終不可絕武氏之終不可僭
天心人事之終不可回天下萬世之終不可欺武曌必且色憚
而心動武氏悟而王思輩相繼以去玄武門不必斬上陽宮不
必遷此不特為唐家謀亦以為武氏謀也柰之何姑姪母子孰
親之說不過勸昭德之餘談而兩翼二子之諷雖稍感武后之
悟頑不言于垂拱之末而言于聖曆之初嗚呼言亦晚矣洎乎
仁傑一死而五王討亂二豎伏誅太后徙居嗣王入統此天也人

也天下故唐之天下偽周攘而有之偽周沒而天下不歸之唐
將誰歸者即世無仁傑吾固知周必反為唐也惡在其為仁傑
功也哉厥後王思終不可制而所謂五龍不保首領尋以族則
仁傑者亂之媒而禍之招也不思唐而背唐不仇周而臣周于
唐不忠于周無補者仁傑也假令當時而有董狐罪且正于太
史簡當時而有朱雲頭且斷于尚方劍傑固天下之罪人也猥
云功耶書記仁傑親與王思呼盧蒲樗披集翠裘得意焉上而
去此固久喪其良心者又仁傑有老姨賢而貧傑過焉為設濁
酒飲仁傑其子自外歸傑欲官之姨掩面羞曰吾不欲子事女
主且嗟乎亂唐之天下吾得一婦人曰武曌反唐之天下吾得

一婦人曰仁傑姨

評　平勃之功至今百口罪之何況梁公純儒乃與王陵並稱謬矣狄青之不敢附毋亦誅其心乎

狄仁傑 桃李在公門　　林應望 明

忠臣謀國以身謀不若以人謀以一人謀不若以衆人謀何者大廈非一木之任太平非一士之能矧以孤蹇而涉世之否會乎藉徒抱朴忠忘延攬坊傾葵而昧拔茅即欲為國祚計苞桑必無濟矣惟盡臣察相萬目而思焦心而求推轂同升不言迫旁招博採不言勞卒之事可功成而宗社晏如大臣之功孰宏且鉅哉愚讀唐史至狄懷英公門桃李二致意焉夫自大道隱人立一門戶背公植黨者每流一有所掄薦則輒命為桃李云至使碧桃紅杏之徒迄今有遺嘆焉公之桃李其果類於是乎吾想公之時諒公之心圣后帝北晨凶帝在房州乘輿越草莽矣宗室誅鋤瓜瓞無噍類矣告密搆捕群英芟除矣青綠朱紫蓮花六郎而蒼蔚朝隮矣一時士君子方且歌萇楚咏苕華相與携手於衡門之下誰肯為國家當此盤錯解此紛紏哉狄梁公則曰桑間可適也而黍離不可忘尊鱸可思也而神州不可忘三徑可歸來也而晨光熹微亦可慮於是而知朝廷一日無人則根據之奸一日未除群奸一日未除則武氏之悪一日未殄武氏之惡一日未殄則房州之駕一日未返吾為人臣子有死無二安能坐視傾危至此極而莫可誰何者是故寧為疾風勁草毋為隨風而靡寧為歲寒松栢毋與草木同朽寧衆正連茹毋孤忠自許寧師師濟濟以取日之功毋煢煢孑孑隤權姦之手卓犖如張見為花葉之堅好而欲其壽且華機畧如姚見為桃李之條榦而不忍剪且伐文學如蘇李見為桃李之英華而蒔之若予至如剛正之璟敏達之範暉文見以為桃李之欣欣向榮而灌溉培植之恐後居則含英蓓蕾與品彙之匠儔出則楨幹棟梁稱故國之喬木桃紅李白盡歸墻序春華秋實齊入藥籠人僉曰梁公之多門下士也如此梁公之能為武氏得人也如此而不知其非自為計也為李唐天下計也為嗣君計也非為武氏用也為李唐天下用也為嗣君用也自是張袁桓崔之徒戮力同心牝雞結舌二張授首廬陵復而王律回春瓜瓞綿而枝葉不改宇內士彈冠相慶冬四時宜蓮花郎輩曾不得與桃李鬪芳菲焉李唐宗社幾墳而復振雖則五王力哉要亦梁公所為培養者豫也微梁公孰能當此反周而唐者乎蓋嘗概唐事而論之秦邸十八士桃李瀛洲而喋血盈庭為後世笑存撫舉人車載斗量而糊心眯目取譏當年大都薦賢一也以謀王斷國則公以樹交植黨則私為朝廷得人則明為濫及匪人則昏故梁公此舉為國忠也知人智也卒保身以濟其君哲也一舉而三善備吾於梁公無間然矣獨惜五王所以處此者森

盡善爲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李相處之矣主恵尚存悔且噬
臍説在劉幽求可鑒也吾意諸君聞此當有惻然思慓然悟減
此而後朝食者柰何置之弗恤竟使報復貶殺諸州而昔日桃
李于朝剝落殆盡矣中宗雖存安得以蒙其餘蔭乎是非梁公
負五王五王負梁公也噫萬世下倘有開誠布公如梁公而爲
其桃李者愼自愛毋重爲梁公負哉

評　梁公得人非自爲計非爲武氏計爲嗣君用爲李唐天
下用最得梁公心

李昭德　湯賓尹 明

或謂李昭德盡忠於女后之朝是故與吉頊同傳而不得與朱
敬則郝處俊伍余曰不然昭德之忠於唐狄公之亞也頊也豈

其匹哉特惜其芒穎太露而不善卒功耳姑姪子母孰親之論
陳於梁公而武氏悟反周爲唐然其論自昭德始曰未聞姪爲
天子而爲姑立廟者蓋當革命之初使后隱然以不血食爲慮
是昭德爲梁公發軔也不可謂非忠於唐也周以武承嗣爲左
相委腹心焉而昭德乃曰魏王權太重姑姪何如父子子猶有
篡弑其父者后遂瞿然罷其政事夫承嗣爲諸武梟獍之尤而
一旦削其柄是不待朱虚之鋤去而呂禄失北軍也可不謂忠
乎王慶之詭人也請立承嗣爲太子而昭德杖之至死姦邪不
敢復異謀侯思止酷吏也自擬觸邪之豸而昭德按之立斃士
民歡呼相慶夫翼國儲而快人心非忠於謀而能之乎至於詰
白石赤心之姦辯龜腹漆書之詐尤有宰相才特其恃才揚露
以來丘借之説口而不得廣植桃李以成潛授夾日之勲是昭
德所以愧梁公也然梁公反唐之正朔於武氏血氣旣衰之際
其爲力也易昭德杜武之逆謀於殘虐方熾之時其爲力也難
向非昭德默奪諸武之柄遂長群小陰險之謀豈惟屠剝鉗網
之慘毒盈四海吾恐房州之駕先已淪没矣雖有五龍安所施
其力哉然則昭德固不同虞淵之取而掃霾蕩薉亦爲潛扶日
轂之首功故曰昭德者梁公之亞也史氏乃以其尉南賓符於
吉頊之尉安固而遂爲之合傳不幾於薰蕕共器耶雖然委身
女主之朝而專權使氣此又狄氏之姊所不齒也士君子不幸

而生斯世有匡國之忠不可無律身之節

評　歷數昭德之功直唐之忠臣狄之流亞也史氏與吉頊
同傳枉矣誤矣

狄仁傑郝處俊朱敬則　歐陽修 宋

武后乘唐中衰操生殺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恥奮忠
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
温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爲名
言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后處俊固争不使妻乘夫陰反陽至
姦人銜怨伉齒以逞蓋所謂豸形於主耶敬則一諫而羅織之

獄衰弱而後言者耶

中宗　　劉昫 舊唐書 石晉人

廉士可以律貪夫賢臣不能輔孱主誠以志昏近習心無遠圖不知創業之艱惟取當年之樂孝和皇帝越自負扆遷於房陵崎嶇瘴癘之鄉契闊幽囚之地所以張漢陽徘徊於克復狄梁公哽咽以奏論遂得生還庸非己力洎滌除金虎再握璿衡不能罪己以謝萬方而更漫遊以褻八政縱艷妻之煽禍則聚偶爭衡信妖女以撓權則彝倫失序桓敬由之覆族節愍所以興戈竟以元首之尊不免齊眉之禍比濟晉之惠盈董為優奇非繼以命世之才則土德去矣

中宗　　石守道

甚哉中宗至庸至暗之主也高宗謀之不臧一失其政天下生民之命持於婦人之手虐及神人毒流海內二十年矣李氏幾覆神器幾喪身去萬乘之貴下與匹夫同列遷延歲紀若囚房廬險阻艱難舌亦備矣顛危崎嶇所為極矣一日得脫千仞必死之谿再登九五崇高之位顧天獄之險足以嘗膽思武氏之禍可為寒心則宜日昃不食宵分不寐兢兢業業以勤萬幾復祖宗之耿光刷九廟之餘耻登彼帝道泰茲生靈帝乃荒政為常漫遊是好不鑒高宗之以長舌敗國牝雞喪家復授政柄於凶妻更假主權於妖女自樹刑賞專作威福親啓多門之政聚頑朋淫之風終殞身於二婦人之手宜乎

五王　　歐陽修 書

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為英主不盡誅諸武使天下藉以為威何其淺耶當其一啓為艷后豎兒所乘劫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濟平勃遠矣

五王　　張唐英

薛季昶嘗勸敬暉等令誅武三思而暉等不從季昶曰吾不知死所矣其後因王同皎事羅織其事遠竄嶺外崔寔獻計遣御

史周利用巡嶺外逼令自殺桓彥範死於龍州敬暉死於崖州崔暐死於白州張柬之死於新州袁恕己死於竇州讀史至此未嘗不欷歔流涕也嗟乎五王奮大忠仗大節誅張昌宗等掃除內亂肅清宮闈復子明辟中興國祚其忠節足以貫神明純誠足以貫日月謂其延福錫慶宜與唐齊其盛衰而總享封爵已隃羅網豈所謂漁于深淵者得禍亦大乎蓋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也夫以三思之智豈賢於五王哉蓋果於先幾而發使五王卒為所圖故五王能用季昶之計而誅武氏梟三思則豈有後患哉昔漢之竇武晉之張華皆遲疑不斷盡為小人所圖若五王之非辜其亦武華之徒與後世忠義之士欲立大功弭大

難苟徘徊乎寸心猶饕之末路不能屈伸在我而枉直隨形則五王之禍常倚人門户之間耳可不畏哉又舊史以季昶載於良吏傳亦非也季昶本與五王同謀誅易之其後又同得罪死於嶺表附于五王傳可也何必載於良吏傳哉

評　季昶曰産禄猶在眞長慮也而五王不聽以及于禍眞不斷之咎乎

杌上肉　樂府　　李東陽　明

李唐天下猶有主兒欲與常母欲武武家廟食唐爲周唐家骨肉皆仇讐周廷酷吏開告密白頭司空反是實司空不死唐不亡天意豈在廬陵王中興功業回天地盡是司空門下吏二兇

雖除五王族痛恨當年存杌肉

評　盡是司空門下吏見梁公之大功痛恨當年存杌肉悲五王之失計

五王　　呂祖謙

二張乳臭怙寵驕於諸武三思姦謀過二張遠甚五王定計汲汲於二張惟恐不虀粉至三思返不屬意是得虎不縛自貽伊感也方是時三思宣淫常氏著矣五王獨不知常氏足制帝肘耶禍如丘山而弗省故君子遭變事必資明智而後濟

武攸緒　　胡寅

武攸緒舍爵辭官安於巖壑而使后不之疑其智足嘉矣武氏

量雖非宏而識獨達觀其所爲無僞飾者遂以取信由是論之當時奇才高識不能自晦而立于其朝者深可惜矣夫下惠伯夷雖俱稱百世之師然自附於屢黜而失之則將有偷合苟容之行自附于伯夷而不至猶不失爲守道潔身之人然下惠亦豈易爲耶直道事人不以三公易其介夫豈苟于一官以求容悅於其君者乎

人物論二十二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三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睿宗 陳彭年

法不一則姦偽起政不一則朋黨生觀于天后之時雲委於二張之第孝和之世波注於三王之門獻奇則除設盈庭納賂則斜封滿路咸以進趨相軋姦利是圖洎景隆繼統污俗廓清然猶投杼於乘輿之間抵掌於太平之日以至書頻告變上不自安宮臣致禦魅之科天子慊巡遷之詔此雖鎮國之尤亦見臨軒之失夫君人孝愛錫之以典刑納之於軌物俾無僭偪于絶覬覦自然治道維新亂階不作孝和既已失之玄宗亦未為得也

睿宗 [illegible]

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固無足稱者然能任姚宋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罷斜封官罷除承恩廟紀綱修飭當時翕然以為復見貞觀之風未幾天又示變遂以大位付之於子實大公之心安社稷之計也柰何惑于一妹明斷不足使姦人黨附幾成逆謀惜哉

睿宗玄宗 歐陽修 宋

睿宗因其子而在位不久固無可稱者嗚呼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祖至於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絶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已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哉

玄宗 劉昫

我開元之有天下也紀之以典刑明之以禮樂愛之以慈儉律之以軌儀黜前朝徼倖之臣杜其姦也焚後庭珠翠之翫戒其奢也禁女樂而出宮嬪明其教也賜酺賞而放哇淫懼其荒也叙友于而敦骨肉厚其俗也蒐兵而責帥明軍法也朝集而計

最校賢能也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論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碩講道藝文昌言嘉謨日聞於獻納長轡遠馭志在於昇平 [illegible]

玄宗 李廷機 明

夫人主不可以有好名之心也人主一有好名之心則其中必有不繼者明皇之焚珠玉錦繡也將以求此名也不知當其好名之際勉強矯飾非無鋭然可喜之形顧其虚者難繼驟者難持一旦好名之念少衰欲實纍端潰裂而四出諸臣媚子文從而乘之首尾衡決為天下笑何者恭儉之德不可以虚名借也彼其殿前之灰未寒而鳳樓之酺已設罷織之令未徧而運租

之額已增宮闈之勅未行而紅塵之騎已出吾不知珠玉焚矣
而金釵鈿合何所供乎錦繡焚矣而霓裳羽衣何所製乎器玩
銷毀矣而洗兒金錢又安所出乎當其焚之也惟恐其不滅而
及其索之也惟恐其不給夫安所從來而剌謬若此則亦好名
之故而已矣古之恭儉之主始終無間者莫如漢孝文宋仁宗
一則自衣皂綈后宮衣不曳地一則中夜忍飢而絁被漆壺非
諸臣問疾莫得見焉蓋其躬修于禁闥邃密之中而節嗇于服
食寢處之間不伐異不衒名故孝文以玄默稱而仁宗恭儉四
十年如一日者固其天性然也嗟乎人主亦何以好名為哉

評　明皇直好名故與晚節大相反人心操舍可懼哉

高力士　玄宗以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衣緋紫者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范祖禹　宋

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法也創業之君其得之
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
明才智之君高出群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
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奸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
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寖干國政其源
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于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
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楊思勖　玄宗命將兵討平安南亂　尹起莘　明

春秋襄王十八年諸侯伐齊齊有寺人宿沙衛者連大連塞隧
而殿齊臣殖綽郭最謂之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夫以寺人殿
師若未甚害而齊人遽謂辱國誠以刀鋸之餘不過供戶庭灑
掃之役若與聞軍政則是國為無人此殖綽郭最所以深惡之
也唐之玄宗削平內難興復唐室勵精為治幾致太平可謂盛
天子矣然寵任宦者遂為亡國之本有如安南之亂豈無將臣
可遣而必以內臣為之其為宿沙衛也大矣然則以內臣而總
王師勝負皆辱何待他時魚朝恩吐突承璀田令孜之徒而後
知其辱軍政哉

張說　析段數字　黃廷元　明

昔賈充既成典午氏之篡畏身後之醜名而憂及贈謚從子模

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充在魏雖為逆臣而於晉則為佐命
之元勳當時執筆螭頭者孰非充黨而晉天子又從而左之縱
有直言士如狐如佚如馬如班董誰敢以筆端博死者然而身
沒尚未幾也秦秀從而謚之矣裴子真從而議之矣昏亂紀度
謚之曰荒其不蹈之名豈徒書之污簡牘至今言之猶如蠅蛆
羞穢誰能為賈諱者為將死而悲鳴握手丁寧之際甚矣賈公
閭之說之悲也邪佞之肺肝欲掩而不可掩每每如此夫揚湯
止沸不如撤薪制心息慮不如簡緣欲人勿知不若勿言欲人
勿疑不若勿為豈有以一指而蔽泰華之觀以其所以防川者
而防民之口多見其奔潰四溢而不可止也張說當武后之際

狐鼠當國豺狼載路盛服先生不容于世忠謀切言皆鬱于胸
臆以魏无忠而歸女主之朝不償而沽為物論之所幕乜識者已
恨之而又有吕宋易之輩交搆其間岌岌然劘虎牙之勢可畏
也哉今夫泰山之雷可以穿石洪爐之火可以鑠金深壑之霧
可以障天層山之雲可以蔀日賢人之行不堅于金石說邪之
害有深于水火君心之明不皎于天日壅蔽之禍尤甚于雲霧
女主居其上二豎間其內无忠其能無危乎使張說而為之證
是猶助虎而翼也下宮之難而同括為戮由欒郤為之證埋書
比則華友因而成之果而寺人譖行合比出走矣吕宋之賂張
說是欲欒郤我也是欲華友我也說于此時能非則拒之不能

則舍唐爵祿而去之由是可無宋璟之激可無劉知幾之助而
亦何必後日之祈之改哉見之不定既許之又背之論者謂其
逢生麻中不得不直蓋有感于諸君子之激而然也事久論定
始慮天下之薄己曷不若慎之于初勿受此竪子之囑之為愈
也驪之姬艾封人之子也始適晉而涕泗沾襟不能措及淂見
晉侯與侯同寢筐飴芻豢始悔其泣之之失說之始懼吕宋亦
慮其勢位之燻灼足以為我禍福既而欲死无忠而无忠卒不
可死欲感武后而武后怨嗔而悟說至是亦悔之矣此所以有
呈藁之祈也夫說之祈藁豈不以事出於宋璟之激則我不得
為純美君子而苟削其賂以美官之事改其汙書史欺鬼神之

[illegible]庶幾納交權貴之恥幸不為吾醜也豈知大廷質證言猶
具在斯言一出不終朝而播之天下豈惟太史書之國人誦之
天下士民又相與交口同聲而和之孰不為无忠快為吕宋洒
為宋璟振義氣為張說危机會斯須之際哉事有出于閨門之
內中冓之言其曖昧微幻閃閃隱隱如鬼如蜮不可聞其聲不
可見其形者猶不能逃人于肩睫之間矧其大彰明較著如是
說欲以一人蔽天下之耳目陋矣哉人固有始愚而智者有始
賤而貴者始焉混于途之人而俄然可為堯禹豈不以賤而貴
乎始焉效門室之用曾莫之辨而俄然㽞廻天下事若指諸掌
豈不愚而智乎張說始從吕宋為脅從之小人繼聽宋璟為名

義之君子幾方迷而忽悟邪未幾而正繼之此其如樞之運如
轂之轉雖自述之播之以為天下告不足為吾累而適足以昭
吾明非惟祈之無益而亦不必祈矣不必祈而祈之此其心終
為脂韋淟涊而要非明白正大之君子矣盜跖發匱胠篋剖緘
縢啓扃鐍無所不至而語人曰我為盜有道妄意室藏聖也分
均仁也出後義也入先勇也女其勿以我為盜跖人其有不哄
之乎盜跖之名其可已乎張說受吕宋之囑而恥受激之事是
猶盜跖其行而惡其名也曷不若慎之于初勿至于今日之祈
之為愈也不然非惟他人之簡書不能奪雖身秉史衡如秦熺
還三世為史官東暴歎息之際掀虎易放虎難出于夫人棋之

口入於檜之耳其蹤跡詭秘何由知之而暴露于千百世之下貽譏于乎史之篇至今為稗官者未始不以資談議厥故何也褚遂良所謂史官不記天下必有記之者縱使吳兢果不為直聽張說之囑則此受激之事遂將泯滅無聞乎吾知其必不然矣天下後世寧無為說記之者乎然則說之見亦即充之見也厥後憂及誅銘而囑其子張均賂姚崇多為溢美之辭吾見萬世下衆終不能為說諱也豈直吳兢劉五諸人哉嗚呼自孔氏而下如狐狀班馬董皆以直筆稱而兢亦此數子者流吏可以無媿矣王荊公所謂誅在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忌陰挾翰墨以濟其私者吾于斯人不敢以此議之矣

評　初不從昌宗之賂為上既而能從宋劉二公之言則亦不失為君子此論甚妙

張說 蓬生麻中　　屠隆

昔唐張說以昌宗美官之賂許證元忠卒賴宋璟諸人夾持不復党邪害正斯元忠得脫大禍而說亦得免於惡唐胡氏謂其蓬生麻中不得不直不甚信然哉夫天下之人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中人則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忠邪枉直惟所使而已是故金不以百煉而改其剛水不以百折而改其東蕙蘭不以萎死而改其芳姜桂不以到老而改其辣士君子孤介自許獨立不懼助之而意氣不為揚抑之而志節不為貶可以對天地可以質鬼神可以揭日星可以亞河岳此所為上智不移者也故龍逢折首于夏桀比干剖腹於商辛子胥抉目於吳王泄治致命於陳侯朱雲折檻於漢帝此其孰助之而孰激之者也薰蕕同器而蕕不能使變而為薰蘭棘同林而蘭不可以化棘鸇與鳳並棲而鸇自鷙也石與玉共陳而石自頑也奸人鄙夫不顧廉恥不畏名義而惟驕奸肆邪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此所謂下愚不移者也故唐虞之世而四凶以惡誅貞觀之世而宇文士及以佞斥元祐之黨而惡竦以奸退此豈無正人君子以為之夾持哉乃若器方則水方器員則水員蠶食蒼則身蒼食黃則身黃江南之橘移之江北則為枳此所謂中人之可以

為善可以為不善者也昔豫讓失身於中行而抗節於智伯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蚳鼃緘默於始而直言於終元稹忠直於先而依阿於後豈非中無所主而惟人所使者乎上智下愚天下不多見而惟中人為最多以有所激而砥志以有所誘而喪心不扶則不立不翼則不行平生以忠義自許至於事變之衝有富貴之利艷於前有斧鉞之威刼於後往往銷剛為柔刓方為員依阿淟涊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奴顏婢膝舉平生而盡棄之如土梗矣彼其心豈不知畏名義敦廉恥哉則以子孑獨立顧影無儔而所以為之夾持者鮮其人焉是以弗克樹立而敗名喪節之至此耳彼張說于昌宗之誘即已許之是其心已不

能自持而其畏名義之念則猶未盡喪也當其時交戰于公私
之介遲疑於邪正之途而為正人者相與明目張膽而力爭之
宋璟之言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知幾之言曰無汙青史為子
孫累二子之辭嚴義正與足以作其懦堅其心祛其邪媚之私
而勵之以正直之氣宜說之洗心易慮而不敢復逞其邪志也
卒之奸黨不至於稔惡善類不至於受誣即嶺表之行辛酸亦
蔗境也而說且以文學相業顯於當時矣不然則靦顏垢首願
指氣使甘為儉壬之鷹犬權奸之牙爪雖由此而驟得美官致
位通顯不過蠅營狗苟之徒天地間之一蕭艾矣亦何顏見朝
廷之大人君子也是始而背公植黨嗜利無恥始一張說也既

而改絃易轍抗節致忠復又一張說也信乎其為中人之資也
方畀宋賂之以美官則畏名義之心不勝其好利祿之心矣及
宋劉二公激之以名義則好利祿之心又不勝其畏名義之心
矣當時有公論後世有史官說雖欲不直惡得而不直哉中人
激於君子而後直則中人之直亦君子之直為之也猶蓬生麻
中而後直則蓬之直亦麻之直為之也嗚呼說之所賴於君子
夾持之功不居多乎故有道之世多忠良非夫人而皆忠也有
以激之則佞者而亦忠汙濁之朝多邪佞非夫人而皆佞也有
以誘之則忠者亦佞治世之忠良蓬之生於麻中者也亂世之
邪佞蓬之生以蒿萱者也此君子貴三益之友也歟雖然宋璟
諸君子之功不可誣矣而說之賢亦有可取也何也均一雨露
也桃李得之而長其柯條荊棘得之而養其芒刺君子之教有
能受有不能受者鄭絪之言曰笑罵從人笑罵好官還我為之
斯人也頑鈍無恥雖百宋璟千知幾日與之夾持亦何益哉故
蓬生麻中則蓬亦直矣使藤蘿而生于麻中吾未見其能直也
說之能從正人之激則以其猶有蓬之心焉耳使說而為藤蘿
也其亦末如之何哉故吾於說有取也

評　士有三品說為中人當矣末與說之不為藤蘿則說有
顏見宋劉矣

張柬之　孫之翰

觀武后用張柬之見其任賢人之術也武后臨朝僭號踰二十
年所用之人姦賢相半蓋后狡智之性有過於人必謂不用姦
人無以成己志不用賢人無以庇己過能持大權者多賢才也
如狄仁傑姚元崇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慮
乎故雖凶殘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也當傑崇相國才諱之士
不乏於時尚孜孜訪於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薦柬之
立命作相其推心不輕如此則向之任用之意可知矣豈非得
任賢之術也一婦人僭天下大號恣行兇虐尚以大權付託得
人久不禍敗為人君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有憂患乎

張說　胡寅

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
受使事君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說非守義不回
者特以蓬生麻中勢不得不直矣苟為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
如是者甚少豈爵位既高不得親忠良以自助耶君子所以貴
乎三益之友也

評　說之守蓋宋璟激之也激之能奮可不謂賢耶

蘇瓌　劉昫

孔子云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當中
宗棄代常氏奪權預謀者十有九人咸生異謀瓌志存大節獨
發說言其後善惡顯彰黜陟名著聖人之言驗於斯矣頲惟公

是相以儉承家李嶠許之湧泉宋璟稱其過父艱難之際節操
不回善始令終先後無愧

姚崇宋璟　歐陽修宋

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
元物皆已施行信不誣矣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
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治璟善守文
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
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
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
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姚崇　孫之翰

天子任輔臣非知其才諒其忠推誠以待之何以責成功輔臣
荷天子之知非素蘊策畫通達時務高節行之何以稱大用明
皇之任相姚崇之事君得其道矣初明皇以崇可相將召之張
說輩讒言交譖一不能動遂以大柄付之崇亦荷其信任之意
力救時弊行之不疑數十年紛亂之政旬日而變紀綱法度卓
然振起非君臣相待之誠至深至悉何以及此然為姚崇則易
為明皇則難自中宗復位承武后暴政之餘且為韋庶人所制
用姦貪去忠良官職無叙紀綱大亂以太平暴橫不改其惡中
外人心思治甚切崇有才智因能觀時事之弊知其變之之術

一日當國政順人心行之不難耳明皇居藩邸已憤時弊之甚
即位之始銳意求治任崇固宜但張說有輔翼舊勲帝所親待
方居左右與崇不協崇雖才過于說適在疎遠明皇不信親近
而信疎遠不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為難也嗚呼人君知疎遠之
臣賢而可任付以大柄推誠待之遂使盡心時政成開元治平
之業後之人君觀其任賢之道得不以為法哉

姚崇　司馬光宋

日蝕不驗太史之過也而羣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
為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因而賀之是侮其君也上誣於天
下侮于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

評　賀此兩事崇失相體矣尤不當見于開元朝也

宋璟　　范祖禹

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宋璟　　顧充

庸君之情狃于治安而恃其富盛則其雄心侈志弗盡於聲色貨利神仙土木之事而必出于武功何則甲兵之盛輜重之富可以百出而不窮而乘千載之一時犁王庭繫單于絕天驕使血氣之倫莫不臣服者固五帝之所難而三王所不能有也故武帝伐匈奴雖汲黯不可奪太宗征遼左雖魏徵不可回彼其

心以為此震世之大功豈白面書生可以口舌爭也而卒乎海內虛耗唐室中衰嗚呼非仁人君子孰盛危明從其幾微之始而豫折之將何以救其後耶吾不折其幾微而使微功生事者無所抑則天下之人眺目以覬其術之一中者且四面至矣至於侈心已熾而後批鱗犯顏以爭之此汲長孺魏鄭公之所難也故宋公寧有靈荃之功而不賞而不肯使其君逞志于邊功噫若宋公者豈不可謂之大臣乎哉其後宋公罷韓休張九齡相繼棄去而林甫國忠之輩出于是始以邊功為可倖祿山為可用而羯奴之禍釁起而難乎矣漁陽鼓沸而紅塵之騎流離蜀碧君聲悲而王侯之第易主馬嵬環賜而杖屨之諭諄切懇惻

鈴聞而離宮之月傷心余讀詩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興思于宋公而深悲夫唐之不幸無以究公之志也

盧懷慎　　司馬光宋

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賢而下之授以國政孔子美之曹參自謂不及蕭何一遵其法無所變更漢業已成夫不肖用事為其黨者愛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者用事為其黨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國以分其權娼嫉以毀其功愎戾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戮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誓曰如有一介臣云云亦職有利哉懷慎之謂矣

盧懷慎　　陳傳良

昔姚崇佐明皇盧懷慎不事事一歸之崇而天下號為伴食然姚崇卒立大功於唐而懷慎以長者聞亦無損於國何哉自度其才之不足而不以己妨賢非近厚君子不能也譾譾然挾己之私以分人之權好於自用而惟恐其不出諸己此吳起所以忌田文張延賞所以沮李晟者也而謂君子為之乎

盧懷慎　　黃震

姚崇之才宋璟之賢孰不知為有唐名相若盧懷慎獨非名相乎而以伴食稱此當時奴隸小人刺公之語而史載之過矣姚崇機智足以應變懷慎休休有容不啻己出崇之才即懷慎之

才此固人情所甚難古人所最貴大臣之道莫賢於此而謂之伴食何哉夫謂伴食必其依阿無恥懷祿苟安而懷愼身位上相家無擔石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倦人乘間之患遺言則薦宋璟諸賢爲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智之士平日私意雜援矜眩目前功必已出者能爾耶然則懷愼爲唐討當于古人中求之而姚崇亦後世之才耳奈何反譏其伴食哉

魏知古張九齡　歐陽修 宋

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澶不振也觀玄宗開元時勵精圖治元老耆舊動所尊憚故姚元崇宋

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狎而易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孰憎鯁切較力雖多課所效不及姚宋遠矣終之胡雛亂華身播邊陬非曰天運亦人事所致而然若知古等皆宰相選使當天寶時庸能有效哉

張九齡　孫之翰

九齡以高才直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倦於政治厭聞讜言方且倚任李林甫姦臣謀議固無以合所奏祿山逆狀此先覺獨斷之論非常人可明其以將校敗衂請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理況祿山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止以勇銳可用令戰而敗衂則勇銳亦不過人不知以何功德可贖罪也是明皇以九齡論議堅正多所違忤又聽姦邪讒間又有忌心故不從其言而阻之也噫賢者忠於國而人君忌之謀議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其言在賢者無負於國矣但人君外倚姦臣內養大惡播遷之患歸咎何人

張九齡　蘇軾 宋

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誼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能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爾故王莽以斗筲穿

窬之才盜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張九齡　李廷機 明

昔漢武皇帝乘文景饒積之後挾長驅遠御之才其生平不愛通侯冠軍丞相九卿侍從侍詔而寵之者非度恭之士則希旨之臣非刑歛之夫則俳優之客而所嚴憚者僅僅一擯斥不前之汲內史君子曰武帝之天於是覩不泯矣及載覩唐之玄宗以九齡鯁直見逐以死而至宰相薦人輒問風度得如九齡否未嘗不嘆二君之如出一轍也何以故夫人君當其侈肆逸欲

之時當其志則喜逆其志則怒而徐察當其志者必佞諛逆志者
必忠直於是忠直者雖終身坎坷弗遇而或諒其守或嘉其範
其天固有不終泯者矣今自九齡之在唐考之史稱其尚直爭
祿山之不殺諫林甫之後憂遇事無大小皆力爭誠玄宗之直
臣也使玄宗誠信任之奚至召肓胡之反噬而大河以北無堅
城哉然玄宗末年則奢欲而寖生矣始也焚錦繡今也供織繡
矣始也戒邊功今也好邊功矣向也勤政事今也怠政事矣甚
至霓裳羽衣六宮粉黛無顏色矣夫以帝奢欲寖生之際而九
齡爭無巨細輒爭彼口蜜腹劍之林甫又時時譖之上帝寧不
踈九齡哉踈寧不至罷政事而老於曲江以歿哉然九齡之風

度則在朝廷也玄宗之愛重則在九齡也宰相薦士而每問風
度得如九齡帝之于九齡其天誠不泯者乎不然帝初年嘗相
姚崇矣何不曰風度得如姚崇也又嘗相宋璟張嘉貞張說李
元紘杜暹韓休數子矣何不曰風度得如數子也末年又相牛
仙客李林甫矣帝何不曰風度得如仙客林甫也蓋帝之先後
所相仙客二子無論即姚元之諸公而風度或少讓九齡以故
為帝之欽賞雖罷棄有所不置孰謂忠直之臣非人主之所注
意耶孰謂人主知人之天以當年之擯逐而遂謂之終蔽耶嗟
乎吾嘗細按玄宗末年之禍而未嘗不嘆九齡之先見玄宗之
天人也夫九齡之面折廷爭多矣而未有如正祿山之辟此林
甫之相之為大且一則談其貌有反相一則談其貽社廟之憂
而卒不移人主之衷唐是以幾致王跋步而至河北三鎮更相
盤結以迄於唐亡者其禍亦胚胎於此嗟嗟忠賢之建白其關
係果眇小者哉宋儒嘗有詩曰九齡已老韓休死無復明朝諫
疏來味其辭旨令人可悲可涕及觀漁陽鼙動而紅塵之騎流
離疑碧聲悲而王侯之第易主馬嵬環賜而杖屨之諭尋坊劍
閣鈴聞而離宮之月傷心曲江設奠而孤臣之魄已化益知是
詩之悽惋而有旨嗟嗟人主誠得風度如九齡者益無擯斥之
以稔國家之禍哉

評　帝思九齡天之不容昧處然卒於擯斥何也

李邕　　陸貞山

才者天下之利器也君子亦善用之而已矣君子不患於無才
也有才而不善用不若無才非才之害不善用之害也故曰其
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李
邕唐之才士也其友盧藏用嘗謂之曰君如干將莫邪然而慮
缺折耳嗚呼為此言者其知用才之方矣干將莫邪天下之良
劍也器之利者也彼其始為是器也鎔範焉淬礪焉以底于成
既成矣養其鋒而不輕試是故器全而用久天下固有利劍矣
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斷盤匜尋溥之柱而擊之則折為三盾
之石而擊之則碎為百此無他有是器而不善用也嗟乎彼不

善用其才者無乃類是歟李邕之才何才也蓋嘗否臧太常之
謚逆折二張之鋒開元天寶之間天下以其官稱曰李北海而
不敢字非才何以堪之惜乎邕之不善用其才也當邕之時天
下之亂極矣姦人蠱傾城之哲婦宰相善灸手之大權自韓休
死九齡斥諫諍路絕而諂佞之臣且紛紛進干將隱而毛錐用
莫邪為鈍而鉛刀為銛負出衆之才膺專城之寄而有盛名難
乎其免矣彼媢賢嫉能之林甫何人哉嚴挺之一蒙顧問而即
遭老病之說蕭炅素有殊寵而不免羅織之獄周子諒之徒伏
馬一鳴而斥且死矣士當其時少露芒頴輒不免其身邕既以
才見忌又以飛語浮言自撥其禍卒死於權奸之手吁可惜哉

孔文舉之死於曹操嵇叔夜夏侯太初之死於司馬昭皆是類
也茍至于君子未有無才者也居之以晦默持之以謙虛操之
以無欲上人之心而猶末也鎔範於禮樂淬礪於忠信養之以
和順道德而後其器全矣故寧劉入下之利而不見其鋭也栽
畫天下之務而不見其屈也用諸盤根錯節而不見其缺折也
是惟無發發則天下事迎刃而解矣去就出處將焉往而不自
得又何至于不免其身哉庖丁之解牛目無全牛而刃若新發
于硎非刃之利也用之善也郢人之斲堊也運斤成風而斲之
顏色不变非斤之利也用之善也用才者亦若是而已惜乎邕
之未聞此也天下之言人才者折衷于孔子孔子之稱其衆獨
稱南容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又獨稱顏淵焉曰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至于才如子路則謂之不得其死夫孔子之
門歐冶之門也天下之良金利器萃焉其為干將莫邪宜不可
一二數而孔子之賞鑒如此則夫君子之所謂才者可識矣惜
乎邕之未聞此也使其有聞必知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之義亦
何至於露才揚己以中姦雄之腹劍耶雖然當玄宗之時士之
頑鈍不才願歸時相之陶鑄以苟得富貴者亦不勝算也邕以
名高見嫉然猶負氣不屈迨于殺身而無悔斯亦奇矣豈可謂
非一時之傑也哉

評　就盧藏用之旨發揮無遺論

擬盧藏用與李邕書　　全天叙　明

初李北海以才藝知名然雅自負使氣盧藏用與北海善嘗寓
書規之曰君知干將莫邪乎昔者吳王命歐冶鑄千金之劍二
其陽為干將其陰為莫邪此劍之利水斷蛟龍陸剸犀兕横之
無前後揮之無盤錯此亦天下之至快也然而藏以襲室函以
重匣蓋嘗歷千百世不一常試而終不屑屑焉與鉛刀爭一割
之效是故其鍔甚斂其鋒甚完其藏彌深其用彌廣所謂萬夫
提精千秋代寶者當其無有劍之用而後乃今稱神物也不佞
蓋觀於干將莫邪得士卷焉夫天生美才代不乏矣木高於林
風必摧之粱出於棧鼠必齧之物性固爾人亦宜然以不佞稽

考覈籍上下古今盖弱植而負尤累者不可勝數惟銘蓄碩儲之器稱焉若夫曲士無以騁乎達人之觀褊夫無以廓乎大雅之度抱康瓠以自珍守斗筲而自滿露才揚己藐世凌物此宗怨之所必歸而造物之所必棄者也故天王平殺身於鸚鵡德祖賈禍於雞肋机雲嘆鶴於華亭嗣宗窮途於東市四傑徵信於裴公雅此患矣足下南金東箭元精所生洸學海之波瀾挈人文之領袖翩翩儁才彪炳爍鑠即千將莫邪弗銛於此矣不佞竊髙下風之行猥承右交之末竊有慮於足下願效忠告之義嘗聞大禹以不矜垂訓伯陽以守雌著書蒙莊以木雞喻氣是故才可有不可形氣可蹴不可使人之使氣者輕浮淺露飛

揚峭厲獨起于一念恃才之心此一念恃才之心漸長漸形而氣之所使意莫自制嗚呼天道虧盈傲乃凶德禍机所伏不可不慎也假令操干將莫邪出其鋒而盡用之而斬斷截格不避不絕方倖倖然號于人曰彼惡敢當我哉曾未幾何終虞缺折耳孔子不云乎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後世之士謂周公之才而欲犯孔子之戒於以免禍不亦難哉以不佞觀足下所不足者非才也願足下佩往昔之訓辭鑒流俗之覆轍韜精稼光導自裁抑幸甚北海得書不能用其後卒為李林甫所害

評以千將莫邪立論是此書本旨而其詞儁調即今唐人操觚未易有此

孔璋　方孝孺 明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內之珍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天下安恃乎此盖人之羣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鬪之不止一人叱之即愧怍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望而尊之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以張子房卓茂武帝有汲黯諸侯惴畏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才力非能攬搴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覩其輝光者德弘于中聲名著於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如

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其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聞之可為壇壖而玄宗不悟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哉孰不逮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說蕭皆搢之欲寘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疏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為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為之惜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疏而為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

張嘉貞乾曜　歐陽修 宋

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若若張源等稍惓惓事迹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歟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伎弘靖窮於權惜哉

張嘉貞延賞弘靖　　劉昫

張嘉貞雖不立田園恭急於勢利朋比近習杖姜皎佃先非中立之士也延賞以私害公罷李晟兵柄使武臣不陳其力矣惡直醜正擠抑渾相位致賢者不盡其才矣象恭僞功皆四凶之跡也雖以蔭繼世以才進才蹈非其道者實小人哉弘靖輕傲邊事欺滅軍資凋附元載楊炎繼及累貶俱非守正者也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不其是與

評　是歐陽公所稱三窮者

劉知幾吳兢　　歐陽修宋

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叢簡冊挐繁其間巨

盜再興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雖論著之人隨時裒輟而疏舛殘餘本末顛倒故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可為永慨者矣又舊史之文猥釀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陋寧當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騁耶或因淺仍俗不足於文也亦有待於後取當而行遠耶何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歟自韓愈為順宗實錄議者鬨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乃知為史者亦難言之游夏不能措辭於春秋果可信矣

崔隱甫嚴挺之　　歐陽修宋

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遠謟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伸其志也管夷吾以編棧諭之信曲與直不相函哉

崔隱甫嚴挺之　　劉昫

挺之才略器識不干諸公恥近權門為人所惡不登台輔養疾宮寮雖富貴在天窮達有命彼林甫者誠可投畀豺虎也

周子諒　　柳子厚唐

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逐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嗚呼古之好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伸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

剛者出於秦楚之間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盟主之用歿不遺聖人之嘆誠立志者之所悼也

明皇　　石守道

明皇帝承則天中宗睿宗三朝危亂之後思洗刷垢污剗絕荒蕪澄滌化源潔清政道乃用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李元紘杜暹等相次為宰相宵分不寐日昃不食潛心堯舜之道側耳忠良之言憂勤萬幾念慮四海不敢暫時逸豫不敢一日畋遊苑囿希行聲色不御汲汲論思遂致開元三十年太平一日妃子入宮專寵惑成內荒頗欲廢政蛾眉巧笑迷君之心妖姿艷舞眩君之目日月斯久情愛寖深竭天下之財以奉一婦人殫海內之

之力以事一女子常恐不足弟兄姊妹皆啓厚封骨肉姻親咸登要職名園甲第以賜之膏腴水石以寵之牝雞晨鳴威過人主后戚專國勢傾朝廷諸侯董皆於妃子之宮四方爭賂於楊氏之宅恩由財結官以賄成紀綱盡廢爵賞無序讒邪得逞忠良見廢故天寶之政不在於天子而在於楊氏是以中外脊然人神共憤迨祿山舉兵一唱而東都陷沒靈駕播遷倉皇出關崎嶇幸蜀國祚危如綴旒皇都鞠如茂草誰其為之楊氏一婦人也遷主恩而自專弄國柄而無禁色荒於內而天下怨叛豈非一婦人能致耶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紂以妲己而亡吳以西施而滅天寶之亂誰謂非貴妃之罪也噫明皇至聰明至

神聖也爲一女之惑取笑千載之下可痛也哉臣嘗思唐高祖太宗親履矢石身冒霜露艱難辛苦十餘年以得天下既得之後側席求賢虛心納諫晝視朝政日既不食夜讀經書漏分不寐勞心苦體孜孜焉致海內太平作子孫久長業未嘗敢暫時宴樂未嘗敢一日荒寧苑囿不遊絲竹不御畋獵不數女色不近凡武德貞觀二三十年間四海晏然生人樂業國家之制度備矣禮樂成矣政化行矣教法修矣以垂於子垂於孫將謂之萬世而無丧亂覆亡之禍也嗚呼太宗陵土未乾而則天滅國李氏子孫殺戮殆盡唐室宗廟將為丘墟自後韋皇后安樂公主專政擅權朝廷大壞至楊太眞之惑亂則海內一搖明皇南宗西狩播遷唐室自此亦衰矣終得十八帝僅三百年國家破良由高宗中宗睿宗明皇覆敗祖業嗞嗟嘆息痛心疾首撫卷扼腕而泣下不止蓋傷其為人子傳人社稷不仁不孝以至於此臣聞天子之孝在乎承宗廟奉社稷撫四海安萬民彼高宗輩惑一婦人溺一女子忽然忘宗廟之重棄社稷之大輕四海之廣絕萬民之衆其為不孝也甚矣後世得不以為深戒哉

評　叙祖宗創業艱難而子孫相仍惑於嬖寵乃馴致於危亂真可為之痛哭流涕然玩其意不獨為唐室言也

明皇　　　　顧　充 明

唐明皇時安祿山為貴妃兒貴妃洗之帝為賜洗兒錢噫此何

兒也而貴妃可洗也祿山本柳城胡雛天成狡黠指廉棄恥不知名義外示癡直無所顧嫌一旦得俯桂掖椒房以褻瀆帷薄實犬羊不世之奇眷此不足責也楊妃以妖冶之姿驕矜之習肆醜房闈蓋已為失節之婦其甘心祿山以快淫佚此狐媚之態一定不移亦不足責也噫明皇堂堂天子也而何溺愛之至是也明皇為天下四海億兆姓父則貴妃亦可以為天下四海億兆毋舉斯世皆其子獨少一祿山赤心之兒乎失律之罪不即顯誅亦廢法矣而官之而又寵之而又賜賚之而又王之而又且從而子之悉心殫力求滿其志雖慈父所以待孝子者不過[illegible]也斷[illegible]來朝[illegible]極其[illegible]不且曰胡兒眼[illegible]勿令笑我雖慈父

所以貽愛子者不是過也帝有所蔽而溺貴妃貴妃有所蔽而溺祿山帝又忘其為蔽而忘其為溺爲以胡夷為骨肉以宮闈為樂區以醜惡為浪語以錫子為草芥以人言為過防噫何帝之溺愛至是也且帝果無子而子祿山也太子瑛非其子乎鄂王瑤非其子乎光王琚非其子乎端豪方賜帝範皆穆穆皇皇器也說言投耳賜死城東情割愛傷怨魂愁魄天性大倫一日掃地垂腹之兒豈勝三子也而顧子之耶無辜者死有罪者親己出者死異類者親承祧者死窺器者親何帝之所愛非所子而所子非所愛也豈以己子之不肖而欲螟蛉者以承歡膝下耶常見素楊國忠懇懇白反狀而祿山一召即趨帝又將以父

召無諾者即信之矣偏情一種百喙不能回噫何帝之溺愛至是也且父在子不得自專禮也割要害之地畀之掌中太阿盖已倒授而三十二人蕃將代漢又形瞭然蓋不待九齡諸楊輩知其必反而三尺童子固已悉其肺腸矣帝畧無難色惟言唯唯果以孫父之蟲者待之耶煦呴姑息莫知子惡孰知祿山乃孽兒非佳兒乃逆兒非親兒也噫何帝之溺愛至是也殊恩渥賜疊降層加僅浮其先母後父之一拜而漁陽鼙鼓卒爾喧聲直擣長驅豺狼反噬卒之蕩搖我邊陲屠戮我州縣芟刈我黎元而義士忠臣荷戟長嘆莫可枝梧其流禍之酷烈要非止如子矣父兵而已吁在宮庭則亦心一點在沙場則悖德不才裊用言酬石勒外反此兒素有大志今果然耳斯時也帝果能誓祿山之手足耶語曰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吾於是知帝之無可柰何矣知子莫若父何帝之不能逆燭其奸耶靜言思之愧恨百生豈不欲斃此兒以一洗此羞耶亡何逐兒環于羅衣妖血誰掃花鈿委地帝而念及於此固不若出妻屏子之為愈矣家無家有國不國狼狽萬里骨肉各天致使肅宗忍於攘位而三綱不顧豈其平日待祿山之厚待己子之薄而肅宗故亦以薄報其父耶溺愛之弊其流至此帝至是思九齡之先見而曲江柰之吁晚矣雖然祿山以臣子叛君父而亦以召安慶緒之禍出乎爾反乎爾吾于是而知天之所以為殘忍不道之報者

不爽也

評　步步罪玄宗溺愛讀之令人有遺恨

楊國忠　　范祖禹 宋

管子有言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為患深也明皇信一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以敗為勝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蓋在位者皆小人無一賢也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太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暮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楊國忠　　范祖禹 宋

國忠既激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已動為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覆乎

李林甫　孫之翰

或問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姦人逐賢相戮直臣殺三子此國事大失人道幾喪也有何德化尚致天下獄訟稀少曰國政善惡皆有後效明皇即位之初勵精政事得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徒繼為輔相盡心贊助故德化被於民間風俗既厚獄訟幾息及在位漸久怠於政治雖姦邪乘間而進尚有忠賢任事未能大害於政及罷免賢相專任姦人直臣言事遂遭殺戮三子無辜俱以誣死其他流貶者不可勝道此固君之大過但惡在于內而未及於民前日為善之効流風未改故獄訟尚稀也林甫自以專任經歲姦迹漸露取天下一善事掠之為功將以掩罪嬌革小人得希其意妄託徵物用為靈異上以固主心下以愚民聽明皇惑其事從而賞之自此擅威權起大獄姦惡日甚無所不為天寶之亂乃為惡之効也為君為相者勿以目前善迹便為已功當顧已之行事何如爾善惡之事未有不效者也

評　論善惡之效大快人意可為君相炯鑑

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　歐陽修宋

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却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很滑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金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裒刻進剩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故重官累賜使專顓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娟以相屠脅四族皆夷為天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斂怨甚亡則向所謂利者顧不反哉鉷國忠後出擅厲最甚當方毒之下後思融矣

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　范祖禹宋

昔榮夷公好專利厲王悅之芮良夫知王室之將卑以為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擁塞則所害者多故咸有利以有害利於已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人所以均天地之施也聖王寧損已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已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

冷終者也唐世言利始於宇文融融既流死而韋堅楊愼矜王
鉷繼起又並其身之極于楊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
哉進利而所害者衆也天下之怨歸之故其怨必復其禍必酷
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不免況其非道者乎必若公
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不為掊克
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
不戒哉

安祿山　朱黼

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必見人之所未見知人之所未知也龍
樓雞幛之設尊卑所以定位桂掖椒房之邃內外所以別嫌賜

坐而不之疑出入而不之禁凡有血氣者俱為不平明皇獨無
怍色其故何哉夫僭擬無涯之念每起於權位之極泮渙不軌
之謀多出于才力之雄今祿山養壯士八千餘人家僮百餘人
皆以一當百且擁三道兵焉矣於是精兵極天下之選財用極
天下之富爵賞皆出其門將帥皆其私屬其必反之謀不特楊
國忠知之路人無不知之至是復請以蕃將代漢將其姦謀畢
露矣而明皇猶不之悟卒至於竄身喪國而不悔詩曰啜其泣
矣何嗟及矣明皇之謂與

安祿山　劉友益

祿山之反固其欵心亦寵之太過以成其驕而國忠又數激
之以速其反其求兼群牧可以悟矣而帝不悟至奏稱將軍五
百中郎將二千可以悟矣而又不悟至請以蕃將代漢將則益
可以悟矣而又不悟逮其獻馬然後稍悟又不為之備焉則西
南之行非不幸也

王忠嗣　歐陽修宋

以忠嗣之才戰必克攻必破董石堡之得不當所亡高馬直以
空爵賞論祿山亂有萌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免於讒卒死放
地自古忠賢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可勝吒哉

王忠嗣　范祖禹宋

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為無益害有益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

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
可取莫若固守前議而勿分兵以助延光均之得罪不亦宜乎
既已冤奉詔而復撓其謀使佞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
耶

楊貴妃　胡寅

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怨之所集禍所起
也明皇昏於貴妃凡十年以王鉷為色役使併徵三十年租庸
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
頭族進薦鮮于仲通仰解南詔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患則毒又
深於西南矣五楊請託府縣峻於制敕則毒又遍於畿甸矣董

兜私於祿山以至叛反則毒文甚於兩河矣如是人安得永終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猶當圖其所不見者況怨塞宇宙獨以寵
妃一家之故夫何由更避其死也人君孰不有女寵而寵豈至
此使陳玄禮不言明皇豈能斷而除之蓋亦迫於不得已耳

杜甫李白　　元稹唐

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
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
取其干豫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
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還采詩之官既廢天
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

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
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
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
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
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
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
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極
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
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
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功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
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雅則纖穠莫備至
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
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
而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圖其多乎哉苟以為然無可無
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
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
樂府歌詩誠亦差有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律大或千
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去凡近則
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李白碑　　范傳正唐

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
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
文逸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
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
常調器度宏大聲聞于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
降輦步迎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
以寶床方丈賜食於前御手調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
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每陪侍從之遊他日從
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
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

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逐之公爲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蹝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富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遣餘年也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

晚歲至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於彤庭禮拜於玄壤生不及祿歿而稱官嗚呼命歟

杜甫李太白　　呂祖謙宋

李杜氣節高偉其自負豈止文辭間哉阮籍登廣武戰場曰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夫藉不偶與運耳使之釋酒杯以就功業謝安不足多其謂楚漢豎子蓋非殭者嚴武嘗殺虎而冠杜子美乘醉睨視曰嚴挺之乃生此兒高力士貴焰熾于李太白使脫靴帝前儻二子胸中無有其能然邪處之爲將相無成乎美

排衆也抗疏申救郭子儀掌犯法并州太白奇之解官以贖雪者於讒謗之餘識郭於縲紲之間此又君子之所難能者而世特以詩人歸美之記史者獨不聲置名流之列至與韓非同傳業嗜爲伍曾不知流宋翁難梁季淫戮果若是班乎

評　表揚李杜氣節處乃觀其大者

陸象先　　張唐英

象先爲益州長史司馬嘗抱直諫以宜行罰象先曰理則可矣何必嚴刑以立威遷河中尹錄事白以小吏宜杖此人之情不甚相遠必須行杖須從汝始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始爲煩耳但靜其源何憂不簡噫可謂仁恕長者也求之古人其亦

子賤之倫乎兩漢以下循吏殆不及也後世爲人上者以仁愛而撫民則世謂之柔懦以教化而訓俗則世謂之迂濶至有殘民以逞者亦獨何哉

賀知章碑　　沈愷明

余嘗乘舟登湖心寺南望四明諸山隱隱如畫其北顧石虹襟帶碧流如染至含嵐浴暉頃刻殊狀殆不可攬結愷乃見而嘆曰意必有異人宫焉不然何其山清水麗一至此也問之乃唐秘監舊宅相傳三十里曰賀家灣地草萊得斷碑往往遺跡尚在高標清氣彷彿於煙雲水石間賀監故鄞人唐進士歷官至太子賓客秘書監天寶初憂遊帝居數日寤請爲道士還故里詔

許之以宅為千秋觀又求周官湖數頃為放生池詔賜剡川西
湖且放浪詩酒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夫人孰不欲富貴
秘監華階也黃冠者流吾儒所未與也顧辭榮就寂逃儒歸老
豈其情哉夫出不忘隱者適也入不害存者定也適則處之泰
定則無不足所望于外者輕昔者胡華子居越漁四十年不
知有城市叔敖聞其賢言之莊王召之王與語數日請歸歸又
逐為楚官入與王圖謀政事出治其民與服食飲甚適覺而嘆
曰叔敖其敗予哉未幾王召為執珪以不能事王左右惡于王
王召責之華免冠謝則復嘆曰叔敖其敗余矣遂舍其官去王使
人追之返其位叔敖曰弗可追矣弗可返矣王使人視其處則

不知所往也夫賀監之處遊帝居與胡華子之處漁事殊而情
一也獨胡華子之處漁則留其處為楚官則不留至為執珪不
善事左右然後去晦亦晚矣乃若賀監位與清華之選甚適矣
至一處遊帝居即寤即托馬以歸即不復返其賢于胡華子亦
既多矣

孟浩然　皮日休 唐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惟李翰林杜工部為尤介
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道遇景入韻不拘
奇拱異令齷齪束人口掣吻然有乎大之典若公輸氏當巧
者也北齊美蕭慤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有微雲淡河
漢疏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殘日翳沙嶼清風動高泉先生則
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露濕寒塘草月
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此與古人爭勝
於毫釐也稱是者衆不可悉數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其
貧則天爵於身謂其死則不朽於文為士之道亦已至矣先生
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既慕其名親其貌蓋思文王則嗜昌歜
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

孟浩然　董未全 明

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予曰果哉末之難矣故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聖謨洋洋其後賢出處之矩矱乎竊嘗謂巢父許由古

今其隱迹柳下惠士不其間箕潁之風而興起者乎而其貽已甚
之譏則亦非大中之道矣兩生蹤跡則量而後入者也孟浩然
風神散朗詩律精絕張始興王摩詰與一時詞客皆傾心下之
張說言之于朝明皇召見令誦所作乃以不才明主棄之句相
左比朝宗復薦之方引謁而浩然以劇飲從期則孟生非專以
隱為高者特厄於數奇矣謂窮窘亦有命非耶然觀其身行樂
耳遑恤其他之言固自灑然物外矣張祐題其宅曰高才何必
貴下位不妨賢孟簡雖持節襄陽謾浩然汗青千櫟寂獨以人
爵稱哉或謂浩然不沾一命而仕以五十疽發背終天之窮
詩人今不已酷乎此殆不然開元之鉅去詞伯無不顯又浩然雖

而千載之下猶浮浮於一見其人王平生之所得亦多矣嗚呼杜少陵之詩上薄風雅下掩沈宋謫仙斗酒百篇讀之令人飛動乃耦俱流落終不自存造物亦忌才耶或謂文章固天地至精之氣亦其所秘藏而不欲盡洩者李杜之轗軻顛沛而又不享遐齡多其在此

評　貧窮既有命造物又忌才遇不遇獨詩人哉可發一慨

張旭　　　韓愈唐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現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

卅九

人物論二十三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四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肅宗　　劉昫

觀天寶失馭流離奔播戎羯負恩奄爲豨突豺豕遽興於轂下胡越寧慮於舟中如借人之戈持之反刺變生於不意也所幸太王去國豳人不忘於周君新莽據圖黔首仍思於漢德是以宣皇帝冢六聖之遺業因百姓之樂推號令朔方旬日而車徒雲合旋師右輔期月而關隴底平故兩都再復乎舊輿九廟復歆於黍稷觀其迎上皇於蜀道陳拜慶於舊宮賢父子於是感傷行路爲之隕涕昔太公迎子或從家人之言而西伯事親靡忘寢門之問曾參孝已足以擬倫然而道屈知幾志微遠畧殘妖未殄宜先帙復之謀餘燼纔收何暇昇平之禮方聽王璵伏奏令或登壇宿禮真神禮即宜然時可暇給鍾懸未移於葉廣明輔國替成紆轄躬耕於春郊翠幰先驚於輦路或御殿曉宣時思已陷乎洛陽是知祝史矯人安能及遠猶賴大臣宣力諸將効忠旌頭終隕於三川杲日重明於六合寧親復國肅其休哉

肅宗　小學史斷

自盲胡反螢王璟伏誅明皇西奔遂留嗣君討賊肅宗收兵靈武反旆而東號令朔方浹旬而卑徒雲合旋師右輔期年而關隴底平故能興復兩都不失舊物然帝以國之元子受命馬嵬

又云君臣之義所當盡心奈何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擁兵平涼逗遛不進繞至靈武遽自稱帝遂成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之叛君也哉向使平原之圖無光弼之嚴整河東之役無子儀之權衡南陽之守無魯炅之扼衛要秀積之陳無嗣業懷謹之力戰新店之遇無官軍回紇之夾擊謀取范陽勸師廣平無李泌之奇策則河北必非唐有而兩京未易復是以知唐室再造非帝之功諸將之力也故先儒論帝直以乘危篡國目之宜矣于時紀綱不立使藩鎮廢置盡由軍士又任用小人李輔國乃東宮舊隸俾領軍謀寵過而驕遂殺建寧遷上皇錮制天下濁亂曾不數月帝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近小人之禍如此其烈可不戒哉

顏魯公　祠記　　曾鞏

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舉事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公又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譖遽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

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晚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遂斥之
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慚其言後
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
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
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
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
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
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

顔真卿　林之奇 宋

燕伐齊七十餘城皆爲燕有初未聞忠臣義士有發憤之氣也
及王蠋死節義不北面於燕然後齊士靡然從之七十餘城復
爲齊有蓋天下之人豈無忠義之心苟其艱難之際有一爲倡
則聞風之人孰不從之天寶末祿山痛亂河北二十四郡豈不
失守及真卿首倡忠義而諸郡由是多應然則唐室中興雖郭
子儀李光弼之功而其實則真卿爲之倡也

顔杲卿　范祖禹 宋

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人一旦賊兵起幽薊中原危
駭而顔杲卿首謀常山真卿倡義平原張介然崔無詖死其城
郭李憕盧奕蔣清死其官守當是時以一尉討賊張巡以縣令起
兵郭子儀鷹揚於朔方李光弼電擊於河北孰謂天下無人乎

寡有之而不用也其後興復唐室卒賴於忠賢誰云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之苟得其人則何危亂之有

書顔魯公爭座帖　鍾惺 明

顔魯公剛直之姿見於正楷莊發之氣着於行草今觀與右僕
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蓋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
即朝恩也英乂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
爲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爲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爲軍容
實自監英乂爲陝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故舊薦寺
行香日位次當尋龔爲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辨論力斥其不無
所容貸當時朝恩怙寵驕肆觀其冒居成均大司成之任升座
講易嘗設諷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爲大璫之至桀黠者
矣魯公銳然申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
後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旰之禍乎史稱魯公當肅宗既
從初國事方草昧爲御史大夫即能正百官次序如平昔以此
帖徵之庶幾想見其風采也祿山叛河北二十四郡多潰降惟
公以平原最先出師挫其鋒致玄宗驚嘆以爲朕不識真卿何
如人而能辨此唐之中興四方義舉自公倡之世傳顔書卻厲
氣端人正士之手澤豈不信然哉

張巡　司馬光 宋

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

兇猾悍捷趫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況其駿畯者耶

張巡許遠　歐陽脩宋

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制首尾大小四百戰雖力盡

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爲可矣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

張巡　司馬光宋

爲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列等或貴爲卿相或親聯肺腑承平之日迎合取容禍亂繼作偷生苟免至乃媚賊稱臣爲之陳力此乃犬馬之不如儻更全其首領是誨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而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沉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齏粉寇手何爲善者之不幸而爲惡者之幸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耶

張巡　李翰唐

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輀車或追建封邑厚死以慰生撫存以答亡然後君臣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背於君臣節於是乎立伏見張巡生於昌時少習儒訓屬逆胡構亂兇虐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衆當漁陽之餘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噬河南巡前守雍丘潰其腹心及魯炅以十萬之騎棄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兩宮出居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器鴟峙兩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群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爲之卻賊乃遶出巡

後議圖江淮巡退睢陽扼其咽領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啜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　以議巡過以塞衆口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士有爵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握節而死非爵教也析骸而爨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覆過死咎錄之典容過

者刑故大易之戒遏惡揚善為國之體錄狗棄瑕今衆議巡罪
非廢君臣之教絀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遏惡
揚錄瑕棄用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逆胡悖德人鬼所醜
朝拜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肩而巡朝廷不登坐宴
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感激義旅奮身死節此巡
之忠大矣賊勢憑陵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橫而制之若無
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彌
積根結盤據西嚮以拒王師雖終於殄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
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鄗一戰而犬羊北走王師
躡之而勢殊聲援絕後而城陷竟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

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
伐猶有分災 救患之義況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乎巡所
以固守者非惟擴獨克之忠亦以待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
食既盡而及人乖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
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
相掩況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
忠則可以敦世教議巡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
宥過失昔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侯將封禪略而不書晉文公
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禪之過也今
巡蒼皇之罪輕於僭禪與後之功重於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
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故謂巡者是可以為訓矣

評　中言大臣將相從逆比肩故稱巡之忠大巡之功大可以為訓懷二心者不愧死哉

許遠　　韓　愈唐

李翰所為張巡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遠雖
材若不及巡者開門延巡位本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
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
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
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
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
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

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守死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
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
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
謂遠與巡分城而守而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
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
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
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
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
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

窮也將其創殘飢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遠二公之賢其講之精
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
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
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
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南霽雲碑序　柳宗元唐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
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横絶凶威超千
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
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龜詞鬱麗肴之都尉教奇見惜挫揉

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劉馮陵隋侵河華天旋斷斗極之位地圮
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謨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
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謀大同
誓鳩武旅以遏横潰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
不知而死難狼瞫見黜而奔師忠謀朗然羣矣齊力公以推讓
且專奮賢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群校同强入守而百雉齊固
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
類死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阻漢兵已絶守死勿而翔
堅屢騎雖強頑肝胎而不進賊徒乃棄疾於我乘衆合鬪技雖
窮於九攻志益專於三板偪陽懸布之勁汧城鑿穴之奇息

辱羊羞鄭師之大臨其心易子韶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
救國命沮絶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
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
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宴禮獨何心與乃自噬其指
曰啗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慚無衣之賦
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詞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焚之
嘆息有周苛之慷慨闔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
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承於累句朝廷加贈特賜揚州都督定功
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
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龜信之形陵圖麗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

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叡門閲於周典徵印綬於漢儀
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
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懼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
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
兕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
之思與公講好雲字其泛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婺州別駕
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
不形頑斲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
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
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起千祀者矣其志不

亦宜刊剛觀斯符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僎來麒麟閣
中郎圖之詞可繼
評　保障在東南勳烈在西北此論甚奇
甄濟　　尹起莘
甄濟在唐以操行著稱為時聞人祿山之亂守節不汚當其引
首待刃之時寧預知不死以待唐之克復哉安於義命所惡者
甚於死者耳彼陳希烈之徒析圭儋爵立人之朝既無扶顛持
危之功又無伏節死義之守其事逆胡靦然無恥原其本心特
欲偷生苟免不失所有而已豈知復有素服悲泣之時哉詣闕
請罪收繫大理猶未已也又使列拜死節之士以愧其心然後

六等定罪誅殛流放則是生死皆可蓋恥其罪著矣
評　甄公隱青巖山安祿山召之不至及反封刀召之引首
待刃又不至慶緒強舁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
軍門上謁真志節士也
代宗　　劉昫
嗚呼治道之失也若河與金堤火焱崑崗雖神禹之乘四載玄
冥之灑八瀛亦不能堙洪濤而撲烈焰者何也衷必勢既壞而
不能遽救也觀夫開元之治也則橫制六合駿奔八蠻及天寶
之亂也天子不能守兩都諸侯不能安九牧是知有天下者治
道其可忽乎明皇之失馭也則祿山暴起於幽陵至德之失馭
也則思明再陷於河洛大曆之失馭也則懷恩嚮道於犬戎自
三盜合從九州羹沸軍士膏於原野民力殫於轉輸室家相弔
人不聊生而子儀號泣於用兵元載殷憂於避狄然而代宗皇
帝少屬亂離老於軍旅識人間之情偽知稼穡之艱難內有李
郭之效忠外有昆戎之幸利遂得完渠傳首叛黨革心關輔載
寧僕戎漸弭至於黜輔國之惡誅元振之罪去朝恩之權不以
酷刑俾之自斃亦立法念功之旨也罪己以傷僕固撤樂而悼
神功徵縉紳之叢回重袞縮之儒雅修己以禳星變側身以謝
咎徵古之賢君未能及此而猶有李靈曜作梗田承嗣背恩命
將出軍勞師斂賦者蓋陽九之未泰豈君道之禍與

代宗　　南宮靖一　宋
代宗少屬亂離老於軍旅仗李郭之精忠憑諸將之戮力剪除
兇醜克復京師大河南北復為唐臣厥功懋矣然仁而不武委
靡太過遂使大阿之柄倒移於下宦者程元振魚朝恩幾亡
社稷朝恩相繼用事竊用刑賞唐室大壞實基於此
代宗　　蘇轍　宋
吾嘗論代宗唐之中主也而承安史擾亂之後百度草創事出
一切人情震樫易以生變此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
為吐蕃所驚逃奔於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也今考代
宗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焉誠率是道而充之其身安而國寧

叛逆植何也容大功之臣信之而不疑外無姑息之迹也僕固
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懷恩之恃恩犯上自 以下誰能叛
之而代宗不與之較優容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
則彼驕屬也與之較理則彼戎狄也其乘氣而咒悍蓋其素乃
可圖也是已料懷恩於目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二而
幸陝之役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端則高卧以觀變也而代
宗之恩終始不衰豈不曰以光弼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
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誰
使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宜爾也
德宗之於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掩矣人有當其意則用之

衆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或能間之者焉始用元載委
已聽之載惡已甚誅之不疑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積也
則殺之程元振之寵固矣柳伉一言而退之易如反掌卒棄不
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卒日載雖擅權於外而代宗
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姦如殺犬羊中外不驚上下歙伏觀此
則昏且孱者不能為也是二者英主之所難而代宗有焉所以
能保國而安身也

代宗　胡寅

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難矣而或不能輔國
元振朝恩相繼掌兵氣勢隆重然代宗去之而無肘腋之虞之
變是知宦官非難去顧人主喜怒何如耳其至於無可奈何者
以人主無意於可為之時及不可為然後為之故也代宗之政
無可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為最武而就其事論之皆不能
盡善豈非不若慎之於初之為美與既寵之又殺之覆護之而
厚賜之非政刑矣

程元振　胡寅

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
天下可謂民之父母矣夫匹夫行私不可自立於鄉黨一命行
私無以信服於吏民而況天子乎是故叔孫昭子不賞私勞而
殺豎牛漢高祖不賞私恩而誅丁公君子美之美其公心不以

一身而廢天下之義也元振於代宗雖有保護之功而迷國誤
朝幾覆宗社於是而權宗社一身之輕重則宜肆諸市朝仰謝
九廟中謝諸將下謝百姓則代宗之心如天如日天下見之而
王道著矣今不以此為念而專念其保己夫蕃戎入寇不以聞
于儀請兵不召見虜騎至便橋帝方出奔其不為吐蕃所得者
幾希如是而尚可謂之保護乎

李泌 建議取范陽　秦少游

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天下之勢善謀之則無不
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無不良臣嘗以為唐室方鎮之患其來
百有餘年而不能得者且弊益甚乎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泌

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范陽者祿山之窠穴也鳥焚其巢雖
有鈎翮無所歸獸失其穴雖有絶足無所恃其勢也祿山帥范
陽等三道勁兵不從者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於父母
也一旦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爲反虜切齒攘袂惟恐其不滅
而范陽之人獨以爲主延頸企踵惟恐其不成此所謂家臣不
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
先圖范陽而泌爲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利勢秉之不可失
者使肅宗能聽其計先詔李郭諸將犄角而取范陽賊失巢穴
則其衆自潰兩京可以傳檄而定兵亦遂息矣惟其不用泌謀
是以慶緒思明相繼復起至其徒黨又稽天誅則偷爲一切之

人物論　二十四卷　十五

計瓜分河北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由起也昔之取天下者
皆以首事之地爲根本故雖困敗而能復振高祖之保關中光
武之據河内魏武之全兗州是也夫范陽者亦祿山之關中河
内兗州也方其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寶輒以槖駝載歸其俗至
以祿山思明爲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徹其墓發其棺而
衆猶不悅以至於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唐之盛德在人
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可勝言哉柳玭稱兩京之復
泌謀居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泌之謀不見聽
者多矣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患又得兩京
則賊再亂已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盡見聽也豈有方鎮之患

哉

李泌　胡寅

鄴侯帝之故人也力辭相位何也無乃其心有所不可於帝歟
總丱從游遽相屈伏既非素交之道兼危傳襲又相承奉為蒙
不正之責此泌所以重當輔弼而輕爲賓友者也

李泌　歐陽修宋

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
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蓁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
補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爲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
不見録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耶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

人物論　二十四卷　十六

以怪自置而爲之助也繁爲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
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靈僊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
議者切而不與有爲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掇其近實者著
於傳至勸帝先事咸陽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李泌　高啓明

甚矣小人之凶人國也天下之至親莫出於天性而不可以
言間討奪者莫父子若也然其變往往有至於殺其子而不疑
弑其父而不顧者何哉小人間使之也冽丘之禍成於李克胡
城之恨發於江充若淅己楊素流又不可以悉數蓋小人傾
險之情挾奸亂之術居人父子間投隙抵巇常幸其有事以苟

一時之富貴故必以利蠱人子以害戚人父被讒所親而嫉所
愛一爲所惑則父不得爲慈父子不得爲孝子夫父不慈而子
不孝則人道滅矣豈有人道滅而可以爲國乎此小人之所以
必去而勿用也嘗觀之於唐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生玄
宗明也而子瑛不克善其死至於肅宗之昏愚德宗之猜忌而
太子卒得以不動者果誰之力哉一李泌而已耳當是時談有
功也而李輔國譖之誦無過也而張延賞構之二子蓋岌岌矣
賴泌居其間左右彌縫上下懽悅累數千言皆出於至誠盡忠
委曲剴到懷惋惻怛有以感人者故聽之說疑之迹廓然而雲
消冰然而水釋既悔且悟不覺泣下之沾襟也廼知天性之良

有終非小人之所能掩者特患無君子以發之耳苟皆得泌則
天下豈有相弑殺之禍哉昔曹公以丁儀之譖亦欲廢其子問
於賈詡詡不對公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故未即對耳公曰何
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公大笑而罷若曹公智者也
故雖聞他人之事而有悟有不待於辯之畢若二子者亦嘗親
厄於其身親覩於其目矣然至於此非泌之忠反覆辯諫則猶
未必其國本之不摇也然則君無曹公之智臣無李泌之忠而
小人是信則雖父子猶不能自保耳可不慎哉

李泌　柯挺 明

世有正名而邪行者可遽謂其炫奇弔詭而詬病之哉君子固
有所托而逃焉曾不討其負天下不韙之名者如張留侯當漢
祖武成之日亟欲以赤松引去是矣李鄴侯在唐夙稱明智君
子其于神仙詭誕之說未辭而闢之則已顧好談之嘗其情哉
當其時德宗以猜忌深刻之資棄人而任己遠道而師心兼之
叛將強臣羅列天下盧杞裴延齡輩相繼持國秉政泌雖以帝
父之尊而議府兵論相職動相齟齬則已知唐事必不可爲從
宋必不可化尸官曠日猶且奈何哉衡山素志戚戚吾心五嶽
膂力歸辭將賦第紫袍加身不容遽卸矣故神仙之說雖事屬
迂誕而世之所輕者彼且津津焉談不去吻若將追羨期之羨
迹偓佺之影物色乎嵩成崔文子而覓其玄訣勤吐精納氣轉

輪懸闕之術而僊僊乎方外遊也據迹而論其心倘所謂托而
逃焉者非耶世人好持雌黃短公邪乎故以留侯事爲之一白
何嘗窺公深哉

李泌　尹起莘 明

泌在憂患中陳謀獻策裨益弘多時方收復兩京遽請還山不
少遷緩蓋泌有不足於中故也夫遠讒去色勸賢之旨肅宗寵
張良娣任李輔國其親於愛子且猶殺之况賓友乎此泌之所
以必去也

評鄴侯之去實以良娣輔國諸公能皆見其大者

李泌 衣白者山人　吳震華 明

古人懷匡世之猷而猶寄遁世之跡君子知其有深恩矣何則
山林之士絕意於簪纓廊廟之儒束身於軒冕出處異路被服
隨時固未有肪布素於神明炫組紱黄於圭蓽者也夫既悲時惘
世出身以事主矣將以整頓黄圖匡扶紫極建不世之功流無
窮之譽則事其事而食其食憂其憂而衣其衣固亦古今之通
誼也又胡為丘壑其容而薜荔其服哉蓋必上度其君下度其
身知其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也一旦功成志就將拂衣
焉又何肯先受其羈紲乎深思哉其李長源白衣之謂歟慨自
明皇之無道也房帷不飭冠履倒置祿山一胡雛耳極之以富
貴瑩之以威靈梁鼻覺而輩逵之寵極驕生耗慎而萌黄屋之

思蒲萊而起玄紺之想漁陽之鼙鼓一鳴而霓裳羽衣忽然驚
破矣於是大將解潼關之甲艷妃死馬嵬之組父黨而西子擁
而北肅宗雖志於克復乎而裴冕杜鴻漸之儔不足為之襟帶
也幸而衡山故友蹋蹻擔簦相尋於河朔仗策杖而追來故謂
廬而得孔明不偏於此矣由是畫大謀定大計社稷之功居多
縱使朝而青綠暮而朱紫亦奚不可而必區區於白衣也彼蓋
有以窺肅宗之微矣肅宗乘父蒙塵縮取大物姦函未滅而志
氣已盈樂裕衣之榮忘斑衣之愛惜緇衣之好厭宵衣之勤張
后娗綠衣之嬖妾也而手握王章李輔國黄衫之賤隸也而口
含天憲廣平建寧以親則機梂之子以功則黼黻之才也而邀

高忌寵漸以不容彼於父子夫婦間尚如此況一布衣之窮交
哉漢祖解衣於韓信卒至葅夷光武岸幘於馬援終罹讒構肅
宗之居肅不敵其去二君又遠矣使鄴侯貪其祿位榮其龜組
垂紳鳴佩以明得意異日者功業日崇猜疑日起吾恐丹朱吾
轂將一旦而赤吾族也尚何望綈袍戀戀之情乎當斯時也雖
欲掛冠神武遯芰製荷而復荷衣又安可得乎是故三軍之士竊
指而言之曰衣黄者聖人衣白者山人夫黑衣宰相君子羞其
召乘白衣尚書識者以為素飧焉有山人而日侍帷幄者乎故
帝曰且當衣紫以解群疑泌亦不得已而受之未幾竟謝長史
衡山人以歸也有以夫不然居宋而童用居魯而逢掖服之各

以時也久矣夫獨何心而必以衣白為邪吾聞之留安耳心千
皂帽志世也玄成脫迹於黄冠趨時也夫既吐玄成之策而猶
慕留安之風此豈詭迹以釣名哉誠念夫磨崖紀功之主非高
祖太宗之儔也且厥寶之末嬰介胄者不為張許之捐軀則為
李郭之反正紆縉紳者不為顏盧之死賊則為房杜之從君鄴
侯之志節數君之志也安能不介胄不縉紳而區區一白衣也
哉衣之白者正欲比勳汾陽揚績臨淮而不為二子者之見疑
也智哉斯人可以邁追赤松之仙蹤子房之逸駕矣嗟乎自古
布衣之士卓交明主而終脫然於名韁利鎖之外者吾得兩人
焉昔中興之世也當光武時雲臺諸君將相之器具矣嚴子陵

可以無出及其九䣛既覆𥨍輪見徵然後一出而相見見而遂退終釣于澤中肅宗時李郭諸君將才耳誰與運籌帷幄者李長源不可以無出出而功既成事既定矣釋紫衣白竟歸衡山斯二者跡異而心同誰謂山人非客星乎白衣非李泌乎揔之意念深矣而鄴侯尤難處焉何則肅宗無光武之聖于陵無長源之功也若夫鳥盡弓藏當淮陰於𢇁鏤明珠薏苡以收新息之印綬此所謂卑服維之刀鋸加之者否耶宜畢于致悲於蒼黃而栖于雲耳守其玄之尚白也

房琯

歐陽修宋

唐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才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

師訖不復振原琯以忠鯁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毁咎深使琯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為累也戒哉

房琯

呂祖謙宋

琯喪師肅宗之失也方潼關未敗李光弼郭子儀既破賊有功矣郡縣徯王師如雲霓二公威德已在天下肅宗因人心以將之賊既畏憚破竹之勢也琯書生談客耳遽使之當思明慶緒剽悍之鋒正如王衍陸機輩其不死幸矣夫明皇不使高仙芝封常清守關而使哥舒翰肅宗不使李郭平賊而使房琯此實史所以致危而稽誅也

李光弼

歐陽修宋

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沉鷙有守遭祿山變授任兵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奪內搆遂陷嫌隙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己耶方㩦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為逡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耶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為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與

李光弼

胡寅

中潬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得一勝若不能抑子儀使與犄角敗不足平矣史言魚朝恩惡子儀而不言所惡之事竊意子儀渾洪重厚不為閹尹屈此其所以不可及也使子儀奉承朝恩以固權位雖擒思明平河北未免枉尋而直尺王良之所不為而謂子儀為之乎光弼之見惡程元振也其亦以是乎

李光弼

胡寅

人臣之義無以有己東西南北惟命是從況蓄戎入寇乘輿播越使未奉詔命猶當奔赴危難死生以之況徵兵之制累下乎光弼雖憾中官豈可移之君父坐視而不顧夫所以不敢至京

師若小則畏譏大則畏死耳誠能星馳飆發擊退虜賊再安宗
室元振雖欲譖愬誣罔亦豈能盡奪人之議哉不忍小忿以失大
節不學之過也、

李光弼　尹起莘明

事君有大義不可擇利害而為之蘇峻之亂陶侃遷延顧望賴
溫嶠左右推鞔得濟國事君子猶為之不滿光弼為中興元功
特以畏譏疑阻緩於勤王雖其他美亦莫能贖故君子深為之
惜也、

評　胡責其懷中官而移於君父者惜其以元勳而緩於勤
王李二公亦無所辭矣、

郭子儀　歐陽修宋

疾贇未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誼
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旒而能輔天子再造王室、
及大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
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虜壓以至誠猜忌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
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偪不終而子儀完名高
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為褊唐史臣裴垍稱
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
之罪嗚呼垍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盡盛德云

郭子儀　劉昫

疾贇之季盜起幽陵萬乘播遷兩都覆沒天祚土德寔生汾陽
自河朔班師關西殄寇身捍豺虎手披荊棘七八年間其勤至
矣再造王室勳高一代及國威復振群小肆讒位重壓辭失寵
無怨不辜危而邀君父不挾憾以執仇讎晏然效忠有死無二
誠大雅君子社稷純臣自秦漢以還勳力之盛無與倫比而晞
暇於衰粗之中拔身虎口赴難奉天可謂忠孝之門有嗣矣

郭子儀　呂祖謙宋

旺蓄內寇天王出狩方是時虜已立帝禮百官而子儀收殘亡
之卒止以形勢示賊賊聞風鶴之聲見草木之象已自怵惕云
郭令公來遂潰及懷恩黍二十萬之衆逼京畿子儀一免冑而

逡巡破滅此兵家之所不傳文書之所不載豈計數所能及乎
夫用將必用有勞著練軍實達事変他人莫及也古人用名閭
之臣是亦伐謀之道哉

郭子儀　盧彝和

夫天下非有功之難而善處其功之難功名之際人之所易眩
也吾而少張其功則見以為誇詡而恣肆吾而少忤於君則見
以為草野而倨侮於是乎帶礪之盟爵而累卵之勢成夫惟郭
汾陽則以人臣之義無以有己君用之而吾之身非吾有也君
舍之而吾之身始吾有也是故進退以之死生以之而獨以其
精忠之意保日月而貫乾坤上意重朔方則朔方上重河中則

河中尺一下而單車就道廷命如鶻至於吐蕃之圖且以一騎試之而死亦所不顧夫肯以其身輸之虜而不以其身輸之君乎是宜君之釋然悟而信也噫非甚盛德孰能臻此者乎

評　以單騎見虜可以取信於君甚妙

郭子儀

劉朗巖

唐自天寶以來天下殆岌岌矣外有吐蕃回紇虜劉於境上而內有安祿山史朝義僕固懷恩輩相繼稱亂以圖社稷唐之不亡蓋一髮也子儀仗大將之鉞奪天下于群盜之手而歸之唐雖其心固自以為臣子分內事而他人視之其功名權位蓋駸駸乎幾偪天子矣天下未有功名權位偪于天子而天子不疑

之者疑則忌忌則畏而天子之心亦有所不安矣故因楊綰之相而減去半中聲樂所以安之也何者綰素清儉朝野稔聞白麻一下已為天子執政之臣矣天子執政之所尚而吾固撓之是撓天子之法也撓天子之法是重天子之疑也子儀豈無見於此哉聲樂之減明示以去奢崇儉不敢與宰相抗也宰相雖尊下天子一等不敢抗宰相則抗天子乎是子儀心事始得昭然暴白于天下而帝猜疑畏忌之迹亦且憮然冰釋帝之疑釋而帝之心安矣帝之心安而子儀之身亦安矣吾以是知子儀之慮之遠也

評　此論亦高第子儀之心終是成人之美

郭子儀

方孝孺　明

萬萬世之意於衆人之跡受天下之疑被身後之謗而不辭者君子之用心也名譽不修而衆人之所恥而名譽太盛者尤君子之所畏挾莫尚之功肩蓋世之名居危疑之地自古鮮有不敗者而郭子儀能以功名終此其人之賢宜若有特立絕俗之行而史氏謂其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論者尤史氏之妄以為子儀必不至此而不知子儀所以為智也有忠主之心而不見信於主有安當世之才而不能使當世安乎已以盡其用皆有以致之而然耳子儀之賢其思之熟矣提大將之節奪海內於群盜之手而歸之唐威聲振乎夷狄功德加乎群臣此中主之

所不能無疑者况肅代之陋彼德宗之猜忌乎於是時也子儀之子猶意其薄天子而不為則庸夫小人之過揣謬度子儀之心者多矣雖置萬喙自解於天下猶不能自明也子儀以為使已見疑於君陷吾君有殺功臣之名不若少徇衆人之跡以自汙使君臣俱全而已獨受奢欲之名之為愈也故其事雖類乎衆人之為而其心實在乎安國家利社稷使巧佞之徒知已之不足疑而其君釋然不復知其為可忌其深慮遠計殆乎不可及非真有意於奢欲也明矣而論者至今疑之望子儀太高者以為必不肯為待子儀太淺者遂以子儀果不忘情于利欲者而至於窮欲而至於極稍知禮義者之所羞為子儀曷為而為

之乎求其迹而不察其心宜乎知千傒者鮮矣沛公入關而財
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疑其有大志而勸項羽急擊勿失
使千傒不以此自汙盍知翦患元載不以疑沛公者譖千傒乎
裴度功名不及千傒遠甚本逢吉之黨誘其名應圖讖非敢宗
祭之度幾不免矣千傒雖受謗於群小而未有以不臣為言者
尤可見千傒之智非度可望也雖名者人之所惜也千傒受污
穢之名而不辭豈其所願哉故人處疑難之地而行不失義者
伊尹周公後世之法也不得已而以利祿自累此千傒之智也
亦千傒之不幸也夫

評　以千傒之窮者極欲皆為自全之計其意卻從蕭何來

李抱真　　丁 奉

史稱李抱玉為將臣之良而抱真乃其從弟也抱真尤以忠賢
顯著其所長豈但練閱步兵乎代宗時建言起用郭子儀敗僕
固懷恩德宗時攻田悅破朱滔等功種種可錄況平生節行一
無所虧故屢從征伐而得以令終焉

楊綰崔祐甫　　劉 昫

楊綰入相數日遽致移風易俗嘗讀諸集嘗善多溢美書罪多
盖惡如楊綰拜相之麻贈官之制改謚之詔則當時秉筆者無
愧色矣昔趙文子薦士七十古為美談崔祐甫除吏八百人無
閒言開物成務之才藏私狥公之道可知也噫八權餘旬日而

甍貽孫未暮年而逝遂古以來理世少而亂世多其象在茲矣

劉晏　　劉 昫

歷代操利柄為國計者莫不損下益上危人自安變法以弄權
斂怨以搆禍皆有之矣如劉晏則通壅滯任才能富其國而不
勞於民儉於家而利於衆或問曰鄭子產吏不能欺宓子賤吏
不忍欺西門豹吏不敢欺三子者古之賢人也吏皆畏其欺而
不能不忍不敢也晏之吏遠近自不欺者何也答曰蓋任其才
而得其人也晏沒故吏二十餘年繼掌財賦不甚是哉史記貨
殖云乎籍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晏致天下無甚貴無甚
賤之物泛言治國者其可及乎晏真卿才忠也臧王縉非正也

忠正之道復出於人嗚呼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常家自己忘於前
楊炎致克於後可為長嘆息也

劉晏　　歐陽修 宋

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
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
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挐兵數十年斂不
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債而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其經晏
辟署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元載楊炎　　歐陽修 宋

元載楊炎各以才資奮適王暗庸故致位輔相若其翦闓尹戕

原州以謀西夏還左藏有司一租賦以檢制存亡誠有取焉然
載本與輔國以利合險刻者諸心豁登之欲發乎無厭炎羣連
裁勢與醜裔柬國維綱返爲戴俊讎釋言於君卒與妻子併誅
暴先骨殞命於道蓋自取之也夫姦人多才未始不為患故鄧
舒以後死而鄧析以辨亡若兩人者所謂多才者耶

德宗憲宗　歐陽修宋

德宗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恥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己謂姜公輔為賣直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彊至於唐亡其患以此憲宗剛明果

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則其為優劣不待較而可知也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尤甚於德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雖聰明聖知苟有惑焉未有不為患也昔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然享國日淺不幸病廢莫克有為亦可以悲夫

德宗　劉昫

帝初總萬幾勵精治道思政若渴視民如傷凝旒延納於讜言錙席思求於多士其始也去無名之費罷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嬪嬙放文華之馴象減大官之膳誡服玩之奢解鷹犬而放伶倫止榷酤而絶貢奉百神咸秩五典克從御正殿而策賢良輟廷臣而治畿甸此皆前王之能事有國之大猷率是而行夫何敵謙加以天才秀茂文思雕華灑翰金鑾無愧淮南之作屬辭鉛槧何慙隴坻之書文雅中興夐高前代二南三祖豈盛於茲然而王霸迹殊淳漓代變採時而理斟酌斯難苟於交喪之秋輕取鄒夫之論歷觀近世靡不敗亡德宗在藩齒胄之年曾為統帥及出震乘乾之日頗負經綸故從初罷郭令戎權非次聽楊炎謬計遂欲混同華裔束縛姦豪南行襄漢之誅北舉恒陽之伐出車雲擾命將星繁罄國用不足以餽軍竭民力未聞於

破賊一旦德音掃地愁嘆連甍果致五盜僭擬於天王二朱憑陵於宗社奉天之窘可為涕零罪己之言補之何益所賴忠臣戮力否運再昌雖知非竟逐於楊炎而受佞不忘於盧杞用延賞之私怨奪李晟之兵符取延齡之奸謀罷陸贄之相位知人則哲其若是乎貞元之辰吾道窮矣

德宗　小學史斷

德宗初立頗振紀綱知天下厭代宗之政乃削除煩苛蠲滌底滯罷榷酒抑祥瑞縱馴象出宮女戢常貢美政迭出海內震慄未幾罷崔祐甫而相盧杞苛政日增根本日削遂使怨氣連甍[illegible]亂荐臻李正己以緇青拔田悅以魏博叛梁崇義以襄陽叛

希烈以淮南則又叛李惟岳以成德朱滔以范陽則又叛賦車籍馬行營居送暴令峻於誅求叛之空於機軸故姚令言以涇卒數千張旗一呼莽為盜賊假息奉天困躓山南宣室大唐危不容喘而帝未之知也方謂播遷為天命謂群臣不可倚仗猜忌百端強明自任興元一赦雖痛自克責而大勢幾離空言何補尚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忠臣極贊否運漸昌晚節悔過省非雖決意於楊炎之損斥而容欺受佞獨不覺盧杞之姦邪用延賞之私怨奪李晟之兵柄取延齡之嘉謀罷陸贄之相位用舍既差政事益舛朝廷益弱方鎮益強人謂建中之亂罪由盧杞而論篤君子不咎杞而咎帝者豈無謂哉

陸贄　　劉 昫

近代論陸宣公比漢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塗淪躓皆相類也而誼止中大夫贄至台鉉不為不遇矣昔公孫鞅挾三策說秦王淳于髡以隱語見齊君從古以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議正為此也贄居珥筆之列調飪之地欲以片心除眾惡獨手遏群邪君上不諒其誠群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維哲人告之話言又有聽藐藐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嘆言不見用也故堯咨禹拜千載一時攜手提耳豈容易哉

陸贄　　宋 祁 宋

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佞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贄自翰林以為與吳通玄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贄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觀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陸贄　　蘇 軾 宋

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何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勸以忠

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贄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銷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

陸贄　　王 紳 明

智足以窮天下之變故而不能保其言之必用德足以動人主之敬慕而不能信其道之必行其故何哉蓋在我者我可得而致其力在於天者雖聖人不能違天而強取況君子乎當周之季王道湮微列國諸侯爭雄競利以取強弱於反掌天下之民

敷〻望治者亦久且衆矣聘者以孔孟之賢假之以輔相之位立伊周之績易易耳夫何天未厭亂竟使其栖栖焉皇皇焉逐迹於魯衛齊梁之間有見其儀刑而樂其之政事者有欲以中國而授之室者然卒無所遇豈其智不足而德不周與栝於天而莫之能爲也每嘆李唐屢經女主之禍三光已晦而復明宗社既危而再安至德宗之時亦已極矣夫豈無撥亂反正之才於其間以應世用哉蓋有其才而不能用用之而不盡其才也當時陸贄以聖賢之學經濟之具攄忠推誠蹇蹇諤諤當國步艱棘之時君臣否隔之日於天下之事無不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當使德宗能盡聽之則奉天之幸未必見而興元之奔必不

舉矣雖然贄之職歷近侍而大拜矣位非疏遠也贄之言施之於事而參密謀矣討非全不用也觀其論李萬榮要君逐帥不當授以節鉞所以正亂世之綱常辯李楚琳棄逆從順不可乘機詐取所以安天下之反側奉天罪己之詔則惟恐其言之不切而行之不果處藩鎮之叛亂則力諫以推誠待人誠國家之蓍龜救時之藥石也故德宗雖其積疑至於理到之言不容不服孔子曰法語之言云云繹之為貴及考薦李巽於前榮已許而更用者乃在辟矣之裴延齡論亳者舉吏章已上而蒙嘉納矣卒格而不行於是知夫德宗用其一二者非誠心素志也外則迫於覬覦而贄之言克中於事情內則秉彝好德之心人所同然而贄之賢簡在帝心者非一日也其後大憝既除而息心漸啓私欲已熾而是心鮮終於是乎昔之拂人者稍稍見加矣孔子又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是故醴酒不設非有大故而識者已知爲髡鉗之漸贄宜不俟浙而行猶徘徊顧盼冀其庶幾乎改故卒及於斥於是陽城之諫雖切而忠州之行已決矣且唐之稱賢相者若房杜之功業魏徵之諫諍姚宋張韓之政事不謂無其人求其學術之懿識見之正惟贄一人而已庶幾董仲舒賈誼之徒與而其見於事功者僅如此豈非天哉故世之論者謂其能順天而揆事獨不能順天而處已豈過情也哉

補陸贄對德宗　楊愼

唐德宗曰人言盧杞是姦邪朕獨不覺其然陸贄之對妙矣而未盡也奚不曰古之所謂姦邪者莽操懿溫是也其人皆有功于國有善及人時君倚之以成其惡是真姦邪也盧杞則異是杞之為人無寸功于國無片善於身事事蠹政害民時時妨賢病國始則保朱泚之不反終則成朱泚之篡立車駕播遷宗廟幾滅幸而反正天所贊也原杞之情與抽戈犯蹕者等定杞之罪與誤國無上者等寸斬不足以謝天下族誅不足以謝朝廷聖代之梟獍皇家之餘覷也姦邪二字不足以盡之臣以爲陛下改過當如太甲懲患當如成王而曰朕獨不覺其然是以梟

犹為蔦鳳鯨鯢為黿龍也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天下聞之誰不解體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陛下勿以宗社再試哉世傳宣公對上語多訥曰容臣退而思之故張南軒云宣公只是詞臣非宰相才蓋指其相不能行而徒屢疏其言也

評曰　指宣公能言不能行恐非定論史冊所載其可掩乎若曰容臣退而思之方是宰相謀欲萬全禦人口給應對便捷豈和體哉

崔群　　宋　祁 宋

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而深謀舉天下付之與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恬下嬉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

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待成不可與共終崔群以為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扁鵲所以誚桓侯也

崔群 有美莊記　　黄　鞏 明

昔唐崔群知舉歸其妻勸令求田群曰予有美莊三十所牓所放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氏門生乎君掌文柄約其子不令就試如以君為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世之疑者謂群之望門生也陋其自為門生也薄于獨以為不然若之群在當時皇然賢相夫既無心於求田亦奚責報於門生以為莊也哉觀其對妻之言若姑以微詞而塞其請耳非實事也古之君子隱約守道而其家之人往往不能安於貧賤者類有之矣北門之詩室人交徧責我以少陵之賢而其妻兒猶不免於啼號況其他乎謂吾舌尚在謂吾五十當富貴謂吾後當作三公者大抵皆寬解之辭也故知群之意亦如此唐世相承最重門生舉主之禮雖他日名位相亞亦不少變不幸而貧則卹其家死則顧其子孫為其道蓋厚矣若掌文柄則天下至公之典而非私門報恩之地也竊公道以植私恩其為舉主之累也大矣亦將何以為德乎故羣行之以至公是乃所以為報也陸氏門生一時最為得人天下號稱龍虎榜其為舉者豈不足重增科第之光而為田之上上者哉然則陸氏之一莊不荒矣予自髫家以來無以

為生念嘗校藝南宮而所取之士適當夫所謂三十人者因舉群故事名其所居小室曰有美莊猶恐世之復以疑群者疑我也故為論著其說如此且以為群解嘲云

段平仲　　宋　祁 宋

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於上君不降而逮下則治不成而功不彰德宗察察欲折伏臣下自為聰明而治愈疏段平仲一忏上倉惶失對而猶以取名何哉下知所職而上喪其所以為上也故聖王屈已求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與

評曰　段平仲　　石敏若 宋

德宗享國不為不久而其試禍亦不為不多晚節棠路宜其心氣平和心志坦蕩至此而猶叱叱諫官是可與為善耶乎仲欲聞說既有素嘗明目張膽於衆衆之下以碟檻斷裾不畏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夫士之氣未足以輕勢則周章失度以喪大節何獨在立談間哉

崔善正　　范祖禹 宋

德宗本惡崔善正直言故使李錡甘心焉善正之死非特以告錡也鉗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實德宗殺之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者也

評　不罪錡而罪德宗信德宗之殺善正也至今猶令人憤恨

馬燧渾瑊　　歐陽修 宋

唐史臣稱燧沈雄忠力常先計後戰每戰視人之千衆無不感慨用命鬪必决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然力能得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决信之故河北三盜卒不臣平涼大臣奔辱燧之罪也雖然燧賢者也天下以為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亦不可以罪廢功瑊親與結贊盟不能料虜詐但以如詔為恭殆有媿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不可與盟則燧瑊固出晟下遠甚功名大小信其然乎

李晟　　歐陽修 宋

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三叛稱王李納御河南李希烈訌鄭汝晟無積貲輸糧提孤軍抗群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義感人故豪傑樂為之死耳至王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稷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勞是宜有後哉

李晟畫贊　　蘇軾 宋

以吾觀西平王持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泚如反掌及其後師鳳翔與隴右瞰河隍兵益振詐既藏終不能取尋常壁賊計困平涼卒罷兵亦三將譙之咎在廟堂斬馬劍誅延賞為殖臨不足償覽遺像涕洄滂

段秀實顏真卿　　劉昫

成公孝於家能於軍忠於國是武之英也苟無楊炎弄權若任之為將遂展其才豈有朱泚之禍焉清臣富於學守其正全其節是文之傑也苟無盧杞惡直若任之為相遂行其道豈有希烈之叛焉夫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德宗內信姦邪外斥良善幾致危亡宜哉二君守道歿身為時垂訓希代之士也光文武之道焉

段秀實顏真卿　　歐陽修 宋

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

即名非也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耶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噬無前愛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為姦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取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二色何耶彼忠臣義士寧以未見信於人要反諸己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劉昌　　歐陽修 宋

杜牧稱寧陵之圍解劉玄佐召昌問曰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捽下斬之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玄佐亦泣曰國家將富貴汝史臣謂不然且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惟賞罰耳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寧好事者傳此以益其美非昌志也牧以為張巡許遠陷睢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于世寧牧未之思耶

評　杜公非其殺一甥以全城而沒其名歐陽恐其殺無罪以召變而疑其事皆是公正議論

李璀 懷光之子　　李廷機 明

世之論李璀者曰密謀告君忠也父死與俱孝也懷忠全孝嘗志以沒千古怨之予謂其志可悲而殤未當也夫懷光頓兵不進之時意雖怏怏而稱戈犯闕之謀尚未決也璀揣知其意則當長跪進曰大人千里赴難解散重圍功在社稷便橋之詔或者非天子本心乎因此小忿遂違大勳反順為逆如天下萬世公論何況弄兵天下忠義之士咸恨不得食其肉而大人所親見者苟此意果行誅泚之旗將移指吾家矣兒觀唐祚神堯之德猶在人心天命未去長安宮闕未可窺也為今日計莫若奉詔誓師協心李晟同殲朱泚事定功成歸報天子明發鑾杞之效為朝廷去佞則福祚無窮功名不朽璀如以此言進懷光

未必遽反也萬一不聽則號泣隨之冀其一悟又不聽則以其欲死於既敗之後者死于此時懷光亦未必不感然動心也柰何不知此義坐視其父之為逆而曾無一言幾諫之誠顧輸父情于君側曰不忍不言以市己忠後雖其心俱死亦何救于君父哉嗟夫一死而可取名焉使君不得全其義父不得全其忠仁人孝子忍之乎否也昔令尹子南肆惡於楚楚王將討之以告其子棄疾曰令尹之不能爾之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棄疾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王遂殺子南於朝三日棄疾請尸既葬自縊而死春秋亦嘗非之故棄疾若李璀斷罪之明案也

評　責李翛甚痛切然安知李翛之未嘗諫也第惜其不能
苦諫而不先死於陳光之前耳

陽城遺愛碣　柳子厚唐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楊公為諫議大夫後七年拜爭愬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為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讜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閽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翌日會徒北留如初行至延禧門公使追奪其章遜道頓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頓府徘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革面柔懦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

字高逾嵩岱及公嘗賦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偽夫去飾惰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醟酒斥逐郊遂還親三歲能退鄉當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余人禮順克彰孝第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奧義明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屨衣衾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謙公征其退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者吏布告諸儒頓之貞珉擬高狀明乃訪于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于後

陽城　敘陸贄裴延齡事　范祖禹宋

韓愈非諍臣論謂城未有言之時也世之論者或祖韓愈之餘意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及陸贄之貶而後發向若贄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豈得遂默而已乎臣以為不然楊雄曰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城有待而為者也逮裴延齡為相欲陸贄將死此人所不能非賢孰能之一奮其忠名震四方終身廢放死而無憾自古處士之有立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矣

評　陸公匡扶社稷其功鉅矣而延齡又小人之尤延齡相則社稷危朝廷大事孰有大於此者故陽公極論之若責以煩瑣進言是為名塞責者也豈所與語陽公哉

陽城　湯聘尹明

論者以陽城七年之中豈無一事可言必待延齡相而後攻之何其濡滯也愚以為不欲掌君不貴煩數以沽名惟擇其事關

宗社之尤重者然後毅然力爭而不可撓不然寧俟時而已矣陽城之時何時也鄴侯未稅駕之先其規畫謀議足以底幾復全盛之舊及鄴侯甫卒而敢與得君既久信而後諫耿耿炳若丹青凡所欲言者皆贄所已言而城固不必諫也贄鍾方奏則磐石不必襟陳威鳳甫鳴則鸞鷟不必賡和時固然也逮贄沮延齡而反罷為賓客此何時也正陰陽消長之幾而扶泰抑否者間不容髮也宗社安危在此舉而當言者孰大於是故率衆諫官而不為黨守延英門而不為固雖慟哭於廷而不為激惟欲廻狂瀾於既倒支大廈於將傾冀君心之一悔悟焉而他固有所不遑恤也國子改而道州遷怡然自若而莫之識其衷之

何噫吾取其言之當可而其從違利鈍固不暇計也

評　七年之中有李泌陸贄為相故不待一言非不言也甚妙

甚妙

何蕃 太學生　　韓　愈 唐

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百餘人又以蕃之二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生詹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生詹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之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是亦有施乎抑亦有待於彼者與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與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歸宗敬　　宋　祁 宋

韓愈謂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化以門人為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則以德固自有次第宗敬乃請東揖以殺大重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賢無有折其非是者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天子稱顏回為庶幾其從於陳蔡者亦各有號出於一時後世坐祀十八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觀七十子之賢未有加於十人坐而祀之始於開元非特牽於一時之稱號記曰祭有舉之莫敢廢也如宗敬誠不知禮尊君以媚世歷相循而不改矣伯高之語柳宗元志之於其書必有辯其妄者

崇敬　　石敏若

石敏若曰崇敬以孔子人臣王者不當北面䟽師資道立而君臣義廢殊不知王者亦北面於孔子然後明道之所在而王者愈尊崇敬俗儒安知禮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五卷

莆中[illegible]賢元直 輯
[illegible]愈唐[illegible]

順宗

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藝術善隸書德宗工於詩每賜大臣方鎮詩制必命書之性寬仁有斷禮重師傅必先致拜從幸奉天賊泚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戰督勵將士無不奮激德宗在位歲久稍不假權宰相左右倖臣如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因間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陸贄張滂輩人不敢言太子從容論諍故卒不任延齡渠牟為相常侍宴魚藻宮張水嬉彩服雕靡宮人引舟為櫂歌絲竹間發德宗驩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荒為對每於敷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惜乎寢疾踐祚近習弄權而能傳政元良克昌運祚賢哉

柳宗元劉禹錫

劉駒

貞元太和之間以文學聳動搢紳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巧麗該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宏才如俾之詠歌帝載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賢氣吞時輩而蹈道不謹昵比小人自致流離遂棄素業故君子群而不黨戒懼慎獨正為此也

柳宗元劉禹錫

言史慎餘

唐順宗時有八司馬而柳宗元劉禹錫與焉論者至今郤之未有諒其志者夫德宗以猜忌不任宰相深居禁中而常執誼渠牟固已與裴延齡等均為帝所取信用事矣順宗以風疾失音不能臨御其聰明不能無所寄而伾文又皆東宮故人則其驩德宗故事居中用事理固然也迹其行事如貶李實却進奉罷宮市禁五坊小兒追陸贄陽城赴京師皆善政其以范希朝韓泰主神策軍以奪宦官兵柄尤為奇偉此豈伾文所能哉蓋宗元禹錫之志也但其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周管葛而倜然自得謂天下無人又榮辱進退不拘程式而使士大夫畏之過矣夫宗元輩欲奪宦官兵柄則中人已側目思以中傷又不汲引賢儁同升共濟而乃倜然謂天下無人則搢紳之士亦疾而詆之若成謀國者豈如是疎哉且是時天下事孰有大於立太子請監國乎宗元輩乃畏不[illegible][illegible]中官與文珍等得倡為之則嗣君之立中人得以有辭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淮中人快之士大夫亦因快之元和中執政憐其才嘗召至京師尋以為遠州刺史則搢紳之憾終身莫釋也許中人犯士褫遭斥不盡其才斯宗元禹錫所自取而其心猶有犯謀者曰欲為伊周管葛也使河東之柳復蒙玄都之桃再樹功[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乎後世之論哉以文人無行目之且與伾文同科無策戒焉豈不冤哉乃若躁進欲速之累則有之矣不以相掩可也

評　此論近厚大抵為劉柳釋憾耳亦千古惜才意也

王叔文王伾劉禹錫柳宗元　歐陽修

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為盜無以異宗元等橈節從之徼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娼一僨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為名卿才大夫惜哉

柳子厚墓誌　韓愈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年少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此易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評　退之惜子厚不自貴重故至擯斥然自斥後益工於文辭以傳諸後世又重為子厚喜其立意婉曲有味

八司馬論　周忠兼

執朝廷之柄以亂天下者小人也然亦有好天下之奇功而不

量其力不幸而入於小人之黨者，屬之八司馬也。夫八司馬之用事於朝，天下之人莫不以小人目之，而一旦廢棄，遂至於終其身不得復齒於清議。吾獨悲夫八司馬之材，皆天下之偉人，而少年書生為小人之所誘，雖悔之而不可以復洗也。天子寢疾于內，而伾文之徒以東宮之舊用事於外，其心之邪正猶未著于天下，而一時之政亦未至于甚悖，則雖當時士大夫未必不想望其丰采，而又持爵祿之權以誘天下之士，亦足以惑其心而奪其不從之頑，故雖八司馬之材亦墮其術中而不自覺，雖覺之而不可以復叛，是以日夜嚀沓以謀朝廷之政，自以為伊周管葛之流，而不知天下之士已聚而竊議於其後。伾文奴

隸之材，八司馬非不能識之，而汙儒腐生有謂榮已同之而又戀戀於富貴，是以不能決策而去，以至於敗。元和之盛，君子莫不以其材自顯於世，而伾文之黨獨廢愁抑鬱於遐荒之域，雖欲發憤以白其志而竟以貶死者，其素行不足以取信於朝廷，而其材又天下之所忌也。夫行不足以取信於君子，不敢任其咎以開其入仕之路，而材足以起人之忌，則小人亦從而交阻之，是以天下皆惜其材，坐視而莫為之言，而其故人僚友雖貴顯於朝廷，黜陟天下之士，而獨靳於一薦。以裴度之賢不能寬禹錫之貶，而楊於陵與宗元為姻屬，亦終不能少為之助，豈嫉而忌之者盈於朝廷，而一人之力無所容其間，故寧為數人之[illegible]伎之負，竟終其身而不敢強人之所忌以起天下之謗。八司馬之黨惟柳、劉之材為下，而元和之末猶得以自進於朝廷者，忌之者寡也。夫然後知劉柳之名愈甚於天下，而貶斥之禍愈不得以自伸也。嗚呼，始以其才誘於伾文，而復取忌於元和之世，八司馬之材乃其所以自禍也歟。

評：素行不足以取信，高材不免於取忌，此八司馬之所以窮也，有味哉。

憲宗　　蔣係

憲宗嗣位之初，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顧謂丞相曰：太宗之創業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既覽國史，乃

知萬倍不如先聖。當先聖之代，猶須宰執臣僚得以輔助，豈朕今日獨能為理哉。自是延英議政，晝漏率下五六刻方退。自貞元十年以後，朝廷威福日削，方鎮權重，德宗不委政宰相，人間細務每自臨決，姦佞之臣如裴延齡輩數人，得以錢穀數術進，宰相備位而已。及上自藩邸監國，以至臨御，訖于元和，軍國樞機盡歸之於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紀律再張，果能剪削亂階，誅除群盜，睿謀英斷，近古罕儔，唐室中興，章武而已。任异、鎛之聚斂，逐裴度於藩方，政道國經未至衰紊，惜乎服食過當，閹豎竊發，苟天假之年，庶幾於理矣。

憲宗常與李絳諮諏時事言無不酬或至論諍輒加詰責久之循默罷絳即絀以忠直相李藩以逢迎斥李栻以無所可否黜權德輿好惡如此似亦可謂正矣自貞元十年以後朝廷威福日削方鎮浸橫天下之為節度者十有五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而已帝慨然發憤志平僭亂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師老財屈異論輻輳而不為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臣而不為之懼果能翦除亂階削平猾逆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誅李師道淄青五世之寵平吳元濟淮西三世之叛天下深根固帶之盜皆狼狽畢竄納質效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復除唐之威令幾於復振矣及世難漸

平侈樂一生姦人皇甫鎛以聚斂佞媚得幸裴度極諫帝靳不納會鎛以內庫朽物給軍將士怨怒度以為言鎛遽引其所履靴曰此亦庫內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此乃奴僕小人所為窮猥卑賤之態尚可以負乘大臣之位哉憲宗寵奴僕之人至俾位居宰輔卻忠臣之諫至於罷其相位何昏蔽之極也度既罷去鎛方養權憲宗自謂天下無虞驕縱彌甚以宦者為館驛使以柳泌為州刺史修麟德之殿浚龍首之池中尉何人其受其萬緡之獻而帝之志於是益荒矣未幾金丹之藥方試而陳弘志之謀遂行此無他憲宗中智之姿可上可下之主也爭難則能用忠良時平則導悅邪佞用忠良者欲以成己之事也故能平天下悅邪佞者欲以成己之欲也故亦能殺其身少稱帝剛明果斷不過初年討蔡之事耳若夫不屈於欲之謂剛不昏於欲之謂明憲宗之為君正坐乏此此所以貪聚斂而近小人迎佛骨而拒忠諫而謂剛明者如是哉傳曰素絲無常惟所染之憲宗其有焉

李吉甫　　胡寅

人主不自用而用宰相宰相不自用而用卿大夫任各得其人雖唐虞不越是矣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芥之憾於裴垍能輸訪問之悃此固君子之高致也夫聽言莫難於受薦以人材志趣有異有同故忠厚之人必自選擇以

防參商矛盾之為己害也今吉甫一旦用垍所疏三十餘人曾不猜靳知人之明雖在裴垍得人之譽另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訾耶

裴垍　薦李藩批勅　　胡寅

裴垍嘗論事諫官喜批勅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垍何以能爾觀其告憲宗正心之言則知垍之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矣

白居易　　歐陽修　宋

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也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叙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他為雜律又譏世

人所愛惟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閑適思澹
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
艷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爲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
媟語入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
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
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爲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
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李絳　　尹起莘 明

凡姦邪小人每以諂佞之事蠱惑其君非有忠臣賢士指言其
非未有不爲所移者承璀欲立聖德碑頌德憲宗既可其奏一

人物論　二十五　九

聞李絳之言毀之惟恐或後此亦可謂改過不吝者書毀安國
寺碑樓其所以增光憲宗之德久而不朽者豈不遠勝碑樓之
立乎

武元衡　　尹起莘 明

武元衡躬任討賊之責不以浮議爲之動揉觀其叱去游說之
久不顧詆毀與賊爲仇誠足以當大臣之職故雖身死賊手而
衙忝股肱之位也夫賢人君子以身許國及其成功則亦有幸
不幸在焉要之不失其正則雖死之年猶生之日而忠肝義膽
直與天地相始終焉耳

裴度　　劉昫

憲宗懲建中之難姑息藩臣貞元季年威令衰削章武皇帝志
攄夙憤延訪嘉猷始得杜邠公用高崇文誅劉闢中得武丞相
運籌訓戎贊成睿斷終得裴晉公耀武伸威竟殄兩河宿盜雄
哉章武之果斷也晉公以書生素業致位台衡逢時遭屯振腕
兗醜誓以身殉不亦壯乎夫人臣事君惟忠與義大則以訏謨
排禍難小則以讜正匡過失內不慮身計外不恤人言古之所
難也晉公能之誠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賢相元和中興之功公
胡讓焉昔仲尼嘆周室陵遲齊桓輔翼而有微管之論當承宗
師道之濟惡也姦人遍四海刺客滿京師乃至闕吏禁兵附賊
陰計謀臣言未出口刃已揕胷苟非死蒙之臣孰肯橫身冒難

人物論　二十五卷　十

以輔天子者苟裴令不用元和之世則時運未可知也臣所以
明左衽之嘆宣聖獎賢之深

裴度　　宋祁 宋

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及用事者訊駮朝
謀惟天子赫然排群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淮西
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
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憸人腐夫乘寵鑄誣而度遂無顯功
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稱度晚節頗浮沉爲自安
計是不然矣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訿云

裴度　　胡寅

纂述王德請付史官諂諛者所為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
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實任之功名之
際人臣所難處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又載用兵
以來上心憂勤則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又文
類將順實有匡救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裴度　　申時行 明

為惡之魁易去而未安之黨難懷既震之威已成而新附之衆
未集以難懷之黨而復疑其為惡之餘以新附之人而愈懼于
我威之重則其已附者安知不懷反復之疑而其未附者安知
不激意外之變此其為心何示人以不廣而強愚之術又何若

是之疎也放豚入笠尚不可以復招可以人而待之已甚乎善
乎裴晉公之言曰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真宰相有容之度而
其存心之公待人之誠信非當時將相之所能及也

裴度　　葉向高 明

蓋聞君子寬綽以鎮天下之駭而褊急者躁智者慎密以杜天
下之奸而脫畧者疎夫銀黃章組天王之所委重臣子之所關
掌誠非薄物細故偶一旦失之嚀不倉皇動色膠膠擾擾以求
必得哉公顧不駭不愕燕飲自如是誠器量弘偉恢恢乎足鎮
天下之駭而非褊急淺丈夫所得涯涘之也然中書政本機要
之司令人得竊印以恣行其私則信脫畧於出入之防怠緩乎
鎖鑰之權守官之謂何而顧若是之疎也且與其識微達變從
容于既失之後孰若杜姦萌弊慎防於未失之先之為愈也

評　一褒一貶始無遺論

裴度纂述蔡鄆用兵機畧　　沈演

假纂述之迹而寓儆戒之忠古大臣之用心也夫大臣之事君
也都俞吁咈爾矣不然則麴蘗鹽梅爾矣又不然則面折廷諍
爾矣何至於假纂述之迹以自獻哉大臣而假纂述之迹以自
獻則亦大臣之不得已也何者人主之心一也方其憂勤圖治
之初則以微詞婉諷悟之而有餘及其功成滿假之後則以直
言極諫諍之而不足是故一憲宗也前乎蔡鄆之未平其心何

如心耶而後乎蔡鄆之既平其心又何如心耶噫此晉公之不
得已而用兵機畧之所為纂也或者曰方是時帝之心既以蕩
於逸豫而皇甫鎛諸人重以驕侈導之老成如晉公碩德重望
如晉公縱不能明目張膽一陳昌言以救正其失且也機畧之
纂祗為施張功德之資將無貢諛獻諂重其侈而益滋其滿假
之私乎是不然吾有以窺晉公之微矣天下之治常成於憂勤
而墮於逸豫人主之心常惕于感觸而玩于遺忘唐自肅代以
降務為姑息而藩臣跋扈天子贅疣久矣憲宗號為英武稍稍
裁抑之則合縱而西起劉闢逆節于西川李安專制于魏博承
宗雄倚于成德師道竊據於淄青吳元濟父子狙兵于淮蔡以

至刺客公行元臣隕賊此乾坤何等時耶帝也傷威令之不行憤綱紀之弗立當食而拊髀臨軒而抱腕始而謀之黃裳既而謀之李絳終而挈天下之重付之晉公令年討劉闢明年削承宗未幾而申光招撫之詔下矣又未幾而義成諸鎮之兵出矣蓋區區淮蔡彈丸之地頓兵而不解者數年重以師老財匱之阻而帝之心屹然弗動也其憂勤其機畧何如耶迨夫忠臣戮力智士矢謀決策廟堂制勝千里以西川則邊定矣以魏博則歸疆矣以承宗則請吏矣以元濟則就擒而師道則伏鎖矣兩河之地還我版圖六鎮之民復我赤子歷世之元兇盡殄而百年之氛祲頓清此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直以人主一念

憂勤之心處置得宜故也當斯時也秉威令之既行而為長慮却顧之計值紀綱之甫振而立子孫久遠之謀吾意帝且日不暇給矣柰何蔡覬未平之先一憲宗也而蔡覬既平之後又一憲宗也耶昔也信任忠謀今也朋黨之謀起矣昔也屏斥群諛今也羨餘之言入矣昔也銳志中興而宵衣旰食今也寖以驕侈而晚節不終矣蓋自龍首浚而土木興佛骨迎而沙門熾天治使而神仙倡皇甫進而小人昵韓愈貶而正人斥嚮帝數十年憂勤之心一旦而化為驕逸之心也身天下之重項大行之體如晉公諸將遂復游於綠野軒則帝不聽將遂可首於丹陛哥則帝又不聽將遂賊默以取容伴食以鎮雅乎則嚮當戒抱

負生平所自矢者又何為也其心窮計以為外寇必有內憂而善作者不必善成則以締造之艱不逮于耳目而憂勤之念易忘也故取即位以來經營蔡覬之事料敵制勝之方勞心積慮之跡纂為機畧一書上之宸勿而詔之史官使帝覽而悟悟而儆則必將惕然思曰元濟叛逆師道不恭神器之幾搖可畏也始之憂勤何如也宰相狙撓將師觀望征討之艱難可虞也中之憂勤何如也雪夜乘虛孤軍深入將士之勤勞可念也終之憂勤何如也用度一人足破二賊吾之言不如昨乎憂勤之心何可一日忘也戚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國無日度之言不猶在耳乎憂勤之心又何可斯須替也覽山河于几席而亦言

恢復之艱覩翻畧於帝編而益勵持盈之志蓋不必引裾折檻而納約之義以行不必碎首剖心而靖獻之忠以寓不必面折廷諍而儆戒之意已獨至矣前此而元和之錄後此而丹扆之箴寧是過哉獨惜帝之不悟而却之也嗟呼滄海之大萬川歸之而不盈秋水時至則河伯沾沾喜也人之分量亦若此矣帝舜不以四夷來王而忘怠荒之戒武王不以八蠻通道而忽細行之矜憲宗一平蔡覬而憂勤之心頓什也亏矣方翻而忠諫已寢瘡痍未起而衆欲已攻數十年艱難締造之功竟隳于一役僅成之後量之不宏晉公且柰帝何哉晉公且柰帝何哉

評　纂述昔日之憂勤儆戒今日之謠泆大臣之善誨其君

也如此

李光顏　宋　祁

世皆謂李愬提孤軍入蔡縛賊為奇功殊未知光顏於平蔡為多也是時賊戰日窘盡取銳卒抗光顏鳴空堞以居故愬能乘一切勢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顏之勝愬豈能奮哉

李光顏李光進　劉　昫

古之所謂名將者不必蒙輪拔距之材拉虎批熊之力要當以義終始好謀而成而阿跌昆仲稟雲氣陰山卒多令範讓家權於主婦拒美妓於叛臣竟武板後之功義師之效也

李愬　丁　奉

李愬所論用兵智將皆能之而其所不可能者有二夫忌敵者恒性也而彼獨厚結李祐以圖其成爭功者常態也而彼獨拜迎裴度以敦其讓蓋李晟乃仁義之將而愬為其子故家法流傳如此況愬之籌略猶有克肖乃父者乎

柳泌　薛應旂　明

甚哉長生之說之悞人主也夫人主握赤符践紫極尊同天地明並日月指顧挾風雷呼吸變霜露天下元元之命惟吾所效生壽殀而莫敢抗焉亦差來而不嚮應矣好而不輻輳哉顧能制天下之死生不能制吾身之死生恐一日宮車晚駕而留富貴於后之人也於是諂臣媚子窺見指意爭以長生之說進吾之心不覺忻然喜慨然慕虛心以寵其人竭計以求其物寵之愈深求之愈懷雖至戚官常堞憲典一切殘人毒國而不顧卒之莫睹其毫毛之益而往往反中奇毗甚矣其說之悞人主也唐憲宗以柳泌為台州刺史令採藥天台山廷臣爭之以為方士臨民非法也上遽曰煩一州之力而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惜焉嗚呼獨不思死生壽殀果人制之耶抑天制之耶古之長生者安在耶泌之方於何而受皇甫鎛於何而試之而薦之耶天台之靈草有耶無耶即欲求之必為刺史耶不必為刺史耶此其辨甚明也昔者堯舜豈知有能經鳥伸餌芝朮服丹砂如燕齊迂怪之說哉然皆壽越百年禹之言曰生寄也死歸也三

聖人者夫亦含真保素以聽命於天而已矣生無戀心死無懼意壽不為忻殀不為戚誠通於陰陽消息之數形神離合之機也是故萬世稱明焉彼徐市公孫卿之徒動稱黃帝不死而橋山之塚固世主所目睹也是以武帝曰天下豈有仙人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夫武帝悟神仙之妄而又開藥餌之端然帝之所謂藥者求少病也以人而扶天也後世之所謂藥者求長生也以人而勝天也天其可得而勝乎魏晉以下服金石而速其亡者非一主矣憲宗獨不聞也耶縱不聞之亦未講於先朝之故事耶太宗嘗採藥於天竺矣然而藥竟不就也高宗嘗采藥於鳥茶矣然而其人遽死也夫使長生之藥果可成而方士果

不死則太宗高宗已先得之矣晏嬰有言古而不死爽鳩氏之樂也吾君方且披蓑笠而耕夫隴畝之中安得此樂乎此其意可推也憲宗之所以傾心於泌者豈以天竺烏茶之藥不可成而天台之藥獨可成乎豈以昔之方士皆死而今之方士獨不死乎一何墨墨也且太宗之采藥也以方士來亦以方士遣而已矣不聞官之也高宗號方士為將軍矣不聞使之臨民也漢之君曰太守吏民之師帥也又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苦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夫唐之刺史即所謂太守二千石也承流宣化之謂何而令一黃冠野人抗顔於吏民之上耶亡論黃冠不可以臨民即采藥亦何須刺史耶稗官者流以為劉

晨阮肇采藥天台山遂仙去彼兩人者兩布衣耳不聞必刺史而后可以采藥也為刺史者方將屐巉巖披蒙茸攀赤城之霞冐瀑布之流石梁琪草玉洞桃花莫不目披而手擷之其于師帥之責承宣之事若之何是刺史以採藥廢也假令坐當皇理薄書刑名錢穀總覽聽斷則采藥以刺史廢也二者兩無當焉帝獨何心而有此授耶即使靈草可尋長生之藥可就而吾可無死亦令以方士往耳不然假以一侍醫之名耳又不然號曰將軍如文成五利諸人耳柰何辱之以臨民乎甚矣憲宗之墨墨也天台固閩浙間一隩區也有竹木之饒有魚鹽之利商舡賈舶之所輳集而南海諸蠻夷象犀珠玉之入中華者所綰轂

也鑄之薦泌為刺史也不過欲其為奸利鑿山煮海算商緡通和市以飽其溪壑之欲時分一二以啖帝曰羨餘也用此保富貴而已矣豈誠謂天台有靈草而長生之藥可成耶憲宗曰煩一州之力則是亦知其往也必將役丁夫糜帑藏為入山采藥之資以騷擾一郡之民矣曾不思為民立官將以寧之耶抑以擾之耶先朝刺史如元德秀倪若水崔沔陽城之流皆民譽也而今以一方士充之乎辱國辱民莫此甚矣故吾謂靈草縱可求長生之藥縱可就而刺史必不可使為也況萬萬無此理乎何也使古人而長生則秦皇漢武將猶據祈年未央之盛矣使今人而長生則太宗高宗將猶纘貞觀永徽之號矣而何有於

憲宗乎憲宗惑方士之說至使乘朱轓驅五馬揚揚乎吏民之上而及其奏功也金丹一服躁怒轉甚閹官伶奴動遭捶撻而中和殿之逆謀成矣其始也思以藥而留既盡之年其終也竟以藥而戕未盡之年將欲生之卒用死之將欲壽之卒用殀之是長生者不生而靈草者不靈也台州刺史之神效若此哉人主而思保身乎夫亦凝神於澹泊栖志於和平時動靜以固元神宣慈儉以培陰德罷色藏劍我則遠之厚味腊毒我則薄之清心寡欲以恬養其天年可矣適來時也適去順也而又何覬焉此唐虞夏后氏之所以壽也後世一惑于神仙再惑于禱祀三惑于方藥方藥之說中人膏肓往往賢明之君辯察之士皆

不悟焉君之命曰刺台州求靈草也臣之請曰爲句漏就丹砂也夫郡縣親民之官豈逍遥采藥之境而養生養民果可兼而爲之耶吾恐隴畝之嘉禾不茂于靈草而元元之膏血更赤于丹砂是悞民也悞國也非獨悟人主之一身也嗚呼戒之哉

評　采藥無長生之理黄冠非刺史之任委曲詳悉人主當書之座側

柳泌　胡寅

憲宗信方士求長生其臣不能反復深切極論人生不可益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之理而以自古未有以方士臨民爲言宜其不能回其君之惑也漢武喜方士妻之以女矢豈以古嘗

有是而可爲乎憲宗從以強辯壓其群臣而不稽其理曾未幾時金丹毒作躁怒取禍豈非無窮之永鑒哉

韓愈誌　皇甫湜

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跂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數古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以來一人

齺字轄切齗文缺齒也齺又齒缺也

而巳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踈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常惋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倡而築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爲身恥上怒甚下先生處之安然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耶吳元濟反吏兵久屯無功國涸將疑衆懼恟恟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廷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悍汗伏

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爲急病校其難易孰爲宜褒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耶選拜京兆尹歛禁軍帖早羅蹶倖臣之鑑再爲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闢不施戟級族姻友旧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飡以飴口講評教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親美游以談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

韓愈　歐陽脩

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蠢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釐醜滋浸殆百餘年其后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

問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刬僞以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其道自比孟軻以荀况揚雄爲未醇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佛老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纔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亂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韓愈　　宋祁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

餘風絺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翺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衮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代冠其可尚矣

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百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

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爲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神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學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爲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

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
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歡趨之州地於
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
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
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
思之至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

大顛論　楊慎 明

韓文公與大顛書前人論之詳矣蘇東坡則力言其爲僞朱晦
菴則力辨以爲真未有折其衷者予觀黃東發之說有云韓與
大顛書東坡謂妄撰而晦菴載其全書以爲真愚平生讀其書

直見其與韓文同蘇公學佛猶辨其爲僞而先生闢佛反指以
爲真所不可曉況據韓文韓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會與大顛語
今請之者四書又亟以道爲妄妄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所
謂道而一旦求之亟如此使其既與習熟而必變其說尚近人
情今未之曾見而先欲聞其道尤不可曉也愚按東發朱子之
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又有一證人未之引李漢編韓
文序謂收拾遺文無有失墜總其目七百篇今內集是也外集
皆非公作而此書正在外集其爲妄撰尤灼然矣或曰晦菴必
欲以大顛書爲韓之真何也予曰此殆難言也可以意喻昔歐
陽公不以始倡古文許尹師魯評者謂如善奕者常留一著歐

公之於尹師魯留一著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猶歐陽之於
師魯乎不然朱子豈不知大顛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言爲
可信又豈不知外集非韓公文李漢之序可據耶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　歐陽修

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爲無臣子也憲宗之
弒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正等罪惡以正國之
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嘆也穆敬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
故天下未至於敗亂而敬宗卒及其身是豈有討賊之志哉文
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
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

命輟朔望朝皆用雙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太
和之初政事修飭號爲清明然其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官
撓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困以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
憤歎飲恨而已由是言之其能殺弘志亦足伸其志也昔武丁
得一傅說爲商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然其奮然
除去浮圖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
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有不同耳宣宗精於聽斷而以察
爲明無復仁恩之意嗚呼自是以後唐衰矣

穆宗　劉昫

臣觀五運之推遷百王之隆替亦無常治亦無常亂在人而已

罪降自天當軒黄御宇之初則百年無事當商辛握圖之日則
四海橫流昔章武皇帝痛國命之不行惜朝綱之將墜乃求賢
俊攄攬英雄果能扼大盜之喉制姦臣之命五十載已絕之土
復入提封百萬戶受斃之氓重蘇景化元和之政幾致昇平鳴
鶚方革於好言龍蛇俄傷於短祚苟或時有平勃之佐繼以文
景之才則廷湊克融自縮螳螂之臂智興李光敢萌狗鼠之謀
疆盜寧窺孟賁之金錢隷不習嬰兒之餌觀夫屠主可爲痛心
不知創業之艱難不恤黎元之疾苦謂威權在手可以力制萬
方謂旒冕在躬可以坐馳九有曾不知衆則寡乘散則獨夫朝
作股肱暮爲仇敵仲長子所謂至於運徙勢去獨不覺悟者豈
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誠
哉是言也

敬宗　劉昫

古人謂堯無子舜無父言其賢不肖之相遠也以文惠驕誕之
性繼之以昭愍固其宜也而昭獻昭肅英特不群文足以緯邦
家武足以平禍亂二子之操行殞異其何道哉寶曆不君國統
幾絕天未降衰幸賴裴度復任銜詔彼狡童兮夫何足議

敬宗　顧充

敬宗以幾冠之年乃能聽韋處厚而倚李紳宣慰李渤而擢劉
栖楚納李程而罷營殿感李逢吉而釋崔發賞吳遊之諫而賜
錦綵聞韋渥之諷而省李漢賢失丁之奏而禁崔度僧受丹扆之
箴而優答詔從北門之奏而寬豊務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船費
沮逢吉所引而御李絳釆言者所陳而禮裴度知洛陽荒弛而
罷東巡兆毗才齡循皆敬宗兩年所行若忠賢又於輔導亦庶
幾漢昭之比方之德宗拒諫豈不優哉失在於幼小之時不親
師傅化爲奢侈以湯陵德是以嗣位之初甫及易月亡哀宴樂
首幸中和殿擊毬自是巡遊靡常昵比群小視朝月不再三大
臣罕得進見八關十六子交相附麗朝政濁亂臧壻之變自貽
伊感

文宗　劉昫

昭獻皇帝恭儉儒雅出於自然承父兄奢弊之餘當閹寺秉權
之際而能以治易亂以危爲安太和之初可謂明矣初帝在藩
特好讀書自觀政要每見太宗致理政道有意於茲洎即位之後
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故事天子隻日視事帝謂宰輔
等曰朕欲與卿等每日相見其輟朝放朝用雙日可也時憲宗
郭后居興慶宮曰太皇太后寶曆太后及上毋蕭太后時呼三
宮太后帝性仁孝三宮問安其情如一嘗內園進櫻桃所司啓
曰別賜三宮太后帝曰太后宮送物焉得爲賜遽取筆改賜爲
奉宗正寺以祭器朽敗請易之及有司呈進命呈於別殿具冠
帶而閱之容色悽然既而勤於政理凡選內外群官宰府進名帝

必面訊其行能然後補除中書用鴻臚卿[illegible]爲衛尉卿[illegible]好博朝辭日帝謂之曰聞卿善長行對曰政事之餘聊與賓客爲戲非有所妨帝曰豈有好之而無妨也內外聞之悚息而帝以累世變起禁闥尤側目於中官欲盡除之然訓注狂狡之流制御無術失謀既誤幾致顛危所謂有帝王之道而無帝王之才雖旰食焦憂不能弭患惜哉

文宗　南宮靖一

蘇佐明既弑敬宗於是宦人王守澄復迎江王涵而立之是爲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承父兄奢侈之餘閹寺擅權之際而能以治易亂太和之初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禁制舉戒宦者

衣羅縠禁獻奇巧織纖靡三四年間自藩鎮紛擾之外凡前人宦官女子奢欲聚歛神仙浮屠之事纖毫無有可謂賢矣初在藩時好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治道有意於茲即位之後每延英對群臣率漏下十一刻嘗嘆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故事隻日視朝帝曰朕欲與卿等每日相見其輟朝放朝用雙日可也尤勤政理凡選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當時政治修飾中外相賀以爲太平可期然其仁而少斷委靡不立議者以此少之帝嘗以累世變起禁闥尤側目於中涓志欲除斃而任用匪人不得其術以宋申錫之賢不能發而爲反受其殃以李石之剛正爲宦人所嫉而身幾不免況

李注鄭訓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詭詐之謀翦累世膠固之患方仲冬嚴寒之際豈甘露下降之時而訓注等顧欲以此欺人不知爲謀疎謬手足俱露卒至喋血禁塗積尸省地公卿大臣牢尸駢死連頸赴戮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可嘆也大迹文宗恭儉之德比迹漢文而被禍若此何也曰不然人主盡君人之道則恭儉爲全德人主無君人之道則恭儉爲一節文宗之君道其所失者多矣雖小善何足恤哉

牛僧孺李德裕議維州去取　司馬光

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

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人猶恥之況天子乎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牛僧孺李德裕　胡寅

維州李唐地爲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以險要而棄之可乎夫奪我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爲司馬氏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爲言過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illegible]之流數十年之恥

追褒悉怛謀贈以右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牛李朋黨　范祖禹

昔漢之黨錮起於甘陵二部相譏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海內垂及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凡群臣有黨由天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之辨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穆宗以後權移於下朝無公正士無公論爵賞僭濫刑罰放縱士之附會不入於牛則入於李不憂國家之不治而惟恐黨之不進也與夫三君八俊濁名節之廉能以抗權

人物論　二十五

邪者斯為下矣何也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于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為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李德裕　劉昫

臣憶角時或聞耆德言衛公故事是時天子神武明於聽斷公亦以身犯難酬特達之遇言行計從功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載一時觀其禁掖彌綸巖廊啓奏料敵制勝襟靈獨斷如由基命中罔有虛發實奇才也語文章則嚴馬扶輪論政事則蕭曹避席非其竊位即太深文所可議者不能釋憾解仇以德報怨泯是非於度外齊彼此於懷中乃與市井之徒力戰錐刀之末淪身於海可為傷心古所謂攫金都下忽於市人離婁不見於眉睫才則才矣語道則難

李德裕　范祖禹

裴度之相憲宗李德裕之相武宗皆有功烈為唐賢相武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度為小人所傾無所不至危亦殆矣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斥死海上何哉度不為黨德裕為黨故也自今觀之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為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

人物論　二十九

李德裕論　王世貞

余嘗怪唐中興以後稱賢相者獨舉裴晉公不及李文饒以為不可解後得文饒一品集讀之無論其文辭剴鑿瑰麗而已即揣摩縣斷曲中利害雖晁錯不勝也當裴公之下蔡也天子之志定將謀合而翕之士形成矣公不過一贊其決耳蔡下而天下之望歸焉及其帥河東崔都統印環數道之兵受進止而不能取趙一支郡而望若故也一屈於鎮再屈於鄆三屈於逢吉四屈於宗閔而望又若故也是道何道哉文饒佐武宗通黠戛斯破回鶻平太原定澤潞若振槁千里之外披膽待熸百萬之衆頫首而聽一言之指麾國勢尊主威振即不當從裴公而上之而及其敗也天下有以為當然者豈盡成敗論耶彼其皆太

尉之賞浮則不聞有以言從匹者說乎泉之觀後則不聞以縊野匹若又何也裴以誠李以術裴以容李以忮如是而已史稱其一飯必報睚眦必酬夫脩別於恩怨若此而豈意其曲擠而致之死地者乃其平素所恩之敏中耶何文饒之精奏能見托於令狐而不能快心於敏中也則其見困豈於其人也嗚呼才至於文饒而不得稱賢相可畏哉

評　以誠以術以容以忮裴李之優劣自定

牛僧孺　　王世貞　明

吐蕃悉怛謀以維州之衆奔成都西川節度使李德裕遣兵鎮之事聞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

此勢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如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用之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用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司馬光曰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似也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此言悞矣僧孺險人也惟德裕之是阻而不深爲國家計以信愚縉紳而以利害愚人主司馬光迂儒也爲僧孺愚而不睹其時勢之緩急夫吐蕃一入長安立僞帝數蹂畿甸而悉據我河西北庭之土地人民而有之其禍幾與唐相終始清水之盟血未入口而伏兵已發於帳外彼之請盟於長慶也豈有所慕於中夏

牛得事失有偏之論[illegible]

而事息兵邪夫亦兩困於南詔扞權於回鶻力不支而後盟也彼其能以萬騎綴回中而責我何那事盟亦何以假維州以爲兵端彼力之不足不得已而率兵於維州德裕固任其能用之矣即不得已而歸維州以示信則可奈之何縛已降之將卒而使之甘心焉傷天地之和示中國以弱也且夫悉怛謀之歸也德裕以出境之法受之矣受之而復反之是何求信於吐蕃而不信於悉怛謀也爲唐計者以正告吐蕃曰吾無所利於彫甲弱之之士天子仁慈不忍使一物之顛隮以歸爾則不能令爾廢法而法行是我陷人於死也今投之不毛之地以示警如不可則曰安西北庭之中國人者數十萬能歸我我亦如之吐蕃

豈其得地而懼於兵端必無他也庶可以無廢在而全信威固然則翁宅源主之不受任術微起征罷降非數曰是何可同日語也夫頁冥高麗於翁爲不侵不叛之臣也權以乘其主之弱而以地市金奈之何其受之若悉怛謀者謂之縮化可也

評　僧孺以信愚縉紳以利害動人主說出當時心事正告吐蕃一段最得大體非能言者

牛李維州論　　胡廣

淮水李交界詔維州之事當時議者謂德裕賢於僧孺以今觀之則僧孺爲得司馬温公斷之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按吐蕃積讎彼吳來世爲邊患屢盟屢叛非德之可懷信之可結維州之事偏

有謀焉自清水刼盟兵臨近鎭上下震驚德宗欲出幸以避之
自是用兵經費歲無虛月國計匱乏故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
之策泌對以屯田積穀致富强之術德宗喜泌曰未也臣能不
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德宗曰計將安在泌不對大意欲結
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多備以牽制之知德宗素
恨回紇故不對恐併沮屯田之議不行自吐蕃寇西川韋皐與
東蠻兩林蠻連兵禦之屢捷屢勝吐蕃奔應西川南詔之不暇
而寇河隴之跡漸稀此正與泌計相合至憲宗時雖嘗出寇亦
鮮獲利穆宗長慶元年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
之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納羅來求盟以大理卿劉元

鼎爲會盟使入吐蕃與盟二年六月會盟之使未還即復來寇
靈武寇鹽州自此不見再盟文宗太和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副
使悉怛謀請降盡率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
儉將兵入據其城具狀且言欲遣生羌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
可洗久恥事下尚書省集議皆請如德裕策獨牛僧孺曰吐蕃
之境四面各萬里失其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
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
凉阪萬騎綏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
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
況天子乎文宗以爲然還其城執悉怛謀歸之吐蕃盡誅之於

罷

境上由此觀之則僧孺之謀誠過矣且維州本唐故地廣德元
年陷入吐蕃韋皐屢攻取之而不能得悉怛謀一旦擧以還唐
其來降之日文在吐蕃敗盟之後何失信之有僧孺乃以私憾
沮德裕之功故繆以往日吐蕃入長安之禍恐惕天子使祖宗
故地不復德裕成功不遂悉怛謀枉死冤究於無窮朱子於綱
目特書曰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蓋深惜之也牛李是非
如此其著溫公之言直牛而曲李者其意蓋有所爲我神宗在
位喜於論兵富鄭公嘗云願陛下二十年不言道著用兵二字
溫公之意即鄭公之意也當西夏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
取李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

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神宗
不聽遣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用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
始矣後城永樂夏人來爭喪師數十萬神宗臨朝大慟於是公
言始驗公平生惟以和戎爲念及得疾猶嘆曰四患未除吾死
不瞑目矣其一以西戎之議未決折簡與呂公著曰邊計以和
戎爲便然則牛李之論公云云者欲假此以折要功生事之人
矯當時之弊不然牛李之事曲直甚明公何爲曲李而直牛乎
維州之論當以朱子綱目與致堂之說爲當

評 牛李之議是非久辨獨司馬公與牛之意未明今觀其
阻名山事蓋其意借維州以折西戎也故曲李而直牛

則知司馬非迂儒朱子有真見

白敏中　秦少游

白敏中因李德裕薦入翰林爲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爲相詆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矣何以私恩爲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愚竊以爲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何則於所厚者薄則無施不薄也昔呂布爲丁原主薄爲董卓而殺原爲卓義子又爲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

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帝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董丁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其肯負於劉氏乎魏所以誅布漢所以觴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盖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者亦有由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盖自度其事又爲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素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定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爲德裕所惡也

劉賁對策論宦官　胡寅

裴度李處厚抑諫官不令伸賁何也賁策有三事一則譏及文宗二則力詆宦寺三則譽隆宰相此裴李所以拒之而不敢當者也雖然則常常之見耳二公累朝舊德盍以輔國取賢匡君救弊爲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宦寺者若因賁言置之高第請召公卿并責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又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旻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士會黜直言之士增北司之氣其失豈小也抑賁所陳异乎宋錫李訓鄭注者但欲後之于門戶掃除非有草薙禽獮之意事又可行惜乎裴李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劉賁　尹起莘

書親策制舉人而不言所得之人當時中選如裴休李郃杜牧崔慎由等亦一時之士而皆不書者則亦以忠言遠謀若劉賁者棄而不取是以餘人付之以不足錄示其不滿之意耳嗚呼制舉以待非常之才而非常之才反由此而擯黜親策若是果何取哉

李訓　劉珦

王者之政以德霸者之政以權古先哲王率由兹道而遂能建人靖亂垂統作則者如梓人共柯而殊工良奕同枰而獨勝盖在得其術則事無後艱昭宣皇帝端冕深惟憤其私養欲鏟宮

居之奠載澄刑政之原嘗體一代正人訪先朝耆德修文教而
厚風俗設武備以服要荒區區宦者獨能悖化哉故豎刁易牙
不廢齊桓之伯韓嫣籍孺何妨漢帝之明盖有管仲亞夫之賢
屬之以大政故也而昭宗忽君人之大体慼纖狡之庸孺雖終
日横經連篇屬思但一得好文之聲庸非致治之先且李訓者徂
詐百端陰險萬狀背守澄而勸酖出鄭注以擅權衹如晝隕四
星兼權入校小人方寸即又難知但慮爲蚤虱而探溪蓀翻獲
螟蜓之患也嗚呼明主夫何不思遽致血濺黄門兵交青瑣苟
無潘后之勢黄屋危哉涯餗緯有士風曉爲利喪致身鬼蜮之
伍何逃暇室之災非天之不仁自失道也

武宗　　劉昫

開成中王室寖卑政由閹寺及綴衣將變儲位遽移睿謀以孤
立維城副茲當璧而能雄謀勇斷振已去之威權運策勵精援
非常之俊傑屬天驕失國潞孽阻兵不惑盈庭之言獨納大臣
之計戎車既駕亂略底寧紀律再張聲名復振足以蹈章武出
師之迹繼元和戡亂之功然後道訪道之車築禮賢之館棲心
玄牝物色幽人將致俗於大庭欲希蹤於姑射於是削浮圖之
法除游惰之民志欲驕步丹梯求珠赤水徒見蕭衍姚興之謬
學不悟秦皇漢武之非求盖惑於左道之言偏斥異方之說况
身毒西來之教已及千年蚩蚩之民習以成俗畏其教甚於國
法樂其徒不異登仙如文身祝髮之鄉久習而不知其醜如吐
火吞刀之戲乍觀而便以爲神安可正之以威刑律之以章寶
加以笮融何充之佞代不乏人非荀卿孟子之賢孰與正論
朝蠶殘金狄燔棄胡書結怨於膜拜之流犯怒於䘏夫之口哲
王之舉不駭物情前代存而勿論實爲中道欲革斯弊以俟河
清昭肅明斷然聽斯敝矣

宣宗　　劉昫

臣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獻文皇帝器識深遠久歷艱難備知
人間疾苦自寶曆以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擾窮
民洎大中臨馭一曰權豪斂迹二曰姦臣畏法三曰閹寺讋氣
由是政刑不濫賢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
載道上在宮中衣澣濯之衣常膳不過數器非母后侑膳輙不
舉樂歳或小饑憂形於色雖左右近習未嘗見怠惰之容與群
臣言儼然端接如待賓僚或有所陳聞虚襟聽納舊時人主所
行黄門先以龍腦鬱金藉地上悉命去之宮人有疾醫視之既
瘳即抽金賜之誡之曰勿令勅使知謂予私侍者其恭儉好善
如此季年風毒召羅浮山人軒轅集訪以治國治身之要其伎
術詭異之道未嘗措言集亦有道之士也十二年春堅求還山
上曰先生少留一年朕於羅浮山別創一道觀集無留意上曰
先生舍我亟去國有災乎朕有天下竟得幾年集取筆寫四十

字而十字挑上乃十四年也豈替宜數其若是乎而帝道皇猷
始終無缺雖漢之文景不是過也惜乎簡籍遺落舊事十無二一
三吃墨揮翰有所慊然

宣宗　　石敏若

宣宗時朋黨之患極矣天下奇才偉德之士大抵爲朋黨之所
銷蕩大中之際位於朝者皆齷齪容悅如白敏中令狐綯號爲
一時柱石然其設施可觀矣況其下乎天下目宣宗爲小太宗
不知唐亡自宣宗始宣宗徒區區勤儉謹事督責耳不知觀化
原度治勢鼓舞長育起人材於朋黨之餘是務小而不務大也

馬存亮附　　歐陽脩

楚助入公辛不敢離君而忘父究昭愍之世兩軍罷遣有厚薄而
卒用存亮勇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斥不用亡忍至公存
亮豈通記書道理之人耶何其識君臣大義明甚不乃大勞畏
權處外又愈督至豈矣夫書龍蛇之詩者何其小哉

評　馬存亮宦中之傑出者故史臣再三嘆美益豢鴟梟而出
一鳳凰顧不異哉

懿宗僖宗　　歐陽修

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爲宦官所立者七君然則唐之衰亡豈
止方鎮之患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
位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懿僖當唐
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繼乾符之際歲大旱蝗民愁盜起其亂
不可復支蓋亦天人之會歟

懿宗　　劉　昫

臣嘗按咸通耆老言恭惠皇帝故事當大中時四海承平百職
修舉中外無粃政府庫有餘貲年穀屢豐封疆無擾恭惠不構
頗亦勵精延納讜言尊崇耆德數稔之內洋洋頌聲然盛氣本中
庸流於近習所親者巷伯所昵者桑門以蠱惑之侈言亂驕逸
之方寸欲無怨忽其可得乎及黨結蠻陬奸生戍卒發五嶺之
轉輸暴海動搖徵二蜀之扞防烝人盪覆徐寇雖殄河南幾空
然猶削軍賦而飾伽藍困民財而修淨業以諛佞爲愛己以忠

諫爲妖言爭趨險陂之途罕勵貞方之節見豕負塗之愛堅非
次寵升燋頭爛額之輔臣無辜甚逐是以干戈布野蟲旱彌年
佛骨纔入於應門龍輴已泣於蒼野報應無必斯其驗與土德
陵夷禍階於此雖有文景之英繼難以興焉自茲龜王之不昌
固其宜矣喬髮遺叟言之涕零

僖宗　　劉　昫

恭帝沖年纘曆政在宦臣惕厲虔恭殷憂重慎屬世道交喪海
縣橫流赤眉搖蕩於中原黃屋流離於遐徼黔黎塗炭宗社丘
墟而猶藩垣多仗義之臣心腹有盡忠之輔驅駕豪傑竊令軍
戎終誅伏莽之徒大雪失邦之恥而令敢一爲謀計幾喪不圖

雖如綫之僅存固紛結之莫救茫茫禹迹空悲文命之艱難赫
赫宗周竟墜文王之基恭非僖皇失道之過其土運之窮與悲
夫

僖宗　　南宮靖一

僖宗以童孺之年爲宦人劉行深韓文約所立政在內臣初無
遠謀一時宰相王鐸崔彥昭雖有浮譽然非雄才鄭畋爲政偶
合事機屢挫奸回輙相排阻巢寇本區區負販乘機鼠竊攻破
州郡幾半天下陷兩都汙宮闕乘輿播遷投身無所將專侵牟
天星示變或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捖其爲譴異抑又甚矣

鄭畋　　孫之翰

咸通衰亂之後僖宗童年繼位政在內臣固無遠謀以救世患
雖宰相王鐸崔彥卿有一時名望亦非雄傑之才不能力正時
事及鄭畋輔政訏謨要切多中事機但同列盧攜以姦庸不忠
與內臣田令孜相結阻畋之言不克施用芝巢二賊負販之民
非祿山輩臣盜秉藉方面權勢以起但因饑年驅集細民刼州
邑財物資朝夕之用耳何至成天下之亂由朝廷勢衰邪臣俱
討所任宋威高駢輩姦險之人無忠義之節遠大之謀爭功忌
能玩寇久稚養成兇賊之盛勢勢既盛駢以重兵據天下之衝
反閉壁自固其他州郡守臣怯懦不敢捍禦縱之大亂也顛敝
作師於岐以謀破賊振國之威後傳檄諸鎮激以忠義致勤王
之師大集關中賊勢既衰鴈門兵至得以平之矣况僖宗避難
之初賊乘勝而西非畋遏其兇勢則危亂可測乎又以忠謀致
諸鎮勤王之舉畋雖去鎮遠不親平賊平賊之功由於畋也僖
宗賞畋之功復命輔政雖在衰世亦秉朝綱令孜於宦竪中兇
橫甚至怒佃公正與姦黨誣譖罷相僖宗孱弱不能主張賢相
天下之事因無所制置國祚竟至於亡悲夫

昭宗哀宗　　劉昫

悲哉土運之將亡也五常殆盡百怪斯呈宇縣瓜分皇圖瓦解
昭宗皇帝英猷奮發志憤陵夷旁求奇傑之才欲振淪胥之運
而世途多僻忠義俱亡虛爵位以待賢亦豢登珍玩而托心腹啟

勤國士之遇罕有托孤之賢豢豊而犬豕轉獰肉範而虎狼逾
暴五侯九伯無非問鼎之徒四岳十連皆畜無君之迹雖蕭屏
之臣扼捥巖穴之輔痛心空銜毀室之悲寧救喪邦之禍及扶
風西幸洛邑東遷如寄珠於盜蹠之門蓄水於尾閭之上往而
不返夫何言哉至若川竭山崩古今同嘆虎爭龍戰興替無常
縱胠篋之不仁亦攫金之有道曹操請刑於椒壺蓋迫陰謀馬
昭拒命於凌雲蓍若見討誠知醜迹得以爲詞而全忠所行止
於殘忍况自岐迁洛天子塊然六軍盡斥於秦人四面皆環於
汴卒晃旒如寄織芥（爲疑）迎鑾未及於舁朝傳刃已聞於塗地之
嗣君於南面毖母后於中闈黄門與禁旅皆殲宗室及衣冠皆

殪後又盜鍾掩耳嫁禍於人合九六之數窮僞天人之道盡目擊斯亂言之傷心哀帝之時政由凶族雖揖讓之令有類於山陽而陵逼之權過逾於侯景人道寢薄陰隲難徵然以此受終如何延永

昭帝哀帝　　南宮靖一

僖宗既崩宦人楊復恭立壽王傑是爲昭宗天姿明雋銳然有恢復先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然姦臣擅權藩鎮跋扈而宦者楊復恭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號爲定策國老斥其主爲門生嗚呼漢之將亡天子呼宦官爲父母唐之將亡宦官目天子爲門生時事如此可勝嘆哉及其[illegible]也交關庭矢及御衣漂泊

沙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遣使密詔告難於四方曾無一人赴難悲夫哀帝之時天命已去民心已離迹當時群臣之所爲非特有愧於萬世之清議視殿下之孫供奉亦愧死入地矣唐室之亡宜哉

朱全忠　　石敏若

朋黨之覆唐也甚矣其始也李訓以朋黨逐所不悅者其終也朱全忠以朋黨戮所不附者而白馬之禍尤慘焉然亦士大夫有以自取之也方昭宗之世唐所恃以圖存者無幾人矣數子猶不悛朋黨之私忿務以恩仇相軋路巖乃韋保衡之黨也孔緯乃張濬之黨也韓偓乃崔胤之黨也劉崇智乃崔昭緯之黨也彼朱全忠者初皆不與焉非太原之役者全忠也而其意則在於攻魏且以貶張濬起鳳翔之伐者全忠也而其意則在於取邠且以逐崔胤全忠結天下之變爲己利合天下之爭爲己資數子者不之察也猶且立同異分彼我豈不爲大哀哉

王重榮　　歐陽修

以亂救亂跋扈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陵賊者能之蓋救亂似伯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其功觀重榮寧不信哉破黃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爲當世者俄而脅私隙逼天子出奔雖誅朱致仆僞襄王謂曰定王室寧平之也身死部將手救亂而卒於亂重榮兩得之不殺朱全忠而爲全忠誅絕其嗣宜矣餘皆庸

以下才無所譽貶云

王重榮　　劉昫

疾風知勁草世亂見忠臣誠哉是言也土運中微賊巢僭越藩伯勤王赴難者孰有聲而無嘗唯重榮斬賊使於近關處存舉義師於安喜橫身泣赴不顧禍患遂得蒙徒雲合逆豎勢窮宜乎服冕乘軒傳家祚土而重榮傷於峻法嚴而少恩禍發輿堂誠悲枉橫

李克用　　范祖禹

昔周之興也以諸侯歸之其亡也以諸侯叛之平王之後周室微弱政令不行歷數十百年而不亡者亦以諸侯持之也唐之

亂也以藩鎮及其末也藩鎮割裂彊土皆盡而唐室遂亡僖昭
之時惟李克用最為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王室可倚
以為藩屏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而唐以其戎
狄之人疑而不信外而不親有震主之勢而無朝廷之助是以
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強吞噬諸鎮即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
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

李克用還晉陽　　林文豪　明

人君欲自全以立國甚不可信讒以忌功而使盡勤王之臣不
能審權以應變焉亦非忠貞之大者也蓋推誠委任明主之所
以圖存也秉權審變忠臣之所以徇國也是故忌功之疑者

啟攻諜之釁疎濟蹇之術者貽後時之悔而況盡壞已成之柄
倒持數不可以苟延撓不可以緩失者乎昔唐末宦官專家不
造昭宗以孱弱之資乘土崩之運于時擁麾秉鉞者咸以梟獍
之性倚憑貔虎之群思欲幷天邑而覬九鼎非一日矣然所憚
而未敢動者直以克用之忠乃心王室晉陽之甲天下稱強昭
宗宜使之屏翰京城控壓邠鳳雖大廈之顛非一木能支然使
天命未改群策協謀庶幾與仲康之一旅總微侯之六師及正
乘輿不失舊物乃使之遠去晉陽則既自失其長城之衛設有
流竄之變克用安能一日而至京畿哉故晉陽之旆既旋而諸
鎮之兵咸撰入朝之請不暨年而尚父之功日損則知用舍去留

之際興亡成敗之關也顧不大哉嘗觀賈誼之語曰山有猛獸者藜藿
不採國有忠臣奸宄不生是知忠臣者國之強禦而社稷之幹
也故當其無事則周召成分陝之功當其多難則桓文有糾合
之略人主固不可使忠臣之去其左右而翼戴王室者亦無樂
離乎君側而使奸臣之得以擬其勢也楚白公之亂子期尸子
西驪殺亡矣葉公聞亂而進楚人懼其傷也與胄以至國門
人曰國人望君若父母然遂免胄而入卒殺白公載定楚國則
以葉公之在京邑能扞其難已暴倚由臺之宮縣衡天下威震
殊俗矣至其一世二大夫作難而七廟爲廢廟得以闞澤劉項得
以斬関豈勢力之不足哉誠以悟毅之徒擁兵於外自撤其藩

蔽也故宋督欲執國命而讒孔父曹瞞欲移漢鼎而徙孔融謀
人之國者必奪其所忌或擠之出或抑其入以擁蔽十上之視
聽而自濟其不軌之邪謀加以昏君弱主往往畏偪而獨任不
知功臣之可倚以為助也是以至於喪邦而莫救而忠義之士
又每淺慮而寡斷也是以至於憤懣而不終此往事之覆轍而
得失可見也唐至昭宗此何時哉董昌鱗翻于鎮海王建蝟聚
于梓州行瑜鴟張于靜難茂貞跋扈於鳳翔于紀與全忠帶州跨
邑不止于斬木揭竿之夫也蒙塵不守宮闕為墟不啻于期于
爾之變也而朱溫起自群盜包懷異心挾令僭王更姓改物又
不異於曹瞞宋督之圖也棟幹欲折羽翼誰何亦非有秦楚餘

戚之可恃也所賴克用父子起家以恤國難奮力以勤王師一舉而黃巢喪魄再舉而行瑜授首鴉軍所臨則澤潞風靡征旗逆指則岐谷電逝至是入朝之請毅然有并翦鳳翔肅清宇內之氣使昭宗能撫而用之則皇輿虔兇有歸闕之路國步未艾無費撓之期顧聽忌功之說沮其入衛之志豈不以茂貞復賊戚則沙陀太盛殊不知登壇昭推轂之信忌功者適足致危圖國急救焚之機縱賊者不免長亂對國爲邪命忻伐入寇克用雖猜悖于其始然挺身以勤一固義力以討二鎮則已徙義於其終以腹心之輔而聽其去根本之地至使不戟之変生于肘腋逆節之患起于轂下九錫之禮加於不臣乘輿之禍慘于黎組

豈不哀哉晉陽之還君子病昭宗之有克用而不能用也雖然克用之還忠則有矣權則未也夫以克用之與全忠騎虎之勢不能俱存以昭宗之弱而當諸鎮之強譬之以稚子而搏得太秋自斃矣斯誠國家綴旒之運臣子擊楫之秋克用即宜表奏于朝曰奸人不道圖危社稷唯力是持臣嚴效死雖豕不共戴謹率所部擁輔宮寢以防未然如或讒臣中沮闇主危疑懇疏自明其不敢坐視國家以負陛下唐家傑聞風而景附逆黨革心而響應又不然即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其濟則揖晉闕庭自拘司敗不濟則以死繼之雖暴屍暴鼓而忠義之心亦以表暴於天下九廟之靈固默鑒之矣何必聽蓋寓之謀而爲還鎮之舉哉故蹇蹇匪躬者王臣之分也以衛王爲已責者家之所不敢屈也乘權以討叛者兇之所不可緩也唯夫晉陽還而鳳翔之黨益熾朱邪衰而全忠之勢遂成則雖龍躍順流虎步原隰殆未可以歲月破矣又況師徒屢挫疆土幾蹙自是之變後不聞有勤王定難之師區區爭地於幽州結怨於茲陘亦何益哉志曰善爲將者制人而不制於人克用殆未知此義乎要之克用沙陀之種慓悍之夫而振武之傑徒也當是時聲教不行於天下號令不禀於朝廷視其君若弁髦然陵替之患亦滋甚矣克用獨奉天子之命其來也不假折簡而馳驅以赴國難及其遣之還也偃旗斂甲凜凜然畏此簡書不敢隕越觀其誓

盡節于此生遺三矢于存勗忠勤所著因綱目之所予者也而又可責之深耶是故矢志效義之士未始不憐克用之忠而英武之君思欲駕馭豪傑以盡定中原且以昭宗爲鑒哉

評　琅然誦之亦庶乎勁氣沮金石者有識者悲專事之去而於斯言有闕蓋迄今不能無遺恨於昭宗矣

裴樞（朱全忠殺裴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　范祖禹

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臣以爲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篡奪之勢已成人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彼其薦引以爲宰

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安安於寵祿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以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弒殞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爲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張廷範不恤國亡君弒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爲社稷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弒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爲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又咈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爲此小事也猶不從已其肯聽已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

不知樞等實非能爲居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及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弒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爲國慮乎迹其附會全忠以爲相進不由其道矣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曰馬之禍蓋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貪躁之士亦可少戒哉

評　此與荀彧死九錫同議論

鄭綮　　黄震

大臣之事君未有進退之迹不明而可以成事業者也唐末諸相率賂權官以求進用及其得之也又相率植黨與以持之綮之初相獨驚怪而固辭其進甚明也既相未幾又獨致仕而速去其退甚明也使世之仕者人人如綮豈有欺君悞國貪權固寵之患哉

鄭綮　　葉向高

夫今之人孰肯自不足而愧爲高官且固讓哉鄭五自知若此其過人遠矣觀其刺廬州時黄巢掠河南州人甚恐綮移一檄而巢遂歛兵廬得以完至罷州去遺錢千緡藏州庫不待後他盜掠州終不犯鄭使君錢此其清德重望未爲何如哉夫能詩不以爲才不才當其官不以爲爾得無意與聲音之和而繼庸醫作壞

之後棄不効其人不起則祇爲庸醫受害綮不欲相毋亦爲國事不可爲懼異日受庸醫之責乎未可知已

評　即鄭公之治迹似非無能爲者作歇後詩以刺譏時事亦非無意於當世者與受庸醫之責豈鄭公之素心哉

進鄉能窺其微讀之稱快

孟昭圖常濬侯昌業　皆以直諫死　　范祖禹

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故侯昌業孟昭圖常濬皆以諫而死自是以後無敢言者唐亡之兆亦以著矣何必天變彗孛之爲妖乎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人君不惟棄其言而反戮其身不祥莫大焉此其國所以爲墟也

韓偓　胡寅

主暗國危韓偓久於近密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之謀議君臣之分有所不忍也宰相人所願欲而偓終不拜甘心斥逐去雖晚其志操可尚矣

司空圖　胡寅

唐末進退不汚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在韓偓之右乎迹去而意遠情疎而罪微此蔡邕伍瓊周毖之所難也詳味其事想見其人嗚呼其可謂賢矣哉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六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梁

朱温名全忠篡唐　南宮靖一

五代始於梁梁始於朱温温本黄巢賊黨力屈來降既受同華節鉞又與宣武重鎮寵過而驕遂行篡弒刑虐不悛賊殺無辜不念聚麀之恥釀成友珪之禍未及十年其子屠之與禄山無異回視昔日弒逼之慘天之報之足稱其施矣均王友貞誅友珪而嗣立以義討賊成功固宜然梁之稔禍非一朝夕梁王才不逮人寵任趙張攅棄敬李嬖倖專爵貨賄公行政事不修威權日縱唐兵一麾宗廟遽殛非李亞子用兵之善乃梁之自不善耳

王彥章　胡寅

彥章固善鬬然所當者乃朱守殷夫人能破之矣及李周固守則彥章以十萬衆而不能克其才亦可見矣然所以著名者特以死節不屈耳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

麗師古　歐陽修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彊於天下而吳人號爲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於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疆遭至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強者顧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耶

後唐

先主姓李名知誥爲徐温養子後改名昪　馬令南

嗚呼積厚者流澤遠積薄者流澤狹不其然乎舜之後千餘年而有陳陳亡而田氏專政於齊禹之後千餘年而有杞杞削而句踐得志於越後世之君建大義於一時而德不若舜禹者亦隨其澤之遠近而興起矣故晉以天下受於狄人而瑯琊繼之唐以天下篡於朱梁而烈祖紹之然則盜名器操生殺制一方之命抗萬乘之勢者豈非天與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畧而深沉寬裕本於天性幸而適當中原擾攘之際故數年之間有足觀者

莊宗存勗　南宮靖一

莊宗之興唐本於李克用克用雖沙陀微種奄有河東巢寇之平功爲諸將第一上源之變訴于朝廷而不獲伸遂與賊梁治兵相攻積年不解然安於爵列爲唐純臣每有除吏恥行墨制必表聞朝廷觀其答蜀王書曰誓此一生靡敢失節此其忠義上通於天暫於一時方伯遠矣故先儒稱其得人臣之体述其忠義功烈爲唐末第一流蓋以此也作史君子於賊梁篡唐之後毎克用舉事必特書唐晉王克用云云亦庶幾可以明克用素志矣莊宗以弱年嗣伯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陣之人乃能以

恩信結其心蓋果祈其氣莫不竭力盡命賴指如意遂服真定
并山東取漁陽燕魏博策馬渡河而梁寇殄滅當是時諸侯陸
梁跋肆者皆駭愕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衍恃其險遠辭禮踞
慢徧師西指而劍閣不守觀其所爲可謂壯矣惜其滅梁之後
氣驕志小矜功自喜用宦者爲監軍以伶人爲刺史悅姦諛之
輩任亡國之人貸民錢迫遺獵采民女借二稅造樓觀殺勳臣
史不絕書性酷好伶優恣其出入狎侮縉紳群臣憤疾莫敢吐
氣至有反相結托以希覬恩賞者率天下之號被襟當之至於
批頰而不恥此乃小人下流之態豈可以有乘宙回之上哉弑
於門高樊以樂器蓋其自取作史者於其被弑也以伶人郭從
謙表而出之所以爲後世鑒戒也昭昭矣

張承業　　胡寅

張承業之志行雖縉紳士大夫有速不能及者可以爲內侍之
師法矣爲晉莊宗畜財軍與不之取也受克用顧托不敢違背
忠也行法不寬貴戚不以官物爲私禮公也晉王欲使分過終
不承命守也居唐宮終其身義也使中常侍皆率此道烏有難
高石顯張讓之禍哉

評　承業之才之節雖賢士大夫何讓焉是未可以貂璫而
少之也

張承業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
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蓋其在位
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
莫暇施爲然其爲大害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
翰更一字（更一行爲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
取吾於此人有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
然者著於篇

唐　明宗（克用養子師原卽鴈門部將電之子邈佶烈也）　歐陽修

予聞長老爲余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爲人純質寬仁愛人爲五
代之君有足稱也嘗起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
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卽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
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喟
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耶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
詔武德司宮中毋得掃雪曰此天之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
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
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贓輒寘之死曰此民
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卹物蓋亦
有意於治矣其卽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
年爲五代之君最爲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
息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

之間不能慮患爲防而變起倉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
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爲國家者有
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
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蝗蟲不足懼也賢士
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
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
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圜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
譽亂真之弊矣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爲國者可不戒哉

元行欽　歐陽修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耳故曰主在與在主亡
與亡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於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
獨以兵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其節誠有足嘉矣及
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救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
雖不屈而死非其志焉足書哉

評　元行欽非畏死者其不死於莊宗者當以晏子不死崔
難觀之

閔帝 從厚明宗第三子　歐陽修

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
將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
誨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不藏至於殞身赤族其隙自茲

矣愍帝之亡也亢於微陵其主一蟣路人見者皆爲之怒使明
宗爲有知其有愧於重誨矣哀哉

廢帝 從珂

潞王本王氏爲明帝養子僥倖以奪人之國其始也戕民以買
國其終也民散而國亦從之矣使無石敬瑭跋扈吾恐叛者之
人亦不能久而况奪敬瑭之節度移敬瑭之子弟以自促其亡
也哉

宋令詢　胡寅

歐陽公五代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詢豈以
其官微其事畧故遺之與夫潞王非明宗之子也閔帝真其國
矣所以不終者身之所[illegible]社稷非其罪也令詢不以其微
而廢君臣之義雖王彥章[illegible]何以加焉是以表而出之

晉後高祖 石敬瑭唐明宗之婿　南宮靖一

晉石敬瑭以唐朝禁臠之親地勢尊重逼於猜嫌請兵於契丹
賂之以土地而取人之國[illegible]桑維翰之忠謀信景延廣之
任策內政不修而外挑強胡自陽城一捷之後驕奢益甚廣置
宮室崇飾後庭賞賜優伶多寡無算委任馮玉倚勢美權賄賂
輻輳朝政日壞迨契丹入寇束手就縛迹其人謀豈不幸哉

石敬瑭　王世貞

余讀五代史至石晉賂契丹屬龍事未嘗不廢卷嘆也曰嗟夫

中國之有金元尊哉其棄廢冠履潰坊隳椎袵衣冠納之腥穢
即無復論矣謬哉石晉之以中國狄也三代以下其盛者無過
匈奴突厥柔然吐蕃回鶻力足以有中國矣然而弗能入也間
入之然而弗能居也非其心不欲勢不可也宮室飲食嗜好弗
便也涉者弗習也驟而令居之若鳥獸之就藩角龍之戲陸也
契丹得幽州提衡其州之民無不旦而騎且馳射之令拔北矣
教其虜雜治幽之土風物候令俗南矣拔北就南俗更數十
百年而其勢固已包中國而入其槖金之一嘬而食半也元之
再嘬而食全也固所必至矣嗚呼石晉之罪與　明
高皇帝之勳豈不均角用重昭揭萬古哉余問者欲竊取春秋之

義始石晉說　明
高帝成一家言而力罷未果因著其志於茲見大都耳

評　石晉以幽薊十六州之地與狄至我明
聖祖始復之一罪一功昭若霄壤真有用之文

桑維翰　景延廣　歐陽修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也以契
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
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丹空國興師
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少
主新立與契結其連敗約起爭終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

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若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
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
可不戒哉

張誼　胡寅

攻已闕而知其賢和凝有過人之度觸猜忌而納其說晉王有
預防之憂疑知誼賢而為之非徒知之而已晉祖納誼說而
未能有行焉則以明其利害勢有所不可也夫外致信好則歲
儀贈賂有不可虛拘之實內謹邊備則城池軍旅有不可掩匿
之事安得並行而不悖耶誼獻此言必有其策惜乎高祖之不
問也

桑維翰　胡寅

幸制運動擅權之所易知人善任當國之所難是時劉智遠杜
重威之徒皆為制將而維翰不能區別才否既一槩用之又不
委知遠以權此失之大者維翰非於知遠有憾特不深知之耳
或曰知遠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維翰必
欲御敵師克在和無寧力啓上心解崧之意加禮河東又致書
知遠使坦懷釋怨以濟國為務而專付統御之權晉豈遽亡乎

劉知遠　胡寅

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為此善於彼蓋卑黨唐而後唐代之
晉為契丹所滅而漢無為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

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屬擊知遠不救固爲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勳舊重将如知遠不得開故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而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

漢　高祖 劉知遠　隱帝 承祐高祖第二子　南宮靖一

漢起於劉知遠擁精鋭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還中原無主不動聲色據南面而君之蓋非幸禍而興適乘時而作也故一聞晉陽稱帝而陝晉諸郡爭殺契丹使者遣使奉表稱欵不暇中國之正氣藉以少延可謂幸矣然知遠素非掃除暴亂之才又無積行累仁之德其能久乎隱帝雖有君天下之號而政

人物論　二十六卷　九

非已出民不知君自三叛既平日驕日縱郭允明詔媚得幸王章以聚斂掌財無故屠其大臣自殞其軀父子相承四載而滅自古享國未有如此之促者也

周　太祖 郭威　世宗 柴榮太祖后兄守禮子　歐陽修

嗚呼本紀五代備矣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 弑父 唐戕克寧 莊宗殺叔 而殺存義 殺子 從璨 明宗殺姪 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絶矣大妃薨而輟朝 莊宗 立劉氏馮氏爲皇后則夫婦之義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 出帝 居喪改元而用樂 愍帝 殺馬延及任圖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賽雷山 莊宗 傳箭 明帝 而撲馬 出帝 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内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儀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爲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中國悉毀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眞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嘗因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復克淮南出穀跪使學士陶穀爲贊而盛以錦囊嘗置之

人物論　二十六卷　十

座側其英武之才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王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彊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太祖 郭威　南宮靖一

周興於郭威威而弑其君冒取大位得國之初嚴貢獻珍食碎後宮寶器詔百官上封事又謁孔子祠躬拜其墓當此亂離之際善政迭書况有王峻以贊軍事有范質以守法度有李穀以導主意雖享國日淺而施爲有足稱者先儒稱其爲唐明周世之亞蓋以此耳然帝既已文身甘心從夷而又偃然自處天位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雖小人亦以毀傷為恐而帝曾無怍容則是黃屋之中居一黥人耳何以令天下衆庶乎觀帝語劉崇曰自古豈有花項天子則帝之自處亦甚明矣世宗以柴氏子入繼大統即位之初憤然欲平天下蓋念亂甚迫而望治切真中原之主也首誅樊何以正軍法革五十年之弊政遂能變弱為強因敗為功乘勝遂北至於太原歸而簡兵整衆銳意進取於是南割江西克秦鳳北取三關威武之聲震讋夷夏應機發策出人意表其伐南唐問討李穀復克淮南盛穀疏以錦囊寘之座右英武之才可謂雄傑又勤於為治發奸摘伏聰明如神有司簿籍過目不忘且與王處訥竇儼之徒脩通禮正刑統制度文為

皆可施之後世而又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責隣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張美以私恩見疎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見棄此其好惡固不凡矣況當是時王朴實佐之其君臣相得近世以來未之有也是以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八十六以佛像鑄錢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乃詔頒圖法於天下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模豈小小哉亦其注意元元留心邦本於五代十二君之中獨稱為最漕運給耗處倍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各役春罷恐妨農也立兩稅法知旱征之為害也設科取士知吏治之有方也併鄉置團者絕公皂之侵漁也

積貨不責償欲下沾實惠也親臨御苑以錄囚徒恐獄多冤民也嘗與將相言曰連日之寒朕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惟親冒矢石與百姓除害差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為農夫織婦置諸殿廷以示務農重本之意亦可謂賢主矣獨惜其左右無勸學之臣久格心事業故於人道之間亦未免多有悖戾者又其用法太酷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略無顧惜之意薛居正舊史悉書而備載之以見其不能不為盛德之累良可恨夫恭帝以區區孺子纂承大統不足以當皇天之眷命然真人之德叅日隆已為天下所歸戴則其重負安得而不釋乎

王朴

歐陽修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之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才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耳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才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躋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智於近而置愚不肖

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及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嘆哉

評　論王朴而歸於周世宗所以儆人君之用人者其意至矣

王朴　楊慎

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睨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修文治其論星曆宋定欽天曆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

近於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耶

五代

歷考五代之世正如中夜晦明孤山窮谷之間鼯鼠鵂鶹狐狸鬼魅何物不有故有以盜賊而君天下者朱梁是也有以夷人而君天下者後唐晉漢諸君是也有以黥卒而君天下者周郭威是也有以丐養之子而君天下者唐明宗潞王與周世宗是也其變之大者則同姓之嗣斃於刀鋸殺戮而不恤盜賊販夫之裔則養爲己子使紹大統而不顧中國之君己之所嘗北面而委質者則叛逆篡弑無所往而不爲夷狄之主中國之所當拒而絕之者則稱父稱君極其卑諂而莫之耻首足倒懸冠履逆置自有書契以來其禍敗之酷戕亡之速未有甚於斯者此蓋否之窮剝之終困之甚物之極而將返焉

王彥章裴約劉仁贍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乃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受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

之臣可勝嘆哉

馮道　歐陽修

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獨出於武夫戰卒豈儒者果無人哉豈其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與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與予嘗得

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凝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韓熙載

居田里而妄意天下者士之志也昔曹誼欲繫單于之頸遠矯而越未必踐言而志之所尚豈易量耶韓熙載初與李穀相善及熙載南奔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南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周師南征命穀爲將以取淮南而熙載落魄終不得大用及其既死假之名器與夫生不能用死而誄之者何異哉

韓熙載　胡寅

韓熙載之走江南也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酬而熙載之言不應熙載文士高談非李穀沉毅有志畧之比也然自昔都江南者例不能比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耶曰天下形便無常勢而經營天業有常理漢高光唐太宗皆櫛風沐雨躬環甲胄跋履山川其勤既如彼知人善任修政愛民衆情歸戴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越五六年而成帝業若六朝五代之江南苟幸無事則已矣若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於北方則項籍以吳中子弟八千橫行天下李陵以荊楚步卒當單于數十萬而宋高祖西取秦東取燕所得無數亦皆江南人也孰謂其不可用乎哉

趙匡胤　周德恭

匡胤受周厚恩當主少國疑之時正宜盡心輔佐以勤王室雖有陳橋之變必斷以大義誅鋤叛卒退居藩服當如禹避舜之

子於陽城而謳歌訟獄之來歸然後踐位庶幾合乎正且順而無叛逆之非夫何受命而出因變而返殊無遜避之意遂居九五之尊殆與朱全忠石敬瑭等耳

趙匡胤　劉定之

取天下者上世以德中世以力末世以謀德取者仁漸義漬而人不忍釋商周是矣力取者誅暴鋤亂而人莫能敵漢高祖唐太宗是矣謀取者逢機遘會陽施陰設而人莫或覺宋太祖是也夫宋太祖取周亦其有可取之機而其謀得以施焉耳何也周世宗以郭祖妻姪爲其養子而有周之基業固已寔非其德而來姦雄窺覦之心矣中道殞殂符后入宮纔十日恭帝承統

甫七歲寡婦孤兒之易欺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是以群帥合謀託言遼漢之師而空國受于太祖及陳橋事定何嘗見遼漢有匹馬隻輪寇邊哉且太祖之入也遣親吏楚昭輔入報其母杜太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由是言之謂太祖先不與謀殆未可也特其方取之際朝不改籍市不易肆既取之後修文偃武以虐代寬殆有以超漢唐而追商周焉斯則可尚矣

趙匡胤

鄭伯乾

或問宋太祖之得天下果天命耶抑人謀耶予應之曰天命固有在人謀不盡無也觀其赤光異香之奇實應明宗之祝而紫雲黑龍之祥已兆漢東之靈此天命以始矣面方耳大不見疑

於世宗掌軍抗政皆見推於士卒此天命以著矣遭周室寡婦孤兒之運而日光摩盪於天文當五代朝君暮讎之時而人心易屬於將帥此天命以授受矣然禁兵無無故之行陳橋無無謀之变頓乃虛嚴遼漢之師而禁兵握其手密誘陳橋之变而諸將餌其心實匡義之定謀趙普之協力陽以重理曉之以盖其非陰以策立主之以濟其事不然身上之黃袍豈臨時之易得袖中之禪詔諒平日之夙成而大志果然猶可驗其素必有說於母而卒然不覺其情之發露也又況首命諸將之辭已足窺其本心對泣范質之辭不能昧乎天理嗚呼宋祖之得天下也天命之歸近五代人謀之施過漢唐斷宋史者乃謂宋世以

歷而不驗天命似抑之太過呂李二氏乃謂天命有歸而不論人謀似揚之太過無怪乎或人之問也予故以是語之

人物論二十六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七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李壽　翔

宋　太祖

帝王之興自有天數周世宗一日於宮中篋笥得一木牌題曰檢點爲天子世宗每見臣下有面方耳大者必殺之而太祖爲檢點日侍傍而不之覺豈非天命之有歸乎昔漢昭烈謂孔明曰我兒可輔則輔之不可輔爾自取之亮不之取而劉禪果不能承先主之業時世亂主幼太祖不乘時自取則天下之亂何時而治乎故陳橋之變雖人心之已去皆天命之有歸也

太祖　脫脫　元

五季亂極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以次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錄幕職躬自引對務學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位十有七年而三百餘載之基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文明之治宋於漢唐蓋無讓焉嗚呼創業垂統之君規模若是亦可謂遠也已矣

太祖　柯維騏　明

唐太史令李淳風有言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信哉周世宗鑒前代促運忿誅戮諸將豐貌者自謂無遺慮然天下竟歸於終日侍側之檢點此豈非天耶夫剥必復蹇必解五季之亂乃天悔禍時也宋太祖挺生寔應明宗之祝陳橋推戴夫焉得而辭諸逮天下既定傳位有盟先其弟而後其子雖素敦友于重違母命要之晉王智略孰與武功乎夫帝之心非利天下爲然著矣野史氏乃言其興以謀又言晚渝盟故崩於弑皆弗綜其事實茲述本紀闕之毋令開創賢辟蒙訾議焉

宋太祖　顧充

昔藝祖皇帝提蠢天下之師收神器於五閏金戈鐵馬之餘中外忻戴大志果遂議者比之朱全忠石敬瑭然香孩兒營兆其端

面方耳大神其相紫雲黑龍顯其異五光摩盪著其祥則天命已有歸矣蓋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以應明宗之祝不然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之耶即位之始易五代之弊規萬世之策讀虞書而嘆堯舜深嘉法網之疎幸國學而贊孔顏肇啓人文之盛武臣亦令讀書宿儒處以翰苑草酒卮言兵權盡釋如制嬰兒而利權重器在天子拱把之中其他服澣濯之衣碎七寶之器戒繡翠之飾命課農桑大辟覆奏良法善政不可枚舉遵母后之教而畀天下於龍行虎步之弟堯舜公天下之心也命將而曰毋得暴掠生民成湯弔民伐罪之心也遣使賑貸諸州武王散財發粟之心也忠厚爲法又

言元元維持天下之思其跡越漢唐故能披棘湯烋刻削險阻㧞
克劉李東克重進西克孟昶南克李煜取劉鋹於南漢服錢俶
於吳越臥榻之側鼾睡以除不諒者威賓服者懷而漠然徒見
山高而水清俾萬方無塗炭之勞百姓有息肩之地訖謂太祖
而非聰明神武不殺之主哉

宋太祖　　王世貞　明

宋所以得稱大繼漢唐者獨其君恭儉崇禮讓斬然家範詎乎
子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晉余得　略指數焉藝祖賢非晉
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焉武帝猶累氏之業離君
臣之分勢不得退而稱臣矣藝祖一殿帥耳固周帝之所翼

[illegible]者也一旦乘隙而掩之若承蜩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
哉晉與鼎革之際其所爲敵者偏霸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劉鈞也
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太康中下吳即無尺地
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太原除兩浙然盧龍十六州之
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銀夏黎拓
割交趾天下又失九之一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焉奉歲幣而
比肩契丹及二帝之北擒也與遺主南竄迹相等也晉之江左
其君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詔胡羯而賊之宋之江左其君日夕
不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表金狄而君之伯父之晉之亡猶有神
交之迹焉宋亡而嚮辟輿櫬丹辱王庭抑何甘心繼辱也故宋
之治其於漢唐弟也其統於晉亦弟也語統者伸宋則不得絀
屈晉屈晉則不能獨伸宋且宋亦安能越晉而漢唐也或者曰
宋至濂洛繼之闡而先王之道秩如也斯其所以爲統乎曰仲
尼魯人也世卒不以魯先盟主之晉而況濂洛爲也彼以爲宋
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宋乎

范質　　劉定之　明

臣當死忠子當死孝自人紀肇修以來不可一日而廢也范質
爲周宰相親受顧命誠與國同休戚者今周祚既移宋與已定
質雖知天命有歸力不能救亦當勒兵拒之戰而不勝復以大
義責之不得已然後引劍自刎上也扶幼主奉太后閉城其

其志圖復與宋必惡而殺之次也閉門自守義不食粟而以死
自誓又次也夫何死節之心不堅保身之謀實切其與馮道歷
相五朝易面變辭賣國以圖苟全者何異焉噫壞宋初年之
人心者非范質而誰

范質　　周禮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范質等周朝舊臣食
君之祿受君之任非一朝夕矣[illegible]與宋主北面稱臣昭灼
耳目不可掩也顧乃偷生賣國忍恥事讎四維既絕安足爲人
尹氏論馮道浮沉取容迎降賣國敗易人主所當廢斥貶責不
使得與縉紳之列可也今乃顯榮終始極其殊遇豈有一人臣

身事四姓十君尚可得齒於人乎用是而觀五代衰亂之極而禮義廉恥爲之掃地詎不深可哀哉

范質王溥魏仁浦　柯維騏 明

范質持廉奉法王溥魏仁浦寛厚長者皆周世宗所拔擢皆宰相宋興爲將校迫脅遂巡北面以倡導群臣誠有佐命功然宋末又策免忘之恥抑鄙之恥儒夫訏直自給亟易王而不嫌是屬亦務全軀保妻子寧恤人國之存亡哉質垂歿寢譏之戒追悔何及以彼平生清雅博聞竟碌碌若是他尚奚訾假令伏節完令名當與韓通爭烈矣

贈周韓通爲中書令　陳桱 明

太[illegible]韓通以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illegible]指揮使此人臣盡忠死節當如是也王彥昇遂之其格鬭遇害理或可說乃及其妻子而殺之何其殘戚之甚耶太祖即位追贈韓通爲中書令以彥昇專殺終身不受節鉞賞罰之典固已明矣然以漢高祖封雍齒斬丁公之事觀之似有失於輕重焉蓋韓通以盡忠而禍及妻子當憐其死節而録其子孫彥昇以違命而殺戮忠良當誅其違命而顯其後裔則庶幾公天下之論而服天下之心矣柰何狃於目前之見知追贈韓通之爵而不知録其子孫之義知不受彥昇節鉞之重而不知正其違命之刑此所以恩不能及遠威不能服衆而失王道之大也然而漢高之封雍齒恩沙中之偶語也宋祖之贈韓通抑王若仁心之自然也故以宋祖自然之心論之則其賢於前代創業之君遠矣

李筠　壯果 明

李筠功雖不成其氣壯其理直千萬古綱常係此一舉筠亦偉丈夫也哉其曰居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兄弟禁衛皆舊人聞吾之來必倒戈歸我是可謂視人猶己而以忠臣義士待夫石守信高懷德也嗚呼曾謂舊人者反目以相視還戈以相擊而天理不存人心已死有如是哉雖然他人不足道也而筠之子守節方其起義兵阻其父於生前之時及其守上黨以城降忍背其父於肉未寒之日襲衣金帶銀鞍勒馬設宴從而亦與其

賜貪饕狗彘之富貴甘心於叛臣逆子之列筠之不幸而乃有守節如此又當何責乎趙匡胤石守信高懷德也哉

韓通李重進李筠　呂中 明

韓通死於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漢晉矣曰智氏之豫讓非與

韓通李重進李筠　劉定之

呂氏論韓通李筠李重進在周爲頑民在商爲忠臣舉三人而斷以一理其辨之未辨者與蓋韓通身爲宰輔社稷是寄李重進爲周之甥義與太祖不共戴天其起兵死難呂氏許以爲忠

當矣李筠擅其鎮賦招集亡命嘗以私憤囚監軍使世宗不能堪今掛像懸壁不過假此以蠱惑衆心耳寧有睢陽哭像之誠乎以李筠並韓通相去遠矣

韓通李重進李筠　　鄭天民　明

韓通二李之死呂氏槩以三人爲忠而無辨宋史則右韓通李重進而左李筠皆未足爲定論韓通之忠尚矣無可議也重進安受中書令及後起兵非其本心苟誠有爲父報讎之心何不發於青州未移鎮之先乎李筠縣像對使而泣天機觸而良心矣發天籟鳴而宿怨氷融長子守節之諫不聽而軍力單弱亦不暇顧謀雖未善而心固忠矣焉可以昔日少忤於君而遂廢

其晩節乎後周忠臣筠次通而重進又次之

評　三人之死志皆可尚即二李之起兵豈不知非宋之敵哉特有所激於中而自甘一死耳筠之起火重進之盡室自焚不亦重可憐歟四公之論呂公鄭公似爲與人爲善者若劉之罪筠張之罪重進則各有所見亦曰春秋責備之意與

趙普　　脫脫

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旧臣定策佐命樹事建功未嘗之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戚同體貴爲國卿親若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普可謂難矣陳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軍定之後普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范王魏三人罷相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普不亟於得政及其當揆獻可替否未嘗以勳貴自伐偃武修文愼罰薄斂三百餘年之宏規若平昔素定一旦舉而措之太原幽州之役以輕動爲戒後皆如其言家人見其斷國大議閉門讀書取决方冊他日竊視乃魯論耳昔傅說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普爲謀國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蓍龜聖謨宋之爲治氣象醇正茲豈無助乎晩年廷美多遜之獄大爲太宗盛德之累普與有力焉豈非學力有限猶有患失之心與君子惜之

趙普　　柯維騏

有撥亂之君必有拗運之臣咸天所置以爲民也當六師推戴

太祖人謂太宗趙普豫聞其謀事定加恩第擢普樞密直學士累年始授之政而普悃悃然未嘗貪天之工以自伐其器量已越人矣帷幄圖回動中機會務矯五季夙弊爲社稷樹久長之基勳烈不亦茂哉配享褒詔擬之呂望蕭何王者之佐固非普倫若普稽古訓以飾太平則優何遠甚獨惜太宗搆涪陵之獄而普有力其間魯論謂大臣以道事君胡弗省耶於乎世儒日誦聖言而志徼利違甚至敗人家國者不少奚於普責備哉

趙普　　呂中

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遲幽薊之伐其再相太

宗之功在於上書星之疏諫北伐之書而金匱一書尤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然普以天下爲己任故爲政專所以啓當德驕父子之謗也自是以後居正義偷不過方重清介自守之相耳

趙普　劉定之

相業之不明於世也久矣自伊尹相成湯傅說相武丁周公相成王聖德之功輝映天地千載之下繼芳躅者杳無聞焉爰及趙普嘗謂太宗曰臣以半部論語佐太祖治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夫論語者誠修齊治平之本也使普果能知而力行則其輔相之功豈不可踵伊傅周公之後塵乎顧其常以微時所不足者言於太祖及以睚眦中傷人甚多又以私憾竄盧多遜是不知以直報怨也教李符上言廷美怨望是不知親不可忍也遣親吏往市秦隴屋材及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是不知君子喻於義也出居河陽且憂不測是不知仁者不憂也既不能知此數者又安能以知相業之大故語其相國之功則優論其爲相之道則未也

宋太祖傳位論　陸　健　明

或曰杜后賢后也知古今識義理其於閫外之戒三從之道知之素矣臨終而奸大命豈其本心與然則何如曰太宗之謀也陳橋之事太宗與有力焉覬覦之萌久矣無所施其計而逞其詐故詭言於太后借其臨終之口以爲他日之地耳然則太后何以聽之曰長君幼兒之說動其利害之情次及廷美之言觸其愛少子之念故不覺其言之入而信之深也豈料其賊心懷智也哉然則太宗有黨乎曰有昔漢景帝欲以位傳梁王竇嬰直之以漢約其事遂寢趙普受顧命不惟不能諫又從而和之豈非其黨而然與他日慮太祖之或變也又上表以請之以堅其盟而固其心又何待於已誤再誤之言而後知其奸哉然乎太祖何負於普耶豈特趙普爲太宗之黨廷臣皆其黨也昔者漢文帝即位未幾群臣請蚤建太子以重宗廟社稷宋祖即位十有七年之久曾無一人建此議者豈非盡爲太宗乎或又曰太祖創業股肱心腹之臣布列內外忠深而義固何至於是也曰不然太祖既不能樂然從母之命以付其弟又不能毅然守禮之經以立其子遲疑兩端久而不決誰肯佐不斷之主以犯赤族之誅哉故爲天下之主而無斷奸雄生心而忠良携貳不致禍敗者幾希世皆以宋氏之禍由於杜后之失言太宗之奸逆而不知藝祖醞釀以成之也

杜太后遺命傳位光義光美及德昭　鄭　賢　明

說者謂杜太后遺命非太后之命而光義之謀也何以明之昔周世宗之初殂也適遼入寇之報陳橋露刃之變義實與有勞焉想母子兄弟間必嘗盡吐其胸臆特不可明以告人耳光義能謀其兄爲天子獨不欲以天子自謀其身乎太祖私以爲當

傳於弟光義亦自以爲當受於兄故伊太后臨終命之曰國有
長君社稷之福天下聞之將頌賢母有大公保世之心異日兄
弟爲堯舜授受之舉其籌畫不已秘乎然又欲傳之光美何慮
此乃予產立公亦淺之意蓋欲塗天下耳目使人不覺其爲圖
基之根也不然由光義再傳德昭尚非長君乎大抵當時事勢
有不得不爲是舉者即以唐事觀之高祖開基其經營百戰以
定天下者大都皆世民力建成特恃其長欲據其位元吉不度
德量力又從而從惥之蓋亦思帝建成以次及己也是以有禁
門喋血之禍太祖英雄蓋世豈不知德昭威望遠去光義能行
虎步平日所謀從傳之德昭豈能使光義偃然居德昭下乎政

恐廷成元吉之禍未必不再覩於斯時也夫自太后命之太祖
傳之其意顧不嘗足矣即位之初不逾年改元宋后崩而不成
喪德昭德芳廷美相繼而不得其死其待房州虐尚無已心悍如
此儻金匱無盟大寶傳子以彼之雄心狠氣畜忿積恨吾不知
其流毒當何如也蓋光義初心惟恐已之不得爲帝耳既得爲
帝即思以傳其子孫視弟姪若仇敵然形迹猜己使之不得自
容故一言不合即動詞色致令弟姪爲匹夫匹婦計以爲無復
之耳不然德昭廷美遷肯甘心自斃耶雖然成光義之惡者趙
普也昔王珪魏徵猶欲輔建成以圖帝業況趙普輔相勳名卓
有可觀而風聲氣習猶然五季之雄傑也蓋其處心積慮惟知

有富貴而已河陽上表明自託於光義反覆之情識者已覘其
微豈待已誤再誤之對而後知其渝盟哉嗚呼光義趙普其負
太祖恩顧不甚與

高懷德王審琦等罷宿衛就鎭　　呂中

禁衛之兵驕方鎭之權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太祖
以盃酒宴笑收之而有餘人徒見其收之易而不知其收之者
固自有本也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鎭非能亡唐唐自亡
也使平王能復父之讎則勤王之師諸侯畢會天下必無春秋
矣使威烈王能正韓魏趙之罪則秦楚諸國拱手聽命天下必
無戰國矣使唐非有拙婦濁亂於內則漁陽鼙鼓必不啓方鎭

之禍於其始非有宦官根固於內則賊溫鋒及必不成方鎭之
禍於其終太祖之所以能收其權者正孟子所謂爲政不難不
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耳不然無故而
行削國之策豈不動七國之變哉

高懷德王審琦等　　許浩

聖人之御天下不必其無亂臣而能使之不亂何者蓋臣之從
亂以不得其欲也若果能饜其臣而於人之有功者必尊其位
必重其祿而有以嚮其心則其於上不啻如子弟之衛父兄手
足之扞頭目所謂巨室所慕一國天下皆慕者是矣亂曷從而
生乎故周既東而後有桓文桓文不生於西周也唐既衰而後

有祿史安史不出於盛唐也是知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耳藩
鎮非能亡唐唐自亡耳是在人君御之何如不專委兵權之解
不解也普不務導其君体其有功之臣而尊其位重其祿以務
悅其心以餌其亂而汲汲然防其臣之爲亂末矣帝王之於臣
下推心置人腹中安得人人而疑之乎又如普言則將如周世
宗見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後爲快也朕有天之所植如太祖
者普安得而殺乎普徼目前之幸而不知經國之遠圖矣厥後
徽欽北轅高宗南渡德祐御璽端冕航海豈臣強之故哉

評　兵權之釋大是遠慮未可非也若後世之事則雖聖人
亦有不能預必者

韓令坤慕容延釗符彥卿　　朕

五季之亂內則權臣攬命外則藩鎮握兵宋興內外廓清或納
節以備宿衛或請老以奉朝請雖太祖善馭將諸臣知機要亦
否極而泰之時也彥卿一門二后累朝寵龍有謀善戰聲振殊
俗與時進退其名將之賢者哉令坤延釗素與太祖稱善平荊
襄則南服底定鎮常山則北邊載寧未嘗恃舊與功以啓嫌隙
創業君臣有過人者類如是夫

折德扆馮繼業王承美李繼周　　柯維騏

五代契丹憑陵敕並邊諸族時爲捍禦然世擅土握兵天子世
羈縻而已宋興契丹叛服不常宋真以來夏州繼起爲患不能
不軫廟堂之憂而曲爲之防是時雖華世將特於折氏諸族寵
數加優許以承襲而難不愛死罪不辭罰羈束服習若牛馬然
楊子雲謂御之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其弗信耶折德扆而下
曁産名將勳猷並懋王承美李繼周分莅種落克世其職君子
以爲難若馮繼業孫行友輩豈以微勞而掩巨慝哉

李漢超 關南民有訟漢超者太祖責其人而遣之又密使使諭漢超　　鄭伯乾

太祖知關南非漢超不可治而強取民女不償民錢又法所不
當容於此果聽民之訴而罪漢超與愛民則是矣如害於臣何
聽漢超之驕縱而不治與禮臣則是矣如害於民何太祖不得已
而始以溫詞陽責其人不惟可以絕民之訟而且安將之心復

陰諭漢超而姑貸其罪不惟可以感將爲善而能使將愛民矣
是君以民爲心而愛臣臣以君爲心而愛民豈若專於爲臣而
不恤其害民專於爲民而以刑名繩下者哉

郭進 西山軍校誣訟進不法事帝預知其情送進令殺之　　劉剡明

太祖之待郭進曾華以爲馭將得宜嗟呼太祖之心豈得已哉
蓋以郭進量寬而德厚禁明而令嚴邊寇未平四郊多壘不如
是不足以安邊將之心而責其成功耳而使郭進如王彥昇之
暴軍中所訟皆實太祖之制又安得如是而施耶此蓋一時應
變之權非萬世不易之法也曾華之言安知馭將之宜哉

評　待漢超則委曲待郭進則質直是可以見太祖之善將

將矣故鄭氏謂愛民愛臣兩得其道劉氏以爲一時應
變之權是也此正馭將得宜之說矣

曹彬潘美　　　　脫脫

曹彬以器識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於百蟲之蟄猶不忍傷出使吳越籍上私饋悉用施予而不留一錢則其總戎專征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益信矣潘美素厚太祖信任於即位之初遂受征伐之托劉鋹遣使乞降美諭以上意辭嚴義正得奉辭伐罪之體其威名之重豈待平嶺表定江南征太原鎮北門而後見哉二人皆謚武惠皆與配享子孫皆能尌立享富貴而光獻后仁宗章懷后眞宗皆稱賢后非偶然也君子謂仁恕清愼能保功名守法度惟彬爲良將第一后季潘者亦以材幹自結主知遂歷清顯謂陰德所致理或然也

人物論　二十七卷　十五

曹彬潘美　　　　柯維騏　明

宋承五代之後群雄僭號寓縣分裂父之次第討平總戎之勳偉哉曹彬所至不妄殺一人秋毫無犯史稱爲宋良將第一潘美抑其次乎美考彬平生愛及蟲豸奉使卻私餽仁恕廉愼蓋天性然也美知漢之將亡語里人曰大丈夫冝乘時樹功名蓋與萬物共盡後來建立卒如所志兩人同謚武惠預配享子孫各克紹前徽而光獻章懷又皆稱賢后自昔勳臣閥閱無若是盛者彼負才而寡識薄功而厚享禍福宜相懸矣

曹彬　　　　陳文燭　明

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曉不詆曹彬之失言乎意所言實彬善處乎功名之際者也何也昔者使相之約言猶在耳俄而背之帝豈不疑我負氣悻悻挾功而鞅望也者萬一說間以開則禍延赤族韓越固赫赫前日事也於是以得錢愈得官之言颺于衆聽使令帝聞而深念曰彬祇爲厚利不要高爵也如此可以貨處而無諸責也又如此即今說言高張萋菲交搆而帝心之疑且冰釋矣與王翦請美田宅蕭相國買田宅自污詎不千古同軌哉不然則數筬盈書行李蕭然彬固清介人也肯狥財若是而爲此自黜之談哉此一言也上安主心下杜讒口真可謂爲人臣處功名者之鵠

人物論　二十七　十六

沈義倫　為樞密副使　　　　李之藻　明

當宋之始造振旅西征而王全斌實推轂仗鉞往董其師以天之道廟算之靈諸將之効力而七豫附遂沂巴江排劍閣破竹席卷以無虞於蜀道難而孟昶小豎面縛乞降百姓方幸蹊遂不閉阻深胥脉得耀於光明而全斌不能奉宣德意安與之更始以衽席瘡痍對西人之望延猶泄泄然效五代驕將故事煩刑黷貨淫縱以逞使反側之民囂然咨其樂生之心遂以泮渙而全蜀板蕩雖幸而夷之而天吏逸德猛於烈火濫矣一時受賑奏凱諸將功雖茂而罪掩之唯義倫獨清愼自勅蕭然一介

行李圖書數簽不劾諸將乎亦權帑之府以資賞家車牛還爲
脂污此其於西征將士所謂鐵中錚錚者乎且也帝廉其勤恤
錫之顯賞猶以諸將得罪故不欲偃然自表異以爲行列羞因
是以厚結主知特荷簡眷嗣有曹國華之薦乃以樞密副使授
特拜之命夫彖倫之當西征時在全斌麾下一偏裨任耳非有
奇謀深策出神入鬼可以折衝千里又非有鼓勇先登斬將搴
旗攻城野戰之功論功行賞固宜爲諸將殿而第以清慎一節
擢副中樞是將使受金之陳平不得效六出之奇而尾生孝己
無益勝敗數者袖手登諸衣軍事倥傯之日抑何舛也嗚呼帝
之用意微矣帝積苦五代諸將硎鈍不戢嗜利無耻

小者唆削士伍蕩掠民黎大者市國賣降慕佻朝君當時若樊
何輩固不可勝誅而石守信諸藩陳橋推戴所謂非公等不及
此者雖陽德之已陰薄之矣蓋觀於盃酒釋兵數語而見帝之
厭薄諸將深也豈非以其嗜利士耻也哉彼恐其握兵宿衛以
國爲市故其使釋兵也縷縷教以市便好田宅多買歌兒舞女
爲言以羶悅其心而默消其希覬大利之意蓋帝陽施陰設利
人之有忍人之效之也既以受諸將推戴藉其功力恐其貪利
無已又轉而宅屬以爲市也故黜從貝之全斌平蜀之功不録而
罪及焉不少假借彖倫即碌碌無功能直以囊書數卷恬於貨
利得推擇爲樞副此帝風示諸將之微意也斯意也國華見之

矣故論諸將獨以彖倫稱首而他日平江南不拜使相而曰好
官不過多得錢蓋以是見其爲欲易足而恬於利也雖然帝之
靳賞於彬也有市心焉而彬先見之彬亦善量主也哉

劉溫叟　葉向高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不可動之節人情之所趨而彼有
所不屑以微見其意此其器識過人遠矣晉王宋之藩邸也溫
叟藩僚也晉王之餽未爲非是而叟獨卻之不受彖則何居吾
于是而知溫叟之用意深也漢之梁王蓋孝景愛弟也有太后
爲之中主帝嘗許以千秋萬歲後相及矣而卒不克終其身唐
太宗以英明蓋世之資尤非孝景比而禁門喋血爲後世笑此

其故何也彼當其時其君皆無其德而一時之臣皆見利而不
知義溫叟之于晉王微有以慮此矣方昭憲太后之終遺命嘗
欲以次相傳載之金櫃則晉王之在宋梁王之在漢世民之在
唐也噫宋帝在上天下非晉王事也一時寧無思自推附如勝
詭十八學士之流乎即有之豈盛德事哉今晉王無故而餽四
十萬緡果何爲也晉王無故而餽吾亦無故而受是爲晉王私
也異時安知推埋屠狗之夫不將以利動如漢唐哉而舍之封
識溫叟蓋有所慮而思以身防之也吾觀宋之稱爲大臣者皆
屈膝寡廉趨晉一出河陽即稱晉王盛德客搭藏之宮中爲自
全計王傅亦多遜而成廷美之獄然悉利心也然則劉中丞之獻

果可多得哉

樊若水　　馮夢禎　明

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唐繼朱克融壯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劇孟克融直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用是觀之國有智勇辯力之士而不收用未有不資乎敵者唐之樊若水令其射策入彀中而沾一資半級以繫官于朝則彼將營營焉展四體以率職之不遑而奚他變之敢圖惟其拓落不偶而伏在草茅遂致其怨懟生心間關獻策為宋嚮導而肆夫夭螫之毒是劇孟歸漢而七國之戈遂寢克融還盧龍而河

朔版圖為之再失也然則有國者尚於智勇辯力之士羅而致之闕下而毋捐己之有以資於敵國則卓矣

宋太祖太宗授受辨　　程敏政　明

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誰乎曰李燾刪潤湘山野錄而啓之陳桱附會涑水紀聞而成之不深考者以為實然翫夫燾之所以啓之者何也曰燾為長編以太祖顧命實錄正史不載而刪潤野錄之事附其下初意本以備闕文然野錄謂太祖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燾改不可勝為遜避太祖下階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戳雪為戳地好做為好為之又加大聲二字野錄出於僧文瑩之傳聞固不足據就其中考之如所載太宗慟引群臣環瞻聖體玉色瑩然等語則亦初無毫髮可疑之隙而燾略加刪潤遂不免有畫蛇添足之病夫燾既刪潤之以為正文矣而又細辨其非者何也曰實錄正史皆謂太祖有疾命內侍就建隆觀設醮而野錄以為無疾方且登閣望氣下階戳雪紀聞謂癸丑帝崩王繼恩始召晉王入宮而野錄以為太祖壬子夜召晉王屬以後事遂宿禁中故燾反覆致詰於太祖之病否太宗之出入時日之先後本以為刪潤之地而不自知其刪潤之語未嘗及以啟後世之疑也夫桱之所以成之者何也曰桱止據燾所刪潤者書之又於好為之下妄以己意添箴而帝崩四字後以宋后母

子託命之語繋之則遂駭人之聽聞矣母子託命之語本為王繼恩召德芳而發出於癸丑帝崩之後而桱以屬之壬子且削去召德芳之事而獨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錄兩書之文本相牴牾強合于一其附會比燾之刪潤抑又甚焉近世保齋宋論復指桱所書者以為太祖太宗事之首尾不過如此則其不考又出桱下矣然則宋后召德芳之事信乎曰正史實錄載之紀聞又出溫公事當不妄燾并疑德芳非宋后之子則過矣德芳在當時年最少育於宋后或為所鍾愛皆不可知但事出於兩人所記而不同者當視其人溫公可據之人也溫公可據則文瑩可出召德芳之事有則留宿之事無矣或乃謂燾之刪潤

蓋有意著太宗之惡姑引野録以藉口而又自破其説以避禍
剔應度之大過亦恐李燾復生不肯自當汗史稱燾博極群書
其為長編專務廣采搜焉不精殆有所不免也或曰太宗子孫
繼立故人無敢言者然南渡孝宗以後其事當無所諱亦無一
人言之者何也借曰南宋授受之懿可以蓋前人之愆故其跡
益泯然邢史成於歐陽玄諸人當時復何所諱又無一語及之
蓋必有定論矣不然此何等大事而不加之意哉或曰太宗於
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廷美德昭不得其死皆足
以追證燭影之疑是又不深考之故也不踰年改元五代常事
宋乃太祖第三后長編謂其崩太宗設次發哀群臣奉慰以后

初立未嘗降詔故喪儀多所貶損百官不成服故當時禮官之
過也就使因召德芳而銜之則其事亦在太祖崩後矣廷美之
死趙普為之太宗固有不得辭其責者至於德昭之死非出於
幽囚蹴逼之舉長編謂太宗守其子惟吉於禁中日侍中食凡
八年始出閣詔即第供億乘與親王埒諸王子不得階也況德
昭因他人行賞一言之憤不惜一死乃忍其父為人所戕而噤
不出一語哉就使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德昭之死皆出
太宗則亦未可以其後來之不善而遂逆探其有今將之心加
之以無名之罪也胡十桂楊維禎梁寅之流鋭欲以篡弑加之
恐皆以不見李燾全書之故正猶獄官不據人原發之案而深

文巧詆鍛致其罪偶有刻吏見而喜之又從而和之此太宗之
事所以不能自解於今日也或曰太祖既欲傳弟何不使太宗
正太弟之名考之九朝通畧謂唐氏昭以後建儲之禮不復講
行至太宗立真宗方知討論故事又五代凡當次者多領開封
尹故太宗廷美相繼為之則知太祖亦承唐末五代之習耳以
年歲之未邁耳是或將有待焉而遽有意其兆乎夫傳疑史法
也苟無疑可存則亦何必摭拾小説強為之辭以滋後世無窮
之惑此壽櫃之罪也或又引宋朝類要載陳摶對太祖火日之
説終有可疑是不知摶於太宗初入朝終身未嘗見太祖其説
蓋不攻而破矣夫千載不决之論其可以懸斷者理與事耳以

事言之不過如此以理言之凡古之篡弑者多出深讎急変大
不得已之謀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自操刃為萬一
僥倖之圖於大内者觀太祖於太宗如灼艾分痛與夫龍行虎
步之語始終無纖芥之隙太宗何苦而為此含從容得位之樂
而自處於危亡立至之地病狂喪心者所不肯為凶殘絶世者
所不忍為而謂太宗為之斷乎其不可信也矧類要野録皆託
於佛老之徒之口縱使有之亦儒者所不道而況於無乎予之
所爲信者温公紀聞之外一無取焉爾

燭影斧聲　　尤翀　明

天下之訛生於妄天下之妄起於疑訛傳妄億不足深辨而所

以致天下之疑者君子當究其源矣夫天下之論未有無故而興也蓋必有所由起天下之疑亦未有無故而生也亦必有所田召黃龍之死漢人之訛也而起於忌㓕草木之兵秦人之妄也而生於畏晉其疑似之心橫于中則耳目口鼻且有不可信者而況隱微之中畫絕之際倉皇急遽而人弗及者寧不有以起天下之疑而與天下之妄論也哉嗚呼宋祖臨絕光義受遺床人寢語向床而遜避戳斧而丁寧此固理之所有而禮之所不能免者也何遽而疑太宗之弑逆也哉然太宗所以致此者則有由矣是故君子不辨其事之有無而深病太宗之所為也嗟夫史之文勝也久矣事之不得其實也亦久矣公論之弗聞於

天下也亦久矣操觚染翰摭傳聞而書之其傳聞者未必信也執卷挾策按紀載而褒貶之其紀載者未必信也無兄而盜嫂三娶孤女而撾婦翁何非自明幾被千載之謗矣故紀子伯莒子甲戌己丑夏五之書春秋而後蓋無聞焉故史書之紀疑似之迹其有無蓋不足以深辨也故燭影斧聲之事本不足以累太宗而所以來天下後世之紛紛者是則太宗之罪也愚嘗謂太宗之罪有四而燭影斧聲之事不與焉更名也不踰年而改元也宋后之不成喪也德昭德芳廷美之不得其死也此則太宗之罪而所以來天下後世之謗者職此之由也夫太祖之託國於其弟也固將慎始令終保其天性之親延固其社稷而利我後之人也夫何太宗之忍也遺我令名我則更之是以背其兄示天下也山陵未乾改元之詔下焉是以死其君示天下也宋后之擯不以先皇也太原班師而德昭自刎多遂長流而齊王獲罪除逼以安後嗣也背其兄天下疑矣死其君天下又疑矣不以先王而除後人之逼天下抑又疑矣光義不可名又何取於果也天下已定何始曰太平興國也毋后為託金匱為藏社稷之臣為記何背之而弗顧也甚矣太宗之忍也故當時之妄口紛紛焉燭影之書疑太宗之弑逆粘罕之檄謂太宗為報仇以天下之大惡也太宗固非純德之主也然亦豈莽懿篡臣王子圍劉劭朱友珪之儔哉其必不為此也亦明矣且夫金匱

之書朝野共知能行虎步平日所議先帝將殂新君已入天下不歸太宗而將誰歸也太宗何須臾之不可忍而忍於弑逆也哉其必不為此也亦明矣太宗所以致此者由於前四者之罪耳蓋天下見太宗之忍於先君也而疑心生焉疑似之心橫于中而妄論起焉訛以傳訛而以妄為真矣不然江湖野僧何以得聞宮禁之事也燭之影斧之聲何以必其為弑逆之狀也而後之君子又何為而謂之千古不決之疑也哉向使為太宗者無吾之所謂四罪而慎始令終也則必無燭影斧聲之謗縱有之亦不疑其弑逆之狀也必將曰屏宮人而遠之也太祖不欲死婦人女子之手也以正終也天下大計非嬪妾之所宜與聞

也太宗之遜避也僞以大事而不敢遂當之也且前且卻哀痛之弗寧也戳斧而大聲以僞之也臨絕之際于皇詩復以譬之也好爲之者欲其日慎一日而措天下於咸熙也斯狀斯言何以必其爲弑逆之事也哉故曰太宗之所以致天下之疑者由前四者之罪而燭影斧聲之事初不足以累太宗也

太宗　　　　脫脫

帝沉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旣即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繼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災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遍天下而民不思亂其故何也帝以慈儉爲寶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却女樂

之獻悟畋遊之非絕遠物抑符瑞閔農事考治功講學以求多聞不罪狂悖以勸諫士哀矜惻怛勤以自勵日晏忘食至於欲自焚以答天譴欲盡除天下之賦以紓民力卒有五兵不試禾稼薦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耋之叟願率子弟治道請登禪者接踵而至君子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帝之謂乎故帝之功德炳煥史牒號稱賢君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則後世不能無議焉

太宗　　　　晏彥文　明

太宗篤前人之烈成未集之勳洪進納土錢氏入朝劉繼元歸命於是幷包四海混一六合于河汶之勝旃裘破膽烏台池之捷夏人挫氣中外寧謐偃武修文禮樂文章煥然可述其沉謀雄斷儉勤納諫憫農恤刑崇德尚義遇災知懼過舉能悔足以民窮而不怨兵罷而能戢惜上負杜后遺訓太祖大漸事有可疑涪陵武功死有餘憾豈盡出太宗本心哉實趙普陰贊之也難逃後世之議焉

太宗　　　　柯維麒

藝祖受禪十有七年次第削平諸國獨太原猶負固與越漳泉未納土竟賴太宗之沉謀睿斷區宇混同雖不得志於幽燕而繼述之業亦云弘矣且畏天憫人好文納諫昭儉防淫所以循家法而培國基者日兢兢焉卒而五兵不試百穀屢豐豈非太平

之效耶惜大行在殯不踰年改元宋后之崩不成喪涪陵武功並不得其死謂先帝何嗚呼是無怪議者有疑於受遺之際也

太宗　　　　鄭伯乾

沉謀機詐險哉太宗之用心哉觀其客誘軍校以天子寄位於兄公紹母后以天子顯授於己抱哭癡兒以箝公議之口後相趙普以市私傳之言然而改號更名則弑兄之迹難揜怒姪貶弟則擅國之心立見人之視己如見肺肝陰謀詭譎何益哉雖然致治之美亦有可取者焉

太宗　　　　顧　充　明

太宗沉謀英斷勤儉自厲親征太原混一版圖喜於讀書而旨

開卷有益讀前代史而不令宦官預政立崇文之院封文宣之後納直諫之疏禁寺觀之置賑江南之饑申戒諭之辭重循吏之選嚴贓吏之誅重希夷之清隱嘉种放之高節因岐溝之敗而推誠悔過因賀令圖之敗而獨遣給復因彗星之見而避殿減膳因旱蝗之變而欲自焚咎譴故其致治之盛駕軼前王四海誦德聲薰天地淳化至道之間治蹟爲宋朝稱熙熙然與群臣賞花賦詩而以天下之樂爲樂雖觀燈乾元有自滿之意而迹其所爲亦無忝於太平天子庶幾有道仁聖之王矣惜其改號更名怒姪貶弟皇后不成服壬子之夕無以解燭影斧聲之疑耳

德昭 自殺　　劉定之

太宗可謂假仁者也嘗謂侍臣曰君臣之間要在上下情通若稍有間隔豈能盡致理之道然則君臣之間且猶不可間隔況骨肉乎德昭之於太宗義則君臣親猶父子名在誓書以次相傳者也太宗宜察其才氣以使之若果有人君偉度則當器重之如其質性未純尤當茂擇正人以輔導之今乃置諸行陳俾從征伐及言太原之賞乃大怒之遂使慚憤自刎斯可謂之請通乎且德昭之言乃忠君利國之言非邀恩惑衆之言也太宗聞軍中有謀立德昭之語遂深忌之是知德昭之自刎乃太宗逼而殺之也德昭既死廷美德芳又安可保其令終乎嗟乎太宗慮後之心可謂至矣然徒能憂天下爲德昭所有而不能憂社稷爲蔡京童貫所傾可勝嘆哉

廷美 太宗疑其陰謀　　王鏊 明

甚哉人君之心不可不淡然無欲也有欲則有蔽而其漸常見於外由是姦臣得窺之以奇中其敵則不覺其入之深矣廷美未死群臣民庶不能無觀望此太宗之所危也中原用兵且復淵聖高宗之所疑也趙普以殺廷美餌太宗則復相成秦檜以歸淵聖恐高宗則和議定故兩人皆窮極榮寵專且久者以其奇中其深慮而結之固也然太宗負太祖高宗負社稷二君皆負有爲之志而卒蒙惡聲其咎陷于欲先其私也

評　以太宗比高宗以趙普比秦檜可謂老吏斷獄矣

廷美　　阿魯圖

太宗以傳國訪於趙普者蓋由其良心發見有所未安故特觀物論何如耳爲趙普者正宜對曰太祖以唐堯至公之心待陛下陛下當以虞舜至仁之心報太祖昭憲之命誓書之言不可忘也若此則太宗雖有攘位不傳之心亦不容於不止矣奈何趙普患失寵貴徇悅其心乃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遂使太宗翻然改圖遽起背恩負約之意由是國之元氣世之天理人之大倫爲普一言而喪之矣

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宋琪　　脫脫

自薛居正而下嘗居相位者凡四人其始終出處雖不同然覩
於其行事概可見矣初朗州亡卒聚爲盜監軍事疑城中僧
千餘人皆與謀欲盡殺之居正緩其事賊禽而僧不與卒賴以
活沈倫使吳越還請以揚泗軍儲百萬餘斛貸饑民朝論難之
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待請
乃已太祖每取書史館盧多遜預戒吏令白已知所取必通夕
閱覽以是答問多中宋琪始爲程羽賈琰所抑繼爲多遜所忌
其後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居相位即此而觀則守道蒙
福者非倖致而投荒竄死者非不幸也宋雄善持論有氣節雖
與琪齊名而爵位不侔者所遇不同焉耳嗚呼自昔懷才抱藝

而抑鬱下僚以終其身者多矣豈特宋雄爲然哉

李昉呂蒙正張齊賢賈黃中　宋史

太宗勵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昉循德亟加進用繼擢蒙正齊賢
迭居相位復進黃中俾參大政而四臣者將順德美修明庶政
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君臣各盡其道者矣君子謂李昉爲多遜
所毀而不校蒙正爲張紳所汚而不辨齊賢爲同列所累而不
言黃中多所薦引而不有其功此固人之所難也而况四臣者
皆賢宰輔又能進退有禮皆以善終非盛德君子其孰能與於
此

李昉呂蒙正張齊賢賈黃中　柯維騏 明

太宗纘大業而臻盛治匪獨謨畧懿也蓋亦有良執政之功焉
李昉循謹重厚似薛居正呂蒙正雅量忠實似石熙載張齊賢
明敏果斷似趙普賈黃中持廉有容似李穆帝方勵精政事虛
懷聽納數君子者將順德意協贊昇平想見當時賞花曲宴賡
載卷阿之風乎

錢若水蘇易簡等　柯維騏

宋制中書樞密並設副貳以參大政贊要機必其人明敏達世
務乃克勝任加以文章檢操進退有禮斯爲全德如錢若水是
矣蘇易簡沉酣無節失之放溢仲舒以怨報德失之薄辛仲甫
委權同列失之怠郭贄營營生業李至利人之貲失之陋王沔

罷政祈哀王化基抗章自薦失之競然或以詞華或以吏局篤
厚可以敦俗嚴明可以集事各有所長誰能掩之且化基之子
若孫歷顯劇播聲譽又足徵其家範焉大抵喜功者畧細行持
重者乏異能古人所以嘆才難也若易簡輩太宗愛護而器使
之善夫

錢若水蘇易簡李至等　宋史

若水機鑒明敏儒而知兵李至剛毅簡重好古博雅其於柄用
宜矣王沔臨事精審能遠私謁而考課之議頗傷苛刻仲甫以
吏事爲時用未免苟容之誚瑕瑜固不相掩也仲舒見辠於蒙
正而反攻其短易簡不能周恤光逢而置之死地其不可與郭

賢辨曹彬之誣化基申禹錫之枉同日語也此純厚長者之稱所以獨歸二子與舉正化基子繼踐台佐得風憲體舉元化基子任戢邊郡有持重稱矧詔化基孫之父子又並尹兩京克濟其美何王氏子孫之多賢也

張宏趙昌言陳恕　宋史

張宏爲樞副當用兵之際循默備位趙昌言爲御史中丞屢上書言兵乃兩易之中丞可使循默者居乎宋失政矣趙昌言識李沆器王思陳恕取士得王曾舉代得寇準皆可謂知人之明趙尚氣敢言恕爲宋人能吏之首有足稱者然趙好奬拔而頗樹黨與終以取敗陳典貢舉務黜南士以避嫌疑皆非君子所

爲也

張宏趙昌言陳恕　柯維騏

張宏以文行被遇太宗田呂蒙正張齊賢諸大臣爲之薦譽及歷通顯以敗事亦不負所知矣真宗眷王欽若厚趙昌言按獄不之避氣槩如此何論樹黨細過乎陳恕久典計司爲宋能吏稱首其卒也張詠稱惟公惟正爲國家斂怨於身拜三嘆不易得況平生於孝最隆哉

楊業荊罕儒曹光實王貴附　柯維騏明

昔晋荀林父不能遏先縠之違命故楚得敗之於泌春秋蔽罪林父以專制之柄在焉王侁剛愎頗類先縠楊業既知不可與契丹十萬衆爭鋒乃爲侁所激覆軍殞軀誰之咎也荊罕儒曹光實並貪而輕闇機宜世豈有暴虎馮河能僥倖者乎然三人實當捍城之寄臨戎力戰趣刃如歸蓋異夫偷生喪節者而業部將王貴及麾下百餘人悉從以殁其有田横之風哉

李進卿李漢超郭進等　脫脫

宋初交廣劒南太原各稱大號荊湖江表止通貢奉契丹相抗西夏未服太祖常注意於謀帥李漢超屯關西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領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勲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晋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勲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賛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海屯環州王彥昇守

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爲飲食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富貲能養死士以爲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師平西蜀拓湖湘下嶺表克江南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群下之所致也若李進卿楊美亦專師西征而美居北海以樂易結民心誠得爲政之本延渥承矩守恩允正皆紹先業以勳名著承矩議屯田賛和好其謀甚遠守恩以果敢死事宋之武功於斯爲盛焉

劉福王守忠田仁朗等　　柯維騏 判

夫輸忠奮勇以捍禍亂鎮疆埸者武人之職若劉福輩素勳膺寵寄遹保終詎不難哉考其發跡僅一二出將家餘率由草澤或無賴亡命咸能自勵自樹全功名揚昺初六之象曰利出否以從貴也其斯之謂與

人物論二十七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八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illegible]胤

真宗

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爲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道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胡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猶而手接飛鴈鴇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

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覬覦之志與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真宗

柯維騏

真宗承昇平之業黎民樂生久不識兵景德二年契丹內侵我師弗利遂大舉東勝抵澶淵逼門庭帝用寇準謀親師六師濟河決戰竟挫其氣以歲幣定盟各罷兵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帝之謂也抑帝之深思長慮詎保黠虜不吾叛耶遼史紀契丹之獵也手接飛鴈鴇自投於地稱曰天賜祭告而誇耀之帝之崇奉天書蓋陰寓制禦之術然其費無藝而國用爲竭其策之得哉

真宗

鍾元

繼恩謀閣爰立眞宗求直言蠲逋負釋係繫囚頒九經汰冗吏動無過舉足爲繼世之賢君景德之初契丹入寇澶淵虎蹤豕跡旁午關河狼毒羊腥薰蒸樓櫓邊書告急顛頓驚惶全軀保妻子之臣倡爲幸蜀幸江東之策寇相公掣其論之肘獨立赤幟親扶日轂飲酒鼾睡八箠笞之鼓聲動地二三春撤鼙震之雷戈甲連天千里散龍蛇之穿南軍踴躍北虜奪氣由是椒手足而刳腹心不敢窺邊者二十有九年銷鋒灌燧無鷄鳴犬吠之警君臣恬然不以掛於口而慮於心天下謂之大忠噫使萊公

之策盡行則將使隻輪不返隻騎無還可保百年無事矣其心歸幣而爲城下之盟其帝之蓁冠貽敵與邊塵甫靖意逐時驕黔辛之說與而天書之事起得來自於未能崇信獨聞於帝而西祀東封岱不爲非玉清昭應會靈景靈紛紛建作不曰獻天書於朝元殿則曰刻天書於寶符閣不曰以方士爲武衛將軍則曰贈道士號貞靜先生不曰聖祖降于延恩殿則曰大會釋道于天書殿矯誣上天以欺天下後世而五鬼之徒摯諂售姦且賢如王旦而甘受美珠以左異端之祖所謂同浴不識裸裎者也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而群臣爭奏野雕山鹿之祥欲得天下好而寇老不召欲得天下寧而眼丁不拔是以民造訛

言矣降変異而太祖艱難之業蕩然為之一空矣

呂端畢士安寇準　宋史

呂端諫秦王居留表已見大器與寇準同相而常讓之留李繼遷之毋不誅真宗之立閉王繼恩於室以折李后異謀而定大計猶請去簾升殿審視然後下拜太宗謂之大事不糊塗者知臣莫過君矣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計畢士安薦寇準又為之辨誣契丹大舉而入合辭以勸真宗遂幸澶淵終却鉅敵及議歲幣因請重賄要其久盟由是西夏失牽制之謀隨亦內附景德咸平以來天下乂安二相協和所致也準於太宗朝論建太子謂神器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此三言者可謂

萬世龜鑑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冊禁中不慎所與致啟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勳業如是而不獲令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豈不信哉

呂端　呂中

王繼恩以閹宦而欲禍於內李昌齡李繼勳以大臣而羽翼於外高斯之謀合矣而主之以皇后以增損夫顧命而宣行之六尺之孤幾何不為扶蘇耶幸而托付呂端臨時應變足以制其姦於下持正不撓足以遏其私於上而沙丘之事無自作矣及其平立殿下升視降拜猶其智識之過人也慮不及此安知萬歲君皇子之召不召沂靖惠王府皇子乎太宗稱端大事不糊塗其可謂知端矣

寇準　呂中

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為南北矣準之功不在於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而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且亦無靖康之禍矣靖康之役亦景德之役誤之也景德王師一動而誅撻覽契丹不能度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覘虜之不渡河景德不戰而和欲和在虜也遂使靖康坐視虜之深入而獨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詔邊郡無邀虜歸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虜人議割吾之三鎮而猶縱虜不追其守不足以為謀其和不足以為信其縱不足以為德準之言至

是驗矣

寇準　張時泰　明

謝安以奕棊而敗符堅執鞭斷流之衆寇準以飲博而丧契丹傾國入寇之師同一矯情鎮物也厥功偉矣夫何晉宋之君亡以偷安江左為念亡以畏憚戎狄為心不能長顧却慮而狃於目前之見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是也使能乘勝於風聲鶴唳之餘決戰於士卒驩呼之頃立定厥功以克末世豈致終為相仍子姓被俘哉晉之武帝宋之真宗其失一也

寇準　葉向高　明

準之奉眞宗往澶淵以與契丹角信乎其以爲孤注也然則準之計非與曰是也往者唐潞王遣趙德鈞叛唐而求契丹立已於是潞王焚而唐爲晉晉出帝遣杜重威禦契丹重威叛晉而求契丹立已於是出帝虜而晉社危周太祖以樞密使爲漢禦契丹至境而倒戈以入於是漢亡宋太祖以都撿點爲周禦契丹出門而反旆以趨於是周覆中國之視契丹猶梟也梟鳴則人必死契丹來則中國必易姓二三十年之内四大變相尋皆由于此眞宗將欲使如趙杜二公者乎欲使如周宋二祖者乎禦禦乎無有不危也然則不自以其身爲孤注而使誰注也自以其身爲孤注則群注皆合而勝不自以其身爲孤注則群注皆

散而敗矣故準之計是眞宗不當以爲怨也然準所以來欽若讒口者其失不在於以眞宗爲孤注而在於自矜伐耳逢時不祥至於不得已以吾君爲孤注結盟城下歲奉禮幣當用以爲愧而何足矜伐也哉其後富弼更固和好而不自以爲功異辭賞功之典可謂有見矣故張詠謂準不學無術其以此類也夫

寇準　李燾

寇忠愍之入相凡三忘身殉國守道嫉邪見於同列之稱薦者然也官居鼎鼐地無樓臺播於處士之歌詠者然也堂吏之進例簿則叱之門生之獻三策則謝之甚至澶淵之役不沮不屈親扶日轂屹然如山百萬貔貅折箠笞之更三十餘年邊無牧馬公之勲烈何如哉此所以感雷陽之竹也

寇準　張時徹

澶淵之役平仲忠則忠矣謀則未盡善也契丹以屢勝彪虎之兵大舉入寇而宋方承平民不知戰倉卒之際遽奉輿以出使虜將撻凜不死於飛弩而縱其驍騎以撓我師準其能支乎孤注之譏要亦未爲過也何乃以爲功而矜之或曰方是之時議遷不可議守不可六龍過河而虜即喪氣遂成和議以退覩其軍中夜博斯豈無謀者哉曰虎之猛也入屋而搜圈豕居人操梃以逐之虎輒曳尾而奔不敢返顧伏雌之勞也有犯其雛輙奮翼而嬰之雖賁育不之避澶淵之役亦何以異是然而可一

而不可狃也宋人不戒已而敵人入汴已而入淮已而入江不惟家不可保且并其國而亡之矣噫謀國者愼無以一時之僥倖而忘社稷之良圖哉

寇準　陳時謨　明

劉永新曰五代易姓之禍未有不始契丹者也將趙杜則他人帝將周宋二祖則已帝故準不得已而以身與天子親征愚以爲非也夫所繇患易姓者其積慮也深而其見形也久景德亡是也所繇患易姓者其主故辱王也其臣故黠陰而於諸健兒故押於時將相大臣故肺腑而爪牙之者也其心故帝制而天子曰爲即不遣不禦契丹猶帝也至於景德天子親率於上能

以尺一檄使天下而亡有好一時臣民皆飫宋德而亡有惘然
不逞之心則安得趙杜周宋二祖即有之未易以倉卒剽攫也
夫妄意萬無一有之事而以危無隄之與彼且以準杷人也哉
曰然則準何以往曰準之不得已也夫契丹至桀虜也彼傾其
部落而來士之控弦佩　者十餘萬至彊也蕭撻凜耶律奴
瓜其軍法陳伍至習也而熟視當時中國之將即如周宋二大
祖而誰哉舊臣宿將依風雲而起者已稍稍物故其新進之士
大都紈袴少年未彊而矜爲容者耳故準不得不往準蓋自計
其可析箠笞此虜而它未有當之者故往也曰其以帝親征何
也曰不得已也古者有疆場之事其主心愼而斷故戰可勁其

翊筞周故謀可外決左右大臣和故功可畢是以將可獨往而
屬車之塵不揚至景德則不然史稱帝寬仁慈愛又厭兵夫誠
寬仁慈愛而又厭兵也一旦聞邊吏之不戒有不廑廑惴心者
乎其左右大臣比肩準而不妬準中壞沮之者誰乎其不巽愞
虜而幸無連兵者誰乎大將提孤軍萬里外而妬巽愞者介天
子之惴心而撓於中于是迎擊而斬之議以爲冒堅壁而苦之
議以爲逗飲慱而誤之議以爲弛固守不和則議以爲喜事多
方要敵則議以爲迂于是大者有杜郵之僇小者有馬服之代
又其小者有掣肘之患夫敵在其前說在其後兵在其外制在
其中則雖嫖姚營平之畧亡所振而飛將軍之技亡所施法所

謂内變者也史稱準不許和會有諫準幸兵者不得已乃許之
夫左右大臣誠和則無讒帝誠愼且斷誠專任準則無懼說文
安所不得已矣且也是時帝朝夕準而耳目其課撻凜之功而
猶若是況欲天子依舊在京去和門千萬里而遙而嵩嵩以獨
慮決事哉故準不往契丹不可敵不以天子往契丹亦不可敵
準之往準之以天子往不得已也其曰懲五代易姓非也然則
可常乎曰如準之時之才而可不然是珠抵鵲也

寇公感雷陽之竹

屠隆 明

天地間一理而已矣理一精誠而已矣人與天地同得此理之
精誠故人心無一時而不與氣化相爲感通無一處而不與造

化相爲游衍精無弗貫誠無弗格其幾至神而其應也如響豈
惟可以動天地通神靈而已哉雖舉天下之物耿乎其至微而
漠然其無情者亦可以感而通之矣觀乎此則知寇萊公感雷
陽之竹亦一理之精誠所貫通耳夫世未有能感枯竹者而寇
公能感之衆人固以爲異也然無此物而有此理理之所有君
子亦視之爲常事矣語云子不語怪言理之所無者也如所謂
蚩尤之觸不周女媧之煉石后羿之射日董父之豢龍姜源之
人跡伊尹之空桑史傳非不載之矣後人非不道之矣顧天下
有是理乎理之所無孔子之所謂怪也君子弗信也易曰中孚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此理之

所有者則雖其事之異常而君子亦信之何則不信其事而信其理也是故荊軻慕燕丹之義則白虹爲之貫日衛先生畫長平之策則太白爲之食昴萇弘之血三年而化爲碧子胥見沉入於江而不化以至孝婦之冤有以致東海之旱燕太子之憤有以感馬角之生鄒衍一哭則繁霜殞于六月庶女一號則震風擊於齊堂杞梁之妻一悲則城隅爲之立圮夫壯夫曲士之濫閭閻匹婦之賤非有素養積行徒動於一時之意氣發于一念之精誠尚足以感通如此猶未也太戊一脩政禮而桑穀立枯齊景公一發善言而熒惑退舍父母不棄敗過之子天地亦鑒洗心之物也又况賢聖之士精誠之極動天地通神靈格人

物貫金石舉天下之有情無情至微至蠢將何者而不在其感孚之中也哉是故簫韶奏而鳳凰儀流言起而風雷作春秋成而麒麟至大聖之感通固其宜矣下此則子卿感羝羊之乳魯泰致野雉之馴呂蒙開衡岳之雲伯起徵大鳥之異魏公来五色之雲動星殞之變隨感而通觸機而應捷如影響如取諸寄如持左契以責人也古今所傳不可誣矣則夫忠愍感雷陽之竹又何疑哉忠愍愛君憂國秉道嫉邪節義高矣太子之定國本不搖澶淵之役社稷再造功烈盛矣不幸孤注之說一入而真宗之心見疑天椎之單未幾而雷州之行隨繼丁謂欽若之奸壞萬里之長城而帝弗悟也曾不念其疇昔之忠勤也古之

敝帷敝蓋猶不忘其舊日之功而擧乃屏棄瘴霧蠻烟萬里之外其感槩悲憤之情宜何如者然而忠臣去國睠顧君父身涉江湖而心魏闕抱屈子汨羅之忠懷賈傅長沙之志辛以待盡於雷陽而身騎箕尾氣作山河生而尊榮死乃廟食公之英靈蓋如在也立朝之遺言猶足以寒奸諛之胃而北門鎖鑰之餘威猶足以破氈裘之膽公之精誠天地其諒之鬼神其鑒之天下之人其信之甚則物之無情者而有情矣匪物之有情也公之情固爲之感也至微者而亦至靈矣匪物之靈也公之靈固爲之託也亦非公之情感乎物而公之靈託乎物也造化之情鬼神之靈固與公而相流貫也枯竹之復生其所以表公之不死

乎且竹之爲物淸矣其以此表公淸脩之行乎竹之爲節勁矣其以此表公剛直之操乎竹之爲類後彫矣其以此表公歲寒之心乎不然天下之物多矣而獨感竹乎哉彼數聖人之神其感公雖未之及也而子卿諸公之感公蓋無多讓也已所謂信及豚魚者及以此也所謂至誠而動物者動以此也公之精誠動乎天而天之降監昭於物語其事雖若大異而其幾雖若太幽顧天人感應之理章章也愚故曰衆人以爲事之異而君子以爲理之常也嗚呼公之生繫四海之望公之死繫萬姓之悲以至於四夷八蠻悼之矣兒童走卒痛之矣祠宇徧乎天下血食滿乎生齒是公之靈無一處而不感也而獨雷陽乎哉無一

物而不感也而獨枯竹乎哉莫露流行於天下猶水流行於地中掘地得泉而曰水專在於是不可也冤公感雷陽之竹而曰公之露專在於雷陽公之露獨感乎枯竹不可也又進而求之則公之露因雷陽之竹而驗公之露不因雷陽之行而有也古之人以精誠而致神異之感者上下古今千萬人才數人耳其無所感者豈盡皆愚不肖者耶故善識忠臣之大節者不必專在於雷陽之感也使公之死而無所感也遂將不得爲忠義士耶雖然公之死也能感雷陽之竹矣而丁王之謗真宗之疑何獨不能以精誠而感化之也蘇長公之論昌黎曰公之精誠能開衡嶽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李

逢吉皇甫鎛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然則公能感雷陽之竹而不能回真宗之惑彌丁謂欽若之謗能信於雷陽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久在中書豈非人哉嗚呼公之忠勳光於竹帛風采照乎後世使後人景慕而不已九原可作願爲執鞭是公之精誠又能感乎後世之人心如此也則其當時所以感雷陽之竹者豈不益信哉

王欽若丁謂夏竦　脫脫

王欽若丁謂夏竦世皆詆爲姦邪真宗時海內乂安文治洽和群臣將頌不暇而封禪之議成於謂天書之誣造端於欽若所謂以道事君者顧如是耶竦陰謀猜阻鉤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得患失也欽若以贓賄干吏議其得免者幸矣然黨惡醜正幾敗國家謂其尤者哉

王欽若丁謂夏竦　柯維騏

王欽若爲小官奏對稱旨及入樞府協謀天書丁謂在三司獻會計錄且力贊封禪故皆獲寵遇躋鈞軸夏竦結欽若暨中人張懷德共推挽遂起謫籍至使相三人者巧於謀身曾不爲國家計世皆指爲姦邪黨邪害正若謂者其尤與然欽若作相最晚罰未久即逐竦居外不果徵何則朝多君子而人主猶畏公議也

王欽若丁謂　呂居仁

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爲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則請鑄省稱繫囚丁謂則請罷兵撫蠻寇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入政府以後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姦者王旦李沆而已

李沆王旦向敏中　脫脫

衆真宗之世號爲盛治而得人亦多李沆爲相正大光明其材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請遷靈州民以奪西夏之謀無愧相

伍矣沆嘗謂王旦邊事既息人主侈心必生而聲色土木神仙
祠禱之事將作後王欽若丁謂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真宗不可
用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害皆報罷之後神宗信用安石
變更之言馴至紛擾世稱沆爲聖相此言雖過誠有先知者矣
王旦當國最久事至不膠有謗不校薦賢而不市恩救罪輙府
而不費辭勢刑踰歲給而借幣西夏告民饑而假糧皆一語定
之儒共宰相材也惟受王欽若之說以遂天書之妄斯則不及
李沆耳向敏中恥受贓物之賜以遠其汚頓避市舶之嫌以全
其廉堅拒皇甫侃之書以免其累拜罷之際喜慍不形亦可謂
有宰相之風焉

李沆王旦向敏中　柯維騏

真宗倚任賢臣如李沆王旦向敏中尤專且久沆格後宮戚畹
濫恩蓋以道事君者乃若日奏四方艱虞一切罷喜事者建白
元城劉氏推許得大臣体誠知言也旦守文多匡救謗不校薦
不市恩邀覓請求咸片言定之其器度頗類沆顧依違符瑞舉朝
咸若狂旦特先見不沆若哉敏中勤政理慎采校惜與張齊賢
競十萬之貲清節喪焉嗚呼漢韓安國唐杜黃裳皆喜賄爲名
宰張向非其倫耶

陳堯佐宋庠　柯維騏

宋初竇氏諸弟昆並登華于朝竟不至公輔咸平天聖間乃有
陳宋二家非云盛與省乎名位由諸子以顯堯叟歷方州踐樞
府咸着政迹堯佐相業似無喻人然寬裕敦厚實裨治体庠當國
練習典故擅儒雅之望而祁能文多建白亦難爲弟矣或問二相
優劣曰堯佐長者庠因邊事請誅范仲淹甚哉其弗憐才也

李沆　王鏊 明

宋真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對曰不宜用浮薄新進喜事之徒
此最爲先譬之好醴者告之以飲水饜膏粱者告之以茹菜孰
知飲水不裂腸茹菜不招過而養生之最要者也故浮薄之徒
進爲基禍之本喜事之人用爲啟亂之源唐肅宗用房琯而自
以爲兩京可復所引用者李揖劉秩之書生陳濤斜之敗肝腦

塗地雖悔何及焉漢之賢如賈生者亦鮮矣然改服色易正朔
文帝辭以未遑故新進者其英氣雄談固可傾一時之聽而終
不若老成更事之人與時相習與世相孚者也况太急者其心
必太貪太直者其心必太訐太隱者其心必太險大容者其心
必大殘予嘗以此而揣摩天下之才萬不失一則所謂浮薄新
進喜事之人真足爲有天下者之大戒也

李沆四方言利害一切報罷　顏紹芳 明

昔宋李沆爲相四方利害一切報罷曰吾居重位無補唯此少
以報國耳余始切疑之以爲宰相贊天子理萬幾康海內群臣
百姓側足而聽治焉此惟屢身焦思以憂天下之不足而一切

利病或置不省是不慮叢脞哉及觀熙寧中王安石以新法相神宗士爭言利害天子爲之掃除舊制更設官吏紛紜騷亂日不暇給卒以禍宋然後慨然而嘆知沆之爲慮遠也何者彼諸言利病者非人人有賈生之通達陸贄之忠讜爲生民社稷長計也彼嘗竊視夫上意之所嚮攘臂扼腕而爭於功名其言不幸一當而舉相者輒徇之安知今日之所謂利異日不有以爲病者乎今之所謂病異日不有以爲利者乎安知不有一人焉以爲利又有一人焉以爲病者乎如此則是朝廷之政必且歲異而月不同上無所操持下無所信用此以稷之之道治之者也欲天下無亂不可得已故四方利病一切報罷相天下之大

慮也余以爲可以消人主好大之心可以使人臣奉職循理可以與民休息可以長守祖宗之法而無過夫人主撫已成之業席全勝之勢而負其英明之畧往往銳於從事而輕天下于一試惟有老成長慮之君子啓沃而輔導之抑其沾沾自喜之氣而不搖於群小傾邪之口然後國是一民志定而天下無意外之慮蓋使神宗得沆而相之則熙寧之禍不作故曰可以消人主好大之心也上者下之的也上好目則下飾觀上好耳則下飾聽勿示所好而一以成法從事則天下不游意於法之外亦不措志於法之內百職咸舉而僥倖者寡矣蓋章呂之徒爭以刻急竊爲相高安石寔導之故曰可以使人臣奉職循理也御

平世之民若養生者然可以粱肉而不可以藥石也海內平矣憲度脩矣天下且相信矣與之喣嫗乎恩澤休息乎無爲是以其民忻然戴之歷世而彌固當此之時若復更令易法以煩天下此以藥石養生也不終日而病及之矣故曹參以醇酒醉言事者而民歌寧一故曰可以與民休息也創業之主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諸所建置事皆懲前慮後周詳精密而後來議者很以一時之利害遂欲改而張之以秋毫之小善易丘山之大慮祖宗之法蕩然而舉社稷從之已非君相獨運于上距浮議以維國是則天下之散必自此始蓋漢文未遑禮樂而高祖之志維持至於二百年而始壞故曰可長守祖宗之法而無過也夫

上不好大則根本之慮專吏皆奉職則悃愊之效著法祖則下知所守息民則國家之元氣不索兼此四善者可以言相道矣沆之得爲名宰相也宜哉然則吐哺而延白屋之士集衆思廣忠益彼皆聖賢其治效章章著也抑何相左與噫是繫其遭爲夫時方裕蠱不可以清淨理道貴宜民不可以膠柱誤周公操制作之柄武侯任討賊之權倥偬鞅掌孰與優游太平垂拱而蒙成恭者同日道也是故相天下者惟其有不獲之心而已苟其以不擾爲心則幸而享其成以無爲治可也不幸而當改革之會即使功令日布聰明特達乃所以恢張至治而開太平之原也亦何患其紛更哉不然彼周公武侯吾固知其非喜事者

裴濟 死靈州　　諸燉

靈州之地廣方千里表裏山川真宗所授於祖宗而不可以予棄焉者也保吉之倡必爭靈州是夏人不得靈州不可爲強而宋人乃委而棄之非藉盜糧乎使其時朝廷有備禦之資堅援饟導不致匱乏則保吉豈能得志耶裴濟刺血書奏而援兵不至然後失陷予賞元昊以致富強朝廷無人志意寡弱諸人不足恤李沆而亦爲是言哉是以知宋之君臣偷安苟幸以馴致靖康偏安其立國之勢然也

田錫　　呂中

田錫在太宗朝便疏言事而太宗親賜璽書與之委曲辨論周悉如此宜其咸激而益堅其操蘊也旣擢爲知制誥因歲旱言事忤旨出知陳州及事真宗益以規諫獻替爲己任雖死不改其節以此受人主異知至使人主聚集前後章疏自收置一漆匣以遺仁宗錫雖亡久矣而名不滅身沒之後又受知於嗣皇可謂不負其所學也

田錫　　阿魯圖

人君論功行賞必以武臣爲先而不及於諫諍之士蓋以武臣勤勞百死一生乃成厥績遂銘功太常恩尊帶礪此則封功錫爵之舉也殊不知武臣之功能平已然之禍亂諫諍之力克明先見之危亡破凶除黨天下肅清較之武臣功孰居右宋之田錫真其儔也故田錫之居言職凡上疏五十三章因入辭則諫軍國機要者一朝廷大體者四求直言則言給事中之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開寶塔成則曰衆以爲金璧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歲或大旱則曰此實陰陽失和燮理倒置夷伏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其忠諫之益何如耶惜乎真宗覽其遺表徒然嘆其天奪之速而不能昭其直諫之功也

种放　　周德恭

种放恭逢聖世抱道自樂重違母命終身不仕易曰不仕王侯高尚其志种放以之回視一才一藝嘵嘵自鳴奔趨於桃李之門希求進用者豈可同日語哉

种放　　丁奉

宋史隱逸傳所褒者首推陳摶所貶者首及种放按放以匿名詭行遁際太宗真宗則從封太山從祀汾陰槩以逢迎爲術及祿賜旣優裝飾輿服強買良田親詬驛吏規算廪給惡在其爲隱逸也

魏野　　張時泰

太宗之世有种放真宗之時有魏野皆隱流也夷考其行則野賢於放也審矣

林逋　　張時泰

林逋所賦之時豈直自高其行哉將使天下後世皆知封禪之為非也逋之識見超越如此豈直越宋間人物雖司馬子長亦當作衙官矣

林逋　　丁奉

天書封禪之日滿朝卿相趍媚如狂而真宗乃召魏野賜林逋毋乃自媿其妄誕而欲収覧天下之英傑耶嘗觀野之辭召有曰陛下告成天地延聘巖藪望回過聽許令愚守等語逋之臨死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則二子之風節可以愧死旦準諸公矣

魯宗道薛奎王曙蔡齊　　柯維麒

宋真宗詎不可知人耶魯宗道薛奎王曙蔡齊皆簡拔置侍從仁宗踐祚相繼登政府屬章獻太后臨朝正色敢言耻效群臣希合爲祿利計及帝親政始終一操蓋剛介方嚴之性然也嗚呼其茲以爲大臣與

魯宗道　　陸大成

夫人臣依阿濡涊緘口自持懼雷霆之怒而吞聲惕斧鉞之嚴而卷舌循祿保位養成禍階則社稷何賴焉惟剛腸勁骨之士而能披腹心見情愫犯顏觸諱苦口論諫雖至剖心碎首瀝血流腸而不顧此真可決大疑而明大義可退大姦而弭大亂社稷終將賴之矣當劉后之稱制邪謀聿興心已覬覦呂武矣惟在廷諸臣皆平勃之順從無王陵之廷爭其不正六龍之位者幾何幸有魯公之骨鯁一則曰唐之罪人二則曰如嗣君何三則曰夫死從子彼方垂涎染指於竊器而吾遽有以枝其口噎其喉使之欲吞而不下俾仁宗不爲泥蟠之龍而爲天飛之龍此誰之力哉則魯公之爲也嗚呼非社稷之器孰當之

魚頭參政　　陸大成

論曰國有直臣社稷之福也夫人臣依阿濡涊緘口自持懼雷霆之怒而吞聲惕斧鉞之嚴而卷舌循祿保位養成禍階則社稷何賴焉惟剛腸勁骨之士爲能披腹心見情愫犯顏觸諱苦

口論諫雖至剖心碎首瀝血流腸而不顧此可以決大疑亦可以明大義可以退大奸亦可以弭大亂社稷終將賴之矣昔宋魯宗道敢言真宗常書殿壁曰魯直及仁宗初參知政事天下稱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吾不記其他獨記明肅太后臨朝問武后何如主宗道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有邪臣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宰執衆莫敢對宗道獨進曰如嗣君何乃止后嘗乘輦先帝行宗道以從子之義引却之遂爲故事嗚呼此可知其骨鯁矣夫武氏之問后之從違未決也得宗道而大疑以決七廟之請聊以嘗大臣耳使一狥之則繼此而如呂又繼此而如武皆奸謀所伏也得宗道而大奸以寢從子之

義自文姜而來不明於吾后者越千年矣得宗道而大義以明
自是而劉氏絶覬覦之心自是而趙氏無動搖之患國家保寧
屹如磐石得宗道而大策以定噫社稷功也魚頭參政之名宜
其照耀於天壤哉且自古明君良臣相聚一堂圖事揆策則主
鑒其忠陳見悃誠則上然其信翼乎若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
魚縱大壑君不聞逆耳之規臣不見批鱗之力何骨鯁之臣之
足稱也後世堂陛森嚴尊卑隔絶臣之視君如蛟如龍立能呼
吸風雷漂蕩山岳而吾戢然之身若鱠鱺魴鯉惟恐一旦而挂
罾當於砧几爲魚肉世主又往往搖其頬曝其腮使不得逞至
乎忠鯁之士憤懣鬱結寧葬江魚之腹中而不忍見宗社之魚

爛於是策士之言曰驪龍之頷可得而頷下有逆鱗徑尺人犯
之必死夫人主亦有逆鱗噫人臣以龍鱗待其君必不以魚頭
自待矣是故阿意順指諂諛而不言者腥焉若肆中之鮑魚優
游卒歲循默而不言者洋焉若濠中之鯈魚遇事激衷口將言
而囁嚅即言之而不盡吐者喁焉若轍中之鮒魚魚頭參政可
易得乎哉昔孔明起卧龍之餘結魚水之好宜其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矣乃東征之擧不能沮使先主敗於陸遜若白龍魚服
卒爲豫且所困也孔明得君如此猶有未盡言者乎而况一鯫
生事一女主乃能紓骨鯁之忠止專恣之漸決大疑寢大奸明
大義定大策有社稷功焉魚頭參政之名宜其照耀天壤矣宋

初承五季之後士氣奄奄苶於富貴之餌惟恐一鳴輙斥之爲
失水之魚也是以敢言直諫者鮮至寇準王禹偁田錫之徒然
後能揚鬐鼓頬以批人主之逆鱗而人主亦往往優容之於是
直士朋興而魚頭參政爲之首當劉后之稱制也邪謀聿興心
已駸駸乎呂武矣使在廷諸臣皆平勃之順從無王陵之廷爭
則頭角就而風雲生其不正六龍之位幾何哉而幸有魯公之
骨鯁也一則曰唐之罪人二則曰如嗣君何三則曰夫死從子
彼方嘗涎染指於鼎而吾遽有以抉其口噎其喉使之欲吞
而不下在劉氏也不爲掖邑之魚而爲點額之魚在仁宗也不
爲泥蟠之龍而爲天飛之龍此誰之力哉則魚頭參政爲之也

可謂社稷臣矣厥後明肅既殂嗣皇親政希遊幸屏玩好趯然
有臨淵羨魚之治焉寛文網弛法禁廓然有察見淵魚之戒焉
以輕徭薄賦厚民生而閭閻樂業無魴魚赬尾之勞以忠厚正
直培士氣而眞儒輩出有鯤魚變化之妙至于忍燒羊却蛤蜊
即古懸魚之守不儉于此焉四十二年之間天下熙熙有鳶飛
魚躍之景象而上之君臣亦得以春和景明相與賞花釣魚爲
樂也誰貽之哉向非魚頭參政則明肅之爲呂耶爲武耶未可
知也仁宗之爲火帝耶中宗耶未可知也而安能見此太平也
哉信乎造福於社稷者大且遠矣宜其名昭天壤乎雖然亦眞
宗之功也彼漢唐英主如武如文如憲豈不亦號稱納諫耶如

濉陽之守一麾絶望君門之念鑰曰舍之翁一怒幾賜匣中之魚腸御陽之刺一行幾飽鸚黑之饑腹使真宗如若傳也參政亦金中魚耳乃書其名于殿壁而亟權用委任之俾之審綿正笏以成此社稷之功其視太宗之任呂端不啻之卓越千古哉噫此自古攀鱗附翼之士致想於龍吟虎嘯之期也

王曾　　陳桱

大臣之功能攘除寇盜者不足重惟誅戮權姦者爲可嘉蓋攘除寇盜不過平定乎一方誅戮權姦能廓清乎宇宙故王曾雖以計去丁謂而實有大功於社稷也丁謂賊性姦回好行說眩當宣與日盛凶威日北仁宗以幼冲之資而欲當國步多艱之任不亦危乎是知仁宗之有天下四十年老其效未必不本於王曾之去丁謂也

高瓊范廷召葛霸　　柯維騏

世言百虫皆能化惟人不能非也高瓊范廷召並少年無賴亡命與日脫蟠渠運功顯而身榮列皆有子大其家宣仁賢后又高之自出乎葛霸稽於草寇名與高范齊顧于懷敏不逮二家遠甚蓋匪獨稍懦爲范世淹所排而喜功無謀郭逵亦料必敗其死敵弗避殆剛毅儒冒光賁之流耶

人物論二十八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九卷

甫中 鄭賢 元直 輯

仁宗 脫脫

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庭或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澣濯帷幘衾裯多用繒絁宮中夜饑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明允之士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於亂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仁宗 柯維騏

自漢以來稱守成令主必曰文景豈不以仁厚恭儉延重熙累葉之澤耶有宋仁宗果何愧矣帝在位四十二年宮室苑囿無所增飾燕私常服澣濯者令諸州旬上雨雪遇水旱則密禱禁庭或跣立殿下夜饑思膳燒羊戒勿宣索大辟疑者皆上讞嘗謂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辟乎至於以忠厚待之二夫以至誠待夷狄視累朝不加信厥狀乃若稽古右文褒崇儒爲正學倡斯又景所弗逮者獨惜關雎化缺不能復三代之治也

仁宗 顧充

仁宗即位始焉恩出太后既焉政出大臣呂夷簡順父出母致帝蹈漢唐之失德且又屢逐言事者以鉗天下之口致天下齰舌緘齒不敢申一喙者將二年蔡襄四賢一不肖之詩要非盛世之所宜聞者自親政以來率多善政觀後苑之麥減畿內之稅因月食而放宮人因大旱而求直言瑞豊年而却草木之異念民瘼而出通天之犀精心密禱以應天變寬恤民力以憫人窮中夜忍一羊之費燕私服浣濯之衣絕苑囿之好謹大辟之刑慎名器之用鼓元氣以雷域中騰百川雨露天下而仰畏天俯畏人之意昭然有足多者慶曆中急於求治擢用元老而衆賢之進茹茅斯拔小范老子主邊事鐵面御史彈劾黑王相公在樞密閻羅包老任要府富鄭公善北使韓魏公寒西賊之膽歐文忠變時文之怪狄武襄成廣南之功濟濟智者出謀材者獻力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以其培四十二年仁澤是以遼人請盟夏人納款中國奠安有倚太山坐平原之勢手不措揮口不煩言勸與地俱尊與天並蓋社稷長遠終始賴之者故其崩群臣之日天下咸路祭哭感動歎歔其生也

榮其死也哀猗歟休哉

蔡襄王素余靖　　宋史

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賢御史襄數論治體推韓琦范仲淹之賢素請罷不急之賞論仁宗納二女子爲非靖黜夏竦王君正爲不可用蓋仁宗銳於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扶持之卒成慶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於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蠻徼卒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頗厭煩劇再爲渭州邊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

孔道輔　　丁奉

天聖明道間天子既長而母后稱制可爲一太息也主盟國是者幸有陳官孔道輔鞠詠劉隨曹脩古皆端人正士而道輔尤爲稱首及帝廢后引援慷慨綱常賴以扶植者多矣道輔父勗以清潔聞于宗翰以治理着而三世之賢得非先聖之遺澤乎

楊億晁迥劉筠薛映　　柯維騏

自古負高才能文章者率不能有樹立若楊億劉筠並擅一代文宗而挺挺大節羞效世俗浮沉以邀榮利此豈恒得哉筠所當人之謗乃同姓不避嫌所致以彼詞章雖寂逹生佚死尚復何求乎晁迥醞藉善書命躬直道不爲貴勢屈楊劉之亞薛映苟非私忿累德其文學吏治亦豈可少哉

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　　宋史

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皆賢相也四人風烈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獻臨朝頗挾其才將有專制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名古人所謂社稷臣於斯見之知白衍勁正清約皆能靳惜名器裁抑僥倖凛然有大臣之槩焉宋之賢相莫盛於真仁之世漢魏相唐宋璟楊綰豈得專美哉

晏殊龐籍王隨章得象　　宋史

殊籍隨得象皆起孤生致位宰相籍通曉法令閑練習民事皆能用其所長然籍終至絀免隨數遭譴斥何其才之難得也得象渾厚有容喜薦拔人物樂善不倦方之諸人其最優乎

晏殊龐籍王隨章得象　　新編

龐籍王隨二人者寬嚴不同皆宜於治郡及爲宰相乃弗滿人意豈漢黃次公之儔與晏殊喜薦拔特賢章得象渾厚有容並號長者慶曆朝多君子治體寬裕茲豈無助哉

評　章得象擬范仲淹可謂渾厚有容耶

田錫王禹偁張詠　　宋史

傳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鯁謇諤之節眞爲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後果符其言而醇文奧學爲世宗仰錫身沒之後特降褒命以旌直操與容默固位者異矣詠所至以政績聞天子嘗曰詠在蜀吾無西顧之憂其被獎與如此

然皆覬覦自信道不苟偶故不極於用云

田錫王禹偁張詠

田錫仕太平時屢上書極諫常若有朝夕之虞謂安治世危明主非耶王禹偁直躬鯁論與錫名齊醇文奧學乃餘事耳張詠以嚴爲治勳績卓爾而遠不忘君請除賊臣之疏天下快焉惜詠不大用禹偁不見容錫僅得諫議蓋獨立者多齟齬信道者輕榮利仲尼曰吾未見剛者三君子近之矣

呂夷簡張士遜　宋史

夷簡張士遜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時制宜濟以寬厚相臣預有力焉士遜練習民事風蹟可紀而

依違曹利用以取譏方夷簡在下條諸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及其爲相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頗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過舉咎莫大焉雖然呂氏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未之有也

富弼文彥博　宋史

國家當隆盛之時大臣必有耆艾之福祚其有餘足芘當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慕風采其德望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又能享高壽於昇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大計功成

退居朝野倚重熙寧而降弼彥博相繼以老憸人無忌善類淪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然哉

富弼文彥博　新編

富弼之生也異哉景德元年其母夢旌旗鶴雁降于庭云有天赦是年寇準畫澶淵之策契丹請盟而弼異日使虜之功與準並宰非天欲赦民俾數十年免於兵戈之禍與文彥博丰采凝峻名聞四夷語曰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元夫鉅人之爲人國重固如此矣夫兩人者皆忠亮果斷有古大臣之風至和並相允愜輿情後之議者乃謂弼懷顧慮少建明彥博膽大不能畏

謹如仁宗所料是豈足累其平生耶

富弼　李肅

前輩謂讀國史至富鄭公奉使一事未嘗不私切惓惓也方契丹擁重兵壓境使者之來詞意悖慢擇所報聘無敢行者獨鄭公毅然請往入對便殿忠激於心義形於色仁宗亦爲之改容乃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君析其中而服其心無一語以屈鄭公所以能爲是者人皆謂其博洽多聞之功余獨有取於入對便殿之數語壯矣哉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之言凜凜乎與秋霜烈日爭嚴推是心也事求其必濟功求其必成雖鼎鑊在前而有所不避雖甘言重幣而有所不能屈嗚呼雖古之良

使何以加諸

狄青郭逵　宋史

宋至仁宗時承平百年起從卒至政府隱然爲時名將惟青與郭逵兩人耳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無大勝亦無大敗最後崑崙一舉頗着奇雋攷其識量亦過人遠矣逵料葛懷敏之敗如燭照龜卜一時號爲知兵雖南征無功用違其長又何尤焉

狄青郭逵　新編

仁宗以來元昊桀驁爲邊境患故廟堂加意兵事而行伍累功卒躋崇顯若狄青郭逵先後登政府尤推名將二人均有知畧最後廣南得雋交趾無功蓋有幸不幸焉青行至邕會瘴霧昏翳中人賊致毒水中飲輒死忽一夕甘泉湧于郊遂濟其衆逵擁三十萬兵冒炎瘴物故大半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狄青　劉定之

將重於師者數千萬億人之命繫於此一人若致於覆亡則當誅矣疑焉蓋所誅者少而後有所懲以致所全之多故古之法師覆則將誅未有能改者也春秋之時楚敗于城濮殺其將子玉其後敗于鄢陵殺其將子反用能轉敗爲勝以弱爲彊與晉爭霸橫行於江漢唐李弼河陽之捷由於靴中之刀宋曹彬江南之功亦本於匣中之劒與王之時大率然也今狄青斬陳曙而智高亡不旋踵青亦可謂知兵矣宜乎見稱於韓范二公也

韓億　脫脫

王偁曰昔袁安未嘗以臟罪鞫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韓億不悅擿人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皆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適於同維適於正縝適於嚴嗚呼維其賢哉

韓億　柯維騏

有宋大臣閥閱如范仲淹韓億兩家豈不誠鮮哉億諸子雖不皆如諸范賢而其爵位並顯要非偶耳考仲淹好施與爲政尚寬厚億不欲以小過錮仕者於盛世斯非夏侯勝卜丙吉之必昌者耶

包拯趙抃　丁奉

古賢臣多[illegible]非庸人孺子所能知也今庸人孺子論嚴明者輒云包龍圖論廉恕者輒云趙清獻所謂民到于今稱之其二公之謂乎夫嚴察者恒苛刻包則寬猛之相因廉介者恒矯激趙則忠厚之是尚此二公所以爲賢也

包拯奏議序　周瑚

夫宋仁厚之治秉禮之朝也于時士大夫躋位臺諫率自[illegible]遇而爭爲激切以自矜詡故考其直言敢諫人人能矣而誕漫譁競猥屑摉獵幾致國是爲湯措靡所底定愚竊以爲過云迨仁宗虛己盡下言者益奮而進言之義日益乖矣獨孝肅持議一

本之至誠歸之忠厚蓋庶乎謨弼啓沃之良而社稷之長慮也故自釋褐至踐政府而仁宗倚眷如一日其言多錄用焉夫權於輕重之分也酌於緩急之序也達於時務之宜也究於幾微之漸也是進言之義也不容誣也孝肅於是乎有取焉故國統不可以　議建太子貪冒不可以弗懲議錮贓吏大臣不可以不信議去形迹監司不可以不重議去苛虐民隱不可以不恤議蠲積逋財用不可以不節議革冗食僥倖不可以不抑議絶內降壅蔽不可以不杜議重封駁恬退不可以不敦議限年致仕天戒不可以不謹議日食地震其他如取士榷稅剩舉諸議皆章章較著不容以不講也真體國者之言哉公發歲以至耄耋而直亮公清終始一節至今田父野老猶尚能誦其姓字則公之所以昭昭於天下後世者將無文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詎不信哉

趙抃　鐵面御史

屠隆　明

古人處臺諫之職而以直聲震於當時可謂不負其職者矣夫臺諫之職言官也言官也者以諫諍立朝上而君德之成敗下而生民之休戚中而君子小人之進退舉於此乎關焉故必屬忠貞之節秉剛直之心作敢言之氣以靖獻于天朝而後無愧於言責夫苟依阿澒忍以偷祿取容而已耳與時浮沉而已耳則天子將安賴之幾何而不尸厥職也自非忠義素植於天性者疇能獨持風裁以伸蹇諤之論而以直聲震於天下哉昔宋趙抃以剛介正直之士遭遇仁宗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貴直聲凜然號爲鐵面御史嗚呼御史若閱道斯其無負諫官之職者哉粤稽古無所謂諫官之名也是故先王喜正議而樂讜言爲之設置謗之鼓敢諫之木肺石之函和顏色以來人之言虛懷以采人之說當其時則大夫諫士傳言庶人議於野商賈謗於市史在前書過瞽誦詩諫工執藝事以諫是故人無常諫諫無常職固未聞有所謂諫官之設也而亦何至以直聲震於天下如所謂鐵面之號哉迨三代告遠風漓世降上無受言之主而下多諱言之士於是天子不得不設之諫官而以言責屬之矣臺諫之設固直道之衰也而世之論臺諫者有曰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如此乎其權之重也又曰坐乎廟堂之上而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而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如此乎其責之隆也乃御史則主封駁之司處搏擊之任錦衣豸服鉄簡銀魚以侍天顏而糾百僚執朝綱而肅憲度袖懷諫草而臺閣生風手出彈文而朝端增氣足以回萬乘之心而寒奸諛之膽是御史之爲職亦甚重且艱矣顧天下之士剛直者少而柔佞者多忘身徇國者希而全軀保家者衆而况天子威重於雷霆勢重於千鈞尤足以奪人臣之氣而撓其所守於是始有哫呰栗斯喔咿嚅唲以取

容奕稊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奴顏婢膝守口如瓶囗同立仗
之馬轅下之駒抱葉之寒蟬以竊祿甚而如杜欽郭禾者流黨
於王氏陰狡富貴之利而直攻成帝陽取謇諤之名斯盖奸人
之尤者也馴至君德日敗國是日非大奸盤踞而不動衆正屏
息而莫敢誰何而風憲汝聲霜威掃地盡矣以是人而列之諫
垣汚蔑銀臺孰甚焉而又何鐵面之足云也閔道夙抱忠貞直
諒之志勵獨立敢言之操而遭際昇平對揚明主言論慷慨而
不嫌於過激風采嚴毅而不病於大剛法鷹鸇之搏擊象獬豸
之觸邪類屈軼之指佞直辭勁氣磅礴朝著而威望表於天下
是故口啣天語面帶霜威何其壯也天潢貴戚豪華昌盛而望
鐵面則屏氣矣大臣權門依憑寵靈爲城狐社鼠之竊窟蟠結
根據之奸牢不可動而覩鐵面則落膽矣武夫悍將擁仗樞權
專制方面不受約束而亦不免奪於鐵面之威嬖人佞幸出入
宮掖如鬼如蜮而亦不免懾於鐵面之勢鄙夫懦士箝口結舌
以持祿取容而思鐵面之臣則汗顏無地矣甚而天子且改容
以謝過者有矣臣子騈首於請室者有矣壯哉清獻公之節乎
昔者汲黯寢淮南之謀二鮑歛貴戚之手李膺仰破柱之威張
綱者埋輪之直之數公者皆所謂鐵中之錚錚庸中之佼佼不
畏強禦而以鐵面有聲於時者也閔道之氣節豈非數君子之
遺乎哉孔子曰棖也欲焉得剛又曰色厲而內荏譬諸穿窬之

小人夫有欲則不得爲剛而動於意氣之私則或流而爲色厲
內荏是所謂玉表而石中者也羊質而虎皮者也故文之無畏
能扶宋公之僕而不免喪氣於過宋之時元禎能劾內侍之奸
而不免敗節於崔寶之後劉栖楚能碎玉階之首而不免朋附
於八關十六子之鄙韓璜能按將帥之贓而不免毀志於歌伎
之手豈不爲勢屈不爲利誘者其而又安在其爲鐵面也清獻
公之鐵面吾知其不易爲矣必有龍逢之忠肝者能爲之有比
干之剛腸者能爲之有宋璟之貞姿勁骨者能爲之閔道書之
所爲夜必焚香告天治心之功密矣入蜀而一琴一鶴以自隨
持身之節嚴矣惟無物者而後伸於物此其所以能剛也不然
其不爲無畏諸人者幾希矣故剛直也矯激於一時者意氣易
盈而易銷而天下得以窺其後樹立於平日者志節愈久而彌
勵而天下有以憚其威孰謂清獻公之剛而可易爲者哉詩云
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公之謂矣雖然君猶表也臣猶影也表端
則影正君仁則臣直氣節之士何代無之人君不能培植安全
而震撼折挫之自非烈火之真金百煉之精鋼鮮有不靡然而
變節者矣其有不變者則伏鼠潤鑊竄遠投荒而正氣銷磨以
盡又安望其臣之能直也仁宗謙恭和易容受直言當其時若
唐介之敢言張昇之孤立包拯之笑比河清及趙抃之鐵面皆
能始終保全之此直臣之所以爲感激而思奮者也然則閔道之

氣節可尚矣而仁宗之能容君人之度不亦偉矣哉愚故表而
出之以見當時一代之盛云

包拯吳奎趙抃唐介　宋史

拯爲開封其政嚴明民到于今稱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
孔子所謂剛者乎奎博學清重君子人也抃所至善治民思不
忘猶古遺愛介敢言聲動天下斯古遺直也夫聽諫者明君所
難以唐文皇弗終於魏徵觀四臣面諍觸冗逆心或不能堪而
仁宗容之無咈誠盛德主哉吼于世孝淑問介子難進義問
介子強敏恕介孫尚行不隕家聲有足美云

包拯吳奎趙抃唐介　新編

包拯吳奎趙抃唐介並以清操直節重于時拯抃爲政嚴而能
恕其惠不亦偉哉奎料王安石於未用可謂善觀人抃之退介
之死皆以安石政殆蹇蹇匪躬者耶

張昇趙槩胡宿　柯維騏

張昇斥貴妃抑宦侍沮内降不附時宰非遇仁宗孰諒其忠直
乎趙槩仁乎盜贓義行於僚友其不校歐陽脩力爲辨誣以全
朝廷大體長者哉胡宿行古之道通天人之學世號鉅儒至於
振溺活萬人之命祚及子孫宜矣

韓琦　宋史

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
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脩稱其臨大事決大議
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
信哉忠彥世濟其美繼相位宜矣

韓琦　新編

韓琦輔政於嘉祐治平間内外輯寧黎庶豊樂且再定大冊調
兩宮誠可謂社稷臣考其平生朴忠不避姦險自爲學士帥邊
仁宗已屬意拔用遣使諭之曰卿無人援薦朕自知之是何其
知人也神宗之知弗逮而琦弗得行其志於熙寧惜哉

韓范評　沈漼 明

當宋慶曆元昊叛衆全師屢覆邊城陷沒蓋自繼遷背叛迄是

幾六十年繼遷[illegible][illegible]無歲不以和誘而鄜延涇原環慶之間無
歲不被兵仁宗[illegible][illegible]侍臣就問方畧而魏公文正公各以策上
韓則以屯二十[illegible]兵謹守界壕經費日廣士氣日隳且勢分
力弱賊有輕我之意而我且不支欲併力一舉以爲未逸范則
以戰者危事平定難期挑禍啟釁徙阻内向之意欲以恩信招
來擇利脩築應砦以徐俟其釁當時多難韓而是范爲易就卒
之論戰則劉平有三川口之敗夏竦有豐州之敗葛懷敏有定
川砦之敗即魏公亦不免水川之敗而夏卒以二十五萬之茶
帑和終宋之世常爲與國後世校成敗者又率右范而左韓右
范者以爲善策彼已休兵息民常握廟算而無遺鏃亡矢之費

計誠得也左韓者以爲奇詭舉蠱軀無辜以幸不可必之功
公徒激一時之務耳非長策也愚竊以爲謀國者當先其大體
而後小利幹蠱者責振其神器而緩近奇事後成敗可下論也
元昊父子以叛逆餘孽一舉而陷靈州再舉而銀綏割陷請遂
破西涼狼藉將吏蠶食番漢僭號改元此而不誅中國之體陵
夷極矣更欲苟且姑息獎以王爵贈以金帛覆嫉不取而又加
賜焉何以舒華夏之氣鼓戍卒之心哉此愚嘗以爲和之一字
不獨貽慶曆之恥而實釀靖康之禍者也不敢以文正之言爲
盡善且當時所謂不戰者不過曰勇怯不敵耳地形不便耳分
兵深入師老糧匱爲可虞耳不知當時非無兵也患在藩鎮稍

削大過以慶易之將馭非素撫之士足以動掣制肘倘魏公信
之而令魏公久任之奚有違制之任福耶吾徵白豹城之捷而
知魏公之足以了此也元昊舉族而行不過五萬吾併力西向
環慶涇原當其前鄜延麟府牟其左吐蕃回紇出其右先復横
山斷賊一臂賊縱阻河負山窟穴完固亦可操數月糧而得志
矣又何險隘可慮而不繼之足患哉計不出此而一意于和卒
之慢書之及當文正之身不免而聚甲屯糧閲歲無休柳中國
之士氣起四夷之玩心至以堂堂天朝而僅爲么麽小寇之父
以全盛之時而不能制蕞爾之畔賊遂使其後靡所能抗靡所
不和陵兜萊替至不忍言豈非際可爲之幾當幹蠱之會叢挫
不振積弱之勢一成而不可反耶至是而始信魏公之見遠也
大抵宋室之弊議論太密而制事太疎視敵太重而視己太輕
議論太密故謀國者靡定見制事太疎故舉事者鮮成功太重
則畏而不敢爲太輕則怯而不能爲即西夏一事方繼遷之死
曹瑋嘗請討之真宗直欲以恩結而不果元昊始反非有極重
之勢也王德用請討而朝議竟阻之至賢如李文靖亦謂中國
不能守而上棄靈州之議若文正豈見不及此而顧主和議也
者亦以意在持重與得萬全以舉而不意當時不善用其策至
一和不易使中國失一右臂宣靖建紹之際其蠱壞遂幷關隴
不能守也觀其與魏公並對有曰以和議爲權且以戰守爲實
然則亦知魏公之議不可奪也嗚呼後之謀國者其亦以文正之

言爲權而以魏公之策爲正

韓范經略西邊始末　沈一貫

元昊之先夏州人拓拔思恭也唐時討黄巢有功賜姓李氏鎮
銀夏綏靜宥五州而世有其人唐太宗時其孫繼遷內附賜姓
曰趙保吉子德明德明子元昊多智習兵數諫其父臣宋非策
也至是仁宗寶元二年乃當是時元昊已併唃斯羅青唐諸城
蘭州諸羌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延瓜沙肅諸州地二
萬餘里申婚姻結好河東諸羌總兵五十餘萬以向環慶鄜延
興慶諸州而延州者夏人出入之衝也地濶砦踈士兵寡弱而

范雍懦且易與於是元昊詐疑欵襲抵城下敗李士彬劉平石
元孫二帥之師會大雪引去時夏竦先已與雍分鎮涇原陳固
守之議而韓琦自蜀還與天子論西事甚悉宰相呂夷簡推轂
知越州范仲淹於是雍既貶則以琦樞密直學士兼經畧以副
竦而仲淹以延州爲意遂自請延州先是邊兵寇至副官卑者
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所以敗也則大閱州兵得八千人六
將教練量敵衆寡出戰脩承平等砦而又用世衡策城青澗以
柅賊衝又大興營田聽民互市奏以華同河中租稅徙兵就食
省轉輓之費於是蕃漢民相踵歸業夏人亦不敢窺延州矣仲
淹又上言關中無備有如賊乘虛而入而兩川貢賦非太倉粟

人物論　二十九卷　十七

也京師不得出於外宜飭邊將爲持重計又實關中兵令寇不
得深入即寇亦入壁保令無所虜掠而已此完策也會元昊寇
鎮戎敗劉繼宗兵遣學士趙宗慤詔諸軍竦乃令琦畫攻守二
策馳入奏之上用攻策期以正月出師仲淹不可奏曰正月塞
冱豈可令我師暴露不若按兵觀釁許臣稍以恩信招撫諸羌
進城廢砦牽敵人屯民營田爲持久計即欲出師請留鄜延二
路以備招納琦亦奏兩路並進尚患無功若鄜延以牽制爲名
徙委涇原孤軍嘗敵非計明矣詔仲淹與琦計之琦遣尹洙就
仲淹議而仲淹終以爲不可琦又奏言仲淹意在招納而已賞
賊雖衆不過五萬我諸路兵不下二十萬鼓行並西破之可必

孰與阻濠自守懈師費財生敵人吞我陜右心上復詔仲淹謝
曰非臣怯顧戰者危事有如失計恐更煩歲月也且横山蕃部
寇多兵少少則難進多則難久臣見其害未見其利臣與琦並
心本朝豈故異同勇怯哉頃之元昊納欵仲淹令昊去帝
號即可遂不進兵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蓋飭嚴諸將
而自行邊賊果犯渭州逼懷遠城琦檄鎮兵萬人命任福將之
令趙德勝砦出賊後要其歸路且戒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時
元昊傾國入寇步騎十餘萬而福諜賊少頗易之遂陷賊伏中
大敗于好水川福死竦收散兵則琦檄尚在衣帶間也奏奪一
官而已然元昊由此愈不遜答書仲淹對使焚之大臣以爲仲

人物論　二十九卷　十八

淹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當斬上不許其年夏人破涇州夏
竦罷於是分陜西爲四路以韓琦領秦鳳仲淹領環慶王沿涇
原龐籍鄜延時夏人旱傷稼元昊復遣書仲淹約款仲淹亦復
報之籍曰詐也已而元昊果大舉寇鎮戎軍涇原副將葛懷敏
敗績於定州賊乘勝抵渭州諸鎮莫敢出仲淹自邠涇來援賊
乃引去帝聞之喜曰吾固知仲淹壯也仲淹請與琦同經畧涇
原琦仍兼秦鳳臣兼環慶掎角並進漸復横山以斷賊臂與籍
龐籍兼環慶文彦博領秦州滕宗諒領慶州以成首尾之勢帝
悉用其言使琦仲淹總四路之事開府涇州此兩人名重一時
至是節制歸一號令嚴明賊聞之始落膽矣然賊雖數擾而邊

經略安撫相仍力亦不給三年上書屢請款上亦厭兵許其奉正朔稱臣而不名羈縻勿治而已明年琦仲淹召還政府其后仲淹與富弼同受命行邊得專用事西寇卒琦因种諤誘酋屬降城綏州邊釁再啟乃出判永興軍卒存綏州西境復寧論曰古以蒙傑命世者其討畫亦戛戛乎不相入哉夫元昊雖善兵伺嘗不畏人攻群潰訌屠拔蠶蠹我疆場無已時常使得氣去非力不勝諸將常惴惴自完也法曰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又善戰者制人而不制于人斯二者乃自昊操之而中國能與論勝負即倘中國有能制昊無令昊亦備我昊從蕞爾必不支必折而入我斯韓公琦之所為計也范相持重有体專務經理內地行漸攻之

術余觀其在環慶時條約諸羌如使吾戲小兒卒為中國用城大順城及細腰胡盧諸砦附明珠滅臧等族環鎮道得不梗悚龍畧降善乎其執策之也可謂經國之老成庶幾哉金城之師乎然好水之役雖將失律安得謂勿與知也而以偏裨為解大抵承平之後論戰固難之矣茲范相之早計者哉乃若次第稍定武備漸修斯又滅此朝食之時而令昊竟得請去不若則能避之終操制勝之權者昊也坐失機宜可為嘆息夫始如處女敵人開户後如脫兔敵不及距今不可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無一當之者天耶於乎惜哉

韓范經畧西邊事始末　王喬桂 明

仁宗康定元年夏人元昊寇延州延州者夏人出沒之衝也地闊砦疎土兵寡弱范雍又怯懦以謀元昊盛兵乘勝抵城下師皆敗績會大雪自引去韓琦初還自蜀論西師形勝甚悉宰相呂夷簡薦知越州范仲淹可大用遂進琦樞密直學士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並兼經畧以副夏竦云仲淹以延州諸砦多失守遂自請延州先是詔分邊兵各督領寇至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此所以敗也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訓練量敵衆寡出戰脩永平等砦城青澗以扼賊衝興營田議移邊兵就食以省輓輸慶曆元年正月詔進兵仲淹言塞外大寒宜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其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

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觀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牢制元昊上許之仍詔與琦同謀乘便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創賊若鄜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當敵非計帝以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危事也當謹守觀變不可深入琦復奏曰仲淹意在招納臣謂賊入寇不過四五萬吾諸路重兵二十萬若鼓行併出乘其驕惰必可破上終難之會元昊遣使與仲淹約和仲淹自為書遺之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賊果犯渭州逼懷遠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奇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任福將之令趨德勝砦出賊後要其歸路且戒曰苟違節制即有功斬矣福輕信

誘僞陷賊伏中大敗於好水川城次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白琦無罪止奪一官元昊既敗福軍答書極悖慢仲淹對使焚之大臣宋庠等謂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忠於朝廷何可深罪爭甚力上乃降仲淹知耀州初元昊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西北馬鋪砦在賊地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遣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之密引兵至其地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詐敗仲淹令勿追已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

寇益少慶曆二年十一月仲淹附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有警則椅角而進互相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上是之琦與仲淹在兵間久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慶曆三年元昊更名曩霄上書稱臣上遂召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命鄭戩代之或曰韓范二公宋一代偉人也其經略西夏議論輒不相入乃其威名威足以懾服敵人竟以成功何哉曰將貴度彼已以較勝負中國承平滋久縉紳大夫不閑將畧士卒又怯懦不可以遽試勢固難於求近効范公之招徠諸羌慎脩戎備擇其得效等奧師環

嶽城震撼中原非礪鈍倡勇期一大懲創以戕賂來寇則中外沮喪社稷蒼生之慮深矣韓公之力主攻伐揀練銳數年挺兵直搗元昊於興州如下視屈兒蓋壯猷哉兩公見若乖異然同心相濟猜忌不萌卒致元昊款塞不煩血刃功若泰山並沛天壤何其盛也然任福之敗舉朝皆以此咎韓公而元昊之復書狂悖被焚也大臣且欲置范公于大辟當是時兩公勢蓋岌岌殆矣嗟乎士抱忠智欲戮力効庸于邊疆以圖垂不朽者非賴主上之知奚益哉奚益哉

韓魏公不分善惡白黑

李廷機 明

夫善惡黑白之在天下有分而滋以亂有不分而適以分者此

不可不察也世之君子但知分之爲分而不知不分之之分于是往往立門户樹標幟白別太過其始也君子憑其氣以持小人而其既也小人亦逞其技以角君子我以我爲白彼且以彼爲白我以彼爲黑彼且以我爲黑至于是非倒置白黑溷淆天下脊脊大亂則分別過也韓魏公不分善惡白黑予謂公蓋以不分分之昔者聖人繫易至夬至姤蓋亦善惡白黑勝負消長之一大機也聖人所以分別扶抑其間意豈不拳拳矣哉迺夬之九三壯頄也而曰有凶姤之九五含章也而曰有隕自天由此觀之示忿嫉之形者開辨搆之隙存包荒之意者收潛消之功夫君子不務持之以周鎮之以靜而區區爲善惡白黑之爲分

別也不亦過哉唐虞之際九官岳牧濟濟民譽而庸違圮族之
夫蓋亦容乎其間泉殛諸賢未絕不與爲伍而帝亦不亟亟而
去之俟其罪狀既著而後誅戮加焉帝豈乏發摘之明卑變諸
賢豈寡激揚之節然不過分別者誠懲壯頄之凶用含章之術
也東漢諸君子爭爲名高互爲標榜某也俊某也顧及某也
君某也宗嗷嗷于月旦之評而沾沾于龍門仙舟之託裂眦露
齦刻核太至遂釀成黨錮之禍從犴相枕桁楊相椎善類既殄
漢祚亦亡嗚呼彼其始固亦相矜以名譽相結以意氣庸詎知
其禍之若是烈哉蓋君子之名不必君子而後知好而小人之
號即身爲小人者亦赧然有所不樂居之心而開其翻然自新

之路則小人或可使爲君子至甚甚不可化然後伺其瑕而乘
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去其梟而不窮治其黨故牟獲而墉安
狐死而城完大奸既脫而天下晏如則不分之所以爲得也語
云山藪藏疾國君含垢夫少年盛氣褊心淺識之士常與小人
爭于聲色唇吻之間狥悁悁之小節忽昭昭之大禍惟夫老成
明哲長慮却顧事有所必濟不蘄其氣之伸國有所必安不求
其名之潔用晦爲明摧剛爲柔悶悶醇醇而社稷賴之嗟乎韓
魏公者其人已

評　不分之分是千古不可磨滅之見

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仲淹諸賢無愧乎
此矣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爲政盡行其言
諸葛孔明草廬始見取烈數語生平事業備見於此豪傑自知
之審類如是乎攷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內固
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爲豈讓古人哉純
仁位過其父幾有父風元祐建議攻擊太急純仁救蔡確一
事所謂謀國甚遠當時若從其言元祐黨錮之禍不至若是烈
也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知子孰
與父哉

范仲淹　王士性

希文方在諸生即以天下爲任畫粥斷齏志何堅也先憂後樂
量何宏也故從學於戚同文講究政理夙夜不休及在制上宰
相書先惓惓以擇相慮出而在位則百官有圖四論有獻華夷
稱敢諫矣疏河道于湖裁損內降華夷稱敢爲矣是以節鉞一臨
靡然屈服況乎有訓練六將之規有積儲省糴之備受羌漢之
歸而不疑對使焚書而不懼細腰胡盧諸建而不止由邠涇以
援定川而不縮慶善英聲直足以寒酋羌之膽而奪之氣且相
戒曰無以延州爲意又曰非如大范老子可欺此一范破膽之
謠所由起也其爲甲兵豈不壯哉故厨僕畏袞華孟敗武成斷
木鉏莒獲莫敢采樵絞師喪呆光分師楚衆奔范蠡磐劉昇師

項羽叛秉羽郢兵沒若斯乎甲兵之在將也況乎宋室塞容盛
而武備衰甲兵之弱戎且生心焉苟非有威名之將起而臨之
其何以讋敵心而固封守乎傳曰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
聖賢而不豪傑者也眞知言哉

歐陽脩　　　　脫脫

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世盛衰而藹如其言曄如其光
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
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脩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
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昭曁大道扶持人心此兩
人之力也愈不獲用矣脩亦不克究其所爲可爲世道惜哉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旣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
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
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
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謂五一耳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
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
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也余將見子疾走大
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
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何如居士曰
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
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
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
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
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棄於五物哉雖然吾自
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
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
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
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旣佚矣幸無患吾其
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
嘆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
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旣老
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
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

歐陽脩司馬光　　　　劉定之

神宗置司馬光於散地而其脩資治通鑑自爲之序棄歐陽脩
於未老之年而及其卒也乃求其所作五代史其意以脩與光
但能譔述也經國實用非其所能也吾自有安石也何其量人
之薄哉厥後光起而究其用於元祐之初脩之不究其用君子
蓋惜之然所由惜者脩亦有以取之也何也惟恐其不究於用
而有意於究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濮議是也韓琦輩號爲深

同任政府而知經學古豈如脩秉義懷直豈踰脩哉脩苟以濮
王爲不當別議尊崇琦等必不或異矣英宗雖欲顧其私親何
自哉曰哉自是議發於政府而群言交攻惟脩之歸咎謂昔也
贊仁宗以立爲後之子而今也道英宗以忘所後之人背先帝
而諛嗣君薄大統而厚本生於禮樂爲不合於直道爲不純而
脩遂無辭其責焉豈非脩父衮大政當輔相位畧萌覬覦之心
稍爲迎合之計以致此乎故曰惟恐其不究於用而有意於究
是乃用之所以不究也及其作五代史於晉出帝所謂生父敬
儒爲皇伯柴世宗所謂生父守禮爲元舅皆反覆辨詰二王之
非欲以表正其前日濮議之爲是然近於欲蓋而彌彰矣脩之
學繼唐韓愈而盈之並皆宗經而脩論述尤多愈惟論語數字
皆纂史而脩筆削愈嚴愈惟順宗一錄皆衛聖道於湮微寒絕
之餘皆闢異端於群趨衆附之際始焉學者豈能抑揚之也至
其後惟愈從祀孔廟而脩以濮議爲鉅璧之纖瑕良幹之末朽
焉不然其全美豈可及哉幾微功名富貴之念一動而用以之
不究美以之不全是以君子無資乎其外者懼累乎其內無異
乎其未得者懼喪乎其所已能也若乃光則免乎此矣所以然
者光之學以誠爲主自不妄語入故也

英宗　　脫脫

昔人有言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信哉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
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豈非天命乎及其臨政
臣下有奏必問朝廷故事與古治所宜每有裁決皆出群臣意
表雖以疾疢不克大有所爲然使百世之下欽仰高風詠嘆至
德何其盛也彼隋晉王廣唐魏王泰窺覦神器矯採奪嫡遂啓
禍原誠何心哉誠何心哉

英宗　　柯維騏

每讀宋本紀言至於厚陵之享國弗永未嘗不掩卷嘆息曰嗟
乎盛德主也夫吐珠於澤其誰不含纇大寶所屬固讓將終身
雖舜禹受禪何以尚茲及踐位臨政必詢朝廷故事與古治所
宜裁決常出群臣意表其明睿又如此胡天不欲延嘉祐之澤
俾弗克大有所爲也此與唐之順宗何異然順宗繼體重興而
帝一傳遂衰宋祚豈不尤可惜哉

濮辨　　廖道南

子大叔曰禮也者天地之經上下之紀人之情也理之弗可易
者也是故情以表微紀以別嫌經以敘宗則天下之分分而后
定不然本仁以率親忘親匪仁由義以率祖忘祖匪義糾糾紛
紛矣以義爲宋仁宗育濮王允讓之子宗實于宮中以嗣厥統
是儲副之名不爲不久矣養育之恩不爲不深矣暨即位遽欲
崇所親以厥號君子曰英宗于是乎不經矣當時建白諸臣議
言盈庭疇執其咎耶司馬光以爲宜尊爲伯王珪以爲宜准先朝

待期親尊屬禮歐陽脩則引喪服記以爲當稱考廼復立議三篇辯之韓琦廼以爲然如鎮如誨如瞻如純仁如大防如堯俞輩廼不以爲然然則曷爲乎辯辯之者重宗祏之統明昭穆之序弗容弗辯爲也或曰聖人本人情而致治禮以人情爲田歐陽子推之繫有親也禮不敢齒君路馬蹉芻有罰而況君所生乎推之繫有君也有親則恩從親始不可不尊有君則令自君制不得不尊君且親歐陽子何辭焉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別子爲宗繼別爲禰父子相繼曰世兄弟相繼曰及固禮之恒經弗可易者蓋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爲兄弟況濮王於仁廟兄弟也以少宗之子爲太宗后則承正統擅主器于神靈若貳也胡爲乎屈義以伸恩且輔君監國無金寒玦離之憂王豈承祧非常所立之比則君我親我者固有存也是所當辯者一也或曰義以輔經情必由衷公義勝則廢私恩私恩廢則天理或幾乎息是以君子重違天而大報本詩曰昊天罔極記曰孝莫大於嚴父言重親也如歐陽子之說奚其爲不可曰非是之謂也昔夏自仲康繼太康相繼不降兄弟者二商自太庚雍巳太戊外壬河亶甲沃甲盤庚小辛小乙祖甲庚丁兄弟者十有一周至共王之弟辟方匡王之弟瑜兄弟者亦如夏昭世其昭穆世其穆未聞私小宗以紊大統英宗既爲人後而私其親則自藝祖而上四親之禘祫其疇與承自神宗而下十世之大業其疇與闚是所當辯者二也或曰服以降殺殊稱以崇卑別服弗可越越次則乖名弗可悖悖名則繆歐陽子所謂服可降不可沒其義頗可盡非耶曰廟定則服定服定則名定名定則天下之分分而后定春秋書曰八月丁卯大有事于太廟躋我君僖公夏弗忌曰新鬼大故鬼小左氏非之是以有逆順之說公羊高曰逆祀先禰而後祖穀梁赤曰無昭穆是無祖也胡氏述之是以有世及之論夫僖以兄而上弟以庶而先嫡猶爲不可而況濮王以諸藩而后仁廟之正乎乃若服制爲人後者爲所後者衰三年爲所生者朞此不易之定禮而濮王曾不之然是所當辯者三也或曰濮園靈自外以入授神曆居中屢旨內以上膺鴻寶英宗外無所援內無所泥其視宮禁中居何如曰當尊悼考靈稱孝崇當時廷紳不惟不能匡救且將順之中曆則兄弟不相爲後祖神堯而宗文皇者也乃若光武之不王南頓君昭烈之不帝醬陵王更三代以下所僅見其志固可則也以英宗之賢明魏公之忠亮廼繼脩是從而諸臣之議豈之勿庸卒假母后手詔封濮王爲懿皇讓襄仙游並稱爲后豈亦踵定陶丁傅之陋耶不惟不能上嘉三代而且有盭于光武昭烈是所當辯者四也脩既倡議以誤其相而又堅執以誤其君雖有多才多藝安足贖哉吾嘗以爲天下之事情與義均情然而義或不然君子以爲不然無舍情而從義義然而情或不然

君子以爲然則顧義而思情夫疑行無名疑事無成欲決疑必示無已則有一焉程子曰別立殊稱立子主祀則于仁宗無刃考之嫌于濮王無盡絶之理是故人之情也上下之紀也天地之經也紀端而經明經明而情順情順而天下之分分而后定則統罔弗正嗣罔弗秩緒罔弗承不假多言而國是章矣又曷爲乎辯且疑焉

劉敞　　　　脫脫

劉敞博學雄文鄰於遂古其爲考工仁祖賜及婢謚上疏爭之以爲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定樂中書預列又諫曰臣懼爲衰盛所笑此豈事君爲容悅者哉亦難跋於文狩於敞奉世敞子克肖世稱三劉曾鞏立言於歐陽脩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能自成一家可謂難矣鞏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神宗　　　　脫　脫

帝天性孝友其入事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變嘗同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陶講論經史輙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稱賢其即位也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爲未幾王安石入相安石爲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帝奮然將雪數世之恥未有所當遂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之法旣立而天下悔悔騷動慟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神宗

神宗惟儉惟勤勵精求治使能用賢遠奸以奮大有爲之志則康哉之歌可坐而聞者奈何以不曉事之王安石越次入對而便新參得志乎蓋嘗論之自古君臣如帝與安石相知極少顧謂商不堯舜治不三代不止也而安石惟虛名無實行強辯堅志以王敦之相兼李林甫之惡懷少正卯盧杞之姦祖桑弘羊之智兼王莽之見行管夷吾商鞅之術人言不畏變亂舊制喜同惡異不近人情范鎮諸人以新法罷而老成人不恤矣宋敏求諸人以新法罷而熙寧三舍人逐矣程顥諸人以新法罷而臺諫爲之一空矣表表善良皆以國事相絕致君子落落如晨星而其所用者笑罵之鄧綰傳法之沙門護法之善神厮僕之王珪鷹犬之商英家奴之薛向陳繹爪牙之張璪李定相與爲手盡口說家贊其美猿攀狐媚區處奉行致天下嗷嗷若蜩螗之啾唧農者嘆於畎畝商者嘆於道路而窮民憔悴之狀僅達於鄭俠流民之圖帝方目安石爲今之古人而不察其誤蒼生亂天下者固臨川之鼫鼠也且又攻援交趾構怨西夏而禍天下於兵戈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而割七百里地以畀遼俾甲兵鈍敝窮困生民欲相拯濟交趾藉爲口實噫至是而安石之術左矣福建子之書悔之何及吾以是知呂惠卿等誤安石安石誤帝而帝誤萬姓也偏聽則生姦獨任則成亂孰謂壞亂天下者而又非帝耶

曾公亮陳升之吳充王珪　　　　宋　史

公亮靜重鎮浮練達典憲與韓琦並相號稱老成升之自爲諫官即著直聲然皆挾術任數公亮疾琦專任薦王安石以閼之升之陰助安石陽爲異同以避清議二人措慮如此豈誠心體國者乎新法之術何望其能救正也及安石去位充珪實代之天下喁喁思有所未息充力不逮心同僚左輿右伺至鞅掌以

死傷哉其不足與有行也珪容身固位於世何所重輕而陰忌
正人以濟其患失之謀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曾光亮陳升之王珪　新編

熙寧初韓琦罷相富弼亦不久于位而曾公亮陳升之王安石
吴充王珪相繼秉政公亮疾琦專任薦安石以間之及安石被
眷更法度一切依阿爲子孫計升之在樞密主條例司旣得政
乃與爲異適以彰其狡譎耳充不能引退責亦奚辭若珪則唯
務順旨固位至啓兵端以沮正人何悞國之甚也夫琦實知安
石而終不苟爲同設二公在中書則安石必不用即用必不獲
售其術而公亮輩亦必無以濟其私人主論相可弗慎與

鄭獬陳襄　宋史

熙寧行新法輕進少年爭趨競進老成知務者逡巡引退何其
見幾之明耶獬議論剴切精練民事青苗法行獬獨皭然求去
至窘迫不堪弗恤也襄首起海隅屢折不變學者卒從而化乃
心民事死猶不已難哉

鄭獬陳襄　柯維騏

鄭獬之擢甲科也仁宗先期焚香祝天願得忠孝狀元獬後來
當獻納不肯詭隨以圖富貴謂之忠孝非耶閩士自將揚以前
鮮知性命之學陳襄挺出流俗力爲之倡觀其論劾權臣加意
民間利病豈空談無用者哉

張方平王拱辰　新編

張方平初仕仁宗已被眷固奇才也司馬光謂其文章之外無
可取耳目爲貪猥盍包拯亦嘗有言云王拱辰才名不在方平
下然不免爲趙抃何剡所指摘況傾陷時賢久矣見薄於士大
夫也雖然二人晚年力爭王安石新法何等爲老成人哉

呂誨劉述劉琦錢顗鄭俠　新編

呂誨三爲臺官三見黜其發王安石之姦於未露雖富弼之智
弗之及不特司馬也劉述錢顗劉琦並以爭新法得罪其職宜
矣鄭俠小官乃能憂國家事疏論群姦竄逐窮阨而不悔當時
厚祿俺婀者何心哉

王安石　新編

王安石天資亢狡人也爲侍從時仁宗察其釣魚餌宴之詐内
懷忿恚晚著日錄指斥之君父且暴何有於百僚哉神宗問王
韶退貲安石喻韶不必盡對其爲罔豈特呂惠卿之姦乳耶夫
古人脩於家而行於國者仁義而已後世虛無功利之說興而
道術裂矣安石悅瞿曇暮管商往往見於言與行事觀友援王
道以自文欺世孰甚焉昔少正卯曾之閒人仲尼察其心其言
其學術足以亂國故亟誅之安石與若人酷相類幸不遭仲尼
得享寵榮保首領以沒而宋不幸受其植黨亂政之禍延數世
而彌烈也

王安石　呂中

司馬光言安石有三不足之說由今觀之實有四不足之說然神宗之於安石直以衆論爲流俗以舊政爲獘法以人怨爲常情皆勉强從之而天變常數之論安石竟不能惑故令州縣不得奏災傷以蔽聰明而旱乾害事又不可掩故七年之旱安石以常數對而上不之信遂託言交趾以解之雖不明言天命不足畏而微意可覩矣自紹聖至政宣誤國之論盡出於安石而天命不足畏之說流禍尤酷災異不言而祥瑞輙書甚者臘月之雷指爲瑞雷三月之雪指爲瑞雪其視天變若童稚之可侮痛哉

王安石論上　祝允明 明

王安石與神宗用虐政殺天下人銍艾國脈斵割烝命三數十年今了猶斷骨荒虜亡國之半遂以終姓人盡知自六賊秦檜賈似道而誅之安石首惡魁特與末減吾不知人之心天之理何故下也彼哉咻夫録其苦節之詐文學之細將遂蔽其元惡憝意亦其凶骸死而猶祟此繆夫也夫言僞而辯行僻而堅何如少正卯孔子誅少正卯不誅安石乎安石幸免誅其身名爲不爲誅誅少正卯士不謂非不非誅少正卯不非不誅安石是何據裁也哉安石殺人與衛鞅等其文學豈及衛鞅衛鞅不以才賤罪寧獨得以文賤安石以才減安石由以刃殺有刻文文假之曰斯周公之大白魯之孟勞謂可妄持殺人無戾也今夫酖者必内諸醴或雜諸肴安石以文學殺物是醴肴而酖酖殺物已猶曰雖殺吾猶愛其旨酒嘉饌且徵其惡聲非心風人歟噫何顛冥不靈也如是誅六賊不誅安石誅紿欽不誅神宗何無度數也

王安石論下　祝允明 明

或云安石非志殺人期爲聖臣以君爲聖君世聖治也神宗亦將從之爲聖君皆行之而戾焉爾夫行之而戾則亦可已然而何以畢行之安石意獨欲名爲皐夔稷卨傅說神宗獨欲爲堯

湯高宗而已矣奚鄙乎殺人亂國也與哉然而神宗初望以蜀主唐宗[illegible]安石諸葛亮魏徵信能改過遷善爲二君二臣斯嘉已安石[illegible]自[illegible]神宗一墮于安石終底于惡歸神宗爲愚安石爲不肖哀夫可勝誅乎哉

評　上篇咲荊公甚此篇原其意則從末減矣

王荊公集　黄仲昭

宋神宗嘗問王荊公以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公上疏對之其大畧云國家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所以天下無事過於百年惟陛下留神則亦天下之福也當時神宗銳志爲治擧天下付之於公而惟言是聽使

公常能以是數者而輔之則天津之杜鵑未必不與岐山之鳳凰同為太平之瑞也柰何入相未幾舉祖宗百年之法而盡變之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陰賊巧詐甚至為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肆虐流毒海內至於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視向者對神宗之言略無毫髮肖似何言行相去之遠如此耶孔子曰有言者不必有德信夫公平生文章高一世大抵與其行事心術多不類予姑即其尤相背馳者言之以見觀人者不可遽因其言而信其行也

評　即對君之疏與行事大相戾起荊公於九原何辭以對

王安石新法　劉定之

王安石為[illegible]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公之所用至於破[illegible]頭畢矣取民財之法四青苗春貸而秋償之收息十二秋又貸而春償之亦收息十二歲再收息則名為十二其實十四也名為貸償其實無故歲取民財也曰免役凡民出力以役為官者皆無出力而但輸錢官自以錢僱民應役名為均役而其實欲自操其僱錢之奇羸也夫民孰皆不貸償而自足哉私貸償焉治世之所不免今也禁其貸償而官與之貸償以利其息錢之入民孰皆不僱募而自役哉私僱募焉亦治[illegible]之所不禁今也免其自役而官與之僱募以利其僱錢之餘

即此二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遺巧矣而又編保伍以練兵則民自為兵而養兵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甲編保伍以養馬則馬皆在民而養馬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馬豈不以古者寓兵於農也然今有保甲矣而待哺之兵何嘗為之廢亦豈不謂漢嘗括民馬今使民養無害也然民既增保馬之勞而他勞何嘗為之損是其取民力幾於竭矣民財與力悉歸於我自以為欲用於兵而後漢唐之故疆無不可也然畏遼之大故將於遼必先於夏又先於群小夷狄自小至大嘗試以圖之安石君臣相與深謀密議而悉歸異己者之論無非此心也於是王韶試於熙河章惇試於湖北熊本試於瀘夷郭逵試於交趾皆能

[illegible]有所得而欲於夏則劉至徐禧之死得不償其失欲遼者不[illegible]其試而[illegible]求地安石低回躊躇為欲取之必固與之之說[illegible]道謂維與[illegible]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焉若徂者置狐兒刺鹿豕而辟易於虎失其所操以歸蓋安石之技窮而神宗漸以阻悔矣然所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踵其故智以用於哲徽之時適值遼有釁隙然攻之以卒安石之所圖而遂以國斃焉故前宋之亡本於安石為神宗謀破遼而已向使其不謀破遼則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俾群小為之交攫互噬於天下也抑原其始謀亦不過如唐太宗擒頡利可汗然太宗用魏徵先以養民為務而兵自強安石

先總其民不及覲微矣乃勤以堯舜周公藉口其誣矣哉

評　說出變法心事

叙宋新法始末

初仁宗時臨川王安石上書大要以天下財力日屈風俗日壞欲法先王之意有所改易期不至傾駭天下而功以就先是宋石擢進士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英宗時數召不赴神宗即位於是曰文彦博歐陽脩韓維呂公著等亡不稱其賢曾公亮薦之尤力帝意甚嚮之召爲翰林學士既至詔越次入對時上臨政圖治意鋭甚而安石盛稱堯舜之道至易而不難因乘間勸其擇術推誠上甚嘉納之居無何

拜參知政事因問設施以何爲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於是安石以上排群議用之數揣得其堅與己欲盡行其術不可當世者因爲上稱周官理財之法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安石領其事安石初與呂惠卿定交至是薦之與蘇轍並爲檢詳文字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議之朝臣有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後蘇轍以不合出爲河南府推官獨惠布用事熙寧二年四月賣鹽場於末興軍始罷通商法九月行青苗法十一月頒農田水利法三年改諸路更戍立保甲法及行募役法四年更定科舉學以經義論策試士五年三月行市易法五月行保馬法八月行方田均稅法六年收免行錢初呂誨以安石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上疏極論之出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横安石爲人果於自用能以辨博濟其說至謂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帝或意不能無疑安石度帝終欲與之共治必稱疾固辭求去帝不得已爲罷諸言者比起視事則持新法益堅帝亦益信之邪人得窺其意每曲爲附和與得借資由是文彦博韓琦富弼司馬光呂公著歐陽脩范鎮趙抃程顥蘇軾皆以論新法相繼罷去而呂惠卿曾布章惇薛向等率致位通顯凡安石所爲法獨變制科罷詩賦得之方田差爲便民免役差役

各有利害其他大都巧爲之名以罔利於下或至朝廷與商賈等安石亦不諱也青苗法行上因韓琦疏論頗欲罷之會遣二中使察之二人適安石所陰結爲耶者還皆言民便於是帝遂無罷青苗意此其術多類此熙寧七年夏大旱帝憂形於色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會鄭俠繪所見東北流民扶携轉徙之狀爲圖上之帝爲罷新法十有八事是日果大雨而安石復力求去呂惠卿鄧綰環泣帝前論新法不宜罷於是一切如故安石免相以韓絳呂惠卿代之二人守其法不少失而惠卿又立手實法民尤苦之惠卿性陰狡故由安石進既得志忌安石復用極擠抑之而韓絳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

毀至數月惠卿以罪免罷手實法安石悔之終身以不能識惠
卿也上初有圖燕之志而安石亦慨然欲以為功故謀變法以
足財用後稍稍用王韶熊本等開熙河擊瀘夷欲以漸行之西
北遼人疑之使使來議疆事往反至再帝以問安石安石度卒
不可如何乃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所割地幾七百里蓋
上與安石所以膠固親信多在此然其効可睹矣是年十月安
石復免相帝卒用李憲等大舉征西夏潰於靈州於是民屈於
征斂兵窮於疆埸圖事始謀亦稍稍艾矣哲宗初皇太后臨朝
司馬光呂公著並用為相元老耆舊多在位者於是保甲方田
市易保馬青苗免役諸法相繼而罷然熙豐之黨猶分布中外

光既卒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引陳賈及唐五王事以戒元
祐八年哲宗始親政群小果力排太后時事章惇呂惠卿皆復
官日以紹述為事於是盡復熙豐所行法而元祐諸臣貶斥殆
盡繼以蔡京童貫之徒鼓其焰而乘之與內事外天下騷動遂
成靖康之禍紹聖以後大都祖述安石餘論要之安石志在富
彊中國以制四夷奸人乘之卒亂天下凡歷四朝五十餘年而
為南渡之釆云

評　新法始終事甚詳悉不待褒貶而利害自見

原新法　周思兼

大臣之道可以相濟而不可以相忌也夫苟有相忌之心則惡
人之勝己而樂其無成惡其足以勝己則所以排擊而擠陷之
者無所不用其謀而樂其無成則從中扼之以害其功而後持
其所短必逐之而後已故新進之士常樂於紛更以圖天下之
大功而大臣從而壞之則天下之事始决裂潰散不可以復收
而國家之勢遂傾夫天下之禍鮮不由斯人為之哉夫介甫厄於
外者幾二十年而天子一旦首拔而用之故奮身決策以新天
下之政而國家之所以憤郁而不振者皆思所以整頓之以庶
幾於夏商周之盛而稱有宋之元臣於是廣儲蓄竟徭役積兵
馬以攘夷狄之横皆宋氏之所未講而大臣之所駭且愕天下
之所共驚而莫知其詭何者也故介甫之法雖非所以病天下

而天下不能無疑雖所以齊國家之用而天下之安於其故者
不能[illegible]然從而從我夫其不能無疑而不欲遽從我也而一二
大臣首以身當之而必求其無弊則介甫之法未必不足以興
宋氏之治而成大功而富韓輩從而擠之嗚呼法未行而先擠
之已不足以鎮服天下之心而况其所擠者又當世之望人則
豪傑之士共起而攻新法以求工其所甚難夫大臣害其功而
豪傑之士又群起而攻擊之則新法不可以一日行故不得不
引小人之有才者以自輔而小人既衆遂至於亂天下之事而
卒無成功宋氏之禍未必皆王氏之罪而二三大臣亦與有責
也介甫判西京而韓魏公方為留守冬不鑪夏不扇夜不就寢

以自苦於學而魏公笑之以爲狂嗚呼魏公果知王氏者哉而
王氏既去元祐大臣各立黨以相攻擊而免役一法爭之而不
已此則介甫之所竊笑而不爲者也㨗介甫之政者固元祐之
大臣而祀介甫之政者又皆元祐之黨鍛鍊而成之然則讀介
甫之傳者又何以白其公議於天下也

評 不責介甫而獨責韓富諸公恐聚功罪者未必心服蓋
介甫可恕而諸公不可深過也然當時有言新法之行
吾黨有過則相激之罪亦不能免

王安石 罷役法 孫繼有 明

昔荊公剏立新法術同商賈笄及雞豚當時無論薦紳士庶皆
怨[illegible]欲[illegible]罷其法以舒海内元元之困温公起而改弦易
轍如救焚[illegible]不俟須臾罷一法民獲一利罷一法民去一害
于國計民生[illegible]稱便矣獨顧役之法荊公自謂然不可罷嗟嗟
其可罷耶其不可罷耶愚謂此法無全是亦無全非可罷不可
罷是未可以輕議也夫差役是矣乃孱弱之夫不堪畚揷統褌
之子不任驅馳甚至冠冕之家簪纓之胄與守文之士皆計口
而差無一獲免桑卻輿皂混爲一途則民病差役病民則僱役
不可罷僱役是矣乃錢斂于官力輸于民貧民以力易錢爲饔
飧俯仰之費而吏胥漁獵其間或至直不酬力靡所控告無論
直不酬力即直且酬矣而給不及時老幼嗷嗷待哺則民亦病

僱役病民則此法又不可不罷大都差役僱役各有利害存其
利去其害則此法之行罷之可不罷亦可奚必差役之是而僱
役之非哉要在上不病國下不病民而已夫法因人情度地宜
富者樂于僱貧者樂于差此人情也沃土之民可以僱役斂之
瘠土之民可以差役遣之如當時秦晉吳越之議此地宜也因人
情爲廢與地宜爲沿革此法似未可以槩罷者荊公之法大都
執拗自用獨此僱爲有見要不容以人廢也然之庬辭之城李
斯之五書其法至今祖述之豈曰法自荊公均不可行哉温公
槩舉而罷之毋乃以人廢法乎吾非私一荊公特爲天下國家
之事非一人之私苟其法有可行雖出自荊公可也且車之不
前焉不力也不策馬而策車何益法之不良人不擇也不議法
而議人何益當是時使有忠公之吏持畫樣筭於上以時而斂
以時而給使富者出錢貧者出力貧民富民兩無所病則僱役
之法豈獨不良於差役哉法不可以苟因便民爲上法亦不可
以輕變便俗爲宜温公雖罷之后世復踵而行之毋亦有不可
罷者在與其他若保甲青苗之法無論温公即使荊公秉政之
久察其利害權其可否彼宜悔而罷之矣故諸法之罷荊公恬
然不以爲意而獨惓惓於此法之罷荊公之情此可睹也已愚
所深慨於中者獨經義取士之法迄今未罷則安石之禍後世
至深遠也夫古者辟召與書升並舉孝廉賢良與茂才明經並

行故士敎本實升浮靡駁雜有雅風自荆公創爲經義之法代
相沿習士習經義者苟有單辭可採隻語有當雖以稷金之行
巽床之徒皆得厠名於計偕之列遂使士習囂然喪其本真無
復古心則經義之害豈淺鮮哉夫催役經義皆荆公法也溫公
嘗易催役以差役易經義以十科矣催役之法旋復旋罷至近
世懲編徭之困始議均平踵催役之實而避催役之名人固曰
此安石故智也故避之耳獨不曰經義取士亦安石法乎惜不
能於經義之外別立一科收蒐異才以備國家緩急之用則安
石啟之也愚謂催役便民經義蠹士議催役者毋曰此法可罷
議經義者毋曰此法終不可罷

王安禮王安國　柯維騏

王安石遵神宗變法斂財興獄用兵謂正論爲流俗是以人言
不足恤也謂水旱爲常數是以天變不足畏也謂漢文帝無可取
是以祖宗不足法也安禮安國皆救其兄之說與韓維之非繆
曾肇之不足於布無異爲人臣者不以私恩廢公議何害其爲
弟哉

李清臣張璪蒲宗孟黃履安燾　宋史

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詆譔俾日遇忠
讜疏絕回適以端其志而元祐之治幾庶可守也清臣怙才躁
進陰覬柄用首倡紹述之說以擠國是群姦洶之衝決莫障重

爲縉紳之禍焉至於興大獄以傾焉京蘇軾者璪也助成乎章
之法以壞人材諷司馬光者蒲宗孟也訐垂簾之事擊呂大防
劉摯等去之者履也清臣真小人之靡三子抑其亞乎燾論議
識趣有可稱述雖立朝無附而依違蔡確章惇間無所匡正非
大臣之道也

蔡挺王韶薛向章楶　新編

王安石富強之說行於熙豐延於紹聖興利談兵之臣乘時立
功躋政府者何限也蔡挺出韓范之門泄機事於呂相以自售
豈忠信之士耶王韶僞奏墾田希旨倖寵既因開邊柄用乃以
勤兵費財歸曲朝廷豈人臣過則稱己之義耶薛向嘗謀取橫
山不就[illegible]後來握樞持重蓋鑒於前事耳章楶乎
夏大捷足[illegible]夏人雖困而中國亦弊矣老子曰佳兵
不祥之器[illegible]章之後亞羅修禍有所從來哉

种世衡　新編

种氏本洛陽儒家自世衡而下三世產名將顧不異哉然爲將
之道善謀爲上善戰次之兼之者其世衡乎謗也綏州之役得
不償失劉西師再舉禍結而不可解耶方姦臣童貫王黼用事
師道數諫伐遼不售無足怪者金虜入寇大臣忠亮可倚任者
惟李綱許翰其人顧不能用師道師中持重之計而國遂至於
大亂可慨也夫

司馬光呂公著　　呂中

宣仁高太后起光公著用之二公未至罷新法十餘事皆從中出非悖確所能沮抑亦無待於光公著之莛明非女中堯舜乎二公既至罷青苗復常平禁字說等是變熙豐之法乃神宗末年之悔意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論也然謂太皇以母改子他日必有以子不改父之說進者又差役一事變之大驟秦晉利差役吳蜀利催役各有利病不舒究而速變之過矣熙豐之小人不可不盡去而熙豐之法則其善者不必盡變青苗均輸可罷而催役之法去多取之弊而度差役之所宜獨不可乎保馬戶馬可罷而保甲之法因其已成教閱以省兵費獨不可乎新經字說可廢而罷詩賦取經義獨不可因之以崇經學乎光所惟不盡去熙豐之舊人獨務盡去熙豐之舊法所以激而為紹聖以後之紛紛也

呂公著　　脫脫

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雖漢之韋平唐之蘇李榮盛執加焉夷簡多智數公著則一切持正以應天下之務嗚呼賢哉其論人才如權衡之稱物故一時賢士收拾略盡司馬光疾其諄諄焉以國家事為託當時大臣莫光著若也審矣追考其平生事業差乎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賢而不能薦殆未免於避嫌有愧于從祖云希哲希純世濟其美然皆陷於崇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與

呂公著　　新編

呂公著王安石二人者疇昔相慕何其誠哉及安石當路銜公著不附己擠之如仇時居鎮大臣韓琦等以論新法遭挫折孫覺為神宗言若在唐末五代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帝他日誤憶為公著以語安石遂解中丞知潁州向使公著深䠲舊交奚待元祐始作相哉公著與父夷簡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自家正以下四世三執國柄世家之盛未之前聞也

司馬溫公　　張文潛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光薨朝廷議所以追崇之於是

進爵為公而國于溫惟司馬氏系出晉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內溫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奏議郎王仲孺為溫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列著於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外戎狄悍夫姦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宮格于太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者國也顧不能祠而可乎於是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祠焉告於譙郡使來使記之來使為之言曰盛德之不作于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弟子之慕父兄故其為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

以其智勝之而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于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為盛德之事哉盖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為猛哉以為德之效實難惧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卑心于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盖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于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于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

人之所惡而去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盖自漢以來[illegible]公以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而若指諸掌者召謀惟有德而後遇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其序游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使以其說書于堂而刻之

司馬光子康　　脫 脫

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為相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一旦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刬革畧盡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如解倒懸如脫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咨嗟嘆息懽忻鼓舞甚冀若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於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慭遺一老則姦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說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衆能勝天靖康之變或可少緩不至如是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悲夫康濟美業賢不幸短命而死世猶惜之然康不死亦將不免於紹聖之禍矣

司馬光　　柯維騏

司馬光奏疏元載丁篇其事切其言直良由明於古人之學欲大濟斯民而人之言弗計也故諫不行則辭樞密之命既而遇合則夙夜盡瘁以死斯其出處大致有過人者勳業文章姑未論也或問呂公著在元豐拜樞密范鎮在元祐欲以為門下侍郎竟不起無乃與光異與曰呂隨例退其受也非躭祿范已耄年其辭也為中禮易地則皆然矣

司馬光邵雍　　何三畏明

古之君子其身為鄉閭重而不為朝廷重尚論者惜之夫士君子遊則揚蜚聲騰景鑠相與發明功名於世以比迹千古名賢

鉅卿豈非士之高志上願哉而何至以皦皦不錙之行僅足為
鄉閭重也士君子之行而僅足為鄉閭重彼其風流標致非不
足以表儀當年照映來禩而使朝廷之上所為恢張道理以羽
翼太平之績者蕩然虛而無人覽時事者則愴然悲心焉故夫
激頑起懦逸民之高蹈而聖哲之所悲也範俗化民達士之芳
軌而高賢之所悼也史稱司馬君實孝友忠信恭儉正直生平
不妄發一語而誠心自然天下信之蓋篤行誠長者邵堯夫蓬
華環堵牓樵爨事親德器粹然不設城府而忠厚之風聞于天
下抑亦振古人豪也自二先生居洛中洛中人自相戒曰無為
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讀史至此未嘗不輟卷而嘆曰嗟

乎二先生之[illegible]如此蓋所謂足不跡廊廟而名高身
下雖巖穴之[illegible]若[illegible]生其人與吾獨惜夫二先生之不幸
而弗獲大用[illegible]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
受其福士君子一日不在朝廷豈王之福哉故枕石漱流棲遲
衡門與夫勒彝銘鼎高議雲臺者豈得怡情澹泊遊神物外如
巢由許耳善卷石戶之農之流與夫雲蒸龍變受禪九垓而番
五祀如風后力牧夔龍伊傅其人者詎得吾觀孔子大聖人也
其童冠縫掖者三千人其列為高足有擔言益者七十有二人
弦歌所至其雅散而師事之者又無慮天下之半然而魯哀衛
靈季桓公山佛肸之屬雅不弃也夫魯哀衛靈季桓公山佛肸

之用孔子豈有加于二三子弦歌禮樂雍容揖雅相娛而樂哉
然而夫子終不能相安于二三子之樂也而戚戚乎吾道之弗
庸夫子亦知二三子之師事其道誠尊而跡三遊五舉春秋而
登之皇王洞穆夫子誠不以此易彼也二先生之歸老于洛也
洛之人至以不善相戒豈謂非高賢大良到處及物之功耶碩
其身之不用而區區以碩德重望見推于鄉閭也則亦非二先
生意矣吾觀君實時臥齋中念天下事率中夜蹶起正襟危坐
堯夫少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勳業而門生故舊勸之勿投劾歸
一先生身江河而心魏闕豈恝然無意乎天下者而柰之何其
君其相之弗庸也神宗倚安石為心膂倚蔡確呂惠卿諸人為

耳目而猶不稱意二先生故以君實為樞密副使旋收勅誥以
君實權判[illegible]臺旋復致仕去熙寧初詔舉逸士呂誨等以
堯夫應詔補潁川團練推官不就亦不聞以安車蒲輪[illegible]蓋
自帝不用二先生而二先生始散居洛中矣君實在洛十五年
日偕富文為耆英之會而堯夫隱居詠聘逍遙獨樂園笑傲安
樂窩亦且幾三十年彼其清風高節皭然在人耳目洛中人士
至以不善相戒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二先生有焉而要之非二先生意也假令當時之君若相起二
先生于洛中一意推任三劄進矣五規獻矣內聖外王之略一
朝攄之矣夫其散居洛中也不過循墨弱軌斤斤自勅云爾而

能使舉洛之人不敢為非而况持衡秉鈞總天下而左右提挈之也詎不能整朝案肅天憲一消小人無忌憚之心哉而奈之何其君其相之弗庸也厥後堯夫聞杜鵑聲卜天下且亂因絕意仕進之途君實雖復相方次第更熙寧新法謂可立致太平而君實亦老且沒矣史稱君實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其用弗究程子亦曰堯夫近世豪傑惜乎無用于世也諒哉昔者姬公旦居東東人有袞衣綉裳之誦迨乎東歸周之人傕然如沐膏雨也姬公不返居東之轍姬公之用亦不能盡竟矣周之祚長久以姬公不久居東也宋之祚趣亡以二先生久居洛也以成王柄周則姬公不久居東以神宗柄宋則二先生久居洛於乎君

天下者于周成王宋神宗宜何所擇矣

洛陽耆英　　宋之蕃 明

以碩德重望之英而退處于優游無事之地則孰為之憂慮顧而庇蒼赤哉嗚呼吾于洛社耆英之會未嘗不為之感慨焉故梁碣避迹士室埋形炎漢之微也秋風興想三徑思歸典午之末也浣花吟咏曲水酣歌衡山歸老綠野徘徊李唐之季也然則洛陽之有社殆趙社之幾亡而僅存者耶有國者無使園林山水之佳為耆碩所有哉

范鎮 子百祿 從孫祖禹

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十人至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輕光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凝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易地則皆然未易以功名優劣論也百祿受學於鎮擬議操修粹然一出於正祖禹長於勸講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析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云

范鎮　　新編

司馬光為范鎮作傳舉至難之事三而均贊曰勇蓋仁宗朝首倡建儲一也英宗朝論列濮王典禮二也神宗朝年僅踰六十以言不行謝侍從終身不復起三也夫獻忠而忘禍守道而遺榮此豈懦夫所能光之論誠弗易矣觀光深服於鎮似若不及

然當時物望並屬台衡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輕蓋鎮之忠言光實和之此辭樞密歸洛十五年亦非貌寵利況兩人之學術正而操行符文皆相類耶百祿祖禹俱直道弗徇於時可謂能守家法也夫

蘇軾　　脫 脫

蘇軾為童子時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宏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俊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

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仁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或曰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蜀山蘇公祠　李東陽 明

常州宜興之荊溪有蜀山本獨山也志稱蘇文忠公與蔣學士之奇同舉進士買田卜築於茲山之麓於是易獨為蜀按爾雅山獨者皆為蜀志又稱愛其名而居之者理則然也公嘗欲作亭種橘題名曰楚頌後上表乞居常及歸自嶺南卒于州即其弟文定公以其喪去葬于潁上其家亦不復至常夫天下之論名臣碩輔者或原于嶽降或歸之地靈文章氣節亦以為得江山之助固也及乎遐陬僻壤一丘一壑或有所憑藉亦足以不朽于世是所謂人與地者恒相須以顯而亦不能不相為重輕若君子去父母之道則遲遲其行越在他國則觸物感事懷思顧戀而不能已是蓋存乎人而物不與焉會稽之東山以謝傅名其在金陵亦築土以象之天下之為東山者何限而非其人莫之名也公之自蜀入洛隱然重京師父子兄弟之名遂擅天下則公乃天下之人俗言三蘇生而眉山之草木皆枯若妄也及其流離貶竄不能居其鄉卜居茲山托名以寓意顧之山名曰峨眉者亦此義耳後雖其體魄在潁而魂氣之無不之者安知不徘徊眷戀于茲山也耶且公所謂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將流行充塞於天地間而况其經過寄寓之地哉公之文章氣節天下莫不尊之是雖不得與于天下之祭揆之鄉先生社祭之義有過而無不及獨山之為蜀也其社之類乎然則是祠之設固耆民俊士衣冠俎豆所宜周旋而傾注焉者也夫使

文章不如[illegible]不如公則蜀之王萬亦嘗榜[illegible]即為蜀[illegible]朱俊民劉[illegible]為之記銘然亦不顯東陽楚人而燕產嘗以[illegible]師徐文靖公[illegible]買田茲鄉而遐僻家難竟莫之遂工部以其迹頗相類而不知其父之弗稱也請為記祠事之成予於是亦誠有感焉

東坡笠屐圖贊　王鏊 明

長公天仙謫墮人界人界不容公氣逾邁斥之杭州吾因以遊投之赤壁吾因以適瓊崖儋耳鯨波汗漫乘桴之遊平生奇觀金蓮玉帶白維東坡戴笠著屐亦維東坡出入諸黎有瓢行歌十悔百千其如予何

蘇軾　柯維騏 明

鄙諺有之入田觀稼自小看大蘇軾自童時聞母讀漢書范滂傳慕之蜀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軾能舉詩中諸賢以問其師趙向固可占矣軾與轍同應制科仁宗讀其策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而軾坎壈竟不獲大用或謂軾不自韜戢所致天下有義榮有功榮軾豈願以此易彼哉

蘇軾　薛應旂 明

今之論子瞻者不曰異端雜說則曰未敗之荊公也嗚呼子瞻之在當時其政事與文章蓋以吾儒為歸而汲汲欲有為於天下者也畧見施行而軍國之事因之以就緒者已大有可觀出知方州所至皆繪像祀之此其學術之不足以亂天下也亦明矣但其旋用旋斥而弗克究其所施以終厥志耳志既不終而又使之蒙亂天下之名吾恐子瞻不若是之甚也荊公之是非吾未及論而子瞻則有荊公有為之志而又濟之以通融者若其理學之未融徹則儒之未純者又奚特子瞻然哉特以孫叔通制禮之言逢怒於伊川而二氏門人遂相攻擊此其血氣用事子瞻固不能免亦當時呂陶輩不能輩輩師之道也吾嘗為之說曰蘇軾宋之賢臣也儒而未純者也取其合抱之材而不計其寸尺之腐則子瞻亦可為經世者之法也

蘇轍

蘇轍論事精確修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㧾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王廣淵傅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鮮欲素致安石之敬心故能衛也若是者軾若不及然論軾真邁之氣闓肆之文轍為之弟難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停及議回河催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西邊之議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之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獨其爵得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乘除於其間哉

蘇轍　柯維騏 明

蘇轍與兄軾自弱冠以文章齊名又皆達於世務歷四朝隨事獻規數論斥姦邪與宰相爭可否曾不少回隱為邀寵避禍之計故二人出處榮辱大槩相同獨轍至政府差優耳兄弟自相師友風雨對床時形於倡和世咸稱二蘇非直其才與節美也而友愛又奚加焉

呂大防劉摯蘇頌范純仁　新編

呂大防劉摯蘇頌范純仁咸先朝宿德負忠直之望元祐相繼秉政務不愧溫公申公矣然調停回河西邊之議蘇軾於呂劉棄滿焉故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二人並為姦邪所搆死於竄豈不冤哉純仁雖不能如頌之無咎然皆被眷徽宗壽終牖下何四賢之禍福若是殊也申包胥曰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係於

所遭焉耳

范純仁　　王偁

純仁忠厚仁恕䇿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䕫然有仲淹之風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為已甚者於純仁見之矣

呂誨　　丁奉

呂誨劾王安石此立朝諫疏絶草也自誨罷去御史劉述等皆言安石被貶是誨率衆諫也後三年以疾喩朝政表求致仕是誨以疾諫也誨為端之孫乃以言責盡瘁其真忠孝傳家哉

呂誨　　許浩

[illegible]可[illegible]以國事屬之溫光溫光且死以國事屬之呂公二公心乎[illegible]誨[illegible]盡忠故雖氣息僅屬之際猶拳拳如此所以氣類相感死生不貳而卒濟乎國事也

宋敏求蘇頌李大臨　　葛弘達

有殷之危而後三仁顯其烈有周之顛而後四諫流其光有漢之衰而後五處士豈其聲有唐之敝而後十才子騰其譽大凡赫赫之稱多興于矯矯之行矯矯之行多出於忞忞之時故天下多棄人而後君子見有道朝廷多弊政而後君子出危言竊武子在有道則智在無道則愚魏鄭公為良臣則願為忠臣則

不願蓋為此也然則三舍人之名亦三舍人之不幸也雖然時之衰也君子固不幸以擯棄而得名然天下人心猶幸而有公論以發善人之氣而折伏姦回之心則國家元氣猶未至於盡索而陰為之培植扶持者亦豈淺淺哉

宋敏求蘇頌李大臨　　王梧林　明

人臣存忠君愛國之心甚無繫乎身去而名益重也名出于天下之公未有不稱其實者然而有二端焉有可喜之名有可憂之名功成道顯而名因以遂者治世之名也君子喜之言遠道廢而名因以高者亂世之名也君子憂之何也君子非有好名之心亦非有逃名之心惟顧吾之名果有裨于君果有益于國

諫否耳言諫矣[illegible]廢矣而名則獨高是君子而見棄者也以諫[illegible]言而[illegible]則君非其君以君子之道而國[illegible]非其國君[illegible]　君國非其國君子亦安用名為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以論李定而落職也天下高之而稱之曰熙寧三舍人噫三舍人之名誠隆矣天下之名三舍人者誠公矣然而如熙寧之君何如熙寧之國何三舍人之名則美而熙寧之事則非熙寧之事非而三舍人之心當大為之戚矣嗚呼神宗之失安石之惑李定之奸回傾巧舉朝知之天下知之後世知之三[illegible]用于贅然予之掩卷而長太息者以天下後世紛紛然以三舍人之名為三人幸而不知自其忠愛之心揆之則三舍人之大

不幸者無出此也夫君子不得已而至於身之去義之寡豈以名故哉至於言之不聽而身且斥去吾忠君愛國之志不遂矣而反蒙天下之美名是果其心乎是故寧使王珪無廝僕之名也而無寧使吾三舍人之名美于珪寧使張琛無瓜牙之名也而無寧使吾三舍人之名美于琛寧使張商英無鷹犬之名也而無寧使吾三舍人之名美于商英寧使薛向陳繹無家奴之名也而無寧使吾三舍人之名美于向美于繹寧使鄧綰呂惠卿[illegible]得去沙門護法善人之名也而無寧使吾三舍人之名美于[illegible]美于惠卿寧使李定無可斥之奸寧使介甫無可指之咎寧使吾君無可目之非而無寧使吾有可美之名者是則三舍人

之心也蓋名[illegible]美也美名非不可樂也顧吾之所以得此美名者[illegible]故[illegible]能[illegible]成熙寧之治功敷施熙寧之惠德使吾君相[illegible]民[illegible]人言是恤也而怨[illegible]怨詈之聲不作于熙寧之世以得此名乎使吾君吾相祇承帝鑒以天變是畏也而流亡[illegible]崩之災不形于熙寧之時以得此名乎使吾君吾相遹追先德以祖宗是法也而變法更張之政不見于熙寧之朝以得此名乎有一于此則吾之名與治俱隆矣夫何不樂于此也今也舉此數者曾不得一逐其願而顧乃以斥逐之餘為天下所稱頌是吾身被美名于熙寧而熙寧不得蒙實惠于吾身使熙寧無李定輩之邪人則吾可以無言使熙寧無吾之敢言則吾身可以不去使熙寧無吾身之去則吾三舍人之名可以不彰是吾之名生于去吾之去生于言吾之言生于熙寧之亂也以熙寧之亂而得名則亦奚以名為哉嗟乎有殷之危而後三仁顯其烈有周之顛而後四諫流其光有漢之衰而後五處士蜚其聲有唐之微而後十才子騰其譽大凡赫赫之稱多興于矯矯之行矯矯之行多出於忞忞之時故天下多佞人而後君子見直道朝廷多弊政而後君子出危言寧武子在有道則智在無道則愚魏鄭公為良臣則願為忠臣則不願蓋為此也嗚呼呂夷簡不專政于景祐四賢何自而有詩李沐不亂國于紹興六君子何自而有虢賈似道不忿惡于景定三烈何自而有稱王

[illegible]變法[illegible]熙寧三舍人何自而有述吾故曰三舍人之名[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也乃三舍人之不幸也雖然時之衰也君子固小幸[illegible]名然天下人心猶幸而有公論以發舒善人之氣而折伏奸回之心則國家元氣猶未至于盡索而陰為之培植扶持者亦不淺淺也不然則君子小人無復有辨而喪亡無日矣是故寧為景祐之四賢不為祥符之五鬼寧為紹興之六君子不為宣和之六賊寧為景定之三烈不為寶慶之三凶寧為熙寧之三舍人不為端平之四木此又人心之之良天理之不泯而世道之所恃以不墮也是為論

鮮于侁　　楊道賓

人臣於天子法也其弊莫病於撓尤莫病于徇撓則亢亢則忤上之情徇則執執則深下之毒是二臣者國何賴哉民何賴哉如此又何難哉若鮮于侁者乃不撓不徇君相無以忤其情烝黎得以免其毒其與綽厲於拘攣亢激之外而非守繩循墨者所能伯仲矣

王存孫固趙瞻傅堯俞　宋史

存固瞻堯俞初皆善王安石及其秉政未嘗受所誘餌毀論新法終不詭隨及元祐區別正邪謂蔡確詩謗之罪恐為已甚將啓朋黨之禍豈非先知之明乎他有更張隨事諫止不少循默然無矯枉過中之失故能不亟不徐進退有道在元祐諸臣中身名俱全亦難矣哉

周惇頤　黃廷堅 宋

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惠于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周惇頤　朱熹 宋

先生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客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峰下潔清紺寒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

周惇頤贊　朱熹 宋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周惇頤　臧格

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流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体天予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嗜嗜之耶故其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墜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偉哉

濂溪書院記　王廷幹 明

濂溪周先生在宋熙寧間任南康軍嘗過潯陽愛匡廬山之勝遂卜居焉因溪流而思故鄉名曰濂溪築書堂於山麓時與二程明道伊川先生講學于茲世家春陵而老於廬山之下淳熙丙申太守潘侯慈明復修斯堂晦翁朱子記之其曰先生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理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語載祠堂之碑其行實遺書載考潘南豐之志胡五峯之序程明道伊川之語錄趙清獻張南軒輩之題贊皆可見也廷幹於嘉靖二十七年之春守江州越十月恐察白湖胡公來按茲土謂先生產於道州而終於江州精神寓止體魄攸藏乃建書院於城中名曰濂溪書院廷幹竊惟先生本詩

書禮樂以造士上之為教下之為學無非以道德仁義修身治心而已自周道既衰人各異學孔子傳道於洙泗之濱其三千人諸者亦非庠序之遐也自後西河[illegible]傳易授詩濟南関西鄉瑯千乘世傳經術迨至有宋鵝湖諸書院得人為盛皆不出戶庭而成庠序豈不以學校之設既廢而士多以進取為念故有書院以維持之與我國家崇尚文教天下郡國莫不有學遵用經術而傳註以宋儒為宗若濂溪先生真宋儒之首出者也先生崛起于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衆言淆亂之餘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夫天地萬物之變化由仁義中正之論而至於舉先王之禮樂刑政於是二程晦庵先生推明究極而孔子之道賴以大明於世者咸歸先生之功先生博學力行為政精密辯分寧之疑獄決南安之爭訟歷判永州新學校以教人詳刑慮東尤以洗冤澤物為己任又見王道之流行矣是故為學為政允為世表遵其教以為學者必究道德性命之義尚其風以為政者必興廉明仁厚之治而於世道蓋攸賴也書院之興所以發明乎正學羽翼乎庠序而先生之教之行於江州也視昔加隆故光風霽月之容灑纓愛蓮之趣登堂瞻拜者儼若有見孰不惕然而興起者耶體主靜慎動之功而造於明通公溥之地俾豫章人文為天下首稱將不但如西河濟南之傳而已所謂以道率人以人事君詎不謂觀風之盛舉也歟哉

程顥　呂藍田

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沖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游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其所不辭也

程顥　陳恬

脊曰賢哉先生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為而化民雖有爭訟謀于野移之事君讜言忠謀姦邪之言感動欷歔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才躬服允蹈本以正身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鈞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絕倫大用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慄矣誰為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道覺斯民矣

程頤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為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

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公著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姿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宰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

二程　朱熹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

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企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可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朔黨洛黨蜀黨　劉定之

漢之衰也李膺范滂等合為一黨在位者惡之惡之者非賢而在黨中者賢唐之衰也李德裕牛僧孺等分為二黨以相傾奪於富貴之途李優牛劣而考其歸皆不足謂之賢宋之將衰也其初亦分為二黨熙豐作新法王安石為魁元祐掊擊新法司馬光為魁光之黨賢而安石之黨非賢及光沒而其同黨又自分為三朔黨洛黨蜀黨徐考其故朔之所以得黨名者劉摯等所居之地相同而交游親密所守之職相近而議論協洽自為黨而不與他黨相攻擊若洛黨之以頤為首者頤進講則欲坐見哲宗戲折柳枝則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賀罷而往弔則拘於歌哭同日如此之類見嫉於人以致為其所攻擊而頤未嘗報復也門人代為之報復是以有黨之名爾若乃蜀黨之以軾為首則異於是軾少年登制科一也高才雄文二也兄弟同為美官三也古人所謂三不幸者全而有之矣謂宜謙抑以避人之尊己廣大以容人之異己猶恐不及也而見頤為學

者所宗忿然嫉之且欲使當時之士不尊頤而惟己之尊不異己而惡頤之異乎己夫聖人之道大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若軾是也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若頤是也譬之入山而採玉入海而採珠各有所得俱足為寶可相羨而不可相嫉也嫉心生於中而排斥之跡行於外甚至上疏云臣深嫉程頤之姦不假以辭色此何為者哉然則軾有心於立黨而自為之首以合群助而攻擊人也譬於兵家朔黨自守之兵也洛黨應敵之兵也蜀黨侵凌之兵也其不賢有在矣夫不賢者之不容賢者固其宜也賢者自不相容則猶兄與弟相鬩而為必破之家心與肺相尅而為必死之疾矣若軾與頤孰不皆以為賢而不容頤者

職也使能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則豈不可以居宰物之地
哉

元祐三黨

史繼偕 明

宋元祐初年程蘇諸君子方烝烝嚮用矣未免以意氣相矜各
因所居自標榜時因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謡嘗讀史及斯未始
不欷歔三太息云夫黨之誘起自陶唐氏共工驩兜兩人相比
周而後世三代有之其最章灼較著者則東都李元禮諸君子
暨唐牛僧儒李德裕輩實為彫夫牛李無足道也彼其以中材
涉濁世之末流而一時同聲附和者又大都依水山而分餘輝
即慷慨自喜者亦羞稱之他如俊厨顧及之儔不勝其義憤激

烈與以口舌文字之爭之蹊首禍末所其心焉又且蠱鼓一世
之士爭持綱常以名高雖曰非中庸之軌乎要其持人綱而寒
亂賊之膽者亦可多也以故千秋之下吊其忠魂而猶為欷悒
由茲以譚唐之黨以小人相攻常也世恒有也漢末之黨以君
子與小人相攻變也世不恒有也猶可言也若元祐之三黨則
何為者哉按史籍所紀洛則首伊川矣蜀則首眉山矣朔則首
劉摯矣之數君子者豈非翩翩一代賢豪長者哉上之則闡明
經術剖破雞藩遊意上乘之門棲心無妄之戾以著作羽翼斯
文直欲與洙泗杏壇相接武次之亦瑰琦特達抗志高華庶幾
勒旂常之銘而流竹帛之聲視一切寵榮綺繡無足繩縈其心

又次則締章繪句呻吻而譚文章彪彫焉飾其聲悅而思以努
力中原鞭弭當世試舉三黨人物而核其生平操行大致不出
于三塗矣之數君子者假令宋得而用之入奉乘與出寄干城
內資啓沃外藉謀斷而為數君子者亦除將迎忘爾我雝雝然
和鳴於承明建章之下而不誇矜見所長則當日之治僅僅元
祐已乎而獨柰何有黨之議也其命特始于片語嘲咲而卒至
齮齕不相能標私門樹赤幟若揭日月而行甚且各是其是各
非其非入吾党者辟而進之出吾党者嘵嘵焉目眦而齧擊之
意不可一世其英銳果毅之氣不用之于炳炳烺烺而用之於
眉眉瑟瑟薄收鄉曲之譽而棄百代之勳不猶操戈者入室而

倒持太阿以授之者乎且當元祐時又非從容文學談論日也
金陵以偏拗之見紛紛制作諸君子實激成之青苗手實之法
業已斲宋室之元氣而朘其脂血幸而天啓熙明一時民望復
先柄政謂宜日夜講求利弊解不調之琴瑟而更張之庶乎惕
暮夜之戎而兢乎防豕壁之蝇令諸君子安則宋之宗社安矣
以彼其見而計不逮此何哉殆元党雖前屏祿猶在惠卿諸人
流落江淮嶺表閒且攘臂而欲逞抱腕而思奮者未嘗須臾忘
君子也特未遘其會耳自三党之譏起而彼可以彈冠相慶矣
故俄而邪夫進說熒惑主聽得藉口以修其私卻大者寘小者
謫迄于殁身而党禁不解豈獨小人之尤要亦諸君子之高談

争雄長者為之媒也噫此三党者砥柱中流百折而不回視世之啙亮希合朝肝膽而暮参辰者誠不可同日道矣然而始以党自禍既以党禍天下亦甚非君子所宜有也彼輇材鯫生輕弄唇吻而區區第三党之優劣者非達見矣

評　不區區品第優劣且說君子不宜相攻以禍天下意見自高、

邵雍　　王宗沐 明

康節負濟世之學讀其書知非忘情於世者而堅卧不出士大夫皆高其節然不知康節非以是為高也觀其勉解于洗之言則知其志矣然方是時諸賢已各立門戶勢將相競而神宗仁

老過當聽安石易法即使得志不可以終展其學且不推明觀於世[illegible]見於至祐之時其後司馬范呂諸君雖能稍濟於元祐之初而不能勝於紹聖之日康節之學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道者與、

邵雍　　程　顥 宋

先生始學於百原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晉梁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盖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夫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毋居之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過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之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方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光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踈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欲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児童奴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

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授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矣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既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邵雍　　張　崏

先生少受學於北海李之才挺之又涉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
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
共城廬於百源之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
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大名縣名王豫字天悅）博達之士尤長於易
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
服卒舍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為有道
也年三十餘來遊於洛以為洛邑乃天下之中可以觀四方之
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
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
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

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
問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
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履無不中乎理叩其所
有愈叉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
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為買宅丞相富公為買園以居之年五六
十始為隱者之服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
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
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為詩平易而造於理

贊　　朱熹宋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

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邵雍　　王衡明

夫天下一道而已道一聖人而已自道術不明而天下乃始分
曹而議聚徒而訟則俗儒之論而非所以論真儒也彼自三代
以上含醇抱樸之士默成象語成文呫嗶為下躬修為上可名
者下不可名者上顧安得學術之名而稱之師無異教家不異
俗自販夫織婦以至天子世子所絃歌而誦讀者初無二門又
安得淵源之名而稱之學術者自孔子以後昉也吾孔子雖杏
壇章縫之會譬如振玉而實未嘗別門戶於老聃師襄也雖洙
泗日星之訓揭若中天而實未嘗私衣鉢於子思孟軻也惟世

之異學漸出黨祐竹護朽骨以詞氣相擊排於是淵源別焉迨
漢之季而支又分支黨又立黨據皋比者私帳中之業承函丈
者躡橋下之蹤鬧市爭名同室操利而學術之為世害甚矣至
於有宋道統大明而尤未免於異同彼此之見若邵康節者乃
必求其學術淵源而自陳搏穆脩种放之才而來愚謂此以宋
儒論康節而非康節之真也何也康節之學出於易也而易未
嘗有淵源也易之淵源則出乎天地矣列於陰陽而散於萬物
矣宇宙間升沉聚散飛潛動植得失悔吝莫非易也其或升而
沉沉而升始終互換倚伏無常變化莫測以推物類人事莫不
皆然者乃所以名易也通[illegible]意至而室木芽[illegible]

心動而鬼神鑒聖人所以作易也待我而生待我而死呼動九天吸動九地冬氷可造日馭可廻凶可吉而失可得者聖人可以用易也邵子未敢斷其能用易也而易之理莫明焉世之艶稱邵子者往往稱其皇極經世中所謂元會運世帝皇王霸等謂其析理精而取義廣不知此直邵子之粗耳邵子之有皇極經世辟易之序易之存卦說卦可以見易之廣大而不可以盡易之精微與準的者何也自庖犧氏一畫而易之理盡矣邵子之畫繫稱極論皆一畫以後事也其灼見易體者莫辨於詩而詩又不必工蓋天下凡匠意經營而成者是為後天若絲之必比竹而竹之必不同於金也其觸景觸念率然而哦者是為先天若聲音之孕萬聲而天籟之響萬竅也邵子之詩嘗直指本體矣曰一念不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豈非萬世學術之祖虞廷之執中而孔門之一貫乎是物也無形有無階級所謂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故其詩曰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物物皆具頭頭是道一腔之中雲行乎雨施乎鳶飛而魚躍乎故其詩曰人物類不同情理安有異見前即是擬足即乖家人嘻嘻飲食衎衎而容乎于而步徐徐天下事畢矣故其詩曰眼前事有如田地世上豈無平路岐恍惚混沌之中最初一念如石火如電光不假思維何勞揀擇來不可逆去不可追故其詩曰中朋之子好光景那得工夫著

語言縱之橫之上之下之而邵子之易見矣蓋易者易也依古以來有以易為曆者有以易為律者有以易卜筮者有以易養生者以為盡易非也以為非易猶非也如女媧截笙天龍吐圖羲和授時首山鑄鼎而內亦以修身外亦以治天下不執之皆道所謂易也如京房郭璞劉歆魏伯陽之徒各得其一節以自好在我者以為重器大寶在彼者直以為腐鼠土苴執之皆事易而實非易也大抵道無不在真若晬盤示兒隨人所取先操一物則不能更攖一物而以空手往則物物皆我有也若屠郎所謂以空手往者也彼謂邵子為駁雜者穿鑿者別天於管外而窺日於牖中陋矣陋矣雖然此猶未失邵子也若陽尊邵子而不敢議而心昧其淵源至於邵子之縱橫上下參錯顛倒以明不拘者而一一泥之如夏必修仁夏必修禮則其理支其說迂皇極經世曾不若堅白同異之辨而奚以邵子為故貌尊邵子始失邵子矣然則邵子之學術數耶理耶曰數隨理具豈有二也昔邵子問於程子曰今年雷從何處起邵子不應知起處起而天地人物古今寒暑之變盡是矣此時雨之化莫逆之機程子不容復辨邵子不容復應而世乃謂程子竟以是難邵子為數詘於理之驗異以耳食何異呼此可與知易者道也

張載　　呂藍田

先生志氣不群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

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與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延之學宮異日禮際士子矜式焉晩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

也學者有問多教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

張載贊　朱熹 宋

早悅孫吳晩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宋儒論　馬一龍 明

邵堯夫通儒也觀物盡理矣而事必互言必偶以數病之也然其達天人窮宇宙備織悉曲而暢之無所不至恨後世之亂古嘆聖賢之不作聖人發天下之心也張子厚真儒也論性多氣質之說推極道原其不入于莊老一間耳因論二儒而悉評之周茂叔大儒也程伯醇醇儒也其弟正叔正儒也朱元晦明儒也有楊子雲斯有堯夫有王仲淹斯有子厚有韓退之斯有茂叔有董仲舒斯有二程有數子斯有元晦或反偏為正或因小致大或緣末見本或以一節通全體故諸儒非諸子所能及若獨謂堯夫有精義入神之功又非諸儒之儔

人物論三十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二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哲宗　　脫脫

哲宗以幼冲踐祚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賢罷青苗復常平登俊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屏去未盡已而媒蘖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籍禍與君子盡斥而宋政益弊矣吁可惜哉

哲宗　　柯維騏　明

哲宗幼冲踐祚政出宣仁倚任元老彙征衆賢悉廢王安石所興為以復祖宗之舊當是時海內元元懽若平生遐人亦以生事為戒封徼罷警差庶幾慶曆嘉祐之隆矣及帝親政乃惑於熙豐姦黨假紹述以報復由是仁賢受禍國事日非馴致靖康之難夫審於忠邪則哲察於理亂則哲帝烏足以語此

哲宗　　顧充

哲宗幼冲高后以女中堯舜簾帷蒞政苟利社稷毋愛髮膚乃破敢血之盟登老成于散地擢忠鯁於謫籍而呂光著司馬光諸人顛頭爛額於元祐七八年間同管喉唇盡行仁宗之政所黜者皆奸黨所革者皆蠹政所建者皆良法雖以斗筲穿窬之惠卿亦知不自容於時而覬求閒地百姓見活如出重泉見白日披氛霧覩青天可謂有大功於社稷有大德於生靈矣惜也衆賢不察而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名操戈入室各立門戶噫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譬之居室者姦隣悍僕潛機伺隙乃不為備禦之計而自為鬩墻之爭是招之侮也是時新法之竊未去熙寧之根尚存而公著大防等又不監陳實五王之禍欲為調停以靖小人焉混王石於同區雜寒暑于一所豈知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太后沒後多有調戢管家者乎由是別用一番人以尋舊轍辟言交擊鷹獮如故君子方欲以元祐為嘉祐而不知紹聖又轉而為熙寧矣躬政以後小善無一而二蔡二惇之徒簸頊閧紐戲弄樞機望風希進者又皆拍扇執袂書舞夜號諛容佞色甲唱乙和競為紹述以輕變乙年已行之法四凶朋比報復仇怨使朽骨啣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荒涼端人正士雨露洗滌其禍同于漢末之党錮唐末之清流君子何辜罹此荼毒甚至廢賢后立孽妃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而誣欲廢之是以犬入與鬼而帝畧不辨身側之賊不善之積以至絕嗣雖承以賢者猶懼不堪況以浪子端王嗣之乎

陳次升等　　柯維騏　明

紹聖元符崇寧中章惇曾布蔡卞蔡京輩相繼用事士大夫有宿怨或稍拂意者非顯斥則陰擠卒莫能脫而諫官陳次升等特論不為撓至暴其罪狀請加之罰何工於誅國拙於謀身也

徽宗嘗因物議逐群姦于外然京兄弟結援發停方罷即召還諸賢雖報復之禍固不足言如宗社何嗚呼建中之號與淳德宗同也而產亂招寇曾不旋踵易戒小人勿用豈不信哉

劉安世鄒浩陳瓘任伯雨　　御史

劉安世復宋彥博之言時年尚少然其言即元祐之初政而司馬光之用心也鄒浩諫立劉后反覆曲折極人所難言二人除言官俱入白其母母俱勉以盡忠報國無分毫顧慮後患意嗚呼賢哉陳瓘任伯雨抗疏踈遠立朝寡援而力發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群姦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與

劉安世鄒浩陳瓘任伯雨　　新編

劉安世之諫乳媪鄒浩之諫寵妃皆敢於觸人主已所諱又焉肯默默于章惇輩哉惇謫之南荒備歷艱險徽宗既召擢復為蔡京所傾豈覆陳瓘任伯雨相繼遠竄陳禾則坐擊童貫停勤彼讒亦太甚矣然此三凶者並不得其死而安世等身後咸沾卹典錫之美諡果孰榮孰辱耶

王覿　　丁奉

陽城為諫議大夫而無言韓子作諍臣論以譏之予觀王覿筵休批宣政績已彰哲宗初召為小著范純仁薦劉摯右正言司諫尋上疏劾蔡確等以倡孫覺劉摯諸公之衆論是蓋朝拜官而夕奏疏過於陽城者多矣使論韓子當何如其欲賞之耶君子謂帝之納諫覿之盡職與范純仁之知人三者共成元祐之治可為世道之一慶矣

陳師道　　丁奉

師道心非王氏經學遂絕意進取因蘇軾等薦故有徐州教授之擢歷官至秘書正字而卒師道貧而高介傅堯俞懷金以贈竟不敢出且不赴章惇之顧見不服趙挺之之錦裘而凍死史氏不以傳之篤行顧以傳文苑是淺淺乎待師道矣

韓忠彥傅堯俞許將　　丘濬　明

大臣以道事君當同寅協恭可否相濟以共成國家之事若所見各有不同相與委曲開譬必相洞達而後已政不必其出於

已也宋世賢士君子議論異同即便求去當國家無事之時猶之可也及宗社存亡在乎此舉猶以所主不同絜身求去譬如行舟焉一主帆一主櫓一主篙主人從主帆者之言則主櫓與篙者即棄去不顧幸其舟覆以快吾言之不用不知舟既覆矣吾身能免乎宋世士大夫之見總有類于是為國乎為已乎人臣委質事君豈宜如此耶

徽宗　　脫脫

宋徽宗之禍實蔡京首惡趙良嗣厲階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惇謂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遼天祚之亡張覺舉平州來良嗣以為納之失信於金必啓外侮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

張覺金雖強何覊以伐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慢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勤遠稔禍速亂他日國破身辱遂與石晉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猶告武王以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況宣政之為宋承熈豐紹聖椓喪之餘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為戒

徽宗

梁潜　明

佛本夷狄之人而其徒謂佛之身體面貌皆若金色徽宗所謂中華被金狄之教者指佛教而言也然其言可謂妖矣未幾女真起自夷狄建號大金蕩覆中華斯言若為之先兆也唐僖宗紀年為廣明是時黃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黃以為唐此黃當代唐之徵後之論者謂天託昏主以告亡于世徽宗之言豈不類此夫老氏之教資于清淨慈儉以為本者是而棄其紀綱刑政不以為用者非漢文帝於其不以為用者用焉而于其資以為本者資焉當是時也干戈創殘者以之完復衣食寠乏者以之完足司馬晉於其資以為本者不資之而于其不以為用者不用之當是時也顛寘於麴糵營邑而天常失紛擾于胡羯戎羌而人紀紊蓋漢之治由從老氏之是者而晉之亂由從老氏之非者而遺其是者也然清淨慈儉最人所難非高世之主不能惟漢文帝能之於是世之依託老氏者變而言修身煉藥又其後變而言經籙齋醮亦自託於老氏每變愈下無非以誑惑人主而竊其寵祿焉爾漢武帝唐憲宗皆中材之主也於修丹煉藥之言惑焉徽宗者下愚之主也經籙齋醮之是務彼怪生于林靈素之側聽其嘲詼媟狎之言而自號為教主道君皇帝此何異於沐猴而冠者哉謂之教而不言何教以

見此教之外無他教謂之道而不言何道以見此道之外無他道已能主此教君此道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昔日為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於天今日為教主道君皇帝于宋何其尊也以此欺愚眩衆不自知他日將為昏德公於金而不勝其卑辱矣可勝嘆哉徽宗專信老梁武專信釋其後皆殞身亡國或謂其所嚴而不信者為之祟也然周天元後老釋教於昔人既毀之餘並致崇信亦殞身亡國此又何故也君子曰無他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老釋之神既惑其心而惟是之聽則人理之當修為而不修為者多矣而況於奉其神養其徒竭生民之膏血積山塡海不足侔其費也亡殞之至也復何難哉

徽宗　　顧充

徽宗初立用賢去邪君心未蠹自召用蔡京鄧洵武獻愛莫助圖而重貽天下之憂大為腹心之患吁腐薪不可以撻兵鱗泥不可以膠物小人而可以圖治乎京固小人之桀雄也是父卿士則婿皇父者來尹氏太師則黨尹氏者進是以謀夫孔多悉僉夫也發言盈庭皆奉言也京師成李彥朱勔王黼童貫與蔡京號為六賊相與蟬聯膴仕交結藉屑窺帝欲述父兄之志而固之以寵甚哉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群党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故一惑于報復則貶党人籍党人而剝落元氣不卹矣一惑於玩好則朱勔領花石綱搜嚴剔藪以求木石聲焰薰

灼而東南有小朝廷矣一惑於方士則漢魏津與事李良之說而定新樂鑄九鼎矣一惑于神仙則置道階天神降靈素據高座而受冊為教主道君矣一惑于侈樂則有萬壽山之作而修飾繕造之役興者不可勝計矣一惑于土木則有延福宮之作而豊㝎華楹門千戶萬以美觀矣一惑於邊功而得志於西羌則謂遼亦可圖而李良嗣來浮海通女真矣一惑於掊克則权免夫錢权經制錢括田於京東西路剝膚椎髓盈嚴溪壑錙聚銖斂官箴廢蠹而民皆茹毒飲痛窮而無告矣一惑於微行則幸王黼第幸蔡京第王婦土壽稚子縈衣酣飲無節而損威傷重不顧矣身為萬乘之主而苦天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者幾

三十年古曰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帝之謂也故孤則升御稱也京師則大水也婦則生髭也男則孕子也里肯則見於禁中也而危症薦臻妖形層出矣方臘則起於睦州也宋江則起于淮南也張仙則起於山東也高托山則起於河北也而美兵潰弛天地為之分裂矣百姓怨讟而不知上天震怒而不悟敗亡之兆近在目前且又女真乃隣境兄弟之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負義背之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而加爵進封深為得計也外通金虜而內納張𣪊既納款矣而又函首於金何怪夫郭藥師為鄉導而金虜圍太原哉藩籬自開誘盜賊於堂奧之內關防不容納蜂蠆於懷袖之中

沙漠萬里自貽伊戚耳

蔡京　　何喬新

崇寧初京在相府追憾元祐諸賢乃籍司馬光以下三百九人指為姦黨請徽宗書而刻之又自書頒于天下俾各刻石以示後世京之意蓋欲汙衊諸賢使其子孫亦有餘辱也抑豈知公論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至于摩崖遺刻歷考芳名燦然若繁星之麗天雖其子孫亦以祖父得與涑水伊川聯名為榮曾不以為辱也嗚呼愛憎之私果何以掩是非之公耶京可謂謬用其心矣碑之所立德業無聞者居多然賴此碑之存而天下後世知其為君子之黨是則京之詆之乃所以譽之也歐陽子有

言彼讒之致力乃信譽而揄揚豈不信哉

蔡京王黼李邦彥王安中唐恪等　宋史

三代而後有天下而長久者漢唐宋耳漢唐末世朋黨相傾小人在位然猶有君子扶持遷延浸微未有純用小人至於土崩國播如宋中葉之烈也蔡京以紹述為羅張端官修士而盡之上罪下錮其術巧矣徽宗亦頗悟間用鄭居中王黼李邦彥輩褫京權柄以不肖易不肖猶去野葛而代烏喙也庸愈哉當是時王蔡二黨階京者芘京締黼者右黼援麗省臺迭相指嗾徼功挑患汴洛既震則怔束無策苟生句和彼邦彥安中余深吳敏輩誤國之罪當正其戮而欽高二君徒從寬典信失刑矣唐

恪既預推戴署狀乃死無足贖者曹輔以小臣削上而譏大臣坐斥不變獨終始無朋與其賢矣乎

蔡京王黼李邦彥王安中唐恪等　新編

昔歐陽修作唐六臣傳推論漢唐之亡由國無君子而君子盡獲讒者由朋之說也觀宋徽欽之失國其故豈殊哉蔡京以姦雄之行佐紹述之政凡忠鯁正士悉目為黨而禁錮之徽宗頗亦疑京參用王黼等陰分其柄是何異以酒解酲以鴆療毒也時政府自時中輩並邪佞庸瑣多出二家之門左右姦謀徼功賈亂及虜犯闕束手莫展寸籌內則句和不為備外則逗遛入援之師尚謂國有人乎徐處仁曹輔雖由附麗進然處仁晚節懦弱輔齋蛾詔番同和議亦烏益於事耶嗚呼靖康之鑒近矣何南渡後有偽學之禁俾士習大壞國勢日頹以底于亡非甚愚乎哉

何㮚孫傅陳過庭孫叔夜　柯維騏

語有之治彊易為謀弱難為計當靖康之難何㮚孫傅陳過庭張叔夜並在政府以彼嫉邪擊姦之素志宜若有濟顛朝綱官理蠹壞於崇觀宣政已極河央魚爛之勢誰能起而救之縱使淵聖得伊呂之才亦無所復施況㮚輩庸庸者乎抑春秋卒于師葬之加等所以勵臣節也四人者皆從主播遷以死其節胡可沒哉

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　脫脫

君子小人猶氷炭不可同處者也趙挺之為小官搏有才具熙寧新法之行迎合用事元祐更化宜為諸賢擯棄至於紹聖首倡紹述之謀觝排正人靡所不至其論蔡京不過為攘奪權寵之計而已徽宗知京不可顓任乃以鄭居中張商英輩敢與京為異者參用之不知二人者向背離合視利所在亦何有於公議哉商英以傾詖之行竊忠臣之名沒齒猶見褒稱甚欺世如此何執中夤緣舊學致位兩府無所建明惟務娟嫉至用石熾為陳瓘取尊堯集欲因以殺瓘何為者耶宣政命相得若而人尚望治乎劉正夫生平所為聯翀出沒正邪之間商英之徒也

商英有清才而寡失德獨罵王安石為可勿安石未相正人猶
士孰不與之又何責乎商英

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　柯維騏明

國有小人雖治世不能免然未有叢集蔓引若徽宗朝者自韓
忠彥罷而蔡京進相繼為宰執皆京之徒也趙挺之由其推援
張商英過為褒譽及競利爭權遂相傾構方京罷而政更帝頗
勤念鄭居中與劉正夫力援之青宮弗償復揚其惡正夫與劉
逵雅相善逵既改京所為則正夫可樹恩於京耶何執中謹事
退無可否然與居中合擠商英央非為京地矣夫此五人者其
他行事槩不足道即其僚友異同尤徵險詖歐陽子曰小人無
朋其暫為朋者偽也觀此信然

張康國朱諤劉逵林攄管師仁侯蒙　宋史

崇寧宣和之間政在蔡京京罷不旋踵輒起羣邪党日蕃一時貪得
患失之小人度徽宗終不能去京莫不奔走其門若張康國朱
諤劉逵林攄者皆是也康國逵中雖異京然其材智皆非京敵
卒為京党所擊攄奉京姦謀激怒隣國渝約啓釁罪莫大焉易
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謂是與管師仁執政僅兩月引疾求
去斯可尚矣侯蒙逮治五路將帥力為申理十八人者繇之而
免其仁人利溥之言乎

張康國朱諤劉逵林攄管師仁侯蒙　新編

甚哉蔡京之盜威福也同己者超擢異己者傾擠並時兩府誰
非所締合哉朱諤林攄余深薛昂咸之死靡貳而攄深替其計
畫為國賈禍罪尤甚焉張康國劉逵晩與京異然一當主眷之
衰一當罷相之後所謂權利盡則交疎豈慶死灰尚復然乎管
師仁昔為諫官忍於逐二蘇容不令立朝其阿附可知及與政
以疾早逐豈素心耶若侯蒙者行事論議不失正度差賢云

賈易劉拯錢適吳執中　新編

所貴司言責者非以其扶植天下之公議乎廢公議則為說為
佞是惑主聽而生亂階也當哲宗更化海內雖新法之苦實惟
諸賢翼替力賈易來之邵楊畏及媢嫉棄其過相繼去朝然則使

元祐之治不終者易輩為之也無何楊畏紹述之說售而毗豈
之黨進劉拯與之邵董敦逸上官均力攻元祐諸賢欲寘重典
然則使章惇等凶焰愈熾者拯輩之為也徽宗釐救政召用正
人錢適石豫吳材乃疾視巧詆連及元祐衆然則使建中之治遽
變者適輩之為也蔡京以星變逐吳執中從而營護之然則使
姦相為國蠹既深且久者執中輩之為也若均者其他建白頗
切時病且能非紹述與京忤罪差薄云

劉昺宋喬年強淵明等　宋史

善乎歐陽修之論朋黨也其言曰君子以同道為真朋小人以
同利為偽朋同道則同心相益而共濟小人見利則爭先利盡

則疎而相賊害矣蘇軾續修說謂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不得志則僥倖復用惟怨之報此所以不勝也秦觀亦言君子小人不免有党人主不辨邪正必至兩廢或言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至其說明甚徽宗竟惑於紹述之說崇姦貶正黨論滋起於是紹聖指元祐為党崇寧指元符為党而鄭居中張商英蔡京王黼諸人互指為党不復能辨始以党敗人終以党敗國衣冠塗炭垂三十年其禍汰於東都白馬蓋至是而三子之言效焉彼劉禹強淵明宋喬年劉嗣明直斗筲耳亦使摟臂忍雖摧擯無已嗚呼朋党之說真能空人之國如此哉

章惇　劉定之

天道之不遠於人也如此夫挾火入與鬼乃賊在君側之兆今章惇朋姦用事危人家國天安得不垂象以明之哉紹聖之初姦佞如惠卿蔡確固非一人然當時位居權要凶邁群邪說足以欺君佞足以亂國者莫如章惇也始惇與蔡確等深為結納[illegible]垂涎政爲內要定策之功外連薰灼之勢然猶離拔不已縱暴無厭欲誅元祐舊臣誣謗宣仁聖德廢黜皇后竄斥幸如置詔獄於掖庭寨党威于四海由是觀之君側之賊非章惇而誰也

石工安民　蔡清

嗚呼朝廷失道姦任草茅安民何人斯乃不忍刻元祐碑之名鐫名恐得罪於後世則魏魏衮冕濟濟紳笏獨不念為後世羞而為此舉動耶噫安民之為是也乃良心之不容泯滅而當時君相則良心之斵喪已久也有人心者聞安民之風亦可以愧矣

安石工

滿禮門金石刻丞相手書姦党籍長安役者安石工不識人賢愚但識司馬光平昧不敢預國事幸免刻名為後累匹夫憤泣天為悲黃門夜半來毀碑碑可毀亦可建蓋積事久乃見不見姦黨碑但見姦臣傳

方軫　張時泰

方軫上書之言直氣凛然信乎為千古忠義之倡于時徽宗則當大召群臣宣示軫言播告中外斯時也必有忠鯁之臣如軫者得致云惡之力何徽宗不以軫言示衆反以軫言示京使京得以大肆其兇流毒于軫雖軫之流出于蔡京而徽宗不得辭其責矣

陳禾　丁奉

諫臣之引帝裾者有二辛毗引之而魏文容之是以為篡僭之英雄陳禾引之而宋徽宗謫之是以為敗亡之闇蒻然宋徽不易其衣而曰留以旌直臣此一隙之明亦有可取乎昔漢成輯朱雲之折檻亦曰旌直臣矣成欲旌雲而制于張禹徽欲旌禾

而制于童貫嗚呼為天子者至此可哀也已

陳瓘　許浩

蔡京之姦瓘每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而不遺餘力矣及乎正彙予瓘之言京動搖東宮瓘守必為國禍之言而權父為子隱之義以回互之可也而瓘乃曰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則義所不為見瓘之事君一惟忠誠雖正彙不暇顧也徽宗可以信其言矣而不能信使其父子同竄以成姦臣之勢馴至於敗亡悲夫

劉安世　彭韶

竊惟名世之賢其道有三曰合內外一忠難齊死生蓋常變終始之極也先生忠孝正直言行一致未嘗有聲色貨利之好是

用獻忠效職曾無作焉內外不合乎過悖三貶官一再從惡地遇京又連遷謫曾無慍焉忠難有二乎於蒙判之來檻車之從笑談處之生死不一視乎全其斯道以立於世非至剛者不能東坡之言豈欺我哉抑聞先生學於溫公公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退而隱括七言而後能然則先生所立之卓其誠于中形於外與

常安民　丁奉

常安民自少應舉不從王氏經學其妻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絕確不相往還則其直節素定矣是以紹聖之初攻惠卿攻章惇攻曾布攻蔡京攻張商英攻周秩既被滁州之貶尋遭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而卒嗚呼直始終徹生死而一於正可謂任重道遠之器耶

欽宗　脫脫

帝在東宮不見失德及其踐祚聲技音樂一無所好靖康初政能正王黼朱勔等罪而竄殛之故金人聞帝內禪將有撤甲北歸之意矣惜其亂勢已成不可救藥君臣相視又不能同力協謀以濟斯難惴惴焉講和之不暇卒致父子淪胥社稷蕪茀帝至於是蓋亦巽懦而不知義者與享國日淺而受禍至深考其所自真可悼也夫

欽宗

靖康之禍豈忍言哉始由蔡京王黼童貫輩之[illegible]繼由[illegible]格李邦彥耿南仲輩之請和自古未有奸佞盈朝而不致亂者亦未有剛亢在位而能濟事者要之臣主俱僻宣政之亂勢已成藉使欽宗與諸臣有剛斷之才安施乎抑春秋之法國君死社稷正也避難而圖興復義猶未絕也帝父子並為囚虜何以追斯責哉

欽宗　顧充

欽宗之立身值式微南朝無人胡馬分牧女直藉百勝之勢掠晉土毛腥我天地蠶食張吻鯨吞鼓厲大肆需索雖拓拔耶律之暴亦不極於此僅惟李綱有為國之謀而又罷之以謝[illegible]

害于宰相當國力主和議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走騎如龍行速
若水遠供金虜虐喝驕矜之求比屋移空自謂無策曾未浹一
夕安寢而起視四境幹離不粘沒喝已揮戈犯我闕矣銖鎬霜
瑩若蘐滄海以沃爂炭卒乘鱗集如舉灸火以爇飛蓬此臣死
君君死社稷之時且罷四方勤王之兵以獨坐窮山其所以為
退敵尚安之謀者不過曰六甲法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天關大
將以効兒戲而已今日割三鎮明日割兩河後日上降表惟怯
淟涊屈志買和抑孰知金虜之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猿猱也
非我族類陰狡叵測欲以買其歡而寢其侮得乎古有之曰鼠
忘壁壁不忘鼠全人不忘宋矣卒之末冠黥首為肉為血四壁

人物論　三十一卷　十七

之外皆非我有而日射於睨霞天文帝座甚傾而青城一出去
南面之位東獲為虜由是主帝位者非趙而張矣非君而臣矣
非宋而楚矣二帝九宮渡河北狩棘露沾衣驚弦慘骨四顧潛
涕一望悴顏為滄溟不滌之恥夫皇皇鉅宋萬里一姓八葉重
光政宣不道至有靖康原其所自皆朝廷為姦臣所誤以至於
此故帝亦曰宰相誤我父子噫帝王者中國之帝王中國者帝
王之中國也天子則青衣中原則左衽京黼童貫諸奴輩雖罪
至十族何足以塞其責哉

李若水　　　　呂中

李若水嘗主奉駕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之數惟其一死明
白昭晰故誤國之罪釋觀其言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
即其僕慰解之亦叱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金人以刀裂頭斷
舌而死且相與言曰南朝死義惟李侍郎一人嗚呼壯哉故至
今言忠義者稱焉

劉韐　　　　周禮

劉韐死義表表無疑然何以不書死之而書自經徇名責實也
夫以金雖桀黠不能以威屈韐受命館伴以善諭降觀其偷生
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之言歸書片紙自誓必死以報其子子羽
等至今凜然猶有生氣沐浴更衣酌酒自縊何從容也故特書
自經于金軍以著其死節之實若曰韐之忠義為虜所服不能

人物論

害而韐自經之云耳

李若水霍安國劉韐　　　　周禮

李若水等或特立不屈或挺然不臣從容就死使若毫芒然而
節義之道風化所關固非等閑比也至丹書贈其官訪其名者
所以見當時褒崇之典表其死節之烈為後勸也

何灌等　　　　宋史

靖康之變梅執禮程振不忍都人塗炭拒強敵無厭之欲親逢
其凶李熙靖譚世勣不肯以身事二姓悲不食以終何灌劉延
慶戰敗而沒此數人者其所遭不同至於死國難則一而已王
雲之死雖其有以取之殆亦天未欲絕宋祀也不然是行也康

上其危哉

何灌等　　　　　　新編

金虜入宋廷臣死於難者奚獨李若水哉何灌劉延慶提兵捍禦雖敗猶奮程振梅執禮櫆都民荼毒卻其無厭之求李熙靖譚世勣恥事二姓堅拒張邦昌召命歐陽珣力阻割地為忠義倡七人之事雖殊其為殺身成仁均也王雲薨於衆怒設免焉高宗能中興乎

唐重　　　　　　丁奉

死節之士皆直諫之臣也唐重為徽宗朝進士乞斬蔡京童貫等疏直氣巖巖至是又以書别其父而死嗚呼范滂母子以後復見唐重之父子可為世道一慶賞哉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二卷

莆中鄭賢元直　輯

高宗

昔夏后氏傳五世而后羿篡之少康復立而嗣夏后傳九世而厲王死於彘宣王復立而繼周漢傳十有一世而新莽竊位光武復立而興漢晉傳四世有懷愍之禍元帝正位於建業唐傳六世有安史之難肅宗即位於靈武宋傳六世而徽欽陷於金高宗續圖於南京六君者史皆稱為中興而有異同焉夏經羿浞周歷共和漢閒新室東始晉唐宋則歲月相續者也肅王瑯琊皆出疎屬少康宣王肅宗高宗則父子相承者也至於克復舊物則晉元帝與宋高宗視四君者有餘責焉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成則有餘以之撥亂反正則非其才也況時危勢逼兵弱財匱而事之難處又有甚於數君者乎君子於此蓋亦有憫高宗之心而重傷其所遭之不幸也然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重以苗劉群盜之亂權宜立國確乎難哉其始惑于汪黃其終制於姦檜恬墮猥懦坐失事機甚而趙鼎張浚相繼竄斥岳飛父子竟死於大功垂成之秋有志之士為之扼腕切齒帝方偷安忍恥匿怨忘親卒不免於來世之誚悲夫

何維麒

靖康元二之禍宗族胥亡獨高宗以親王出質脫虎口非天欲延趙氏祀俾中興耶顧猶迫於敵鋒播奔而南無異浮梗竟定都浙西棄天下之半與仇為和何其巽懦不自振也昔周平王避戎狄難東徙洛邑事與帝同然平王能保疆土信攘却之威定惟秦藩屏是賴帝興復之策曾不出此乃幸安一隅黜李綱以紓患誅岳飛以速成和議蓋帝志則然宜權姦之獲售也易曰幹父之蠱往未得也其帝之謂乎

高宗

顧充

靖康之禍諸夏陸沉北風沸塵驟雨衝界狄舉族雖有北轅之釁而敵天尚同左袒之心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蓋亦天意也康王即位有覆載不同之憤纔綿力薄才未能嗚劍伊吾直抵黃龍府而二帝在人掌握塵沙漠漠氈擁敵西風飄動朔雪紛紛哭馬角之未生而游魂之銷久矣北望庭闈無淚可揮獨不思黎白水足抱冰握火以急救母乎諸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朝進一言以告和暮進一言以乞盟而抑心折節意凄情悲說諛然惟異犬羊之見哀廟堂禦侮蓋無策者也幸有李綱入來方成朝廷宗澤全城以待車駕肩背雖失克復有基而汪黃二姦肆浮雲以障日月竟致苗劉二豎苗不軌以易天綱賴張韓諸臣勤王之師而奏功況日六龍反正不幸金虜哨騎飄忽群盜所在蠭起而帝匹馬南渡纔得出海又不得已而分

地與盜以紓旦夕之急不都川陝不都荊襄不都建康不都淮陽而作廟于臨安金來則金之地金去則盜之地而金又分中原之地以帝劉豫是帝固處小朝廷以求活也春秋書鄭棄其師而況棄天下乎是時諸將方圖協力而秦檜北還又一意捷辣即君為金人姦細帝又喜得一佳士而銳意信和如或酬之金湯恐喝於豫圖王帛聯翩於遠餽以中彼之欲第不知彼之欲和者畏我耶愛我耶抑款我耶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吞虜齒落古敝耳聾未見成功而況大師平江北虜數十萬即震怖不敢南下則和議之與治兵其效可槩見者金以和愚宋檜以和愚帝帝以和自愚而舉國又斂兵以待和岳飛世忠克復之

疏如以水投石皆不見報而甘受其詔諭之名甘忍其江南之號甘屈于稱臣之辱僅得許和之約僅得河南之境而即為之寢兵戢又為之貢歲幣又為之俗藩方又為之害忠勇俾十年之力廢於三字獄而二帝之駕終于五國城哀纏率土竟薄層空嗚呼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耶檜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逞小智才義為賣國圖身計耶天不祚宋國有猛狗故曰姦臣在朝國之殘也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蓋小保與賊檜勢不俱生者也檜方謂天下太平年而陰險深阻陵轢縉紳竊富貴之勢利凶類窮奇奪造化之鍾爐惡同檮杌惡以父子孫當國權大於殷帝遵虜約首相無易于九載輔國專

政而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不幸天綱疏漏腰領誤全生也失朱雲之請劍死也無林甫之斲棺不亦失刑之甚乎和議之說方行而虜情百狀朝王帛而暮干戈口道和而心伺釁渝盟遂去巢穴據我江北欲立馬吳山以看花洛陽宰儒生功成于秀君即主被戮於瓜州而我江左彼祈秦不然帝麼七靡所騁矣則國餘三戶而可以亡秦田有一成而卒能祀夏高宗有江南之范增有中興之名將使其隆禮信任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實務則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有於中原何有於二帝哉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故雖宋澤有東京之捷翟進有西京之捷徐

徽言有晉寧之捷趙立有淮陰之捷岳飛有郾城朱仙鎮之捷韓世忠有江中大儀之捷張榮有興化之捷吳玠有仙人關和尚原之捷楊沂中有藕塘之捷吳璘有扶風之捷劉錡有順昌之捷王德用有宿州之捷相與合戰如虎出死力以捍社稷亦徒焉而已向非付託無憾宋祚其何如哉

宋復讐論　崔銑 明

崔子曰痛乎宋高宗之南也父兄繫矣母妻虜矣守險而險失恃兵而兵散夫取天下者乘人心而已矣宋自王安石用事繼以惇京小人之害古未有也窮進而佯退圖利而援經倡邪而任道其譬君子也須其生又伐其死排其尤又滅其學誣其罪

又識諸石揚於朝一工之末亦遜而畏公議易曰包無魚起凶
無民而濟有是理耶然而宋不復興與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
乘勢今金之下汴亡帝中國之志而氏初遭虜虐患厭而去之
金人立楚及豫旋師大漠高宗若能政任李綱兵授宗澤武以
韓岳糾兩河之忠義豈可復也是曰順人乎飛[illegible]之提虜備
氏悅高宗若能內任趙鼎恭用諫諍招携惠服明罰正典豈可
復也是曰乘勝夫何涯黃間其交秦檜脅其主臣身弗保何助
於國已而金謀既成逆豫再廢策十材臣効能宣力中府之勝
豈易窺哉且夫興滅振頽復土拓國必有定規以包之宥德以
充之言其下者子產相鄭孔明立蜀王猛與苻堅功運甌閩而

効收遠荒宋之君臣任人也忽邪忽正修事也忽惰忽明議制
也昨是今非雖有一二臣然而張浚失之固陳俊卿失之懦趙
汝愚失之疏其他未乎無足賴也奸人賊相甫罷即作璧之延
蘊叢棘莫引根滋莫克剪伐儒者迂辨疑學角勝成敵小人遂
因之立禁以排異己宋亡而後止然諸臣猶瞑目而非和議攘
臂而任復讐徒為簡牘之贅已爾

高宗論

王世貞　明

高宗之所以信秦檜而必欲和者非檜之術真足以動之也謂
高宗之不欲二帝歸者亦非情也當是時欽和帝殂矣用兵不
已淵聖必不歸即歸而帝不解以一虛名居之別宮耶凡帝之
所以信秦檜而必欲和者有三而茲不與焉一曰志足二曰氣
奪三曰中疑曰志足者何也夫帝故康王也天下非有變而帝
不過以一使相奉朝請終其身足矣今雖稱臣金然猶人主也
雖失中原然猶有天下半也彼重視其所有而恐失之者足於
其所有者也且以其所不得者非其所素有者也曰氣奪者何
也大梁之請和也與維揚之南馳也維揚之宵遁也明州之泛
海也岌岌其身之不保者數矣夫身之不保臨安之不敢有而
何有於中原帝之所憂者非二聖之不還也憂其以身為二帝
從也曰中疑者何也苗劉變而帝之心不敢以盡付諸將矣是
韓張與岳三將軍其兵皆重於京師而秦檜以和之說進之奪

其兵而易置之帝之安不安於和而安於三將之失兵矣彼其
輕於廢韓而易於僇岳者皆此意也凡言不欲二帝歸者皆深
惡高宗而文之罪者也嗚呼高宗誠可深惡也自建炎而至咸
淳百餘年來其真可以恢復者獨此時耳完顏亮弱粘罕死大
將之可以戰者僅兀朮耳非岳飛敵也撒離喝烏珠非韓世忠
劉錡吳玠敵也海上之女真其種燕薊汴者漸以疲老中原之
子弟則猶知有宋德也而我之兵方驟振而甚整不於茲時復
而誰復哉夫以建之治治於淳熙而淩之才又不能過僕散懷
紇石烈志寧孝宗有志而不獲時帝有時而不見志若搁搢以
後宜獻獻為人役矣嗚呼天哉嗚呼天哉

李綱　朱熹

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跡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李綱　脫脫

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為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嗷嗷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非諸葛孔明之儔與

李綱　柯維騏

李綱兩柄用於靖康建炎間皆匪久廢黜遂使主孱國削卒莫之振甚哉讒人之為害也蓋當時排和議以禦宗敵報讎為己任者在廷惟一綱罷綱則可以悅虜而紓患斯唐李汪黃輩之謀實懲要之欲為二君並闇弱務苟安是以全軀保妻子之臣得售其說厥後宣撫安撫亟徵而罷命隨下讒所謂狐埋而搰之是足與有為哉夫綱之進退布衣之士捐生為白于朝非忠誠所動曷能爾顧反不信於主上取嫉於同列至於張浚賢者亦不免見忌而訾其短嗚呼無亦天未悔禍而然耶

李綱　呂中

自綱之入為右僕射也以兼哲之全德勉人主以修政攘夷為己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敗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玃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此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正謂此也

李綱　許浩

李綱為相而斥邦昌則逆有所懲矣贈䘏若水則忠有所勸矣逆有所懲則人不敢為逆忠有所勸則人皆勉為忠以是致王夫何難乎綱再為相所施設如此使高宗能專任之中興可立俟也乃惑于汪黃不能終任遂使其功不成可慨也夫

李綱　林俊 明

自古扶傾已亂非得剛貞忠亮之臣無足以弘濟艱難而奠安國勢夫翊贊太平易為功而遏絕亂難乎為力魏鄭公曰願

為良臣毋為忠臣夫以孔明其鼎足之勢君臣輯睦志則可為也任傑樹扶日之功姦后陰蓄逆謀猶可動也李忠定公伯紀精艱建炎之際治又甚難者宋文治百七年陽德弗剛群邪交翕朋黨倡而正人為空宣和大水公以起居郎極論鎖强左官監局嗚呼謂小臣獨憂天下事哉竟之金人入寇公共策內禪獨任城守力戰而却金兵而罷命下矣公再留金兵引去京師解嚴公獨以再至為憂力陳邀擊備禦至計而宣撫命又下矣繼而罷命又下安置命又下金兵再入公再召未至而京師失守二帝北狩公再相畢力修攘任宗澤張所傅亮為必守中原之計而罷命又下安置命又連下高宗遂如揚州奔鎮江如臨安

竟之航海如旋風飄梗益震以搖嗚呼元夫鉅人為國倚命者也金至公相相則守金退公罷罷則不守夫使始而不罷二帝不北狩再而不罷高宗不南遷最後宣撫雖徵罷命尋下宋終不競而王業偏安至革命而後已嗚呼謂獨繫安危有功為烈者哉公孤忠大節精誠危論動天地泣鬼神日月為之無光至今讀之猶憤蓄填胸一字一淚當時和議誤國者何情哉是集故有福國正獻公繇國文公先生之序侍御胡君士寧祖尚風烈復梓以傳其稽序所不究用于公者致餘臆焉嗚呼無亦數然耶

李綱　王世貞 明

宋自靖康而後稱相者庶幾李伯紀為巨擘焉雖然謂以伯紀之用舍而卜中興之濟與否非吾所敢知也當其離不之南下也都城之必不可棄夫人而能知之而是時舉朝皆婦女稚子也皆宣政之所乳哺而倖竊者也天子欲一旦而棄吾百歲之宗社而委其子女於虜伯紀獨奮而請守之都邑之人心不在他將相而在伯紀明矣天下勤王之師日至而幹離不以孤軍深入而不得逞乃縱其從容以歸而不乘其隙而擒之此則諸將相之罪也命伯紀為宣撫事固已去矣然三鎮猶未盡下也伯紀致命遂志之日也下抗詔而不出一飯師而求罷其在漢法能逃死乎及召相而首以誅張邦昌為去就尤非策也邦昌

一死骨且朽矣不足道然金人立之而不為請紀綱之卒金人退而從其大臣以迎康王其跡猶未叛也留之以招夫北屬之將帥士大夫猶不足而必誅之誅之不足而又修執以僇叛似之宋齊愈遂使劉豫偃然中原吏民之上以甘心於我而忠節如張孝純者俛首而為之輔豫固籍口於邦昌而孝純有所懲於齊愈者也且宋之有天下久矣非於君臣之義尚未明也而汲汲於誅邦昌者何也當虜再入而伯紀在汴汴亦破虜入維揚而伯紀在相高宗亦必走凡宋之所以絀伯紀而不用者皆所以全之也夫汴被圍矣而士大夫方汲汲於辨程頤王安石之學術與孔門之從祀於乎宋之卒不復中原豈盡小人罪哉

宗澤趙鼎　　　　　脫　脫

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銳而可以立功者有養威持重而後能有為者二者設施不同其為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赴聲亭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抑斯民目覩君父之陷於塗淖孰無憤激之心哉使澤得勇往直前挺或犂制則及二帝復舊都特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豈不悲哉及趙鼎為相南北之勢成矣兩敵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釁則養吾力以俟時不則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為國專以固本為先根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此鼎之心也惜乎見忌於秦檜斥逐遠徙齎志而亡君子所尤痛心矣竊論澤鼎之終並有感焉澤之易簀也連呼渡河者三而鼎自題其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語二臣忠君愛國雖處死生禍變之際而猶不遺高宗惑於儉邪之口乍任乍黜千載而下忠臣義士猶為之扼腕國之不競有以哉

宗澤　　　　　新　編

靖康建炎之禍欽徽因而北高宗播而南一時忠義之臣紓籌策以贊匡復者有執政李綱舊都留守宗澤顧皆沮於姦佞屢失事機綱既弗安于位而澤亦齎志以死悲乎按澤撫群盜集義旅居徇忌之地史謂黃潛善等慮縱澤遺其終陰伺察之亦雖

知非高宗意設澤不死必與岳飛同獲罪矣劉向有言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其不然乎

趙鼎　　　　　柯維騏

趙鼎自為小官已著姱節中興當宣陳時政皆嘉謨天下屬公輔久矣紹興入相者再其務力贊親征國勢不振數年後南北之勢已成務持重養威以固根本所謂險在前而能需者乃以梗和議為秦檜所擠貶竄以死然鼎惓惓報主之志雖歷顛沛臨禍變曾不少渝觀其自題銘旌氣作山河之句視夫為厲鬼殺賊者豈異耶

宗澤像賛　　　　吳伯宗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撥亂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俱入於帝聰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忽隕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娟嫉而天之于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其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宗澤對客踏壁　　　屠　隆明

古人當事變之衝震於吾前而吾鎮之以靜則可以安撫乎人心而坐銷天下之變此惟其謀之素定故也夫天下之大事類非輕謀而淺慮者所能辦也國家不幸而遭王路之傾危中原之板蕩軍變旁午羽檄交馳人心方洶懼自危中外震動吾磐

國家之望而或亦為事變之所撼至於皇惑周章錯愕而失措則人心將何所恃以無恐而天下之大事去矣故人方危也而吾故示之以安人方憂也而吾故處之以樂人方動也而吾故鎮之以靜使人心恃之為柱石國家倚之為長城而疑惧於是乎息變故於是乎銷此非矯情鎮物侥倖於萬一無虞之地以圖平定之功而其胸中之籌策固有以素定而豫持之矣惟其謀之定而籌之熟也則萬全之道在我而人心雖方疑懼於事變之衝而吾固有以豫執其處分之機矣執其機而徐起而應之則天下之事有不難於辦而天下之變有不足平者矣此古人之所以能養靜於事變之衝而屹於丘山而不撓彼誠有所

待而後動也豈其中漫無所主而緩不及事姑侥倖以臨之者哉宋宗澤當兀朮師逼汴京都人震恐而澤方對客圍棋從容談笑意氣安閑若不聞有敵人之壓境者此果何道而能然哉其必有所恃而後動者而非漫無所主者矣夫天下倉卒之變突然而起震撼擊撞每足以奪人之氣而動其心自非謀之定而中有主者鮮有不驚怖而失色倉皇而失措以至於狼狽顛仆而敗天下國家之事者矣是故王坦之風流談咲氣槩一時而晉室人物之望也方桓溫擁兵入朝聲言欲誅王謝乃至於汗流沾衣倒執手板崔浩文學智略獨冠北魏自比子房亦自信一時之傑也而國書之變至於神色慘沮股慄聲顫王鼎遂

自方諸葛而不免於狼狽喪師楊億自比八角磨盤而不免於便液俱下回視曩時之意氣安在哉此惟謀之不定而中無所主故事變得而震動之耳乃若孔子從容以却萊兵於壇墠之間宋子談笑以當衷甲之變以至周亞夫之討七國也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而亞夫堅卧不起曹操以七十萬衆聲言會獵於吳張昭等相顧失色而公瑾方從容運籌符堅以投鞭斷流之衆陳壓晉境都下震恐而謝安乃命駕遊山圍棋賭墅卒能長嘯而却胡虜金人寇逼兩河澶淵告危人心洶洶而寇準乃與客飲博歌謔歡呼卒能退虜以靖國家豈非謀之素定而其中有主足以鎮之而不擾也而宋公之對客圍棋亦以此焉耳

宋至徽欽北狩兩河陸沉胡馬牧於中原腥穢揚於河洛此古今之大變也宋事至此而已大去矣高宗以親王嗣位都於汴京而兀朮以其劫遷天子之餘氣逍遙都城提兵自鄭直抵白沙去汴京密邇彼其於徽欽之劫長驅渡河而南猶將破其都城而虜其天子橫行中原莫敢誰何又何有於氣息奄奄之高宗哉彼其視孤危之汴京直用靴尖踢倒耳而目中已無宋久矣當事者苟不能自立而一為其先聲之所奪至於喪膽而落魄則氣沮而其心亂心亂而其謀疎以至於顛沛不支而僵且仆焉安知不使都城再破而高宗復為兩宮之虜也嗚呼事勢之危誠莫有甚於此時者矣宋公身當其衝屹然鎮之以静謂

非其謀之素定而能然哉夫斯何時也而公方有事于圍棋也以烽煙則紛起矣以羽書則交馳矣以京師則戒嚴矣以六軍則投甲而守陴矣以將士則厲兵而秣馬矣斯何時也而公方有事於圍棋也不以公為迂則以公為矯也嗚呼公豈誠迂耶矯耶蓋大將以一身関國家之安危繫三軍之勝敗固將士之所倚賴而都民之所觀望者吾為大將而先示人以危懼之形則彼衆將安所恃而不將至於土崩瓦解望風而披靡乎惟從容籌策潛討密謀付託得人以了大事而吾乃高坐談笑以鎮中外示之以安靜而不擾逸樂而不懼則中外聞之必將相顧慶幸曰大將軍舉動若此吾屬復何憂乎自是而人心以安士氣

以倍固已不動聲色而折衝於樽俎之間談笑指麾而却敵於衽席之上矣譬之行舟若遭遇風濤舟中之人皆震恐而舟師方躊躇四顧從容運篙而無怖色則舟中之人必恃之以無恐倘舟師先震蕩飄越而失其維楫則衆人將何所恃而能無傾危乎寓民者舟中之人也而大將則舟師也故宗公之對客圍棊一從容運篙之手耳然使其謀之未定而中無所主漫取天下之事而嘗試為之矯情于迂濶之態而僥倖於萬一之圖則虜人卒至城下將何策以支之終必至於顛越而已矣而宗公則非其謀之不定而中無所主者也觀其僚屬入問計乃徐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則知其付託有人處分已定

萬全之謀已在胸中有素矣夫然後以吾之安而鎮人之危以吾之樂而鎮人之憂以吾之靜而鎮人之動志氣不撓而方寸不亂而天下國家之事變坐而制之有餘矣澤之謀國如此豈非都人之砥柱乎豈非高宗之長城乎使高宗能信任之中興之事一以委澤則豈特可以完守都城而已哉恢復之功可唾手而得矣柰之何掣肘權姦而竟沮過河之志也君子於此不能不痛恨於高宗

張浚　　脫脫

儒者之於國家能養其正直之氣則足以正君心一衆志擴凶逆處憂患蓋無往而不自得焉若張浚者可謂善養其氣者矣

觀其初逃張邦昌之議平苗劉之亂其才識固非俗儒之所敢望及其擴卻勍敵招降劇盜能使將帥同命所嚮如志遠人伺其用舍為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為安危豈非卓然人豪者與群言沸騰屢奮屢躓而辭氣慨然嘗曰上如復欲用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辭其愛君憂民之心何如哉時論以浚之忠大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用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為不及至於富平之潰師淮西之兵變則成敗利鈍雖亮不能逆覩也

張浚　　柯維騏

張浚在高宗朝存歷將相之任觀其平劇盜討除兇逆始終排和議與強虜抗非篤於忠義能然乎奈才疎量褊往往自用於賢者弗能容是以國事鮮濟王師屢衄沒身有餘恨焉朱熹晩年頗悔撰狀失實元儒揭奚斯亦極論其罪蓋事久而是非彌定修史者第襲狀中語何耶雖然昔魯莊與齊不共戴天乾時戰敗仲尼以為榮而不譏金固讐也可以用兵勝負議浚哉

張浚趙鼎　許　浩

余觀趙鼎處張浚之事蓋其所謀為國而非以己故也鼎心為國浚奚得而憾之浚心亦為國也為國謀而所謀見抑則宜憾之矣然亦為國事而憾而非以己憾也故他日罷相而力存鼎則可見矣鼎初讓浚而浚存鼎浚不負乎鼎也他日高宗欲竄浚頼鼎力爭而免是鼎不負浚浚鼎不自相負其肯負高宗乎浚鼎不負高宗而高宗負之使二人之才不得盡展而自墮其中興之業可惜也夫

張浚　朱　熹宋

南渡以來士大夫倡為和議其賢者則不過為保守江淮之計東狄制命禽獸逼人莫知其為大變獨魏公欲正人心雪讐恥復土宇鎮遺黎睨復際遇主議盃貶雖天嗇其功使公困於讒忌之口不得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曉然知人類之所以殊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其功盛哉

張浚　呂本中

建炎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符離之一舉者蓋向者因其來而後與之戰今則往而征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非不得已而後戰也孝宗謂數十年無此克捷胡銓謂四十年未有此舉虜人緣此震慴知吾君有大有為之志知廟堂有出不意之奇知邊鄙有敵愾折衝之將王十朋又謂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為徽宗欽宗復讐而舉為中原弔民伐罪而舉奈何王師偶失小利而幸災樂禍者橫議紛起矣今符離之役李顯忠邵宏淵進兵淮北藉令潰散不過失其所下之城邑而朝廷言戰之失謀常以此藉口浚竟以此阻於當時甚哉任責之難而得謗之易也

評　任責難而得謗易眞千古確論

張浚　周　禮

成大功者不以少挫而貳其心謀大事者不以微嫌而介其意一勝一敗兵家之常符離之壞乃邵宏淵之惑衆耳初非張浚顯忠之過也今而於浚顯忠則貶之於宏淵則赦之是豈賞罰之公哉

評　此議可為魏公洗冤蓋以弱宋當強虜魏公雖三敗績然亦數大捷論者只攻其敗而不計其捷則曹劌之亦辯諸葛公之祁山豈二人之不長於將哉敗而後收

而復振此兵家之常也安可以一衂而遽棄之

張浚

鄒定之

宋之任張浚非不重也然三命為將而三至敗績者何哉蓋以量狹而不能下士智闇而不能知人故耳建炎之初浚復命出兵道由同州鄜延以擣虜虛復拒吳玠之諫必與虜戰遂為虜所乘夫是以有富平之敗至紹興七年浚視師淮西酈瓊與王德素不相下岳飛言其必爭而浚艴然不聽夫是以有酈瓊之畔孝宗即位命浚都督荊襄總率李顯忠邵宏淵等進克宿州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浚不能禁士卒憤怒遂潰而歸夫是以有符離之敗故觀其三敗之跡非其量狹拒諫智闇不明而何

雖然浚之不能經畧中原豈止如是而已富平之役李綱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舉岳飛在營浚惡之聽其歸終毋喪而不能留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陝浚雖聞其賢而不能舉以自副乃以桀傲爭利之人自隨與圖大事夫安得不敗噫浚之為將其視趙奢之下許歷韓信之拜李左車相去固亦遠矣

張浚

劉鳳

昔單子之論萇叔為其將輔衰周而強之也魏獻子尊周而為合諸侯因併謂之有咎然則竭忠力以藩扞王室其皆為違天道背天禍速殃戮當其身且及其後乎夫萇劉之為周豈其不家數世之利而乃謂壞不可支如周詩穆叔之言不終夕而知其非矣若宋張浚之謀國乎則雖強變天道驟用弱國畢謀獨屬除怨報忿奉主之功而他有所不計者然亦執必矣宜所施未當計畫不能兼擅才智有所不足豈可盡歸之天道而謂威靈之不復振者數運屬然不可以力勝哉夫宋之讐金雖百敗百死而不可已者浚終始主於戰主于守主于恢復未嘗可以少竊旦夕安綏須臾死易慮而改圖壯哉其為心與若其主之用之也又不可謂不專矣付之陝蜀驅三十萬而前似可乘金之隙者瑜玠不協驟戰而敗而宋之事去矣逮符離之失亡是又何寡謀哉李邵之才未足憑伏而徒奪其邊邑何預大計不為萬全必取坐制扼吭深入中其要害豈之奇而輕率奔退使我

重失氣傷沮山東之國忠義之士翻然無南面之思是又誰歸咎與其措置淮西也愎而不能延納猜以專禍得如蕭張之籌帷幄乎故若浚者有其志無其度意有餘才不足雖謂其擅用國家財貨爵賞似非拘牽之見而不能兼容博納采撫豪傑知人善聽徒急於成功而寡於智畧勇於犯難而疎於慮患忠不有其身固矣而不謂國之威靈眾之存亡繫于一戰胡再不謀以取敗遂使後以為鑒而終不敢進一寸以争中原和議遂固不可拔者嘗謂浚已不效於前也苟以曆運之興衰盡委之天則束手而待之可矣何以貴殉主安時拯危撥亂之才乎惟尚有待於匡濟旋運又甚壞此所以深有責於浚而惜之也

張靜峰

人臣之立功其用于人也莫利乎順而正而不利於拂其用人也莫善乎弘而公而莫病于隘何則士君子之有所爲者不能以自見必得人以弘其施故上之而君次之而相皆所以主持維護開導振揚我者也天下之事力非一人所能獨運必得人以裕其權故凡忠藎之德椎畧之才皆所以附麗後先羽翼贊襄我者也是必有剛明之君攬乾綱于獨斷則上不撓必有休休之相弘翕受以敷施則中不阻有元德壯猷虜明勵翼之士相與同寅協恭和衷以熙帝載則下不携備是三者以風行天下則何堅不可破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成而奚有于恢復故

彊也哉愚嘗具宋史之顛末究魏公之終始而言之每自歎陳橋不由征伐釋兵杯酒閫無專權藏雲失守者莫窮强此爲戎狄之兄西拜諸羌之父守忠厚而乏廟謨議論多而成功少百年异乎武功已不競矣逮夫金陵新法倡紹聖之紛更悖于調停醖釀之禍本良嗣遣而胡馬南顧邦昌降而舊轍北指實奉天子于遠蒙沙漠之塵泯于卒相徒伴中書之食宋之爲宋亦及乎幾不可爲矣時則有張魏公浚者秉忠義之性是恢復之策經理中原遠過祖逖之誓畫措置兩雄不異仲淹之經畧固將起神州於陸沉洗銅駝於荊棘使金酋不共戴天而我宋無捐尺土也然而空言弗效于底績壯志卒隋於無成南渡之

舟已退而不可復進北轅之轍一去而不可復返稱臣稱姪之膝一屈而不可復伸者何耶愚嘗謂其用于人也其拂有二而其所以用人者其隘有三夫高宗以康王之元冑而帥師勤王受裂裾之密旨而繼天討賊則所以主持恢復之計者非高宗之責而誰耶兩河赤子淪沒於豺狼之吻九廟神靈穢觸於腥膻之丙北望庭闈無淚可揮霜降雨濡不得一灑麥飯于九陵之下爲高宗者止宜大聲宴復仇之義勵勾踐嘗膽之思舉少康之一成以緒舊服與光武之百戰以恢炎精庶幾乎雪耻酹百王除兇報千古也夫何臨安作廟遽偷江左之安東卑次師罔念勤王之急趙鼎中興賢相也而任之罔終李綱一世偉人

也而罷以謝冠胡寅之七策若罔聞知張所之五利姑置勿問其所以任人者如此而於魏公恢復之計尚何望其斷然行之哉兵法曰二心不可以使人疑志不可以用軍以高宗之無斷易惑若此而魏公恢復之計其能以自立耶此其撓於君者一也然配天嗣服者君謀王斷國者相謀紀法而建諸堂之上則須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則所以贊襄恢復之計者又非時相之責然六軍萬姓之壯懷咸欲直抵黃龍府二帝九宮之遙望日思生入玉門關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爲秦檜湯思退者止宜內修張仲之順治外揚吉甫之威嚴推張華之秤以替王濬平吳之計按高瓊之劍以與寇準澶淵之

彼庶幾乎以人事君以身徇國之義也夫何秦檜主和議於前湯思退沮恢復於後極言和議之非如胡銓董者竄殛不遺餘力盡忠報國如岳武穆者矯殺不以其辜至於魏公恢復之計則又沮之以王之望間之以錢端禮伺察之以汪召臣主和之謀間有倖心三敗之短藉以口寔始其成而詆其謀使慈母投杼於參之再音易聽于衆咻又安能相與有成耶兵法曰軍不可從中制權不可從外禦自古曾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哉此其沮於相者一也雖欲豈將君相之失哉夫亦魏公所以自處者未盡善耳易之屯六四曰求而往言屯不可以獨濟必求賢以自輔也春秋書輩帥師遂入郕議功之不可專

也天下事豈吾一人一家之私而欲自為之哉亦豈吾一人之心思一手足之勤勞所能周知獨運也哉大廈將顛非一木所能支砥柱中流未見其回狂瀾于既倒也豈以魏公之忠勇明畧而念不及此耶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夫魏公濟國步多艱而任恢復之計吾意其必體大易求賢濟屯之義弘翕受敷施之謨折趙妆下賢之節崇吾衆遜能之公得鄭僑器使之道如趙奢之下許歷如韓信之拜李左車集諸葛之衆思而定呂刹益稷任傑之五龍以取日虞淵也夫何有高天下之才而無兼容天下之德有救天下之心而無用天下之道殺曲端不以其罪也忌岳飛而惡其成嘉言罔攸伏魏公豈不知

耶拒吳玠之言而輕與虜戰以致富平之敗棄諸速禍其失一也兵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不用岳飛為統制而使王德酈瓊以潰淮西之役自我致叛又誰咎耶其失二也耦俱無猜過可則咎不和政靡而况於大師乎知李顯忠邵宏淵之不相協而使之並將以致符離之潰其失三也三敗之短形而六軍之氣沮讒謗之言由以入矣衆喙飄山聚蚊成雷魏公尚能一日身安於朝廷之上擁重兵於危疑之地以建恢復之計哉居此二拂而行之以三隘則恢復無成非魏公之不幸也嗚呼以忠義如魏公雄畧如魏公舉事之正如魏公三統六師秉國大柄如魏公恢復之計終于莫效而徒使百萬貔貅卒老於江上兩宮

環佩空還于夢中淚灑英雄至今遺志士之恨可勝也夫後之任人以恢復之計者當監魏公用于人之拂受人恢復之寄者當戒魏公用人之隘

許 談恢復令人髮上指冠談時事令人泣下交頤詞藻騈麗乃其剩技

李光許翰許景衡張慤張所　宋史

拯溺救焚之際以任人為急靖康建炎之禍變甚於焚溺矣當時非之人也而國恥卒不能雪者豈非任人之道有未至與夫以李光之才識高明所至有聲許翰許景衡之論議剴切張慤之善理財張所之習知河北利害皆一時之儁也數臣使不為

說卻所抑得以直行其志則其效宜可待然或遠斥以死或用之不竟其才君子不能無咎於當時之失政焉

黃伯彥擬潛善　羅倫　明

潛善伯彥才術智慮無過人者特以側媚善柔足以結高宗喜佞之心而其隱難匿姦又足以濟高宗偷安之志是以庸佞相濟不覺其入之深而任之專也世方以為大姦大蠹而帝乃以待二人為幸是何黑白之眩哉

秦檜　朱熹　宋

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梓宮藉口排卻衆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嗚呼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也

秦檜　劉定之

姦臣之惡莫甚於秦檜惡固同於檮杌而實類於窮奇倍使聖人再生春秋再作亦不能書其彌天之罪矣然則檜貫天地不容之人人神共怒之賊然猶得保首領以歿何哉嗟乎此又天地至微之理也蓋太宗嘗首太祖背明禪位使其子孫幾至滅絕天安得不生秦檜使殘高宗以喪其社稷歟故君子觀乎宣和殿檜生王枝則知亡宋之禍已兆於是矣

秦檜　劉定之

秦檜自北來歸國人皆知其詐惟高宗開心撫納以為得一佳士嗟夫豈天必欲亡宋故使姦臣得遇以為戎虜內應乎自靖康間二帝家屬宰相何㮚及孫傅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等舉家北遷此五人者皆嘗爭論乞存立趙氏故金人遂驅之北與等皆死於難惟檜一家獲全非其屈身戎虜求哀款納期有後報何以得保百口而回則其立心改節為虜反間明矣故自入相之後遂專主和議悉罷諸路宣撫凡趙鼎劉大中等沮其和議則使臺諫擊去之並飛父子欲復中原則與張俊謀殺之於是國之大柄宋之社稷世之黔黎舉在奸臣掌握聽其死生而成敗矣謂之佳士不亦謬與

鄭穀王庶秀婁寅亮宋汝為　脫脫

高宗播遷後有苗劉之變鄭穀王庶秀正色立朝以爭君臣之義顧不偉哉婁寅亮請立太祖後為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高宗亦慨然從之非君仁而臣直乎宋汝為歸自金國論事切直與寅亮俱忤秦檜一則誣以罪譴一則逃遁以死嗚呼悕矣

林勳李舜臣婁寅亮高登宋汝為　柯維騏　明

南渡民弊兵弱政多因循而苟安偷壤中原不復留意又不能立昌陵後以定國本係人心皆中興之失策者林勳諸人特小官皆布衣乃有志天下事先後論列雖古賈誼之通達國體殆

無以過矣歟李宰臣之用弗究君相弗之知也要當其定儲之議豈不見納竟與高登宋汝爲咸以忤秦檜得罪諺曰直如弦死道邊者其等之謂與

人物論三十二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三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韓世忠　宋史

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宋靖康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畧忠義如韓世忠而為將是天以資宋之興復也方兀朮渡江惟世忠與之對陣以閒暇示之及劉豫廢中原人心動搖世忠請乘時進兵此機何可失也高宗惟姦檜之言是聽使世忠不得盡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矣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昔漢文帝思頗牧於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兀朮走　李東陽 明

金山廟前鼓聲起江頭走却四太子緋袍玉帶墜復跳華人頓足胡兒喜君不見和尚原頭走禿胡天為中原留逆雛他時再作江南圖韓公吳公還有無

劉錡 吳玠 吳璘　脫脫

劉錡神機武畧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鎮敵國雖韓信泜上之軍無以過焉或謂其英槩不及雅量有餘豈其然乎吳玠與弟璘智勇忠實戮力協心據險抗敵卒保全蜀以功名終盛哉挺累從征討功效甚著有父風矣然玠晚節荒淫璘多喪敗豈非狃於常勝驕心侈與三世為將釀成逆曦之變覆其宗祀蓋有

劉錡 吳玠 吳璘　柯維騏 明

按張浚傳南渡名將以張韓劉岳並稱劉蓋指錡云順昌之捷殭虜褫魄而困於疾疾命實為之豈乏並時如吳璘所短耶璘與兄玠存卻金兵保川蜀而子挺亦克繼家聲崇勳茂烈一代鮮比不謂挺子曦遽覆其宗三世為將固道家所忌與

劉錡　丁奉

史稱錡神機武畧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振敵國雖韓信淮上之軍無以過焉或並槩不足雅量有餘豈其然乎是故生為儒將則與孔明四休沒謚武穆則與岳飛媲美奈何賊檜所忌厭處既久時方倚重而旋即告終蓋宋之否運使然也

岳飛　呂祖謙 宋

殺岳飛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虜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嫉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万俟卨以頑倚鍛鍊而浔中丞王俊以希旨誣告而浔廉車姚政傅選之徒亦以阿附並沐畀遷之寵附會其事無所不至而莫須有三字世忠終以為無以服天下飛死世忠罷中外大權盡歸于檜于是盡逐君子盡用小人矣

岳飛　脫脫

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

亞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左氏春秋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鎭有詔班師飛自為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眞有諸葛亮之風而卒死于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瞋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寃哉嗚呼寃哉

岳飛　章子仁　宋

天未厭宋王亶忠肝義膽以生天未亡胡王抱赤心憤氣而死天乎豈其才矣使不嗇其用大其任矣使不狹其成雖九廟之恥立談可雪何但紓一邑之難雖河北二百州之版圖不崇朝而復何至悠悠歲月尚守江南十數道之疆域哉

岳飛鄂城捷至高宗賜札跋　虞集

文敏趙公孟頫條古之詩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承之國史嘗讀其詩而悲之以為當時遺臣志士區區海隅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輕之之心也今見思陵賜岳飛親札則其奏功復城時所被受者觀親札所謂楊沂中劉錡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月也是時秦檜方定和議而飛銳然以恢復自任所向有功飛之裨將楊再興則邦人之子也單騎入陣幾殪兀朮身被數十創獨殺數十人而還一時聲勢可知矣是以

鄂城之役恢復之業繫焉飛師乘勝薄朱仙與兀朮戰破汴在頃刻而檜急罷兵飛赴行在而沂中劉光世錡皆以其兵南歸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朮無復憂邑洪皓區區蠟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其爲斯時而發也歟

岳飛　陳基　元

宋高宗承祖宗之緒間關播越退保江南然豈漢光武不階尺土者與矣而靖康之敵又非新室赤眉之比南渡將相爪牙之臣亦非暴時馮異杖劍而崛起者加以重熙累洽之仁漸磨浸漬淪膚浹髓垂二百年一旦兩宮蒙塵宗社為墟中原父老日夜欷歔思宋不啻三輔然光武弟兄徒步南陽左袒一呼盡復高皇帝舊物其故何哉蓋光武知人明見萬里高宗舉國聽於權臣故回溪之敗馮異之罪小朱仙鎭之捷岳飛之功大光武不以一挫之失忘遠圖故能卒以再造之功興漢室高宗不能因戰勝之餘用岳飛而徇主和之謀任秦檜故以恢復自任者適足以媒已忌嫉之口以忠貞許國者卒無以逃鍛鍊之禍夫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不以其能雪父兄之恥光祖考之烈乎今舉垂成之業而棄之使馮異君臣專美於千載岳飛父子啣寃於地下此孝子忠臣所以讀金佗粹編者未嘗不為高宗惜也飛殁子從餘二十年孝宗受禪其孫珂實始以籲天辨誣錄請闕

訴上由是詔賜墳廟復爵位頒封謚祿遺孤高宗為太上皇落
及見之吾意其北望舊京必恨不誅秦檜以謝天下嗚呼已無
及矣

岳飛　李夢陽 明

岳武穆全人乎浔其正而斃矣或曰将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曰
惡何言也不受命者其身猶将也周亞夫是也非召之使還也
召之還者奪之也奪之而不受命是叛也以叛伐叛夫誰與之
曰閫以外将軍制之乎曰制之者其身将軍也言有位也汲
黯發倉粟之類也非召而奪之也召之而不赴則騎刼代殺矣
代之而不赴則陽周之錮鏤下矣嗚呼岳也得止而斃矣春秋
之義也

岳飛　崔銑 明

議者曰忠武之屯宋偬也中原咸思附之甚遺詔而復舊邑兼
小諒成大績不亦茂乎崔子曰不然易否之觀曰有命无咎臣
之事君無貳適國之遭難須其濟理反直者諫可也拒則止事
濵成者請可也専則悖吾既逆命矣何以責下之順哉高宗辱
王也親見父兄母妻之辱丼干氣伏而不敢奮蓋畏金人猶悍
難以綿地之力與角也故檜之言與之投使忠武抗而北也或
罪其違詔而叛名之将何以伐状乎語曰同力度德自王安石
用事以來宋失民久矣彼兀朮者非折箠可下也且勝負之幾

大智雖料鄭李嘗敗於思明矣况力十於思明者乎夫民之苦
虐者投仁以生也厭勞者望我以佚也斯二者忠武豈得而遂
哉檜小人之雄也彼小人者各於謀國而捷於麼國拙於用才
而巧於㨿才人将有為也掣之則必窮以促使自失其㨿而
兼丧其名以實其言卒亡國而後已忠武果北檜之丼心快忿
者一端而已夫至此復安歸乎夫帝王救亂之道二曰德曰相
将其末焉耳是故附衆以仁招携以德述方無悔者始討之而
弔其民故德九而兵一管仲范蠡佐伯者耳齊作内政而後獲
猶越生養教訓而後報吳蓋本撥者枝披其心防隙者水毀其
成夷狄往來之忽固非鄰國之守然彼君相如此從責功於一
将不然之甚者唐李光弼一不朝乃至憤死非代宗同難故幾
不厖其宗是故忠武臣節周矣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子無費辭
焉

主和　羅洪先 明

岳飛之見殺也以恢復也檜之殺飛也以主和也恢復天下公
憤也主和一人私利也以私利沮公憤故羅織飛者為甚冤飛
冤而檜之死有餘辜矣故銜檜者至于今猶不釋雖然應因不
盡其情因即死辭必不服檜不足道也論高宗者亦有遺議否
乎方檜之逊金而歸也孰縱之則権頼也非権頼也金國之謀
也虜人父母刼人兄弟暴其骨肉能無寒心乎於是思所以

制其命而愚之而済二質二質存金人可以得志於宋[illegible]親無
憂矣昔者孟子答桃應以為舜之負瞽瞍而逃也親為重天下
為輕天理人情之至人不得而奪也是故生則望其歸沒則請
其襯順之則禍遲逆之則禍速趙苞徐庶之事亦足以鑒高宗
其能忍然乎此一質也淵聖兄也建炎弟也淵聖讓則金必不
從建炎讓則手足之禍旦夕且至保富貴者孰無是心高宗其
能脫然乎此一質也有父母之愛牽於前有兄弟之嫌迫於後
自非出世之資無人之勇固不足以辦此宋不足以辦此其命
固已懸於金之掌握雖無檜和其終無成乎故二帝之計諱欽
不諱徽徽之聞訃在三年而欽則莫知之近其意以為徽即死

欽足為質欽不諱宋之畏我者去矣檜之既歸也一日而入對
再日而得美官數月而和議成明年而相此非檜之奸狡能致
然也譬之於疾砭石投其膏湯熨觧其煩方恨醫藥相見之晚
高宗嘗疾久矣忠義之士急於成功而正論之士謬於達變未
有能通其變者故檜得以乘其間嗚呼文告之往來誠意之懇
則可施於與國而不可施於盜賊之前項籍嘗獲太公呂后矣
分羹之語至為不仁然籍之不敢果於烹者未必非斯言之力
也正言若反高宗其知之乎正統土木之變不幸類是善乎肅
愍之言曰吾國已有君矣曰治兵不少懈是以虜情破而不及
禍嗚呼惟無肅愍之智故不免以身殉於人惟無漢高之執故

愛親之心適以益其畏愛心適以益其畏於是其為金人愚而
不自覺宋之儒臣方且攻檜之奸而以隱忍責其君是止渴而
奔之將求援薪以濟沖

岳飛　其疑　蔡清（明）

嗚呼岳公報國之志所以終不酬者果天耶人耶彼高宗秦檜
無復論矣愚獨恨公之未知權也孝子之於親也從治命不從
亂命公向者觀高宗肺腑之囑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今乃
無故一日十二金牌召班師非檜之為而誰為檜為之而高宗
聽之則亦亂命之類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正為此也苟社
社稷專之可矣公素好左氏獨不知斷以此義耶況其時萬世

之悲憤既積吾胸中不世之機會又在吾目前朝廷乃無故入
奸臣之言使我十年之功廢於一旦將不復以宗社為意父兄
為念果何說也吾為國臣子誓赤心報國者也旣又成命在又
遲遲徊徨者是震於埜此亦天意也不以此時特出不得已之
計脫然于尋常法度之外而有所敢為則終為奸臣所制縛而
君父大事自我去矣又何言哉夫權奸可畏高宗之不足倚吾
亦知之矣獨不見前日宗留守乎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
之況殺其身以普其君乎當日之事愚以為正當用權以濟直
驅表而南極陳時之難得易失不敢自墜於奸臣之計以貽陛
下肺腑之托而延吾國家萬世之辱隨舉鞭而北艱此而後朝

食可幾也胡為乎竟以不得擅留一語自將哉夫殉君命之為
忠孰若為吾君報萬世不共戴天之仇之為忠也且高宗之所
以忍與金和而急召公者亦惟懼吾力之不足以克而反速來
禍耳今吾自揆吾力必克無疑矣一舉而克之以還報吾君以
為何如也既克之日安集之餘人民府庫籍之於朝將士卒伍
亦約束以俟朝命吾將蓬頭跣足直步至國門上表自劾其違
命進兵之罪藉藁以待粉身碎骨萬死其之吾赤心報國事畢
矣倘必吾全則將乞骸骨歸田里終身布衣蔬食自處於除名
不敘之數自後有違命若雖能盡忠如此律若是亦足以存主
法而白此心於千萬世與天下後世矣蓋其輒行雖近類桓溫而

心迹則與溫有間不害為同行異情也此乃所謂權也夫權出
於不得已者也若果不得已而又不用權則雖聖人無以濟事
而聖人亦不必立權之說以教天下後世矣況公當日之事猶
可以一日安若乎易有之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君子以獨
立不懼意大過之時必有大過人之才而後敢為大過之事不
膠於尋常故轍焉乃克有濟也是故以天下與人上世未有也
而堯始行之君無道而伐之上世未有也而湯始行之君覆典
刑而放之上世未有也而伊尹始行之萬世之下不聞其以為
名教罪人者況公當日而出此其要歸於忠孝矣且未有改立
放弑事也誰得而罪之夫大丈夫建大事苟無私意其能為叅

一篇當有明斷不可移易之筆

常法度所制縛哉吾天白日萬世一時所責備乎英雄者正在
此耳今一辭而歸非惟前功盡棄其身之不免人固已豫知之
矣嗚呼公何不為范氏九廟神主惜此去就乎此見可與權者
之難也嗚呼使公當日雪恥之志既酬而後為檜所害忠亦為
公甘之矣

岳飛

李攀龍 明

論曰天下有不可必為之事而議者必欲其為之其亦難與論
人矣蓋事有易有難易則順難則逆二者惟勢而已矣故勢難
於安百姓雖堯舜未嘗以為易勢難於王天下雖文王亦以為
難聖人且無如勢何而況天下者乎今議者於岳飛之班師而

責以不能應變是欲為不可必為者也責人以不可必為是不
知有難易之道矣不知難易又安足以論天下之勢哉非惟不
足與論勢而亦不足以論將矣何也才力智勇時有所難逞果
斷剛決時有所難用機會間隙時有所難乘況胡馬交馳突如
山摧乘輿播遷中原陸沉何如其時也君昏臣奸忘讎事虜荷
如其勢也進有誣妄退有束縛又何如其難也而議者必欲其
應變而為之吁尚足與論飛哉今論者不過曰飛當閫外之寄
於飛專矣精忠之蹟知飛深矣飛何有不可必為又論飛之北
伐志存雪恥志不共戴天一戰而汜水克再戰而穎陽拔鄭城
之捷金吾授首朱仙之駐兀朮褫魄賊固將棄汴京走矣此所

謂大順而至易也即有十二金牌召之班師飛也矯詔進軍期
於必成如介子之破樓蘭可也以死自誓戴罪而行如武侯之
伐魏曹可也却奸臣之討果於自用如祖逖之清中原亦可也
提兵外應秦檜之惡與天下共誅之若袁氏之誅董卓亦可也
而飛也皆不之為夫遠勢者亡需時者昌故曰時不再來勢不
再得飛於守常則可矣要之非應變之才也為此言者是知順
而不知逆知易而不知難知可必為而不知有不可必為又安
足以知勢與時哉吾未見天下有不順而成亦未見逆而有濟
者也況於君臣之際哉君臣之際犯順以行權蹈逆以遂討而
乃以應變審時識勢論之是猶教天下以叛矣況犯順而權未

必能行蹈逆而志未必可遂如飛者哉何則今日金字之牌非
前日織字之牌今日忘讐之宋高非前日旌忠之宋高矣今日
殺飛之檜非前日薦飛之浚矣前日用飛專今不專矣前日知
飛今不知飛矣前日用飛今詔飛矣詔而不還則伍胥之屬鏤
陽周之賜劍至矣劍不至檜之心不但已也不然則班師之詔
更而為誅叛之詔矣又不然則削奪官爵之詔下矣此其時與
勢可必為耶不可必為耶何也順不可犯逆不可蹈變有所難
應權有所難施故耳飛於是時將為誅卓之紹則宋高謂班師
者我也將為清中原之逖則驅兵在前追詔在後將為伐魏之
武侯則身非顧命委國之元臣將為破樓蘭之介子則上無椎

才大畧之主中有忌功主和之姦動而有遠節制之誅進而有
抗君命之戮此其時與勢果可必為耶不可必為耶且夫
君樞也相運之者也將闔捭以止人者也以宋高為樞秦檜運
之雖百岳飛無益於宋而顧責之權變其亦不思焉耳矣故善
論天下者責之君如孟子一正君而國定是已善論天下者責
之相如柳宗元相道得而萬國理是已未聞謂專閫外之寄而
能逆其君者也故旬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任非不專也讒入
而樂毅奔以身為萬里長城知非不深也心疑而道濟死使閫
外之寄誠可以逆君則二人者當先為之矣今議者不察顧又
以春秋之義責飛曰苟利於社稷專之亦可此汲黯發倉粟之

類是也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亞夫不聞天子詔之類
是也設使黯之發倉粟也忽有詔曰不發方亞夫不聞天子詔
也而天子以他將代亞夫第不知亞夫仍為將否耶黯仍發倉
粟否耶知此則飛之班不班不待辨而自明矣飛忠孝人也春
秋之義講之熟矣尚其意不及此耶今議者顧又曰君之于臣
猶父之于子子之于父從治命不從亂命此其說尤不通且父
之命子命嫡子乎命孽子乎以宋高之事言之則檜嫡也飛孽
也知孽之不得以奪嫡則飛之師班不班又不待辨而自益明
矣故善論天下者本諸勢與時善論時勢者揆諸難與易善論
難易者裁之順與逆知順逆者然後達權變故予嘗曰飛之不

是知前言武穆之執未足制檜則不可轉而進兵又言諸將不均則孤軍不可深入

可必為者君與相之罪也

岳飛　　王世貞　明

昔人有以岳武穆朱僊之役奉金牌十二班師為恨者且謂武穆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以報讐而復中原則非也凡可以用出疆之命不奉詔而進兵者其勢足以制内者也勢不足以制内而為之必敗勢足以制内而為之雖成功非純臣也有如武穆不奉詔而進兵檜以尺一削武穆官使一部將代將之而歸何以自處乎強敵乘於前而嚴譴迫於後是非徒敗身也且敗國夫非獨義不順也武穆雖強兩河之兵雖響應勢亦不能獨舉何以言之兀朮者亦慓悍猾賊人也女直之重兵尚聚於燕雲之北而未盡發也武穆入勢必用韓世忠張浚之軍為之左右犄角劉錡王德以殿後之卒後勁吳玠以秦蜀重兵出扨其西援而後金之膽奪而中原可全復今諸將一時奉詔歸而武穆以孤軍深入情見氣懾而虜悉其全師以至我勝負之機固未有所分也夫武穆可以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是故志士仁人所以深痛恨於南宋也

斯論天下之理亂在呼吸之際生死係不旋之謀則有以也

岳飛　一日十二金牌　　朱衛新　明

余讀史至岳武穆抵朱僊鎮之一日受金牌十二未嘗不投淚數行也或以為此丞相矯詔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且斬使而鼓行便或以為此上意也君威不遠顏咫尺臣扞旌鼓孰敢奸之

金師而還使邑獨謂金牌之來不出自高宗不矯自秦檜而出之自武穆非飾說也請得畢其辭夫檜雖稱權姦然亦有辯才之者觀其容娶人之偽書賞鶻鴿之佳句雖古之絕繆以獲歡賜待以敢從亦奚以加彼其殘害忠良交通夷狄使人主尊信如鬼神和好如膠漆夫豈特師心自用意必有智謀之人為之竭力而營持籌而討者乃武穆自王貴牛皋而下皆鬭將而非謀士也鬭將之用一而謀士之用百有如一旦受詔班師鬭將之勇果足恃乎恃其勇而抗王章是女直未滅而身為女直也設轉戰而前期盡敵而反而毋走之敵果可盡乎不能盡敵則丞相且以抗命為將軍辭將軍且懸首太白不暇而敢望黃龍一杯耶使少保苟能養士於平日則雖兀朮無北走之意而謀臣策士且誦張鼓燥以張先聲以奪其心而衰其氣何至彼將奔竄而書生且叩馬以諫其毋行也此豈書生無簞食壺漿之思意者逆知武穆之英武不可一世使見之者謀失其智才喪其奇縱捫蝨而談當世之務而武穆未之許乎向令毋走之言不出于書生兀朮必且北去北去而丞相必且膽落外則前無所沮内則後無所撓星馳電掣颯爽為之響應韓常為之倒戈不日而還兩帝之塗輿捷仇人之塚墓矣雖有金牌豈能止之於沙漠哉自書生之言一出而虜已心知武穆之無成故堅持中原而不去得以其間走使督責丞相丞相懾首約則不得不

以危言中武穆於帝前而帝且為之心動則不得不亟詔班師而金牌於是乎屢發至于屢發金牌則雖致書生於麾下亦必無策昔其後而況武穆當方寸之亂亂乎且當其時未嘗無士甚虞焚蘄王之餘艎於江中者閩士也縫衣緝鞾而脫男子於虎口者孫婦也武穆倘得一士則權臣之舌可禁頭可斷心可移得一士則批主上之逆鱗如搔背痒蚌寢敵人之皮毛如集狐腋何至今奇才策士偃蹇數奇而且就敵附會功名以輸國家之大計使中原與二帝俱喪其口中而莫追也豈不痛哉或者謂高宗時值苗劉之亂帝常慮諸將負恩武穆蘄王所以不敢厚賓客與結士且亦有衛青平霍冠軍奉法遵職之意乎余

曰否否衛霍遇武帝承平而當武安魏其之後天子常切齒故以親附士大夫招賢詘不肖為人主之柄若武穆之時朝危主[illegible]釋本軍而倚劇寇猶懼不逞而豈容以吐握為謙讓顧武穆之所以已不以結士而以擅兵則結士非特除患抑以建功不緣矣余深悲武穆之忠毅而羅於無辜故重以失士為賢者惜若書生若所謂有才而不善用者總曰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書生於權臣大將之說似為得機以語於困窮則未也是故狐死正丘首君子仁之

岳武穆研記　　徐階明

首讀明道先生書見有言曰天下之士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才而不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于事為浮氣幾何時而不盡竊嘗執是評古之人物至武穆王未嘗不歎王之才與至誠合非尋常號有忠義功業者所能擬也王始起從步卒諸將中位最卑年最少然而百戰百勝為功最多鄖城之捷廬州之援雖桀驁如兀朮猶悲啼竄避之不暇其才大率類淮陰侯高宗之始用王有精忠之褒有中興之委其為知遇亦大率類漢高之于信然信因蒯之續拒徹之言雖有可稱而怏怏之私卒不免萌於奪爵之非其罪雖王自破劉豫唐州之後銳意欲取中原于時高宗方惑于秦檜以節制光州詔不果以諫阻和議則不納以請灑掃諸陵則不從蓋高宗之用王者已大異於初

而王援[illegible]汝鄭經營潁蔡為之盡力北進軍朱仙恢復之功且垂成矣而班師之詔遽下未幾王亦身及於戮以忠受禍至今論者猶共冤之而王恬然就死略無忿懟不平之意其視信夫王則不赴討豨之徵臨刑則追咎拒徹之誤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然則王忠義功業非激于高宗之知遇如信辭衣推食之云非慵於天下之議已如信恃人不詳之說特其徇國之心直功恐至竟以為幸不死於戰即歸死於獄苟初心之不遂斯隨寓而安耳非誠之至也奚能為之故語王之純節惟漢諸葛忠武侯唐郭汾陽王可謂儔匹而汾陽之才又似不及王蓋三代以降才與至誠合一卓然炳然惟王與諸葛亮兩人而已

侍衛公以盡忠報國表王之心也其觀王之深者歟

岳飛　劉基 明

木之顛兮其根必傷人之將死兮俞爲以爲不祥嗚呼將軍夫何爲哉天地易位兮江河倒流鳳凰妖殛兮豺狼晃旒臣不知有其君兮子不知有其父嗚呼將軍兮獨御寃而慄若舉何愛而可親兮忠何辜而可戮父兄且猶不顧兮何忠良之能育臣竭心以爲主兮又何可以爲仇也天之所廢不可植兮亦將軍之尤也烏傷兮而欲頌兮群啞啞而附翼猿猱聚于機檻兮鸞悲鳴而不食相伊人之有心兮曾鳥獸之不如忘戴天之大恥兮乃峻宇而高居信讒邪之矯枉兮委九廟于狐狸甘卑詞以

臣妾兮苟殘喘以娛嬉焚舟楫于洪流兮棄驊騮于中路痛夫亦知其至愚兮羌獨迷而弗寤指潛軀以報主兮乃忠臣之素心縱狂狡之弗恩兮又何必以之爲禽砥厥自而見逐兮伍子忠而獲戾固將軍之不辰兮哀中原之蕪穢吊孤墳于湖濱兮見思陵之牛羊寄情于悲歌兮識忘親之不臧

悲建紹　張思廉 元

張都督殺曲端關中斷石臂中興天子無相干秦丞相陷岳飛淮右長城墮中興天子如不知鐵象馬精忠旗妻室望風走兀术搵淚歸旗折馬斃事可悲君不見宗李綱死宗澤可憐建紹同轍逝中興中興良可惜

金字牌　李東陽 明

金字牌從天來將軍慟哭班師廻士氣鬱怒聲如雷聲如雷震三陲幽薊已復無江淮懷虜壯士死天下事安有此國之亡嗟晚矣

三字獄　李東陽 明

朋黨誣天下惜惜不惜賊檜造三字獄天下服服不服殺武穆姦臣敗國不畏天區區物論直無權崖州一死差快意遺恨施即馬前刺

三父子　李東陽 明

父昏德子重昏事夷此日何乾坤父稱壽子重華易名鴻號應

無加王淮從去喜同樂五國窮愁君焉用精忠父繼忠子千古戰其心爲君死

岳鄂王廟記　崔銑

昔高宗之既南也王內則前忌外則過虜請建儲以安人心還舊都以繫民望收河北而掎中原死於王彥危于杜充而氣不挫甚於張俊阻於秦檜而節不奪謗以隆爵而弗回其廉無好其仁不殺是故謀遠而忠家明而信故能存宋不遂亡也金人無志中國之志民毒於夷之虐而思宋之德金人以沖昇張邦昌以齊昇劉豫而還師於漠矣帝若擢建上宰昇王以征伐執訊金之不恭哉然帝乃惕於金人之威宴然復讎無成且失其

據內外諸臣乃為苟安之計惟佞臣之交夫佞會而王無主志
而檜奸佞擅恣君而王疏聞言陷衛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於乎
以不明之迹而賊元臣自古以來未有如檜之敢也且夫其須
有若檜之□□也其心非不賢王也而棘於其欲忍而為之耳

封開國子食邑制　高宗

門下師直為壯正天討有罪之刑戰功日多得仁人無敵之勇
羽奏屢騰於戎捷與圖恢復於折封肆嚀進律之寵置茲治朝
之聽制置使岳飛精忠許國沉毅冠軍身先百戰之鋒氣蓋萬
夫之敵機權果達謀成而動則有功威信著明師行而耕者不
變久宣勞於邊圉實捍難于邦家有公孫謙退不伐之風有叔

子懷柔初附之恩爲凶渠之嘯亂乘莨□之泚兵竊據一隅萃
厥逋逃之數旁連六郡輒為盜賊之區命以往征迄茲勘定根
王旅如飛之怒月二捷以奏功率寧人有指之疆日百里而闢
士慰我后雲霓之望拯斯民塗炭之中嘉乃成功想茲信賞建
旄鄖水以彰分閫之專授鉞蘄增以示元戎之重全付西南之
寄外當屏翰之雄開茅社於新封錫圭腴於真食併加徽數式
對異恩於戲我伐用張既收無競維人之烈惟辟作福敢後有
功見知之圖當有衛社之忠益勵輸方之績欽予時訓其永有
詞

進封開國侯加食邑制　高宗

岳飛才全果毅姿兼沉雄說禮樂而勵廉隅德遜有君子之操
援枹鼓而先士卒忠蹇匪王臣之躬自奮武以專征屢摧堅而
深入于疆于理威行江漢之山川如飛如翰名動江淮之草木
屬逆雛之挺亂道戎羯以窺邊萬騎鼓行震天聲于不測千里
轉戰奮忠氣於方張力捍孤城敵俘群醜逮潛師而奔潰茲振
旅以過歸載嘻却敵之庸用錫枝戍之祉齊壇授鉞前兼兩鎮
之雄太社分茅爵列元侯之貴倍敦井賦衍食畬租爰示寵光
併昭物采於戲觀萬夫之政爾惟肇敏於戎公宅九有之師我
並克艱于王業祗若予訓永肩乃心徃怭式辟之方勿替對揚之命

充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制　高宗

岳飛沉毅而閎中誠純而特立縱橫奇正謀足以應料敵之機
險阻艱難器足以任扶危之重志徇國家之急身居矢石之先
剪亂夷兇所當者破陳師鞠旅其衆無譁乃眷西南久勤經略
將規恢於遠馭宜增重於使權草木知名諒威聲之振譬旌旗
改色亦士勇之賈前茲塗炭之餘積有雲霓之望洛都甫邇
王氣猶在　伊纏陵寢恆存廟貌未移於韃虜其共乃服以究
爾庸惟一德以定功茲萬邦而為憲

剛城大捷賜獎諭詔　高宗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萬曾未聞遠以孤軍
當茲巨寇抗犬羊並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

者也蓋卿忠蓋貫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爾在行之旅咸懷
盡敵之心陷陣摧堅計不反顧塞鬪屢合醜類敗奔念玆鋒鏑
之交重有傷痍之苦俾爾至此時予之辜惟虜勢之已窮而吾
軍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聞殄滅之期載想忠勤彌深嘉嘆
降閣子錢二十萬貫犒賞戰士故玆獎諭

評　高宗賜鄂王制詔有三十餘章不可謂不知王矣一旦
聽秦檜之姦言獨不念前日奇勳之褒詔竟置死地忍
哉忍哉

書生叩馬　陳敬　明

嗟嗟天不祚宋胡馬南嘶紫雲鏈影北風沸塵無將軍從悲憂

血肉中間關萬死撐乾坤于百戰唯是朱傳報捷金酋頭頂不
敢望將軍之塵蓋斯不已壯南朝而褫虜魄哉祖宗有靈栢氏
未斬必且抵黃龍一掃尚立河洛之腥而秦丞相且損之且役
盡之皇天弗駮猛狗為妖盍余讀書生叩馬之諫私心悼之書
生叩而宋事去可悼也其言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立功於外
令人驚揣心究武穆而口衞丞相之奸寃書生言固當書生故
步武中原非綱首為金下者也半壁江南奄奄氣息江河破碎
誰與撐持言念腥羶載道先皇帝羈栖絕域牧馬悲鳴胡笳撩
慄渺茫天涯能不摧心將軍誓心天地南朝未無人也以東家
僕棬土重來顛誠不知何如徒沁沁泯泯奔金人而前告之右
祖矣朝而前矛虜騎嗟嗟天乎書生固非人哉將軍杭天右倚
崛鞍馬間頭收兩河而掌擊雲于唾手斯已烈矣書生叩而袭
厥垂成之緒廢之卑辭則天之厭亂已極而沒機於書生也番
番新城三老一言輒喑啞之夫悟主上以君臣之大義而壼關
一詭忼慷諫謀若斯之凜也金人掠我土毛血我天地殊覊我
上國蓋至匹馬南渡羣族北轅而江南無淨土矣胡兒歡宋兒
悲北人樂南人愁哀纏率土死惡薄屠醫書生故應極身毋二圖
睢陽之像洒新亭之淚告爾金人無犯我闕告爾丞相勿負忠
良告爾將軍翕梟滅醜告爾天子新卧膽嘗不謂身宋人而棄
宋且佐敵也嗟乎哉天也書生固非人哉吾聞紅衣抱日而走

嫗泣呂雉答霞向而蒼狗嘘理亦有之書生固奇士也安知非
出沒變幻天所假之以為女直前驅者也夫靖康見告中原血
肉踐露泣衣鶬弦條骨彼夫揮甲丁而按手闕者不能勝勝輒
不再也將軍持弱卒抗金兵數十萬克汜水克襄陽已復克鄖
城朱仙之駐電掃星馳天地為飛震恐戰士為飛飲血敵人股
栗心怖惴惴懼隻輪之莫返而書生叩矣書生叩而胡馬策矣
山矣中原可復而使之不得復又使之必不復嗟哉乎天也建
炎而來百餘戰矣其獲勝者直此時耳究顛覆鷸蚌至死大將
之可以戰者僅兀朮耳非將軍敵也職雛喝鳥祿非韓世忠劉
琦吳璘敵也海上之盟直其羅織須汁者漸以瘀老中原之子

弟則猶知有君德也將軍問關萬死而得數捷捷屢報而和議梗將軍之身愈危矣天生將軍又復生秦丞相丞相固天所假以覆趙宋者也書生即不叩叩金人而即不窘宋亡不暖塵矣嗚呼非天哉將軍壯心填海苦膽憂天即使犂虜庭歐揭遂之軒轅九死不惜而齎志以沒嗟哉天天也天亡宋而將軍不亡宋宋未亡而將軍先殞也悲哉塵河漠漠鸞輿擁蔽西風凄動朔雪衰衣二帝寃魂雪窖兩宮環珮空還追念馬角龍髯之白令人潸淚成血傷心哉一介草茅猶思掛旆封泥一洗乾坤之恥將軍刀未畢拔而金牌下人鏤紅染壯志氷消寃矣近世儒者謂可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則叛也維時天子敎

旅丞相搆國將軍不受命丞相以尺一削其官而奪之則何辭書生者有以逆其功之必不成天也將軍沉深好古武不能斷以義隱忍就死固已諒天之定矣及至海濤不信而知天果厭宋彼書生者亡亦其所出沒變幻以顯其奇者也噫嘻乾坤水上萍黃屋今何在人以為宋亡於冠而余以為宋亡于書生叩馬之時書生洩天之機而金人適覷天之機高宗闇于機而不察若將軍則隱其機而強為之必不得為而後已耳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嗚呼宋運盡矣將軍可以死矣彼塵土奸檜凄涼萬古而武穆忠魂留與日月爭光可也

擬岳武穆軍中遺秦檜書　　屠隆 明

岳飛頓首頓首致書相國足下飛自領王師渡河賴陛下之靈相國之智所當摧鋒陷陣大河以北無堅城飛令諸軍北北上大酹黃龍府諸軍聽飛鼓音無不踴躍起介而馳者虜人無當也飛於時謂遂定中原挈兩宮而還之陛下直唾手取之矣然後角巾投老西湖之上飛之願也乃今者一日奉陛下金牌十二詔飛班師天王有命臣懼殞越於下飛奈何敢不班師哉然從東南來者皆言非陛下意謂謀出相國相國寔陰持之飛竊意相國為陛下輔弼之臣陛下之遇相國厚矣語有之瓶之罄矣惟罍之恥相國為天子大臣如何令虜人猖獗盡棄大河以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莽而坐擁江南尺寸之土以偷老其

間則焉置相矣相國如天下何內折中原之氣而外長仇讐相國必不然故敢以書奏飛日者渡河來顧瞻帝京徘徊宮闕誅宋微子麥秀之歌吟周大夫黍離之篇扼腕而起仰天長號盖不知其淚之淫淫下也二帝遠在沙漠之鄉望救於相國一夕百年耳顧相國念之且相國嘗從胡中回烟沙之地不慘於中原乎氊裘之人不陋於冠裳乎虜人之遇相國誠厚孰與大國之相乎奈何令二帝久辱胡中也君父阽在危亡此臣子枕戈泣血之時誓不俱生之日也有何如人哉一日班師赴闕下相國且握手勞飛賜飛卮酒飛寧能下嚥耶相國即不念二帝如陛下何令中原取於掌上二帝旋於目前功業垂成而棄之

令飛十年經營廢於一旦能不痛心詔書到軍中父老擁飛馬
首哭者萬數相國不聞也相國何親於虜陛下何有於相國哉
是役也所出陛下意耶相國何不强諫陛下必聽相國相國之言
行則功在社稷名流天壤此萬世一時也願相國圖之

評　寫武穆慨復中原讜切奸檜忠肝義膽可揭日月可泣
鬼神直與胡澹菴封事奈虞齋班師論爭道而馳

李顯忠楊存中郭浩楊政　脫脫

李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徇國志復中原中雖讒
搆依違廢黜傷哉楊存中出入淮甸無大勝召典兵最久貴寵
獨隆然頗能知幾不阽禍敗其亦有天幸者與郭浩楊政克左
右玠璘兄弟保全川蜀數君子皆人所屬倚以成功者奈何撓
於和議頻失事機人心阻喪不得如東南方振受征旅以成
中興之業惜哉

王德王彥魏勝張憲等　脫脫

王德素有威名發隸劉光世審其不可恃脫從張浚竟以功名
顯其知所擇哉王彥從家起國勢破敗敵威振河朔晚奪兵柄
使之治郡用違其才惜矣魏勝崛起無甲兵糧餉之資提數千
烏合之衆抗金人數十萬之師卒完一川名震當時壯哉然見
忌於諸將無援而戰死亦可傷矣張憲等五人皆岳飛部將為
敵所畏亦一時之傑也然或以戰敗或以憤卒而憲以不證飛
欲究死悲夫

張俊張宗顏劉光世王淵解元曲端　脫脫

南渡諸將以張韓劉岳並稱而俊為之冠然夷考其行事則有
不然者俊受心膂爪牙之寄其平苗劉雖有勤王之績然既不
能守越又棄四明負亦不少矧其附會主和謀殺岳飛保全富
貴取媚人主其負戾何如哉光世自恃宿將遷延却畏不用上
命師律不嚴卒致酈瓊之叛迎合檜意首納軍權雖得善終矯
下君子不貴也二人方之韓岳益遠矣然子蓋宗顏號俊子弟
海州之功泗上之捷亦足稱焉王淵以總率扈從有勞遂至驕
淫失將士心自取殞敗況結託康履與光世一轍烏足道哉解
元始由韓世忠薦拔其攻城野戰未嘗敗衄有可稱不幸早世惜
哉曲端剛愎自用輕視其上勞效未著動違節制張浚殺之雖
冤蓋亦自取焉耳

王倫朱弁張邵洪皓　柯維騏　明

宋有女眞虎狼之與隣也聘問之使率畏禍惟虜是從宿弗顧
君命與天地間之名義如鄭望之宇文虛中何足算矣王倫屢
往復屢羈留竟從容就死不肯屈而臣之詔市井無行能如是
耶朱弁張邵洪皓崔縱並完節不為大宋羞而皓留最久方之
蘇武無愧然武賞不及副論者猶謂遺漢皓之讓乃不免於其
身為人臣者其少思哉

朱弁張邵洪皓　　脫脫

孔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當建炎紹興之際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歸若朱弁張邵洪皓其庶幾乎望之不足議也皓留北十五年忠節尤著高宗謂蘇武不能過信哉然竟以忤秦檜謫死悲夫其子适遵邁相繼登詞科文名滿天下适位極台輔而邁文學尤高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夫

洪皓　　真德秀　宋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為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緡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

廷其褒表忠義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爾而公方遠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為甚而檜之罪又浮於博陸也

忠宣亡愧蘇武　　方應選　明

余讀子列子見南郭子綦與鄭公孫僑同學於南宮氏之門既公孫僑秉國鈞于鄭也卒為春秋名卿之翹楚炳炳然英聲而勤邑殫厥功赫赫如昨而子綦猶然蓬累中寥無聞焉識者謂子綦氏厚於德而薄于命不以減弗彰終其身為子綦氏劣而醜然則名卿之伍無愧云余竊惟之洎觀漢史至蘇子卿傳并

宋史列洪忠宣故事喟然嘆曰嗟乎士之處功名也固有幸有不幸與夫子卿自天漢元年秉節旄使絕域單于欲屈而臣之而子卿不可視直不能側聲高不能下即李陵衛律輩劫制耳語者數四而子卿抗色厲辭猶足以寒虜酋之膽而褫之魄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出帳悽悽哉子卿古今所希遘也迨宋紹興十三年忠宣公啣命金虜辱劉豫而不之臣於山之流寓者十之九不以刀鋸鼎鑊褰裳蹈尾其間及聞道君皇帝之殂北面涕泗再拜操文以祭忠憤悲烈至今讀其鳥角龍髯冰天雪窖數語尤足以激天下後世忠臣義士嗁吁悽愴寥落無聊之氣偉哉忠宣亘史冊一二覯而于子卿奚軒輊

哉余之何武之在漢也以得備位典屬國受賚二百萬自天子公卿大夫而下莫不嘖嘖異而皓之歸自金也一言忤旨旋至黜逐方脫冷山復投瘴海而溘然盡一息於床簀之上嗟乎是何子卿幸而忠宣不幸與亦足悲矣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而文王之係彖曰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夫康侯功亦烈矣然非遇明時遭聖主亦安能吐奇炫能光寵備至若是異哉自昔英雄之士抱卓犖瑰琦之才精忠峻節凜凜薄雲漢表日月而控于數奇抑于命之窮不得一揚眉舒氣而齎恨死者未易數也緬昔子卿之時大漢英風如席千里風霆而震耀宇內而况以孝昭之聰慧孝宣之綜核名實其

臣如愽陸輩卽有媿師師喜起之風而不至猜疑尤甚已功臣
而不克自全者故雖有毛髮絲粟之才亦足以自效於旂常竹
帛之上而子卿之仗節歸也遂得傑然麟閣以發明功名于世
而償其一十九年崎嶇艱阻之勞也宋自二帝北轅以來三精
霧塞九縣飈飛淹淹如阽危之夫矣而高宗偏安江左自謂儼
然王屋居於東南半壁之天下而置君父之仇于都無計較之
地檜以凶猾之徒鰲然倡和爲計一二老臣一旦決去無難色
如忠烈如武穆十二金牌之召不旋踵也故忠宣之節適觸其
芒刺在背之心必至貶死而後快乎士生斯世有幸不幸大都
類見也而後之論人者遂執區區成敗爲高下士政不當以成

敗論也以成敗論士彼拖紳帶我恭委于于然節名大夫果出
子綦右而終其身戚弗彰之南郭子詎井心焉倪首公孫儒氏
恥世之所稱假儻飛揚之將才長醉豢于甕牖盆缶間齪齪死
牖下而紈袴子弟班猳冠服魚服而佩印封萬里者有相麾士
政不當成敗論也子卿不遇昭宣之世安得與中興名臣頡頏
先後而忠宣非檜黨日夜媒孽而羅織其獄豈遽齟齬坎壈汶
汶焉含冤死草間耶雖然以忠宣律子卿子卿幸矣然子卿僅
幸于忠宣耳以子卿大節卽臚酪異類猶群然噫嘆中郎之忠
者乃不得食茅土爵上卿而寘之十一人之末彼十一人者自
于孟以下皆以廝隷降虜貫豎之徒且彬彬位于卿上大漢方

隆崇德尚賢升錯如是其失鬼氏之待忠宣荷能尺寸也千載
而下顧瞻麟閣能不為之於邑

朱昇　丁奉

朱昇欲請繳宋之制服固不如司馬朴之果決矣然昇嘗不歸
而不失王倫之黨嘗不歸而不受金虜之官迄全節以歸與張
邵洪皓並皆匹休簡武有殺身成仁之志者也其祭徽宗之文
昇有曰嗟馬角之未生魂銷雪窖龍髯之莫逮淚灑冰天若
皓作則何史氏之失錄焉

人物論三十三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四卷

莆中　鄭賢　元五　輯

孝宗　　脫 脫

南宋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
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可謂難哉即位之初銳志恢復
符離之邂逅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之立
與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
好金人易和之心至是亦寢異於前日矣故世宗每戒群臣積
錢穀謹邊備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蓋亦忌帝之將有
為也天厭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終焉然

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
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及之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群臣之
請而力行之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為仁孝宗之為孝其無愧焉

孝宗　　柯維騏　明

孝宗系出藝祖有君人之度其繫人心成乾淳之治宜也獨惜
符離喪師規恢中阻觀楊中對策則帝之苦身焦思不如勾踐
群臣之協心宣力不如種蠡豈委於鳥喙政修國理無未逮之
嘗敗雖然奚可以是為盛德疵哉論者謂聰明果毅為南渡諸
帝稱首北致孝太皇力行三年之喪則千載一人而已自禮廢
風頹遂有公除議昏諒陰不輟樂者帝復古以立世防嗜偉矣

孝宗　　顧充

孝宗以太祖之後紹高宗之統居藩邸時慨然有恢復之志及
即位賴魏公忠肝義膽倚如長城而日朝廷所恃惟公首擢辛
次膺而顯渡江之直信任李顯忠而成靈壁之功致邊報克捷
中外鼓舞雖李邵符離之敗而初志不回立馬殿廷斷弦傷目
躬擐滌杖陰習勞苦郎太上立志之堅宜可以唾手燕雲而繫單
于之頸欲月氏之頭矣然纔欲用復而湯史之姦沮之方建恢
復而和議之說惑之豈知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
無以制勝舉朝皆婦人固不足以任此而浮謗如川聚蟲成雷
復終罷位楊中之策覽之不悅卒置第五則恢復之所以不成
者蓋原帝以談兵革為諱論兵革為迂也而又不可專咎食肉
者之鄙矣荊襄上流兵力單薄吳蜀要害財賦匱乏陵寢隔腥
膻而嫠婦滿前專意一張說而四賢罷黜王淮陳賈之言入而
指道學為邪氣以倒吾道之戈雖雄心遠慮無一日不在中原
無一日不行天下而瑕疵亦在不免值金主賢明仁恕無隙可
乘而易表為書改臣稱姪減幣定好正敵國之禮邊庭不舞烽
燧不煙刁斗夜停旌旂晝捲亦彼此之幸爾然臨御二十八載
之間凡施凡設歸美高廟事親之懿一典所載亦不能過故得
廟號孝宗誠南渡之首稱也

張九成胡銓廖剛李迨趙雨　　脫 脫

秦檜執國柄其誤宋大計固無以議為也張九成之策胡銓之
疏忠義凜然寥剛請復用德望之人豈苟阿時好者哉李迨趙
鼎所謂可使治其賦也與

范如圭吳表臣王居正晏敦復等　宋史

如圭師于楊國居正師于楊時敦復師于楊時表臣交于陳瓘
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讜直剛嚴鯁峭不惑異端不
畏強禦大畧相似若夫居正辯王氏三經之謬龜年首劾秦檜
主和之非程瑀力排蔡京之黨允為有功于名教張闡論事無
避汪淡朴實端亮胡述紀正善文皆一時之良為檜所忌而不
撓者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信哉

陳俊卿虞允文辛次膺　脫脫

孝宗至恢復特任張浚俊卿斥姦黨明忠義以為之佐洎居中
書知無不為言無不盡其立志一以先哲為法非他相可擬也
允文許國之忠炳如丹青金虜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
劉錡為長城錡以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
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定
允文釆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
興復克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次膺力排
群邪無負言責從政不煩居約有守晚再立朝謇諤尤著南渡
直言之臣宜為首稱焉

陳康伯　柯維騏 明

陳康伯抑於秦檜高宗末年始顯用其贊親征及早定太子誠
有經濟才隆興召命群望攸屬矣但器量似謝安乎

虞允文　張時泰

虞允文之敗金人與周瑜之赤壁謝玄之淝水劉錡之順昌孰
優曰允文優何優乎曰周瑜謝玄劉錡宿將也允文書生也彼
皆出師禦敵此則將命犒師特以見當時事危勢迫故不顧矯
制之小嫌以成退敵之大功也噫以宿將之才而勝敵於豫備
者易以書生之見而勝敵於倉卒者難此允文之所以優也

虞允文　丁奉

高宗以允文方裴度偉矣但不自方唐憲使允文輩得如裴度
討蔡之功蓋明于知人而昧於自知可惜也允文功業難於幾
數夫惟釆石一戰金亮自斃使宋事轉危為安及罷相鎮蜀興
復之志愈堅史稱其許國之忠炳如丹青信乎晉公之流亞矣

參謀來 樂府　李東陽 明

新將代舊將去參謀來軍有主受命犒不受戰參謀真獨斷宋
家養兵三百秋大功竟屬書生收翻令愧死劉楊州君不見陜
西歸來劄畫地遺恨他年六州棄

周必大留正胡晉臣　脫脫

謀大事决大議非擬定有立者不能也周必大留正一時俱以

[illegible]稱然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導其君光宗禪受之際懼禍而去其可謂有立乎哉若胡晋臣爭論朱熹則侃侃有守者也

趙汝愚　　　　脫脫

自昔大臣處危疑之地而能免於禍難者蓋鮮矣昔者周成王立而幼冲周公以王室懿親為宰輔四國流言而周公不免於居東之憂非天降風雷之變以彰周公之德而啓成王之衷則所謂金縢之書固無因而関於王之耳目公之心果能以自明乎公之心能自明則天意之所以屬於周而綿八百載之丕祚者寔係于此不然周其殆哉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賢固不及於周公其位與戚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疾

不表無主中外洶洶一時大臣有畏難而去者汝愚獨能奮不慮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召有德之士以輔寧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盛矣然未幾卒為韓侂胄所擠一斥遂不復返天下聞而冤之於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馴致不可為信非人力所能與也汝愚父善應以純孝聞而子崇憲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可謂世濟其美者矣

胡銓　　　　謝枋得 宋

胡澹菴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朱文公謂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信矣

彭龜年黃裳羅點黃度林大中陳騤詹體仁　脫脫

彭龜年黃裳羅點以青宮師保之舊皆盡言無隱黃度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進退裕如此數臣者非但能推明所學務引君以當道可謂粹然君子矣陳騤論事頗切時病詹體仁深於理學皆有足稱者然騤嘗詆譏呂祖謙王親趙汝愚劉光祖為佻而體仁乃能以朱熹真德秀為師友即其所好惡而二人之邪正可知矣

胡晋臣羅點王藺陳騤　　　　柯維騏 宋

朱熹學宗伊洛胡晋臣排群議荐之其道同也方高宗滯疾弗親萬機晋臣與宰相留正協心毗贊國以救寧其功同也羅點

優輔導而限於年王藺陳騤負剛直而見忌於衆是以皆弗究所建立云

范成大　　　　王鏊 明

文正為宋人物第一文穆其流亞與使金爭受書之儀舉朝皆謂有藺子嚼雪之操繳還閤門張說詞頭有陽城裂麻之忠奏罷明州海物之獻與孔戡之政同在城都演武修文將用名節間與陸務觀諸人賡唱見其詩讀其集知其用世之具素講于胸中固將有以也而時莫之用可惜矣

辛次膺　　　　張時泰

次膺以直道事孝宗進賢退不肖可謂敬君之大若也孝宗禮

貌以膺常呼其官而不名亦可謂尊暱之至者也君臣相遇非其時乎夫何參知政事僅一月而即罷去也意者孝宗徒禮貌而不能行其道乎

光宗　脫脫

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逮其即位總權綱屏嬖倖薄賦緩刑見於紹熙初政宜若可取及夫宮闈妒悍內不能制驚憂致疾自是政治日昏孝養日怠而乾淳之業衰焉

光宗寧宗　顧充

光宗制於悍種之婦而夫不夫發於陳源楊舜之黨而君不君不朝重華宮不視疾不執喪而子不子賴趙知院以貴戚之卿扶危定傾任公竭節太皇太后躬定大策嘉王黃紹不圖而中外晏然汝愚乃少貶內侍召大儒增置講讀官天下欣欣望治惜汝愚為人太疏不能以厚賞酬韓侂冑之勞而使得以懷怨行訐挾怨與謀而權歸侂冑由是以內批用臺諫矣以內批罷朱熹矣以內批罷龜年矣又以京鏜討逐汝愚而一網打盡矣又從而禁偽學籍偽學錄偽學之禁視君子若掌上之土芥而進退由心大椽國本其小人之病風喪心者皆填門排附韓氏以求得美官悠悠風塵靡靡偷俗清汾消歇濁涇橫流有若許及之之由竇屈膝者有若趙師睪之狗吠雞鳴者有若陳自強之稱恩主恩父者有若程松之以賤名達劉德秀者有若蘇師旦之服為腹心者自斗食以上至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出自門無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種種然若蒼蠅之觸曉窗天子孤立於上而國事日非矣嘻邊鄙告寧則朝堂生故庸人擾事千孔百出不至於極敗大壞則不已吾於是而益知敵國外患人主之繩約也既以內安為厭常則必以外釁為快意於是以中國有必伸之理匹夫無不報之讐而下詔伐金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而傷於躁動輕啓兵端吁金之讐刻骨不可忘宋之恨沒齒不能洒孰謂金之不當伐哉惜此詔不見於紹興之前不形於淳熙之際而出侂冑之手以故羽檄日奏無戰不衂蜀口江淮之民血丹原野膚髓鋒刃骸骨相望然後求和於金金人求首禍之臣軍前函首送大師以易淮陝侵地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能瞑目侂冑之伐金者乃自伐也君子謂南渡後一壞于紹興之秦再壞於開禧之韓不其然與然自侂冑之罪而言斬棺梟首之慘未足償自息兵之利而言姦宄已斃之首何足惜自中國之體統而言則社稷包羞亦孔之醜矣值蒙古造兵於沙漠金亦志在於求和而罷金歲幣兩不稱兵不然吾慮宋之禍未歇也侂冑雖誅彌遠益恣幸帝荒耄偷壽威福至於皇嗣國統亦敢窺閒以逞廢立之私其他尚何可勝言耶

寧宗

宋世内禪者四寧宗之禪惟當事勢之難能不失禮節焉斯可謂善處矣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一時守文繼體之政燁然可觀中而侂胄用事内蓄群姦至指正人為邪正學為偽外挑強鄰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函侂胄之首行成於金國體虧矣既而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乘機伺間亦得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雖然宋東都至於仁宗四傳而享國百年邵雍稱為前代所無南渡至寧宗亦四傳而享國九十有八年是亦豈偶然哉惜乎神器授受之際寧理之視仁英其跡雖同其情相去遠矣

韓侂胄禁偽學

蔣宗誼

夫道學之名有國者之大幸也麒麟鳳凰未必福人而見者令笑喜其名之符也豺狼梟獍未必禍人而見者蹙眉惡其名之醜也有宋以來幸有道學之名而天下不享道學之惠此為君者之過也若夫唐虞謳歌商周雅頌君以正道蒞天下臣以正道輔天子故治化之隆詩書載之備矣及仲尼之聖時逢春秋乃見毀於叔孫見訴於荷蓧沮溺之徒雖能少試於魯而齊人饋安樂以沮之譬以商敦周彝見售於田夫野老反為所笑必不償其所直矣悲夫秦用李斯焚詩書百家之語坑儒生四百餘人一再傳而秦統絕宋用韓侂胄有四書六經之禁着偽學五十九人之籍亦一再傳而宋運去礼義廉恥之治歷數世猶不能見其彷彿蹈亡秦之轍未有不旋踵喪其國者此又君子之所扼腕而悲悼也

韓侂胄議伐金

陳桱

恢復大議也用兵大計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將相調和而後行又必觀釁俟時順天應人委任得宜而後舉猶慮無以濟事況可為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之遠慮乎侂胄擅朝十四年寵姦極惡海内切齒知其無以自容乃假恢復之謀以為固寵善後之計不思兵凶戰危為國招難至是造端于辛棄疾附和於鄧友龍之徒以陳自強為謀主任蘇師旦為腹心乃於岳飛則追封於秦檜則追奪自謂得天得人而用師之意益銳故

華岳諫啓釁則遠竄五宗論首禍則不納妄用蠢類阻塞人言用程松而程松逃歸用吳曦而吳曦降虜其他如郭倪李爽皇甫斌之徒又皆庸瑣之才一旦委以分閫之柄是以師衆敗潰兩京兩河相望淪沒虜騎且渡淮窺江表而行在為之震恐講和之使復遣五事之要益堅不可却矣然則侂胄恢復之謀適為蹙國之策未幾王柟之誅且函首畀于敵矣夫侂胄之稔惡既深而受禍亦烈孰謂天道遠乎哉

兩太師 秦檜 韓侂胄

樂府

李東陽 明

和議是塞外豢鹿走天子和議非軍前函首送太師議和生議戰死生國讎死國恥兩太師竟誰是

劉光祖　張時泰

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也人不可以無道學猶天不可以無日星亘古迄今何嘗有熄朱子遠宗孔孟近述周程闡明道學如日中天如星正度何其正耶夫何王淮陳賈林栗輩大擁陰霾劇施毒霧而蔽之卒遇光祖飄風之一拂不能損於日星之明而人心為之一快矣

柴中行　柯挺

道學之在天下國是賴之以明人心賴之以正本不可一日無者也自王淮倡為偽學之說而陳賈劉德秀之徒又從而附和之遂使道學之名為世大禁彼小人者不惟肆其禁錮之謀而又令天下學者必自書其為非偽苟見之不明而守之不定未有不舍所學以從人也惟柴中行其見道也真其從道也卓故雖惕之以威而守不移怵之以勢而志不挫卒能全其所學之正而吾道之功用賴之以維持豈非正氣之浩然而獨存者哉

趙方扈再興孟宗政賈涉張威

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非用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者亦吳人也抑先王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既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勝也趙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畧隱然有尊俎折衝之風其部曲如扈再興孟宗政後皆為名將亦方之能將將也方之子范葵宗政子珙後皆以功名自見不愧其父有足稱者賈涉居方面亦號有才及其庶孽似道竟至亡國為可歎也張威者善於御衆故所至立功云

吳政　周禮

宋之守戰一聞虜至莫不望風逃奔惟恐或後獨吳政以忠貞自守前既大敗金人此復力拒金人勢不能支卒死於難其正大之氣屹然如山而不可撼矣若政之志身徇國者幾何人哉

趙方　周禮

趙方忠靖自守堅如鐵石守邊十年以身徇國抗疏主戰務雪羞恥此皆實德之可稱者觀其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之言苟非心乎宋室安能言之若是乎此固宋仁義之將而非他將之可及也

趙方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

評　牧民者當書此兩言於座右

余端禮李壁丘崈倪思李蘩　脫脫

余端禮平時議論剴正及為相受制於韓侂胄雖有志扶翼善類而不得以直遂不免君子之譏若李壁丘崈皆諫侂胄以輕兵召釁之失及其與意用師命兼適草詔不從而壁獨當拳焉何其所見後先舛迕哉附會之罪壁固無逃於公論矣倪思直詞觸主又屢觸權臣三黜不變其風既有可尚焉李蘩所至賑舉荒政蠲苛賦亦庶幾古所謂惠人也

理宗　　柯維騏 明

有天下者貴正始理宗之立出於史彌遠之矯命俾濟王不得其死可謂不幸矣享國四十餘年彌遠權寵終其身丁大全賈似道相繼任政陰邪得志國事日舛自古臨亂之君各賢其臣緊如是也載考當世方大琮等每以女寵侈費為言則色荒政息亂所由生徒飾崇儒講藝之虛名曷益乎

理宗　　顧充

理宗因彌遠得位不思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而嗜欲既多匪人雜進妃侍內發史惡外專真德秀非真小人也用之而不誠魏了翁非偽君子也棄之而後已三凶居路四木當途三犬同除六君子遠竄閻馬丁當國勢將亡而不悟心如天地日月而為外戚近習閉而食之是十步之外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又何怪乎作事之乖方耶李福李全逞亂中土幸趙葵諸臣淮安底平斯時也新鄰之敵方熾而金虜之運已衰乃聽蒙古歸地之謀忽守緒唇齒之喻志戲夙虜會兵蔡州火縱積薪之下而命危破竹之中遺禽悉就於俘纍守緒灰身於煙焰孰不以滅胡誠為大慶雪恥可酬先王也而愚於此重有感焉以遼而視女真則女真不可以共事以金而視蒙古則蒙古豈可以同心合謀雖成破蔡之功而假道實有及虞之勢此不待早智之士而後知也南北之盟方定而宋先敗盟是曲在宋也王檝五至議和不成以憂卒而又遣使修好不見答而又幽之是直在蒙古矣宋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不思信義之明皎如日月而昧遠圖啓邊釁始也不宜親而親既也不宜絕而絕覆車在前行轍不戒是以蒙古乘之而川蜀江陵襄漢之間無日不干戈無人不甲冑北方未或可圖而南方已先騷擾亡國之勢於此已成不特賈誼所謂痛哭流涕蓋韓琦晝夜慟哭之日也顧以瑣劣之賈似道獨當推轂似道未聞有橫草尺寸之功而陰乞蒙古之和陽獻諸路之捷是召敵也漸至國用不足而賈公田行經界推排法江南之地較分寸於繭絲斯民甦甦蹙頞無訴無異夾衆以負薪割股以啖腹矣是離民也君人者將民之與虜而離之將敵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始蔽於史彌遠終失於賈似道雖能崇尚周程張朱罷黜王安石以成右文之譽而昧於小人勿用之戒然則理宗之理文焉而已耳

賈似道　　柯維騏 明

宋自開慶以來元兵日近宗社危如累卵當國者協力百執事猶惧弗支何況賈似道專而愎忌而忮邪夫向士璧帥潭誠有捍禦功乃擠擯其罪斃於囹圄汪立信自荊闕貽書責其躭樂且為區畫數端寔非忠言至計反慷忿而中以法孫子秀陳仲微之節操政績卓為世吏師亦與不能容假宣論罷去他若是

潛皮龍榮曹世雄皆以非辜死文天祥謝枋得皆以直道黜而善類盡矣姦人逞私不恤國一至此極奚怪臣工多解體而叛官降敵者踵相接也詩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其謂下宋之君臣乎

賈似道　　呂中

似道不學無術處非其據之有容之量滋忌疾之私好諛惡直進佞退賢粉飾太平諱言邊事殺功臣以失士大夫之心行公田以歛江浙之怨主推排以騷動東南之民覈士籍以鉗制東南之士庇敗將則衆心離吝軍券則軍心叛日積月累無一非失人心之事卒至滅國殺身擢髮不足數其罪也

賈似道　　呂中

嗚呼似道不學無術生平詭偽知襄陽受圍屢請出督陰又嗾臺臣留之實無意於出也元人渡江勢不容已聞劉整死勉強一出掃境内以屬將軍不知平日妬功嫉能將士之心久已解體遷延京口沂流二十日始至蕪湖則討地降矣軍於魯港舳艫亘百餘里方使宋京乞和請盟擧措如此似道固已魂落膽喪矣是夜三鼓鳴羅一聲十三萬兵須臾而散竄身維楊雖寸斬何救於國事迹其所為正可與楊國忠等耳故曰誤宋事者似道也

賈似道　　劉剡

似道誤宋亡國罪不容誅當是之時宜正典刑以謝天下可也柰何屈法伸恩刑罰不當至今讀之令人慨嘆歷考諸史載籍皆以鄭虎臣殺似道為文剡按朱子有云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故今變文直書曰詔賈似道循州安置至漳州監押官鄭虎臣誅之庶可少伸神人之憤雖得罪於縉紳大夫亦不敢辭云

木綿庵樂府　　李東陽明

多寶閣中歡不足木綿庵前新鬼哭裂膺拉脅安足論天下蒼生已無肉君王不誅監押誅父讐國憤一時攄監押死不滅元城使者空嘔血

謝上蔡　　朱熹宋

上蔡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強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禀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其自少時妄意為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絶使人興起凛然常懼其

一旦泯滅而無傳也

羅從彥　　陳協

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時居鄉校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歿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為功利之圖浸兆奇衷之侮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豈特沮溺荷蕢隱行怪之比耶

李侗　　朱熹　宋

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得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茆水竹之間謝絕世故四十餘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人有以矜式焉

楊時　　武夷胡

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大學中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廷咨訪裨補必多至於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焉

胡安國　　周禮

春秋孔子之刑書示百王之大法寓褒貶之至公安國潛心二十餘年作為本傳其間顯微闡幽提綱挈目誠有益於治天下國家之良規也所謂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耳然安國春秋之傳為高宗而作也使其讀此能知大義復讎攘狄詎可北面事虜哉惜其蔽錮已深終莫能悟也

著春秋傳以成其志　　林釬振　明

儒者感時艱而托之書以示諷觀其書而志可知也夫國事多艱位在則起而旋斡之不然亦得以其言而規益之顧其意有勢之所不能行而又病於言之所不能盡乃托諸著述以寄其微而凡所以規切時事感動君心者每隨觸而輙見使吾君讀

而思爲震揚奮厲正華夷之大防而報君父不共戴天之讎者安知不由此有興乎此固康侯氏所以作春秋傳之志也且夫春秋者天子所作而見諸行事之寔者也其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取而傳之康侯毋乃贅乎人亦有言三傳作而春秋散春秋之果無賴於傳也明矣康侯之傳毋乃類是而以爲成其志者果何志乎嗟嗟此未易言也慨自艮嗣遣而胡馬南嘶邦昌降而鳶彰北指宋之天子蓋已遠蒙沙漠之塵矣於斯時也望闕庭可以流涕觀社稷可以寒心而高宗承父兄之重偏安於杭曾無北渡中原以迎兩宮之意當時臣子亦不過酒泆含蕃玩愒日時付之無可柰何而已康侯抱匡時之志能一日安耶蓋

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而春秋之作亦曰王室不綱夷狄猾夏故不得已而著之言以峻其防爾高宗之時視春秋之時則又甚焉康侯于此將欲主充國之策推張華之枰乎則相非己也將欲封狼居之山勒燕然之銘乎則將非己也將欲伏軾而陳說牽裾而畢說乎則如五利如七策亦若付之罔聞知也然則將遂已與又不能也獨計以爲春秋一書孔子所以垂世立訓而夷夏之防復讎之誼歷歷然著之簡冊而昭明自王氏新經之學興而此書已爲殘篇斷簡矣于是取而傳之令讀其傳如于渚之會于亳之盟黃池之爭所以嚴華夷冠裳之分者何綫綫也召陵之師江黃之會所以表尊周攘夷之績者何諄諄也

齊襄公復九世之讎則大之而莊公不能復桓公之讎則惡之所以示君父之讎不可一日安者何明且盡也至于公及齊侯戰于乾時敗績則曰能與讎戰雖敗亦榮而於韓愈氏論春秋謹嚴則申之曰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蓋至此則孔子之意因康侯之傳而益明而攘夷復讎之大義亦既章章天地間矣使高宗讀之而知微意之所存又以知聖人之遺訓則將曰戎狄尚不可與盟與會也況可稱臣稱姪以天朝相率而拜犬彘耶則將曰楚猶未甚夷也而且有召陵之師江黃之會春秋亦因而美之況夫金人起于海西非我族類寧可不歷其首惡而薄之以寧百姓耶則將曰襄公九世之仇猶且不

忘報也況父兄蒙塵兩宮遙望寧不欲其生入玉門關耶則將曰能與讎戰敗猶且榮也況百萬熊羆雲屯於江上而張韓劉岳時報有訊醜耶誠如是則二帝可以還與兩宮可以復返雖直擣燕幽梟斡離不而擒兀朮亦無不可者此固康侯所以作春秋傳之志也昔孔子以爲志在春秋故春秋作而孔子之志成康侯亦志在春秋故春秋之傳作而康侯之志亦成矣不然胡氏之傳豈如左氏公羊穀梁之儔耶苟不惟志而惟其辭則孔氏之春秋已先失之贅何春秋傳是作耶所可惜者高宗之不用至今遺千載之恨耳雖然春秋一經孔門傳心之要典其微辭與義未易窺測自石渠異同之後專門名家者何啻十數

粹於紛紛講辨莫得歸指以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至於春秋亦罕言之其與門人講論則亦亟稱胡氏之說而曰胡氏說春秋已七八分然則康侯之有功于孔子也亦大矣至今列之學宮與聖經相為攸久則康侯之言又未為不用也君子奚憾焉

松栢挺然獨秀

陸端御明

古人當變節之會而獨以節稱者其起于世之衰乎君子於是乎重悲其遇矣夫當王路清夷朝甯無故士君子生於其間者優雍雍之休養博大之體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即有振世特立之操奚自而見焉惟夫時方多難諛佞盈朝天下之大勢已駸駸乎日入于腥膻之手吾以一人獨出而砥柱之有以潛消姦

詭之謀而懾服外夷之志此非夫正氣所激不與世相浮沉而以節高天下者乎節非盛世之所宜有而彼獨以節稱者時之變為之也君子觀此寧不重為之慨也哉昔康侯之在宋也立朝大節卓然可觀而儒先稱其大冬嚴雪松栢挺然獨秀愚某嘗不嘉其節之難及而亦未嘗不悲其節之見于天下也且松栢之論何昉乎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夫歲寒之時天地嚴凝之候也萬物至此靡不改柯易葉矣而松栢獨後凋焉非松栢之能後凋也時當歲寒則眾卉俱腐而松栢之節挺然獨秀于天下矣故曰士窮見節家世亂識忠臣時為之也吾想夫士君子處承平之世立明盛之朝入陪元凱之列出從岳牧之侶當是時佩玉鳴琚垂紳正笏濟濟然雍雍然登斯世于春臺之上安所事節哉非無節也有節而無自見也語士而以節見焉時事亦重可悲矣康侯之時何時哉花石之議興而本實先撥女真之虜熾而中國榛蕪兩宮未返而喬木委於丘墟矣九土沸騰而荊棘長於原野矣汪黃用澤綱斥而蔓草滋于殿陛矣向微以康侯獨立之身侃然不阿吾恐志懾于群姦氣衰于中立即有所建豎亦強制於一時而不免敗節于末路矣安在其能挺然獨秀乎惟康侯以淵懿之識抱經綸之略其得于窮居之培養者而資于師友之灌溉者不啻千霄合抱之本植本固而發源深即春風烈日不加榮大冬嚴雪不加瘁豈

誠與朝華之草爭研競麗已哉是故上有庸儒之高宗而勸講之說日進所以培君心之萌蘖也下有酷鷙之秦檜而推轂之孅閹避所以防奸邪之剪伐也內有盤結之雄外有啓疆之寇雖國人欲立邦昌而調停持議不辱國體所以甚矣根荄而厚國家之根本也是其特立之操剗殺之守挫之而益銳摧之而益堅仆之而益起可進可退而不可屈可生可殺而不可撓凜凜乎蓋可以質天地對鬼神而大節始見于天下矣其與松栢之挺然獨秀者何異哉夫君子患無節之實而尤患有節之名節之名有于天下固世道之不幸而亦君子之不幸也是故世有得夔稷契則我無節之名而天下陰受其賜世有能逢比干則

義有節之名而天下實被其惠故使天下之被其惠也寧我無
節之名而有節之名要非君子之所樂居也曾謂挺然獨秀之
名而豈康侯之所耳心也哉故曰時為之也雖然康侯豈無本
而能然哉盖春秋之義大綱以復仇為本而襄公不忘九世之
恥夫子大之康侯之學詳于春秋之旨其于父子師弟之講求
者皆不外此則當時恢復之大計非康侯之所急急者乎使高
宗以任檜者任康侯而不斷于匠人之手則朝廷處置得宜而
天下之事將次第而舉由是可以問罪金人可以奉迎二帝可
以唾手燕雲而直擣黄龍府矣孰非松栢之餘庇也哉奈之何
賢佞同朝王石罔辨至使芝蘭與薰蕕同器而處焉其不夭于

中道之斧斤者矣况望其成再造之烈而救中原之板蕩也故
觀松栢之節所以見于天下也吾是以悲其臣觀松栢之節所
以見于天下也吾是以悲其君謹論

張栻　　朱熹 宋

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盖
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
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
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朱熹　　周禮

子朱子發聖人未發之精蘊集諸儒未集之大成正心修身安

貧樂道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誠當代之大賢也然卒以讒邪
累大用非朱子之不幸乃宋室之不幸也萬世而下仰其餘澤
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顧不偉哉是以朱子之屈于一
時正所以伸於後世豈凡卉之流春榮而秋瘁耶嗚呼若朱子
者可謂身雖沒而名不與之俱沒矣

朱熹　　蔡清 明

藥之苦口者利於病言之逆耳者利於行孝宗時近習盗權民
貧賦重不堪其憂文公一疏惓惓於恤民而計軍實去浮冗治
屯田其要也其恤民之本又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非苦口良
藥而中孝宗之膏肓乎孝宗讀之大怒是諱疾忌醫竟使盧扁

之技不得試也噫

朱文公年譜序　　李默 明

古者聖賢道術精純要以踐形盡性為至學也者學此者也論
性莫如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論學
莫如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大賢而下靡不須
學其為學也本除習氣以還真性所不能者學與習相進退量
盡而止耳故為果為達為藝為孝為悌為魯為愚所至不同其
所以學則一也易稱學以聚之所聚何事中庸語博學弗能弗
措所博何物盖舉全功行要實德非徒讀書窮理空談為也知
此斯可謂之學也已夫自程朱以還談道術者盖多岐矣先生

崛起於時早聞父師之訓既舍二氏黜百家遂自力於學問思辨之間以求不傳之緒卒於遺編得之折衷群儒直泝伊洛啟其析理最精著書最富與陸氏之學頗相違異此其途轍所從入不同明矣然觀先生微言細行俱皆篤守聖謨至進退取舍之際與立朝大節尤皦然著明于世惟其以疏遠犯人主觸權路見嫉群邪蒙譏偽學非先生之過流風餘韻蓋有起千載斯人之慕者豈獨傳註為世所遵用哉

朱子　　焦竑

朱子解經不謂無功但于聖賢大旨未暇提掇遇精微語輒恐其類禪而以他說解之是微言妙義獨禪家所有而精見擯棄

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趙學士孟靜云昔讀朱子私抄未嘗不惜晦翁之不啻於言而勇於爭論也往讀荀卿譏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其言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回視孟子之禽獸楊墨竊謂持論之過嚴矣夫二子之學要有所本也墨子本於禹楊子本於黃帝老子皆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救世至其徒之失真則非二子之罪也遽極其討伐而擬諸禽獸非不深究先王之學術亦各有在之過乎謂之略法者以言不深考云耳夫孟子法孔子則孔氏以前有所不暇考荀氏之言或未為過至謂不知其統則斷不敢以荀言為然矣何者統者道之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處成窒豈宜以論孟氏也孟氏之宗持志養氣是也義即子思之中和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堯舜堯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翁則以人自嬰兒以及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末年乃嘆師門嘗以為教頓以狃於訓詁文義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望洋之歎不知翁之姑為是謙退耶抑所造實若此耶徒所造實若此則翁所法孔子之統者何在夫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騭之工譚說

之盡椎擊之便剔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蓋自孔子沒而微言絕棼棼好飲食而尠廉恥以詩書發冢有塞路矣故荀卿斥之為賤而莊生欲齊物論也夫物論者謂人各是其是而非其非故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如衆敗之號而各據其嫪嫪刀刀以相爭於靡然之途者也夫莊子之雅意欲息諸子之爭論以相忘於道術之中云耳碩雖程邵大儒亦不之察乃夫其論字直以莊生為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尚不知解況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如莊生者莫如太史公也太史公嘗論大家指要矣曰吾於道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儒家取其長焉耳吾於

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其長焉其短者吾直弃之已耳所貴於折衷羣言之衷若不當如此乎今觀晦翁之書其所評隲千古弹說百家椎擊名士剥駁群言不遺餘力矣有曰吾于某而取其某長者乎有曰古之學術有在于是其乃聞其風而興者乎有曰各以其術鳴而同於一吹日為天籟者乎故予嘗謂學術之歷今古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王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齊天下之用而不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始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遏糴曲防獨守谿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同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夫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迄

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凡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于禪目為異端而惧其一言之近已顧自處于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務理會以為極致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静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為喜稍涉易簡疎暢則動色不忍言恐墮于異端也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尊號與楚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尊號與更始皆受人以柄而後爭則又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論以為闢禪而不知其實尊禪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禪可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禅者所有而儒者所無可乎非靈覺明妙則滞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滞窒昏愚而後為正學耶于思曰惟天下

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大傳曰古之聡明睿知神武而不殺是豈禪哉萬物皆沉鎖故紙而已邪僕往日讀朱子書其論如此又欲以暇日披覧抉摘取其合者為一編别為一書以表諸子庄經朱氏掊擊者明其學之名有宗也附於莊生道術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以闢涉頗大力未必能遂為而止也

陸九淵

王守仁 明

宋周程二子追尋孔顏之樂而有無極太極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之說動亦定静亦定無内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易者乃其氣

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有同異而遂詆為禪夫禪之說棄人物遺物理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如是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俱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辨說者而顧一倡群和勦說雷同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勿求諸心者之過焉

朱陸論

蔡元偉 明

象山之學患初因朱子守静專尊德性而喜其所論道問學者多教語遂信一公之學各有所偏朱之詆陸為分明是禪者其論

為過及見趙東山之贊盘對江右六君子策及程篁墩道一編
王陽明晚年定論文信二子之始異而終同皆丕吾其為太貿
後觀羅整菴深詆陸學之非與陽明書謂晚年定論考之欠詳
而立論之太果質之與何叔京書四通而可證於心竊疑之繼
觀象山全集其言論氣象皆與孔孟宋言不類如上樓之見鏡
象之覺謂顏子精神高有子支離伊川傷我六經皆我註脚如
此之類心每不喜其說自以為淺見薄識不足以窺大儒之用
心輙以自責及讀晦菴文集始焉與象山疑信相半晚年攻擊
甚嚴聞訃為位以哭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其答詹元善
書云子静旅櫬經由聞孫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抵頭

八物論　二十四卷　二九

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
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其答趙然道書云荊門
之訃聞之悽怛故舊彫落自為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
來喻謂恨未及見其與喜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
學雖極淺近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
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盖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
肯以其千金易人之敝帚乎哉及考陸子壽之歿朱子有祭文
其中稱之有志同道合降心從善之語而子静并祭文亦無之
乃知朱子後來識見更益精明深灼破其學禪之機其道若冰
炭之不相入而所謂始異終同者乃不之信然猶以先入之言

往來於中不能頓釋既而得陳東莞所著學蔀通辯一書述朱
陸平生復歷議論之詳乃知象山真箇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
之真竊孔孟之言以文佛釋之說其術巧其機深雖高明之士
皆為所惑而其徒傅子淵楊敬仲之徒大露手脚不能隱諱其
禪學之實矣其書考據精詳鑿鑿有證前編明朱陸早同晚異
之實後編明象山陽儒陰釋之實而所謂專管歸完養精神一
路為勘破禪陸之根本此又發朱子之所未及也又按陸學來
歷本假佛釋然必先識佛學而後陸學可辯朱子早年於佛書
皆已遍曉故能灼破陸學之偽雖以南軒東萊之賢亦識他不
破而近世學者惑於東山篁墩陽明之言益信象山之學為尊

八物論　二十四卷　三十

德性為先立其大真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而朱子之學術支離
足以殺天下後世不減於楊墨之禍矣孰知篁墩語人顛倒早
晚矯誣朱子以彌縫陸學其亦心害理如此之甚哉今學蔀通
辯之書一出而朱陸同異之實自昭昭而不容掩然此書非陳
君杜撰阿私所好者不過據二家文集語錄參互考訂而趨向
純正識見精明斷制亦精當無疵不為似是而非之說所亂有
以決千載之疑為有功於世耳吾固不知陳君面目為何如人
而即其言亦可以觀其心之所存據其所見有出于東山篁墩
陽明之上者不可以人之位卑名微而忽之云

呂祖謙

真德秀　宋

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繹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愚以大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

蔡沉

仲默父師之托凜凜焉常若有負盖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于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於洪範數也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為五伯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源室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數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仲默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

真德秀　　　　王宗沐

徽欽之戒有敵國外患者之所當知也越稷於會稽以子女行成僕吴之有事中原也而後入吴之役偹郇待於境上鄙蚩玉帛待楚之罷於奔命也而後敝敵之國完金方文雖蒙古不服南侵而宋之兵力在淮楚者尚足自完使此時有子産范蠡為之臣寧不矯焉思奮以為萬全必勝之圖乎君庸臣闇苟且歲月真德秀此疏如喚夢人而使之醒此范蠡子産之智也方且視如泛常束手苟安以待自斃德秀亦卒老師遜州國無人焉其誰與理哉

真德秀　　　　張時泰

真德秀嘗為宮教諫皇太子竑孝於慈母而敬大臣竑不聽德秀因力請外而去嗚呼何其先見之明若是耶至理宗即位之初為侍講為侍讀為直學士院為煥章閣待制任忠不辭可謂能擇其君者矣故觀其去濟王也合乎蠱之上九就理宗也合乎蹇之六二一去一就惟其時而已非西山其孰能之哉

魏了翁　　　　邵庵虞

朱元晦論定諸君子之書而集其成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己倡邪說以為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多自絕以苟全論世道者寧無慨然於兹乎方是時臨邛魏華父起於白鶴山下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敝於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易名為請尊其統而接其傳非真為其名也

陳塤　　許浩

好名之人孟子所深惡者則三代以下之士誠不可爲矣陳塤何以有惟恐不好名之論也塤斥言宮闈時宰不避禍患非好名也審矣而固云然者蓋彌遠謂其好名而故以之自居以曉夫彌遠也塤心存正救欲使彌遠之知其罪而改之耳塤豈真好名者哉

余玠　　陳桱

余玠之治蜀也招賢禮士輕徭寬民通商恤旅治堡練兵浸浸富彊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及之者惜其又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進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蒐得事情

然寄耳目于群小虛實相半故人多疑懷惧至於姚世安拒命威名頓挫賞志以殁惜哉

喬行簡范鍾游似趙葵謝方叔　　脫脫

喬行簡弘深好賢論事通練范鍾游似同在相位皆謹飭自將而意見不伴趙方豫計二子後當若何而葵范所立皆如其言所謂知子莫若父也然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蜀兩邊朝廷倚葵如長城及其筋力既老而衛國之志不衰亦曰壯哉謝方叔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姦至以玩好丹劑爲人主壽坐是貶削有愧金鏡多矣

趙葵謝方叔　　柯維騏 明

趙葵拜相實以衛國勳言者少其非乃科目報罷葵辭表有曰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而自愧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忭之言而自解其辭若謙蓋有許也謝方叔子弟干政弗能制權鐺既退復懷希望庸且陋矣

人物論三十四卷終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五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度宗　柯維騏

理宗季年蒙古亟陷我疆圉蓋權臣賈似道掩敵之罪蒙度宗昏弱復拱手聽其所為故政愈紊而勢愈逼潰敗之勢岌岌然不可支持譬如病者始終付於庸醫至沉劇而莫悟也哀哉

度宗　顧充

度宗端拱虛器荒於酒色費幾州汗馬之勞供一夕笙歌之樂而亦以大任委之於師臣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而似道託伊周效尤操莽佯欲避位以要君豈珠輦主以積賂匿敗諂士以養冠路閫悉輸笑傲湖山居中以運天下已而樊城失守襄陽繼叛江南江北之險拱手與敵而天下之勢十去八九平章平章軍國重事果半閒堂中所可了耶

恭宗帝㬎降元封瀛國公　脫脫

司馬遷論秦趙世系同出伯益夫稷契伯益其子孫皆有天下至於運祚短長亦係其功德之厚薄焉趙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視秦宜有間矣然仁之敝失於弱即文之敝失於僿也五世有欲自強以革其敝用乖其方馴致棼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王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

恭宗帝㬎　柯維騏

宋至德祐疆土存者無幾又行都陷幼帝與太后入燕二王雖奔竄能植乎太后為尼帝學佛帝長自悼羈旅賦思歸之詩讀之可為於邑子曰晁普元季有託名號起兵者遂還之汝州云

端宗帝昺　顧充

恭帝幼稚元惡奪捌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日危月削如火銷膏而半壁江南無一寸乾凈之地似道意圖天助出師蕪湖惶懼怖懾心折骨驚是何異鼱鼩之襲猛狗蝗臂之扞大輪欲獲得鹿而張兒豈拭由是江淮諸軍望風唯唯虜兵所淚到處平夷鄧張世傑遣兵入衛文天祥起兵勤王李芾率兵入援而伯顏入建康以摧其鋒而有之內而庶僚群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垂盡之緒猶踐薄冰以待白日抱羽毛以赴烈火謀國者當如衆鏑之叢體芒刺之在背為權宜之計而反執戮行人於獨松關以撩之奴焉虜兵東入二百州容易迎降而帝后三宮與元俱北江河破碎誰與撐持餘燼未寒二王在福張宜中等立益王天祥世傑壯心填海苦膽憂天而帝播越海島惟魚鱉是見帝崩度宗一子尚在陸秀夫立之寄乾坤於水上胡兒歡宋兒怨北人樂南人愁哭尸流血雌雄遽

分而趙氏一塊肉葬江魚腹中悲夫宋歷三百二十年昔者太
左一吞六飛知何處哉雖然浙海無驚波濤不作間闋至此風感
撓舟天亦不欲復存趙氏祀矣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
道固如此也於元乎何尤夫宋之立國以至誠待夷狄未爲不
是而乃侮於遼肉於金亡於元而受禍爲最酷何哉議者曰聲
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意者其然乎曰然

端宗帝昺　柯維騏

恭帝之北遷也二王南走海徼其臣相繼擁立圖興復勢孫運
窮絃緒竟絶蓋符汴杭閩廣之讖云（陳摶嘗有一汴二杭三閩四廣之説宋果至廣而亡）
按宋都汴百六十八年南渡復歷百五十二年享國之久幾與

漢埒視唐則過之昔范曄論漢中興由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
民而不能忘歐陽修論唐之祖宗德澤制度足爲後世賴故能
存其天命若宋家之積仁厚尚禮豢士效亦豈誣哉獨惜丁宇
宙極亂之會見戕夷虜我明太祖高皇帝起而驅除之趙氏之
恥其亦少雪乎

端宗帝昺　世史正綱

按元揭傒斯曰以主弱臣強之宋豈能以數萬之金幣保區區
江南之地故宋戰亦亡和亦亡由是觀之宋至是蓋無可存
之道矣雖曰天數亦由人謀之不臧爲一世計則中國之臣誤
國之罪也爲萬世防則中國之人助夷之罪也嗚呼自古無不
亡之國而中國則無絶統之理謝枋得有言五帝三王自立之
中國乃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日此宇宙間大變也春秋責備
賢者而識治道者咸謂上策莫如自治此愚於宋之士所以不
罪夷而罪華咎人而不咎天也與

徐應鑣（太學生與其子鄉貢士琦松女元娘俱赴井死）　舒芬

啟嗣而有扈拒之武興而伯夷叩馬夫豈昧於天命者哉君子
曰語道者不以天語義者不以命傳賢不易之道也禹傳子而
有扈不服非不知敬之敬承於天與也懼後世非其人或得以
攘聖神之位然則書錄其誓不以家天下爲其禍之始耶君臣
不易之義也武嘗北面乎紂而一旦伐之若伯夷者豈不知武

德之聖而周命之時哉而叩諫之懼后世臣子一動於利得藉
此以行弑逆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二子當三代之盛猶將亡國
殺身以爲名教之計烏知有百世之下卑尤異于是哉宋元之
際道亡義滅而貪戮制人舉天下與夷狄而不以爲恥奉君后
以臣妾于貪戮而以免死爲幸斯時也不有徐公舉家不污之
義則宇宙不幾於覆耶方伯顔入臨安盡俘三宮百官諸生以
北雖舉城亦無有難行者惟公呼其二男一女訣其于岳鄂王
祠誓不與俱且從容而死嗚呼據公之死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
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據公之節則李芾苑丞發諸公壯矣而公
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魯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元烈則

十倍於仲連自非蹈道之素烏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耶紛古
知華夷之防而不肯役於禽獸者公之風蓋不在於伯夷下矣

吳潛程元鳳江萬里　　脫脫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理宗在位久命相寔多若吳潛之忠亮
剛直才敖人焉潛論事雖近於奸度宗之立讅議及之潛以正
對人臣懷顧望為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程元鳳謹飭有餘而
之風節尚為賈似道所惎江萬里問學德望優於諸臣不免為
似道籠絡晚年微露鋒穎輒見屏斥士大夫不幸與權姦同朝
自處難矣

吳潛　　丁奉

宗既罷尋以鼠死且有遺表可謂死諫者乎宋自王安石以
後每姦臣當國狀元多非其人至末運得一文山冠絕萬古若
潛者可以為次矣

江萬里江萬頃　　蘇佑

先生少有雋才聯舉登寶慶二年進士文名籍甚受知理宗嘗
書其姓名於几嘉熙末同知樞密院事旋復罷去咸淳元年復
以舊秩起先生器望隆重風裁蔚然頗峭直自任遇事無隱時
論多齟齬初為賈似道宣撫司參謀似道每惡其違己先生辭
為意無何似道以去要帝帝涕泣遮如既拜且留先生以手掖
帝曰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下

殿力謝先生心實忌之數諷驅逐會先生亦四上疏求去出知
潭州絳侯見猜而賈誼公孫不合而董遷異代同符士林雅重
五年復拜先生與馬廷鸞為左右丞相時襄樊圍急似道竊持
國柄日惟聲色死圍是䏤先生屢請益師往援似道弗荅遂力
求去寓居鄱陽鑿地芝山扁亭止水迹涉逸豫心有隱憂人莫
喻其旨及襄樊破先生執門人陳偉年曰即今大勢已不可為
貞臣勵即去留在所不計當與國為存亡既而元兵至饒州民
皆遁去知州事唐震死之先生從容坐守以為民望已而兵入
其弟欲屈先生遂赴止水死道範家人倩萬父子侍人暨嗣鎬
相繼投水中積屍如壘旦日先生屍獨浮水上人以為異從者

殮瘞之僃烈激於素哀英靈晋於白日朝廷嗟嘆行道痛哀詔
贈太師益國公謚忠文忠表懇懇文昭郁郁按謚稽爵嗚呼爾
矣弟萬頃聯居筮仕歷緒郡符戟棨攸臨清謹茂著任崇置水
而盡情郭伋待期以弘信不是過也知南劍州威攝適宜教養
脩舉興學置田廩餼以助彬彬弈弈俗易化行武城下邑言游
不廢乎絃歌蜀郡僻遠文翁式先乎禮樂辭組家居元兵逼境
委棄私第遠走饒州間險詣兄克念天顯竟為賊所執大罵不
屈元人支解嗟嗟屈平放逐竄身汨羅張巡拒守殞命睢陽方
之兩江先生出非慭君斃非守土徒以憤王維之已墜悲國祚
之綴旒乃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連翩絕軌萃集一門棲靈麗澤殊

無紐於祈常其果秀應蘊揭且燁乎琬琰江氏爲其難者非耶

袁鏞　　林　環　明

爲臣死忠者古有之矣未沾一命而捐軀殉國求之古則少也以一身死國者古有之矣而舉家闔変起難求之古則尤少也則如袁鏞者其亦絶無而僅有者乎然予又疑之鏞不能使謝趙二友不背同生死之盟而卒能使沈宋二僕保遺孤於既死之後而脫之利害危急之中豈謝趙賣友之徒不可化而鏞之忠誠義氣其餘烈猶足以感動其僕與不然天欲存鏞之後於冥冥之中或有陰誘其衷與死二百餘年其裔方大振今其四世孫廷玉及其子忠徹皆将𣜀要則天意蓋可識矣抑不知彼

謝趙者兩家子弟尚有廷玉君父子否乎讀是傳爲之三嘆

陳文龍陳瓚　　姚　鎮　明

古昔忠臣義士固以死爲利然其死也小者係一郡一邑之存亡而大足以繫天下要皆有不偶然者初忠肅公文龍以度宗咸淳四年登第坐直言忤賈似道擯於家元兵壓臨安謝太后起公參知政事公建議守江及欲决戰以死自誓不用登議降公尋乞歸養益王稱制于閩乃復以政府召公漳州軍叛命公爲閩府宣撫使招降之興化右手軍亂又以公爲知軍平之元兵復趨閩勢熾建寧閩之門户也則已破南劍州閩之咽喉也則又破福與泉於興化爲唇齒也則又皆破公獨發民兵數百開閫興化激以忠義守其城不下元人日遣使諭降公皆斬以徇無免者會公部將林華陳淵通判曹澄孫等賣降公與母夫人始被執元将阿剌罕欲降公且脅之公指其腹以節義文章爲示拒甚力元人不能屈乃械公送杭卒不食死母夫人留福州亦不食以死其從叔忠武公瓚與忠肅素懐忠義方忠肅開閫時即出家財五百萬緡航海以助張世傑軍繼聞忠肅被執遂舉兵誅林華等復其城端宗因命公以通判攝興化軍公旣枕戈屬卒涕泗感激以衛其鄉郡復分遣家兵五百犄角張世傑以復邵武豪聲大振一時上下指公爲賀巳而城卒破公猶率其家兵巷戰力屈被執元将唆都復欲降公公叱罵不絶口唆

都怒遂車裂公屠其民血流有聲公死而興化不可守矣夫宋自臨安告変天下之勢巳盡折而入於北庶幾爲後圖者猶賴閩與廣也閩介於浙與廣之間閩苟全則進足恢復浙左右呼吸兩淮控引江鄂上下以興夏少康之業退猶足屏蔽東廣以少延漢人西蜀之祀故守閩所以守天下也閩諸郡雖降興化能固守則形遮勢屬猶足爲之聲閩而綴之幸或起而應焉則亦頗賴公守平原以動河北列郡之義將復有同盟而共事者故守興化所以守閩也忠肅死忠武復死則興化破而閩盡矣彼區區東廣復何恃而能久哉故二公之死非獨以其郡與邑而繫於國勢如是也昔宋仁宗當策士時嘗以忠孝状元爲說

自是而策士屢矣至忠肅公始以孤忠大節矯然自奮卒與文
信國齊名收有宋三百年養士之效公真足表厲天下者哉宣
和間金狄犯中原詔望澤巢兵迄末有能應之者忠武於是乃
獨布衣倡義抗魯仲連不帝秦之節橫屍殉國死有餘憤公亦
真所謂國　士哉世道之賴豈少哉其祀之也則宜雖然二公
死節偉矣元人既盡侵有我中夏詔訪其子孫錄用之皆自晦
閭里不一奉詔固未肯西向而坐也其視留夢炎輩身爲宋臣
以虜廷富貴自壓忘其君亦遂忘中國嗚呼彼不愧二公獨無
愧其子孫乎然則公子孫亦信所謂世其家聲者矣予用是既
錄公大節以告世乃併其後人卒連書之

文天祥張世傑　張時泰 明

嗚呼唐有天寶之亂當其召亂之始而坐享富貴者獨一二親
近之臣然而終能爲唐居藩蔽者則出於張巡許遠之疏遠者焉
宋有德祐之危當其致危之初而安享尊榮者亦一二親近之
臣然而終能入衛死君者亦出於世傑天祥之疏遠者焉噫疾
風勁草諒哉向使唐宋之君移任親近者以任乎疏遠則於國
難方殷之時未必重勞疏遠者而藩蔽入衛焉觀此則知有天
下者未嘗無忠臣特在上之人知否何如耳

張世傑　張時泰 明

張世傑見之明志之堅謀之決其忠無可議矣或曰斷維之事
得無見其少累乎曰不然益見其忠之至也觀其露香告天之
語則知其心事如青天白日雖程嬰公孫杵臼何以過之然程
嬰杵臼能存趙以復讎死無所憾張世傑不能存趙以復讎死
有餘悲由是知程嬰杵臼能存趙者天也張世傑不能存趙者
亦天也嗚呼忠哉

陸秀夫張世傑

昔智伯爲趙襄子所殺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讎至再至三
而心愈篤後伏橋下爲襄子殺之嗟呼智伯之亡也其族已滅
豫讓之心果何所望而又欲報之耶將恐後世人臣之懷二心
也今而宋祚告終天命已去富貴名爵皆非所有而陸秀夫張

世傑乃能抱忠抗節以死自誓取兵却戰敗據厓山秀夫乃仗
劍驅其妻子赴水自抱衛王俱投水中世傑仰天呼曰我報趙
氏亦已至矣若天不欲我復存趙氏祀者則大風蕩覆吾舟呼
訖而風果覆嗟呼二臣之心較之豫讓亦何愧此無他良由宋
之恩德入人既深而忠臣義士死不渝節也

評　豫讓平生不得與二公同日語即其報智伯之心亦可
與二公並烈矣然因國士之遇則又出二公下焉

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　羅倫 明

夷狄禍宋甚矣遼橫於初當寇諸公折之金侵於中張鄭諸公
死之韓岳諸公禦之元滅於終忠臣義士紛起而以死禦之三

公者其大也以死自誓辦香祝天者張世傑也抱帝赴海從死於萬者丞相秀夫也開督南劍襲虜五坡自擊厓山悲歌慷慨從容南向而後死者丞相天祥也三公者其死不同其心一也一者何也義之盡仁之至也

文天祥等 皆死節

宋士節義之臣丞相文天祥湖南安撫李芾池州通判趙卯發揚州都統姜才真州大守苗再成常州統制王安節湖北提刑張起巖安吉守趙良淳無爲守趙淮淮東制置李庭芝制史趙孟壘常州守姚訔參政陳文龍將軍張世傑丞相陸秀夫參議趙與睪興化守陳瓚通判張日中潮州守馬發江東制置謝枋

得信州守唐震進士尹穀太學生徐應鑣等皆著者其餘尚多有之當姦臣似道柄國時最忌文李二公擠不容於朝及丙子之變朝臣或降或遁而節義最著者二公也張栻有云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臣信哉

文天祥 羅倫

公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主議和議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夔偃仰慠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虜次皐亭三宮震動宰相遁荒公挺身獨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慷慨就義甚死生於一日中人猶或能之若傲歷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詆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趨高郵抵泰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寇內煎于饑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王開督南劍敗績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絕粒於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面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忠誠能墜空山之石能遏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夷狄豺狼之敬信而不能免賈似道之阻黃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

謂與宋之亡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芾死於潭趙卯發死於池姚訔死於常趙世賞死於洪先君武岡公闢禮死於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於公一身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不在於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乎天地之間者乎

黃冠歸故鄉 孔天胤 明

忠臣激死而托方外之迹以言歸其用意也微矣何者甚哉而生固不若烈烈而死而國家傾否之責猶萬一於重臣乎是賴

則雖回首中原誰爲左衽而戴天有戴舊之心則大臣一身之生死而天下之係焉者甚重也君臣之仇尚與共戴天而蠛蠓殘喘要未可輕以與人者故黃冠言歸是猶涸魚想江湖之舊枯木思桃李之榮意者烟霞歲月猶可奏補天浴日之功而雲水雨衣庶可伸盡忠死義之節也嗚呼不爲一世惜一生而爲天下惜不爲一身幸一死而爲天下幸忠臣用意之微其誠有在於此與夫爲子死孝爲臣死忠非文丞相忠義之發乎一旦爲人俘獲舉家北轅正視死如歸之日也夫何因陽九於燕京坐小樓以三歲不能殺身成仁而猶起黃尉故鄉之想臣之死忠何苟食其言耶噫是不然死一也有輕於鴻毛有重如泰山

程嬰公孫杵臼皆趙宣門下客也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俱不失爲趙氏忠臣先後非所計也匹夫匹婦之諒君子豈爲之哉前者白麻重拜將欲持崑崙轉旦數一洗山河之陋奈何東南半壁之天下而長劍不足以撐持興夫懼恐灘頭零丁洋裏亦付之長嘆而已初心豈至此哉是以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恢復之心惟天可表既而三宮不返二王淪歿胡兒歡宋兒怨北人樂南人愁身不作海濱之鬼寄爲無益死亦何濟乎夫韓亡有張良始皇猶驚博浪之擊漢季有孔明司馬不免巾幗之辱往既不諫來猶可追故萬里孤臣托黃尉以言歸噫忠非爲

身謀也非爲家謀也爲中原無主謀也爲趙氏不血食謀也彼死而不生者非難此生而不死者爲難北門鎖鑰固爲失守將來者復輸不返孰無駿奔公之意乎脫若得以頂黃尉而歸故鄉未必爲遺世獨立而羽化登仙未必爲紫衣步虛而煆煉丹鼎未必爲隱商山而採紫芝未必爲處方外而倘徉問四顧山河皆吾故物旁觀生齒皆吾子弟以區區吉水一州雖彈丸黑子未必無一成之田一旅之衆仗義執言固可以號召江南發討華夏之氣卷土重來夫豈不可又乎忠臣所以惜一死而起故鄉之望者固知其用意也微矣嗚呼胡馬嘶北風越鳥棲南枝遊子有故鄉之悲忠臣有黍離之怨人情物態有所不容已

者而況一代宗臣任國家社稷之重旅臣去國萬死投荒果能恝然而無憂乎二君可事也恐見羞于王蠋卑于可降也恐見恥於子卿穹廬可拜也恐獲罪於張許切切遠人悠悠我思如之何而弗爲黃尉故鄉之舉乎君子于此可因言而得其心矣而或者謂其有他也果謂其思親耶則劉母死他鄉白雲無親舍矣謂其思兄弟耶則鴻雁南北鶺鴒不在原矣謂其思妻妾耶則糟糠下堂美人已塵土矣謂其思子女耶則麒麟甕粉白璧委道旁矣豈衰衆替家運中衰燈前明月孤一笑天地老惡乎其思哉蒓菜鱸膾不起江東之思華亭鶴唳不發白日之嘆生爲趙氏臣死爲趙氏鬼所恨者食人之祿不能分人之憂豈

人之馬不能濟人之難立人本朝誤人國家他日尚何面目見
二帝三宮於地下乎黃冠故鄉之請而一介燕因蓋有封狼居
胥之意忠臣心曲論者或未之思也嗟夫光岳氣分士無全節
君臣義缺誰負綱常文丞相身在燕沛未嘗一日而忘宋也奈
何黃冠故鄉之議方興而賊臣不可之沮隨繼遂使忠良之策
不行而卒有柴市之慘使三百年大宋之命脉僅絕于腥膻之
大家是誠可恨也噫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若文
丞相之歸故鄉者豈非忠乎非憂國大臣孰能當此而思歸者
乎○按安南使人過吉水吊文丞相詩吉水江頭係客舟綺懷
丞相舊風流堂堂大篆勤王日耿耿孤忠就死秋北伐自

期終復漢東征誰謂竟亡周一身獨任綱常責肯戴南冠
學楚囚此詩當與此論參看

評　悲歌慷慨如擊筑易水之上讀之令人酸鼻

題宋丞相文公墨蹟後附　黃仲昭

伏覩公與制使書有云至汀後建福以次淪失朝廷養士三百
年無死節者如心先生差強人意不知今果死否予嘗攷其所
謂如心者即宋參知政事陳先生文龍也先生莆田人別號如
心德祐丙子知興化軍守將曹澄孫以城降元先生被執不屈
乃械送杭州不食而死公所云差強人意其在公被執之時乎
是時宋祚猶未終公特以閩地多陷沒而嘆仗節死義者之未
見其人又恐先生未能决一死以終其節其志如此則其所以
處己之死以報宋三百年養士之恩者蓋已有定論矣或者因
公被繫久而未死遂妄有所致疑於其間是蓋未嘗睹公此書
而然耳使得而觀之因其言以求其心則其惑豈不可以少解
乎予督學至吉公之裔孫裕及繼宗以此卷求予言識其後予
讀諸先輩題識其因公之言而推明公之心者已無餘蘊獨其
所及如心一事未有發明之者予故拜手稽首表而識之

文天祥論　王世貞

談者悲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稱也余以為不然夫信公
非無才者也當咸淳之末天下之事已去而信公以一遠郡守

募萬餘烏合之衆率以勤王而衆不潰此非有駕馭之術不能
也丹徒之役能以智算免閫關萬死而後至閩復能合其衆以
收已失之郡邑而所遣張汴鄒鳳趙孝恒悉敗既再散而再合
矣而舉軍皆大疫死者過半五坡之役復遇張弘範以敗凡天
祥之所用將皆非恒範敵也元起朔漠以力雄海內外滅國四
十殲夷女直以至宋宋自宋偲之後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
北馳者元舉太山之勢以壓宋卵而信公欲以單辭羈身鼓舞
其病婦弱息以與蕢肯之徒抗蓋未接刃而魄先奪矣雖有韓
田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數敗而能數起吾以是知其才其數起
而數敗吾不謂其才之不稱也凡閩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

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方外備顧問之言毋亦餒乎然此非公之志也留夢炎之不請釋公雖以害公其爲知公者矣即不殺公而公竟以黄冠終不可也即公不以黄冠終而有所爲必敗敗而死於盗賊之手以殲其宗而夷趙氏之裸將亦未可也然則公之爲宋盡矣其亦可以死矣故曰閩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

唐珏傳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真伽利宋攢宮金玉故爲歠

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憤乃貨家具行資得白金若干爲酒食陰召諸惡少享于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意何爲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之殯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豪士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柰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他骨焉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骸瘞蘭亭山後又種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爲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陵骨內諸浮圖乃裒陵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爲陵骨良已鎮而不知真之他存也士何沂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師間問曰吾聞越有唐姓瘞宋諸陵骨豈若邪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執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其貧俊亟爲買田宅槩之先是珏卧疾一夕夢吏持文來曰帝召君述之行至見宮闕逐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黄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覺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有徵矣有謝翶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爲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翶字皐羽閩人亦奇士云傳曰予讀晋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莫存其孤今十

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珏能瘞之其義乎執嗚呼珏一布衣耳其視程公孫何愧執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誰與

冬青行　　唐珏　宋

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凉積香雪遥遥翠蓋萬年枝上有鳥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

冬青行　　東陽　明

高家陵孝家陵龍骨盡脫龍無靈唐義士林義士(逸旨卽天祐撰林德陽丞)(貯高孝兩陵骨)野史傳疑定誰是王魚金粟俱塵沙何須更問冬青花微欽不歸梓宮復二百年來空折木穆陵遺骼君莫悲得瘞江南一抔足

謝枋得

舒芬 明

疊山守信州大結民兵捍虎饒撫隱然一長城也比敵退執政者欲假軍費罪之何耶明年敵下安仁攻信州人遂不守則先生變姓名以去之宜矣雖其才略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久猶拳拳以武王太公之興滅繼絕望在元之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於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伸於前則宋之祚未必移也使疊山之志伸於後則宋之祀未必廢也然則二先生所得於道者不其有以勝天乎哉一死以成仁固不足爲先生多也

謝疊山論

王祖嫡

疊山不食死宋與夷齊並勝齊名無容議矣顧愚心有不安者上程御史留丞相魏參政三書耳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者也舉國而覆滅之又讎之莫大者也以桀紂之暴湯武之仁義士猶非之矧仁厚如宋異類如元者乎自古夷狄竊號者有之亂華者有之甚至弑辱者有之然皆在其境內或未久解散雖曰天命未絶而犬羊雜種亦因以溝乎云爾元之蒙古膻穢變亂我帝王以來之中國蹂踐我帝王以來之人民執太后帝㬎執赴沙漠逼二少主至閩廣而入海又二婢皆死獄中國破家亡尚可一日而立乎其地一日而食乎其粟耶即有老母則奉母逃之山中枕藉而死非不孝也不幸爲人所執則罵之詈之非不孝也况母以壽終後何所顧戀哉元之君臣所謂不共戴天者其薦我用我也非古人知己之誼矣吾何爲連篇累牘哓哓也哉魯仲連一匹夫耳非有宗社之恥君父之辱寧蹈東海不肯帝秦誠見夫名義之弗可耳今一則曰大元二則曰大元皇則曰民物一新二則曰清明盛世而道德仁義之稱堯舜湯武之頌若不容口豈但繫虜號于帝已哉若曰言孫免禍則宗廟丘墟矣孫焉爲耶禍莫大於殺身喪元吾拚一死奚所覬以免耶如曰藉此救江南百姓則閉戶與披髮纓冠者殊矣况又不止閉戶耶所謂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言書獻陛下吁義不爲之臣矣奚陛下之有哉譬之富翁爲盜賊劫

劫驅迫家業蕩盡一踈遠子弟獨存其事之僕背主事盜賊倦倦以踈遠之賢厲其主踈遠若既明大義讎死不忘故主矣可卑詞異語與厲已者酬酢哉又稱頌其夫哉斯時也可訟則訟之不可訟則如豫讓之報智氏又不可則佯狂混迹不交一言又不可則一死而已元盜賊也公雖未秉宋政然嘗爲監司爲帥臣矣豪傑之徒背主事讎者也其薦我者不過飾進賢之虛名以陰圖其寵耳即休休有容如古大臣之量則于元忠矣其于宋何于友得矣其于臣何夫婦大倫也夫殺婦翁謂之義絶臣而弑君不可絶耶今曰門生衰絰謝恤得謹齋次伐書百拜託友獻于內相向書太丞相國公忠齋先生鈞座吁師弟之分

亦殆矣且其所謂師弟者徒以薩闍衣文之故耳禮闍朝廷之
與也故衣文大君之命也彼負朝廷救大君奚師弟之云乎公之
恭縱不可爲豫子之事又不可雜混迹于卜然不能不言也不
死烏計哉或者曰公不即死而卑詞巽語也固將有爲也史謂
其論渠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有千古之憤其與翁冢炎書積
娶祈田興滅繼絕又復懇惻忠良苦矣及魏天祐驅至京師聞
太后擯所與瀛國公所在則痛哭不食竟死公微意豈小丈夫
自經溝瀆者可窺邪予曰公之孤忠全節豈但天下後世知之
皇天后土趙氏諸君之靈亦知之矣特勢不可爲耳德祐二年
三月伯顏入臨安執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矣祥

興二年二月陸秀夫負帝赴海張世傑亦覆舟而宋亡矣即有
樂毅包胥之才申張復讎之志何所藉手乎文山公大節皦然
與日月爭光而遲迴不死至亥午爲文生祭之其最忼慨悲憤
者曰再執被月踰時就義寂寥論者竊惜丞相尚欲脫去耶欲
有爲耶或以不屈於心而以不死爲事耶抑舊主尚在未忍棄
捐耶伏橋衣廁舍之後投死衣目驩之餘二子爲不智矣識時
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
天下彼廢興甚猶士熟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
無恙耳今時勢無可爲而君臣皆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
決大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爻不幸即伏大節以明分

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杲卿張巡諸子爲正李陵降矣而曰
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既不可知況形拘勢禁十
違八九惟不刎刎豈足以見志使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復
刎志何由明哉丞相之不爲陵不待智者而後信柰何遲迴歲
月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死耶惟蘇子卿可
漢室方降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丞相何事欲擬之耶又曰
李光弼討史思明納劒于鞾曰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
賊萬一不利當自刎李存勗伐梁朱友貞謂皇甫麟曰吾吾世
讎不可俟彼刃卿可盡我以丞相之位之雖豈可出光弼友貞
下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耶李

昇慕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海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爲匹
偶然猶不免周世宗征淮南下詔安撫王氏子孫景昇竟殺盡
殺其族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衍族盡
誅幾後之倚伏可不畏哉夫文山大節本無可擬從以遲迴之
故使宋午爲文生祭以速其死至今論當時事機之難君子處死
之道千載而下讀之流涕況文山之死在至元十九年疊山之
死在二十六年時勢又甚難者哉或者曰如子言則謝非文儔
與曰謝之於文猶于淹迹遠世所謂貞忠者也何敢軒輊第愚
心所弗安者則以三書焉耳使公而不爲三書疏且紙上之仕
公不仕之心與所以不應聘之意豈待三書後白即以書白

又何必稱頌其美哉經云云特其小小者爾是故當時之應祀
而弗謝可也元主之德即如書中所稱天涵地容慈仁如天可
爲堯舜可爲湯武不我殺也我亦何顏立其地食其粟哉況又
未保不殺哉公上書時已六十二矣向使遲迴之際以病死牖
下此心何由明哉公又謂元本無滅宋心賈似道拘行人貪歲
幣啓戎主孽理固宜然嗟乎嗟乎賈誤國之罪擢髮不容數矣
謂元本無滅宋心誠然耶抑故頌之爲瀛國地耶使行人不拘
歲幣不負彼狡之欲吞噬之心能南自南北自北耶公與虞矣
書曰先生少爲倫魁晚作宰相功名富貴酬素志矣拜見大元
豈爲一身計哉將以問三宮起居使天下後世知君臣之義不

可廢也先生此心其知之天地鬼神知之十五廟祖宗之靈亦
知之衆人不知也嗚呼豪傑爲宋狀元爲宋宰相當似道誤國
時依阿取容銜州甫脂屈膝虜庭其心左衽謂其不爲一身計
吾誰欺欺天乎三宮安在固已冒昇終身矣夫屈身事虜爲明
君臣之義則張邦昌劉豫爲有辭矣夫豪傑之不臣豈特天地
鬼神悪之十五廟祖宗之靈悪之觀元主詰趙孟頫葉李優劣
之論向已深悪之矣公竟靈以忠義事感動之覬其免後圖盍
前徵耳不知千萬不可爲之時萬不可爲之人而欲爲萬不可
爲之事豈待智者始知其非將或者曰公之不當上書也予
言延是矣然王蓁甚濃以安車迎蓁至方謝曰上有堯舜下有
巢由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夫蓁豈忘賊也潮
隨也方罵使求死可也何堯舜唐虞之頌哉曰蓁之眞譜人心
不附劉氏中興不俟符命而後驗也罵使求死且及宗族何益
于漢哉蓁好稱頌功德誠未偶人耳異詞以謝身名兩全如小
兒嬌啼與之琢果即止誠愚而侮之耳豈若眞頌之哉故曰蓁悅
其言不疆致也疊山之時何時也宋祚已終元運方盛公闔門
死節又無赤族之懼國破家亡區區一老翁旦夕且死若大海
一木泛泛託無定所乃摘管綴辭反覆數千百言明出處之宜
較去就之義乎張子惠箋行之詩與王邕翁生祭之文雖爲二
先生忠臣亦士君子不幸臨難處死之斷案也予毋觀史不敢

過爲刻論至疊山大節尤所欽焉第頌其上書心有不安不敢
不就正有道耳如曰妄哉先賢豈予心哉豈予心哉

粘罕論附　　王世貞

自古夷狄之得志於中原者毋若金而金之所以得志者則皆
粘罕爲之也其速於取遼而緩於定宋皆有說焉蓋其類也雖
有城不善守而以野戰爲務故金得以其長而用之一再勝之
後而梟之如破竹宋之大漠而南長江而北其爲名城者數百
千其人不能戰而能守其民之繁殺蓋百倍於遼而不已也金
之初起其攻且腹心之衆不滿萬人益以渤海韃靼雜部更互
之而已爾破大梁之後留兵則有所不能取河南北之後分戍

則有所不足懼其情之見而勢之屈也故盡奪宋之重實百工女以去而以其地輕棄之張邦昌劉豫而不之顧彼非誠棄中原也借其爲之力而捍宋也彼聚其重兵於燕雲之際而遙爲之聲勢有警則分道而下用其國之衆而無所不攻事已則斂兵而歸委之中國之逆臣而無所不守俟其勢之定人心之稍安則加之罪而廢之而後江淮以北始晏然而爲金有矣粘罕之初策以西舉夏定關陝而後遣師渡江以追高宗其意謂夏可朞月而下也舉夏則肘腋之患除定關陝則右臂之援絕粘罕不死宋之爲宋未可知也夫粘罕一小虜耳取燕下汴脅無遺策竭宋之府庫而不與其富建策立太祖之家嫡而其主不能奪使金之吳乞買得賢於宋之太宗噫孰謂胡無人哉

三十五 生

廿五

古今人物論第三十六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元

世祖 忽必烈　　張九齡

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愛養黎庶毎遇災傷免租賑饑惟恐不及嘗有近臣言賦北京西京車牛俱至可運軍粮帝曰民之艱苦汝等不問但知役民使今年盡取之來年不稼何由得種礽命征爪哇以二萬人往人給鈔二錠其後五千五千人往樞密臣言宜追徵不行者鈔三萬錠帝曰非其人不行乃朕中止也勿徵其存心如是用能以夏變夷混一區宇立綱陳紀所以爲二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世祖　　梁寅

元之有天下殊方絶域靡不臣服輿圖之盛亘古所無然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爲相故爲相皆國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路塞文學之士雖世世不乏而沉於下僚莫究其用所頼以爲用者惟吏師而已其爲法如是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士無蹇諤之風官有貪婪之實而吏多欺誑之文將亦保萬邦比隆三代無乃未之思乎

湯大淵劉整　　李善長 明

楊大淵豈非世受宋恩者哉卽無論先世當世宗攻蜀時大淵守閬大全守敘大楫守蓬並膺專城之寄非所謂守封疆之臣乎大全凡遇敵奮戰而死宜矣而大淵大楫遽以城降領兵反戰奪地擒將大率其子姪效績行間大據西川元之功臣非宋之罪人哉若乃劉整以瀘州十五郡降附又獻圖宋之策於是居樊城破襄陽超淮南而宋事遂至於不可救嗚呼整爲元計得矣其如宋何或謂整之降也爲權姦所害不得已而爲避難之擧夫權姦仇也君父何預焉縱使臣子以罪而逃也亦可讎君父耶嘗讀史綱云叛賊劉整其然矣其然矣

伯顔　　李善長 明

伯顔非世祖開濟功臣耶世祖命伯顔伐宋以曹彬期之欵其不殺耳今觀行事何其戾也夫伯顔統兵二十萬威聲大振而

宋之守臣招欵不應者一遭俘獲輒肆誅戮以快其忿始而潜兵渡漢卽屠沙洋及攻常州又不下乃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併人築之殺人煎膏取油作砲城陷之日又盡屠之一城生聚何啻千萬斬艾之餘只存七人悲乎慘哉曹彬下江南豈若是耶嗚呼屯軍江滸三日無潮宋之天運可槪矣不然伯顔能滅宋哉然伯顔賀表詞多誇誕至指趙宋爲島夷臨安爲僞都蓋北朝元魏之故習不足深責矣

耶律楚材　　李善長 明

耶律楚材幼承母訓頴悟過人博極群書旁通曆數及爲右相竭心治理凡建官立法任賢選能重儒術酌賦役定漕司更律

今者當時急務其禁殺釋俘全活生靈者無筭也太宗既崩定
閣稱制克撻家難面折敢言可謂不負才名矣粘合重山與楚
材並相蓋有協功之勞焉其後阿里不哥叛而鑄（楚材子）能擊敗
於上都李璮叛而南合（重山子）能謹守乎西鄙均之不墜先業哉

許衡　許浩

春秋謹華夷之辨胡銓謂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
拜則怫然怒今醜虜犬豕也許衡以宋儒仕元反不如童子之
見哉

許衡　丘濬

仕元之臣衡為之冠而卒不書其官爵者何原其心也觀衡臨

終之言固自知其仕元之非矣然則為許子計奈何曰隱居教
授明道立言如劉因之屢召不屈出而亟歸可也

許衡　歐陽玄（元）

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
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
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己任由其眞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
切終無所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
誘而萬夫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
而靜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感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析
與[illegible]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

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
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
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篤實似司
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
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
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諸君子所未發
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

許衡　耶律有尚（元）

雪齋姚樞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仁甫先生即詣蘇
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

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
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
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以為進學之基不然
則當求他師衆皆唯唯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
入先生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
廢也

劉因　歐陽玄

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有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
於高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君而遇不能致之
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叙一

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明矣得從周公孔子之
後為往聖繼絕學後世開太平若耶

劉因　李善長明

劉因才氣超邁性不苟合家居教授師道尊嚴觀其評周邵程
朱之學曰周至精邵至大程至正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
以正也非高見遠識深造有得者能之乎徵令再下固辭不赴
綱目書曰徵士劉因褒其志也然則歐陽玄擬以四皓兩生未
果溢譽以嶽川玉石殆非虛美哉

劉因　宋濂

贊曰先生之心嶽鎮川渟先生之操玉温石貞先生之學精粹

六經云云

楊恭懿　李善長

先正論元人高尚不仕者惟劉因一人耳然因作渡江賦不免
毛子之譏余讀史觀楊恭懿出處深有感焉恭懿力學強記篤
信朱氏之學家貧服勞養親居喪盡禮人稱其孝與許衡同被
召而恭懿獨以疾辭衡在朝屢薦屢召屢不起乃以公子之教
遣官致命如漢惠之聘四皓及其將至世祖又遣國王和迎而
勞之禮敬何其隆也時方征討恭懿即浩然辭歸歸以改曆召
起不踰時又辭歸終其身不出後雖以太子賓客召以昭文館
學士召以議中書省事召皆弗應嗚呼賢矣彼之許衡不為優

耶

安童廉希憲　李善長

安童幼負公輔器及入中書嘗以姚樞李昶之賢劾阿合馬桑哥
之奸許衡服其聰敏商挺稱為社石廉希憲篤好經史世祖有
廉孟子之稱嘗從姚樞許衡咨訪治道及入中書綜覈名實汰
抑冗倖其告君善於納牖為當時所誦述斯二人者不可謂名
世之賢哉然天之生賢不偶故其卒也有木冰星殞之異封以
郡王表以美謚樹碑加贈褒揚之典優矣

史天澤　李善長

史天澤承父兄之業蘊抱不凡平居循默及臨大節議大事則

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與名士交遊而
立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以佔籠為恥出入將相
五十餘年上不疑而下無怨或以郭子儀曹彬比之殆非虛美
其八子貴顯纓紱聯榮世胄為極盛云

郝經　李善長

郝經尚氣節善議論博覽群書為學務有用而文詞豐蔚豪宕
有重名於世屢具疏列多至萬言皆為政大要使世祖委以政
柄豈不以功業顯哉惜其在朝為王文統所忌使宋為賈似道
所拘乃羈困真州十有六年而志不屈帛書繫雁何其忠也卒
之伐宋有名經得歸而文統以叛誅似道以竄死彼姦邪誤國

若竟何如哉

憲宗 紫哥

帝剛明雄毅沉斷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不許過制
初太宗朝群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凡詔旨必親起草更易數
四然後行之御群臣甚嚴性喜畋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踏襲
他國所爲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
終不自厭也

仁宗 愛育黎拔力八達

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平居服御質素
澹然無欲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

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有司奏大辟
每惨惻移時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

賀勝 楊朶兒只 蕭拜住

姦邪之誣善也遽致之死豈不悲哉賀勝歷仕五朝蕭拜住事
四朝楊朶兒只事三朝皆有勳勞於國乃爲鐵木迭兒所構害
一日矯旨駢首就戮何其忍也夫鐵木迭兒兇穢跡露仁宗嘗
欲誅之爲興聖皇太后所匿蓋亡命罪人也英宗踐祚復以爲
相任其矯殺大臣而不問國紀安在乎後雖有雪冤之詔贈謚
之褒何益於治也三人死時風沙晦冥百姓爭持楮錢道哭感
召天人彰彰矣而吳仲潛守蕭尸亦被收戮嗚呼慘哉

吳澄 虞集冠

先生之生炎運垂息自其髫齔特異常人得斷簡於叢殘發新
知於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摧折
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數十年其所以自致於聖賢之道
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又曰許文正
公爲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侵失其舊先生繼至深憫乎學者
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
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
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材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
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修之

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游觀之彦雖不列
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
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
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盛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
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
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殁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
陋習淫於佛老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
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子朱子集數子
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趙孟頫

趙孟頫傳學多聞善書畫外夷得之傳以為寶太史揚載曰孟頫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云其然乎

張起巖歐陽玄　　李善長

張起巖性孝友傳學能文善篆隸端重温雅及臨政決議意所背鄉屹若太山不可回奪其文名遠播四裔說者以為文昌之驗歐陽玄性度雍容含弘鎮密持身儉約為政兼平歷官四十餘年三任成均兩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屢主文衡兩知貢舉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儀斯文黼黻治具有不朽之功焉

許謙

聖賢不作師道久廢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淑諸人諸子又遡流窮源析衷群言而統一由是師道又備文定何公基既得考亭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黃公榦而文獻王公柏於文定則師友之文定金公履祥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發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為朱子之傳嫡文懿許公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於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文懿許公之功大矣

元明善虞集揭傒斯黃溍柳貫　　李善長

元明善虞集揭傒斯黃溍柳貫各有功業然不論論其為人歟其文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與虞集相切磨甚驩後至京邸乃不能相下昔人謂文人相傾不其然耶然明善奉董士選之訓不吝改過前隙頓開至以所作屬集刪潤而集亦援筆不讓今之交友者有是義乎虞集性孝友喜獎後進而不附權豪中書議事屢以片言解疑惜出入於瀕死不以為德其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發而為文醇然聲厲乾淳之風烈揭傒斯平生清儉至老不渝友于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散地而急於薦士為文敘事嚴整語簡而當善楷書行草朝廷典冊多出其手殊方絕域咸慕其名何其盛也黃溍天資介特安於寒素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尺纖塵不污然剛中必容觸物或弦急

霆震若未易近一旋踵間即煦如陽春矣剖析經史多先儒所未發其為文援據精切氣韻雍容譬之澄湖萬頃魚龍潛伏而淵然之光自不可犯焉貫器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於金履祥以躬行為先其文沉鬱舂容涵演多為人所傳誦世號虞揭黃柳為儒林四傑豈非一時人士之選哉

虞集

虞集問學該博事君忠直自文宗至順四年因馬祖常之疾謝病而歸二十六載優游家居無心軒冕而惟以著述為功誠一代之人豪也乃群臣不能舉至老死牖下豈不深可惜哉

黃溍　　丁泰

宋濂王褘二賢皆文獻公弟子也二賢稱公爲命世大儒及作元史而不以公入儒學傳何耶蓋公之道德政事無所不具儒學特其一長耳故二賢以公與虞集揭傒斯等並傳而鋪張揚厲名狀最悉蓋知師者莫若弟也

人物論三十六卷終